

聖至都壹千貳百柒拾玖年

大元帥杜新鐫

寶命真經

板存明經館

杜文秀在「至聖還都壹千貳百柒拾玖年」，即同治元年，刊古蘭經，題作寶命真經，共三十卷，卷各一冊。這是真經卷一前的扉頁。白壽彝藏。

الله ربكم فترحموا ا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هو الحى لا اله الا هو فادعوه مخلصين
له الدين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قل اني
نهي عن ان اعبد الذين تدعون من دون
الله لما جاءني اليك من ربك امرت
ان اسلم لدي العالمين هو الذي خلقكم
من نارا ثم من نطفة ثم من علقه ثم

這是杜文秀刊寶命真經卷二十四第十七葉底後半葉，係據昆明阮金浦藏本影印。本葉，白壽彝藏本缺。

同民起義資料叢刊第二冊目錄

雲南同民起義(下)

杜文秀刊寶命真經卷一前的扉頁(圖片)

杜文秀刊寶命真經卷二十四葉十七(圖片)

楚雄內辰抗變事略

咸豐十年庚申楚城陷碑記

騰越同民檄文

武定事略

武定州紀事

婆兮事略

建水同民檄文

五塘詩草

新興河西紀聞

姚華亭口述 馬承天筆記

佚名 七

佚名 二

馬生鳳 五

佚名 三

馬生鳳 四

李有成 五

許印芳 五

中國同教俱進會雲南玉源分會撰 五

曉諭滇垣紳民·····	馬如龍	六
昭魯紀聞·····	率真子	七五
滇西變亂小史·····	佚名	八
致杜文秀書·····	馬如龍	九
覆楊振鵬書·····	杜文秀	一〇三
管理軍政條例·····	杜文秀	一〇九
帥府佈告·····	杜文秀	一二
誓師文·····	杜文秀	一二五
興師檄文·····	杜文秀	一二九
重修趙州城碑記·····	馬仲山	一三三
覆大司衡楊榮等書·····	馬如龍	一三七
復大司平馬興堂書·····	馬如龍	一三七
致劉仲鴻書·····	岑毓英	一三七

上杜公書·····	劉道衡	一三
趙州飛來寺重修功德碑記·····	佚名	一三
杜文秀統屬職官題名錄·····	佚名	一六
杜文秀統屬重要人題名錄·····	馬生鳳	一六
杜文秀統屬各大司題名錄·····	馬生鳳	一七
聯額錄·····	編者	二〇
鶴慶紀聞·····	佚名	二〇
元謀紀聞·····	中國同教俱進會元謀縣分會	二三
騰越杜亂紀實·····	曹現	三七
廿我齋遺稿·····	尹藝	三九
滇南雜記·····	佚名	四三
給示勒石·····	王某	五九
瑞記書稿摘要第十三本·····	馬兆麟	五三

清咸同間雲南回變紀聞	王鼎臣	二五
蒼洱悴眈	佚名	三〇
咸同貴州軍事史	凌惕安	三五
滇南回回總掌教馬公墓誌	馬安禮	三三
原任湖南提督馬公雲峯傳	朱炳冊	三七
馬負圖私記	馬負圖	三五
梯月馬公行狀	金漢青	四〇
豫變紀事稿	張中孚	四二
從軍紀略二卷	楊玉科	四三

楚雄丙辰抗變事略

『楚雄丙辰抗變事略』記咸豐六年，楚雄官紳勾結臨安惡霸對回民所施的屠殺，及後來回民對這次屠殺的報仇行動。這是一個原稿本，姚華亭口述，馬承天筆記，馬生鳳收藏。原用黑藍色墨水寫在道林紙信箋上，共三葉。原有標點，沒有分段。我把它分成段，並改正原來不妥當的標點。曾把它收入『咸同演變見聞錄』中。原附『楚屬現有回民戶數』對於我們研究楚雄慘案底嚴重後果是有幫助的，現在也照舊一併發表出來。

白壽彝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四日於北京

楚雄丙辰抗變事略

姚華亭口述
馬承天筆記

清咸豐六年，我漢因石羊廠發生亂事，各地回漢均相震恐，猜忌橫生。楚雄爲回民極衆之縣，此種現象更自難免。時縣令王□□爲自謀防患計，倖倡回漢互保，以掩護教民。一面借調團保城之名，實行釜底抽薪之法。於三月初六日在南門外大山頂集合民兵點名，計數得回漢壯丁二萬餘人。隨令分駐城內外，嚴加戒備，不予自由。部署甫定，未逾月，臨安人來矣。

漢官紳聞臨安人有來楚確息，殺機頓熾，急不待其至，卽開始屠戮慘劇。雙柏回民首當其禍，人畜房屋被搶擄燒殺者五百餘戶。突來巨難，雖死如在夢中。繼之者爲楚屬南區之保山村、塔普村，死者五千餘人，老幼不分，無一倖免。

迨乎臨安人到楚，王縣不惟不事抵禦，反嗾使總團胡興出郭引導，殺戮距城五里之萬家壩回民，約五十餘戶，然後蜂擁入城。賊首蘇振東見官紳附己，益告奮勇。兵甲未卸，血刃猶殷，便按金河馬三姓凡二百餘戶，并先前調來之回兵，一舉而戕殺之，無一漏網者。官紳至是相慶功成，肆無忌憚，遂逐日設宴款待臨安人，唱戲歡迎。臨安人不論頭目小卒，一是以姦淫殺戮爲務。至本地官紳則乘機假蘇振東名，下鄉燒殺東區之馬石鋪回民四十餘戶，李家嘴子二十餘戶，羅左美一百三十餘戶，錢糧橋九十餘戶。可憐無數無辜教民，至死不悟爲何原因遭斯浩劫也。

潦（應）原之勢既成，瓜葛之禍詎免，故雖稍遠之呂河街百餘戶亦罹血洗，馬家莊三十餘戶，周家沖四十餘戶，前後三日滅亡殆盡。誰謂無鬼？夜夜泣哭莫非鬼。犬本馴物，至是竟敢食人。此種空前慘劇，嚴格言之，純係清政不綱，有以致之。

翌年，上峯始出示招撫流亡，回籍安生，楚籍在外經商求學回民聞知，乃相率返里，目覩瓦礫（應）荒烟，不免興室兔庭草之感。惴惴焉居未期年，八年殺機再起。時漢官紳以臨安人尚未走，仍藉之大索教民，得老弱婦孺千餘而殲之。內有少數健勇之輩，從新興石狗頭村人馬凌漢尋甸馬畏星夜逃出，取道祿豐經富民至嵩明，再由嵩明逃激江。和陽縣九年。

十年，在激難民奔建水回龍村請援，得馬如龍、楊正鵬、姚正邦大莊人率教民千餘，到楚復仇。兵至回鄧關，與高天才遇，天才死之。至小么站，與蘇振東接觸，振東死之。自此，兵無阻擋，勢如破竹，於四月二十二日達城。如龍用砲將白馬廟崩破，四門合攻。內不支，城破，漢官紳人民死者不可勝計，第見街巷屍塞，溝塘血滿。其會殺回民者，死固應得，其中難免不有若干良善人家，玉石俱焚，聞者誰不爲之酸鼻。至六月，始率隊回建水。在激楚籍難民爲借事雪恨計，在激居十二年，時當同治十二年，憑藉杜文秀大師（司）姚得勝攻省。兵潰至激，乘勢將激江府官崔旺象殺斃。

〔附〕楚屬現有回民戶數

縣	保	塔	周	法	清	馬	羅	范	錢	馬	法
城河村	山普村	冲村	延村	河村	鋪河	左美	家院	橋	莊	那	本
十戶	十六	十七	廿五	八	八	二十六	二十八	十六	三十二	十五	
無	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無	有	無									
校											

共有中學生三人

俱進會會長

樊順喜
馬在成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廿五日于楚

咸豐十年庚申楚城陷碑記

『咸豐十年庚申楚城陷碑記』是楚雄漢族士紳追述咸豐十年馬如龍攻陷楚雄城前後的情況，主要在攻擊馬如龍個人。碑文是民國卅三年，馬有義在楚雄抄的。原碑在楚雄底甚麼地方，我沒有問他。原抄本可能錯誤的地方，當時也沒有注意到，因而沒有能夠及時地校正。這裏所發表的，標題和標點符號是我加上的，段落是我分的。

白壽彝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四日於北京

〔咸豐十年庚申楚城陷碑記〕

我楚郡城，自明末清初時，士會吾必奎叛踞，繼則沙定州圍攻，又繼則流寇孫可望蹂躪。孤城屢危，所賴以克復保全者，皆金滄道楊文烈公畏知之力。

康熙中葉後，二百年來，生齒繁比戶封，人文〔昌〕茂，可謂極盛矣。詎意咸豐五六年間，三逆猖狂構釁，始而燒殺搶掠，繼而戕官踞城。我楚官紳，齊圍守禦，幸而安堵。

忽十年庚申，有逆東逆回首馬如龍，勾結匪黨，於三月十三日由易川、羅川攻破廣通縣城，肆行殺戮。我楚游擊高天澤率勇目等赴回燈關堵勦，敗績死之。又千總蘇鎮東、府經李楷等往紫小腰站，亦敗績死之。十八日，賊首馬如龍率大股匪寇楚城，及提督褚武烈公克昌、優貢保同知丁燦文、撤雲縣姚州之師來援，而逆賊已由東南大山頂圍至西北白馬廟，挖地礮矣。於四月二十二日五鼓，以地礮攻陷西北角城。

都司聶天發率勇數十名，巷戰死。文武官紳士庶男女被殺，投火撲水，自縊服毒殉難者，不計其數。煙火萬家，立時灰燼。迄今歷想慘行，莫不痛心疾〔瘳〕。首，怒目咬牙，恨逆賊馬如龍之戕我官長，滅我祖宗，殺我父母，戮我兄弟，凌辱我子女玉帛，毀壞我城池廬墓，不共〔天〕之大寇仇也。

該賊首復令賊目合國安、楊振鵬、李芳園攻陷南安、鎮南、定遠，與西逆通。各處燒殺殘忍，擢髮難數。雖十一年辛酉，該逆首就撫，同治二年該逆首有復省垣功，然究之所破迤東西數十城，戕踞殺戮，罪惡之大，豈區

區微功足抵乎！
記。

近來已十年矣，我楚生死含冤，料天罔恢恢，必有窮凶極惡之貫盈，是又我楚之所祈禱不忘也夫！是爲
光緒八年，歲次庚午，四月廿四日，楚城士庶人等公立石。

騰越同民檄文

『騰越回民檄文』，李芳伯抄本，原題『咸豐丙辰年騰越報復檄文』。這是咸豐六年十月初三日騰越回民遭受屠殺後，公開宣佈清地方政權底罪狀，並進行武裝鬭爭的檄文。

『咸同滇變見聞錄』收入本文時，沿抄本之誤，把『永昌回民檄文』合而爲一。現在已將後者從本文中分出，說明見『永昌回民檄文』解題。

白壽彝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北京

「騰越回民檄文」

回漢在騰，和睦素著。詩書之士，視席與同；田畯之家，畔耕有讓。同心貿易，各分管鮑之金；把臂訂交，只少朱陳之雅。何嘗此疆彼界，何嘗別戶分門？我回民內省不疚，自返常伸，以爲與人無爭，與世無思也。

孰意業已監禁之地，棍黃戴萬、董大用、鄭蘭、寸榮升，未經拿獲之地，棍趙連城、李枝培、羅國彥、黃興、王玉樑、邪人王德、狡吏沈鑑、甘樹棠、張耀典、惡弁李金芳、李文鑑、楊近宸，串同濁富劉漢璣、封紹廉、李大祿、劣衿岳陽城、蘭雲鵬、尙文升等，燒香歃血，結黨連盟。忠孝一寺實爲亂階，僧甘造孽而聽其烏合；毛倪二村顯造惡極，人盡昧心而假以牛叢。董庫滿金，既成惡貫；蘭家疊滿，亦伏惡根。而文武官所差之海查，所設之鄉保，陽裝不知，反爲之諱，矇蔽官長，掩飾（飾）回民。八九月間，謠言大起；二三更後，漢室潛移。賊屢用反攻之計，回仍安無事之天。

尤可恨者：武則串通巨奸施化庸，明助鐵斧金戈；文則串合大毒易慶雲，暗助舌刀心箭。以致鄉愚臨張，小屠虎勢，首惡者數十爪牙，效尤者百千羽翼，嫉正人如蛇蝎，畏賊黨如虎狼。造橋修路之豐功，忌如目中荊棘；濟苦矜貧之陰險，妬如腦後刺針。老則怨其耄耋林立，幼則惡其少小登科。尋生涯，則以爲經紀盡歸回子；入行伍，則以爲官弁悉出回民。如此頭頭正道，何以個個□心？蓋由天良喪盡，人道俱無。傳單爲引禍之階，告白非濟世之藥。約定十月初三日，火起於四更之後，戕我父母，戮我兄弟，屠我妻子，掠我財物，霸佔我田土，跟

觀我室家，各處清真（寺）盡皆燒燬。且嬰兒有何罪，加以斧鉞？孕婦有何辜，肆其剝剔？尸盈城野，血滿溝渠。強少艾而爲妾爲奴，掠幼聽而假怙假恃，又其餘事耳。言之不忍，聞之何堪！死難瞑目，生倍寒心。踴足擗胸，枯淚泣血。天不共戴矣！兵不能返矣！

回憶文武會銜，回漢咸示，曾言：回先舉事勦回，漢先舉事勦漢。今漢既如此之暴回，而官仍助之爲虐。其心不公，其局已倒。無非官奪民權，何以官從民便？仇山冤海，莫（既）壅於上聞；社鼠城狐，又難於逮捕。回將何以爲情哉！

惟以刑餘之身，用礪口刃，斬本（木）爲梃，揭竿爲旗，壯士雲從，悍夫響應。渠魁不殲，烽燧不息；故土不復，干戈不休。不將狗黨剪除，何以對亡人於地下？不使狐羣絕滅，何以置身於人寰？凡我等此來，爲舉報復。特收茨藪，以逐鷹鷂；豈逼崑崙，而焚玉石？城保仁人，鄉村善士，樹之風聲，概不波及；尙其高枕無憂，尙其安堵無恐！其他以強報弱，以多報寡，色取行違，人面獸心之輩，勿謂人可欺也！人可欺而天必不容。勿謂回可滅也！回可滅而漢難獨活。且禍機善轉，昔日殘暴之人，今日誅之不爲過；天道好還，外府盜賊之貨，內府取之不爲貪。總之一簣一薰，臭香各別；爲涇爲渭，清濁攸分。請看今日之讎仇，竟向何方而騰越！

武定事略

『武定事略』記咸豐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武定州城內外回民被屠，及其後大西村回民自衛抗敵的情況。記者佚名。這裏所刊載的，是根據馬生鳳藏手稿本抄下來，並加以標點和分段的手稿本，行書，用貢川紙寫，共十三葉。最後半葉雖是空白，但是故事並沒有寫完，應該是一個未完稿。

白壽彝 一九五一年九月九日於北京

武定事略

武定回教，除住城內賈國村及東門外南北兩街外，大西村有一百餘戶，上古柏、湯巴哨、下古柏、山基、回子箐、和尚莊、貓街、勒外、枯不得、馬家莊等村，每村或七八十戶，或四五十戶不等。連挨近之祿勸縣屬拖梯村，不下一千數百戶。考其歷史，亦同漢教一樣，是元明時代隨軍到滇，分住各處，已係數百年，相安無事。

不料這年，督撫兩院下札，飭全省府、廳、州、縣各屬，殺滅各屬回教。武定漢回，性情純良，素少仇怨。接奉此等亂命，參府州官同明白紳民多有不忍心下手的情形。延擱了一些日子，祕密商議過幾次，都是首鼠兩端，莫有決定。

官紳雖在因循觀望，而外邊謠言四起，惹得回民驚惶失措，暗中籌謀保命方法。有些要想搬往別處躲避。有些又說：通省都奉文殺滅，任是那裏也躲避不脫。有的又說：只有搬人來保護，還好一點。又有說：『漢多回少，搬人仍不濟事。此是國家不幸，纔會有此等昏官，要造出一場絕大慘痛的劫難。只有聽天安命，惟求造物主的默佑，把這場大禍解除了纔好。不然，只有拉墊背一法。死我一個，我也要殺他幾個纔甘心。』內中雖是如此議論，外面仍不敢聲張。

合當要出禍事。這種言語偏被漢人聽得，就加枝加葉，說回教要搬人來殺漢教。適有黑井松平界的回教，前把林五代等打退，纔把回村保全。茲聞林五代又由省到武定拜（把）禮拜寺也燒了，正在同回教鬥敵，

就約得三四十人來幫救武定同教的難。到了湯朗鄉之貓街，已知道林五代並不有到武定。貓街回人勸他們不可去武定。『因武定正在漢回猜忌，兩邊都生戒心，幸賴德大人極力鎮壓，方得無事。你若去，定要惹出事來。』多數的聽說，就還回去了。內有五六個，是與西村人有親，一則想去探望一轉，一再因武定驛馬好買，想到彼買驛馬，仍直到西村。不料他們由松平界出來，一路都遇些武定販鹽的人。回來說：松平界回子來了幾百。第二天，這五六個人又到城裏閒玩，在茶鋪中又把他們打臨安人的事，揚揚得意的說了不止。城鄉內外的人就信鹽販的話，都說西村的回教搬來黑井四村回子，要圖謀起事。

州署齊班老總張定安即把這事報與州官曹大人。曹州官連忙去請參府德大人。這位德參府雖是滿人，道（側）頗知民情治理，凡事都是按理按法，再無別的成見。兩下相見，提起這事，德大人就說：『恐怕不實，須要探個的確纔對。』張定安即在傍邊說：『是千真萬實，不僅鹽販在路上看見，且今天這些人還在街上，』如何說話，如何英勇，『是人人親眼看見的。若不乘着此時，趕緊調齊團兵，分頭圍殺，再等他們把各處回子調在一處，總有幾千人，怕不容易撲滅了。』曹州很說不錯，要請參府大人迅速辦理，以免貽誤戎機。德大人仍拿定主意，要查個明白。叫一個伴單領幾個老將，托故往大西村探察情形，『若無異狀，把頭目喊兩個來問話。』

去不到兩個時候，伴單老將帶了馬國棟等三個回教紳管來。德參府一見便怒問道：『你們搬些人來做甚麼？可是要造反？』馬國棟等即忙跪下申辯：『回教都是安分良民，那敢造反？也並不有搬人的事。』德大人又道：『你們搬來松平界人幾百，沿途都有人看見，今天還上街來亂鬧，怎說不有？』隨馬國棟來的兩

個老者，初見德大人發怒，駭得亂抖，後聽說松平界幾百人，纔知道是爲這起人的事。連忙說道：「松平界的人只來了六個，是來買驛馬的，並無幾百，請大人詳查。若多來了一個，小的等甘願領罪。」德大人卽分示：「下去等着！」三人退下。德大人細問伴單老將道：「你等到西村，可見有遠方的雜人在村裏？」伴單老將都說：「未見。」曹州官又道：「恐是躲起，所以未見。」德大人說道：「如果他們搬來幾百個在村裏躲起，要想造事，這幾個頭目那點還會一戰就來，你們不可再自己驚擾了。」又分付老將下去。傳知這三人「叫他們回去，火速把松平界來的人攆起走，不准再在這點逗留！若是明天還在，要把他們拿來治罪。」說畢，德大人告辭回衙。

於是馬國棟等纔得放心回村，連夜把這六人使起走了，以爲可以無事。不料這個張齊班，自德大人走後，他仍在州官面前挑撥是非，說：「德參府不知是受了回子的多少賄，硬要保護回子。連兩院的札諭，他都不遵。若果將來回子鬧出事來，怕連大人還要受累。」曹州官本是一個貪功好事的人，聽了這番言語，點頭說道：「你很見得到。德公既是如此，我們定要想個法子，上面纔完得了上司的功令，下面纔防得了地方的禍患。必要把回子滅掉了，纔得安心。但這德參府總不以爲然，如何是好？」張定安道：「這個容易，請大人把前奉到團練大臣辦團的那件公事拿出來，做個由頭，把五境三鄉的團練調齊，紮駐附城一帶，暗使幾個得力練目，湧進城來，把城內外的殺了，接着去殺大西村、上下古柏一帶，包不費力，就收全功。事後，就是德大人說甚麼，就推在團練身上，不是大人意思。」曹州官聽了，極口稱道：「你的這個法子好極了，就照着去辦。」便喊兵房到上房去分示下諭調團。不等一二日，各處團練齊備。九廠境廩生余周、雞街境鳳鳴村劉傳同子

武生劉通、番甸境上下柏村馬習、文生劉朝紀、高橋境廩生白受采、近城境周建廷、湯朗鄉普天章、普自發、張有等，各帶境內鄉內練丁，紛紛到城。曹州官暗分付玄真山南頭紮一營，舊城後五鳳山紮一營，北邑村然燈寺紮一營，大佛寺紮一營，望高樓紮一營，烏龍洞紮三營，秧草壩紮一營，石壩營紮一營，把州城同大西村圍得鐵桶相似的。

所有回民駭得目瞪口呆，好像犯了死罪的人已到殺場，那裏還能逃得脫。各人沐浴洗澡，誦經懺悔，聽候砲響開刀。內有幾人，還想去求德大人保護。到了城門，已經有團練守住，不許出入，只得退到相熟的漢教家中，打探實情。有的只以是奉文辦團，並無別事；也有幾家祕密告說：「表面雖講練團，你們也要留心。」這幾人那敢多問，只得回家，各把聽得的話同國棟等說，這幾人大致相同。馬國棟纔暗地商議：「在村中漢回雜處，難得防備。莫如去後山，立一個營盤，周圍挖成濠溝，就用挖起之土，于濠溝內築起牆來，把我們得力人，通通搬入這營盤裏紮起。無事則已，若他們要想圖害我們的得力人，也就很不容易。想害不着得力的人，他們諒不敢去傷害我們老小。」衆人聽了，人人贊成。即老老小小，各拿鋤頭糞箕牆板木板，得力的還兼領着叉桿，連夜暗到後山，挖築營盤。到了天明，也就草草的挖築完成，把得力精強的人一百八九十名，搬在裏面駐起，其餘的老小男婦仍住村裏。

這城內回教共有八十餘戶，分住賈國村內。有二十餘家，是在參府守府衙門吃糧。看見這些團練調來，城邊紮起，一齊都駭得神魂不定。惟有這些吃糧的，以爲他們跟着武官，是不怕的。且城內外的人都說：「西村回人搬人來想起事，所以調團來防堵他們，縱是打起來，也與城內的無干。」只是如此在想，尙覺寬心。不

料到了十月二十四的挨黑時候，德大人由州衙回來，面帶愁容，心中如有甚不得了的事，在階簷上踱來踱去，長吁短歎。竟被一個小伴單看出機變來，便裝了一根旱菸，遞與德大人。德大人把菸接了，走進堂屋坐下。小伴單拿火去燃。德大人看起這小伴單，不覺就落下淚來。小伴單見了，越更驚異，連忙跪下問道：「大人有甚麼事情，如此悲急？莫不是爲着西村的事嗎？」德大人見他跪下如此的問，又歎了一口氣，隨口說道：「西村的廝，怕連你們城裏的也活不成了。」小伴單聽見，趕緊趕緊磕頭，哀求德大人保命。德大人見他可憐，纔將今天在州裏官紳商議滅回，「是兩院的札飭，定要遵的。現團練已經調齊，今夜不等天明就要分頭動手。我也再三攔阻，俱不能行。眼看着你們要遭大難，所以不由的落下淚來。」原來這個小伴單是一個回教，吃馬糧姓馬名占標的兒子，小名叫做六五，生得很（實）在的精伶。他父親常把他帶進衙門來玩。參府的少爺引入上房去丟。大人太太隨問他甚麼，他都認得，就把他留在上房當差。他聽着德大人說的話，就哭個不止，跪求救命。德大人想了一會纔說：「別的顧不得，你不要同他們說。你趕快回去，把你一家人搬進衙來，有我保全，切不可洩漏，快去快去！」這小六五又磕了幾個頭，纔起來，忙到家裏報信，把家搬進參府衙門。不料他父親不在家中，他母親聽了，駭昏了，坐起就不會動。同住的幾家，盡是姑媽姨媽，都來看。聽着這宗情形，忙去通知他們的伯叔弟兄親戚。一傳十，十傳百。等到小六五把他父親尋喊到家，一概都傳徧了。見馬占標家搬進參府衙門，他們連二趕三的跟隨搬移進去。守門老將見來的多了，不肯放進。德大人聽見，出來招呼，喊：「一齊由他們進去，要死，連我死了，以免看此慘狀。」說着，把這些男婦老幼引進，將老小安置在上房，使太太在外面招呼，又將精壯的藏在天花板上及夾牆中，柴草堆下。

正在忙着安置，忽聽州署砲響，接着又聽見團練一起一起進城，向着買國村去。不有一個時候，天將發白，一齊覓回，將參府衙門圍得水洩不通，喊殺連天。德大人戴好頂帽，穿好朝服，來在大堂口說道：「你們可是要來殺本參府麼？本參府在這裏，要殺的儘（儘）管上來。」那些先進來的，嚇得倒退幾步。隨有雞街境的武生劉通，上前喊道：「大人不遵上差功令，硬要護庇回子，受了回子的多少賄賂！若是快把回子交出，就與你無干。若不交出，我們只曉得兩院札諭，就不曉得你了。」說畢，使練日商老五、並濫斤斤、段成，各執刀叉湧進。德大人忙去攔阻，却顧得左邊，右邊又進去一起；忙到右邊，左邊又湧進一起。雖弄得無法，總算多的不敢進去。乃有九廠境廩生余周，暗使幾個練丁上前，把德大人抱住，拉往一間空屋裏去。德大人極力掙拒，把袍服也撕濫了，朝珠也扯散了。又使人圍住，即把團練指揮進去。把德太太嚇得昏死過去，那還敢來招呼？只見這些團練，滿街搜殺，見着老幼婦女，或刀或矛，通通戳死，算還得個全屍首。看見男子，一齊拉東頭門外，把頭砍將下來。有的砍了幾十刀，尙砍不下來，連挽（換）幾人，總要把頭拿下，方肯住手。最不忍言述的，是這些婦女領着抱着的孩兒，見了奶奶或媽媽被戳，死的死了，還有帶死不活的，嚇得不敢做聲，也有跑去躲的，也有守在一傍，不敢動彈的。練丁中有幾個心軟的，想領了回去撫養。這些帶練頭目一見就喊：「戳了！」以免後來報仇。可憐，連在襁褓中的都未留下一個。

這商老五與段成，是州官同紳士許過他們，把回子殺了，准他們打撈財喜。就帶着練丁，把參府衙門的地皮都抄翻過來。所有夾牆中或柴草堆下躲的，那裏躲得脫一個。已到巳牌時候，所有打着財喜的，都陸續拿起走了。只有濫斤斤還在喊手下的練丁，要各處認真搜查。這些肚中覺得甚餓，要想出去吃飯，就答應：

「處處搜過，莫有了。」濫斤斤隨口說道：「你說處處都搜過了，還有天花板上未搜。」這話剛說出口來，那天花板就亂抖起來。濫斤斤抬頭一看，上面已濕了一塊，還滴下一些水來。濫斤斤即喊：「天花板上有人！」練丁聽了，即用兩根小木頭，把天花〔板〕冲得稀濫。這些人就一個一個的滾將下來，也被殺死。又上去搜得一些財物，纔拿起了。

德大人方由空屋內出來，只見些婦女嬰孩，死得滿地都是，還想天花板各處的幸得躲脫。各處一看，只見抄得亂紛紛的，且鮮血遍地，一個也沒有了。問他的太太少爺，也在一間房內，門由外面鎖着。德大人兩拳三腳，把門打開，駭得裏面的只（直）叫：「我們不是回子！」德大人進去，只見太太少爺抖個不止，駭啞了不能說話，喊的人是丫頭老媽。大家坐在一張床上，只是哭。過了一會，德大人方便丫頭去請中營守備和存（守）城把總。回說：衙裏並無人影。詳細探問，纔知官弁兵丁膽大的，同練丁打財喜去了，膽小的不知躲到那裏；中營守備是協同周建廷督着近城境的團練，擔任搜殺南北兩街的回教。

這南北兩街的回教也有幾十戶，自聽得滅回之信，都在驚懼中過日子。這晚聽得城中砲響，各處營盤俱放砲應聲，知道不好。連忙出看，街人三三五五，各執器械，沿街蹲伏。駭極了，只得退回，把同住的幾家男人約起，由後門逃出，順溝埂一路走去，想到西村。凡是回教有後門通溝埂的，都去喊出，共有三十餘人。到了下懸關，正遇雞街境團練，避讓不及，上前的練丁就問：「你們是那裏的？來這裏做甚麼？」幸上前回人機敏，答說：「我們是近城境周建廷的人，要到北頭去。」練丁又說：「你們可是認着殺北頭的回子嗎？」這人答：「是的。」兩下纔各自走開。不多一時，即見賈國村火起，城內外擊殺之聲震動天地。又忙着走了一節，忽聽

着大西村下魁閣又在喫殺。弄得欲進不得，欲退不能，只有藏在河埂邊茨蓬草叢中，暫躲一時。等到天明，再決行止。

等了一會，天將發白，曙（曙）光微現。南北街的回人有兩個扒在一棵大柳樹上細看。大西村各方均有練丁堵住，却不敢動。惟有由舊城來的一股很是兇猛，連被西村回教殺退三次，到了中溝即不肯退。養息一會，又鼓力殺來。樹上人看得明白，即向衆人說到：（道）「我們若不去幫助，把這股練丁撲滅，西村定保不住。西村不保，我們也無生路。」衆人很以爲是。就一齊悄悄向着中溝埂進。離大路不遠，恰值這股練丁養息了好一會的力氣，又用力的猛攻上去，與西村人定要鬥個你死我活。一齊的思想目力只注意面前，不隄防這卅餘人悄悄的趕到後面，不出聲氣的亂殺。這股練丁纔首尾被擊，不能相顧，就大亂起來。回教贊起言子，聯和着把這股練丁殺得落花流水，登時死了三十餘人，帶傷一百餘人，其餘的向路兩邊田壩亂跑。各路的練丁看着舊城一面的被回教打败了，死傷的很多，即消聲匿跡的自行退去。街上同西村回人自己清查一下，死了二人，受傷十餘人，大家就約起進村吃飯。

街上的人就心家中的老小，不知是死是活，那點會吃得下飲食。正在憂慮得不得了，忽又跑來二人說：「南北兩街，未到天明，不管老的小，男的女的，個個過刀，不有留下一個。我二人先是躲在吃齋人的家內，到了天亮，搜得太緊，並傳鑼說：窩藏回子的，搜着與回子一樣辦法。這家人說：你們再不走，我要去報了。無法，纔由後門逃出。不然，連我們都被殺了。」這卅多人聽了，叫（有）的叫父母，有的叫兄弟，有叫兒女妻室，哭的哭，碰的碰。並加上本村有子弟娶着街上婦女，聽見一齊被殺，父母親戚一定在內，那裏禁得住泣涕，鐵石心

勝見了也要落下淚來。

正在哭的哭，勸的勸，又來了二人，是城內賈國村回人。一姓桂，名朝陽；一姓蘇，名有福。兩個年紀，只十一二歲，家中務農。他們天天放牛出城。不料自把團練調來，守住城門，就不許隨便出入。他兩個的牛放不出城，只是關在家裏喂養。這牛關得擦牆打門，莫法制止。這天，他兩個吃了晚飯，才相約拉牛到城埂上去行動。這牛一陣發狂，掙斷索子，一直跑到西邊，見着一蓬青草，方在那裏吃草。他兩個纔追到，那牛又向北邊跑去，不遠就下城，向着一個破簷進去。簷內微有溪水，兩邊有綠草，那牛就在裏面吃草。他兩個追到，見了還說：「這個地方尚有綠草，我們不如就儘（儘）他吃一會才回去。」因數日來風聲鶴唳，都疑是兵，食不下咽，寢不解帶，困乏已極，倒在一塊羊皮上睡下，就睡着了。直到砲響，才驚省起來。一看，不知牛到那裏去了。正想找牛，城外各處又有砲響，不知是甚麼事。要想跑回家，忽見火把高照，幾百人盡向賈國村去，一到就嗾殺起來。不多一時，禮拜寺就着火。去的人又覓來參府衙前叫嗾。知道是殺回教，嚇得靈魂兒飛上九天。息了一會，才想此條破簷有幾股路通過。怕人看見，定活不成，就順簷下去。恰離簷不遠，有一個蘇有壽，原姓王，拜寄蘇有福之父爲乾兒子，取名蘇有壽，與有福如同胞弟兄一樣。有福常到他家，熟知路徑，領着朝陽，悄悄走到後園，由缺牆進去拍門。有福也因嗾殺回子，不敢去睡，正想着老干爹一家的可憐，乃聽得有人拍後門，就去打開。見有福二人，急忙嗾進，藏在草樓上。等到天明後，纔去賈郭（國）村查看。凡是回教房屋門窗板壁，一概打濫，家俱什物一概搶盡，有些連地下都挖成坑洞。燒禮拜寺的火尚在未息。暗地探問他干爹干媽一家，才知道昨晚得信，一齊搬進參府衙門。圍練來接，連打開幾家，都無人影。盤問鄰居，曉得搬投參府保護。纔分一起人在此

抄家放火，燒禮拜寺，其餘的一起齊去圍殺參府衙門。有壽聽了，忙往參署查探。一進轅門，只見壁腳上堆起三四碼，如同柴堆一樣無頭的屍身。此外滿地橫一個，直一個，還有幾十。又在石獅子的傍邊，堆起一堆，盡是人頭，也有白髮蒼蒼的，也有鬚髮斑白的，也有有鬚的，也有無鬚的，有些是幼孩頭顱，髮辮上還繫着紅頭繩的，有些有下腮的，有些無下腮，無耳的，滿頭滿面盡被血浸。永（有）壽總看不出他的干父，又不敢下細翻尋。去看的人還多，內中有十之七八，雖不敢出聲，却暗揮了無限的疼淚。有的說：「如何有這多的回子！」有的說：「這裏還不算多，婦女小孩盡截在署中，比在此處更多。有壽本不忍心再去看，却因為想着干母，勉強進去一轉，見仰面死的尚可分辨；有撲着的和堆着的，那裏看得出來。又聽得還要搜查漢家，恐防窩藏回子，即忙回家告知有福、朝陽。他二人才知道一家老小必定死完，嚇得只是打抖，不會說話，也不會哭泣，一雙眼睛只呆呆的看着永（有）壽。定了一歇，纔流下幾股淚來。正在傷心之際，永（有）壽之妻來把永（有）壽啣去，說道：「方纔鄉約保正帶着幾個團練，挨家的來說：『家中有回子躲着的趕緊交出。若不交出，團練要來挨門沿戶搜查。』搜着了，漢回一同梟首示衆。」快點使他們走，免得帶累我們。」永（有）壽說：「大白青光的，叫他們從那裏走？」一出去，必定要送脫性命。還是念在干父母的面，等他們躲脫纔好。」又過一歇，到了下午，永（有）壽之妻復來催，說：「街上又在敲鑼，你可是要留他兩個在家，惹滅門大禍！」逼得永（有）壽無法，復向其妻說：「這時出去，一定走不脫，被人拿着，問出在我們家藏一夜，連我們是不得了的。總要他二人走得脫，我們才無事。你不要着急，等到黑了，一定使他們走。就是你快去煮點素飯來，同他們吃。早晨不但他們不吃，連我們也吃不下去。現他們要吃飽飯，纔走的動路。」他妻即快去煮了一鑊鍋糰米飯，拿些蜂蜜，拾在草樓上，使他

兩個躲起吃。吃過了，聽見放定更砲，又駭個不了。後打聽無事，纔想起是放頭砲。又等一會，黑定了。永（有）壽才教他二人：『仍由來的路，順管上去。城腳是一個暗洞，可以穿得出去。出了洞，望着西村逃。今早聽說，西村還打勝仗呢。』二個就着所教之路，纔逃到西村。衆人才知道城內慘狀。兩地相隔不遠，不是娘親，便是爺戚。聽說之後，家家哭聲又大震起來，把一些男子弄得無法可想。

先時只說督撫兩院同一般司道，總不有這樣糊塗，會下札飭全省滅殺回子。就是省城滅殺，臨安各處滅殺，想定是那些地方的回子不好，纔鬧出了應當剿滅的罪名來，纔會被其勦滅。不然，做官的人是吃鹽米的，那有不分良莠的道理。所以暗中雖是害怕，議論多端，而其實總不有正當的防備。不惟不敢與別屬的聯絡，就是本屬各處也不通消息。各處的人只聽漢人說：『西村人勾結松平界人，一定惹禍，別處的一定無事。』更不敢同西村人往來，才使人得一處一處滅殺。至是，西村尚能苟延，而城內外反先遭荼毒，西村人始覺悟亂世是無公理的，才趕緊請人商議保命的方略。把十五歲以上，五十歲以下男人，一齊掛入兵冊。五人爲一伍，二伍爲一棚，十棚爲一營。連南北街的，掛得三百人，編爲三營，統歸馬大師兄國棟帶領。

這馬國棟，原係河西縣西鄉大白邑人。其父博通，同教天方經籍，應西村之聘，來此教經學，所以人呼國棟爲大師兄。其父物故，國棟長成，遂在西村爲家，身材魁梧，膽識俱優。數月來謠言蠱起，國棟曾建議各種方策，都被村中的老貢爺大先生們阻住。一以他是客籍人，不應管地方公事。一以他年輕，不說他浮躁，便說他無知，均不肯採納。直到各處營盤紮好，把西村圍住，一般年輕的纔責怪這些老朽，方去把國棟請出，招呼抬去，挖營盤，砌缺口，製備器械，派人坐草，忙了幾日。到了昨晚，聽得各處砲響，知道有事。他帶人各處巡查，只防

烏龍碕一股。已到盤蝦凹，而舊城一面坐草的人飛報前來，說舊城這路來了幾百人。國棟只帶三十多人，忙駕回時，柵子已經關了。有些人想進去保牆子，僅（僅）占住，啐：『開柵子！』國棟說：『不好，我們快到魁閣前面幫助。一定要把他們打勝了，才保守得住。若是我們一概在內守起，他們人多，越圍越衆。那時想出去拚命，也出不去了。守在村裏，外無救援，內無糧草，怕要餓死。』大家聽了，一齊說道：『不錯，就照師兄的計策。』各人都飛跑的到魁閣前面。不料未到之先，魁閣駐守的人已此（是）同來的團練交手。馬國棟見了，把手中持着的三鬚叉一頓，啐道：『掌住！老祖公來了！』右手持叉頸，左手持叉柄，一步跳入練羣中。只見那些練丁只會由兩邊倒，一陣敗了下去。國棟只顧向（前）追殺到了中溝，練丁堵在溝下不退。國棟自看，只二十餘人，也即不肯輕進，歇了一刻，才慢慢退回。方到魁閣，練丁知道人少，即又羣擁殺來。國棟又帶人上前交手，殺死練丁不少，前撲後進，整整對敵兩時之久。這些練丁本來是門攤戶派來的，那有這樣勇敢？緣有下舊城村的周自明，在後面手提雙刀，不准退讓。有不敢上前的，被他殺幾個。後被魁閣樓上的看出，就是督隊的利（厲）害。乃暗使幾人繞到後面，啐聲動手，周就跑了。活拿了一個來問，方知是周自明。自周跑了，這些練丁也就立時退下溝壩，養息多一會的氣力。又聽有新來的說：『城內外都殺了，去的人得着不少的財喜。』他們也想定要打進西村，搶點財喜，就一齊奮勇殺上。不料正遇街上回人由後殺來，才紛紛潰敗。這些都是國棟的本領，所以年輕的人很佩服他，才推舉他，把三營人都歸帶領。

他即對衆人說：『這個地方是坐不得了，但是現在也不能走，我們還是要極力死守。望大家知道：要從死裏求活，還能得着活路。若是要由活中求活，怕一個都活不成。因爲人人不怕死，不要命，拚到終久，就會現

出生路來了。若是怕死，不敢上前，只想躲藏身命，苟延殘喘，那個一定是不行的。你們看城內同南北城的同教，就曉得這個道理了。在前，我們不是約他們搬來一處，也好防禦。他們總說他們是好人，官處知道的，不怕；我們是官處說搬人來造事的，定要先出禍。那料得着一齊下手，我們有了準備，與他們拚命，到還在活着。城內和南北街，倒先被殺滅。可憐城內四百多人只逃出兩個，南北街三百多人只逃出二十八個。並聞各處同教敢拚命的，都能存在。如潞江，還能把來殺他們的敵人殺退，把城也占了。婆兮先前不齊心，纔被人殺的殺了，攆的攆出，隨後覺悟，轉來又把敵人攆了，仍舊把婆兮奪回。當這強暴混亂，無天理無良心之世道，我們的生死存亡，就是要看怕死不怕死。不怕死的到反不死，有些貪生的反不得活。『一席話說得人人決心，個個同意，都說：『捨了拚命，有甚麼法子？』一齊回家，預備器械，磨刀的磨刀，擦矛的擦矛。有些無軍器的，或把割草的鐮刀，砍柴的灣弓都拿出來，逗上一根長把，去當軍械用。各樣齊備了，還是照舊分頭出去守柵子、坐草、巡查。

直到二十六日，天還未亮明，魁閣樓上看哨的人隱隱見有火亮向着舊城，來到了挨近，即不見了。心知有事，即傳知衆人防備。天漸微白，五鳳山往的團練即飛跑的向着西村殺來。馬國棟除分派守後山營盤及村內外，只帶百餘人出魁閣來抵敵。不料來的團練有昨晚的三四倍，不下二千餘人，把西村人圍在中央。西村人總是抱着以死相拚的主意，毫無懼怯，分作幾股向各方殺去。這些團練雖多，盡是被壓迫派來的，那點抵得住不要命不怕死的西村人。纔殺死了幾個，就紛紛的由田壩中亂跑。西村人十個也在追起一股殺，五個也在追起一股殺，趕上一個殺一個，趕上兩個殺一雙。雖有督率的頭目，這些練丁並不由後路逃跑，卻盡

由左右田中潰散，那裏督止的住，只有中路一股，約二百餘人，是雞街境劉通帶的，多是藤地各村的黑夷，能苦耐勞，最聽頭目號令。各方練丁都跑散了，劉通不准他們退，他們也就死抵不走。後來追殺各方練丁的西村人，追的追遠了，殺的殺死了，陸續驚回。劉通看此光景，「先前只有幾十人，自己還不能得勝。現下又加了一些，且各方的已跑完了，若再不退，定要吃虧。」就用夷話傳知。這些夷人聽了，便爭先恐後的亂跑，劉通也只得混在當中逃命。馬國棟帶着西村人那肯下休，一面追殺，一面叫聲。一直追到大河石橋頭。恰有八個西村人追前頭的練丁，到此已苦得氣揮（竭）力絕，思想稍坐片刻養養氣力，再上去撕殺。忽聽聲漸近，抬頭看去，只見前面敗下的是團練，後面追殺叫聲的是西村人，即忙蹲伏在橋邊。可巧劉通帶着二人，比衆人跑得快，在先跑到，這八人一齊上前截住。劉通不防，並同隨跑的二人，齊被截倒。後面的見橋頭有人堵住，即奔由河中逃竄。幸當冬令，河水不大，追着的被殺不少，追不着的即由水中逃過。馬國棟等追到，見練丁過河去了，亦不追趕。聽說把劉通截倒，即來看明不虛。因聽得殺城內回教，就是他很有竭力，當將他的頭斫下拿回，到魁閣掛起，收隊回村吃飯。

快的才吃飽，慢的還未吃飽，又報白邑村來練丁幾百，一齊又忙着出去堵截。到了小西村外，知團丁已入小西村，即在村外路上防堵。兩邊相持了半天，團練也不出來，西村人也不過去。直到夕陽西下，小西村人才出來向大西村人說：「他們是被官家催逼來打接應的。現雞街九廠、近城三境的團練已經打退，他們同你們無讎無怨，兩邊各自退回罷了。」馬國棟應聲道：「本來大家都是近村的鄰舍，素日無仇，往日無冤，何苦聽從這些狗官嚇使，自相殘殺？只要你們認得我們兩下無讎無怨，縱是官家催逼，也不肯以生命作兒戲。」

既然各自退回，就叫他們走，我們決不來惹他們。」於是小西村人回去說，團練登時就出小西村，自回白邑村去了。

以後四五日，雖天（天）都有爭鬥，都是團練吃虧，也不細說。只是劉傳白兒子劉通被殺，氣得死去活來，哭個不止。隨即派人把屍搬來，只見有身無頭，胸背傷口如鱗似鱗，更加傷慘。昏絕幾次，蘇醒轉來，便咬牙切齒的叫道：『不殺盡這些回子，誓不為人！』想即時帶練去報他兒子的仇，怎奈他所帶的團練，在城內殺不敢回手的回子，道（倒）還猛勇，去殺西村不要命的回子，他們猛勇不知駭落到那裏去了。道（倒）是膽小的，在先還跑些回來，膽大的死得不少，那個還敢再去。只用巧言巧語勸住劉傳說：『你老人家爲大先生死了，氣急得如此利（厲）害，即去打仗，恐怕不利。莫如養息幾天，再去約上幾境的團練，能把這些回子殺得完。』劉傳連坐都不能坐，只是睡在床上哭。聽了這些言語，也只有睡起，哭一陣，啞一陣罷了。到次日，周建廷、周自明、余周都來弔問，也是勸劉傳不必過於悲傷。休養幾天，都認協助前去報仇。即約定冬月初一，三境的團會同前去攻打。

到了是日，九廠近城兩境練丁由商老五、濫斤斤、段成，帶領上前，周建廷、余周，督率在後，由北門坡下去，圍住河邊雞街境的，由劉傳，並新調來薩地夷首畢章明帶領上前，周自明督率在後，仍由舊城大路攻上。西村人見各方來的太多，用些白布或被裏子做成旗幟，使老弱同着婦女抬在魁閣左右圍牆內外，游動哪啞。劉畢看見，便有一些膽寒。更加那些練丁多是吃過虧的，人人都有些害怕，即在中溝埂哪啞，不敢上去。兩邊哪啞的聲音，震動山谷。商老五、段成是在河之上游坡底，看不見上面，以爲西村得力人盡（在）魁閣那面，與

劉傳等撕殺去了，挑水回這面必然空虛，即由坡下攻上。下鐵。

武定州紀事

『武定州紀事』記咸豐四年四月至同治八年正月間武定回民底遭受迫害，武定回民反迫害的勝利和失敗，以及此後武定在雲南人民起義戰事中所經歷的戰事。原來附在武定楊氏家譜底後面，標題作『武定州』，並沒有『紀事』兩字，這兩字是我加上的。家譜是一個舊抄本，墨筆寫在綿紙上。家譜本文是二十六葉，紀事是十三葉。家譜底前面是有缺葉的，現在只能看到楊家四世祖底名字。紀事後面也有缺葉，現在能看到的最後的一句話，語氣是沒有完的。抄本底左下角，每葉都有殘破，現在以方空表示殘破的地方。我的意思，是以一個方空代表一個字，但有時不一定就是如此。因為抄本中的字體大小不一致，我的估計是可能有錯誤的。抄本裏有錯字，有文義不通的地方，因我有時不能明白原來的意思，不能註出，只是照抄出來。抄本裏又有修改的地方，但這顯然是後人任意修改的。因為不只修改者底筆蹟和原本底筆蹟不同，並且墨色底新舊也是很清楚的。現在是照原本抄錄，沒有抄修改的文字。抄本是馬生鳳舊藏。現在我按着原有的段落，加以標點，抄在這裏。

這篇紀事底作者，已不可考，但應該是一個文筆不大高明的漢族紳士。例如他故意把馬大師兄寫作『馬大嘶兒』，把回民寫作『回匪』，『賊』，把兩個義軍領袖寫作『楊猿』，『楊在猩』，可以明白地表示他的立場。

武定州〔紀事〕

咸豐四年甲寅，夏四月十三日，有臨安人由石羊廠〔率〕練數佰來武，駐紮武城。時州主曹、參府德，閉城保民。臨安人燒弱〔？〕西村回人禮拜寺，官紳捐銀八百餘金給臨安人，始將回人座屋保全。臨安人往省去後，回人歸還，手執兵器，齊集東城下，口稱與臨安人對敵。參府德，善言開導，□□歸業。由此回人起意製造鎗砲，□□□□大西村後山，私造廠匪馬肆大，欲來武，挾漢修培禮拜寺。時馬四大帶回匪由松平屆已抵元馬〔譯〕。有廬生自受采，帶鄉團數千，防堵馬頭山。是時西村馬大嘶凶逞威作勢，暗藏松平屆回匪四百餘，多在西村，日漸猖狂，引動擾機。各境鄉民人驚恐，約衆聯團。

咸豐五年夏四月，奉文調鄉團打省城糧路，解省圍。蒙有近城州衙齊班總役張定安、雞街境藏地村畢章明，于五月間，二人帶領鄉團練數九百餘名，攻打省城糧路，營紮省城蓮花池北門城牆脚。於六月十八日，營內點五照隊，來二村接糧。走至深溝，跳出回匪數千，利〔殺〕被〔擄〕練丁數壹百餘名，各練逃散。在省城營內之練丁三百餘名，練費欠缺，於七月二十五日二更時，放起號火，練丁一並逃回□□〔武〕□□〔定〕。

咸豐六年丙辰，至十月初六，有西村馬大嘶□□〔兇〕□□〔選〕□□〔感〕作勢，暗藏松平屆回匪數百餘人在西村，日漸猖狂，引動擾機。各境鄉民人驚恐，約衆聯團。至十月初九日，有九廠境廩生余周、雞街境鳳鳴村劉傳，插甸境上古柏馬習、文生劉朝紀等，齊集各境團練，各執鎗砲器械，與西村回人暗藏松平屆之回匪〔潛集〕。

交鋒。至十月二十五日，開頭丈。玄真山紮一營，五峯山紮一營，然燈寺後山紮一營，大佛寺紮一營，望高樓紮一營，烏龍碕紮一營，官草堆紮一營，石壩紮一營，共有數十餘營。西村後營有小西村李安、梁喜、郭萬有等，共三十餘人，踞回人營盤。到十月二十五日，丑刻，踞至辰刻。不料有參府德大老爺上西村後山營，說合，隨帶回人數十，闖進營門，轟散三十餘人，殺死李二、楊保。二十五日辰時，各營練目攻打西村回人，不料敗陣。回人□□□村礮，殺斃劉傳之子武生劉通陣亡。□(三)□(十)□(六)□(日)五更頭，各營練丁殺斃州城南北街回人男婦老少，共殺數百餘人。南北街跳(逃)托(脫)之回人，盡逃往西村。是時，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陣陣敗陣。回人追趕至舊城村，燒房數十間，殺斃下舊城村周自明。有香水莊陶興馳赴富民縣，搬臨安人數百來武定，紮香水莊廟內接應。由此四方匪人，雲集西村，回人剩(甚)衆。有插甸境團首武生張登科、傅長春、練目楊耿、侯桓等，齊各境鄉團練，圍攻西村回人。冬月初二日，有祿勸縣紳士李朝相、練目胡老八，率領邑內團練千數餘名，協同攻圍西村回人，駐紮舊城、白邑村、永保寨一帶地方。冬月十一日申刻，陣斬馬大嘶，西村營破，殺斃回人三百餘數。回人敗逃元馬(謀)。行至烏龍碕外邊大坡等，披團練阻駐(住)，殺斃回人男女老少，代投□(水)□(共)□百餘數之多，可憐。道光年間，太平之□□□共壹百零九戶，人口柒百之多。西村楊姓人戶陸拾九戶，衆姓叁拾餘戶。楊柳等段李姓，三拾餘戶。小西村，衆姓共壹百壹拾餘戶。至光緒年間，回人止剩七八家之數，西村楊姓止剩八九家之數，楊柳等止剩五六家之數，小西村止剩四五十戶之數。大西村衆姓止剩三四五家之數。下餘，盡是外邊移居來的，數百餘戶。

咸豐七年丁巳春，正月二十外，有外練目商老五、並濫斤斤、老段等，闖城而進，與賈園村回人關殺。城內

回人對敵不過，被練殺斃城內回人老少男女叁百餘數，城內回人一掃而空。至十月間，西村逃出之小馬四，又勾引松平屈回匪，由元馬（譯）竄入湯郎境報復。經紅夷練勇張鴻才、普天章、張有，各帶鎗手數百餘名，伏於乾海子截殺，回潰。道光年間，插甸、上古柏、湯巴哨、下古柏、回子營、□□□、祿勸縣拖梯，共大小六（七）村回人，壹仟四五拾家之數。至光緒年間，不過五六戶之數。

咸豐七年丁巳，夏四月，奉文調鄉團打省城回人。州主夏、參府門、諭飭千總王秉壽，並渡汛外委李正華，帶兵隨伺。並調高橋境生白受采、插甸境大西村監生楊際昌、鶴鶯村文生傅鼎甲、漢人村徐鰲、練日（徐）汝爲、雞街境麥岔村廩生李槐、近城境練日周建廷、湯郎練日普天章、普自發、張有等，各帶境內練丁鎗手。又有外練目耗子千歲王百黨、練丁數千，一齊由富民進攻，駐紮橫水塘大堡，以爲座營。連月分股攻打深溝、石子坡、普基、王家壩，打至鐵峯菴。是日廩生李槐衝峯（鋒）陣亡，糧路始通。蒙州主夏，統兵練，駐紮大紅山一帶地方。時諭飭州城公局紳士施□□、王扶統、傅鹽、劉傳、余周、劉朝紀、□□□等，撮常倉谷壹萬三十石，運米赴省，接濟兵食。

咸豐八年戊午，三月初旬，武連日大雨，城倒拾捌堵。天時人事之迫，仍修補如故。四月初二日，在省紮駐之回匪田慶餘、楊振鵬、馬四大，率領賊黨數千，分股進攻武城。隨帶羅次人數百餘人，由羅次，由富民，四月初七日直犯東城下，潛南北街民房駐紮，日夜圍攻。陰雨連綿，有近境劉君、陳發基、吳慶祥、吳慶榮，往湯郎求援。時張鴻才率領鎗手肆百餘衆，四月十五日由石獅山下，營紮雞公嶺，被賊圍攻。酉刻，轟出營盤，陣亡者數十餘人，代傷之練丁伍拾八名。一共措至明倫堂養傷。此日一天晴，按賊數人，日由東城之南門腰街，用地道

於四月十七日卯刻，口口口口壘，長有數十餘丈。州主金耀遠、參府謝周綺、守備嚴澍、學政丁啓昌、一切文武官紳士人等，殉難在城，壹萬之多。跳城逃出之軍民人等，千數有餘。嚴守備自行放火，燒燬（死）有草浦潭金本潤叔侄，乘空率帶領夷匪，打起白旗來州，與回駐紮。回退，本潤叔侄叩（即）退四路，搶劫難民，脫衣改（解）帶，慘不可言。火藥局，賊匪踞踞兩月。五月初旬，有外練目李大爺、唐老五，帶領練丁數百餘名，往獅山而下州城，進城攻打回匪。不料被回追趕出城，敗往龍街而去。六月二十二日，有本營外委秦有能帶千餘人，由款莊進兵，駐紮大緯燕。二十五日，直抵城南攻打，被賊將城內外房屋燒燬，儘（僅）留州署、參署。賊潰，城復。七月初旬，州主夏公家驊，由省到武，殮收尸骨，檢（殮）於城東之山，爲五塚，春秋親往，厲口口口銘。時城內無房生，夏公與秦口口口獅山大村，調練進攻富民逆回。由此漢弱夷強，人事變遷。有高橋境，木希草村，獐獐村，夷人楊猿，與其孫楊在程，約會武祿夷衆，並漢匪徒，在賒甸結盟，取名拔萃營。明攻回匪，暗認本家。此謠又傳，漢人畏懼，敲磬日熾。

咸豐九年己未年，春三月，外委秦有能克富民，散司回武，護理守備。

咸豐十年庚申，春正月，妖道王盜酒入湯郎松老山，小馬吃水處，煽惑夷衆，以畢顯保稱爲仙主，造僞印，逞雄自尊。三月初旬，率夷衆出州踞城，官紳遠避。一分兩股，一股往羅次，一股往富民。不日潰退，奔松老山。四月間，外委李正華統帶武祿兵勇，進攻小馬吃水。時妖道王盜酒，被白受采擒獲，解交夏州主，在省正法。至五月，外委李正華兵敗回州。至六月，夷人楊猿，楊口（在）口（遷）口（舉）夷衆匪徒，紮馬而山，糾結窩堵逆口口胡爲。（涼）下古柏錢起等，分股撲城。一由東嶽廟衝至文昌宮，一由溝壑衝進北街南城。百姓正值貿易時，

秦守備領兵北街打仗，陣斬賊首二名。子奉元，由文昌追至北街外，活擒賊三名。李正華由溝壑追出，殺斃賊一名，賊退。是夜潛紮西村尖山營。至晨，始覺。時州主李之樞，委李正華星夜馳赴富民，徵來副將銜張其昌、周際昌、施二大老爺，共帶練丁千多餘名到州，日夜攻打西村。至九月間，施某陣亡，並本城唐玉貴、張銘、兵勇何老十等，俱衝鋒陣亡。奈賊添練，官兵退往富民。楊在猷入城，踞踞州署，口稱保衛百姓，勾結回匪，往來復去。又具稟到省提督，請為將官到州，賊賊（前）統制武祥上憲札委參府州縣，署武定營參，來至城南元鎮山，被夷誘（誘）擒，引至湯郎口口殺斃。冬月內，自受采、楊映、賀瑞、口口、傅文學、丁洪、鮮明等，帶練千百餘名，由羅次襲取牛窩塔一帶賊營，連日獲勝。復開高橋境，四路兵練雲集。徐萬春、葉發秀、傅汝為、梁高等，攻克插甸天生營，咱拉一帶。時楊在猷惶恐，棄城逃遁。

咸豐拾壹年辛酉，前三月十五日，州主龍、參府王、守府柳受（綏），千總王秉壽，同齊赴任。柳帶省標兵肆百名，駐紮西村、甸心、古城營。至閏三月二十日，由逆回桂，由款莊遞送傳牌到州，稱由武定藉（借）路。參府王札委千總李正華，統帶武祿兵練，駐紮豐馬邑防堵。有祿勸縣納岔馬逆、夷張二軍犯、五野貓、椒倒等，通連回匪，由普渡河迎接過江，至豐馬邑，與李正華開仗。賊勝，只直犯州城。口口不能抵敵，退至富民，逆回由定往羅口口口，張二軍犯踞武祿兩處。至四月間，口口口同柳綬、張其昌、周際昌、兵分兩股，進攻口口口。柳綬、張其昌、周際昌，攻克武定，李正華攻克祿勸。至五月間，進攻納岔，賊巢始破。

同治元年壬戌，清平。

同治二年癸亥六月中夜間，有馬紅褲，帶賊聚城。時州主鄭、參府馬，衝散。有守備夏毓秀、李世榮、周鴻陞、

余彭壽等，帶本地練丁，克復州，到省具稟。奉憲札，州主張、參府夏到任。

同治三年甲子，同治四年乙丑，同治五年丙寅，三年清平。

同治六年丁卯，十一月初九日，西逆下竄，由南門進城，直抵參署轅門。有參府牛、守備鄧，統帶兵，追出南門外，陣斬賊參名。接攻西村，髮匪首尾不能相顧。城失，退紮古城營。同余彭壽、馬柄榮與賊連戰，陣亡練目段字懷，是被賊圍口口城。五鼓，參府牛帶練，由五峯山退出，富民一口（帶）。

同治七年戊辰，春正月，地方紳士等商着，往口口宮保岑，請兵求救。亟回紳士，商于口口，暗傳地方練勇，駐紮保山溪後山營，攻打州城。抵至半月，無援接濟，軍火不逞，始退。三月中，有副將銜楊雲階、潘有福，由元馬（譯）進兵，攻克武定城池。時楊大人駐紮古城營，潘大人駐紮大佛寺，副將銜劉興駐紮大西村。參府鄧福宗駐紮州城，分股攻打羅次、富民。至六月十六日，富民賊齊攻武定，紮營百餘座。由玄真山、獅山一帶圍窺州城，日夜攻打。八月十八日酉刻，千總馬柄榮攻打東門外木城，已勝，鎗傷陣亡。楊大人等盤（譯）戰三月，陣亡參府鄧，都司御金海登，參將劉興周，練目徐登雲、王老十。至九月十七日，賊由三皇宮後，用地道轟陷城池，戕斃城內抵敵官紳十庶三千餘衆。至十二月，口口口口口口主鐘，同參府黃，由款莊進兵，口口口口勸城池。州主鐘，透徹地方情形，札飭口口劉全忠、張其政、張其仁、連路（緒）地方漢夷紳士楊露潤、楊映泉、段天福、余乃佳、楊惠榮、武嘉勳、楊大鐘、朱萬等，並各境鄉練勇，與暮連土目那部下練丁，隨伺州主鐘、參府黃，圍攻州城。有守備徐映斗，即補千總張恆、賀在洲、徐萬春等，由獅山進兵。于正月十四日克復州城，祥異。下缺。

婆
今
事
略

『婆兮事略』記載豐六年三月婆兮回民被迫害驅逐，及後來馬朝、馬如龍領導報仇的情況。中間有一大段插話，是記載馬如龍個人底故事。原作者佚名。原稿爲馬生鳳收藏。原稿行書，寫在貢川紙上。貢川紙粘聯成長條，沒有摺疊成葉。似是一個未完稿。現在我分了段，並標點了，發表在這裏。

白壽彝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婆兮事略

婆兮因石羊廠回教被臨人殺逐後，有婆人馬朝、李德隆、馬文炳、楊么大、馬雙林、納么大等逃回，兩教即生戒心，防備日甚。一日二比（邊）好事之徒，手不失（釋）兵，只稍一爭持，即行動武。

一日，有九店人薛超手下弟兄，進來趕街。兩下因小事咀唔，致成朋毆，彼此多有負傷。有本街人雷超、雷嘉、陳道、饒俊、陸崇、劉占吉等，與回教素有芥蒂，見薛超所帶之人被其毆打，乃陰使人慫恿之。

三月初三，值大寺做會唱戲，香火旺盛。附近數十里，男婦成羣，來寺做（會）。雷超等暗發傳單，將九店人、郭那店、磨沙塘、大眼倉、跳江寨、寧城附郭各寨、席耳十八寨、拉里、黑等漢夷，約三百餘人，于初晚潛引來街，匿伏家中，各執器械，如潮水一般湧來。回人尚未得知，有先往看戲者，見各路刀矛如林，始跑回報信。回人一時措手不及，紛亂不堪。後得由廠逃各人出來堵禦，用桌凳將十字街塞斷，抬一犂烟，假作砲形，該漢夷等即不敢相逼。稍停一會，回人四方查探一周，只見方方面面都被圍住。有欲煮飯，也不能下河拿水。無可奈何，方挑提精壯卅餘人，各備器械，拚命衝出，將各方圍住。漢夷攆退，以為無事。不料夜間越集越多，回人才商議逃走。有侍衛馬芳春之子、武舉馬殿安、字志和、姪武舉秦（秦）安、字永和，皆袖手旁觀，反勸欲逃之回衆，曰：『今雷薛諸人集衆來街，是欲殺這次由廠逃來之人，與我們安分守己的回教無干。你們切忌不准附合他，亦更不可逃走。』時有十八寨人、漢人王昌、字興齋，亦在婆兮，全回教胡義，合夥開設雜貨鋪，極為熱心，勸解走說兩面。

數十次，亦極力勸止回人，無須逃走，云：「伊已專信去趕伊莊之人，前來彈壓，回人諾諾。」延至天將明，回人乘東北防堵空虛，乘夜潛渡過河，由蘆柴沖逃往彌勒。天亮，該雷薛等得知回人已逃，復派人追殺。幸得沿途村寨出來彈道：「你們不得過爲！人家已經逃讓，你們還想追盡殺絕。若再不回去，我們各村就要來幫回子的忙。」一齊才不敢追攔，方才回街，將禮拜寺焚燬，將所有回人田產、房屋、牲畜、家具什物，搶分霸占，成爲己有。

馬永見事不好，只得也逃出。惟先走的已隔遠了，渡船又被雷薛使人堵住，只得向青龍街，向逃過激江。不料才走五六里，至平壩地方，見有一羣人紮住。馬永以爲平壩寨內頭目，都是自己教弓箭，受過業的學生。還想去彈他們，送過激江。那防去到接近，就是他的學生，看見他們騎駝的馬上盡是很重的東西，知是銀子，一齊動手，將他們殺下馬來，結果了性命，將銀物一概搶盡。惟馬朝等所帶的難民，得逃至彌勒。彌勒的漢人見了這般扶老攜幼，負蹣跚的慘樣，有大（不）忍心的情狀，任隨回教把他們分接去家中歇住，也不阻擋。

馬朝想到帶得盤費很少，在此住久，有所未便。只得僱了兩乘轎子，把他的婦人兒女送往他父親住的搬貓沖去。這搬貓沖，距茂克寨只十餘里，是開化府文山縣管轄。到了其地，將妻子安頓了，就茂克寨內閒玩。因茂克寨都是回教，並且有些人先前是全馬朝父子在開化白牛廠辦過廠的。熟人見了面，彼此閒談，相別後事情。馬朝把到石羊廠所做之事，及全臨安人關關，被臨人攆出來，逃回婆兮，又被攆走，說了一番。又將臨人燒殺楚雄、廣通、羅川的事，並各處難民赴省控告，制撫兩院置之不理（的情形說了）。「看此情形，漢人是想把回人殺滅完。若果各處回教再不同心齊力的抵抗，恐怕難逃這次劫難了。」他的這些朋友聽到這樣事情，人人痛心疾首，個個摩拳擦掌，都道：「這些昏庸官吏，這些萬惡漢人，我們聯絡各處同教英雄與他

他們拚命才行。若是他們殺一處，別處的不管開事，怕要一處都免不了的。」如此一番議論，就有幾個情願分頭去聯絡。

不到幾天，各處的都回來說，贊助的很多。於是馬朝就約着茂克的三十餘人。臨行之時，被他們的父母或兄弟或妻子知道，出來擋阻，不准全去。看看人多散去，馬朝只好全三四個，一心一意出了寨子，向着田心寨走。走到半路，又追來六七人。到了田心後，又到五六人。夜間又趕到幾人。盡分宿各人的親戚家中，各人都去約人。馬朝又在禮拜寺中向衆人把所遭的慘狀，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又說：「這個時世，我們不想方，法抵禦他人，保護自己，恐怕滅教不了，還要着滅種呢。」一席話也把田心的人說得個個點頭，就背着老人，暗中邀約得二十多個，反叮嚀馬朝等不可聲張，恐防家中人知道。又仿茂克的人被家中老小阻擋不得全去。各人聽說，即不再提，一夜無話。

到了天明，馬朝先使茂克趕來的各人，三三五五，上前出去，以防有人來追。他只帶十來個一路，向着大莊行走。挨近大莊不遠，前後全來的，都在路邊等齊，約有五十餘人。馬朝又囑咐衆人，「暫且在此歇息一會，等我在先進去，知會頭目管事知道，你們隨後陸續才來，以免驚動懼疑。」馬朝方引七八人一同進去，知會紳管以（已）畢，飭衆才分爲數次進街。

到黃昏時，街上老老小小，都在談論這種事情。有一個回教紳士，姓馬，名定邦，字觀政，是道光乙未恩科武解元，曾下過北闕，未得上進，在家教授門徒弓馬。先時亦聽得石羊廠的回人，被臨人追殺出來，總以爲廠地爭礦鬪殺，乃是常有的事，終久官府自有辦法。繼又聞楚雄一帶回教被難，他亦只說，恐是道途傳聞不確。

直到婆兮回教被攔，他仍說：『是兩教的紳首不明道理，不能各押各的子弟，才會鬧出這些事來。若能在無事之時，彼此莫生意見，遇有爭執，按理調解，不分畛域，那會鬧成這樣。』他拿定這宗主意，不論漢、回、夷，一有爭論，只問是非，不分種族。有時，回教人有十分理，他還要押着幾分，所以各教人都很佩服他。這晚聽得馬朝等到寨約人報復，他即使人來請馬朝去問。馬朝便把石羊如何起釁（釁），如何被臨人追殺，即滅楚雄以下各處回教，及逃回婆兮又被攔出，逐一敘說後，馬朝（解）又（元）說：『據你說來，是真實事。何不到官府前控訴，請求申雪？爲甚要邀約人去做謀爲不軌之事？豈不要連累別處之人？』馬朝又將：『石羊逃脫，因父兄弟被殺，財帛什物被搶，進省控告者不下數十。後楚雄、廣通被滅，殺死回教之人，大小約數千之多。焚燬禮拜寺、房屋，約數百間。接連有人到省遞稟。等了月餘，不但無有一張批示，請人去探，還說：回人萬惡，殺得很好。後因逃難的，遞稟的，在省多了，還打發團練來攔，不准在省逗留。真是天高皇帝遠，有那樣方法呢？若是我回教再不齊心，任他殺了一處又殺一處，攔了一處又攔一處，終久怕一處也免不了，一人也活不成。』說得馬解元無語回答。表面不去阻攔，却暗地使人傳知，不准大莊人全去惹禍。只有十多個是與婆兮人有親的，托言往別處做事，私下全馬朝等往沙甸去約。在沙甸又約得二十多人，共八十餘人，直往回龍前來。

這回龍寨子，距臨安府城祇有十里左近。寨內有二百餘戶，盡是回教。其地水田甚少，家家多種旱地，及趕馬走廠的，很多。一半走白牛廠，一半走石羊廠。內中有一人，姓馬，小時名獻，後更名如龍，字雲峯，生得膂力過人，有睥睨全世之態。練習弓馬，年十八，應童子試，府院俱冠第一。學台吳公奇其材貌，語人曰：『如龍異日，

必是國家干城。」因鄉試之期未到，全鄉人往石羊辦廠，結納英雄。凡有不公不平之事，常肯出頭，撫弱抑強，良儒之人咸得保全。遠近之人，皆知他名，無不敬服。嗣來了一個臨洮人，也是姓馬，不肯說出名字，人都呼爲臨洮馬，精習少林拳技，在陝甘兩省都很有名，也是好打不平，惹出大禍，纔跑來雲南。聞如龍人頗英勇，性尚俠義，特往石羊尋訪，一見如故。即將平生所能的拳術器械技藝，完全教授與如龍。未到半年，如龍即能樣樣精通。臨洮（洮）馬乃說如龍曰：「觀你英勇闊達，將來必成大名，但須以國家人民爲念。」言訖，托辭而出，後即不歸。如龍（多）方探詢，亦未得下落。後又聽得在新興河西一帶，如龍即前往追訪去了。

過了此（些）日子，就是咸豐五年乙卯，由下江地方來了一夥賣唱婦女，在廠裝烟唱曲。這些辦廠的男子盡是未帶家眷，那還見得引得他們如狂似癲，你爭去裝烟，他哼來唱曲，酒館茶房鬧得不亦樂乎。俗語說的：盜賊出于賭博，人命出于姦淫。有錢有勢的，就把這夥婦女把住。有等好事之徒，當他們玩得興高采烈之時，偏要把這些婦女掙起走，以致鬪毆打降（架）。鬧了幾次，街長爐頭都知將來定要釀成大禍，曾相邀去見廠官，請求將這些婦女攆出廠去，以免生出禍事。廠官崔紹宗是個滑吏出身，只是發出幾張告示，禁止廠地人家，不准窩住；如違，拿辦。這些婦女將要離廠，與他們鍾情的那些鬧哥，越法去得很多。內中有一起是同人家，一起是臨安人，因爭碇子打過一次降（架），現尙控告未了。仇人相逢，藉事出氣，兩下就打將起來。回人幫回人的忙，臨人幫臨人的忙。不料臨人各帶得有洗手刀勾鏢，就把回人戳死幾個，帶傷的很多。被打跑脫，又去趕人，鬧得全廠震動。幸得街長、客長、爐頭，都出來彈壓，不准再動手。分囑（咐）將死屍放在原處，只將受重傷的抬到官裏去，請官相驗辦理。駐廠文武官員會同，先將生傷驗明，又驗死屍，多是勾鏢洗手之傷。且臨人生

性蠻野，無論與甚麼人爭執，動輒就用刀傷人，因而致命之案年來連出幾次，強橫習氣，漢回俱甚不平。文武有意將臨人驅逐，不准在廠，不但只是回人從旁贊助，就是漢人中，如萬壽宮的江西幫、黑神廟的貴州幫、川主宮的川幫、天后宮的福建幫，以及湖幫、廣幫，亦極力慫恿。文武見大家都以臨人不去，廠地難望平靜，乃會銜驅逐。這時臨人來廠的不過二百多人，兇猛的，因此次鬧事，跑的跑了，拿的拿去官裏。其餘多是好人，不敢抵抗。又值冬杪臘初，也想回家度年，等到開春，再為設法。所以不有費甚麼力，也就走個乾淨。

如龍尋着臨洵（洵）馬，約回回龍村。聽說臨人與回人互鬪，把臨人如數攆出去，同臨洵（洵）馬暨老爸說。他二人都說：『不好了！要出禍了！無論那樣人，都有好有歹，有善有惡。好的善的應當保護，歹的惡的應當懲辦。如此不分善惡良莠，只以地方種族教道而說，不知要冤枉多少好人。』臨洵（洵）馬又說：『我們陝西、甘肅回教，就是被幾個壞人惹出禍來，官府不分好醜，一概屠殺，真是寒心。』說後，不過幾日，又有一起回龍人回家過年，才把攆臨人的事是文武官員會商各幫的人，一口同意做的，『說了』，也就不去睬他。

過了新年，臨洵（洵）馬被新與人請教棚。馬如龍約夥走白牛廠做生意去。未滿兩月，就有人跑來說：『石羊的回人，被臨安人黃鶴年、黃殿魁、林五代等，統率西莊壩的一千多人，暗地由小路繞到，殺死一百多個。餘的四面逃散。只有一百多人是保護着崔府逃到楚雄。所有廠上的寺廟房屋燒了大半，禮拜寺一個不留。凡是回教，見一個殺一個，連馬蛟也殺了。』如龍聽了，極為憤怒。還有他的伯叔兄弟親戚，在石羊的很多。詳細詢問，亦不知是死是活，越加悲感。就偕同在白牛廠回龍人，趕緊回家探聽。

出了白牛廠兩日，又遇一起，也是一樣言語。一直到了回龍，逃出來的連到幾起，不但身無半文，連衣褲

都賣吃完了，更還有帶傷的，還說「有」因傷死在路上的。如龍的伯叔兄弟一個都未見逃回，料知無命，尤深悲慟。欲想乘着兩莊人尙駐廠上未回，邀約回人前往西莊，也將他們房屋燒盡，人口殺絕，以作報復。隨被老爸爸聞之，即將如龍喚到禮拜寺內教訓一番，說道：「我們回教在中國內很少，若與漢教爭鬭，終要失敗的。我們所賴以存在的，就（是）道德與法律。不道德的行動，犯法律的事情，照儒家書理是做不得的，照回教經義更是不能違犯。若是我重道德，守法律，人不重道德，不守法律，欺辱我，侵害我，我還可以訴法律。若果我們違犯法律，還有甚麼保護我（們）？照你們這樣去做，是要不得的。」臨洵（洪）馬說：「陝甘的事，你就忘了嗎？現時的事，只有趕快專人到省遞稟，請官做主纔好。若是再鬧出亂事，恐怕無可救藥了。」此刻如龍年紀尙輕，資望尙淺，只得遵依老爸爸同幾個有年（紀）的老前輩去做，專人分到省與臨安府鎮去遞稟申冤。

延了十天左右，鎮府都批示：「石羊廠肇事地方，係南安州管轄，距臨安數百里。其中情形如何，難以探探，仰逕往該管衙門申訴可也。」又延過幾日，上省遞稟的，亦跑回來，說：「纔到省就遇着楚雄廣通的人，說崔府帶領的回教已保着他進了楚雄城。後黃鶴年使黃殿魁、林五代，帶領一千多人，追到楚雄。崔府與協台先前尙關城防守，被臨人圍了一日一夜。第二日，天將亮時，臨人勾通府協說是滅回保漢，不敢侵犯城池。官府崔府開城放進臨人，凡是回教，不分男婦老幼，概行殺戮。回教的房屋，除是與漢人連近的，完全打濫。若不挨近漢人的，概行燒燬。禮拜寺亦被燒了。最慘毒的，是屎布包的嬰兒，他們都拿去掏刀掏矛，把城內滅了，又到間和馬家莊一帶，去燒殺。纔下來，把馬屎鋪廣通一路的回教，殺的殺，燒的燒。他們逃來省城遞稟，等了多日，未見批示。正在着急，忽然昆明縣的差人帶些團練來攔逃在省中遞稟的難民，不准在省逗留。我們同在

被攆之列，也顧不得遞稟，纔趕回來。」

老爸爸全些老紳管，聽到這裏，呆了一會，無法可想。如龍又想用前頭的法子，約人去西莊報仇。怎奈目下西莊人飽載而歸的很多，且時常打探回龍人的動靜，已把如龍的意思探得，加倍防備，不能着手了。正值無可如何之時，又聽得婆兮回教被攆，武舉馬泰安等被殺，禮拜寺被焚，惹動如龍急得髮指眦烈（裂），咬碎剛（鋼）牙，恨不得把這些昏庸官吏個個拿來抽筋，把兇暴惡（人）個個拿來剝皮。只苦被老爸爸同些老前輩壓住，不敢動彈，只在太息愁悶中過日子。

這天馬朝帶着這七八十人到了回龍村，（如龍）即去問明來的意思，喜懼了不得。也不去知會老爸爸同那些老前輩，連又邀約得二十多人，不等天明，就同馬朝們趕到館驛，分住蘇栗樹、金家莊、老馬寨，藉又約各村的人，又使人去相邀五山上的冷鐵村、白府村、很格村、他格拉、捧壁、老丁莊、撫甸等各村寨的同教，又得一百多人。共計約有二百餘人。分作兩路，一由華兮，一由他格拉，均向婆兮殺來。華兮一路，先到婆兮街。因雷氏弟兄自把回人追走之後，倚勢損竊回教的田產。雖說充公養練，而家財什物，好的盡被搬去家內。陳道、陸崇等大不滿意，或移下鄉里居住，或家居不出問事，冷眼看雷橫行，衆人亦只敢怒而不敢言。人心渙散，毫無防備。被如龍先（使）幾個漢，先前混入，拉開柵子，一湧而進，嘩殺連天。雷超同手下之人，紛紛向九甸逃命。如龍由街通過，也不去搜查民，只帶着人追趕雷超。距九甸不遠，顯（險）被捉着。因九甸人聽得嘩殺之聲，山吼谷應。忙報薛超，不知甚事，急忙帶人出寨看望。只見雷超諸（人）披衣赤足，跑得氣喘唏唏：「快快救命，回子

略 事 分 經

來了。薛超放過雷等，一面堵住要口，一面又去催人。如龍、馬朝素知九旬人強悍，養息一回，一齊衝進。薛等不能支持，已退後一節。看見自己趕來的人很多，回教不過百餘人，乃督率手下，拚死殺回，連衝數次，如龍紮住不動。以下原稿空白。

建水回民檄文

『建水回民檄文』是咸豐六年建水回民起義時對雲南全省人民宣佈雲南高級官紳罪狀的文告。作者是建水廩生李有成。我見有兩本：一個是白孟愚抄本，標題作『雲南省建水縣廩生李有成尙檄文』；『李有成』和『尙』或是一名一字，尙待考。又一個是中國回教俱進會玉溪分會所記『新與河西紀聞』中所錄之本。這裏所發表的，是以白本作根據，分了段，加上標題和標點。白本有傳寫譌誤處，據玉溪本校正，不再一一註出。

白壽彝 一九五一年九月廿一日

〔建水回民檄文〕

蓋聞堯舜之世，殃民者誅；湯武之朝，不仁者伐。憶我回民，同具天良，素敦王化。自開皇以來，忠臣孝子，史不絕書，學士偉人，誌不一記。千百年食毛踐土，億萬姓守分安常，初未聞犯不韙以飛揚，敢作奸而背亂也。初入雲南，賽典赤豐功偉烈，績在古滇；哈元生駿業鴻猷，名垂青史。近則馬繼美之忠貞，遠則蘇樂相之名宦，誰非赤子？盡是干城。聖天子方用之不暇，豈滅之孔殷哉！

近有建水縣之黃鶴年、黃殿魁，以西莊之劣紳，蓄南面之異志，窺國家之多故，瞰全滇之無兵，結膠敦行，倪應謙爲狐羣，以施應貴、段朝煊爲狗黨，遂倡滅回之論，蠱惑愚民，假興漢之名，藐無君上。私通廠匪，納賄官紳，黃琮寶埒陰爲主謀，舒撫青藩公於偏袒。雖號令方申於大吏，殺機遍施於閭閻。始則屠殺省垣，繼而燒殺三迤。白叟黃童，捕魚者全無漏網；文員武弁，斬草者盡除根株。既害生靈，復殘枯骨；燬咸陽之王陵，掘羣節之古墓，尸橫郊野，慘極古今。西域之族類幾空，南滇之微生可憫。而撫署等荼毒施於民間，萋菲進於闕下，指鹿爲馬，誣回教爲叛逆，殺良冒功，調漢奸爲心腹。嗟乎，董卓雖凶，燃臍無自；朱雲已死，請劍者誰！

惟本局職居子弟，仇在父兄，傷同類之無辜，痛先人之罹難。臥薪嘗膽，志切報吳；乞食吹簫，意不忘楚。請司民之命，興仁義之師。旌旗舉處，神鬼皆驚；車馬臨時，山河震動。爰此檄文，遍告同志。只論良莠，何分回漢？受其殃者，莫存觀望；被其害者，志切同仇。至於義聞宣昭，共殲魁首；大兵所向，罔治脅從。倘能摧獻元凶，尤當厚

加優獎；若再互相比黨，勢必禍延炎崗。無昧先機，毋貽後悔。檄文到處，惟君子圖之。
此示。

五
塘
詩
草

『五塘詩草』是石屏許印芳底詩集，收他在道光戊申到光緒乙未年間的作品，共六卷。現在卷一和卷二中各選錄了三首詩。這三首詩和附註，說明了臨安廠客在咸豐六年以前的橫行，和在咸豐六年殘害臨安回民的情況，以及回龍回民反攻的勝利和漢族官紳對漢族人民也同樣虐待的實例。這些詩，在當時漢族士大夫著作中是少見的。

我們根據的，是光緒丁亥年的許氏家刻本。標點，是新加上的。

白壽彝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日北京

五塘詩草卷一

咸豐癸丑

客昆明作

故園歸未得，人事屢驚心。赤地無青草，孤城畏綠林。石屏頻年荒旱，縣匪時出劫掠。琴書客館靜，烽燧旅愁侵。不意鄉山外，紅塵戰日深。時官軍出勦東川土匪。

乙卯

卽事呈郡守方伯雄先生

怪哉鄉曲豪，兩手操兵刑。斧鉞及鞭箠，衡從任施行。請看采礦人，家居本編氓，有桑不務蠶，有田亦廢耕。自少習游惰，傲狠若性生。結黨號廠客，敵血固要盟。戎裝執戎器，擊鼓揚旆旌。占廠憑勢力，樹敵各聯營。爭奪啓邊釁，於法當重懲。歷官病貶竄，畏虎莫敢撓。隱忍示寬大，養癰患以成。狼子心在野，聚雲而散星。復讐語在口，意注百室盈。攻剽貴苟得，恩怨詎分明。巨室蒙嫁禍，老壯皆拘囹。敵扑逮斬磔，焚蕩室併傾。從佛問因果，愆謬誰糾繩？無辜告上下，癡聾誰爲聽？臨郡實淵藪，水石播惡名。府客大都籍隸臨，郡所屬建水石屏二邑，故官書斥爲臨匪。昔遇鷹擊吏，臨屬蒙自李台光諱格殺厲威棱。至今麟山下，骨枯血尙腥。羣兇負斗膽，性命毛髮輕。火烈撲細蛾，水濡奔長鯨。維公典斯郡，攬轡思澄清。願展將帥略，如漢虞升卿。參以隄黃治，歲歲歌太平。郡中舊俗，元夕兒歌，每句必

疊太平年三字。

秋盡書感

年年愁共秋來去，秋去今年愁尙留。才薄敢云天下小，洞深不向人前流。鶴驚寒露久棲籠，鷹感嚴霜誰下韉？
在野狐狸甚得意，跳梁一任東西遊。近日臨屏匪徒，出境滋事，無能控制者。

五塘詩草卷二

丙辰

夏日臨安紀亂二首

田夫駕牛耕綠野，驚見戈矛集林下。廠客千百半跨馬，云是來勦逆回者。回人謀逆詞原誣，爾曹作惡王法誅。我曹受誅留嗣續，若輩受誅應滅族。金銀礦廠開漢人，回人爭利逾卅年。我曹保廠多戰死，若輩安樂守鄉里。秀才讀書矜識字，不出戶知天下事。回人逆謀滿紙是，寄書我曹求芟薙。書來今歲春三月，滾單傳帖風火發。詞曰『合郡頓首白，我曹受誅若族滅。』田夫聞言田輟耕，客奪耕牛無敢爭。驅牛呵叱作怒聲，大霧一麾入郡城。是時官弁城門坐，戈矛都從頭上過。

四月晦日廠客來，翌日回人罹凶災。回人奔竄城不開，延頸受刃吁可哀。月前回人避禍，附鄰之家悉移城內，至是無一脫者。化身男子是禍胎，婦女唐突屠戮皆。書生乞命踰長街，頭隨哭聲落塵埃。乳媪流血屍橫階，嬰兒食乳猶在懷。怨氣鬱聚天陰霾，異事傳聞人疑猜。憑物寄形鬼守財，衣箱能言呼朋儕。蛾眉被虜仇讎倍，剪刀殺響何壯哉！公堂感激收羣骸，北郭掘坑壘壘埋。骨肉歸土心未灰，英靈合變興雲雷。回龍一戰山崩頽，暴客早已殲渠魁。爲首沐五代率衆進攻回龍，戰敗被殺。是日，大風雨。

營弁沈裕復駐防失營詩以誌之

瀝江北岸駐旌旗，武略人推沈慶之。牙爪自矜如虎母，頭顱翻送與豚兒。漢晉曰：「豬見兵威挫後終難振，凶饕張時衆不支。」一敗事皆歸瓦裂，羣公何策救邊危？是時同人聚保回籠，堅守不出。沈以爲怯，竟甚輕之。秦鎮府命也，兵防邊，而日敲擄，絕無戒備意。同人悉衆來攻，黃黃失措，遂至覆亡。官軍自此勢弱。同人四出燒殺，無敢當者，邊隅之禍劇矣。

丁巳

梁夫

梁夫守城堞，僵立象枯木。淒風苦雨中，有淚不敢哭。擊柝聲按節，代口鳴怨毒。晝日盡筋力，奔走謀餽粥。既昏便登陴，晝地若坐獄。夜闌降霜露，衣薄寒瑟縮。念彼富貴人，閤闔睡方熟。爾我皆王臣，視我如奴僕。挾我纓絛，保爾食梁肉。小過受鞭撻，微嫌被驅逐。不及馬牛羊，帖然牢內伏。意多懷憤懣，詞遂連謗譟。長老編戶籍，見輒怒以目。詎知定律令，督責由守牧。使民異使兵，貴直無貴曲。事事心置腹，庶幾聽約束。胡乃分畛域，私恩庇強族？或曰：「寓練營，或曰：「寓公局，勞逸勢懸殊，勞者豈甘服？何況勞者弊，貧窶兼笑獨，一身負百憂，恨不死溝瀆。性命等贅疣，寧復畏誅戮？」守堞分應爾，在彼爲苛酷。猾賊附回部，誘煽多反覆。梁夫慎守堞，勿招賊入屋。

新興河西紀聞

『新興河西紀聞』記雲南回民起義底原因，新興河西回民被迫害和起義底經過。這是中國回教俱進會玉溪分會給滇支部的一封信，恭楷寫在貢川紙上，共九葉，末有『玉溪縣回教俱進分會圖記』隸字陽文長條朱色章。原有分段，現照舊。原有斷句，今改爲標點。原末第三段後面，有建水回民檄文，因已另行著錄，現把它從文中刪去。這也是馬生鳳收藏的。標題是新加上去的。

白壽彝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新興河西紀聞〕

中國回教俱進會雲南玉溪分會 第一百四十八號

敬覆者：昨奉公函，飭查杜文秀事跡，並與杜同時之名人軼事。此係前清滇亂之情節，已無記載可考。謹就聞諸父老者，略爲陳之：

滇亂之時，一起於永昌，一起於石羊廠。永昌回漢失和，互鬪相殺，四十八晝夜。回民被漢族誅滅，靡有孑遺。杜文秀等逃出數人，問道赴京叩關。清朝命林則徐查辦永昌之案。林帶兵往永昌，至彌渡，有匪徒僞託回民，與林抵抗。林因疑回民作亂，將彌渡之回民殺戮罄盡，屍如山集（積），拋屍入於坑坎，名爲萬人坑，至今猶在。林則徐至永昌，將此案繚（牽）草完結，杜控未得達到目的，此杜文秀起事之緣因也。時有張正泰者，率衆數萬，倡議滅回。杜文秀始會和（合）回教各眼目，率衆往攻張正泰。張正泰被誅而卒，其衆亦歸投杜部。杜得衆愈盛，遂自號稱雄，站（踞）大理府城，命將出師征伐。所屬迤西各府廳州縣等地響應雲從。東西拓地，縱橫數千里。始命將征伐永昌，至大江橋敗績。後遣大邵督蔡七二率衆，由雲州繞道圍攻永昌，勦撫兼施，遂克永昌。於是定官制，其官則有所謂大家宰、司徒、司馬、司寇、司空、司政、司戎、司平、司疆、司麗、司定、司撫、司衡、司略等，均以大名也。此上等官也。有將軍、都督、將軍有加御者，如驃騎將軍、車騎將軍、威武將軍、揚威將軍。有翼長、先鋒等。文官則名之曰參軍，其治民也，無分漢回夷，一以公平處之。遺愛在民，故至今有稱道之者。社會

議事不合，則曰：『若在杜公，當不若是。』厥後兵多將廣，至同治七年，始命八大司率衆數十萬，圍攻省城。此其大略也。其詳細，迤西父老兄弟必有紀錄之者。

〔迤〕東之亂，則因石羊廠旺，回教多有辦廠者，臨安人強橫，爭尖霸洞，與回爲難。回民不服，雙方抵敵。初則回勝，後臨安人招集大股，將石羊廠馬龍兩廠之回民殺戮殆盡，竄擾至楚雄。楚雄回民不下數千戶，亦被臨安匪人殺戮罄盡。大府下滅回之命，其文書不列文字，祇繪鋤一把，草一蓬，示有斬草除根之意。各府州縣回民均被殺戮，省垣尤甚。幸而逃獲餘生者，亦陸續聚集。當斯時也，回民羣思報復，置死生於不顧，設局起義報復。出有檄文一張，係建水縣回教廩生李有成先生所作……

初，澂江人徐元吉率回衆至省，圍攻省城，意圖報復，不克，而元吉陣亡。次則有河西人馬永，率衆至省，圍攻省城。總督張亮基與之講和罷兵。斯時馬如龍率回衆至楚雄報復，攻破楚雄城，與迤西大都督蔡七二會約，全〔馬〕攻省城，蔡攻西北，戰勝則合而爲一。馬如龍遂整頓士卒，大股攻省，官兵不能抵禦。適新興人馬敏至省城，馬如龍留伊辦事，乃定條約，不准侵害良民。督撫派員出城，與馬敏相見。馬敏歷陳痛苦，與省中員紳辯駁至再，義憤得伸。乃勸馬如龍投誠，歸順朝廷。省中官紳即歡迎馬如龍進城，受官職，清朝授以臨元鎮總兵官，署雲南提督。馬如龍自投誠後，保舉宜良縣典史岑毓英陞署布政司，以辦滇中大事。此戊午、己未年間事也。

咸豐丙辰年之變，各州縣人心洶洶，互相猜忌。新興漢族與回民大有不能相安之勢。回民不敢先發難。延至六月，漢族率衆蜂擁而至，衆號十餘萬，圍攻九村回民，大有滅此朝食之勢。九村回民幸得天相，有馬敏

馬占春等調度，敵（匪）防抵禦。自夏至冬，戰無休息，互有死亡。至十二月間，清朝新授臨元鎮總兵官申有謀赴任，先至昆陽海口，與漢回解和。後至新興，與回漢解和。申大人至臨安，梁士美投之閒散，未得接印理事。九村首事馬敏等與漢族約，和漢安回，設立四鄉公局，治理上四鄉民情之事，舉漢回中之公正明決者董理之。漢回相安，兩無猜忌。己未之年，馬敏商之省城議會，先赴臨安與梁士美講和，勸其歸順。令漢族劉正先往，梁士美勢不能和。馬敏至建水縣地方，梁士美乃以兵戎相見。馬敏回至曲江管驛，染病而卒。其子馬魁，字聚五，子鼎父職，續理其事。當其時，臨安股匪到處騷擾，到州搶州，到縣搶縣。惟武舉馬凌漢能抵禦之，曾三次率衆至易門縣代所地方，擊退臨安股匪。匪由昆陽海口竄擾至省城，官兵不能出禦。馬凌漢率衆追至省城，股匪退至板橋搶擄。馬凌漢追攔板橋，拿獲匪首潘德，斬首示衆，匪衆四散潰逃。此馬凌漢率衆至省之緣因也。

咸豐庚申年，河西縣漢族以衆欺寡，倡議滅回。時有新興城內漢民一人姓王，其名忘却，難以補錄。寓河

〔西〕貿易，恨回輔漢，與同漢族率衆圍攻下回村寨。村首武進士田慶餘率衆回民與之抵抗，互相對壘。戰一對時，寡難敵衆，被漢族攻破下回村寨，被其殺戮，燒燬房廊。回民男婦被殺者三百餘人，田進士之父亦被殺在內。田公與回民等互相慘極，實深痛恨，很難報復，即將回衆家眷安頓在未害之村，大小東溝、納古、二營也。田公率領回民數十餘人，竄至新興，圍攻州城，捉拿王姓家小，圖報父讐。新興城被田公率衆攻破，蜂擁衝入，將漢族中污吏劣紳驅遣出城。田公署衙理事，安撫良民，逆者誅，順者從。在（再）不誣殺一人，以善治安。與漢回同處，管理下四鄉，係田公管理下四鄉之事也。馬聚五與漢回各紳並泰和、楊竹溪，管理上四鄉。馬聚五病卒，其子馬鳴鑾續理其事。至同治七年，杜文秀遣十八大司，率衆數十餘萬，圍攻省城，提督馬如龍力保省圍。

新興則有大司麗劉剛率衆數萬，侵擾九村及州城，均被脅從。署雲南中協鎮馬鳴鑾奉委來援，被圍於高家祠堂，支持月餘，身帶重傷，潛往安花身故。大府命鶴麗鎮總兵官田仲興督辦新興軍務。因馬鳴鑾支持月餘，田鎮始將下四鄉整理完善，未被燒殺。九村人探得省圍將解，專人赴省投誠。大司麗劉剛、馬驃騎、馬平樂、李在保、白正坤等五人出會田仲興，被害於大毛營。同治八年，馬如龍會合岑毓英各將士，將十八大司擊退，省圍已解。田仲興圍攻新興州城，累戰不克，將有潰散之勢，因告急於省。時總督劉嶽昭已進省，遂調提督馬如龍，會辦新興軍務。同治九年，馬如龍督師至新興，田仲興受砲傷身亡。田慶餘不願投誠，只想保守城池，被其手下人殺害，獻首於軍前，遂克復新興城。馬如龍將踞城之回民驅遣出城，不殺一人，遂召漢族歸業。此辛未年事也。自田公踞住州城，至此已歷十二年之久。於是岑公毓英率師克復潞江，遂圍曲江、管驛，未克。梁士美被其中表沈朝輔殺害。斯時，楊玉科攻大理，已將得手。岑公毓英遂捨去管驛而西上，管驛之事交與馬忠收復。此時東南已定，岑公遂專意攻西北。至杜文秀出會楊玉科，仰藥而死。大理克復，杜公家屬男則留生，女則盡節。視死如歸，杜誠一代偉人！其子充往黑龍江，不知下落。今則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無復種族之別，何有回漢之分哉？

（大中華民國（拾）十九年陽歷正月廿六日，玉溪縣回教俱進分會具。

曉諭滇垣紳民

「曉諭滇垣紳民」是我根據文告底內容，給它題的名字。發佈文告的人，是馬如龍，當時他還是國民義軍底領袖。這裏根據的，是馬福星抄本。民國二十一年，馬福星任羅川回教俱進會分部長，以他的抄本送交俱進會滇支部。民國二十八年，盧振明、周繼廉在一隻故紙箋裏檢得，給我。後來我分了段，加上標點，發表在我的「咸同滇變見聞錄」裏。

民國三十五年，友人吳乾就在文訊月刊新六號發表「咸同滇變見聞錄評正」，考出本文告底年代是在咸豐十三年。他說：「按文內云：『而省城三戰三敗，』當是咸豐十一年馬如龍第三次圍省時發佈的文告內又云：『爲此諭仰省垣紳士民人等，知本帥之提兵而來者，非與官民爲難也，爲何氏耳……爾城果開城迎接，網獻何氏，則官民同漢從此共敦和好……倘再附和何氏，抗拒大兵，城破之時，恐不能再分玉石也。省垣安危，在此一舉，惟智者裁之。切切特示。』發省垣曉諭。」可見這示諭著重對付何自清，而馬觀政「滇垣咸同十四年大禍記」第五節云：「如龍祕遣使入城，貼示於三牌坊曰：有能得林自清首者，按卽何自清，賞銀千金。自清疑有內應，大懼，遂要之銘，決意請和。」大概馬觀政所謂貼示於三牌坊的告示，就是這「發省垣曉諭」的文件了。」

〔曉諭垣紳民〕

爲伐罪弔民事：

竊念我滇回漢相安，數百餘年。自元明以及本朝，咸陽王之撫字，哈元生之武功，固不待言。而其中忠臣、義士、孝子、仁人，昭人耳目間者，亦指不勝屈。初何嘗有負滇人？亦何嘗有負朝廷？乃自丙辰年來，舒撫臺、潘臬司滅回於前，申有謨、何自清加厲於後，力阻和議，大起兵端，遂至回民遭冤，漢夷受害。數年以來，互相殘殺，干戈不息，仁人君子不忍見聞。不知者以爲回民之仇在漢，漢民之怨在回。誰知生靈塗炭，地方灰燼！其始固誤〔於〕舒撫潘臬，而流毒實由於何自清。夫何氏本黔驢口口之下流，作雞鳴狗盜之養子。始於董賢彌子爲進身，取悅當路；繼則呼建陽董卓爲阿父，辱及先人。此等異姓家奴，有何權術伎倆，倚之者不啻冰山。而漢夷附之不可破，何其惑也！夫何氏借滅回之虛名，啓漢夷之實禍。有十罪而無一功，請一一數之，惟高明察焉。

搆回漢釁端，致操戈同室，變起蕭牆。以同耕同井之人，盡成吳越；鄰里鄉黨之誼，無故干戈。玉石不分，良莠不問，我皇上一視同仁之謂何罪一。

阻國家議和，皇上主撫，督撫主和，而彼獨主戰。至天子不能移和事，太師率斬以謝金。秦晉之好不終，吳越之盟徒在一誤再誤。罪二。

殺朝廷之命官馬椿林（諭）遭其毒手，鄧爾恆死不甘心，易門縣受不白之冤，孫平山作無頭之鬼。狗

烹官府，雞割縉紳。〔對〕官紳如此，況其他乎？罪三。

驅百姓死戰，而無辜愚民盡遭鋒敵〔鎗〕，已屬可憐。迨兵練既潰，臨陣退縮者斬以殉難，無奈講和者，誣以叛逆。嗟呼！民也何辜，不死於戰，即死於退，即死於和。彼何人斯，而忍出此！罪四。

挑邊疆大釁，使國家前受制於江廣，後受制於黔苗，而又以滇中戎馬爲朝廷憂，以致國幣〔帑〕益空，兵力益絀。罪五。

括小民錢財，軍費不足，則加賦稅；賦稅不足，則抽釐金；釐金不足，則偏捐輸。以致猛虎傷人，哀鴻滿野，民窮財盡，產破家亡。斧敲斤斲，婦子之皮肉皆空；魚食鯨吞，蟻螻之微生可憫。罪六。

其行兵也，沿途需〔索〕，到處滋擾。油鹽柴草，糧秣夫役，格外之苛求不一而足。地方之供給稍遲，馬上之鞭撻立至。益之一紮營，則廬墓爲荒墟，一戰敗，則村落爲灰燼〔墟〕。罪七。

其賞罰也，是非倒置，黑白不分。所愛光九宗，所怒夷三族。貓三狗四之徒，皆顯秩，而有功者不賞；忠義良善之輩，皆枉死，而有罪者不誅。罪八。

其居官也，跋扈不臣，夜郎自大。督撫無權，提鎮拱手〔以謝金〕。始則挾制同僚，繼必上欺天子。前代山〔安〕祿山、李希烈、朱全忠之輩，何以異是？罪九。

其爲人也，聲色狗馬，晝夜荒淫，恆舞酣歌，習爲故事。剝小民之脂膏，恣弱〔老〕輩之嗜慾。罪十。

夫何氏雖有十罪，而能爲官紳士民全一城，保一命，殺一回，破一營，功尙足以掩罪。乃彼自用兵以來，自東而西，自南而北，今日失一州，明日失一縣，以致失鹽井者三，失富民者再，失祿豐者三次，失楚雄者七遭。羅

次、武定相繼被兵，嵩明、宜良更番被陷，呈貢、晉寧失守數次，安寧、易門敗亡幾回。兼以潞江之兵，狼狽而逃，昆陽之役，鼠竄而潰，而省城又復三戰三敗。何嘗挫回之一毫，而反殺漢者千萬。有罪而無功，所得不償所失。何氏誤國殃民，大抵如此。附和渠者，有何益哉？乃官紳士庶迷而不悟，受其蠱惑。因其一紙功牌，頻爲之出死力，或（感）於虛名，頓忘實害。致令壯者死疆場，老者死溝壑，生靈塗炭，地方灰燼，愚以（亦）甚矣！

爲此諭仰省垣紳士民人等，知本帥之提兵而來者，非與官民爲難也，爲何氏耳。爾等與其再從何氏，誤國殃民，何如共誅何氏，息事甯人？況何氏之於回也，不問良莠，概行屠殺。若本帥之於漢也，逆者勦，順者撫，凡投和者，卽秋毫無犯。各府廳州縣及省垣遠近俱有明徵。爾等果開城迎接，綢繆何氏，則官民回漢，從此共敦和好，永享昇平，上爲國家，下爲百姓，豈不善哉！倘再附和何氏，抗拒大兵，城破之時，恐不能再分玉石也。省垣安危，在此一舉，惟智者裁之！

切切特示！

（馬軍門如龍告示）發省垣曉諭

昭
魯
紀
聞

『昭魯紀聞』記昭通魯甸回民先後在咸豐六年及同治八年被迫害及反迫害的事略。作者率真子，有人說是馬安禮。馬德新底弟子馬安禮是自署爲『率真子』的，但這個率真子是否馬安禮，還待考證。

馬生鳳遺藏中，有本文原稿本。『咸同演變見聞錄』曾加上標點，分了段，發表出來。小標題是原稿有的，大標題原來沒有。『見聞錄』題作『昭魯變亂紀聞』，現把『變亂』兩字去掉。

白壽彝 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北京

〔昭魯紀聞〕

咸豐六年昭魯漢回互鬪原由

咸豐六年，昭有王四丫頭、李三札刀、陳毛紅，魯有邵戴暨曹夏二姓，暗中結盟漢族滅回，密布傳單。恰值魯屬之陶家灣人嫁女與威鳳稻田壩人爲妻。送親時，路過陳毛紅所住之布夏地界，被陳毛紅主繼伊手下之人，將婦女搶去，以羞辱之。回族以爲被辱不堪，遂齊團商議，以禮問陳毛紅。不料毛紅橫強，遂齊團與回族奮鬪。回族遂將毛紅等殺斃數人。其黨奔告昭通吳本府。吉鎮台到布夏看驗。漢回人民皆擁擠看望官長。彼時有昭城之賽老阿宏者，品學素著，漢回人民皆敬，揚言曰：『府鎮大人在此看驗死屍，爾等當速退開，不宜擁擠。』衆人聞言即退。府鎮驗畢轉昭，王四丫頭等擁衆逼迫府鎮速開城門滅回，首先誅戮賽老阿宏，誣爲回族匪首。伊等云：『若非回教匪首，何以府鎮驗屍時，一呼衆人即退？』不知衆人之退，一則是借府鎮之威，一則是尊師重道之意。可憐昭城內回衆被漢滅者，將近千家，只留余大老者一家，係與王四丫頭素深相契者。於是鄉間之漢族亦聚衆滅回族，回族亦竭力抵制，遂成互鬪之勢，彼此殺傷者不計其數。然而回族素性剛直，漢族素性陰險，串昭城府鎮，假意出示和息，哄鄉間回衆進昭城買賣，突然關城誅滅，不止一次。省垣各上峯聞知，遂派委賢良幹員汪道台到昭和息。從此漢回人民陸續相安，各安生計云。

同治八年昭魯漢回互鬪原因

同治年間，昭通之大關所屬有唐友耕者，原係無賴之徒，往來昭城，盜人財物，結黨成羣，爲鼠賊之首。鄉人呼伊爲唐小賊。昭郡各屬婦孺皆知。友耕盜得昭屬黑石凹之馬一匹，至大關城，與伊父牧養，放於大關城外坡上。不久被昭城外龍洞汛之回人貿易到大關城，看見黑石凹人所失之馬，轉家報告，因彼此係屬親誼，於是失馬之家，遂去大關城外坡上尋見所失之馬在坡上牧放，而放馬之人，卽是友耕之父。當時被失馬之人將友耕之父殺死，將馬牽回黑石凹。友耕不知何人殺死伊父，無着控告，況馬係盜來，只得夥串匪黨，逃竄四川，與痞匪鄧伯仁、李短答等，燒香結盟，擾亂川省。厥後見川軍勢衆，友耕遂殺黨首投官，遂得官職。陸續建功，至同治八年，官至四川提督。

正值杜文秀盤踞迤西，長毛下省城，滇中告急，清政府派友耕援滇。然雖如此，而滇垣尚有岑彥卿、馬雲峯二公以極力維持，聲名尙屬煊赫。友耕因出身低賤，不敢赴滇。率兵至昭，遂虎踞昭城，就便逗留報復，以雪伊父先年被殺之恨。於是勾結咸豐年間有夙恨，陳毛紅等之子孫餘黨，暗殺昭屬高松樹馬二先生之第四子。復暗約漢族，假回族之名，燒殺昭城外簸箕灣之漢族，揚言回教要造反。

彼時魯屬有李公者，諱本忠，甫實夫。賦性忠勇剛直，前曾蒙林撫台、岑彥卿藩台、馬雲峯軍門保奏，官至協鎮銜，儘先補用副將，受職昭威魯三屬總統，以鎮地方不法之徒。待漢與回，抑強扶弱，不分畛域，持平辦理，處之最公。見友耕勢必滅回，於是回衆皆大恐慌，請李公在魯屬桃園場開會，商議抵敵唐軍。不料友耕早已暗串昭之回族鎖朝陞、魯之阮國忠、威之馬富貴、馬輔之子孫餘黨，搶擄昭屬號貨，假名係李公使作，「搶得財物，方好造反」云云。李公驚慮，急遣部下領兵追還號上財物。正跟究間，詎意友耕遂下命令，軍圍李公，誣

以勾串杜逆。其時省城正危，何暇顧及昭魯？先是鎖朝陞、阮國忠、馬富貴、馬輔等擾亂昭魯，漢族李公奉上憲札諭，將四人誅戮，以消漢族之禍。所以四人之子孫餘黨乘間聯合友耕搶擄號貨，嫁禍與李公，以圖報復前恨。友耕始出示云：『盡勦回族，』繼云：『撫勦兼施，』遍處用人鼓吹。回族見友耕勢大兵強，於是團體陸續改（解）散，隨風倒浪，以致李公之親族朋友多投友耕。李公部下雖不少忠義之人，然唐軍太多，勢難抵敵。李公只得仰天大歎曰：『吾始因保護漢族，以誅回族之匪人而結仇。今因保護回族，以遭漢族之害，并遭回匪等之藉端報復。此不白之冤，惟一死以救萬衆而已。知我者，其造物之主宰乎？』遂遇害。於是好義之親族朋友，殉難者不下數百。後李公之第三子□□□爲前清二品銜，留川補習道員，民國之顧問官。四子□□□爲前清歲進士，其後裔之發展正未可限量。友耕之子孫今已漸次墮落。且友耕死時，係在席上忽然大叫數聲云：『某某等來拿我了！』口噴鮮血，自殺心窩，一倒而斃。由此觀之，李公之隱曲，有識者皆知其苦衷，其爲人賢不肖何如也！

總論

從來世道之隆污，在人心之善惡；人心之善惡，在公理之有無；公理之有無，在經書之通大義與否。中國漢族自三代而後，陸續尙於靈強，而於古昔經書之公理，大同之紀念，漸次湮沒不講。即講矣，而不通大義者頗多。在賢明之君臣人民，無敢議矣。至於昏庸之君臣人民，動輒自尊自大，以爲中國是我們漢族的國，其視外族，如節外之枝，可有可無，可棄可取。卽如對待回族，用着時取爲折衝禦侮，稍有不合，則曰『十回九好』，或曰『十回九反』，每每一人有過，株連同族。此中國漢族在專制時代之情形也。曾不思自盤古氏推究來，

古今全球的人原是共一箇祖人，有何猜嫌疑忌乎？所以中國的古聖賢說：『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民爲同胞，物爲同與。』『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曰：『東海有聖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洋西海北海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亦同也。推之千百世之上，以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焉，此心此理亦無不同。』此是何等心胸！何等度量！豈宜妄分畛域？

至於回族，原係唐貞觀時由土耳其請來保國，爾等（時）回族何等尊貴！因爲我們的穆聖道超德妙，神通感應，震動全球，所以回族教真，且英勇過人，投無不利。自到中國以來，文武兩途，代不乏人，而武功較多。厥後因散處各省，念經者墨守教規大綱，未得博覽土國之羣籍，將其經節目詳細解明，且拘拘滯滯，依傍爲生，毫無發展，漸致艱難者甚多。至於讀書，爲窮之一字所困，多數的人做不到，所以把一箇最真正闊大的教門，弄成一箇不回不儒的樣子。或不自見機，不自忍耐，不自奮發改良，反自相魚肉。或自己多事，或勾結外族，反對本教。種種背謬經旨，考究其原，總因缺乏教育。是以無智識無良心，誠爲可恥可憐可鄙可憫。昨甘肅回族被漢所傷，彼此情形大約如此。

今者民國肇造，五族共和，各教皆競爭改良。倘外族的人也來研究我們回族翻譯的經書，回族的人也真認講究儒家的道理，以及五洲全球之道德文章，功名經濟，彼此互相討論，共究其實，豈不將孔聖穆聖的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明心見性、復命歸真的道理，通盤合算，悟得澈底沈清，行得美滿完善？而一切猜嫌疑忌之事，自然不知不覺的消滅了，豈不成一箇大同的景象乎？果能如此，吾知盤古共祖必含笑九京也。

忙中草創，紹波覽罷，可轉呈瑞岐先生暨文部各位明公，討論修飾潤色爲幸。茲未另函，祈恕。

滇西變亂小史

『漢西變亂小史』記杜文秀和他的戰友們底故事。口述者和筆錄者，姓名都已不可考。民國二十八年，我從白孟愚處得到一個抄本。第二年，又見到馬生鳳遺藏的抄本。編『咸同滇變見聞錄』的時候，我根據白本，分了段，加上標點，發表出來。但後來發現白本底最末一段，脫了二十一個字。現在根據馬本補出來。

白壽彝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於北京

滇西變亂小史

石羊廠之起事因由，爲廠情太旺。當日五方雜聚，良莠不一。內有馬二花者，亦在辦廠，因與臨安人爭礦起釁，大起衝突。兩造之人越聚越多。馬二花之人勝，竟將臨安幫追逐到省，遂成反廠之案。妥福、妥壽等因陷於內，禍延迤東，遂成千古逆案。上司發兵進剿，馬二花與手下狡者遠逃未獲。

是時，永昌因栽秧唱曲，彼此鬪毆，回漢互相受傷者衆，具控有司，皆不得直，由此更加衝突。繼後，一夜之間，將永昌回族消滅三百餘戶。內有精壯者逃出，紮於猛廷寨。繼後，官兵到猛廷寨招撫，將回族安於官乃山居住。有司出示，准其各人變賣產業。殊三百餘戶回產田房，盡被漢人侵佔。杜文秀首先回籍賣產，竟被阻止。以下之人無家可歸，竟成游民。杜文秀來在順寧、蒙化之間，小本經營，買賣洋烟。越一載後，產業未得歸還。由北京控告，准奉諭旨，委雲貴總督林則徐親往勸辦。所有前站之牌，大書「南三哨則撫，北四哨盡剿」之牌。此道光二十八年事也。

風聲傳至永昌，永昌官民舉手無措。其時又出一人名某某，在地方中素性無賴，苛虐小民，見其地方之事情急，倡言於衆曰：「事急矣！如是地方能湊百萬資財，前往運動當道，能可轉禍爲福。」僉曰：「可。」彼卽帶此款項，招集四方打手，得六七十名，聚往彌渡之間，專候林制軍往彌渡之日，該等一時借賭（端）暴動。制軍差知縣二人前往彈壓，反將二人扣留。該打手假辦回民，自稱姓名某某。該無賴運動當道，面稟制軍，反說

回民橫惡多事。於是制軍大怒，將彌渡居民，不分好歹，誅滅殆盡。駐紮大理，辦永昌案，誣辦之人不下數千，流離失所者更甚。杜文秀見此情形，逃往四川成都縣躲避，年餘始行返滇。

咸豐三年間，鶴麗鎮標千總張正泰，奉調攻打江南。伊到彼處，見洪秀全軍威，兼佔去十一省之地，於是請假，回守汛地。

是年春操，大理城守營千總楊騰雲應操，箭不上靶。歷來例治，只有勒限，不意都司和鑑將楊騰雲千總取銷。冤無處訴，隱忍於心。後楊騰雲之生辰，和鑑反去拜壽，揣意找隙，於是和鑑始遇害。是時太和縣吳通稟誤傷在案，於是辦去兇手十餘人，了案。

咸豐四年，新任太和縣周某接任。每升糧，加銅錢二文。衆百姓不服。回漢聚在三塔寺數千人，每人拿鋤頭釘耙，將縣署六房典吏之家打濫而散。時雲南巡撫舒興阿蒞任，係陝西人，在陝西受過虧，到任後，通省行文，勦回民八百里。

杜君小史

永昌板橋街有一杜大鍋頭，以趕牲口爲業，係漢族。金雞村有一楊鍋頭，係回民，亦趕牲口爲業。二家往來緬甸貿易，均同鍋，日久遂成莫逆。杜大鍋頭生有四子，均已完配。時逢這年，第四子欲就自家牲口，同往緬地觀觀風土人情。父母力阻不聽，只好隨其同往一遊。殊才過界，杜四瘴瘧而亡，遺婦四月身孕。越百後，杜楊二人談論一切家務，杜曰：『可憐小兒亡去，遺此幼婦，兼又遺腹，年青居孀，實爲心中不忍。』楊曰：『弟有一

言，不敢出諸其口，恐兄怪其不然。」杜曰：「彼此知心朋友，有言即說，當行則行，不當行則止，何怪之有？」楊曰：「因兄提及一切家務，不忍四媳孀居，恰值小兒失家已久，此兄所深知，今欲將令四媳求與小兒爲配，不識可否？」杜曰：「汝子即吾子，有何不可，隨兄訂期。」於是楊處倩媒，定期成禮。

兩月後，生一子，人物俊秀，取名楊秀。入學讀書，聰穎過人，小考即列前茅。學政臨考，見文章異衆驚人，令其面試不謬，問其根據（甚），楊秀稟說遺腹情由。學院自思：「此人將來必成大器，若使出仕，功名必然顯耀。假使回族得志，拉連同教，定要佔去多數之官，莫若趁此，令其回宗，縱使日後得志，回族之人不能拉連矣。」於是呼楊秀曰：「本院見你文章秀美，應宜回宗，今日當堂替你更名杜文秀，本院收你作爲門生（使）各人勉勵。」楊秀恐前程有礙，聽之而已。是歲入庠，科試補廩。

此段小史，光緒初年永北關老鍋頭口述。

嘗永昌案發生，杜文秀京控，告准回籍。林制軍行抵彌渡，更變其案。杜文秀逃往四川成都躲避。聞聽此案肅清，始覓回滇。行至建昌，寓在西街臭水橋協興店內。不意途中勞頓，旅費用盡，一病打倒。幸店主母年高慈善，認真調理，兩月之久方始復元，又贈盤費回滇。杜君得志後，酬與店主萬金。時咸豐四年事也。

杜文秀轉滇時，地方多故，謠言洶洶，不敢覓回永昌，在雲州、蒙化之間小本營業。時榮軍門卸任，文提督接印不多日。時姚州小醜作亂，文提督親往彈壓，住紮姚州。各地文武（得）撫台舒興阿之文，勦回民八百里。張正泰招兵於鶴慶，蔡七二招兵於江迤，藍老陝、金喜、七倚謨、馬金保、杜文秀等結盟於蒙化。張正泰聘請四廬村武舉馬耀龍爲教師，招聚萬人，約期舉事。無如派款太重，百姓難以擔負。稟知鶴麗鎮，亦無可如何。官

紳商議，着馬耀龍刺殺張正泰。事機不密，反被正泰所覺，竟將四龐村回民殺戮殆盡。此咸豐五（六）年某月初一日事也。

初二日，太和縣毛傳集回族父老到衙，云：『爾等均是本縣良民，奈本縣官卑職小，難將爾等顧全。爾等同本縣去見府尊，可能有一解救之法。』聲隨淚下。於是父老同縣尊往見大理府唐惇培。唐府吩咐道：『漢族人初三迎團，出東門，進南門，本府不能挽回。爾衆去，預備去。』當即告辭出衙。滿街人言嘈雜。因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不過料理叉桿棍棒而已。

此言傳至摩應，有楊榮之父言及：『他們迎團，要過此村。若待晌午，人上幾千，一時難以備齊，只好傳板楠（榔）了。』買下檳榔數千口，團到之時，每人傳送一口。傳過多時，突被團中之一人詈曰：『爾等死在頭上，還要傳板楠（榔）！』一刀將楊榮之父殺死，又殺旁立二人。是時楊榮在永北清水驛開茶鋪。於是嘈雜不堪。回族青年尙在北城牆觀望，聞此凶耗，各奔回家，預備堵頭，不過棹几板片攔門而已。

漢人約定初五辰刻，城內城外一齊動手。文太太將中軍參將傳去，吩咐（附）云：『中軍官軍門不在衙中，做事你要斟酌！』中軍云：『稟明太太，算得漢人八十家滅回子一家，不過一盞茶時就了事。若懼衙門無兵保護，撥守兵六十名來保守。』不一時，兵已到齊。文太太吩咐（附）兵丁說：『他們回漢互鬪，與我武營無干。爾等每方牆子，站十五名。不論誰人，來扒牆子，才開槍打。若不來扒，不可開槍。』命將頭門緊關。回族這面找來三根龍竹，打通竹節，裝上火藥，外蒙紅布一疋，作爲大砲之形，一面派人（往）蒙化趕兵。

有呂藩者，住在豐城莊。聞此凶信，左右幾村回族尊他爲首佈置，願聽號令。呂藩曰：『既要我來佈置，須

依我言。」衆唯唯。藩曰：「大約初五黎明時，漢人要來奪村。附近漢人幾村，每一村發二人去，各帶火鑱、火石、引火之物。黎明時，渠等來奪本村時，聽本村馬蹄砲響，爾等分頭放火。火起後，繞道而回。」果被呂藩算定，正當〔漢人〕扒寨之時，大砲一響，各村火起。〔漢人〕由此瓦解，各奔回各村救火而散。

是日，城內漢民集合大團，約三四千人，立意屠盡城中回教。回教堵頭安在衙門口一個，塘子口一個，西門城樓一個。漢圍集衆來攻回衆，人少力弱，〔多〕要又要桿者，放羊鞭者，接手一戰，回難勝漢。西門回族逃難，過南門躲難，攜兒帶女，哭聲震地。回衆見此情形，刁〔挑〕選死士五六十人，不顧生死，將武營大庫佔來。守庫者老兵十餘名，着令各人將自己行頭拿去，「不能惹動你們。」大庫得後，取得火藥一點，春秋刀若干把，餘者不成用的營火鎗。於是有藥，放了竹砲幾砲。約來日接戰，蒙化接應。

蒙化回衆於初三日接趕兵之信。初四日各村在寺議決救援，所有青年留寺中歇宿，不準〔准〕回家，各備器械，不過桿子鋤耙而已，共得八九百人。舉馬天有衝鋒帶隊，舉藍金喜、七倚謨、馬金保輔佐中軍，舉馬三進士辦下關糧草事務，舉杜文秀掌黑令，定行軍律例，舉馬雲霄督隊，爲合後。初五日雞鳴時起行。卯刻已抵了口子。遙見關外之圍來，屠下關，營頭上小關邑等處紅旗業已進關。蒙化救援之兵已抵秧草塘，開號一呼進關。紅旗聞得回頭，見衝鋒者執定白旗，蜂湧而來。於是紅旗退出關外，奔逃。棧街居民逃盡無人。於是即得下關。營頭上之民間秧草塘開號之聲，見援兵已至，各家備下飯食點心。飯後，照冊點名，不見二人，跟尋追踪，有見各攜一包，由深長村去了。當即令人追回。輔佐中軍者問：「臨陣逃脫者該得何罪？」掌黑令者曰：「該斬！」即將二人取斬，宣佈罪狀。於是肅然，從此無人逃矣。著藍金喜留一百人，並營頭上小關邑之衆，紮黑龍

橋，收取各店鋪戶遺下之物，運進大理。佈置安妥後，一切軍隊急赴大理救援。行至七里橋，見上摩、小陽和漢團，屠滅五里橋，已經進村。於是用號一呼，將漢團斬去數十人，餘者逃竄。

城中自打過竹砲之後，得庫內之春秋刀等，精神百倍。城中作爲戰場，道台駭得舉手無措，不能移步。茶房報及『事急矣，某願揹負大人往民間躲避。』纔攆到街心，被人一刀將頭砍下。毛太和縣聞知西道身死，即刻墜巾而亡。衆人去找唐府，傳言業已墜巾而亡。殊不知活人裝於棺內，由船內划過海東而逃。

有一人名曰朱海，抬來營中之百仗機一門，交杜文秀收管。杜曰：『如此濫砲，有何用處？』有識者曰：『此爲百仗機。』有三個子筒未見，後由城守營小庫內找出。

張正泰將四廂村屠後，長驅直入。所有北鄉回民死傷不計其數。兵發到三塔寺住紮。此初二日事也。初三日，城中有一人，外號張毒藥，善於詞令，做得一張投誠往見張正泰，諛之曰：『大元帥前來安民，亦是爲國爲民。即四廂村馬耀龍等不忠於君，有應得之罪。大理之人回漢互鬪，並不與大元帥有其惡感。即大元帥之事成，當兵要人，務農要人。如大元帥准其投誠，老民回城佈置，三日之後將首要捆送來轅，聽憑發落，然後接大元帥進城安民。且三塔寺地處荒僻，不宜貴人所居，請移往喜洲。打往（住）三日，自當報命。』張正泰曰：『爾來說這些話，可是真誠？』張曰：『大元帥代（帶）甲數萬，猶如泰山壓卵。若有虛偽，城中又無兵卒，三日之後，若不照此應辦，恐（住）大元帥屠城，亦所甘願。』張正泰默思多時，始允移往喜洲。此初三日事也。初五日，蒙化兵到，由月街代往三塔寺一股，西門城樓一股，北門城樓一股，東門城樓一股。張正泰之兵全無紀律，三五十人一叢，或百十人一叢。城內以百仗機調之，砲傷數十人。一日之間，東北、西、一處打二三砲。蒙化兵在三

塔寺惡戰，傷損甚衆。次日，戰至辰刻，張兵敗北，脚跟脚，追出上關，於是閉關緊守。

初五日之戰事，漢人以爲算定八十家滅回族一家，故一時動手。四鄉漢人集聚，滅〔城〕中也。南方沿海一帶，滅豐城莊幾村也。上摩小陽和，滅五里橋也。關外一帶，滅下關營頭上也。張正泰大兵，滅上鄉也。一齊動作，使回教着（首）尾不能相顧。冥冥中有開解。張正泰進上關，沿途聽其蹂躪。如上新莊、美壩村、鵝郎哨、鵝鋪、喜洲、珂里莊、摩印，此上七村老幼，死者不計其數。鵝郎鋪回族無子遺矣！

封帥

大理之事初定，上下兩關備守，鄰近州縣之投誠也，各方英傑之士，輔佐也，楊榮之回榆，虎應龍之歸附，雖則如此，尙無頭序（緒），仍是藍金喜七倚謨、馬金保同掌大事，意見不和。藍金喜待下尅虐，軍心散亂。一日集於杜文秀處，衆曰：「初而彼此結盟，禍福同享。今已取有兩關之地，而下關取得各種資財，藍大爺據爲己有，全不分與衆，此項事件，於理不合。今來問明黑令官，是如何之安頓？不然，各自回家務農，僅藍某一入做去，大齊散去罷了。」文秀當即言曰：「大衆出力，同路眼見同甘共苦，言猶在耳。如今你們不必性急，自有一個商議，准於明日此刻來討回信。」衆曰：「諾。」於是杜文秀約定馬金保向藍言曰：「衆軍煩躁，聲稱起身之時共同甘苦，現在零碎支銷無着，十分困難。莫如將所得資財分散一點，以安衆心。」藍曰：「他亂儘他亂，他說儘他說，亂得到那裏去哩。」馬金保復進言曰：「大哥，話不是這等講。軍心煩躁，不過爲點小開銷。只要得地之時，何愁財帛？仍是將物件多少些分給一點爲是。」藍怒曰：「你會說你有，你去分給他們去！休再說！」

馬金保亦怒曰：『我有何消你說得我不有，才向你說。如此行爲，衆人散去而止。』藍大怒曰：『去去去！』馬杜回寓，想此事將來如何結果。

次日，衆人來問回信，二人將上項事說了。又道：『若我二人隨有一點，即要分與衆人。奈我二人，一物不有，衆人知悉，可奈何！』衆曰：『照二公心事，我等情願輔助。老陝不盡人情，走走！』不一時，衆來見馬杜二人云：『老藍做事，不盡人情，大衆將他刺殺，頭首在此。今日之事，聽憑二公發落。』有謀士某某數人云：『非是如此糊（胡）鬧。古語有云：龍無首則不行，鳥無翅則不飛。事已至此，務要立個頭腦，方有統率。爾衆人願舉何人爲首，當面舉來。』衆曰：『願舉杜五爺爲帥。』衆謀士曰：『爾等願舉杜五爺爲帥，馬金保大爺安於何地？』衆曰：『馬金保是掌結盟的帥，他不識字。杜文秀舉爲總統兵馬的帥，是他識字。』於是馬金保向杜文秀曰：『衆舉賢弟爲帥，你置兄於何地？』杜曰：『事出倉卒，意在衆人，非弟之望。兄若見諒，兄掌兵權，弟管民情，隨事望兄主裁，不知可否？』保曰：『似此可矣。』議決，次日大排隊伍教（校）軍場，拜杜文秀爲總統兵馬大元帥，尊馬金保爲總理行營軍務大司軍，楊榮爲彪旗大將軍，虎應龍爲前擬大將軍，馬天有爲前軍大將軍，馬雲霄爲輔軍大都督。其餘文職參軍、參謀、武職先鋒、領軍、翼長、幢（將）軍二百餘員，大行犒賞。行禮畢，請元帥暫住提署北花廳。

先是蒙化兵進城時，杜君派人守護提署，頭門插有白旗一桿，上書『不准閒人出入，不聽軍令者斬。』因此文太太全家未受驚嚇。當蒙兵到城時，一切中軍城守營及武弁均已逃散，無從可考。藍老陝被刺之後，七倚讓老大爺不知下落。杜君拜帥之後，接家眷暫住提署北花廳。文太太拜杜老太太爲義母，杜元帥拜文太太爲姊。文軍門生有

四子均在署，拜杜元帥爲舅父。草創初始，杜元帥差安人送文大少爺到姚州，與文軍門父子相見，兼有家信係（敘）一切起事根由。文軍門知家口無恙，撤兵進省。邈二年，杜君差人將文太太全家，由永北送到會理州回京。

蔡七二兵到順寧

蔡發春卽七二先時見永昌案如此冤屈，又見舒興阿有此勦滅回族八百里之公文，於是招聚精壯以自衛。由江迤招得壯丁八百人來到順寧，意要獨立一方。到順寧時，卽杜公成立之時也。

當下杜公聞信，專員前往迎接共事。見蔡歷陳杜公仰慕之情。蔡曰：「現在起事之秋，他鬧我的，我鬧我的。大丈夫縱橫天下，勝者王，敗者寇，何事甘居人下哉？汝回，上覆杜公，各事其事可也。」

使者回報。杜公集衆聚議曰：「蔡君不能共事，一者永昌仇忿不能報復，若將手下之兵發去，此處又空虛，將來蔡處又是一勁敵矣，諸公有何良策？」參謀某某進曰：「此事於蔡處，須要順說，看彼心中之欲，雙方將就，方可集事。某某與彼同鄉，着伊前往，看其如何？」杜公卽委令往說。

某言（說）蔡曰：「日前杜公專員來約君共事，無如未得宗旨，故使君見責。今日差某到來，請君之命。永昌之案發生時，是由漢人唱曲起點。一夜之間，滅我回族三百餘戶。繼後京控告準（准），國家委林則徐查辦。到彌渡時，漢人運動，永昌案顛倒黑白，又誣辦若干之人，波及連封。此事係君目覩者，刻下之事迅雷不及掩耳，趁其不備，應報永昌之仇。若是遲延，伊等各事備好，一時難攻。若省內發兵來打，那時欲進不能，欲退不能。」

師老則疲，疲則玩心生，不識將來如何結局。自古行兵者，詭道也。趁今一股銳氣，先取永昌，後克龍陵，緬甯、雲州、景東，轉取楚姚一帶，那時進則可攻，退則可守。今杜公舉君爲揚威大都督，提調西路軍務，再派能將數員聽其指導。君所言「大丈夫縱橫天下」之言，是自欺也。何也？君共有數百人，又無後繼，顧前失後，如何縱橫？請自三思。」蔡發春聞言，思想多時，曰：「子言甚善，我聽子，我聽子！」方接印綬。

杜公委征西前將軍馬玉林，不分晝夜，由永平進兵沾滄江。左廣將軍劉應貴爲合後，征西參軍趙運根，前軍大將軍駐紮順寧，爲救應。先鋒翼長三十餘員隨揚威大都督出征，勢如破竹。兵至北四哨，不分良賤，悉誅之。永昌府知府、旗員人投誠。杜文秀給與正（征）西大參軍印綬。永昌平。龍陵降。揚威大都督移師緬寧，受困於某某山。得前軍大將軍救應，緬寧平。

應龍小史

虎應龍者，昭通人，前同馬二花同事，卽後逃匿。杜公成立後，前來投誠，以戰功授前擬大將軍，領守永北。永北南路之季官團山附近十餘村無長流水，每逢栽秧之際，望雨灌田。若乾旱，難以栽插。居民苦之。公到任，察民瘼，知此情況，詢諸居民，言及山背後原有水源，流於期納。公親往勘驗，此山嶺厚處約有十餘里之遙，打一竄山洞，能可將水接來，灌放十餘村之田畝。兩面對挖，越一年餘，竟將山洞挖通。由水來的一面矮二丈五六尺，由季官後挖的一面高二丈五六尺，洞內可以行走得通。思欲再將高處挖矮，使水過來。正在興工，忽奉杜公調回，去打羊林。犯地名，於羊林出戰身故。

大理圍困之時，季官一帶之人念其恩德，以周福慶爲首，約得六十餘人，投在楊玉科營內，作衛隊。周福慶授六品軍功。承平後，此六十餘人請假回籍，將虎應龍之家口接到季官，供俸一年有餘。至今數十年來，提敘開山礮一事，鄉人咸稱贊焉。水雖未接來，愛民之心招（昭）著矣。

應貴小史

劉應貴者，永昌人。杜君成立之時，多立功績，授左廣將軍。因永昌一役，升大將軍。後晉升大司農，鎮守永北，接虎應龍之手。到任後，探得清時永北鎮中營衙門遺址，又將四面民居隙地，照時價買過手來，起建清真寺。係三轉五，用盡心力。計石脚入地內六尺，出地面八尺，頭一層石脚五尺厚，第二層石脚四尺厚，第三層石脚三尺厚，牆亦三尺厚。拉石頭之大水牛，拉死二百餘條。木料肥實，瓦係定做，底瓦每正印上一圓經字。自興工到出水，兩年方成，果是造成萬古不易之基。兩廂耳房，各大三間。同治十年戰敗無援，故於永北。

光緒初，張宗久署永北營參將，將清真寺改爲武廟。拆毀窰窩之際，房脊上現出大蛇一條，約三丈多長，踢死土匠二人，踢重傷者二人。繼後，張宗久勒一石碑，（稱）係伊手建云云。又將馬天神遺像抬來，安在南耳房。又將自己生像塑起，配於馬天神右邊。又將文傳號伸、陳傳號振探二人，塑成跼將。後有廣東人農得勝署永北營左軍，兼管中軍守備。到任後，做五月十三單刀會，調齊戲班，在武廟照壁搭戲台。不意前甬北邊柱子倒下，打着農得勝腰節骨，越十餘日亡故。自此武廟永遠不准演戲。後來武營內，將古時武廟遺址起建武侯祠，正殿南爲馬王廟，北爲馬公祠，將馬天神張宗久像移出。反正後，武廟改爲關岳廟，底瓦上所印經字，一概

仍在。

松泉小傳

馬爲龍，原名倫，蒙化燕旗廠人，中式道光乙酉選拔，聯捷舉人，任甘肅通渭縣知縣。生一子，名松泉，入邑庠。杜公時，授永平縣知事。時田進士上邇西取和。杜公招集會議，松泉曰：『旣楚雄以上，武職由杜公發放，文職由清廷發放，杜公授一世職，如此兵權在手，允和允和。』多官未及開言，老節臣、大黑龍二人叱曰：『殺官據城，罪犯不赦。清廷之事緩辦。再有言和者，斬！』松泉卽日辭職歸家，取和之事遂寢。月餘後，松泉在家被刺，覓凶手不得。松泉無子，生一女，適郡人馬俊卿。

捨身爲民

同治十一年冬月二十五日，晝中船會議。杜元帥坐中位，大黑龍坐左，老節臣坐右。北邊一排，大家宰馬伸山爲首，餘者軍機處略字大參軍文官三十餘員。南邊一排，大司衡楊榮爲首，武將二十餘員。

楊榮曰：『稟明大元帥，如今兵臨城下，將至濠邊，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如大元帥出城，顧其一切老小，留得油香根在，將來二十年後，墳上有人唸經搭救，還有一層希望。若命卑職決宜（一）死戰，卑職也是願意的。清朝的官，卑職殺過的紅藍頂子，要上幾斗筲羅。卑職死有餘辜，不過遲早一二日光景。若是決宜（二）死戰，敗一陣燒一陣房屋，敗一所燒一所，房屋燒盡，紅旗生打盡來，雞犬不留，以後墳上唸經種子俱無，死後仍是

沒有指望。請大元帥示下！」

杜公曰：「大司衡，你說的到是。若是決宜（一）死戰，將來雞犬不留，亦是實事。本帥出城，救其闕城老小。若紅旗進城，多少也要留得幾個油香根。是本帥一人前去顧衆。大司衡，本帥顧了百姓十八年，今日當着兩位師長，兩班文武，將全城百姓交代於你。好歹二字，滿城百姓同你考算。自今日起，無有本帥干涉。可是這樣？是不是？」

楊榮曰：「卑職甘願負擔。」

杜公曰：「既如此，重擔脫交與你，很好很好。明日辰時，本帥出城。」
文武散班。

孔雀膽

同治十一年冬月二十六日黎明時，杜公全家沐浴畢，請甘肅河州人馬老爸爸唸討白，臨危唸邦格。將所蓄孔雀宰了。孔雀膽，杜公掛在胸前。眼望全家服毒後，將有辰時，文武兩班送行。元帥陞大座，再囑大司衡：「滿城百姓交代與你了，本帥是去了。」楊榮曰：「大元帥寬心，勿以百姓爲念。」於是陞坐黃呢大轎，隨候者習經學生二人。文武兩班跪送，哭不成聲。

轎出大理北門，將孔雀膽慘（慘）以毒藥。轉到蘿蔔營城角東北，紅旗家來四個大班接轎，抬往下兌村，在南五里橋下首會楊玉科。杜公曰：「楊大人，本帥湊你成功，不干城中老小之事，你要另眼相看。」玉科曰：「大

元帥放心。此事皆因所逼而起，奏明皇上，總要分辨明白。」杜公曰：「勝者爲王敗者休，無有說的。」漸漸低頭於胸。玉科見此光景，連喊：「大元帥，你如何？你如何？」漸漸氣絕，正當午時也。玉科曰：「人死不能復生。」將首級取下，並將殉難二人取斬。三顆頭首，差弁飛送省城。三屍葬於下兌回族墳地內。送首級差弁到楚雄，遇岑宮保，驗明首級，葬於楚雄。

殺降卒

岑宮保到榆，未便進城，駐紮南五里橋。征西將士全數進城。次日下令，城內居民一概遷出洛陽，在北城門搜檢一切軍糧（械）。有令文武謝恩。「楊大司衡、小揚威、大家宰、馬龍旗等同到五里橋謝恩。」共十九人到五里橋，進一重門，關一重門，將十九人綑綁。有馬左衛叱曰：「楊榮早不聽吾之言，到今日你悔不悔！」于是皆被殺。臘月初十日事也。十一日卯刻，五里橋號砲一響，城內外老幼男婦一概被殺。壯年者，新雍頭的，卽是降卒，盡被殺。屍骨堆山，死者十餘萬衆，今洛陽村東有二「萬人堆」在焉。

今作大理志者，均一派浮文。有趙老先生解冤辯冤錄作證。

此集口述者，年已八十有九，筆記者年登七十，記憶不清。此不過頭尾實事。至于中間十八年典故，難以記憶。遇有高明知道者，再爲增補。集中字義不合者，尙望更正。

致杜文秀書

『致杜文秀書』是馬如龍降清後，在同治元年五月致杜文秀勸降的書。書中所稱『雲煥』是文秀底字。

何慧青在曲靖喻澄之家，見有本書抄本。民國二十五年，他在『逸經』文史半月刊發表『雲南杜文秀建國十八年之始末』，曾引有本文。現改正了原來的標點，分了段，收在這裏。

白壽彝 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日北京

〔致杜文秀書〕

雲煥大兄大人鑒迤西各執事閣下：

啓者：自丙辰構亂，干戈不息。數年以來，迤南、臨、沅、開、廣，屢次皆我穆民占上風，敵人未嘗稍或得利。惟潞江、迤東、昆陽，數被圍困。所以弟等與師往來援勦，三次圍省，無一重圍不帶兵汛掃解嚴，無一戰陣不親身披甲攻堅破敵。是迤東南雖未立號稱雄，緣人才缺乏，爲穆民大局計，尙能三次與攻省之師。夙聞貴境設爵稱尊，地廣兵強，因之每次發兵進省，卽乞貴境之師以爲羽書一至，定必東下，我兵得附驥尾，以成大功。乃接覆函，皆蒙許約定期大發，羽徒塞道而來。誰知屢次皆屬虛聲，並無一騎至省。緣此衆心解體，因於此次圍省之便，官民議和，覆查出自真誠，遂爾許諾。凡屬首領俱保予官職，各守舊地，於五月初一日奉旨允准。

歷觀屢代，惟清朝待民最優。各省每年皆能納潤，解赴京師，惟雲南尙須貼數十萬，凡政俱從寬大，此曠大之恩也。卽如此次滇南之景，亦非出自朝廷之意。試思各省回民皆得安然，豈有獨滅滇南之理？所以然者，俱由前官昧良，激成事變，而且報爲漢回構釁。今奏明因漢滅回，致起爭端，朝廷降旨招撫，官從和辦。當知順逆，是以從和辦理。現在我兵住省中，共萬餘人，上下相安，尙稱綏靖。

竊念穆民一家之誼，今兩迤議和，不遺迤西，是亦一家之誼。特令楊三兄到榆，面議一切機宜，實爲穆民大局，可知並無一毫傷害迤西之心。請閣下集執事再三籌畫，如以爲可，則照兩迤辦理，何處首領卽予何處

官職。異日之事，三迤同揆，兩迤失宜，則迤西亦同失宜；兩迤得宜，則迤西亦同得宜。和局一定，無論首領得免計議之勞，百姓亦安生涯之務，文無籌餉拮据之煩，武無披堅執銳之苦，共享安靜之福，昇平之休，何樂如之！如以和爲非，則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官處必發兵西向。此時兩迤既和，迤西孤立，前省〔軍〕西發，每爲東南所擾，故爾無功返。褚克昌纔出，而在雲縣者響應，田仲興方至，而守楚雄者復逃。若無迤南兵蹙其後，則迤西未可爲無事，其事未可知也。況刻下省垣無南顧之憂，官兵得專西伐之力，則迤西雖有數城之衆，恐難敵全省之師。爾時欲迤南赴援，弟等已授職官，宜報朝廷，必無赴救之理。在大丈夫，當以信義爲先。不然，我兵住省者萬餘，欲變爭立號，何爲不可？而一言許諾，九鼎是重，豈可反覆？則西事有警，又難顧私，爾時勿謂迤東南穆民誼薄也。

倘慮此時從和，有礙當日立王創霸之舉，若迤西果能開國稱尊，則天下穆民亦沾榮施，豈有不願，故爲泥止。不知自古帝王之興，有天命存焉。目下當知受職，則清朝在一日爲一日之臣。若誠有天命，自必生出機會，或改革易鼎，爾時再爲拓土開疆未晚。何者？蓋有天命，自不必然而然也。若無天命，而妄欲以人力地智術，取尊位，據疆土，勢必不能。而以今時論，我回之百戰百勝者，蓋以穆民之用兵，非存心爭名奪利，爲顧持教門，是以真主護佑。若閣下遂自詡人力可恃，何以符堅百萬勇悍兵致敗肥〔淝〕？水祿山千百隊曳落河，終覆邊巢？李闖擾破七省，皆歸淪亡？吳逆勾叛三藩，悉遭傾滅？此人力之不可恃也，明矣。若自謂地利可恃，隗囂九泥難塞崤函，袁紹建翎〔領〕，終失青冀；長江天塹，孫皓沉鐵鎖而北軍飛渡；陰平地險，鄧艾裹絮棉而西蜀陸沉。此地利不可恃也，明矣。若遂自信智術可取，孔明神機，無補成都之降；王猛善算，何救西秦之失？劉尋爲將，

致 杜 文 秀 書

十步九計，不保朱梁；范增算計，百無一失，奚救項楚？此智術之不可恃也，明矣。凡此往事，可爲殷鑒。弟反覆陳言者，亦以一方首領關係匪輕。凡舉動，功固大，責亦重，禍亦烈。一人之得失，千百萬之生民係焉，非可以大言歧晤，遂可了事。若因一人有壞穆民大局，弟雖不敏，亦不能從輕議之也。或和與否？立賜回音！

馬如龍頓首。同治元年五月初六日

覆
楊
振
鵬
書

『覆楊振鵬書』是同治元年五月，杜文秀拒絕和議的書。

本書，我見到兩個抄本：一個是羅川馬福星抄本，是民國二十八年盧振明、周繼廉，在昆明正義路禮拜寺底破紙箋裏檢得的。一個是曲靖喻澄之抄本，是何慧青在所著『雲南杜文秀建國十八年之始末』所引的。現在我們發表的，是以馬本作底本，並參照喻本校勘的。本文和圓括號內的大字，都是馬本原有。方括號中的字，是依喻本加上的。『咸同演變見聞錄』曾把本書分了段，加上標點，發表出來。

白壽彝 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日北京

〔覆楊振鵬書〕

楊三宗弟大人閣下：

月望四日，接展琅函，備言省垣議和情形，無非爲罷兵（朝廷）息民起見。夫罷兵誠是也，息民誠是也。但〔借和〕以罷之息之，在列公固別有高見，而自兄思之，似非萬全之策。何者？統大勢而論，〔有〕不〔可〕和者六。專迤〔西〕而論，有難於和者三。謹縷陳其害於左：

想滇南大事（勢），自興師以來，〔我等〕所踞地池不少，所戕官員甚多。而今竟轉和息，復予官職，是無異殺刺史〔者〕爲刺史，殺宰相者爲宰相。〔體制何存在？朝廷豈不慮貽笑於天下後世乎？〕推其心，不過因江南未靖，西洋復來，各省紛爭，天下鼎沸，暫爲緩此急彼。俟彼處稍定，必將舉全師以壓我境。迨至彼時，〔我兵已散，我將各離〕，始知朝廷包藏禍心，則謀不及施，勇不及逞，嗷嗷待斃，悔之晚矣。此不可和者一也。

數年以來，我兵到處殺其父母，奪其子女，擄其玉帛，焚其房屋。凡受害者，無不飲恨於心。所恃者，用威之後，繼之以恩。縱〔有〕一二不平之人，亦因兵權在我，一切精壯盡爲我用，彼卽恩逞〔技能〕，附和無人。若一從和，則精壯散，兵權分。不平之人於以將〔得〕計，暗中調爲，乘隙生變，以雪前恥，以報前仇。彼時外兵逼境，內患迭興，真使我輩手足無措，必將坐受其困矣。此不可和者二也。

當此時也，我以圖謀大事，〔施惠〕漢民，〔虛情〕假〔漸〕我〔民〕以仁，摩民以義，〔凡有騙策，莫不聽命〕。

則此時之民，無不視我爲父母，（即視彼爲仇讎，爲我驅策，無不聽命。）若（一從和，是爲朝廷之民，）歸之朝廷，彼又將視朝廷爲父母，視我爲兄弟。一旦有變，猶欲驅百姓以迫（逆）敵，則是驅兄弟以攻父母。有是事乎？有是理乎？況爲兄弟也者，勢必顧父母，以攻抗傲之兄弟；未有順弟兄，以攻恃怙之父母。此不可和者，三也。

若一從和，則半年兩載之後，或朝廷另委督撫，另委提鎮，來觀（運）視事。將（現）受其職者，調往別省。欲不從，則抗違君命；欲從之，則虎已離穴。當乎其際，勢必不從。不從，即叛矣。昔日之叛，實因滅回激成，猶可說也。後日之叛，必因違命而起，有何言哉？則是前日之誤，猶爲不誤；後日之誤，終爲大誤矣。此不可和者，四也。

天下穆民，本屬一家，何分低昂。今之所設都督、將軍、先鋒、統制等官，外雖各有官職，而內實顯持教門。所以遠近親友，無不樂從。若一受大清之職，則某也身榮貴顯，某也食貧居賤，富貴失望，貧賤攸分，人心含怨，勢必至操戈入室，同類相傷，禍有不可慘（勝）言者矣。想朝廷以和相議，以官相餌者，盡在此矣。此不可和者，五也。

抑或謂既受清職，權自我操，遠近親友，莫不尊親，豈不思曩日之督、提、鎮、州、縣、府、廳，實因滅回之故，遂至戕殺多員。彼朝廷命官，尙難免此，況由叛而得之官乎？異日人思報復，心懷不平，將謂我殺官而得官，彼又殺官而得官，（又何不可）乎？出乎爾，反乎爾，事有必至者矣。此不可和者，六也。

至若迤西，回之受職者數千，漢之受職者數萬。十（即）八（有）土司，俱各襲職。文則劃策，武則立功。三教同心，聯爲一體。縱不能遠期大成，亦可以偏安小就。效法南詔，歷年八百，揆諸時勢，差堪自信。若一從和，則回之受職者固無庸議，漢之受職者將置之於何地乎？富貴失望，貧賤交迫，勢必至操戈入室，同類相殘，禍有不

可勝言者矣。此難於和者，一也。

凡此舊官，秩然有序。〔若謂現在城池，即令〕守其土者，仍舊職守。我迤西官多地少，安彼則此怨，安此則彼怨。況此同僚，視如手足，一切英雄，素有大志，誓不願爲貪官所屈。若一從和，則〔各〕率兄弟，分別四方。昨接來函，傳集面諭〔諸〕無一應者。此難於和者，二也。

現在迤西邊患已息，內政就緒，府廳州縣安堵如常，士農工商各歸本業。同心捍衛，衆志成城。一聞講和，紛紛聚訟，情願敵氣〔憶〕不願從和。猶〔尤〕恐誤中奸計，別生事端，則已安之地，反遭蹂躪。揆之人情，〔和之一說〕不惟回不願，而漢更不願矣。此難於和者，三也。

以上數則，特兄愚見，辱蒙俯問，不敢不陳。不和亦道也。省垣之和，兄不敢非之。迤西之不和也，亦無妨〔煩〕相強。各守疆界，各行其是，乘此機會，罷兵息民，以仰副各公至意。二三年之後，如果和之有益，同歸於和，未爲晚也。如其和之無益，則同歸於不和，亦無不可。衆意已定，無煩尊駕到榆。即祈旋省，轉達把八現兄，統希見照，則迤西幸甚！滇南幸甚！恭請升安不一。

愚兄杜文秀寄。喻本作「宗兄杜雲煥頓首」〔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

管理軍政條例

『軍政管理條例』原載在馬生鳳『雲南回教紀錄』稿本第十一段底附錄裏。本文前，原題『杜文秀整頓帥府並規定各司及軍事上條例』，但本文內沒有說到各司，不知是否爲馬生鳳刪去。本文底公佈，據『紀錄』說，是在咸豐十一年。

這是關於回民起義軍組織紀律方面的重要史料。『咸豐演變見聞錄』曾按原來的分段，加上標點，發表出來。

〔管理軍政條例〕

關於帥府執行五條

✓一、帥府內須設見識宏大，老練謹慎官員數員，無論文武，凡有軍機大小事件，元帥傳集商酌，並先會議妥當，或可或否，請元帥鈞裁施行。

一、府、廳、州、縣及各鹽井各軍營解來銀兩，數有若干，先向銀庫掛號，交入上府。如銀庫支用，又向上府請領。一年至年終，銀庫共請領若干，共用出若干，銅錢若干，逐一造冊申報元帥。又將一年至年終所收各府、廳、州、縣、鹽井軍營解來銀兩若干，銀庫請領出費用銀若干，逐一核算，有無餘存，懸榜曉諭，並知會各處。

✓一、發兵征討各地方，一切軍餉銀牌各項，只准由統帶官請領，轉發應賞各官收存，以憑論功分賞。而各營帶兵官勿得亂來請領。卽有急需之處，亦只得向統帶官處稟明請領，以憑應用，勿得越稟帥轅。違者參處。

一、不論文員武職，稟見元帥，不准身帶佩刀。所有從人，只准在外伺候，不得隨同擁入。至見元帥時，將一切公文稟明後，卽便撤身辭退，勿得久坐閑談，論說是非，有失體制。違者參處。

✓一、保舉官員，須審查才能，酌量功勛。果然堪授此職，方可保舉前來。亦須循序漸進，勿得越級濫保。若有一不論才能功勛，或私自受賄，或親故濫行保舉，實屬不重名器。一經查覺，本人罷職，該保舉官濫保一員，降一級，二員降二級；如至十員以上，罷職。

△關於鎮守官吏執行十四條

一、府、廳、州、縣、地方，或遇文武同城鎮守，文則管理刑事，武則管理軍務。如有疑難事故，須知和衷共濟，妥商辦理，勿得各執意見，有誤事機。

一、凡一切錢糧課稅等項，一月造報帥府一次，一季彙解帥轅一次，以憑支發各處軍需，勿得隱匿，久停不解。（違者）一經查覺，少者降級，多者參處。

一、地方稅課，舊有例者，方准抽收，不得私加名目，妄自徵收。如土產等類，亦不准勒逼抽收。違者，一經查覺，小者記過，大者參處。

一、地方官租稅課錢糧，須從實開報。如有隱瞞不報，並未私吞者，自十兩至五十兩者，降一級；自五十兩以至一二百者，降二級，撤差。如已私吞，自十兩以至五十兩者，除追繳外，降二級；自五十兩至一二百者，除追繳外，罰一倍，罷職。

一、府、廳、州、縣、各衙內，不須多養閑人。至六房書吏，兩班差役，以及門房簽押各行，須擇忠厚明白者用之。一切猾吏，不准任用，以爲民害，並量其事之輕重勞逸，每月分別等第，給以工食，不准私索民間分文。如有私索一兩至五（十）兩者，杖一百，追贓；自十兩以至二十兩者，杖二百，追贓抄家；自二十兩以至五十兩者，擬絞，至一二百以上者，擬斬。

一、鎮守官，勿論文武，須以廉潔自持。若有私受賄者，未曾枉法，亦未曾壞事，自十兩以至五十兩以上者，追繳，倍罰，罷職；自五十兩以至百兩以上者，罷職，抄家；自百兩以至二百以上者，除追繳外，擬絞。如果枉法壞

事，自十兩以至百兩以上者，擬絞；自百兩以至二百兩以上者，除追繳外，擬斬。

一、地方私款向來未入公者，須查實開報。如內（向）屬苛派地方者，准給酌量豁免。如不在苛派之列，仍須報入公款。若有隱瞞不報及未曾壞事者，自十兩以至五十兩以上者，降一級；自五十兩以至一二百兩者，降二級，停委。如已吞，自十兩以至五十兩以上者，除追繳外，降二級，撤差；自五十兩以至一二百兩以上者，除追繳，倍罰，罷職。

一、鎮守官，勿論文武，府、廳、州、縣，每月支用錢文若干，須稟請批示，以便按數支用。如有多用至五十千者，除追賠外，記一過；多用至一（百）千以上者，降二級，撤差。

一、府、廳、州、縣，各郡地方，無論文武，或一員獨鎮一邑，或兩員同鎮一邑，須於地方選舉公正者管理，不論有職無職。若兩員同鎮，各舉二人，須先稟報存案。飭令管理一切錢糧稅課，各項銀錢，並支銷一切公用公費，須每月造冊稟報鎮守官吏，以便轉報來轅，稽查存案。如有私索賄亂等弊，自十兩以至五十兩以上，追賠外，杖七十，倍罰，撤差；自五十兩以至一百兩以上者，除追繳外，倍罰，杖一百，擬絞；自一百兩以至二百兩以上者，除追繳外，擬斬。如鎮守察覺，稟報來轅，該鎮守官免議。如未曾查出，或查出護庇不報，或經他事發覺，亦（抑）或經帥府查出，該鎮守官有稽查不嚴，記過，降一級。

一、文武官員，無論鎮守地方，或攻開地方，不准與百姓交易買賣牲畜什物等項。違者，降三級。倘有以官壓市，輕價估買，使百姓含冤不服，屢投屢反，一經查覺，不論大小官員，擬斬。

一、文武官員，無論鎮守地方，或攻開地方，不准估聚民間婦女，為妻作妾。違者，罷職。

一、地方婚姻、田土、含冤負屈、各項詞訟，如鎮守官不能秉公訊斷，亦不能按律懲究，或任意偏私，或徇情枉法，雖未受賄，亦屬有害地方，准許地方百姓來轅上訴。果有偏私徇情等弊，一案記一過，兩案記一大過，三案降一級撤委。

一、地方有妨害弊端，如鎮守官不能革除，使百姓永久受害，無生活之日，該鎮守官實屬尸位素餐，有違上府體恤百姓之致（三）意。一經查覺，或被百姓上訴，記大過一次。若再革去，降一級撤委。

一、鎮守官如能為地方興利除弊，使百姓有益無害，共享甘苦，並恪守以上條諭，不負元帥差委者，每年記大功一次，二年記大功二次，三年加陞。

△關於軍令執行二十八條

一、發兵征討地方，須委統帶官一員，即如元帥親臨。所有各將官，無論何職，務須聽號令，勿得違抗。如違，准管帶官按所訂軍令認真懲辦，而統帶官亦須秉公提調，量能委派，不得於所喜之人委以平順之事故，意使之成功，亦不得於所惡之人，委以兇險之事，故意使之獲罪。如違，實屬存心偏袒，有負委託至意，應參處擊問。

一、各將官奉統帶官差委，或出紮先鋒營，或出外巡風，或攻打接應，或接應子藥糧草等項，務須札到即行，勿得抗拗推諉。如違，無害於事，罷職；有害於事，擬斬。

一、發兵征討賊匪，勿論何員，統帶官所請賞號銀兩銀牌什物各項，須擇委公正廉明幹員，以兩員隨營管理。如官兵有功者，或應賞銀牌，或應賞銀兩以及什物，亦或負傷官兵應賞藥料銀兩等項，由統帶官酌定。

數目給飛，向該管官處請領。該管官須問明給賞原因，登明簿記，俟凱旋之日造冊呈報，以憑核算，懸榜曉諭。

✓ 一、將官奉委出紮先鋒營，被敵人圍攻，由卯至戌，而無援應，或堅守數日而無救援，亦或營中子藥糧米缺欠，水道被阻，一旦失守，免議，仍飭隨營立功。如子藥等項不缺，不待援應兵至，倏然退讓，無害於事，帶兵官杖一百，罷職，仍飭隨營立功贖罪，其餘將官分別議處。如係緊要營壘，有關大局，無故退讓，以有害大局論，帶兵官斬首示衆，其餘將官概行罷職。

一、帶兵官發給賞號，須論功大小，秉公賞給。如有徇私偏賞，以及挾仇不賞等弊，一經查覺，降一級。至該管獎賞官員，如有私吞或與統帶官串弊（通）鯨吞等弊，一經查覺，分別治罪。自十兩以至五十兩者，除追繳外，罷職；自五十兩至一百以上者，擬斬。

✓ 一、將官奉札調遣，札上限定日期，須按期立至。如違期不到，無害於事，違一日，降一級；違至兩三日者，罷職。如札委攻打接應，或援應別處，達時不至，使營壘失守，有害大事，帶兵官斬首，其餘罷職。

✓ 一、帶兵官奉委紮營，被敵人圍攻，勢至危急，不能堅守，意欲退讓。其餘將官嚴督兵丁努力保守不讓，保全營盤。無論先鋒翼長等職，准其越級加陞，帶兵官罷職。

一、帶兵官攻打敵人營盤，無論將官兵丁，如有奮勇立功，帶兵官須認真詳報。若隱瞞不報，使衆兵生怨，查覺，帶兵官降一級。如官兵本屬無功，而帶兵官或因親故，冒報有功，希圖獎慰，查覺，降一級。

一、帶兵官攻破城池村寨，所得銀錢貨物多寡，無論銀錢在數百數千數萬，貨物至十駄百駄千駄，須稟報統帶官歸入大公，以充軍需。對於稟報官兵，量銀貨多寡獎賞。若官兵不報，私自瓜分，或以多報少，一經查

覺，除追繳外，官責五十軍棍，兵責一百，插耳遊街，倘若官已報入公，而統帶官又私自肥己，不報帥轅，或以多報少等弊，一經查覺，自五十以上至一百者，降一級；自一百至二百以上者，除追繳外，倍罰，罷職。

一、帶兵官攻開城鎮村莊，但得糧草，必須稟報統帶官查封，毋得踐踏焚化。〔違者〕一經查覺，官則罷職，兵則插耳遊營。

一、帶兵官攻破城池營壘，所得子藥硝磺軍需等項，必須稟報統帶官，運入大營保存。對於稟報官兵，量所得多少，以便獎賞。倘若不報，任意踐踏焚燒，一經查覺，官則罷職，兵則插耳示衆。

一、帶兵官攻破城池，三日內招撫流離，不准姦淫搶擄，焚燒民房，亦不准擅自殺人，藉故復仇等情。〔違者〕一經查覺，不論官兵，按軍法斬首。

一、帶兵官經過投誠地方，如有搶入村寨，妄動一草一木，姦淫嚇詐等情，查出，不論官兵，均梟首示衆。

一、帶兵官發兵征討地方，必須隨地辦糧，派錢糧官二三員，管理糧草收支等事。如有盜賣踐踏等情，該管糧官應得斬罪。至於各營有冒支多領，盜賣糧草等弊，亦應得斬罪。

一、帶兵官凡遇敵人前來投誠，不論何營官兵相遇，須稟明統帶官，問明虛實，毋得阻攔驚嚇妄殺。違者梟首。

一、帶兵官攻破緊要營壘一座，統帶官獎銀百兩，加陞。其餘官兵，論功大小獎賞。帶兵官給銀百兩，大小兵丁均論陞賞。

一、帶兵官對敵陣亡，每兵卹賞銀五十兩，官則分品級高下，從優撫卹。負傷官兵由統帶官派員查驗，果

係頭部血傷，重則賞銀三十兩，輕則賞銀二十兩，各記一功。若是退縮背傷，勿論受傷輕重，概賞錢三千文。

一、帶兵官不論何職，應帶兵若干，須先事稟請元帥核示分撥，毋得擅自調用。若事處緊急，有刻不容緩之勢，准先調後稟。如違，參處拏問。

一、軍官犯令，不論官階大小，輕則由統帶官按軍法治罪，重者稟請元帥鈞裁施行。若是兵丁犯法，輕則由帶兵官分別懲究，重則稟請統帶官嚴辦。

一、文武官鎮守地方，出陣防敵，須先稟元帥調遣，不得借故覓回，亦不得借端請假。若請假，須待回文批准，然後離職。若不待回文准否，擅自覓回，如無害於事，罷職；如去後，地方生變，營壘有失者，立即梟首示衆。

一、帶隊各軍官及大小兵丁，設有緊急事務，請假回籍，須向統帶官請假，俟批准方得回家。若係不准，私行者，官則罷職，兵則斬首。

一、帶兵官沿途需用夫役，帶兵一百名，准其用夫二十名；每千名，准其用夫二百名。而帶兵官務須將所管兵丁，共有若干，從實造冊呈報統帶官，以便沿途按數派夫。如有不遵軍令，多用至十名或二十名，或經地方官稟報，或被人民具控，統帶官降一級，其餘軍官罷職，兵丁首惡者擬斬。所有軍裝、大砲、鋪蓋、子藥、用夫抬送，其餘槍刀杖矛，必須各人佩帶，不准離身。若帶兵官放縱不問，任其行動者，官罷職，兵丁分別擬斬。

一、軍官兵丁，如遇對敵交鋒，破獲首級，奪獲旗幟，捨身撲柵，抵住敵人，應着統帶官查明，官則加陞，兵則授職，不論資格，只論勇敢。

一、帶兵官攻奪城池地方，無論官兵，分作三股或四股下壩。頭一股逼近省（城）垣，而他股不到者，住紮

三日而他股不續進〔者〕實屬害於大事，帶兵官罷職，其餘軍官降級。

一、帶兵官辦理招撫、捐輸、投誠，各軍官必須遵統帶官酌數分派，不得各逞意見。受民私賄者，查明斬首。

✓ 一、帶兵官出陣，必須官兵平分兩半，一半守營，一半出陣。若遇戰敗，統帶官不督隊降二級。如統帶官奮勇爭先，而各軍官畏縮退後，恐遭不測〔以致〕尸首暴露〔者〕，不論大小，官兵立即正法。至將軍、都督、都指揮、都尉、監尉、校尉、翼長，以及先鋒、忠翊衛、驍衛、都統制，恐領兵上陣，有負傷捐軀，以及拋去尸首不願者，擬斬。

一、文武軍官，爲數較多，難以枚舉。如不在陣前，砍得首級，奪獲旗幟，不能加陞官職。若破開營壘，砍獲首級三顆者，記功一次。倘能擠紮營壘於敵人後方者，或截住敵人營盤者，不論何官，按功升賞。

一、兩軍對敵，須先分別明白，不准希圖升賞，將我兵之首級砍取來營領賞。查覺，不論官兵，均梟首示衆。

關於行營執行二十三條

- 一、族分三教，各有根本，各行其是。既同營幹事，均宜一視同仁，不准互相凌虐。違者，不拘官兵，從重治罪。
- 一、軍官不論官職大小，有隨營効力，不辭勞苦者，論功獎賞。
- 一、官兵攻破城池營壘，但獲有軍用物品，毋得擅行毀壞，亦不准私買盜賣。違者，治罪。
- 一、軍官奉委帶兵，攻取地方，但得公款，不准隱瞞肥己。如違，擊問治罪。
- 一、軍官所過地方，有毀拆廟宇，擾害民房者，斬。
- 一、統帶官以下，不遵軍令，擅敢私樹黨羽，動輒恃強鬥龍，點隊鬧事，倡首者斬。
- 一、軍營中有私議軍情，妄造謠言，播弄是非，慢散軍心者，查出立斬。

立斬。

- 一、兵丁有口角爭執，妄動軍器，傷人見血者，立斬。
- 一、兵丁有無故下鄉，滋擾良民者，從重治罪。
- 一、兵丁有盜賣糧草軍裝者，斬。
- 一、官兵有臨陣退縮，擅離營壘，私逃外面者，斬。
- 一、官兵有（如）經過文武廟宇，不准駐紮，違者，治罪。
- 一、官兵若有以下犯上者，立斬。
- 一、官兵若有以上凌下者，從重治罪。
- 一、兵丁有縱放牲口，踐踏田間糧食，或事出無意，將牲口充公，人治罪。若係故意縱放牲畜，踐踏田禾者，立斬。
- 一、官兵有強買估賣者，從重究懲。
- 一、官兵若有縱放兵丁，沿途拉夫者，立斬。
- 一、官兵若有倚勢佔姦，強奪民女爲妻者，立斬。
- 一、官兵酗酒賭博，妄生事故者，從重治罪。
- 一、營中有出入口令，言語宜輕，如有大驚小怪，有害於軍事者，斬。
- 一、兵行在道，有隊伍不齊，致誤軍機者，帶兵官革職問罪。
- 一、帶兵官，有勒扣兵餉者，斬。

一、帶兵官有私通敵人，按兵不動者，立斬。

帥府佈告

本，『帥府佈告』是同治六年杜文秀派軍進攻昆明時的佈告。原載馬生鳳『雲南回教紀錄』稿本，『咸同滇變見聞錄』曾加上了標點，發表出來。

白壽彝 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日北京

〔帥府佈告〕

竊聞文能安邦，武將定國，五帝憑禮樂而有封疆，三王用征伐而定天下。事分順逆，人能（有）良能。此次出師，純爲滿人奪我中夏，主政二百餘年，視人民如牛馬，以姓（性）命如草木，傷我同胞，滅我回族，是以用彰天討，罪有應得。今統十萬之衆，假以北（東）伐。凡大兵所到時，但有錢糧軍器馬匹夫役，一律應付。倘有抗令不遵，仍蹈前車（轍），大兵一至，螻蟻不存。故茲佈告，宜（各）凜遵。

誓

師

文

『誓師文』是同治六年杜文秀派軍進攻昆明時的文件。原載馬生鳳『雲南回教紀錄』稿本。
『咸同演變見聞錄』曾加上了標點，分了段，發表出來。

白壽彝 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日北京

〔誓師文〕

此次出師，本爲興漢，戒勿濫殺。如臨其境，如遇其民，各當發明宗旨。但得漢回一心，以雪國恥，是爲至要。統兵官等須知仁義之師，以道德爲甲冑，以親愛爲戈矛，以相應爲攻擊。

我軍有三事焉：始則鋤滿，次則拊漢，三則除奸。而彼軍反對，然後戈矛相見。彼殺我先殺，彼止我先止。戰勝攻取之際，毋肆擄掠，毋貪財貨，毋凌婦女。遇官吏頑梗不服者，殺之。良善被挾者，撫之。諸惡元兇，法所必誅，嚴加懲辦，理宜不赦。

興師檄文

『興師檄文』是杜文秀在同治六年派軍攻進攻昆明時的文件。這裏根據的，是穆本義在民國十九年的抄本。這是盧振明、周繼廉在昆明正義路禮拜寺底一個破紙篋裏檢得的。『咸同滇變見聞錄』曾把這個文件，分了段，加上標點，發表出來。

白壽彝 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日於北京

〔興師檄文〕

總統兵馬大元帥杜，爲興師五路，收復全滇，除殘暴以安良善事：

竊思滇南一省，回漢夷三教雜處，已千百年矣。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何嘗有畛域之分？慨自滿清僭位以來，虐我人民二百年餘（於茲矣）。妖官偏袒爲計，石羊起衅，池魚皆殃；強者逞鴟張之威，弱者無鼠竄之地。爾時百姓危若倒懸，可惡妖官（猶）安（猶）然高枕，置蒼生亦（於）不問，棄黎庶其如遺。甚至漢強則助漢以殺回，回強則助回以殺漢，民不聊生，人心思亂。

本帥目擊時艱，念闕民寔（實），不忍無辜之回爲漢所殺，更不忍無辜之漢被回所傷。爰舉義師，以清妖孽。志在救劫救民，心存安回安漢。至大事之圖成，惟天命之是聽。無知妖官窮謀詭計，倒行逆施，殺協鎮者封以協鎮，殺都遊者授以都遊。高明退身，庸愚墮計。始也助漢以殺回，今也助回以殺漢，繼也助漢以殺漢，今則助回以殺回。鴻溝之血未乾，烏合之師突至；妄思螳臂以當車，奚啻雞卵之擊石。

今者小計略施，月奏三捷；雄師半出，功收數城。然妖官未除，禍根猶在；全滇不取，億兆難安。況乎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用是師興虎隊，將選龍驤，糧運千倉，餉籌百萬，槍砲再（在）其前，弓弩列于後，長矛伏中，短刀相接，分五路以並進，效一怒而安民。劍戟橫空，勝氣騰雲，千里旌旗蔽日，威鎮雷動九天。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

凡爾城鄉紳耆，遠近士民，達務知時，不乏俊傑，轉禍爲福，定有同心。或率衆而來歸，或開門而効順，定當量才而錄用，不別戶而分門。自此烽煙永靖，同登衽席之安；如其天命有歸，共成王霸之業。豈不樂哉！豈不快哉！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機，行將後悔。況天命人心，去之久矣，縱背城航海，亦奚以爲！檄文到日，凜遵勿違！

此檄。

重修趙州城碑記

『重修趙州城碑記』是杜文秀底總理內閣軍機大家宰馬仲山在同治六年丁卯作的。原石在鳳儀縣城文昌宮內，是杜文秀義軍僅有的遺留文物之一。

這裏發表的，是根據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大理下關出版的『戰時滇西回教月刊』內，金達真『讀杜文秀部將馬德才重修趙州城碑記感言』一文內所引的碑記全文。據金達真說，這是李希泌抄給他的。

重修趙州城碑記

嘗思禹王作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故後之知兵者，無不修完城郭，爲戰守備。誠以城也者，設險以固國，禦暴以安民也。

我趙州，古昆陽國地。至漢爲益州郡。唐時，蒙氏置趙州賧，尋改爲趙郡。段氏改爲天水郡。元改趙州，隸於大理。明因之。弘治二年，城鳳儀山下，浴龍盤於左，臥麟峙於右，面文山，環羅水，實西北之通衢，爲襟榆之門戶。考之輿圖，畿南趙州爲古趙國，素稱扼要。我郡形勢又何讓焉。奈城郭之建，代遠年湮，雉堞圯毀，牆垣崩頽，其險莫禦。何以固國？何以保民？登探者以爲歎。

我大元帥奮起西南，建邦蒼洱。凡屬固國保民之所，無不發帑以修。且甲子秋，大司徒馬以帥主之命，試於是邦，德及信敷，人和政暇，常徘徊此城，有重修之舉。但管子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城。』趙州舊址稍爲充闊，大司徒因地制宜，於北方歛狹數丈，其餘仍因舊制，備其守也。四城樓外，間修砲台，鑿橫直砲眼，便於戰也。于命參軍彭維新總理其事，維持清真都掌教羅萬實、參軍楊啓元、觀察使馬崑山、馬萬金、參謀楊煒、承審司馬鳳章及五門官紳等，分任監修。鳩工運石，庶民子來，不崇朝而城功告成。但見礪山帶河，險無殊於玉壁；增陴聯堞，攻何慮乎雲梯。昔桓公應召陵之上，築城於鄭，終以畏服楚人。樊侯奉宣王之命，築城於齊，卒以中興周室。大司徒殆有見及此乎？其固國保民之功，宜與斯城永垂不朽。因承命而爲之記。

並以頌其德政云。

鎮守趙州總理行營軍務，大司徒馬德才俊升氏重修。
總理內閣軍機，大冢宰郡人馬仲山宣侯甫拜撰並書。

丁卯年孟秋月上浣吉旦

覆大司衡楊榮等書

『覆大司衡楊榮等書』是馬如龍在同治七年昆明被義軍包圍後，拒絕楊榮等招降的書。所以書中有『飭弟作速歸來，勿庸聽宵小之言而自誤』的話。同時，馬如龍作同一書中，又反過來對楊榮等加以多方的誘惑。

這是根據馬福星抄本，是盧振明、周繼廉於民國二十八年在昆明正義路禮拜寺一隻故紙篋裏檢得的抄本。原件無標題，開頭一行是：

衡政大兄大人閣下
閱

衡當是杜文秀領導下的大司衡楊榮，政是大司政劉仁，閱當是『闕』字之誤，是大司闕馬旭。在包圍昆明的戰役中，他三個人是參加了的。『咸同演變見聞錄』發表本文時，曾以『馬如龍覆大司衡楊榮等書』作標題，現在也還大體上用這個標題。標點分段，也大體上是『見聞錄』底老樣子。

〔覆大司衡楊榮等書〕

衡政、閱（圖）大兄大人閣下：

覆啓者：昨日接獲來函，備悉種切矣。想閣下自言賦性梗直，是則是，非則非，此則正與弟賦性相同也。曷勝欣慰！

然自來梗直之人，有是處，人順之而已，必不喜；有非處，人正人（之）而已，必不怒。弟生平喜言（己）之不是，又喜正人之不是，以同歸於是。今日者迴環閣下之言，句句可圈，節節可誦，令人想見英雄邁衆氣象，殊覺無不是之可正。茲以「作速歸來」一語，是（足）見愛我之深也。意非不美，而惜也。大清二百餘年以來，十八省回民無不共受生成，豈獨我滇爲然。卽以我滇而論，食毛踐土之恩，自祖及孫，受之者已非一日矣。豈以祖父可以爲大清之民，我輩欲從而改之，以自居於不忠不孝之流？且各省回衆俱已翕然而（向）化，則雖我滇全行抗傲，亦不過自安於化外之人而已，於朝廷何傷？於我教何益？況我大清盡皆聖主，其保我教之恩德更有超出於他朝者。朱椿妄奏我教天經中四十一條，皆被駁斥而不准，又復加以美名，回（曲）爲保護。設使當日稍有貶抑，其禍已非小可矣。是我回之教，自我清而始彰，亦自我清而始定，則不敢（可）（謂）朝廷之不厚待我教也。且朝廷文武兩途，回漢並用。如大理一帶，我教沐皇恩而得登進者，代不乏人。至一切服疇食德，樂其樂，利其利，其餘留於我教，更不少也。

丙辰起事，賊官與滅回之舉，朝廷實所不知。苟欲借事以誣朝廷，則負心實甚。當時弟亦不知有朝廷也，但覺義不容辭。才力不及，亦不能勉強出頭，召集四方英俊，爲我教興兵報仇。所以滅回之地，雖犬不留，和回之地，寸草不動，仇其所當仇，赦其所當赦，總求我回死在（者）得以瞑目，生者得以甘心而後已。並不敢因此稱王稱帝，與朝廷爲敵，但冀從此可爲朝廷除賊官，可爲朝廷保良回。一撫則順，一歌則罷，區區此心，無非使他教不得加以叛逆之名，使我教不致子孫以累耳。

還憶弟爲省報復，三次來攻，皆一人督率到此。我滇南如田餘慶、楊振鵬、張元林等，無不依違觀望，且却且前。閣下試問各首領，如弟不發兵先到，有誰敢爲前驅？至迤西衆親亦未有那（一）處，那一營，助過軍火一斤，鉛丸一兩。惟褚提督、福提督、林提督，攻勦迤西，萬分吃緊，弟已（以）誼屬同教，心存不忍，一則打祿豐，再則打廣通，三則打楚雄，無非爲迤西解危。弟豈不知西回爲穆民一家？至今當亦有言其事者。

同治元年春，弟見三教生靈塗炭太甚，恐干天怒，因率東南回衆入省就撫。亦惟以大仇既復，賊官既誅，以爲我回教吐氣，更宜爲我回教了局。一時歸省辦理之謀，誠見權柄下落，萬難太平，彼此相殺，實以貽後世之憂。故弟雖受朝廷顯榮，坐鎮滇南，那一件，那一條，不是顧持穆民，不是使穆民有益而無損，有安而不危也。非迤西知有回，而東南不知有回也。

幸數年來，弟以實心事朝廷，朝廷亦以實惠待我等。我東南回教，無論做官者、貿易者、及至蠢至愚者，遠近十八省以及本朝漢地之學人，有弟片紙隻字，無不行之裕如，毫無阻滯。非但弟也，卽如楊振鵬等遣人他省，往來販貨，誰不聞名生敬，以爲朝廷命官，到處迎送伊等？今日既歸西去，試問猶能如昔日之有人敬乎？且

不惟無人敬也，將必有人堵之截之，以賊視之。所有受過伊害之家，無不思出首報服（復），存亡可立見矣。嗟乎！人生失足一步，榮辱所關，成敗係焉，識者惜之。然而今之爲楊振鵬者，何多也！下喬木，入幽谷，後悔將無及矣。非特不足以對東南，恐亦不足以對迤西。人情如此，想亦閣下所不取也。

然伊等歸西之意，無非欲將回民聚籠（攔），自謂可以縱橫天下。不知滇省回民雖多，較之十八省則又少。閣下能聯合滇省之穆民，使之歸來，亦能聯合天下之穆民，使之歸來乎？天下之穆民未必盡如我滇南之穆民也。我滇南以叛逆自居，天下亦肯以叛逆自居乎？即能盡天下之穆民而歸來一處，彼時則千人之英者不乏，萬人之俊者亦不乏，想爲帝臣者有人，爲王臣者有人，爲霸臣者亦無不有人。彼其有經綸有本領者，誰肯來輔我天末之一蠻回乎？即使強爲建都於亂山倒水之中，誰又航海梯山而來朝乎？弟默算蠻煙瘴雨中，鬼王則有矣，帝王則未也。閣下明眼，真天子豈能生於我教中，豈能出於雲南地？如此一亂，不過李生（自）成，張獻忠又復生也。他何言與！

再有甚者，縱天下穆民輔我爲君也，而天下之漢民未必亦如我滇之漢民。即我滇今日之漢民，亦有不甘心爲回所驅逐所壓逼者。目下迤西漢民，捨父母，別妻子，輕性命而來者，伊等是真心乎？是假心乎？智者當有以窺其隱矣。閣下望弟歸來，何不先查隨從之人，可真心來者？否？姑無論出兵之民，不真歸也。即在杜公左右，僞官僞吏，身雖處乎帥旁，心實在於天家，誰不私行致信到京，痛陳受害情形，望督撫迅速拯救，應（願）作內應？並有聯名具稟到京者。弟屢接大理在京各官來函，早知滇民實有恨不能食其肉者，而故翻哭臉爲笑臉耳。然此姑不足（具）論。即如李芳園之來，亦能必真意之歸於何處耶？且閣下所帶者，漢兵多耶？回兵多耶？

漢兵十之七八，回民十之二三。閣下爲弟慮，弟更爲閣下慮。閣下能必漢兵盡心腹，豈有不反戈之人乎？亦豈能必弟處不常接西回之信乎？又豈能必迤西之漢兵不有來滇官處討官職，以報効立功者乎？

今日者讀閣下書詞，自以操必勝之權者，誠在掌握中也。大理而已，可以高枕無憂，只須用心攻打東南便是。謂孤軍深入，不必慎也；前後挾擊，不必憂也。至昆陽、新興、激江、尋甸等處衆回民，皆自幸得西回爲之助威也，從此可以安然無事矣。嗟呼！此數處之回民不知造有何孽，而乃有今日乎？西人一來，該等自幸以爲生。西人一去，則必如會理州鹽源縣兩處，不致盡滅而不止。古人云：『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閣下謂弟內無屯糧，外無援兵，守之何益，棄之何咎。其善於開導弟之蒙蔽也。惟弟自祖宗以來，屢沐皇恩。高曾祖考，遠而難稽矣。現在家叔繼（濟）美，沒有（子）王事，身後贈以忠愍，十八省建立寺祠，春秋受享。堂弟者（則）欽賜舉人者三，廕襲者三。至舉貢生監，無不一族顯榮。至弟，則始賜以『三世忠貞』，再賜以『赤心報國』，『三賜以』世傳忠勇。『此固可傳之百年，而無人敢謗；行之萬里，而無人敢阻。將來董狐有筆，滇雲有書，較之迤西之封典爲何如？弟受大清榮寵，如此其重，姑無論內之糧可支十年，卽如閣下言，一顆不有，——無論外之兵可調十萬，卽如閣下言，一卒不來，弟正於無兵無糧之時，而求有以報我大清也。弟籍隸回族，本忠良之後，而非他人之爲回者可此。一但（且）任閣下處歸來，如我皇上何如？我祖宗又何如？我回民清異二字又何如？即使滇省回民盡歸迤西留髮，直抗王師，弟因（固）勢不能阻，然有罪無罪，眞主自然安排，此中非人力所能爲者。但念無辜回衆，因脅從而入於狂瀾，天下之回必有爲之羞，後世之回必有爲之恥者。得弟一

人落落不羣，獨支持干戈擾攘之中而持之不懼，亦百折百（不）回，將以爲天下後世之回一昂其首而揚其眉也。不然，清紀所載，必曰滇南盡叛回也；滇誌所書，（必曰）滇南無善類也。則前日我滇苟少出色之回，盡爲今日淹矣，而吾教亦不尊矣。閣下爲籠（擥）絡回教計，不使我回終被惡名也，承示『守之何益，棄之何咎？』弟則不知所以守所以棄，惟（與）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俾天下後世尙知我回互相中猶有此，可以見望於童子，爲三進增光。

昨聞閣下先祖輩，俱係爲國出力，科甲不絕者。故兩閣書中情詞（者），無不以救民爲主，是非甘心爲逆也。至與朝廷爲敵，豈有不自知其罪耶？惟勢已如此，不好轉灣，故錯不認錯，且欲將一代英豪誘入其黨，以爲後日搪塞地步。不然，反叛何事？況黃巾紅巾，無不滅亡。閣下當不待弟之直言。所云『時值春耕，乘此休兵息民，』仁人之言，蘊然紙上。如閣下果有此心，無妨撤隊而去，使迤西之兵有回家之樂，而耕不愆期，則東南之民無防堵之苦，自耕以得食。是閣下去，而東西南三迤之民兵無不焚香戴德矣。欲不害民而得以保民，弟還爲閣下誦之。

再飭弟作速歸來，勿庸聽宵小之言而自誤，正英雄相見恨晚之詞也。弟恨不能插翅飛來，以訂知心。惟念弟昔日恢復省垣，身輕百戰，捨身捨命，以有今日。從艱難處得來，欲自軟弱中送去，弟雖不材，未必遂至於此。況朝廷視弟如鐵柱，萬姓倚弟如銅牆，三教倚弟如干城，勿焉歸來閣下，則婦孺之不如，此之謂大丈夫乎？閣下明雖勸弟，暗必笑弟，或者故爲此有以試弟乎？然弟轉一思焉，閣下之爲此言，是亦有心人也。既勸弟以歸來，安知弟又不勸閣下歸來乎？閣下今之所歸者，是不當歸而歸，一念之差也，是所從之不善也。以言有誤，

則真誤也。弟慕閣下如此慷慨，當必可以進言。既已誤入迷途，不得爲久假（假）不歸，而望其言，故不來也。閣下其快爲停足，更迅爲回心。與其歸迤西而遺千秋惡臭，何送（者）歸朝廷而受百世馨香？與其歸迤西而難祖宗，何送（者）歸朝廷而能安子孫？與其歸迤西而苟全性命，塗炭生靈，爲天下不許，何若歸朝廷而克建綱常，奠安社稷，爲鬼神所常欽？

弟久仰鴻儀，願識荊州。以閣下烽煙之苦而用之王師，以閣下汗馬之功而附之國難，則凌烟閣上定必標名，射虎帳中自當畫像。豈猶必置身於鋒鏑死亡之中，而與無益重輕之小卒爲伍哉？閣下果幡然悔悟，有撥亂反正之志，存去逆效順之心，弟當代爲先容，具摺入奏。一二品之大員可立致也，三四等之員不足論焉。較之大司某之榮，斯多多矣。再能率衆歸來，並將杜公勸轉，則實有回天之力，其功績當不在伏波將軍下也。弟更能將閣下一番忠義仁勇之氣，達之九重，播之四野。而能見狂瀾作砥柱者，讓閣下一人。豈獨朝廷任之，萬姓倚之，卽天下後世之回亦並得借閣下而洗叛名，明冤枉。所以閣下不惜苦勸弟回心轉意，勿庸執迷，善言也。弟感激盛情，仍以閣下之所勸弟者，而還以勸閣下焉。閣下亦回心轉意，勿庸執迷。鹿死誰手，未可定也。況楚霸王七十二仗，仗無不利，忽聞楚歌，一敗塗地，有可鑒耳。

或者曰：英雄出世，成則爲王，敗則爲寇，無相強也。然我等僻處滇南，雖爲寇而無真名，不過（數）附諸流寇之數而已，求如陳有亮（諱）、張士誠、孫可望、劉同秀等之赫赫爲一大寇而亦有所不能。

試思當今朝運，無非真主默爲主持。至人力，則不可使盡。我教天經有曰：「真主不許過分之人。」如陝甘回民過分，昔日規運未輕。滇南回民過分，故今日劫尙未了。祈閣下爲我教消浩劫，無爲萬民結冤仇。得意

不能再往，槍砲原不識人。古今多少英雄，能向（自）沙場回者有幾乎？閣下肯來，弟當掃榻以待。要知名雖歸附朝廷，而迤西要事依然爲各領所把持。只消薙長髮，易僞銜，便得矣。不費錢，不費銀，如此以聯合三教，其誰云不宜？

書中謂：李惟述、馬文成等相似。查李惟述與弟誼屬師生，相與數十年，竟能善於應變，虎口脫身，從患難中而歸來弟處。且兩教各異，是天下第一信義之人。又置身西兵中，不過旬日之間，即能善於改圖，是天下第一識時務之人。以視馬文成等既屬師生，而相與在數十年之久，高出萬萬矣。總之，弟所不取者，宜爲閣下所取。閣下所取者，宜爲弟所不取。弟未讀詩書，頗知愛人以德，閣下其三思焉。

古大古名將之功業，我等定做不到。於今歸結由何處了？既屬不棄，故敢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尙祈鑒納，則真地方之福，穆民之幸。

謹具蕪函轉達，即希朗照不備。

知弟馬如龍頓首拜。

（此函係昆明舉人顧榮擬，爲如龍師席。）

復大司平馬興堂書

『復大司平馬興堂書』當是馬如龍拒絕馬興堂招降的書。所以本文總結說：『總之，弟今日萬不可轉。既歸之朝廷，爲（惟）有此身報答朝廷。』

這是根據馬生鳳舊藏的抄本。原抄本上沒有標題，只第一行寫着：『同治六年秋七月馬提台回復大司平書曰。』馬提台是馬如龍，大司平是杜文秀領導下的馬興堂，都沒有問題。『同治六年』應該是『同治七年』之誤。因爲文秀在同治六年派大軍東征，七年正月開始圍昆明。本文說：『不見西兵將我省城磚打去一塊，瓦打去一片。』又說：『西兵到此，已紮有數月。』這應該是昆明被圍數月後的事。如果說這書是同治七年秋七月寫的，應該是合乎事實的。

『咸同演變見聞錄』曾將本文收入，加上標題，分了段，刪去『同治六年秋七月馬提台回復大司平曰』十六字，另以『馬提台回復大司平書』作標題。現在我們又將標題改變了一下。

「復大司平馬興堂書」

竊弟樗櫟朽材，本不足以成大事。惟負性粗直，凡有與朝廷祖宗相及情者，雖刀鋸鼎鑊在前，萬萬不能屈以相從。

想我滇省自丙辰起事以來，弟單刀匹馬，東擋西殺，南征北勦，爲我教興復之舉者，久見諒於全省，何敢自誇爲顧持穆民也。厥後迤西大理、趙州、紅岩、雲縣一帶，被福椿提軍帶兵攻勦，穹（窮）蹙萬分，危在旦夕。弟念回民一脈，曾親統精兵數萬，攻楚雄七屬六井，始將大理底火撤退，是弟之顧持穆民不可謂不至矣。

當日在楚，蒙閣下與蔡二兄等不棄，結爲蘭交，并商議省城大事。維時衆論云：「如迤西先進省，則東南迤邐西辦理；東南先進城，則迤西迤東南辦理。至於六井鹽課，以五分均分，迤西一分，迤南一分，迤東一分，下餘二分，爲在楚出力之各三迤英雄手（平）攤。」皆立有約誓，永久不更。不料東南先進省城者，而迤西又獨立一股，未免顯恃成約。且六井付與迤西辦理，旋得旋失，弟又費多少氣力，始又復回。爲時雖久，諒閣下必不能忘也。弟辭三次攻省，而迤西不助一兵一餉，是「顧持穆民」之言，在迤西不過爲具文耳。

至同治元年春，朝廷鑒明我教冤抑，并非如昔日之張獻宗（忠），今日之洪秀全，顯然叛逆；情有可原，易勦爲撫。所有攻城掠地，官聚衆各案，概不追究，反獎賜於多少官階。朝廷之待我教如此其厚，無非以我回教之中，不少忠臣、義士、孝子、仁人坐困其中，迫於時勢，不能不然，故從寬免究耳。弟想我朝開基二百餘年，回

民自祖及今，從之者十有餘代。祖宗從之，而子孫欲悖之，恐今日不足以對地方者，後日不足以對祖宗也。況我朝廷之待我回民，更有勝於他朝者焉。乾隆年間，朱椿妄奏我教天經四十餘條，皆被乾隆主批駁其謬，斥責其非，聲明其罪，更有扶持我教天經之功。今日悖之，將來必有不祥。且合我滇三教人民而論，狀元、榜眼、探花未出一人，何處去求真命天子乎？不過借此還些人頭債而已，可發一笑。

弟今日一人，獨立於波翻浪湧之間，真有如兄所言『願持穆民』也。然弟之願持穆民，非獨願持我滇之穆民，將願持天下之穆民也。故『以』滇省之回民而論，則滇省之回民多；『以』天下之回民而論，則滇省之回民又少也。向使我三迤之回民竟附合而判（叛）朝廷，在滇省之回民則自稱之曰：可以爲王矣，可以爲帝矣。自天下遠聞之，則曰：禍至矣。是之謂叛也，是之謂逆也，將害死我天下之回民，並污辱我後世之回民也。由是此風一翻，各處之回民疑矣，漢民疑矣。疑與疑懼（俱），則殺機起矣。將見回民到一州害一州之漢民，去則一州之回民死；到一縣害一縣之漢民，去則一縣之回民死。及如從前普洱、思茅（茅）、會理以及去歲之鹽源縣，冒充鹽井等處，前往用願持之說，忽焉化爲烏有，可不痛哉！是而兵不去，願持猶不死，一去願持則速死。弟之欲願持穆民者，無論一人一馬，十八省轉過而無一人盤問；在外省貿易爲官，無人忍欺；在籍者耕田鑿井，各安其業；是弟之願持穆民也。

彼當今之願持穆民者，無非欲拿好人做墊背，結黨爲非之故也。卽如目前嵩明、尋甸、昆陽等處回衆，〔如〕不得迤西回民願持，何以死在數千之多？但此地雖有被迤西裹脅者，亦有感弟之恩而暗來告訴者。弟乃知迤西之願持穆民，是置之死地而無疑矣。想數年來，弟坐鎮省城，該處回衆也不當夫，不應役，不納糧上

草，披綢穿緞，出馬入轎，何等自然。誰知伊等福淺，忽而不愛，要去望迤西來顧持。西兵到來，忽受奸淫之顧持，搶掠之顧持，出兵替死之顧持。回猶如此，漢於（亦）可知。

然此亦不爲怪，所怪者東南將官請來顧持耳。東南將官何如人？皆狠心狗肺之人也。如楊振鵬、田慶餘、張元林、馬天順、馬文成、楊先芝等，以身許國，受若大官階，又從而翻旗爲賊。撫心自問，其何以安？想人生在世，與朋友交，於（亦）不可失信，何況朝廷？亦（不）免有悖主之意。想公等必不能爲。又何況旣爲朝廷堂堂大員乎？尤可恥者，該將官等見迤西勢弱，羣焉附來弟處；見迤西勢大，羣焉附往迤西去。目下迤西之勢如何，又欲歸來，否則（到）迤西如何奔走，如何奉承。不仁不義，無廉無恥，忽而歸東，忽而歸西，較之妓女中稍有恥節者，亦不肯爲者多矣。弟恨不能得見伊等，猶自命而爲人也！吁，可愧矣！弟血戰疆場，十有餘載，原以單人獨騎，扭轉乾坤者，有伊等助不爲多，無伊等助不爲少。今日弟置身人下，環顧三迤之回教中，豈無一人足稱雄於弟頭上乎？俯首從人，妾婦之道。弟何人哉！首可斷，志不可斷，如是而已矣。

且我東南，豈真兵力不及迤西，糧草不及迤西，關隘不敵迤西？去歲連喪數城，該將官效張松之故耳，勾串西人，自賣土地，自獻城池，故有如此之敗績焉。馬雲龍送定遠，馬鳳送黑井，合付送大姚，楊仙芝送元馬（謀），馬天順送祿豐，楊振鵬送昆陽呈貢，張元林送澂江，管寧，田慶餘送新興。旣有修函，恭請西兵竄我省城，自（始）有今日之事。不然，豈真西人敢到此哉？其死（罪）尚可屈指哉？

自弟將奸細將官正法後，不有人送賀禮，不見西兵將我省城磚打去一塊，瓦打去一片。第一人亦以（已）足當西兵百萬之衆。可知西兵無送城池之人，卽西兵則無可如何。去歲所失地方，此失之不足憂，得之

不必喜。

尤可幸者，若非第一人獨立鎮守，則今歲之風波比丙辰年爲更烈。丙辰年之風波只及於我滇，今歲之風波將及於天下。當省城被圍之始，附省城分，如四川、貴州、廣西、湖南等處，莫不謂我「滇回皆叛逆矣，回教官員將雲南省城獻以（於）迤西矣。」到處會約，一時動手，其禍豈能滅哉？及後見弟之告示，遍行各省，剖白原委，而他省督撫私來窺探者，見弟除內奸，禦外侮，助糧辦餉，遂將我滇良莠分割，而外省之回民乃賴以安。若無弟一人撐持，則省城內數千回衆，將學源鹽縣之回衆，得迤西來顧持，不留餘種矣。

弟今日無非爲天下之回民爭一口氣也，無非爲後世之回民爭一個善名也，無非救天下後世回民子孫不遭滅絕之苦。卽垂史書者，謂我滇省回民尙有第一人遵朝廷，顧祖宗，能挽已去之狂瀾，作中流之砥柱。則弟之不以迤西爲伍者，并欲後日爲迤西回民爭光地步，使天下後世爲西回洗叛名，立志節，而西回得假弟一人吐氣而揚眉。若滇省再無弟一人撐住，雖今日閩浙總督爲回教馬新貽，河南藩台爲回教馬元瑞，湖北提督爲回教江長順，江南提督爲回教江長清，潼江總鎮爲回教馬昭，重慶李福，如其他文則府道，武則參遊，回教中尙有多人，必提及我滇回教，原不認以爲回教。幸弟一人撐持門戶，尙不使他省之回，不以我滇省之回爲非回，而竟以賊目之，可（謂）幸矣。是弟之顧持穩民，爲正不爲邪也，爲公不爲私也，爲大不爲小也。

且極而思之，弟與迤西始終一回教也。弟今日事權在手，無不曲全之意，只須伊等雞髮歸來，卽可相安於無事，如我東南之授以官職，易將軍都督之偽號，爲提鎮參遊之賓（賓）官，自永無後禍矣。所以一切情形之說，無不致（至）也。如朝廷另委漢官到此辦理者，則恐不如弟之留情。況我朝廷正值中興之盛，江南大逆，

中原捻匪，伏皇上天威，皆次第蕩平，何況區區小醜哉？弟之所以汲汲辦理者，正如閣下所言，不忍坐視其害也。

如運西既要以卵觸石，以區區一蠻夷之末地，欲與朝廷爭衡，則西兵到此，已紮有數月矣，有若大天威，有若大力量，有若大本領，請伊等儘管施爲。要某門開某門，要某堡開某堡，如何破，如何攻，無妨微試其技，以開弟之眼孔。況省地，弟前攻三次，其中只是百姓把守，亦未得聞地中氣息。弟今又坐鎮省中，而新督撫又堵禦其外，西人想此孤城，大約在夢境中也。

弟知兄等之來，則（並）不爲怪，皆被我東南唾哄而來。當唾哄之時，此則曰「一來省城便得」，彼則曰「一來省城便從」，如何便可「挾制提台」，如何便可「驅逐漢官」，「城中現在無兵，現在無餉，一到便可入城，稱霸王，佔公館，取某家之子女，分某家之財帛」。且曰：我昆陽餉如何多，徵江新興晉寧糧如何廣，我嵩明尋甸兵如何強。「各位將軍來此，並不須打一戰，出一謀，只稍（消）坐鎮省城，助我聲威，便得矣。」所言皆爲盜爲寇，害民壞世之言，而一旦民如何撫，世如何治，何以補衰救弊，持正扶危，則毫無及也。成大事者，固如是哉？誰知西人信以（爲）真，坦然而來。而昆陽新興有事望救，晉寧呈貢有事望援，嵩明尋甸有事望接應，大頭人死者不少，小頭人死者無算。而楊振鵬、田慶餘、張元林、馬天順、馬文成等，平數（素）望人賞銀錢，以保（飽）私囊之人，雖處爲難之時，豈肯破自己之家財，以與西兵？所以目下此推彼諉，並怨西兵懦弱不堪，只可以爲毛寇，而反以來害我地方也。又想暗地投誠，又懼官處以（刑）爲偷生計，遂將各公等哄得上不下，進退兩難，如在囹圄之中。此時西兵欲退，又懼官處截殺，兼以（亦）面目可恥，欲不退，而楊振鵬之心又不可問，

且竟朵（夥）不會面，說「永昌、龍陵、劍川、鄧川、浪穹、一路，現在有事，如再不退，省城事竟不成，大理吃緊，要將西兵定無托身之處。」欲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無怪西兵坐臥不寧。即弟代爲思之，亦不能安也。

弟觀閣下到此，應知東南將官哄西兵來，乘勢搶擄，借西兵之來，假西兵之名，而與閣下試思之，該等行爲，無非悖主悖聖之事也。豈知悖主者，主不能從人所欲；悖聖者，聖不能許人所爲。弟當時不過隨身親兵三百人，竟能敵西兵數萬之衆，默默中自有主聖安排者焉。西兵不數月便取數十城，此時省城擺在日前，如何不取？可知前次之取，非取也，有人送之也。而送城池之將官，如何國安、馬雲龍、楊先芝等，其果報又何如哉？而楊振鵬、田慶餘、張元林、馬天順、馬文成，目下日日痛哭之爲何哉？

閣下今日遠來，必有一番勸導弟之良言，而兄不言，弟亦不敢言之。則（即）彼東南將官，弟待之如手如足，如腹如心。銀錢、衣物、公館、美舍，各人所給數萬千金，且各有官職，榮宗耀祖，可以走盡天下而無人談論，并非如迤西各官僅自稱爲本地也。而今伊等，只落得一反戈相向而已。是同事多年，到結局如此，則人心尙可問乎？殊深勸（慰）息。故凡有人來言好者，弟不敢相信，因我將官早有以教弟也。今日本不應與閣下講此多言，故（惟）不得不將心腹事相告。所有西親以書來者，弟以火焚之，或以墨塗之而不答，恐來書者受他人之嫌疑，反爲不美。

總之，弟今日萬不可轉。既歸之朝廷，爲（惟）有此身報答朝廷。雖回教中以不肖之名加弟，亦所不辭。然而千秋萬世後，史冊所書，當不如伊之挾嫌。請兄無以「顧持穆民」等語見示。弟所顧持者，在天下後世之回民，爲回民洗叛名，立名節，本（不）在滇省眼前之回民而已。況現在省中督撫已臨，官紳合辦，弟一人雖依

而他人不依，弟亦不能爲力。閣下識時務者之豪傑，爲此掀天揭地之大事，或置身事外，總以不入其場爲妙。目下江淮各省肅清，大兵可以撤來，正是有力者鬪力，有勢者鬪勢之日，鹿死誰手，亦未可知。弟欲顧持穆民，其如穆民之不要弟顧持何？既置之生地，偏欲之死，又如會理州、鹽源縣、帽壳鹽井、普洱、思茅之蹈前轍也。如嵩明、尋甸、昆陽、澂江、新興，無救而死數千之多，果規數使然哉？況該處暗地來報者，皆云所有各處回兵，一百之中不過三四（十）人，故回教反受其苛虐。果爾，西兵之禍必起蕭牆。是雖云『顧持穆民』，依然離不得漢民。漢民多，穆民少，苦（者）不乘時歸之朝廷，終屬不妥。況漢民之心，誰不與朝廷爲主？茲之從回民者，迫于勢而非出於心。一旦暗中有變，則顧持穆民安在乎？既不能離，漢民到免（善）得假一回兵之名，到回民家中，胡作亂爲，豈不尤美？

凡此無聊之言，本不足以取，因思閣下而不能得見，故不惜長篇累牘，以寄知心，如當晤談。此函，弟之意已盡矣，無復有他說也，閣下其熟思之。

致劉仲鴻書

『致劉仲鴻書』共兩件，一件是岑毓英底，一件是李惟述、馬忠底。這兩書底內容，都和杜文秀圍攻昆明的戰鬪有關。民國二十八年夏，我從昆明到盤溪，即邊兮，忽毓成將這兩書底抄本給我，後面還附有他的跋，說：『據云，劉仲鴻乃華寧世族，當時之進士，爲人篤實，聲望素孚。既爲岑毓英輩所依畀，復得白旗之信仰，對紅白旗之往來，應付裕如，左右逢源。』這話未必正確，錄以備考。『咸同演變見聞錄』曾收入這兩書，替它們分了段，加上了標點。『見聞錄』把兩書分別題爲『岑毓英致劉仲鴻書』『李惟述等致劉仲鴻書』，現在合爲一個標題。

吳乾就曾依據第一書底內容及『碌雲紀事稿』，『岑勦勤公奏稿』卷一，指出第一書作於同治七年四月初一日。依據第二書底內容，及『雲南通志』等，指出第二書作於同治七年五月十七日。他在文訊月刊新六號發表的『咸同演變見聞錄評正』下篇，對兩書底寫作時期有所考證。

〔致劉仲鴻書〕

〔一〕

仲鴻大兄大人閣下：

昨據王耀南封翁送閱琅函，並遞到拉里黑士民稟呈各件，具悉種種。

查逆等勾結趙發之事，已據該員自行密稟，諒不致同入彀中。惟馬敏功等逆謀已著，未便再事姑息，養癰貽患。昨已會商馬雲峯軍門，照會梁署鎮，先搗館驛賊巢，殲除逆首，以安良等。其遼今地方，密邇貴處，應請隨時遣人密探，并齊集鄉團，嚴兵以待。如果該處有蠢動之信，即行約會彌勒十八寨、棚普、拉里黑、青龍街各處官紳頭目，迅速分道進攻，俾免蔓延。宜良、潞江有礙省城糧運，想閣下情關桑梓，必能盡心妥籌也。

弟月來督勦小偏橋股匪，晝夜惡戰，刻無休息。幸將該股匪前後五路俱已截斷，賊糧盡絕，尅日即可掃除。此股爲迤西最悍之賊，若得一網殲盡，不但省圍立解，即迤西各城亦可唾手而得也。

刻下館驛等處既有蠢動之意，閣下自應在寧籌劃防勦，勿庸來省。其駐防桃園兵勇，自當轉飭該營官隨時認真約束。該處軍糧欠缺，已發價，由款莊採辦接濟矣。知廬附及。

專此，即請勛安，不具。

附去拉里黑、青龍街公文各一份，均希分別轉遞是荷。

愚弟岑毓英頓首，四月初一日。

(二)

仲鴻仁兄大人閣下：

頃奉手書，得悉前緘已邀青照，就穩起居勝常爲慰。

前託代購鐵斤，茲已有通海商人承辦，較爲簡便。省中惟硝斤最缺，如尊處有人辦硝，無論多寡，駝運來省，其硝價腳價照常發給，必不短少蒂欠。

晉寧各營，攻勦日久，毫無起色，殊爲焦慮；如再似前次，日久生怠，不惟有誤大局，恐臨安各屬亦難支撐矣。

現在新興已經田春翁將合境收復，僅餘孤城爲匪所距（踞），勢同釜底游魂。此處如能早克，藉彼軍糧，圍攻昆陽，傍擊易門安寧，此卽解省圍最盼最要第一上策。吾兄旣已挑選雄師勁旅，卽請協同曉江、鳳崗、芝泉三兄，迅赴新興，勦助田春翁早克城池。此城宜用計取，是所拜禱。其委回員協辦一層，足見高明，深爲佩服，當卽稟請軍門，酌量札委矣。

龍潭練目李海玉等素秉忠勇，此次欲挑兵協同閣下援省，尤爲可嘉。惟該練目等八人，弟只知李海玉，其餘七人未悉名姓。茲辦就空白札文七扣，希查收，按名填給爲荷。

至於獲兮回營，弟等已稟請軍門，嚴行諭飭，諒不敢稍有動作。倘伊等不知自愛，彈丸之地，咳嗽卽可勦

致劉仲鴻書

滅，有何懼哉？

手此佈覆，即請勛安。希維察照，不具。
曉江、鳳崗、芝泉三兄，均此請安致意。

愚弟
馬李維述
忠頓（首），五月十七日泐。

上
杜
公
書

『上杜公書』是劉道衡在同治九年上杜文秀的書，建議派使結好英法，求其援助，因以推翻清底統治。道衡底主張當然是幻想的，但這個文件對於瞭解杜文秀底對外關係上或是一個可以參考的史料。

道衡，字濟卿，文山人，著有詩文集。保山沙元從一個旅緬僑胞處，得到他的稿本。民國三十一年夏，他帶着所錄副本若干葉，從保山到昆明，我勸他將全稿設法付印。但因為保山遭受日本帝國主義者大轟炸，沙元倉卒而返，我只得到這個抄本一篇。此後，沙元音問隔絕，就不知道衡詩文集底下落了。

清真鐸報第七號和『咸同演變見聞錄』都曾將這個文件刊出，但錯字不少。現在依抄本校正，發表在這裏。分段和標點，還是『見聞錄』所舊有的。

上杜公書 庚午年八月下旬作九月初八日

竊聞申侯召大戎以破西周，石晉約契丹而滅後唐，近世吳三桂請滿洲兵以逐流寇而代前明，是知外夷者，素爲中國之巨患，而結黨挑釁以發天下之大難，得坐收漁人之功，是又圖大事者之所急務也。

清朝之不振，久矣。自高宗開邊以來，天下虛耗，仁宗嚮爵，而後紀綱廢弛。延至道光咸豐之間，內官專獻，諛以媚上，外吏惟舞弊以欺民，兵力單弱，人心瓦解。而洪氏以廣西區區一州之衆，抗拒天下之師；及至潰決四出，蹂躪一十六省，淪陷六百餘城，而莫之能禦。加之河南、山東之捻衆，陝西、甘肅之回族，復縱橫倡亂於齊豫秦隴之間，天下岌岌乎有朝不謀夕之勢。而泰西諸國因得乘便竊發，以其樓船橫海之衆，乘作背水一戰之舉。僧格靈（林）沁以京師疲弱殘弊之兵當之，一敗而都城搖矣。於是顯皇作沙漠之遠遁，公卿效金營之乞和。英、法二國因得肆其無厭之欲，割地以爲碼頭，納幣以作和款。通商傳教之洋人，布滿天下，至與長官抗衡而不顧。禁城深嚴之地，致使二國得立壇設局於其間，任其出入窺伺而不敢問。雖五胡之亂晉，遼金之逼宋，不是過也。今清朝雖外難稍平，而其心腹之患，不治之疾，縱使伊呂復生，亦難口其矣。況今之卿相督撫，率皆與世浮沈者乎？

夫兵動於無形之地，則深口有所不能窺，變生於肘腋之間，則上聖有所不能禦。京師者，幽燕之舊墟，海濱之荒陲耳。非若秦漢之故都，有四塞山河之固，據形勝以臨天下者也。使洋人用其南洋諸島屯聚防戍之

兵，乘輪船而來，不過旬日，可達天津。登陸而趨京師，朝發夕至也。豈清朝之所能覺哉？此所謂無形之兵也。然後屯京之洋衆爲肘腋之變，以應於內，海上之洋兵爲出其不意，舉以攻其外，兼其火器戰具，足以驚天地而駭鬼神，豈京城二百餘年不見干戈，疲倦脆弱之兵民所能禦哉？衡謂：使洋人背盟，則清朝於數日之間即失天下者，此必然之勢也。然自和好以來，於今八年矣，而洋人計終不出此者，彼豈不欲神州之富麗哉？衡竊有以窺其用心矣。

彼英、法二國，自前明中葉創霸秦西以來，頗有席捲六合之志，囊括八荒之心。故其開南洋，闢花旗，奪印度，連日本，無日不勤遠略於天下。及至咸豐初年，復有事於南洋之濱，如緬甸、暹羅、越南諸大國，莫不割地納款，甘爲外藩，而外（莫）敢或異。是茫茫大地，猶未與彼通者，僅一高麗而已。夫盜者，穿窬入室，必劫人之所有，以飽其欲，此婦人女子之所共知也。今英、法蠶食鯨吞之性，是亦宇內之大盜也，豈有一旦入人之國，據人之都，環視九鼎而不肯動，忽作謙讓廉潔之君子哉？必不然也。

蓋其得志於中華也，不過偶乘其內難方殷之時，僥倖於一勝而已，非有深根固本，可恃以不敗之道也。彼以爲中華者，天下之大國，地理民心未能盡悉也，強弱虛實未能盡知也。今既得志，不可以冒昧輕舉而喪此一勝之功，不如且與之和，既得其幣帛財用之實，而又有威服中華之名，然後徐探其情形，再爲之計。今姑爲上安其君，下結其民之術，使我深入固據而彼不疑，更得以陰移其國，以爲我有。故其助清朝以攻洪氏，是其上安其君之術也；到處傳教拯貧，是其下結其民之術也。及其爲日既久，彼見中華之形勢強在西北，弱在東南，有西北自足以制東南，得東南不能以禦西北。且東南水鄉，游民繁多，故奉教附洪者衆。至於秦晉、燕豫、

齊魯宋衛之郊，五帝三王之所興，是教化禮樂先及之地也。民有恆產，因有恆心，其人率（其）樸實淳正，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異端不入乎心，邪說不出於口，所以數省之大，奉教者卒無一人。又東南多水戰舟楫之用，是洋人之所長也。若西北平陸千里，廣原四達之地，非有載百萬，鐵騎千羣，則不足以創事立功，而鞍馬馳逐之能，是洋人之所短也。夫以形勝之區，民心不附，地勢不便，而欲用其所短，以爭一時之利，未有不敗者也。縱使垂手而得京師，旬日之間，天下之兵四集，徒足爲英雄立事之資而已。雖足以亡清朝，必不能定華夏也。是英法之所以隱忍至今，而不敢妄動者，蓋爲此也。

於斯時，洋人之用心良亦苦矣，爲計良亦難矣。欲捨此不圖，又廢其十年經營之功。欲率然輕發，又恐有喪敗無成之辱。欲再延歲月以觀其變，又見清朝之外難日平，恐其力足勢強，反爲之先發所制。於是不得已，而想用乎習其長技，結其豪傑之謀，以圖全勝於中華。何以知其然乎？衡蓋驗其行事而知之也。

彼英、法二國，自戊辰之七月，各出其洋馬隊五千，操演於鎮江、金陵一帶，至今未息，是欲習中華之長技，而兼以示強也。於丁酉秋間，屢資張宗義以洋槍，頻慰賴文亮以美言，是欲結中華之豪俊而爲之黨助也。無如張、賴潰敗，事機難圖。後值我大軍圍攻昆明，威風振乎燕豫，吳楚之間。彼二國者，又密遣行人入滇，謁取我大元帥之告示十餘張，歸獻其國主。是滇中之人傑，爲彼泰西之所傾慕而欲結交者，固已久矣。然陝甘之回衆，其馬隊之精強，甲於天下，雖索倫兵有所不及。年來清師與戰而多北者，蓋不能禦其衝突擊刺之勇也。而洋人終無片字以相通者，其故何哉？彼蓋以爲此輩報仇雪恨之師，非有英雄統馭之主，以思舉事立功者也。股緒紛繁，人情橫暴，爲亂七八年不能越太華一步，以東向中原，其志可知矣。所到赤地無餘，其行可知矣。況

回教堅執不屈之習，交之不從，徒增羞而洩機耳，不如不交之爲善也。

伏維我大元帥，以上智之姿，倡義西南，勤儉恭慎，似漢文，任賢使能，類吳大帝，而其喜怒無形，寬仁堅忍之性，又兼劉玄德、袁本初之所長。爲政十五年，文武並重，三教一體，惜民如子，愛才若命，其人君之度，王者之略，固彼秦西人之所悉也。非時下妄竊名字者所能望其萬一。豈可與陝甘之衆，同日語哉！蓋自回教入中華，一千二百年來一人而已。大（夫）曠代而出之英雄，必不虛生於世也。是以有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昔強秦（秦）暴亂，漢高興於泗上亭長；胡元荒淫，明祖起自淮右布衣。自清朝失政以來，洪氏因淫邪而無成，張、賴以兇狂而致敗，陝甘之衆，又復飄蕩疾呼，不自爲終歲計。由是而觀，中國之廣，十八省之大，能足以侔爲英、法之黨助，使之亡清朝，亂華夏，以發天下之難而待收其功者，非元帥其誰與歸？孫子曰：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今既得其謀，則交之也易矣。竊不自知其不肖，謹上交英法亂華夏之一第（策），以投其機而中其謀，請大元帥詳擇焉。

夫英、法之不敢輕發以亂中華者，是因無黨助而恐失機也；其不敢交通陝甘之衆者，是恐其不從而反洩機也。其欲交我大元帥而傳命猶未通者，是因滇南邊遠，恐元帥不能呼應齊豫、秦隴一帶之回衆也。蓋西北各省之回回，惟山西較少。其餘陝西、甘肅、直隸、河南、山東五省，截長補短，有漢民之十分之一，而其勇悍（悍）橫強，結衆聚黨之性，素爲漢民所畏服，頗有一可敵百之勢。彼英法居華數年，知之熟矣。今我僞爲西北五省回教中之聚傑首領，同爲連名，上稟於我大元帥。其大意蓋謂：『我教自唐時入中華，回漢相親相睦者千餘年矣。自顯皇失德，任用羣小，各省官吏倡爲助漢滅回之舉，始而滇中，繼而秦隴，致使我教偏受其毒。今

直隸、河南、山東三省又謠言四起，禍機將發，幸有二三老成維持之，然終不能無事也。推其原，非漢民之過也，是清朝政治失平之所致也。若欲回漢相安以續前好，則非易代不可。今清朝主幼國危，英雄互起，亦氣運將終之時也。且圖識有明文，同者數處，皆謂清朝之亡，在此三五年間。現在大英大法二國，仁澤被中葉（國），聲〔名〕著四海，大衆聚於京師，方股遍乎各省，殆天之所與，以代有中華者乎？某某不忍回漢之相殘，生靈之塗炭，上體天心，下全民命，已在某處同某某等會議停妥，謹專密使入滇，請大元帥俯從某某等萬不得已之情，由滇命貴使自緬甸泛海，直達西洋，請大英大法二大國速滅清朝，以定中華。某某等但得回漢相安，生民蘇息，安心永爲二大國不侵不叛之臣，而更爲之效死。現某某等陝甘有衆三十餘萬，正在養精蓄銳，待時而動。若大英大法由京舉事之時，某某等急分衆爲二股：一由榆林出長城，趨沙漠蒙人之地，至張家口入塞，接應京師；一由西安出潼關，東取汴洛，連會河南、山東之回衆，以定齊、豫二省。彼時請大元帥以滇中之衆，自建（滇）南之成都，以取全蜀。然後順大江而下，會於襄鄧間，同爲大英大法之援助，以期速定天下，共享太平。然必須二大國先由京舉事，使中華無主，衆心驚惑，某某等方好乘機攻取，以成速勝。若事尚未發之先，請二大國慎密勿洩，以防他變。此皆某某等吐肝膽露心腹之至言。」云云。然後我大元帥再本此意，以爲書，而加之美言諛曰：「（詞）遣使至洋，陳說天與人歸之意。彼二國者，必以爲中華有黨助而復發於西北，此成事之機也。安能與清朝久持不決而失此難得之會耶？於是動其無形之兵，坐其肘腋之變，則清朝亡而中華亂矣。斯時也，我元帥總其綱，諸賢竭其謀，將騁其勇，士盡其力，隨機以制宜，應變以出奇，傳檄四方，號令天下，則可以求無窮之福，立不拔之基矣。洵所謂能亂天下者必能定天下，能定天下者必能有天下也。豈特作蒙段而已哉？彼英法，不過天假

其手以亡清朝，爲帝王之驅除耳，安能逆理拂人，以夷變夏耶？然洋使既發之後，元帥亦必須遣一英奇果敢之士，間行入陝甘，告以斯謀。縱不能如上所云，亦須遙爲聲應，使洋人不疑，方爲（穩）固。

衡本（漢）之山鄙人，幼遭世變，棄學業，拋廬墓，放浪流離者，十五年於茲矣。因生長東南，加以姻戚之故，父事扶風氏。彼扶風公之雄傑剛猛，亦一時偉丈夫也，可惜志小識卑，不足以明英雄之大略。衡因東西相持之際，東裝遠遊，五歲之間，周歷三萬餘里，而終歸誠於我大元帥者，非有溫飽之念，富貴之圖也。誠以生當戎馬之秋，不忍見中華穆民垂頭喪氣，思以至計告獻明主之前，效其鉛刀一割之用，爲中華穆民一揚眉吐氣而已。竊元帥假衡以尺寸之書，專衡以遠使之任。衡憑仗威福，必能令七萬里外夷狄之君，嚮慕之長，唯吾元帥之命是聽，以報知遇於萬一。

且夫攻人之城而不拔也，則必有損兵折將之辱；圍人之都而不下也，則必有破車罷馬之憂。今遣一介之使通遠方之國，其事若成，則足以亂華夏而定大業。縱令英法猶欲以信義餌中國，不登叛人之黨（而）執我，則人送於清都，衡亦臨刑燕市而不悔，在元帥亦不過虛擲百千路途之費，失一狂生而已，何有毫髮之損哉？況此又萬無之理也。是天下事之有大利而無小害者，莫此若也，願元帥速行而無緩。

或謂：今近郊多壘，何暇卽勤遠略，作此無益之事？而（是）不明天下之計者也。茲敵衆之所以抗拒我師者，因清朝之尙存也。此計若行，則中原無主矣。彼時，智能之士思得明君，不過旬月，全滇可定，何謂勤遠略，事無益哉？

或謂：此不過喜事少年爲大言以欺世，效賈誼終口之故態耳，焉能施之實事？是不達古今之變者也。從

來建立之際，苟運啓於天，機洽於時，則庸夫可以繼上哲之功，斗筲可以定王霸之業。況衡今者，奉元帥之威福，值清朝之末運乎？且衡所言皆天下實在情形，有事可憑，安見其欺世耶？

或謂通英法之使，宜先至土耳其，諸回回國王加爾而後進，是不識泰西之情者也。夫土耳其之與英法，仇敵猜忌之國也。英法得志，土必不喜。我行人至土，不有阻撓，必爲因循，此必然之事也。縱令由土以達於英法，彼二國者又必疑爲土國包藏禍心，事出虛詐，則不便多矣，終不若自中華直抵英法之爲善也。

或謂以狂生適異域，文字不通，言語不達，則將智窮術盡而思歸矣，焉能望其成事？是不知英法之政者也。彼二國自與中華通商以來，募請福建、廣東、寧波、上海各處之人爲買辦、通師、書識在其國中者，不下數十人。其本國人能華言華文者，亦不下數十人。使衡奉命至英法，不過如遊閩浙之間耳，安見其不通不達耶？

衡不敢先事而張皇，亦不敢後事而誤機。茲因夷方路通，公幫將行之際，謹上登覺數千言，反覆辯論，以煩瀆視聽者，蓋因此舉造端宏大，且事出於千古之創見，不得不然也。請我大元帥俯同羣賢，詳議而施行焉，幸甚！

大元帥批：宏闊橫肆，雄快精確，浩浩蕩蕩，四千餘言。讀之令人色動神揚，有吞吐乾坤之想，洵足稱古文好手，亂世奇才，書生俗儒，那能辦此！

趙州飛來寺重修功德碑記

抄示。

『趙州飛來寺重修功德碑記』原題『重修功德碑記』原石在今鳳儀飛來寺。記文是吳乾就
記文內容，只是關於修寺的一般敘述，但從此可以看見杜文秀領導下，對漢族人民宗教信仰的
尊重。記尾所列銜名，可以說明杜文秀領導下官制底一部分。

白壽彝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於北京

〔趙州飛來寺〕重修功德碑記

從來事之興廢，關乎氣數；〔氣數〕之所在，實繫乎人。蓋有人，則事之見於一日者可爲，卽事之見於一日而可傳諸千百年者，亦無不可爲，則以有主治者倡之於上，則其力易贍，而其用足以成始終而裕如耳。朔（朔）斯寺自月江氏創始於嘉靖年間，迄今二三百，年不惟修補尚可（未）仍舊，抑且頹崩，日就坦平。茲幸大都督馬、後參軍馬二公蒞趙，急力修補。一見而慨然，爲之傳戒士民曰：「事不難於成，難於畏其不成而怠於爲。原士民以費用爲慮，予尙爲爾捐出之，籌辦之。卽不敷，則募捐之亦無不可。」於是命董工者若而人，經理出入，尋究田畝租息者若而人，閱十月而工竣。計用金三百有奇，募用民佚壹千有伍百零二。公曰：「事告成矣，出入存諸記載，功德務勒諸石，以垂此舉於無替。」士民等因序其事之（始）未（末），更記二公重修之美舉於不朽云。

計開

總統兵馬大元帥	捐銀五十兩	總理軍械右軍參軍馬紹驥	捐銀二兩
總理軍機大參軍馬仲山	捐銀一兩	總理軍械右軍參軍袁彬	捐銀二兩
總理趙洲（州）大都督馬培林	捐銀二十兩	參軍龔正西	捐銀一千文
總理軍機中衛參軍馬蔚曾	捐銀十兩	參軍潘式毅	捐銀一兩三錢

參軍忽光廷	捐銀四錢五分	兵科參軍馬履坤	捐銀四錢
參軍張曾	捐銀一兩	刑科參軍趙清品	捐銀四錢
參軍尹建中	捐銀一兩	鹽場參軍周餘慶	捐銀五錢
參軍杜友晉	捐銀一兩	前擬大將軍虎	捐銀一兩
大都督皋德懋	捐銀四兩	龍威將軍馬	捐銀一兩
大都督趙龍	捐銀二兩	將軍馬德功	捐銀一兩
鎮軍都督楊	捐銀七錢	將軍楊忠	捐銀一兩
二都督馬	捐銀一兩	將軍陳國興	捐銀一兩
四都督馬	捐銀二兩	將軍門字昌	捐銀一兩
都督字秉林	捐銀一兩二錢	將軍鈕	捐銀三千文
都指揮馬增榮	捐銀一兩	將軍馬	捐銀一兩四錢
署理都督李	捐銀一千文	中軍將軍馬	捐銀一兩
吏科參軍馬	捐銀八錢	後丞將軍馬	捐銀一兩
。原來題名分橫列五排。以上是最上的一排。			
戶科參軍陳微用	捐銀一兩	二將軍陳	捐銀一兩
禮科參軍馬知經	捐銀四錢	左將軍楊	捐銀二兩
		普溯承審司張	捐銀二兩

承審司馬國乾	捐銀一兩	主治伍忠	捐銀一兩
雲城硝局楊起芝	捐銀六錢	主政馬中美	捐銀一兩
阿克營冠軍馬	捐銀九錢	主政李芄	捐銀一千五百文
紅營領軍馬	捐銀一兩	主政陳嘉猷	捐銀五百文
蜜滴參軍馬	捐銀一兩	主政楊國華	捐銀二千文
翼長茶國賓	捐銀一兩	主政施德清	捐銀五百文
翼長萬時	捐錢一千文	行參杜開鶴	捐錢一千文
翼長董	捐錢二千文	先鋒趙名揚	捐錢一千文
。以上，是第二排。			
翼長王	捐錢二千五百文	先鋒楊經文	捐錢二千文
翼長張鈿	捐錢一千文	統制王	捐錢二千文
兵營官莊馬	捐錢二千文	統制彭	捐錢二千文
兵營稅務馬	捐銀四錢	統制謝	捐錢一千文
六里總理書馬汝芹	捐銀一兩	統制幸	捐錢一千文
參謀楊紹寰	捐錢一千文	統制楊	捐錢一千文
將軍楊時	捐銀二兩	都統制楊	捐錢一千文

。以上，是第三排。

各善姓

李棠芳

李發枝

趙 鈿

李善夫

劉 志

林萬順

畢天澤

張述廷

畢天會

羅輔臣

羅 榮

羅 矩

羅 金

王玉春

捐銀七錢

捐銀二兩

捐錢三千文

捐錢一千文

捐銀十兩

捐錢一千文

捐錢二千文

捐錢二千文

捐錢一千文

捐錢二千文

捐錢四千文

捐錢五千文

捐錢一千文

捐錢三千文

徐知禮

劉鴻順

崔士臣

脫雲周

劉景才

宋發順

。以上，是第四排。

石老二

張炳貴

張其和

李春華

董開元

尹紹程

老 彭

楊張生

何國啓

捐錢三千文

捐錢一千文

捐錢一千文

捐錢一千文

捐錢一千文

捐錢一千文

捐錢五百文

捐錢四百文

捐錢一千文

捐錢一千文

捐錢一千文

捐錢一千文

捐錢三百文

捐錢四百文

捐錢二千五百文

楊瑞有
徐 泗
聶順美
侯國安
丁成林
張國華
王士喜
王士賢
羅光文
何國升

。以上，是最下一排。

捐錢一千五百文
捐錢一千五百文
捐錢一千五百文
捐錢一千二百文
捐錢一千二百文
捐錢一千二百文
捐錢一千二百文
捐錢一千二百文
捐錢一千二百文
捐錢一千文

杜文秀統屬職官題名錄

『杜文秀統屬職官題名錄』，不知是甚麼人輯的，原來抄本也沒有標題，這個標題是我加的。

我見到三個抄本。恆順和抄本，把這篇東西寫在卷首。白孟愚抄本和馬生鳳抄本把這篇東西寫在『滇西變亂小史』後面。但這篇東西顯然不是『小史』中的一部分，因為『小史』全文首尾已是完備了的。恆本和馬本，顯然出於一個來源，因為它們的文字相同。白本，在文字上和兩本有些出入，但白本異文底一部分卻很像是簡寫或譌訛。

我在編『咸同滇變見聞錄』時，曾把這篇東西分爲兩篇，分題『杜文秀統屬漢官職名』和『杜文秀統屬回官職名』。這種處理是不合適的。現在仍照原來抄本，放在一起。

這裏所根據的，是馬生鳳抄本。白孟愚抄本中的異文，另作校記，分別附在正文下。

〔杜文秀統屬職官題名錄〕

漢人授職列后：

參謀岑毓英 宜良知縣。授職後，歸省城，任布政司。因馬營

省城，又舉馬復初爲總督。雲南巡撫徐之銘等布政司等用洋

布書立姓名，手印亦曾在內，公舉是實。

大司寇李芳園 宜良人，廩生。

大司撫洪志舒 潞江人。

大司治易成奎 成都人，建昌鎮標戰軍。

大司寇劉尙中 景東漢人，拔貢，現保知府。

大司略董正姓 永昌人，現保花翎副將。

大司成梁國玉 雲州人。『玉』白本作『義』。

大司農李華 太和人。

大司成楊德恆 緬寧人。

裕略大參軍李偉 太和舉人。

西輔大參軍李士俊 紅岩人，丙子科舉人。

東衛大將軍楊以中 太和舉人。

偉略大參軍陳廷用 蒙化人，癸酉舉人。

雄略大參軍楊立臣 浪穹貢生。

後軍大參軍陸緯堂 永昌附生。

東都大參軍趙景恬 太和貢生。

明遠大參軍王錫恩 趙州副榜。

靖西大參軍王亭燎 太和廩生。

誠略大參軍楊紹正 趙州人。

大司勳王永興 緬寧人。

大司忠徐國榮 南安州人。

大司信董之中 緬寧人。

宣略大參軍文會友 永北貢生。

裕略大參軍梅乾 永昌文生。

仁略大參軍劉凌雲 寶川貢生。

治略大參軍李懷玉 吏員，蒙化。

武略大參軍趙文仲 太和文生。

撫略大參軍黑錦榮 太和文生。

智略大參軍趙炳南 宜良人。

明略大參軍楊蔚雲 蒙化貢生。『雲』白本作『元』。

綏略大參軍趙昂 蒙化貢生。

大翼長李玉樹 浪穹廩生。

前軍大參軍張映玥 太和人。

後軍大參軍潘澤祥 彌渡人。

遠略大參軍李墩 順寧吏員。

義略大參軍皋德懋。

前營大參軍李塾 永昌吏員。

鎮西大參軍龔紹成。『紹成』白本作『少臣』。

右衛大參軍袁彬 趙州舉人。

明略大參軍趙亭巖 龍陵附生。

明征大參軍魏梁 鄧川人。『梁』白本作『良』。

征北大參軍何秀林 鄧川人。

西衛大參軍施士洪 鄧川人。

左廣大參軍趙瑞昌 太和人。『瑞』白本作『端』。

右廣大參軍杜友晉 趙州文生。

勸略大參軍彭文彩。

南衛大參軍李玉衡 雲州人，現入學。

東撫大參軍熊兆祥 蒙化人。

撫北大參軍杜秀堂 永平文生。

左師大參軍金成名 永平貢生。

右哨大參軍彭恆林 房科。

參軍羅耀章 新生。

參軍蔡體寬 永平營補。

軍北左參軍趙復恩 武生。

少輔左參軍楊耀池 永平文生。

後軍大參軍田建勳 永平廩生。

大都督李興發。

北疆大將軍李如生。

參軍張國泰 新生。

參議李灼文。

參議鍾士太 永平房科。

參議邵起元。

參議楊立枝。

承審司常繡山。

參謀陳文溶 新生。

都督李大壽。

都督張小蓮。

將軍字國洪。

都指揮李阿貴。

將軍楊根發 永平武生。

參軍劉玉章。

參軍田遇春。

北部大將軍孫毓 歸州人，保花翎副將。

征南大將軍張遇泰 熱慶人。

大司衛姚得勝 臨江人。

征北大將軍梁麟魁 四川人。

勁遠大將軍李占奎。

明遠大將軍雷耀龍。

寧東大將軍皋增。

右軍大將軍楊天保 順寧千總。

振武將〔軍〕李維述 楚雄人，任騰越鎮記名提督。

平西大參軍張瑞祿 白鹽井人。

武衛大將軍饒綱 蒙化人。

南衛大將軍楊大壽 雲縣禾甸人。

安遠大將軍徐龍 雲縣人。

後軍大將軍魯國祥 劍川人，保花翎副將。

定南大將軍鮑廣，浙江學人，任保山縣。

右弼大參軍楊洋。

騰越鎮明慶長子昌柱，授大將軍職，旗人。

英銳將軍李發周，雲縣人。

惠敏大將軍寇又通，四川人，保花翎副將。

都督王珍，大理人，保花翎副將，任南甸守備。

大司攻王誠，施甸人，保花翎副將，署永昌協中軍都司。

幹勇大都督周慶安，緬寧人，保副將，卸署騰越中軍。

大參軍奎譜，旗人，捐指省知府。

翼長吳中洪，永平人。

監軍宋時義。

參謀陳錦章，農官。

主簿都堃平，新生。

南疆大將軍梅玉弟，潯川人。

參謀茶遇春，現子考試。

參軍楊國珍，永平文生。『珍』，白本作『真』。

參謀楊文彩。

參謀蘇潭。

都督楊德祿。

先鋒段金昌，保軍功。

參謀蕭品端。

參議吳鳳書。

先鋒羅文貴。

主簿楊鳳翔，永平文生。

參議楊世珍，永平新生。『珍』，白本作『真』。

翼長李朝茂。

參軍田榮邦。

將軍韓玉珍。

承審司丁應魁，永平人。

宣撫左將軍吳順，右甸人。

惠敏將軍陳定邦，保花翎副將。

大將軍楊旭，太和人。

潞江土司線子章 授撫夷大都督。

干崖土司刀守忠 授撫夷大都督。

蓋達土司刀思相吉 授宣政司。

隴川土司多正邦 授宣政司。

戶撒土司賴天福 授宣政司。

臘撒土司蓋世雄 授副宣政司。

遮放土司多力德 授宣政司。

鎮康土司刀少亮 授撫夷大將軍。

耿馬土司罕思倫 授撫夷大將軍。

大參軍林作舟。

參軍張彩南 永昌舉人。

承審司劉照青 騰越乙卯科舉人。

發運大參軍李大彩 騰越貢生。

參軍尹玉書 騰越文生。

參政蘭自新 騰越監生。

參軍周啓先 騰越監生。

參議吳浩然 騰越世職。

安撫使尹立榜 騰越監生。

承審司李天柱 騰越監生。

參軍彭延齡 永平戶房。

參謀趙應科。

參謀楊中明。

參謀陳宗茂 永平例貢。

從事常致中 永平文生。

從事羅萬有。

都督李天祥。

參謀李正鴻。

參謀唐紹賢。『紹』白本作『少』。

參謀楊生春。『生春』白本作『春生』。

行泰許祐。

都督楊德勝。

監軍高育桂。『育』白本作『有』。

東路左將軍楊鴻 永平文生。

嚴威大將軍張登洪 杉陽人。

中郎將韋連甲。

將軍唐紹義。

監軍羅懷龍。

將軍朱大明 永平人。

參軍丁彥鶴慶人，保分省知府。

勁遠大參軍周德普 鶴慶人，保知州。

右翼參軍康長嘯 元謀縣人，文生。

大司直李明章 公郎人。

北鎮大將軍袁建中 右甸人，現千總。

右衛大將軍劉永中 雲州人。

靖寇大將軍孫達 雲州人。

征東大將軍蘇三寶 景東人，現保花翎副將。

大司軍張學靜 施甸人。

撫東大將軍張維賢 施甸人。

大參軍段朝元 施甸人，保花翎運同銜。

中郎將楊安彌渡人，現保游擊。

仁信大都督王武烈 高后入。

大司藩李正學 南山人。

前大將軍羅仲 普棚人。

南軍大將軍馬璫 下關人，廩生，即馬翰林親候。

勳略大參軍康熙倫 山東人，文生。

南路參軍冷奚伯。

南師參軍苑域。

西路參軍楊廷佐 雲州廩生。

右營參軍楊嗣第 趙州附生。

靖西大參軍鄭禮升 蒙化人。

定遠大將軍高輝照 劍川人，即李維通，保花翎參將。

大參軍丁耀龍 雲縣人，現保都司。

左府大將軍熊明 雲川人。

綏戎大將軍方維敏 雲川人。

翊軍大將軍楊根昌 貴州人。

輔南大參軍杜芳 雲南人，廩生。

大都督趙時玉 劍川人，即馬永盛，保游擊銜。

立信大將軍芳成 四川人。

忠勇大將軍周維芳 四川人。

大都督晏興齊 蒙化吳旗廠人。

顯銳大將軍楊有新 小勐統人。『有』，白本作『友』。

貞良大將軍楊萃 永昌人，現保花翎。『口口』。『萃』，白本作『華』。

上軍大將軍楊熙 永昌人。『熙』，白本作『熊』。

東軍大將軍張維新 浪穹人。

北騎大將軍楊廷澍 永北三川元官人。

宣烈大將軍楊萬和 北洋人。

參軍左標 蒙化人。

大將軍李根 蒙化人。

參軍李品奎 順寧人。

參軍何世光 水洩人，屬永平。

東軍左參軍李瓊 鶴慶人，保花翎。知府。

參軍張文斗 鶴慶人，保知府。

前部大將軍王應中 鶴慶人。

領軍張潤 麗江人，現署維西協，記名提督。

都指揮木逢春 麗江人，現保花翎副將。

翼長羊恩科 朵美人，屬鶴慶，保花翎副將。

中營大將軍楊飛貴 松桂人，屬鶴慶。

智武大將軍楊天佑 鶴慶人。

寧北大將軍王之佐 雲州人。

羽騎大將軍趙國升 雲州人。

定北大將軍楊德功 順寧人。

顯烈大將軍宋玉勳 統人。

西軍參軍蔡清 騰越人。

制軍參軍鄧維盛 江西人。

參軍李林仁 江西人，現永昌府。

中郎將包以能 鎮南人，現授副將。

安遠大參軍路問敏 姚州人。

開遠大參軍劉用中 蒙化人。

征遠大參軍靳學孔 姚州人。

大都督陳旺 五坪人，現保副將。

定路大參軍蕭鳳和 同治七年征昆陽知州。

銳騎大將軍楊大發 麗江人。

勤敏大將軍楊啓元。

大都督楊占元 下關武舉人。

靖北左參軍朱慶春 廣西省進士，原任永北同治。

靖北前參軍劉有培 雲州副榜。

肅勇大將軍禹光庭 右甸人，現保花翎參將。

大司屯禹嗣相 右甸人。

領軍輝嗣尹 右甸人，保副將勇號。

雄智大將軍李發春 雲州人。

大庫土司段開元 授宣政司。

老窩土司段恩全 授宣政司。

後衛大參軍李發春 迤東人。

宣仁將軍謝國柱 雲州人。

肅智將軍左金奎 雲州人。

明遠大將軍梁樹興 雲州人。

虎牙大將軍李應順 順寧人。『應順』自本作『永明』。

後軍大將軍王應科 雲州人。『應科』自本作『永光』。

大將軍宋玉芝 四川人，現授花翎參將。

靖北大將軍趙洪 右甸人。

翊軍參軍景佩 壽甸人，回族。『白』本作『靖軍參軍景佩』。

東部參軍趙彥修 壽甸人。

東路左參軍韓家傳 永昌人。

北路右參軍金榮 永昌人。

征北右將軍王正開 施甸人，即王祖佑，授副將。

東衛左參軍丁明舉 四川人，文生。

鎮遠前將軍何順 杉陽人，即大麻子。

左部前將軍吳金山 杉陽人。

翼長吳三揚 杉陽人。

北略大將軍鱗培元 順寧人。

都督鍾仁秀 雲州人。

靖北右參軍王謙 直隸人。

翼長張玉柱 趙州武舉，係褚軍門先行，至趙州授職。

翼長周岐山 騰越人，原係游擊，褚軍門部下。

翼長許應甲 騰越人，現授把總。

翼長郭煥昆 騰越把總。

翼長范元貴 騰越外委。

靖寇大將軍孫應良 雲州人。

駿略大參軍孫巍望 雲州人，分省知府。

寧北大將軍王之佐 雲州人，現濫子考試。

大將軍王秉和 景東人，現保都關府。

大將軍楊偉 蒙化人，現已捐貢。

先鋒楊玉科 喇維密營盤街人，白丁籍，現保提督軍門。

先鋒蔣宗漢 鶴慶人，土民，現保提督。

都指揮段春堂 劍川人，皇籍，現保提督。

靖寇大將軍段聯升 蒙化人。

參軍李崇 蒙化人。

參軍李崇儒 蒙化人。

將軍蘇明順 蒙化人。

中郎將杜翠 蒙化人。

參軍品向 蒙化人。

大參軍黃履安 蒙化人。

左哨左參軍段文治 蒙化人。

參軍品文 蒙化人。

西征大將軍楊汝三 蒙化人。

右廣大將軍范明安 蒙化人。

大將軍施李長 蒙化人。

將軍施壽長 蒙化人。

開遠大將軍蘇連恩 蒙化人。

裕後大將軍陳光遠 蒙化人。

大將軍劉現蒙化人。後保花翎副將。

大參軍劉殿蒙化人。

大將軍姚柱蒙化人。

參軍姚福蒙化人。

回人授職者列后：

大冢宰馬仲山趙州人。

軍機大參軍馬紹遷下關人。

軍機正參軍馬玉珮大理人。

大司馬楊德明。

大司馬馬旭。

大司戎馬國忠。

大司軍馬金保。

中郎將雷四喜蒙化人。

鐵騎將軍趙五麗江人。

——以上全是漢族長官。

龍旗大將軍馬榮耀。

虎旗大將軍李定定遠人。

飛旗大將軍馬聯科昭通人。

彪旗大將軍楊榮太和人，後升大司銜。

大司征馬口口順寧人。

大司法馬口口蒙化人。

杜文秀統屬各大司題名錄

『杜文秀統屬重要人題名錄』原題『重要人提名錄』載於馬生鳳編寫的『雲南回教紀錄』
稿本裏。

白壽彝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於北京

「杜文秀統屬」重要人題名錄

蔡得春，雲州人，素痛滿人潛距中夏，牛馬漢族，結草澤英雄，力圖舉義。

梁國玉，雲州人，素懷舉義，不遂。當時，募杜起兵宗旨正大，率師輔杜，助張義旗，力贊杜文秀爲總統兵馬大元帥。

李芳園，宜良人，頗明春秋大義，與岑毓英交厚。清同治年間，領兵來省効力時，聞杜文秀創革宗旨，乃偕鄉人趙炳南絕岑，輕騎率師，西上助杜。

安興齊 潯江人。

楊泗州 東川人。

鍾俊才 常德人。

龔繼先 潯江人。

呂謙 貴筑人。

吳家瑞 常德人。

毛祥麟 臨安人。

易成奎 成都人。

許德明 歸州人。

洪志舒 臨安人。

劉名揚 成都人。

馬仲山 大理人。

張裕泰 昭通人。

鄭長新 賓川人。

馬名魁 大理人。

張輔 昭通人。

方成 賓川人。

杜文秀統屬重要人題名錄

『杜文秀統屬各大司題名錄』，『原題』，『各大司提名錄』，載於馬生鳳『雲南回教紀錄』稿本。
我編『咸同滇變見聞錄』時，曾收入這一篇。

白壽彝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記於北京

〔杜文秀統屬〕各大司題名錄

- | | | | |
|--------|-------|--------|-------|
| 大司徒馬國璽 | 雲州人。 | 大司農劉謨 | 永昌人。 |
| 大司軍馬金保 | 雲州人。 | 大司略董飛龍 | 永昌人。 |
| 大司勳米映山 | 蒙化人。 | 大司武馬國保 | 永昌人。 |
| 大司戎馬國春 | 蒙化人。 | 大司空李玖 | 騰越人。 |
| 大司平馬成 | 蒙化人。 | 大司寇李春芳 | 昭通人。 |
| 大司疆段成功 | 蒙化人。 | 大司藩安文玉 | 小猛洞人。 |
| 大司閫馬旭 | 蒙化人。 | 大司營安國祥 | 小猛洞人。 |
| 大司定貓皆喜 | 蒙化人。 | 大司禎馬仲國 | 順寧人。 |
| 大司令馬清 | 五通縣人。 | 大司祺馬國喜 | 太和人。 |
| 大司義安從仁 | 五通縣人。 | 大司值馬福壽 | 太和人。 |
| 大司馬楊德明 | 永昌人。 | 大司衛姚得勝 | 劍川人。 |
| 大司政劉誠 | 永昌人。 | 大司衡楊榮 | 大理人。 |
| 大司利劉綱 | 永昌人。 | 大司旅馬喜敬 | 土廊村人。 |

大翼長李樹清 漢寧人。

都指揮、都尉、監尉、校尉、翼長、先鋒、忠翊衛、都統制，姓名不詳，不記載。

聯

額

錄

『聯額錄』搜集了和杜文秀有關的對聯九副，匾額文十一事。它們都在『咸同滇變見聞錄』裏發表過。

對聯中，有楊惠廷口述的五副，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白孟愚在仰光筆錄的。惠廷是杜文秀底外甥。當文秀失敗的時候，他年紀還小，爲人虜去，後來逃到緬甸。文秀義子劉廣在緬甸，作了緬王底女婿，常和他談說以前的事情。這些對聯，都是惠廷在記憶中保留下來的。

〔聯 額 錄〕

杜文秀紫禁城對聯。楊惠廷口述 白孟愚筆錄
效法三皇恐未能，惟剪除奸佞，矢志繼逢唐虞盛世。
兵吞六詔猶豫事，願選擇賢良，□□帶領龍虎雲風。

杜文秀帥府楹聯。馬生鳳抄本

九重瑞氣擁龍樓，不數唐家花萼。
五色祥氣連鳳閣，再見漢代柏梁。

杜文秀白虎堂楹聯。楊惠廷口述 白孟愚筆錄

提三尺劍以開基，推心置腹，重見漢高事業。
着一戎衣而戡亂，行仁講義，儼然周武功勳。

杜文秀客堂聯。楊惠廷口述 白孟愚筆錄

天降英雄，挽回中華世界。
地遺豪傑，奪破胡兒乾坤。

虎賁三千，掃除幽燕之地。
龍居九五，挽回堯舜之天。

統萬甲，普濟黎民，由王化，興帝德，工農裕厚。
五百年，重建北國，因天時，據地利，事本人和。

杜元帥書房對聯。李芳伯抄本

四壁春烟無燕到。

一窗雲影有龍飛。

。案馬生鳳抄本作：

四壁花陰無燕到。

一窗松影有龍吟。

匾聯二副。李芳伯抄本

太和閣邑漢教官紳士庶奉送馬左參軍印圖匾聯：

匾

政在養民。

聯

本聖賢學道愛人，功不計，利不謀，日竊風清，允矣羣黎遍德。
大經濟隨時救世，思其艱，圖其易，雲油雨沛，勃然萬象更新。

又奉送英略參軍馬玉書：

匾

惠孚蒼洱。

聯

雅意作人材，戶誦家弦覃教化。
勞心勤撫字，惠民息役溥恩膏。

士庶公送杜文秀匾額。自孟愚抄本，恒順和抄本，馬生鳳抄本。

大業日新 蒙化送

一人定國 太和送

天與人歸 趙州送

保民爲王 雲縣送

順天應人 鶴慶送

伐暴救民 鄧川送

景運維新 鄧川送

萬(選)賢使館實川達
定國安邦派魯送

二 料實義利受同

鶴
慶
紀
聞

『鶴慶紀聞』記張正泰在鶴慶的殘暴，杜文秀對鶴慶的佔領，楊玉科底奪取鶴慶和杜文秀對鶴慶的再度佔領。原稿有四葉。三葉寫在十一行的紅格通行紙上，紙各半幅。一葉寫在無格的貢川紙上，紙是全幅。字很草率，似是臨時的隨筆。作者，佚名。原稿係馬生鳳收藏，現在分了段，加上標點和標題。

白壽彝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鶴慶紀聞〕

張正泰、張逢泰、張遇泰、千總王舉、楊玉文，過麗江招納亡命，犒撫錢文。

張正泰由鶴調兵出攻，分兵二路，自率一路，直攻牛街。命部將陳良另率一路，攻打劍川。陳饒勇非常，數日不下，乃身先士卒，單身登城，劍城始破。隨由劍率隊，至牛街會張，又分兵攻打鄧川浪穹，直入上關，由灣橋至五里橋，連營數十里。

大理城中回首馬金標、藍老陝、蔡七二等，見張兵勢甚大，料難拒敵，乃率衆千餘，由大理南門退出。至掃把營，偶遇杜文秀率衆五六百人，由姚州退回。相見之下，杜文秀問及：「各公捨此天生要隘，去將安適？縱死，亦得其所。」於是衆均奮激，乃二兵合而爲一，又率衆返大理，進南門。斯時，幸張正泰等尙未知回兵已退之事，故回兵仍得安然而進。

是晚，杜文秀暨藍老陝等登北門城樓，瞻眺敵營，得見張兵連營數十里，兵卒數萬，衆首領無不膽爲之寒。惟杜文秀莞爾而笑，顧謂衆曰：「諸公以爲敵兵勢大，以吾看來，直如土偶木肘耳。」衆驚問故。杜微哂曰：「吾觀張正泰兵卒雖衆，然軍伍不整，戰壕不修，此兵家之大忌。諸公但看吾三日之內，大破張兵必矣。」於是衆均爲之鼓掌稱善。乃公舉杜爲首領，以便提兵調將。

至第二日晚，杜乃升上座，執兵符，分派兵將，井井有法。飭馬金標帶兵數百由東門出，蔡七二率兵數百

由西門出，已乃與藍老陝率兵數百由北門出，三路夾攻。當此之時，張正泰兵多將廣，以爲無敵，毫無防備。殊不知正值趾高氣揚之際，爲杜等三路進兵，攻之（其）不備，故爾大敗。一夜一日之間，被杜兵追逐至觀音山。故鄧川、浪穹、牛街、觀音山等處，仍爲回兵所得。

而該傷（喪）心病狂之張正泰，依然退歸鶴慶，閉門不出，日逐命其弟逢泰、遇泰及王舉、楊遇文等四出勒索金帛，稍不如意，卽加非刑。甚至掠搶子女，無所不至。該以萬姓之膏脂，供其一人之慾望，故鶴、麗民衆不堪其苦。乃由代理州篆之幹君元出首，與鶴城之紳老數人相商，除毒救民之策，得本城武生張瑜、張瓚弟兄二人承任下手。乃由幹君同紳耆設筵一席，邀張共飲，賄賂其左右，乘其沈醉之時，由二張扶持，回歸鎮署。就其將寢之時，驟出利刃，猛刺之，而未中要害。而該姓（性）如梟獍之張正泰，猶拒敵逃竄，轉瞬無踪。而張氏弟兄正值倉卒之時，得遇幹君，詢問之次，幹君曰：「此人不就此而除，我等無焦（噉）類矣。」於是跟踪追緝，得血痕於官銀局地板下，乃捉而斃殺之。

次日，該之弟逢泰、遇泰等聞風逃匿，連夜逃至大理，投杜哭訴苦情，並請兵報仇。斯時，杜文秀自占（佔）大理後，四方回衆望風相投，以致兵勢日見加增，已不下數萬之衆。得該張逢泰、遇泰之鼓吹，乃飭其大將軍米映山及部將馬良勳及張氏弟兄，率師五千，長驅大進，直抵鶴城。代理州篆之幹君元，統率團練，多方保守。因衆寡不敵，乃爲回兵攻入。張瑜弟兄及幹君元等，乃爲張逢泰、遇泰等覓而殺之。米映山率衆進城，安撫百姓，得見該張逢泰、遇泰等無故尋仇，覓恨，亂殺無辜，不禁大怒，乃將該二人縛解大理，請杜定罪。回兵在鶴，待遇漢民甚優，故得安堵如故。

甲子年春，米映山奉調赴榆，留兵千餘，與馬良勳鎮守鶴城。漢軍千總楊武愍率衆百餘，由維西奉協台和善典令，從小路來鶴，由西山潛踪而下。斯時，因鶴城回漢軍民安堵如故，一時未防，於下午四時爲楊乘虛而入。回軍因事出倉卒，且不知漢兵多寡，倉惶逃遁，漢回軍民死傷不下數百。回軍將領馬良勳星夜逃歸，故牛街、觀音山等處，仍爲漢軍所得。

楊既復鶴城，卽整理軍務，招集四鄉團練，防守城池汛地，並於各村號召鄉勇。楊武愍進鶴城，乃甲子年十月事也。至次年乙丑，大理杜文秀因勢力逾（愈）大，乃分派蔡七二進攻永昌。蔡攻永昌之事，其備細則未得聞。又飭其叔楊鎔帥四大司馬統兵四萬，復進攻鶴城，分東西二路長驅直入。西路觀音山、牛街等處，次第攻下。東路則有清道光口口進士吳之錫並其子，率鄉勇三千餘，死力抵禦。旋因衆寡不敵，亦已失守。吳父子亦經死難。於是回兵大進，抵城下。因楊武愍守禦有法，致數月未下。繼回兵分爲四路，由四大帥各率萬人，分頭由四門攻打。惟北門乃劉誠指揮，日夜攻打不息。因城內把總傅聯佩用心防守，故亦不克。後劉乃暗飭回兵，夜間埋藏火藥，欲炸城牆。而城內漢軍已知此消息，由署理州篆之林樹聲親自督飭民夫，由城外埋藥之對面城牆下，挖掘濠溝，意欲通氣以破之。殊事已不及，回兵已燃藥，將城牆炸倒五六丈，民夫死數十，林君亦及其難。漢軍把總率兵百餘，死力堵北城倒處抵禦。因衆寡不支，身帶數傷，乃自殺。回兵得進。斯時楊玉科因抵禦南城，聞報馳救，已不及。乃從西北城牆，一躍而下，逃往三村，潛藏一宵。次日，卽一人逃歸維西去訖。

回兵之進鶴城也，因痛恨甲子年楊玉科百餘人進城亂殺之仇，乃不分皂白，將漢軍民年在五十歲以下，十六歲以上者，悉數縛至東門外，排班而殺。此役漢軍民死難者，不下萬餘。

後維西協和及楊玉科、蔣宗漢等奉命帥師攻回。彼時，因杜力已衰，省城岑督西下，次第克復各地。事出何年，則未知聞。

又聞諸父老所言，杜公占（佔）大理十八年，深得民心。至岑督兵臨城下，杜顧大事已去，擬去請降以救民衆。而大理之一班紳老跪地遮道，意不忍其受死。因杜已預先服毒，故開城請罪，不一小時，即已毒發而死。

元
謀
紀
聞

『元謀紀聞』原來是中國回教俱進會元謀分會致該會滇支部的一封公函。函中略述杜文秀領導起義的經過，及元謀回民所受的迫害和反抗。函末年月日上，蓋有『雲南元謀縣回教俱進分會之圖記』篆字陽文的長方形圖記。原函是馬生鳳收藏。標題和標點是我加上的，段落是原有的。我會把這函收入『咸同滇變見聞錄』中，當時所用的標題是『元謀變亂紀聞』。

白壽彝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七日於北京

〔元謀紀聞〕

敬覆者：昨奉支部函示，令敝分部陳述杜事原委，理當亟早呈覆。無如敝處老輩能記杜事者雖有一二人，而苦於目不識丁，僅能依稀記憶其綱領撮要。因未有筆記，故不能殫述。欲不呈覆，又恐有負雅望，因而勉強爲之。其中多有前後拉雜之處，不過就敝村老人口中所述，略爲增減。事雖屬實，而文字不雅，尙乞高明諒之。

謹記杜事如左：

杜之起事原因 由石羊產（廠）回漢爭礦，互相殺傷，遂購（機）成仇。繼因永昌禁烟，百姓有礙。時杜父爲廩生，每呈訴百姓苦處，地方卽以爲違背國法，卽以石羊產（廠）之案坐之，言回民造反，將杜父殺害。時杜文秀不服，乃父冤死，以至兩番京控，遂得上諭報復之命。時杜回家到下關，卽知舒欽（書）二上司下令滅回教。恰逢大理被圍，於是杜卽轉蒙化招集人馬，救援大理。一戰成功，遂得大理。不久，卽被衆人選爲元帥。

杜同時之名人事跡 蓋老陝，不知姓名，打玉龍關時，一刀殺三人。其他有名之人，除十八大司而外，如袁吉產、馬四將軍、貓將軍、保將軍、他郎馬三阿烘、陳老莫。

杜之文武官制 多效明制。外有十八大司之稱。

杜之德政 立師（帥）後，取消地方苛派，化回漢之畛域。其時風調雨順，五谷豐登。

京控訴狀

先後檄文 此二條因無筆述，故不明晰。

各處響應年月日 各地不同，然多在咸豐七年。

元武（諱）起事，由于舒撫台欽（青）樊（藩）台言回民性暴可惡，須預防造反，不如首先殺之，遂下令各地，令漢民十家殺一家回民，即得一四品頂戴。文頌（頤）到元謀時，陳小樓爲縣令，接得斯文，大爲吃驚（驚）。即到敵村清真寺傳集衆人，將舒欽（青）二台之令，與衆人覘之。父老等即環跪求保全之策。乃令急造軍械，以備不虞。故即有武定五屬地方官兵約三萬人，以三路來攻時，本村只三百餘人，亦以三路迎之。初交手，稍卻。繼後大隊到來，背城一戰，遂將五屬官兵追出境外。由是黑井廣通各處回民，聞元謀先有陳小樓保護，後有貓保二將軍維持，以故多逃馬街避難。其貓保二君之來爲何？亦因杜公聞得元謀遭難，所以遣其來保護回教也。

杜公事跡，敵分部見及於此，略爲覆呈。尙乞高明編書傳世，係（使）後人知爲先革命，則幸甚矣。此呈省城俱進會支部正副會長台照。

民國十九年西曆六月二號，元謀縣張二村俱進分部公呈。

騰越杜亂紀實

『騰越杜亂紀實』記咸豐六年到同治十三年間騰越底回民起義，並記到光緒初年漢族封建軍人內部的鬭爭。說是『紀實』書中是有不少的實事。但這書仍是完全站在大民族統治階級底立場的『紀實』對於清官紳兵練的記載是照例地誇張，對於義軍方面是照例地誣蔑的，雖說它對於杜文秀領導下的名將李國綸也不得不恭維幾句。

我根據的本子，是雲南排印新聞紙本，封面題『針菴老人述』，正文前有保山吳壽熙底序和題詞，保山吳煦底題詞，正文後有呈貢胡裕培底書後，因為都是些應酬話，現在不再印出來了。分段是原來有的，標點是新加的。原本錯字不少，但多數錯字還看不出應該是什麼字。

騰越杜亂紀實

郡人曹 琨佩瑤述

滇之有回教，由來久矣。元初，賽點赤來滇，建清真寺於各路，招徒設教，輔以官力，漢民入回教者，駸衆。循是以往，回教繁衍，莫可紀極。騰之回教，則以境內外烏索、馬家村三地爲最著。教民富堅忍性，精悍英發，善營商業。嘉道間，最稱富庶。旅居緬甸，爲玉石、寶石、棉花商者，半屬之。其列庠序，登賢書者，幾與漢衆相埒。補綠營千把總者尤多。自米漢回聚處，無纖芥嫌，惟不通婚娶，不食豚肉，禮俗稍異。回徒工戲術者，每於迎神賽會，春燈互換間，炫奇譎肆作態，凌侮漢民，往往因以鬪毆，惡感漸滋。滇之回禍，肇於道光中葉。陝甘回有藍老陝者，以整飭教門，率衆來滇，時肆煽惑，挑衅尋仇，遂各懷猜疑。不數年，有緬甯漢回互鬪案，永昌八鄉殺回案，雲州回教據城案。漢回之禍，雖旋起施（旋）滅，有識者已心竊憂之。

咸豐六年丙辰春，藍老陝、馬金保舉回叛，踞姚州城。大理提督文祥、滿洲人調各鎮綠營兵官往勦，圍攻半年不克，官兵死數千人。吾騰率調征姚者，亦戰死千餘人。文祥變勦主撫，匪佯受撫，乘機突竄，文軍敗退。秋八月，杜文秀響應，據大理城，稱大元帥，文秀、保山縣同民。迤西震動，警報至騰，漢回均懷恐懼。先是綠營率赴調攻姚州，遺騰者半老弱。總兵官明慶、滿洲人庸闇貪鄙，不治事。郡中不逞之徒趙連城、李枝培、岳陽成、董大用、黃在萬等，假大理失陷名義，拜把於各鄉，造謠惑衆，謂：「回教聚徒，尅期起事，漢人不先制回，必見屠戮。」狂熱者以（年）聽之，附和者衆，把勢日張，不可遏抑。廳同知王秀毓、安徽六安州人，進士，幹練有爲，慮殺機一發難

收，偕漢回信用素著士紳，親往城鄉，多方解釋。然一傳衆，衆把黨濫言益熾，大會忠孝寺，倡言殺回，起於李枝培，成於趙連城，決於岳陽成諸人。於是而漢回浩劫以成，風鶴頻驚，岌岌不可終日。冬十月三日，枝培等方率衆闕於街衢，適有回教無賴何啓浩者，與回富豪有怨，欲陷之。是夕，乃於其住宅發槍數響，意在激與爲難。枝培等謂回果先發，遽擁衆城保，縱火肆殺。光熊熊燭天，殺聲震地，良懦全家殉亂，強壯者聚東門外禮拜寺抗禦。四日，把黨往攻。回民復汰老弱，投池水死，衝鋒奔馬家村。六日，趙連城率諸把，呼東門守城官不敢抗，縱之入，令遇回盡殺。回民投池墜井，自縊服毒者累累。劫餘婦女，掠辱且盡，慘不可睹。而把黨猶挖窖淘井，破壁毀牆，搜殺不休，一時成把黨世界。匿一回，誅及全家。卽擊交簷好，亦掩面而不可救。然僅實及良懦，強武者流率出圖報復。良漢慘劫遂亦不可逃矣。而把魁且挾黨擄資，躊躇滿志，縱欲自快。未幾，龍江練難民報稱城保回民逃馬家村者，日與該地教徒羣聚慟哭，相約復仇。次日，果率衆四出，凡附近馬家村漢民村落，皆被燒殺。舉把黨所加於回之慘毒，一以加之漢人。且破肚抽腸，燒臍烙臂，倍極慘酷。每破一案，一片瓦無復存者。此龍江一練之被難慘劇也。時南方有回弁千總張玠，率回兵駐南甸營。城中殺回時，玠奔杉木籠，與該地回民結合，招野夷千餘人，反攻南甸營。左營守備陳上進，率兵民登埤捍禦，誓死守。復得在籍廣東知縣尹藝，督河西鄉勇千餘來援。上進率兵攻出，內外夾攻，玠敗逃。繼上進以巨金買野夷，斬玠首來獻。第甸營之匪雖逃，而龍江警報日數至。廳丞王秀毓昕夕勞悴，旬日間鬚髮盡白，遂集十八練紳士會商，傾誠泣告，再安撫回民。回仍橫肆燒殺，終無成效。乃決議主勦，進籌兵餉事宜，設軍需總局於城保，以地方正紳李含英、革煥章、劉照青等董理之。時省道阻塞，無可稟承，不能不自爲計，故捐餉募兵，地方官紳皆共負其責。又承平日久，無知兵之將。

以把魁趙連城等，既開衅於前，當效用於後，且擁黨盤踞，爲地方憂，不得已，募鄉勇萬餘名，委趙連城統帶，往攻馬家村。詎連城率練勇抵龍江，僅分紮連營百餘座，以包圍之。老師費財，久而無功。是舉也，雖曰以暴易暴，然既繼惡，且無以服回民之心，而平其憤，蓋兩失之矣。

咸豐七年丁巳，應丞督催連城進攻。連城惟以大砲遠擊，日報捷音。久之，回民軍火鹽糧將盡，有請乘此猛攻者。連城曰：「馬家村爲吾輩生活，多延一年，富室資財不患不盡爲吾有。」所帶練總練目，多把黨，遂益懈，無進取氣。練餉稍不足，輒縱練勇劫富室自肥。圍攻半年，漢民耗財無數，於回民毫無損失。且馬家村未下，而烏索回民柳鐵三，復糾合邊關野夷，大出燒殺。大西之羅香、阿白、古永七寨難民，紛紛赴城，涕泣請援。秀毓商軍需局紳籌備餉需，請武營官兵出勦，協以練勇。中營游擊施化庸，率兵行半途，爲賊要擊大敗。把總胡景相、楊國寶死之。烏索賊愈肆，破碗碓寨，殺二千餘人，賊益披猖。被難村落日有所聞。營兵練勇咸不能制，不得不聯民團，爲自衛計。於是李珍國起於綺羅，尹維新起於大董，尹藝起於河西，劉光煥起於古永，曹輔清起於城保。其他各練亦推選幹練紳士，舉辦鄉團，嚴修壕柵，日以防禦，回匪爲事。馬家村匪得張玠餘黨來助，遂大出劫趙連城營，一日夜間，連城營百餘座，左營都司陳上進、營油葫蘆，來督攻。築營未固，賊出猛撲。上進部卒多精銳，力守之，孤營克全。連城委棄槍砲軍火無數，遁歸家，擁黨自衛。文武官吏不能律以敗軍潛逃之罪。上進油葫蘆營堅守抗賊，賊不敢西下。繼以撤歸保城，營東門外。

咸豐八年戊午春正月，烏索賊首柳鐵三糾合野夷，許以凡攻破漢民村寨，任其劫掠。從者益衆，遂出大西，燒殺緬善。曹輔清率城保民團往援，戰於張家壩新路口。賊後隊至，輔清力竭陣亡，團兵遂潰。賊出小西練，

燒殺十餘村落。王宣德率衆禦之，不敵，敗死。兵民據大盈江爲防禦。正兩軍相持，馬家村賊擁衆萬餘至，攻撲東山脚一帶村落，燒殺殆盡。秀毓飭李珍國防黑坭廟，尹維新防黃土坡。劉光煥、楊占乙、蔣相士各率練勇相繼來援，分營北教場。鐵三屢來猛撲，均被擊退，城危稍舒。秀毓老而益壯，每戰必臨前敵，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賊復撲陳家巷，不能逞，反爲所敗。乃飽掠民財，返烏索。馬家村賊相持日久，劉光煥、蔣相士、楊占乙等轉守爲攻，脅賊背，負其吭，進攻黃土坡。尹維新攻克龍華寺，首尾合擊，賊大敗竄，回馬家村。光煥等既勇敢善戰，迭獲勝仗，人心漸定，紳民倚爲長城焉。乃馬家村賊方退，西路復蠢動。冬十一月，鐵三糾合邊關野夷，擾明光臘。幸右營守備李秉賢率兵禦之，營於新街了烏山一帶，相持月餘，互有勝負。賊率衆夜襲，衆寡不敵，秉賢敗退。千總李殿瓊負重創，營破，部卒負之走。外委吳國保戰死。賊長驅出踞固東、順江、至馬站街，諸生許登成率鄉勇扼之。旬餘，彈罄援絕，寨破，全家死之。次年春，侵入緬箐。時馬家村賊及鐵三，均與大理杜文秀通，鐵三稱僞將軍，馬國璽稱僞都督。冬十二月，杉木籠回人馬宣海，勾結諸山野夷二千餘人，出擾南甸營，勢不可侮。都司陳上進拚死扼守，血戰半月。尹藝率河西鄉勇援之，戰於長寨，砲斃馬宣海，殺賊衆三百餘人，賊大敗潰走。

咸豐九年己未春，潞江七司線子章叛，降於馬家村賊。龍陵紳士趙廷驥亦與賊通。南甸司族目勾引國璽，率賊衆出據河東，襲襲宋關。抗拒月餘，關民不支，聚張氏大宅抵禦。賊曳柴草，火其宅，死四百餘人。龔宋被屠，民房悉付一炬。賊乘勝犯河西，尹藝督鄉勇禦之，不得逞。翼南甸營，陳上進協兵民擊退之，竄出明朝，會合烏索賊。先是柳鐵三，由大西出燒緬箐，破大村，諸生蘭自雄戰死。復侵明朝，燒數十餘村落，攻荷花池，垂破。尹維新率所部往援。維新（新）身先士卒，所部皆龍江難民，仇賊極深，故戰皆奮勇，所至克捷。賊兵雖衆，多裹脅

而來，從未遭遇勁敵，經此激戰，畏維新如虎，相率引去。維新恢復明朗，緬管、耀兵而還。秀毓頗敬重之，率應人郊迎十里。良以杜逆蔓延迤西，交通斷絕，無由保獎，惟推誠優禮，以昭激勸而已。時貢生馮孝德，於外龍江聚難民三千餘人，結大寨拒賊。與賊戰，數獲勝。凡被賊所燒殺各練，亦各擇險，結大寨抗賊。就中唐家營與賊近，屢被襲擊，互有勝負。秀毓以事有轉機，欲賊不據，必先使敵不能出，因集諸紳籌練餉，爲數甚巨，富室苦之。秀毓曰：『兩賊巢爲吾心腹患，不除，命且不保，安望有家？』傾官囊，盡社物充餉。各富室爲所感動，一時傾家助餉者絡繹。乃飭劉光煥、蔣相士添募勁勇，專任烏索勦賊事。并赴唐家營，聯絡西路各營，各關隘士弁均歸節制。李珍國恢復上營，擒斬頗衆，軍威正盛。飭其與尹維新出下龍江，合馮孝德之衆，專辦馬家村賊。維新率所部，營二台箐，屢與賊戰，時有斬獲。賊畏之，不敢出。擄者六閱月。劉光煥至唐家營，會諸將商進取，合兵盤烏索。孟士弁兵敗，死之。光煥猶拚力圍攻，迭獲大勝。鐵三終潛伏，不敢出。半年間，各地方稍得安謐。冬十一月，擊獲把首趙連城，誅之。自後，把匪絕跡，地方事皆正紳李含英等任之。兵事則一以委之劉光煥、李珍國焉。

咸豐十年庚申，秀毓以衰年策劃勦賊事宜，練勇籌餉，積勞成疾，卒於署。騰人如喪考妣。秀毓一身關係騰之存亡。秀毓卒，騰事由總兵明慶任之。勦賊諸將大爲沮喪。凡事爲慶掣肘，軍心漸形動搖。未幾，鐵三復擄緬管，出小西練，結大營於核桃園，直犯大盈江。蔣相士、楊占乙率衆來援，會珍國與賊相持於西山壩。賊襲破陳家巷，犯北練，繞道峯口，夜渡疊水河下流，攻城保，破之。焚五六七八保街，燒民屋五千餘家，殺掠兩日。珍國率衆來援，苦戰旬日，賊退入緬管。楊占乙扼守鵝籠，兵單不能支。賊出燒大莊，攻撲和順。幸防守堅固，又有劉光煥所部助之，賊不能入，遂退。秋，馬家村賊由上營出侵北練，焚二十餘村落，攻邵大營。柴生藻兄弟率鄉勇

死力抵禦，殺賊三百餘人。敵退去，捨北圖南，悉衆襲南甸營。代理左營都司吳浩然率兵嚴加防禦，賊屢攻不下，退走。北出黃坡不遂，復夜襲羅漢冲莊烟村，破五寨，極殺戮之慘。冬，馬家村賊復犯猛達，大小村落燒殺殆盡。次年，附生濮登年聚難民千餘，結大寨於老密菓嶺與賊抗。賊入清水練，殺掠十餘村落。李珍國禦之於栗柴壩，殊力戰。冬十二月，柳鐵三大舉抗緬箐，犯明朝，破荷花池。千總馬啓萃率所部扼守蘭家寨，賊猛攻，彈罄援絕，寨破陣亡。明朝全練爲賊盤踞，大遭殺掠。

咸豐十一年辛酉春，尹維新討潞江土司線子章，攻破其城。聞鐵三東下，帶兵旋騰。時賊合犯朗蒲寨，以詐術襲破之，飽掠燒殺，闔寨一空。此寨素稱天險，爲南方最富庶之區，遠近資財，藏於此者爲最多。分兵降河東，犯河西。尹藝率鄉勇拒戰於蠻東。逾月，河東諸村寨盡爲賊有。柳鐵三合馬六躬腰進薄南甸營。陳上進督兵禦之，斃賊三百餘人。賊東草龍堆草碼，窮盡攻術。上進均以火破之。賊不退，結營困之經年。上進精銳傷亡殆盡。城中十四五歲男女均充兵役爲協防。城將下，幸尹維新率所部衝入蠻東，助尹藝連戰皆捷。柳馬二賊敗退南甸營，圍解。未幾上進積勞卒。上進字月樓，英爽豁達，長於肆應，然勇敢善戰，一時殆無其偶。使天假之年，其功績當必有照人耳目者。乃遽如許，惜哉！尹維新尾賊後，戰旬餘，克復明朝練。再戰於緬箐，賊遁歸老巢。是役尹維新殺賊千餘人，潞江土司線子章之胞叔線如紱，義實生，監井訓導。拒姪從逆，叔姪成仇，攜眷逃空臺大寨，助馮孝德拒賊。賊大股來攻，孝德力戰兩月，援絕彈盡，寨破，全家投江死。如紱爲賊擒獲，逼之降，不屈，罵賊死之。遺幼子聯奎一人，後隨李珍國屢立戰功。是年米價特貴，因明朝、緬箐、清水等練被賊蹂躪數四，青年壯丁半擄鋒鏑，無人耕種。四五月間，無米上市者一二月，近城村落餓死者相枕藉。自後連年皆飢，居民有食人肉者。總兵明慶昏

貪畏惡，坐視民難，復大權旁落。其家人高瑞輒借餉飲財，小民不堪其擾。新任廳丞周力庸，迂道來騰任事，碌碌無所短長。能保衛騰民者，近則惟特李珍國，遠則特尹維新、劉光煥、蔣相士等諸鄉勇。夏六月，僞揚威大都督蔡七二攻破永昌，縱旗員奎普入騰，說明慶降。普，慶至戚也，慶爲所動，許之。紳士李含英等守義拒絕，其事暫止。秋八月，馬家村賊勾結安從貴犯曲石，趙繩勦，郭景汾率衆拒之，陣斃馬六躬腰，柳鐵三東下攻騰城。九月十七日，杜文秀命僞定南大將軍馬興堂率兵二萬餘人攻大黃，全練敗降。十八日，鐵三燒滿金邑街保，逼城垣下。諸生張之英全家自焚殉之。十九日，攻綺羅。李珍國禦之，衆寡不敵，率兵敗走。興堂攻入，練民死者二千餘人。二十日，總兵明慶具表乞降。司獄張紹平安徽桐城人，赴鎮署，請明慶背城戰。慶答以孤掌難鳴。紹平指其頰，罵賣國賊不絕口，回署全家服毒死之。有絕命詞一聯云：「一門盡忠良，妻妾子女從我去；滿城皆賊黨，鎮廳游關率民降。」二十一日，慶開城迎賊，舉人李含瑞服毒死，諸生李閣鼎、楊東昇等相繼死。舉人李含英，主戰不降，被執，罵賊死之。含英字實生，含瑞字芝生，兄弟也。公明正直，能文章。含瑞兩女，賊破綺羅，殉節。屬全境歸賊。時大淫雨彌月，田禾淹沒，刀兵之餘，時疫流行，吾民幾無噍類矣。廳丞周力庸口獲送回省，至永昌，蔡七二殺之。賊踞城，壓派人民出兵，大練一千，小練八百，五百，三百，凡二萬四五千，由回頭目率往攻省，並出犯迤南各地。得生還者，百無二三。勒派投誠銀和順二十萬兩，餘練遞減十萬八萬五萬三萬有差。十一月，以丙辰殺回案，殺游擊施化庸，拔貢易慶雲，舉人金澤等。興堂乃賊中健將，明賞罰，尙信義。慮回民報復，示：「僅殺此數人，丙辰積案卽已告結，後不妄殺一人。」云云。終踐其言，騰民頌德之。十二月，僞揚威大都督蔡七二入騰，震於尹維新之驍勇善戰，難以正勝，乃計誘維新殺之。驅出城內居民，以西練、古永及城保回民填補之，編爲三營，各署將

軍都督領之。留馬興堂鎮守騰越，即旋永。是月，西路總統劉光煥、副統蔣相士、貢生梁大士起兵古永討賊，舉不降賊者，多往歸之。蔡七二統賊衆二萬來攻，燒殺古永十餘村寨，攻箐口，勢甚危。光煥等誓死守，晝夜鏖戰，月餘，氣不稍挫。

同治元年壬戌春正月，蔡七二攻箐口不下，掘地道，擬以地砲轟破之。光煥沈勇堅毅，得將士心，終嬰城固守，與寨相存亡。一日瀕危，光煥備鴉片分給家人曰：「寨破，吾家其悉以殉，無偷生一人以爲我辱。」適地洞成，將裝置火藥。七二率隨侍何二荷槍入勘，忽有彈中額，斃之。此報即係何二所發，何二之父爲蔡所殺，乘便報父仇，以賊槍暗擊之，衆賊乃誤以爲敵彈也。蔡死，諸將無統率，各不相下，多拔隊旋永者。然圍攻箐口之兵，尙餘四五千

人。蔡七二威信勇嚴，爲諸賊所傾服，縱橫迤西二十餘郡縣，無堅不破，無敵不摧。文秀帥衆，一賴七二。是後諸賊擁衆爭權，文秀號令不行。七二之死，其殆天亡杜逆歟？古永圍將解，光煥統兵出緬箐，檄十八練圖恢復。收小西練，營北練普光寺，期四方響應。攻城逾月，馬興堂由東山腳迎戰，油燈莊破，漢兵死千餘人。普光寺被圍，光煥走馬場。賊攻陳家巷，鄉民守禦，擊斃僞獠獠將軍余龍才。然鄉民卒以援絕降。光煥走緬箐，小西北練等處仍爲賊踞。興堂飭僞將軍馬連二、撒萬年率衆登干崖土司地，直搗弄璋街。上阮降，賊肆淫掠。下阮抗拒，東路總統李珍國、尹藝起兵下阮，檄六土司連盟拒賊。干崖土司刀獻廷首應之。推珍國主盟，合義兵攻賊。克弄璋，賊退守舊城。珍國攻上五阮，克之，薄舊城。賊殊抗拒。珍國攻愈力，賊挾珍國妻子女婢四人，求緩攻。珍國隔河應其妻曰：「我旣以身許國，不能以私害公。汝等旣被擒，宜求速死，以成令名，行當爲汝復仇也。」攻愈急。賊怒，命牽珍國妻子女婢，對珍國斫殺之。珍國子名舍裕，時四歲，臨刑，賊馬某以他子代，匿舍裕，攜回永平。義民馬某死，其妻以

女妻含裕，含裕以姊妹結婚，爲人倫極變。馬妻皆以實，遂婚之。含裕赴騰，認父，珍國堅以爲已死。知永昌府事鍾守說之。珍國以含裕二歲時左膝患瘡疾，曾施刀圭，有割痕，啓驗不虛。含裕歸宗，峯毓英奏獎含裕守備。珍國哭不可抑，拚死指揮部卒衝擊。賊大敗，夜遁。

南旬城。珍國進兵克茂福、猛宋、西山一帶寨村。董國紳先據猛乃，響應。賊圍攻之。國紳以少禦衆逾月，賊敗退。尹藝軍至，合力克復河西全練，駐兵蠻東。李珍國恢宏有度，敬賢愛士，俠義感人，志節豪勇之士多歸之。尹藝奔走於劉李董諸將間，諸將資爲謀主，合兵攻南旬城。時馬興堂以杉木籠回民填住旬城，任撒萬年守之。珍國圍攻二月不能克。興堂會合柳鐵三，率兵萬餘來援，楊占乙、董德戰死。珍國退守新寨爲大營，駐重兵以扼賊咽喉。是時漢兵勢漸盛，張宏亮起義於外龍，江邦煥、張麻祿起義於大汗壩，楊天順、林天柱起義於大蒲窩，濮登年起義於老蜜菓嶺。賊將軍石二率千餘人來降，鎮康刀悶叔率部將武朝忠、楊順保來歸。珍國以之守大蠻弄，舉義諸將幟尙赤，賊爲天方教徒，幟尙白，遂以紅白旗別之。紅旗之地，東自河東山至蒲窩龍江，西自河西至緬箐古永。

同治二年癸亥春，僞劉四將軍由龍陵渡江，來犯復羅卜絲莊。李珍國會尹藝兵親擊之，斬擒二百餘級，克絲莊全境。興堂賊中之識時英傑也，以連年兵爭，民窮財盡，募餉無由，非疏通緬甸商務，引外國資金輸入，不可。乃遣使與珍國通好，結停戰通商規約，各安疆界，不相侵犯。兵事暫息，民藉以安。方八閱月，興堂貨馱被劫於黃竹園，珍國飭查，不得踪跡，約遂解。冬十二月，興堂約僞大司寇李芳園，率賊萬餘來騰圖大舉，檄僞都督馬連二，率衆攻外龍江。張宏亮、張麻祿力禦之，不敵遁去。興堂、芳園統五六千人，破清水塘，據小蒨窩，圍大蠻弄。刀孟叔屢戰旬日，寨破，死之。所部死者四五百人。賊衆越杞木寨山，襲破托盤山，逼新寨大營。

同治三年甲子元旦，賊薄新寨大營。石二率軍迎戰，不敵敗走。賊路攻破其寨，猛卯土司衍定邦、營總李開泰、李沛然死之，軍士死二千餘人。賊犯猛宋、茂福、珍國兵出援。大股賊猝至，不敵，棄寨走臘撒。興堂、芳園長驅直進，破千崖新舊城，據上五畹。夷衆退據下五畹。撤萬年、楊德功會攻邑巴寨。上下畹夷衆合力奮擊，賊大敗，死亡甚多。興堂知難深入，變計招撫。戶撒土司賴天福降賊，委以招守千崖夷民撫慰各司事宜。興堂旋師，文秀論功，擢興堂爲大司平，調大理。參機要。以僞綬遠大將軍僕光美、僞車騎大將軍馬守玉鎮守騰越。然貪庸暴亂，不能服三營回衆。馬扁四、何啓洪、馬七猴子等，遂各立衙署，苛役漢民，濫捐斂財，不堪其虐。無業回民復倚劫自給，折（拆）屋爲薪，至不能長瓜菜，嚇詐淫掠，惟所欲爲。秋，李珍國率軍克茂福，猛宋、猛乃各地。武朝忠據猛連，與蒲窩通。尹賓國據丹陽洞，賊往攻，賓國敗走。三練有紅旗，自賓國始，後死於古永。

同治四年乙丑春，烏索僞寧西大將軍柳鐵三踞大西全練，蓄精養銳，連合馬家賊村，大舉出犯緬管大村，勢甚張。趙繩勳、郭景汾抗禦不能入，賊令長圍困之。三閱月，李珍國率兵救援，戰於奎山。鐵三所統之兵皆大西人，聞蔣相士回據順江，截其歸路，衆心惶懼，遂乘夜逃烏索。自是大西全練爲蔣相士、劉明欽、光煥長子，並敢有才略。趙繩勳、楊春榮所分據，不敢復出。秋，劉明欽出屯和順鄉，馬守玉攻之，不敵，敗走。該寨遂被回兵大肆劫掠。和順爲騰郡第一富鄉，是役民間損失無算。未二月，明欽復出，據和順，又被擊敗，和順重遭焚掠。冬，策國紳率兵出屯綺羅文昌宮，僞征北大將軍馬上殿往攻之。國紳奮力戰，陣斃上殿。回衆援至，國紳夜退，綺羅被焚。嗣國紳復出，仍被擊走，居民再遭慘劫。致民間有「紅旗繞一繞，白旗連根掃」之謠。因由劉董諸將誤於輕舉，抑亦紅白旗軍俱不給餉，附郭村民日苦苛役，夜苦橫劫，兵賊蹂躪，田園荒蕪，米珠薪桂，死於兵燹飢饉瘟疫者，遂

年滋多。既復聚，方聚又劫，村破至四五六七次者有之。流離轉徙，繁庶之區夷爲荆榛，殷富流爲乞丐。行數十里，不見人影，無雞犬聲。然以明朝、清水、緬甸、龍江諸練爲最。

同治五年丙寅，文秀命僞鎮南大將軍張遇泰，統賊兵萬餘入騰，經明光，破小河口。會柳鐵三欲自上大西掃蕩，而東攻豐盛營，張運鴻拒之。轉攻唐家營，劉明欽迎戰，陣斃馬車騎。相待兩月，西線各路援兵咸集，遇泰敗挫，進退維谷。文秀命僞大司空李國綸鎮騰越，率兵萬餘人來騰督辦。國綸賊中名將，富資望，有權略，以攻撫兼施爲策。抵騰日，首懲三營回弁，酌定應需夫役數月（每）年征糧一次，其餘大小苛歛一律豁免。事權統一，軍令整肅，招民墾荒蕪，嚴緝盜匪。回民犯法者，必按法懲治。騰民陷水火久矣，一旦得此，如慶更生。國綸既治具畢，張定議遣僞洪將軍彥都督率兵攻大西空山營，僞征北大將軍梁麟魁會馬連二兵圍攻猛連。武朝忠抗月餘，不支遁走。賊攻克蜜菓嶺，濮登年禦之，寨小不敵。登年囑鄉人降，已遁。賊進攻大蒲窩新街營，楊天順禦之，敗績，舉寨降。以上皆爲紅旗百戰固守之區。國綸兵一出，如疾風掃葉，摧陷無遺。國綸誠驍將也！國綸親督諸賊進攻緬甸大村。李珍國、董國紳以線聯奎守明朝、荷花池等處，屢敗無援，寨民久經大敵，同死拒賊，傷亡過甚，屢攻終不能破。國綸遣紳士說降，誓不殺一人。武生樊啓林等不得已，舉全練降。國綸乘勝侵河西，破大平子、中壩營盤山、石龍村，直薄蠻東大營。

同治六年丁卯春，僞沙都督馬七猴子犯茂福、猛宋。李珍國迎戰於猛宋，大敗。寨破，棄茂福，走杉木籠。國綸攻蠻東，董國紳死力抵禦。該寨地勢，三面據險，後山曰龍脖子，建大礮，賊轟地雷奔潰，仍爲國紳兵擊退，不能入。尹藝、董國紳據河西練久，深得人心，故得持久。藝出屯鵝腦山，與國紳爲犄角。三月，賊攻之，不敵。藝戰死。

所部死四五十人。蘇宇虞，道光甲午舉人，大挑廣東知縣，丁憂在籍，著述頗富，有廿我齋詩文集數十卷待刊。國綸圍蠻東，閱七月不下，屢遣使說降，誓不驚一草一木。人民以國綸堅信義，且援絕糧盡，蠻東降。國綸志在懷柔，遣國紳備極優禮。先洪彥等賊攻大西空山營，蔣相士率部下據險抵拒。戰日久，洪彥斷絕各道。鄉人掘地得泉，謂有神助，守志愈堅。且時有趙繹勳、楊春榮援應。洪彥無功，委之去。杜文秀大舉攻省，國綸請統騰軍赴前敵，不允。夏四月，王正開兄弟，正開，永昌施甸人，起義於潞江章孔山，歸者日衆。襲破潞江土司署，勢大張。文秀命僞左輔大將軍馬國璽率兵攻之，畏不敢進，屯江橋。二月退去。正開遂據潞江全土，斷絕永騰交通，賊苦之。秋八月，李珍國以張宏（洪）亮屯石竹腦。僞綏遠大將軍僕光美率兵往攻，軍羅博絲莊，襲杉木籠。杉木籠，珍國大營所在，中途爲珍國軍夾擊，光美敗退，轉攻石竹腦。張洪亮合西山紳民拒之，不得逞。

同治七年戊辰春，國綸巡閱南方，招撫紅旗諸將，不吝金帛僞職，各路練目歸降者頗衆。二月，王正開兄弟破鎮安所，報至，國綸星夜馳返。以國綸所部多施甸八鄉人，聞王氏兄弟勢盛，負軍裝潛奔之者衆故也。正開破鎮安所時，獲回商貨馱騾馬千餘頭，復得王聯陞率壯勇二千餘人來，遂發兵攻龍陵。僞明略大參軍趙廷翼，僞綏遠大將軍馬連二迎戰花橋，正開兵死傷三百餘人，陣稍卻。王誠，正開胞弟，果勇善戰，兼有膽略。與聯陞軍至，復大戰，薄城下，賊不敢火。珍國同張洪亮、楊順保各路兵，定猛卯、遮放、芒市各土司地。武朝忠、林天柱、線聯奎等各以兵來，得二萬餘人，軍容甚盛。進兵龍陵，與正開聯陞軍連營合圍。蔣相士亦帶大西兵二千餘人助攻。時僞李二司空、僞大將軍孫毓、僕光美旋榆，經龍陵被圍。珍國等大小數十餘戰，不能破。珍國分洪亮軍，克大小蒲窩，得相士兵協助，破新街營。僞將軍楊天順遁馬家邨。下龍江內外，皆歸珍國。龍陵被圍日久，文秀

發潯江內外兵救援，均被王誠擊退。國綸遣何啓洪往援，襲蠻掠渡，無功還。十月，李珍國、王正開、王聯陞攻克龍陵城，趙廷驥、李二司空伏誅，馬連二遁，孫毓、倪光美降。珍國軍正開軍進攻施甸，聯陞軍進攻永昌。戰兩月，聯陞陣亡，遠近惜之。珍國分武朝忠軍定鎮康，以降將孫毓、偕線聯奎、尾追馬連二，攻馬家村。以張洪亮所部屯猛連，親率各軍旋騰，定攻騰計畫，檄各土司供征騰軍糧。龍江諸生封爾山率部西下，入州壩，營貢坡。國綸往擊之，爾山將不支。張洪亮軍赴援，國綸軍敗走。三營回兵乘間殺毛家邨民百餘人，復該邨趙連城殺回仇也。劉明欽克三練，攻破界頭街，以兵來大董會合。劉光煥亦統李大春、吳大美、出屯和順鄉。柴生藻兄弟營北練，董在寬營小西練。董國紳反正，仍監紅旗，連合龍玉珠、趙細勳、楊春榮等，攻敗南甸營。守甸營回兵，聞龍陵失守，夜遁。國紳等入甸營，待珍國至，以龍玉珠守甸營，自督諸軍進攻騰城，營綺羅。蔣相士率兵來會，勢大振。珍國商劉光煥，檄諸將環攻，戰最烈。騰城堅固，甲三巡，且三營多悍賊，國綸爲百戰之雄，非急攻可克。逾二月，戰漸緩。

同治八年己巳，珍國會諸將，議合長圍攻城。珍國軍城東南，光煥軍城西北，連營綦（綦）布。國綸爲騰城糧絕，不忍累無辜，三次放老弱男婦數千人出城，以兵衛送，交漢營界乞降，命曰放難民。復卽城內外，廣種雜糧，爲持久計，誓以城爲存亡。三營回衆屢欲殲漢民，國綸力任保衛，全數放出，至今人猶德之。春，劉光煥以降將楊大奇營白衣閣，就疊水河橋築長堤，決水灌城。諸路攻城兵躋營截營，日夜皆戰，半年不少息。前珍國遣攻馬家邨之孫毓，輕敵致敗，受重傷，退屯岩子頭，致馬家邨回得事耕種，收牲畜，爲長久守禦。冬十一月，李國綸破白衣閣營壘（壘）十餘座，楊大奇陣亡。董在寬率小西兵來援，戰於水壩營，未幾，劉明欽營來鳳寺，逐日

躋營，復與水壩營啣接。

同治九年庚午春，馬連二率馬家鄉賊，襲破東面營壘十餘座，運糧入城。各路兵集，馬連二敗退，圍復合。城賊長於夜襲，時出燒殺明朝、清水各鄉落，肆劫掠。夏，劉明欽率兵出雲龍州，孫毓相繼去，攻城兵單弱。國綸悉銳出劫營，掃蕩十餘營壘，水壩失守，長堤決。秋，蔣相士以其弟相玉帶大西兵來攻，結大營於壘水河，連六練三關爲一氣，任西北兩面圍攻事，收復所失營壘多座。東南兩面，珍國獨立維持。冬，王正開克烏士賊巢，以宋德林、王高發率兵三千餘人來助，初勢甚銳，劇戰三四次，賊將死戰。未一月，銳漸減。

同治十年辛未春，宋德林會騰諸將，復躋營進攻。夏五月，雲州、順寧賊犯施甸，德林率部回援，不俟珍國派兵填紮，一夜拔營歸。有謂德林得賄賂寶營。致南面連營，一日之間被賊乘虛掃蕩，營總張其周陣亡。珍國率親隨七八人察營，被賊圍，幾被擒，抵禦數時，援至始脫。南面猝遭喪敗，一時難補救，決定轉攻爲守。賊乘勝夜襲，焚燬附郭鄉落房屋無算。先是有壯練邵銳賢者，結勇五十餘名與賊戰，屢有所獲。夏四月，率部乘夜以雲梯登北門城樓，與賊格鬪。天將明，援兵不至，退出，死傷二十餘人。銳賢生還。珍國嘉其勇，厚獎之，檄守大白碕。銳賢隨珍國屢立戰功，後戰死於烏索。南面連營喪失，糧道阻滯，珍國率親兵隊及龍玉珠所部，屢戰疎通之，輒有斬獲，糧運不絕。冬十月，珍國添調南方兵，悉銳躋紮南面連營，與西面營合。冬十二月，王正開擊敗雲順賊，統大隊來攻騰城。珍國往南干各土司地籌軍糧，軍務委張洪亮代理。正開至騰，會蔣相玉、王高發、楊春榮、柴生藻等聯軍進攻，賊死守，兵勇死千餘人，終不克。劉光煥、董國紳久屯和順，爲正開輕侮，憤拔營歸。

同治十一年壬申春，正開親率勁兵，攻撲城西南角賊營，破數壘。麥子田賊壘堅，死傷兵勇二百餘人，不

能下。國綸率賊衝出，惡戰十餘晝夜。正開脅中槍傷，密與歸施甸，數日卒。正開死，諸將失統將，先後撤歸。適珍國調兵回村，仍統攬進攻事宜。得緬甸王麥多默助棉花三千擔充軍實，珍國不吝犒賞，西北將士爭來效命。二閱月間，宋德林所失連營漸次恢復。李杞材，維述子，楚雄人又自永昌率兵千餘來助，圍勢愈固。冬，王誠統其衆攻馬家村。誠勇敢過於其兄，至卽身先士卒，肉薄大戰。賊殊抵死抗禦，死傷枕籍。（藉）進攻愈猛。馬家村歷年以來決戰，此爲最烈。歷久不下，布連營圍之。珍國攻騰，正激戰中，突有北練鼻弁張名岳，假赴南甸催糧，率其黨徒入南甸營，戕龍玉珠，劫掠居民，盤踞甸城。是日晨，名岳裹合回賊五百餘人，於盈江岸，掠甸營牛馬。玉珠以所部精銳，

命練目墨植有迎戰。名岳入時，惟部勇十餘人在，抵禦未及，死數人。玉珠已在樓上遇害。玉珠肢一足，果勇多智謀，得士心，爲珍國部將中之最有力者。珍國星夜赴甸城，探邵銳賢策，先遣散悍黨。銳賢誠信素孚，爲悍黨所最服，故其說易授。名岳匿闔署天棚中，窮搜得之。名岳據樑間持刀抗拒。玉珠部勇刺以三鬚叉，墜乃就誅。并捕殺戕玉珠首犯廿餘人。事平，糧道無阻。

同治十二年癸酉春，玉珠軍圍攻馬家村急，破在旦夕。賊首僞大司疆馬連二，聞騰越鎮總兵李維述楚雄人，字信古，督官兵自永昌來，密以老年回民多人前往迎降。維述允之，令王誠撤圍。功棄垂成，拔隊出騰。維述統兵抵騰，命降將僞大司定馬阿喜、馬連二與國綸會，勸之降。國綸却以入城殺之。維述怒，分兵環攻。王誠獨攻西北角，各軍咸進戰。月餘，破東南賊壘無算，副將馬斯成陣亡。惟王誠部勇冠諸軍，直抵西北角城垣。雲南巡撫岑毓英，字彥卿，廣西西林縣人。以維述久不報捷，命提督徐聯魁，姚州人，字映斗。率大理戰勝之師五千人來攻。徐軍抵騰，鼓勇攻撲，旬日間將東南面賊壘一律盡平，逼近城垣。西面掘洞，施地砲，轟其二環城二十餘丈。徐軍善掘地洞，故聯魁有徐打洞之別名。賊堵之，仍不能入，然已破在旦夕，國綸終死妻妾子女十餘人。其妻妾牽國綸

衣，哭泣訣別。國綸亦泣，曰：誰教汝願嫁好男兒作丈夫也？賊首馬扁四、何啓洪、馬七、猴子等，復能各縊死其眷屬，率悍回千餘，隨國綸乘夜衝出重圍，逃往烏索。天曉，騰城克，諸軍以次入城。柳鐵三詐遣人來城投降，維遠信之，遂受降。烏索、石城堅固，國綸英傑，又豈作降虜者？維遠急於邀功，報肅清。聯魁軍凱旋回榆，各路撤兵。時飭規復綠營舊制，方經始間，烏索賊大舉出犯。柳鐵三遣子迎蔣相士會，相士率精兵三百四十赴之。話未盡，伏發，飛彈如雨，相士死之，得生還者才二十餘人。時岑毓英命徐聯魁為騰越鎮總兵，兼程赴任，督師進勦。柴生藻營柴頭坡要地，被國綸率衆圍攻。王誠兵至，危始解。聯魁統大軍，親往督勦，激戰十餘次，官軍死千餘人，終不克。

同治十三年甲戌春，官軍鼓勇進攻，營壘密布，閱兩旬始合圍。李珍國軍扼後甸壩，賊來攻，力戰擊退之。諸軍圍久未克。岑毓英命提督蔣宗漢字炳堂，鶴慶人。統兵來協攻。宗漢勇甚，人呼之為蔣賣命。甫下馬，即親率勁隊，掃賊壘六七座，撫烏索城背。國綸率衆出，肉薄衝宗漢軍，宗漢幾為所擒。宗漢軍敗退，聯魁及諸軍兵仍四面急攻，槍砲聲隆隆不絕者二十餘日。賊大疲，不能支。悍賊咸委室家，隨國綸、鐵三乘夜衝出，奔雲峯山。該山石岩矗立，天然險峻，然亦絕地也。官軍乘勝薄雲峯山，逼營斷後，由烏道攀附絕壁，斷賊汲道。賊苦飲水，且糧罄彈絕。國綸令其衆降，而與鐵三及悍賊數十人，夜墜石岩，潛遁。鐵三勇悍絕倫，至是被擒。馬扁四、何啓洪死於亂軍中。脫圍從國綸者，才三十餘人。雲峯山克，聯魁謂宗漢曰：『若茲悍回，不乘此絕根株，必遺邊地後患。』力主痛勦，先後斬二千餘級。柳鐵三解城伏誅。遣使安撫邊夷，騰越全境肅清，大軍凱旋。永昌都司丁槐字衡三，鶴慶人。固隨征烏索者也，歸任一月，轉騰越游擊。赴任，次馬家村。因所部降回，知國綸潛伏黑山門，雖病

未渡江，然亟亟圖再舉。遂以重金購國綸焉。尋遇害。國綸字金章，永昌旌甸人。忠於文秀，守窮城五載，大小經百餘戰，據烏索以後，窮促益甚，志節猶不少衰。說者謂：「仁信智勇嚴兼而有之，使輔得七人，雖湘淮中興名將，當不是過，而遽如斯已乎！」蔣宗漢，嗣署騰越鎮總兵，徐聯魁亦回維西協本任以去。滇多戰將，獨聯魁溫文爾雅，觀賢愛民，有儒將風。功成去位，人感恩之不置。是年冬，珍國奉使緬甸，策封緬王。

光緒元年乙亥，瑪加理案起。宗漢、珍國被議。按是年，英遣書託瑪加理赴滇，偵漢回戰事，並率陸軍官布羅督、探測隊員十五人，兵百五十名，入滇來騰，沿途測繪險要，欺凌人民，羣情憤激。請于李珍國。珍國與宗漢，復以待瑪加里等過緬甸界後，親殺之，密請于毓英。許之。珍國乃遣部下蘭小洪等，率野夷數十人，截殺於騰越邊界。事聞，朝廷命湖廣總督李瀚章查辦。珍國、宗漢均被議落職，并殺野夷十餘人以謝。英使允之。嗣以我國官吏易與，復收東洋艦隊，泊渤海，迫訂五口通商條約。不獨騰越英禍自此始，且領事裁判權亦因之而起。當時英人之恣意凌人，與吾國疆吏之不諳外交，其情形亦可見矣。其約文并錄如次：一、中國政府納賠償銀二十萬兩，為被殺人家屬之卹款。二、派大使往英國謝罪。三、雲南過境通商事宜，由英國特派員，與雲南巡撫派員會同商訂。四、湖北之宜昌，安徽之蕪湖，浙江之溫州，廣東之北海，四川之重慶，開為通商口岸。安徽之大通，安慶，江西之湖口，湖北之武穴，漢口之沙市，准輪船停泊。但上下客商貨物，由民船起卸。五、因兩國法律不同，各口岸審判案件，祇依被告人為何國人，即依何國官吏審判。其原告本國官員，祇可赴承審處會審。按「漢口之沙市」應作「漢口及沙市」。大理提督楊玉科字望階，麗江喇雞鳴井人，男爵。籙邊至騰，以記名提督段瑞梅，劍川人，署騰越鎮總兵，留永北營守備蘇開先駐防。玉科去，宗漢解職，其衛隊四百餘名給餉遣散。然以四方雜處，無業可歸，適值蓋達司阮頭劉寶玉與他阮關，遂往依之。

光緒二年丙子春，有烏士寨妖人王玉林假術惑衆。前所遣散宗漢衛隊率為首領，玉林遂率諸散勇，夜

襲蓋達司署，舉之。軍械資財，均有所獲。瑞梅強親往查辦，然性驕玩寇，以此爲邊夷常事，報滇省大吏。有謂：「月前，瑞梅知將撤任，心存養癰貽禍後任者。」駐甸營月餘，歸騰。玉林邊謂瑞梅之去，由彼法力所致，僭稱西天佛號，幟尙黃。諸散勇盤踞蓋城。夏四月，新任騰越鎮總兵和耀會，麗江人抵永昌，適土匪竊發，爲永紳挽留。瑞梅亟思交卸，置騰事不理。蘇開先所帶防兵久無餉，大譟。開先向廳承周維巽索借軍（費）亂於酒，語言不遜。開先盛怒出，隨從復設辭激之，乃大肆咆哮，決起與維巽爲難。開先部卒久涎騰富，遂乘隙擁入廳署，鎗斃數人，大肆劫掠。開先酒醒，聞鎗聲，急起止之，已不可收拾。奔鎮署，跪段瑞梅前，求指示。瑞梅嗤之曰：「殺人劫官，其禍匪小。我將離任，豈能管汝事者？」開先無計，部衆恣惠之，猶游移思遠颺。夜半，瑞梅親信馬泰安回教也，叩門入，詭言：「游擊周慶安趨鎮署請令，將率兵圍捕。」開先與慶安素不相能，憤遽命先攻游署，殺周慶安，連劫各官廳。瑞梅慶安棄城遁。開先閉城。同日，踞蓋達之妖人王玉林，率游匪撲南甸營。都司李維通守備鄭開元聞風逃。地方紳民李自學、曹琨、李大茂等，禦之於羈碁河。自學負重傷，敗走。賊遂入城。維通、開元赴騰，與開先合。開先遣使趣王玉林。玉林踞甸營，獻軍械資財無算，匪徒日集。屯十日，入和順鄉。和順爲騰富區，杜亂平後，凡僑緬富室咸歸，羣賊垂涎，縱兵掠奪。耀會命永昌協副將丁槐率兵至。開先、王玉林迎戰於文筆坡。槐軍直薄城保，副將王萬鑑軍攻逼城下，中彈死亡。槐軍營五保大行店。次日委垂下之城不攻，轉襲和順鄉，破之。逾數日，劉明欽率古勇兵，楊春榮率大西兵，王高發率三練兵，柴生藻率北練兵咸集。王誠軍亦至，合槐軍分四面攻擊。開先每出撲營，各軍極力猛擊，斬獲頗多。攻月餘，城猶未下。巡撫岑毓英檄蔣宗漢統勁勇入騰督勦。宗漢至，勇敢如昔。軍城下，掘洞轟城。城破，諸軍擁入。蘇開先爲楊春榮擒獲，次日伏誅。城中賊兵數千人，

宗漢下令痛殺，屍橫遍地。緬箐鄉勇，擒王玉林斃之。開先叛時，土匪段二號據橋頭街叛，宗漢命楊春榮、張天明往平之。董國紳子其明，憤其父勞而無功，恆怨望，從王玉林爲亂。事平，以子事罪其父，下令捕國紳，國紳逃於老銀廠，焚死。人念其生平功績不可沒，多哀之。至是騰境乃再肅清。宗漢先後計斬叛匪三千餘，與徐聯魁雲峯山痛殲悍回同功。

按：騰越自成豐丙辰迄光緒丙子，苦兵禍二十年。餉糈皆自辦，從未仰給公家。所用兵器，初惟刀矛叉桿之屬。同治初，乃有明火槍鐵砲。攻烏索時，有銅帽鎗。由斯以談，初蓋猶是揭竿斬木時之狀態，故召亂特易。然使未及燎原而得人以處之，騰亂當不若茲其劇。時則吾滇全局騷然，騰卽得人，且虞波及。矧復官既不材，奸人乘之，涓滴之源，遂成巨浸。大小數百戰，人民死亡，村落丘墟，瘡痍滿目。比及今日，猶未昭蘇。爲吾騰五六百年來第一浩劫。曩者志士仁人，輒顛連困苦，從容就義，血戰捐軀，難屈指數。其百戰餘生，僅存而膺薦舉者，總兵惟劉光煥，字濟美，機質尙文，治軍嚴明，每以少制衆，粗食布衣，終身爲一。按「終身爲一」應作「終身如一」。副將惟李珍國，字聘三，有文武才，機敏過人，身幹短小，兩頰漆黑，飛走驚壁，捷如猿猴。家富有，其父商於緬，婚緬王多默妃之妹孟氏，生珍國兄弟四人。珍國行四，故人呼珍國半四老繡云。參將惟王高發、劉明欽、楊春榮。游擊都司以次，亦惟將（蔣）相士、柴生藻、趙細勳，三數人而止。然皆於事竣，解柄歸田。珍國雖兩署游擊，亦卽謝職不仕，克盡勤勞，不爭榮利。其騰人天性然耶？毋亦歌哭於斯，披髮纓冠往救之義，有不容已者？於國亦然，吾騰人其知所自處。予年老矣，印泉都郎自昆明以書來，屬紀騰越杜亂告當世，爰就耳目所及，泚筆述此。其中年月，雖不無小有出入，自信差能紀實，或亦當世所樂聞也。書成，因命曰騰越杜亂紀實云。宣統二年庚戌夏四月，飯菴居士曹琨屬草，時年六十有二。

民國五年秋，余在肇慶，騰越李印泉出其鄉曹氏所述杜亂紀示余。其實，敘事偏於一方，而雲南回亂本末略具。余聞明世沐英破雲南，殲梁王，滅段氏。其時緬甸直隸雲南，異於屬國。清世疆域迫削，而騰越遂爲邊境。地界夷漢，民氣果勁，回亂自茲起。而辛亥倡義之師，亦自印泉與張文光出焉。然則始之禍亂，曷嘗不爲後嗣福邪？中國維首西北在隴右，其南在滇署間。國之奧區，胡可以忽諸！章炳麟記。

廿我齋遺稿

『廿我齋遺稿』上下卷，是騰越尹蕙底詩稿，李根源輯刊。尹蕙是在騰越練團竭力反對義軍的人，但他在詩稿中，對於騰越回民底被屠，回民反迫害力量發揮後的強大，以及滿漢官吏底殘暴無能，有比較真實的描寫。現從上卷中，選錄四首，並加標點。原文有寫『回』作『猓』者，仍照舊抄寫。我根據的是北京圖書館藏李根源捐贈排印本，書眉有校正的字。

白 壽 彝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廿我齋遺稿

丙辰十月初三日漢狗起事

妖星閃閃明天狗，躬躬墮地作雷吼；可憐肥澤一羣豬，一夕盡遭屠伯手。屠伯緊何人有等儒服與儒巾；其餘誰非無賴子，公然白晝出凶神。當其結隊沿街走，側目金帛回子有；貧窮可耐盜心生，挺戈執鎗皆抖擻。（癩）

丙辰十月朔日三，鎗聲礮聲夜嘍嘍，一片清平繁華地，頃刻血湧作波瀾。吁嗟乎！天作孽，猶可活；人作孽，不可說。自從有騰衝，無如此劫惡。我欲持論乘至公，虎狼磨牙勢洶洶；我欲附和殺狗子，又違國法與天理。不如策馬歸去來，自闔鄉丁守鄉里。

家奴催加征 謂總兵明慶之家人高瑞催收每石糧，加徵銀八兩。

有弟故鄉來，語我故鄉事：突有霍家奴，盤踞香雲寺。侍從數十人，虎狼真不管。官人要食肉，萬錢供一食；官馬要食粟，水草賣周備。里正受笞縛，衿士遭罵詈。口含總兵言，手持總兵示。正供外加征，無容須臾遲。一石十二金，八金又一次。嗚呼河西里，區區黑子寄。昔被土酋兵，赤土惟餘地。今者狗子亂，三番退賊騎。庚癸不時呼，酒漿久空匱。所以月樵翁，催科寓撫字。憐其兵火頻，征三緩其二；嘉其敵愾勞，賞恤極周至。無祿去修文，大權歸武吏。大羈爾高牙，威福可我自。去年烏龍賊，繞城日縱恣。縮首不一出，時時懷恚悻。拒賊一何怯，虐民一何肆。全將猛虎威，假威無所忌。何日長官來？我欲獻清議。

所見

五品武官騎快馬，闐然直入大堂下。兩行惡奴怒有餘，叱避殺回有功者。文官接入語移時，笑容可掬送出也。馳驟轉入經政廳，排衙呼唱聲震瓦。富室勸助數萬金，千金輦入猶嫌寡。敢有違者飽老拳，不然送與因同廈。漢回門殺六閏月，滔天大禍是誰惹？對敵百不出一謀，虐漢直欲吞四野。黃金橫帶是何人？如何虎威恐狐假？嗚呼！虎威既以憑狐假，道路以目聲啞啞。

自疊水河至小山脚，沿河一帶，沙磧墳起。從者指告余曰：此皆回子之投河者也。若處理若干人，若處又埋若干人。計已三百餘人。尹子悲之，爲作此詩。

生不同時死同穴，沙磧疊疊一行列。顛之倒之爲二坑，石齒苔髮猶帶血。慨自十月室操戈，漢猶強弱久分別。弱猶不與強漢爭，求個全屍自引決。懸流直瀉水千尺，擲身崖石石盡裂。中有廩生朱聯奎，夫死留妻妻不屑。其餘遞下入貫魚，身雖不保保貞節。漂泊流盪幾多時，沿岸出沒續不絕。善士一見爲慘傷，覓人扛瘞成土塚。天寒夜靜哭呦呦，泉臺遺恨無昭雪。惟聞兩岸流水聲，助成怨歎悲哽咽。嗚呼！助成怨歎悲哽咽，此水不乾恨不滅。

滇南雜記

『滇南雜記』記咸豐同治年間有漏回民起義的軼事。原稿共二十紙，摺成二十六葉。紙色種類大小不一，筆蹟也不是一個人的，似是連綴各種雜錄而成。『咸同滇變見聞錄』曾以『滇變雜記』作本文標題，加上標點，分了段，並分成二十一則。但這二十一則，並不是依時間順序排列的。各則中，有可自成首尾的，也有有首無尾的，有有尾無首的，有首尾俱無的。這是一篇極凌亂的東西，但裏面卻保存有別種記述裏所見不到的材料。

本文是馬生鳳遺藏。

白壽彝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北京

〔滇南雜記〕

〔一〕

道光卅年，那（他）郎金廠大旺。有馬綱綽號二城隍等，回教馬亮、馬明見（及）數十人在廠，同各省各縣約有數千。被臨安人潘德、周鐵嘴、李金文、周四鏢刀等，暗約鄉人黃殿魁、林五代，將各省各縣人攆出，不准在廠，將廠佔爲臨人私有物。這些人亦無可奈何。只金滿斗屢次往告，官不理，金亦無下落。

時因南安州石羊廠馬龍廠銀礦大旺，相率又到這占來辦銀廠。這幾年，石羊新廠、馬龍廠非常發達，一個硃子要出礦百十措或數十措。每措約有一斗二升，扯得三十餘兩。王貢爺空風、李本開口口、馬蛟其林、金標匯寶、楊興天倉、崔萬寶持、楊雲天發、王貢爺地庫、馬鍾秀白馬、河西劉治元劉裕、一個照子割課六錢五分。課長馬金傳，新興州西邊人。李課長本開，南安州人。街長，顏爾安。馬弼長長年，其弟彭年。馬鍾長小絆鞋。客長，馬彩。

咸豐三年三月，因有新興州人馬開林，同弟八十七、馬中貴、馬中榮、河西馬萬年、馬滿九、馬長年、馬彭萬等，均以收買礦砂照銀爲業，得利頗厚。常時帶領多人，到各硃礦收買。一日，八十七見顏街長王三毛牛礦旺，即領人估將揀淨之礦揸去。二人無法，往（訴）馬長年，不但無理，反助其弟來打二人。二人無奈，搬他郎金廠。臨安人周鐵嘴帶領臨人一百餘人，由廠起程，經馬彩、小墨箐廠、太和廠、六合街、海子底街、新店房、獨田、二十

八日，由獨田打進場來，馬彩、沙大爺、馬九老官、馬羅才、馬蛟等，率衆往堵（均）被殺傷沙大爺、馬彩、馬九老官、馬羅才、馬金傳。

五月二十八，李本開、小六、馬老十、三擺夷、馬福朝，帶來館驛人二百多名，馬四大爺又領八十餘人，會同到廠。臨人因銀物已多，退出界牌。七月內，（李本開等）又被攔（因）潘德、周鐵嘴、周四連刀、李金文分作三股，一由鄂嘉，一由太和，一由界牌，共三千餘人，三路齊迎。馬四大爺、李本開見寡難敵衆，各率手下衆人退出。後至臘月初三，小六、馬老十、三擺夷、馬席珍、李本開、馬二課長，共八百餘人，至距石羊里許之紅椿樹。馬老十、三擺夷，由正路猛攻，至柵門，正抵死相拚，馬席珍繞田左邊，扒進牆，由內殺出。內外夾攻，殺死數十人。潘德等支持不住，仍由後山逃出界牌。所有礦砂堆積如山，照出生銀遍地遺置。馬老十、三擺夷等各率手下弟兄搜檢（數）每人不下數百兩，又將礦砂照成生銀，爲數更多。至四年正月二十三日，緹載運至馬龍廠，遇席珍之兄弟雲珍，同馬明義帶領三百餘人到馬龍，仍想進石羊。席珍力勸：「石羊砂丁已散，礦砂已無，徒去無益，仍一路回家爲是。」雲珍等不聽。後經馬龍廠漢回夷三教廠戶請求雲珍、馬明帶領弟兄駐廠保護。馬老十等即回館驛回龍，李本開自回南安去了。

石羊自馬老十等退出，本地人又去搬潘德、周鐵嘴等復來。只是砂丁死的死，逃的逃，他所帶的弟兄只會吃賭殺人，不會出力打礦。勉強由附近拉得些人來，那點受得過他們的罪，隨來隨跑。不只無礦照銀，且柴米菜蔬都無有了。因此在不佳，四處搶擄。遇着漢夷，只將財物拿了，就算完。遇着回教，財物不算，老幼房屋完全不肯留存。旱谷地有回教四十餘戶，大小溝有十餘戶，小松樹有二十餘戶，馬市鋪有二十餘，法拉本十餘。

戶，通通被臨人燒完殺完。至四月內，又來佔馬龍廠。廠民驚惶。馬雲珍、馬明二人統率手下三百多人，往堵鵝毛關坡。雲珍、馬明陣亡，手下潰散。馬龍回教五六十戶，老小婦女先已逃往羅川。楚雄，精壯在廠，悉被殺完。漢夷財物亦歸一盡。後至六月內，探得兩廠回民多逃往羅川，又邀集得二千餘人直往羅川，將羅川十三村回教房屋清真寺概行燒燬。逃避之男子，不分老幼，全行殺戮。婦女拉去。四年十月，又將鎮南州阿雄鄉團山廠數十戶，砂鍋村五十餘戶，沙湯郎一百五十餘戶，清真寺極好，下羅寶七十餘戶，上羅寶十餘戶，流叢寶二十餘戶，務所三十餘戶，柳楊村一百五十餘戶，清真寺很大，（概行燒殺）。

五年正月，梁花脚又到楚雄龍頭村，有二百餘戶，殺了。直抵楚雄，勾通李訓、金豹子，將城內的三百餘戶屠戮盡絕，老幼不免，嬰兒擲刀，慘不忍聞。又將城西之全良橋里河馬家莊，城東之馬屎鋪，祿豐之官廂街，有回教三十餘戶燒殺。由廣通一直下省，至安甯，欲窺昆陽新興。昆陽海口村回教聞得，驚懼萬狀，集合村中精壯百餘人，又有楚雄、羅川、廣通、祿豐、安甯逃出難民二百餘人，統舉楊鎮（振）鵬爲領袖，日夜嚴防。該臨人初意本欲由海口出昆新，後知海口有備，就在安甯駐紮，並派人將耳目村、三姚縣及祿豐之米槽各回村燒殺。又趕來臨人數百，決由海口殺下昆陽、新興、河西，順回臨安。楊鎮（振）鵬探知加兵，恐衆寡難敵，乃修書二封，一寄昆陽，一寄新興求救。昆陽馬大新爺只是將呈與州官，請官作主，一兵不發。寄新的，經馬敏大管事、馬三新爺雲漢看了，又被各處逃難回民泣訴，激雲漢火光冲天，認捐軀救衆。馬敏、李仲、二客長馬得春、監生馬中美、文生馬金、鄉官馬存發、武舉馬爲龍、廩生馬錫麟、文生馬林義、文生李瀚、武生馬鳳、馬明、馬應祥、齊聲贊助。東邊馬二巴嘴、文生馬文林、馬開林、文生李春生、西邊馬奎（廠）、文生馬鵬升、馬得芳（廠）、馬飛龍、馬芳，

得勝營白正坤、白正洪、馬章、漢教陳文舉、阮學周、謝廷良、漆樹營蓋世英雄金得福、金太平〔廠〕、金得周、金得選、中所營馬泰、馬得寶、馬學廣、監生馬明、觀音山馬鴻雲、馬仕成、馬鹿塘馬長生〔即馬老十〕、馬雙林、李武玉、五一、馬福科、張聾子、連今〔有〕〔拳術〕〔家〕、曾到馬鹿塘教棚。連今被漢教〔屠殺〕，欲來報其徒前去復仇，正值此地有故，加入。馬禮義、馬中應、李春林、馬玉龍、馬遇春、馬雲采、馬遇國、金天貴、小洪升、鄭景昌、馬翠科、鄭文彩〔即大漢〕、馬超品、馬樹林、馬朝文、齊聲贊成。由大營村挑選馬應祥、馬玉龍、馬遇春等六十名，得勝營白正鴻、阮學周、謝廷良等六十名，東邊馬開林、馬存、張佩等三十，西邊三十，漆樹營金得福、金太平等十五，共一百九十五人，歸馬雲漢帶領。四月初九，由新前往救援。到了新街，使人上前往探昆陽的〔情形〕，「昆陽因州官不准〔入城〕，即無人去。雲漢到城，四門緊閉，只得繞城而過，直到海口。初十，會同楊鎮〔襲〕，鷓各處的，共有六百餘人，製備兵器，順海口河，下至平地鄉。楊兵是夜探得臨人決定要來打海口，即到前面祭天石，擇要埋伏。一晚無。下缺。

二二

咸豐六年四月三日，臨人將楚雄所屬回民滅盡後，即進駐安寧州。楊三阿洪向玉溪大營村馬敏大管事處告急，令其率領玉溪全縣回教迅速赴援。並告以：「如昆陽海口不守，則玉溪危矣。」馬敏大管事接訊後，即將召集龍門九村同教，挑選十二歲以上之壯丁，得五百人，交與石頭人馬三興爺率領，向昆陽海口大村駐紮。至初九日淫雨霏霏，步行甚艱。俟天晴後，乃集合所部往平地鄉。楊兵旋即駐於揭天石。晚間大雨傾盆，所部衣皆濕，即暫宿休息，並防範臨人來攻。次日黎明，復率部向安寧進發。抵縣城，四出探詢臨人所在，得悉臨人已退往讀書鋪，復跟踪追擊。臨人聞風，已退集碧雞關。復尾追，未稍懈。抵碧雞關，臨人已先向小板橋

逸去。馬三興爺仍率衆，經普坪村，越白馬廟，抵順城寺暫住，此十一日事也。

省垣縣吏邑紳多趨寺慰問，馬三興爺以楚屬回人皆係良民，無辜被害，官廳置若罔聞，大罵狗官不已。於是來訪吏紳不歡而散。

馬三興爺旋令順城街保董，限其本晚製就燈籠，給所部每人一。

(三)

要聞

新興州屬大營村馬存喜行二，家資殷富。他捐一個鄉領大賓，人呼他爲二鄉官。常好濟人之難，解人之危。近年撫藩通行公文滅回。四月十七，省垣回教全行被難。新興九村回教不敢散居，齊搬至大營東西營圍聚住紮。出門貿易者不敢去，在家坐食，日夜防命。延至五月尾，床頭金盡，典業賣物，無有受主，多不能支。且謠言肆起，糧食騰貴，朝難保夕。一日聚禮後，存喜請衆人少待，向衆言道：「值此黑暗世道，我回民有冤難訴，有曲難分，士農工商盡皆失業。又當米糧高貴，難於購買。眼看着我回人不死於兵，將死於糧。存發賴真主恩點（典）積有銀五百兩，穀八百挑，提留銀二百兩以備身後之需，餘銀三百兩並穀八百挑，完全捐出拯救難民。望大家協力同心，保衛鄉里，維護教門。我老矣，死亦瞑目。」話未了，復有文生馬興亦願捐穀四百挑，衆難民得以飽腹。至新穀登場，尤（猶）有餘粟。

(四)

如龍、于潘任，打臨安，駐迎恩口。馬敏奉三大憲札委，同中由門赴臨說和，駐演武（廳）。臨人來攻，敏帶馬

玉國、馬成泰、馬朝儀、馬中能、馬中亮，均被殺死。

〔五〕

李仲原姓黑，名玉清，會理人，來大營，曾招贅入李五先生之女，更名李仲。

〔六〕

馬忠同岑要求，包收六井鹽課，一月解二萬四千。收了一年多，剩得銀二十餘萬。三軍上官佐多言：『我們九死一生，得有今日，都無一點好事。馬忠並無半〔點〕勞績，還委收六井鹽課，找了幾十萬，真不平之甚。』紛紛竊議。如龍聽得，亦甚憤恨，將忠撤回。到省謁見屢次，皆未傳見。

時梁士美調集江外夷人，並沅江、他郎、石屏各屬漢夷七八萬衆，將冷水溝、南莊、新防田、馬二營、山心、緬甸壩、漾田壩、攀枝花、石岩寨、雞街，上下三四站路，紮成聯營，要將沙甸大莊回教滅除，以洩兩次困臨之恨。兩寨告急之書急于星火，如龍欲派三軍首領往援，無人應命。暫派十營首領，亦無人肯去。皆云：『拚死命，就要我們三軍十營去死。有好差，即委粉臉白鼻。我們有何情趣！』這話又傳入如龍耳中，即傳馬忠去見，告道：『汝自到井，犒礮勒派，找得銀錢不少，使三軍十營將士不服。今值梁士美調集重兵，圍打沙莊，勢甚猖獗，汝能前往援救，將二寨之危解除，即將功贖罪。不然，要治汝罪。』

馬忠那敢不從，于冬月內由省啓程，隨帶激江馬用、馬開元、新興李金安、馬治堂、同安江村海口二處的護衛數十。新興出兵二百，納古營一百五十，曲靖雷益三百，由袁總統統率。嵩明上四十八牌、岳大爺帶一千五百，下四十八牌、蔡大爺帶一千五百（百）。又嵩明聚（積）德村、回回村、老猴（街）、尋甸果馬里、羊街、三月莊、

納郎大營、黃土坡、則克、甜苡地，共八百餘，歸馬應東帶。又尋甸州城、塘子、古城，共三百餘，歸馬廣帶。共約六千餘，直到館驛。

時馬佐、馬元寶、馬步雲均被如〔龍〕先遣回館保護。馬忠知冷小溝已被梁兵紮斷，即使馬佐、馬步雲由東山上去，繞至冷小溝後。由勒白擺夷田仲即是此人紅花菁馬敏功往收水塘寨。元寶大路下馬家營，打上南莊。馬忠駐李家村。袁總統綽號小鴨到了新防。人報：梁士美由雞〔街〕帶領大隊連夜趕來，即時就要到了。使人往，馬忠一籌莫展，只喊紮營。袁見勢不好，即分派岳大爺領所部一千五百人往南左邊埋伏，使蔡大爺領所部一千五百人往南二里右翼埋伏，使馬應東紮住新防街策應，自率馬廣，帶兵一千餘人，轉向馬家營。原來引梁士美已過埋伏地點三四里，只見梁士美帶着四五百人，如潮似浪，蜂湧而來，大喊：『活捉！』袁總不慌不忙喊：『梁士美是好漢，上前來交手！』士美聽了，即喊部下『死！』二百餘人上前交手，才搭手不久，士美揮大隊來撲。袁馬二人暗令所部退回，袁馬二人斷後。梁趕近，即以槍轟擊。一面打，一面退，退過二道埋伏約里許，始拚死抵住。梁已趕三千餘人，正追得高興，二道埋伏齊出，把梁衝成三截，殺得七零八落，死傷約二千以上，梁士美幾乎被擒。馬聽報袁馬勝，又催勸三軍上前，同各營前追趕。直把梁士美送出七八里，天色已黑，始各收兵，分紮南莊、李家村、新防。

駐了數日，四面都被梁士美派人圍住。南莊前有小山，俯視南莊，聲息相聞，也被梁部于夜間偷紮一營，也無人去攻。還是新興馬禮儀、阮學周率領五十餘，始將這座營攻克。

延至次年正月，梁部愈衆，軍中糧餉俱盡。馬忠乃命馬元寶、馬步雲、馬佐等，于夜間傳令攻打冷小溝營。

盤，抬頭梯賞廿兩，二梯十兩，塞砲眼卅兩。人人奮勇，未到辰刻，即將座礮營燒了二座，一座奔逃。馬忠隨督所部退回館，具報如龍。如龍不准。馬忠無法，只得回省面見如（龍），將梁勢不能由臨安攻取。如龍大怒曰：『我辦這軍務，用了五六萬金，毫無一點功效，實在可恨！』馬忠知其銀在，暗求馬青雲、馬龍，願賠所費軍餉。隨送銀五萬，如龍收訖，始不追究。

先是沙莊被圍久，糧食將盡，危在旦夕。得省援至南莊，聲言欲攻臨城，士美回救。雖未全撤，然大部分移動，少數圍住，被兩寨衝殺數次，幾難支持。迭報士美，請求增兵。自馬忠由南莊撤後，士美亦不追趕，將城防加以整理，即又統率大隊來紮雞（街），虎視沙甸，連攻十餘晝夜，俱不得利。時當春末夏初，雨水將發，士美見沙甸地勢頗低，即于下游石橋打造一道石壩，將河水截斷，用水去淹寨子。不料是年並無大雨，到四月中雖下了幾次，為時不久，積水甚緩。水淹上一節，人民又移上一節。低處房屋雖然淹倒，無有傷損人民。人民却反不消防堵雞街河邊這面，全齊堵禦近山那面，覺得還穩固的多。只是被圍將及三年，莊稼難種，糧食萬分缺乏，草根樹葉都用以充饑。又專人到省求救。如龍得信，亦自着激（急），又派許總統、李總統仲帶領八千餘人，由呢羅江直到大莊。

許總統等駐後，使人知會大莊內人，正要內外夾擊。梁士美知省援至大莊，格外把沙甸防圍得緊上加緊，嚴上加嚴，乃親往大莊督攻。偵知許紮營于四周加紮營盤，開放砲眼，使兩下不得聯合。這日，許使李駐守己營策應，他與大莊人約會夾攻。帶衛隊出，由一礮前過，被礮瞄準，一砲打出，將左脚打斷，騎馬打死。護從趕來救護，打死十餘。所部知道，分數（路）兵由礮猛撲。梁部乃將礮移打後方，前方才將李總統及死傷各人完

全指回李仲〔知〕許負傷，乃帶所部冲殺下來，大莊人亦由〔內〕殺出，將梁營廿餘座消平三分之二，內外連成一氣，用婦女同老弱之人把守牆，所有十五歲以上，五十歲以下，完全開出拚命。一仗把梁都打得大敗，紛紛四散。又將梁士美追了廿餘里，幾乎墜馬被擒。時天黑，才收兵回營，而許總統已因傷重殞命。次日，大莊人同許李二部全行戴孝，將總統殯葬，又專人飛報提台。

不數日，省命令李仲繼許爲總統，迅速帶領省軍及大莊、開化、田心、茂克之衆，救援沙甸。李仲未等奉命，早被沙甸派人苦求，已挑選精壯移往沙甸。時圍河梁部自大莊敗潰，人人自危，風聲鶴唳常起驚。只有臨安、石屏兩屬按戶勒派來的，不敢逃走。恐走，被梁按戶追究，不怕自不得活，還要帶累家屬，只得忍住看勢。其有江外及各山夷人，並遠方想來打財喜捐東西，已暗中逃走了。李仲將老弱的挑得三千餘人，揚言由大同壩往攻雞街梁座營，却暗領精兵五千由□□□直搗沙甸西北方，全不費力，一夜即將沙甸西北二方梁營三十四座攻克。

〔七〕

十八大司下省，由楚雄分兵。大司戎由祿豐過易門，經海口、昆陽、晉甯、呈貢進省，駐大街。大司利由昆陽下新興，駐大營清真寺。

時新興州城下四鄉是田慶餘掛帥，抬白旗；上四鄉是小總統馬鳴鸞招呼，是抬紅旗。馬鳴鸞署中協，事急，提台令回守新興，駐高家祠堂。即派四鄉，每鄉挑一百名，九村挑二百名，編爲五營，住紮茨通關以堵大司利。不料楊振鵬在昆，被田慶餘召集紳士，食以白旗勢大，不能敵當，多主投白旗。振鵬無法，只得從衆，插出白

旗。一二日部文到，補振鵬貴州提台。振鵬得文，懷喪無已，引白旗由新街由後山鐵壩關，至多衣樹，直出北城，將各寨紮滿。

有大營人李春華、李元、李能、李福來、李照有、石春、馬洪、李少雲、李少有、西邊馬八二、馬玉龍、鄭錦昌、王惠、馬朝文、李佐、李望、李仲的、子老楚，均是李仲最相信愛能手。因馬鳴鸞挾恨李仲，在省馬如龍因子死四十天，念經請客，仲去做客，鳴鸞先伏手下得力人在開巷將李仲殺死。仲奉提，令下新興寶壩。這些逃歸楊振鵬。此次大司利因劉二司正在晉甯被圍急，要往救援，這幾人硬要求振鵬請大司利先到新興滅鳴鸞，以報李仲之仇。伊等認同往晉解危。利允春華等各置大旗一桿，上書「矢殺馬鳴鸞之首以報李總統之仇。」

次日春華等約得數十餘人，即想回大營看家，將所製大旗拾起上來。這時鳴鸞帶有十多人，正在查看壕溝牆，見大旗數面前來，即暗中準備。後見來的不多，即帶隨身十餘人殺下，戰不多時，即將石春、李元、李少雲、馬福來等擄傷，將旗搶得。李春華等一陣敗回，鳴鸞也不追趕，令人將旗抬回，知是李仲部下引虎入室，更格外留心。

次日，大司利、楊振鵬使人來勸投降。鳴鸞說：「我三代隨伺提台，提台順，我即順，此是以遠大而言。即就近者小者來說，我們同被漢人滅殺，是官逼民變。現田仲興是滅回的首魁，因殺回得保鎮台，今統數萬之衆，圍攻州城，勢甚猖獗。田慶餘已順你們，州城危在旦夕，你們不去打田仲興，定要來與同教作對，我甚不解。你們若明大義，速去攻打田仲興。他到此時，已同強弩之末，正收拾逃走，軍旗一指，即收大功。田爲鎮台，或擒或潰。我一協台，有甚能力抵抗？請轉告大司利熟思之。」各人回報，仍不從。

於九月廿八日，將東西營，大營完全佔了，大司利移駐大營清真寺內。這時提台又請馬復初來說田慶餘投紅旗。至州城，慶餘不納，更令人于城上開槍打。復初無法，暫住大營。大司利佯言會復初商和議，藉故將各營佔據。從此時說時戰，費了無數唇舌，經無數殺砌，大司利只是不走，馬鳴鸞只是不降。

直相延至冬月中旬，大司利已將上四鄉招服。即由各〔鄉〕派人運草前〔往〕，于高家祠堂西南翻草龍。鳴鸞碉樓雖高，槍砲雖利，總打不着草後之人，草後之人只將草向前擲。至廿二日已迫近碉樓，高度將〔與〕碉齊，鳴鸞飭人由脚抽扎。兩三個時候，已將祠內空房空地塞滿，無法制止。正在各處照應，不料自己火藥箱着火，引着鳴鸞身上藥包，將衣服一齊燒着。幸各處堆積之草都是淹過水的，鳴鸞睡在草上打滾，才將火撲息。白旗在外，聽得內裏火藥爆發，攻扒又被鳴部打退。是晚，振鵬擬料必衝逃，帶兵千餘，附近圍守，直到天〔亮〕方才撤去。鳴鸞部乘間抬〔鳴鸞〕往東鼓住了一夜。次日抬往安花，火毒攻心，死在安花。從此新興上四鄉歸大司利，馬標〔驛〕騎將軍韓號順狗，馬平羅將軍韓號重狗等管轄，下四鄉歸田仲〔慶〕與〔餘〕統率，圍攻州城。田慶餘又把州佔住，與仲戰了二年餘，仲與無奈何。

楊振鵬自把馬鳴鸞打滅，即勸大司利往攻仲與以解城危。奈大司利部下雖多，得力回教不上一千，餘皆沿途招來，不耐戰鬪。聽得省中各路多失利，即無心進取，只守九村，派四鄉運些糧餉，養起這些兵，前呼後擁，斬殺自由，在世上也算榮極了。每日還照時禮拜，死了更還得進天堂，所以再無別的思想。振鵬屢說不聽，也就暫回昆陽去了。大司利等在大營村安樂了一年多點，延至同治七年秋。

丁巳三月，馬復初帶領馬如龍、馬仕堂、李有成、馬明功、住留館驛。李巴嘴、李五爺住館驛，縱兵騷擾曲江漢寨。如龍據漢報，派金總統帶兵還館拿辦。李殺金，並抄如龍母墓，將屍骨投畀梁士美。士美將天靈蓋置東門溺桶，令出入之人向溺，餘燒灰粉。嗣李知梁不能「容」，率領二百餘人西投杜，封爲將軍，同「十」八「大司」伐省，軍潰。昆陽被官來攻，「李」被馬中應馬雲彩攆出。在昆陽北門外，李被如龍圍住，拿訊正法。

〔九〕

三貓

賽德

林相竹園陣亡。

金三五爺

林長年是如龍母舅，因如龍降，不悅辭歸。後因事督省，被如龍使人殺于火巷。

馬國玉

馬佐

馬元寶

馬成用

馬步雲

馬明公是武舉。丙辰春到省領文赴北闕，適減回，同東門老陳殺敵數次，左眼帶傷難支，同陝人冲逃旬旬，後回館驛，始同伐省。

如龍回救館，將省事交徐元昌、馬雙恩（即馬永）馬明公。後徐陣亡，復初送徐回激。二人（馬）通敵，省官紳選送美女二個，各送一個，金三千。二馬傳令，將所駐得勝橋大街遍插白旗，連夜退下激江。明功（公）回館。次日早，小何知二馬已走，佯爲猛攻，首先登牆以進，大喊「殺賊」，實則無一人。在小何即得勇名，保署提督。

時曲江三十六營已投回。岳大爺、張大爺紹同龍附近田馬二營已投等將部衆，編爲十二營。回龍館驛五山，號爲三軍，共有五千餘人，公推復初爲帥。由寧州經寺龍街至激江，又調徐元昌帶激衆八百餘，又令人通知河西、新興、海口、尋甸、曲靖，協力報復。三月口日，由激分兵，一直晉呈貢，一由普（晉）寧，擬由海道，後仍改陸。在晉在呈，先後將回民被殺慘狀，請求申雪，並請嚴辦禍首，皆不答。始直至石虎關，遇大小六營及團三萬餘開仗，官團潰敗，跟追進街。南門以外各街市死者數萬，房屋悉成灰燼。只大街、鹽行街留作駐兵之用，得以保全。官兵閉城不出。

人災已過，天災又臨。四月初，霖雨傾盆。至初八日，盤江蛟泛，水勢高地平丈餘。復初駐萬壽宮，憑樓遠眺，突見黑霧迷天，江濤衝地。急喚如龍等開炮轟擊，連放十餘砲，雨住水退，蛟怪繞過。可憐是時各街市村鄉人民夜怕兵，不敢宿屋，齊避田麥中，被水冲入滇池中者不下十餘萬衆。

時馬天喜、馬天順帶領尋甸八里漢回一千餘人，由兔耳關下壩，駐大樹營馬村一帶。三老陳帶烏龍八甲的八百餘人駐紮大小普吉。十三營的，駐白馬廟、西嶽廟、夫子廟、羊神廟，得勝橋。三軍上的，駐鹽行大街。桂五阿宏帶霑益的三百餘人，駐土堆。馬凌雲帶新興的八百，駐紮夏家窩陸廟。楊振鵬帶海口五百餘人，駐安寧碧雞關。

戊午，如龍又帶領十三營到新興駐紮四十餘日，時新興總統馬濟武籌助餉械。冬月，由余官營到易門，官紳出城迎接。進城駐了兩日，部下已達一萬餘，即在城外童子廟門首田中，設壇拜帥。

〔十〕

馬雙恩，字永。見田慶餘佔得州，即自憤，往佔江川。已進城，將敵逐出，派人防四門。只將三〔門〕關好，紛向民家駐紮，搜搶財物。永進公所，見迤南先後解存糧課銀簪，堆積如阜，即死守公所不出。浪廣被逐之練，見出城後無人追趕，又使人回探，見海西門大開，無人把守，即率衆復攻進城。永兵爭搶財喜，不出抵敵，竟被殺出。事緊，幾次報永，永疑手下哄他出，以便搶分銀簪，守住不動。至回兵散盡，李桐帶練進所，將永拿住。永素識李桐，尤（猶）跪求桐救命。

〔十一〕

頭次攻省打穩後，復初派三老陝駐碧關。後北城張滿大來佔，三老陝退省。

〔十二〕

開化城內二百餘戶，沙美、馬登、沐正文、沈先生、武生、李先生同，沈卓。

茂克、馬介、游擊、馬朝。

竹園五十餘戶，頭目楊金品、馬渭。

明普

一營。

小寨

田心、慕龍、車白泥、紅耳樹莊，科七百餘戶，頭目納玉、字昆山、王二。

漫兮、小黑土、魚鱗壩、華兮五百餘戶，張雲綽號張鬚子。

大莊、新寨、胡家寨、格勒寨、龍潭寨，五百餘戶，馬敏。

沙甸、川方寨、雞街、馬家山莊戶、平寨、大法烏，七百餘戶。林相川方寨人綽號巴眼、相額手、賽春、賽德。

回龍、老李祠，四百餘戶。馬四大爺、馬明、林揮脚、馬明公、武舉、馬三貓、林長年、馬國玉、馬佐、馬元寶、馬成用、馬步雲。又臨安城東一營。林寺、馬鳳、楊學。

館驛城、麻栗樹、金家莊、新莊一營。老馬寨、沙壩、大擺、五山、一營。冷缺、擺得、捧壁、他連、他格拉、慕租邑、小紅山，共一千餘戶。小六、馬老十三、擺夷、馬來朝、金總統、李巴嘴、李五爺、庠生李有成，字善之。大擺馬萬、金家莊馬金柱、五山納大毛牛、納大爺、納三毛牛、馬敏公、納籌堂、納小六、張錫。

河西四月十四趕四八街，城內官紳派團前來，滅殺大小回村回教。在四八街開仗，被小回村回人馬永同其四弟馬發才、馬萬金、馬小毛、團王五三、武舉馬猪嘴、三口爺同其姪馬雙朝、大回村金二阿宏、馬成麟、馬恩德等，率衆死敵，殺斃漢團六個，即退回。其後日夜來攻，二村力不能支，又到新興求救。馬敏派馬超品帶弟兄數十人往援。漢團不敢攻，兩下相持，駐紮下回村新村尾。二處有回教二百餘戶，見勢不好，往館驛搬來三擺夷、馬來朝，率領二百餘人前來保護。至二十一日，來朝領衆出村規糧，村中無人駐守，被城團看（出），突派多數團練，乘虛殺入村內，將武進士田慶餘之父九十六歲殺死，家財搶盡。殺其父者，是進士公教出，入學中舉之門生，房屋燒盡。來朝、慶餘見村火起，急回救護，被漢團埋伏，將來朝馬三阿洪殺斃，慶餘無法，始逃往東溝。

下回村武舉馬朝輔、馬來恩、大師兄把總何汝林、田發、馬戴、馬良玉。

河西東鄉有漢寨三十六營，回寨二營，卽納家營古城。古城有武舉馬東，同納家營納二管事鳳春、納福順家相好，眼見石羊漢回迭殺不已，波及全鄉不安，一旦暴（變）發，兩教勢必同歸于盡，乃親身往小街庠生錢口家商議漢回相保之法，錢父子極力贊（成）。

〔十三〕

殺楊先芝是馬三發，東川（人），在他郎三阿洪部下。

〔十四〕

大白邑二百餘戶。沐三師夫、馬河膊子、馬良、馬福亮、馬東亮、馬朝綱。

梅河冲一百餘戶。廩生馬佩、馬恩榮。

茨壩頭四十餘戶。周長名。

且器、底板母、濫泥箐，共一百廿餘戶。沐三爺、合周立。

青龍、沅江、他郎、新平，二百餘戶。馬朝升、李興周。

昆陽、武舉馬四新爺、馬十新爺、馬周、馬應鴻，一百餘戶。壩上五十餘，堆子十餘。

海口村、文生楊先生、楊三阿洪振鵬、馬昂、馬天寶綽號偏頭、馬三刁，三百餘（戶）。馬國珍、楊振發。

耳木村，二十餘。

祿豐米槽，一百餘。馬中興。

安寧，十餘戶。

三姚縣，十餘戶。

易門：萬寶廠，卅餘。馬興堂、馬玉堂，三家廠，十餘戶。

呈貢縣：城內十餘。回子營，二百餘。馬寶、安江村、馬忠。

澄江：城內十餘戶。鄭太平、武舉西山，二百餘。徐元昌、馬二師兄，下左所，一百。馬貴、拖白村，十餘。西街子，四十餘。張四總統，河上灣，四十餘。

嵩明州，聚（積）德。

尋甸州：馬天發、馬天順、帽蓋子、塘子、馬廣、果馬里大營、馬應東。

曲靖：桂五阿洪、馬聯陞，二十鄉，桂襄廷。

〔十五〕

新興大營及東西營爲三村，統歸馬敏大管專帶領。有後衣鄉觀音山十餘戶，頭子李令安、馬鴻雲。中所營，四十餘。馬鹿塘石溝頭十五，州城五多戶。因人民搬到三營，田房產業被漢人佔去，喊作『失營的』。失營的人歸馬鴻雲帶。後緣易門天寶廠馬大課長、大營人被易人圍殺，將大課長弟兄殺散。大課長『逃躲進獅子洞，被易放火悶死。其弟二課長借得失營的人肆百餘，來佔易抱（報）仇。馬鴻雲因有茶商連臨元號辦的茶數十駄，已雇得石溝頭馬脚趙四駄來，求大管專放過，大已允。馬鴻雲又去搶了，大忿極。

清小關被潘德打死。

四新爺原名侯老二。三年，在習峨巡檢司嘉所將李三五爺殺死。七年，五台山孫伯黨、何伯黨來至易門要石溝，殺馬凌漢。凌漢求九村救應，九村不應；又才去館驛搬馬老十三（擺）夷。小東溝馬雙恩，字永，往易攻打孫何，住關聖宮，有檣砲數十桿，打退孫何，格斃之。凌漢往侯馬前（投），收爲四弟，故呼馬四新爺。

馬章

金得喜

金天貴

馬四大爺在雲南，被岑使其養孫馬雲龍，京授臨元鎮申由門，到海口說合，將馬兆熊、莊大白、辦抵旦大之人案。又到新興，約同馬敏大管事同往臨安說合。到城，申同劉正進城，敏駐演武廳。臨人因圍急，河練數百，乘倖仗混進城次，出將白旗打潰。時圍兵馬敏公部下是同，餘皆（夷勢）夷漢。敏必俟劉出，和否決，才走。八月二十五日，突被圍攻，一晝夜始冲出。李仲上前，敏功（公）斷（後）至茶庵城，被伏。李不顧，先逃。敏驕打斷，手下人少，危甚。敏功（公）到，始救到館驛，氣痛交加，在館身故。是役，李有成在陳官圖廟內，被臨人圍打三面。一面是池水甚深，用竹板達（搭）浮橋進，有成不防，故致遇害。

〔十六〕

開化：

武舉沙美、武生馬登出、文生沐正、李元、沈卓。

城內二百餘戶，沙馬卽大西門內人。南門外菜河二百餘，有寺一。水車場有四十餘戶，寺一。大興寺有九

十餘，寺（一）。西山村二百餘戶，寺一。紅石巖八十餘，寺一。

右（布）格距城六十，一百五六十戶，寺一。安平廳，距二站，卽馬白，三十餘，寺一。八寨，距二站，四五戶，寺一。阿具德，距城二站，三百餘，寺一。米法，三站，百餘戶，寺一。慕地冲，三站，五六十，寺一。黃龍壩，一站，百餘戶，寺一。係明太祖老表馬禮摩索的後裔。平壩聚，一百四五十戶，寺一。茂克，五百餘戶，寺一。小石橋，三四十，寺一。斑貓冲，三四十戶，寺一。

丙辰五月，蔣鎮奉上文滅回，回民驚懼，附城者全逃西山。

〔十七〕

豐七，田進士欲佔州城，時遣人偵探情形。時州官龍官、同漢紳金國保，率兵萬餘，駐防甚嚴。田每使小壩黎營李猓猓，日趕驢進城買柴，伴將驢遺失，各處尋找，就探虛實。每見防範嚴緊，城壕水深，無隙可乘。後至七月十一日，又到城買柴找驢。至大東門外，見各團兵撤水拿魚，魚完水涸，深不及踝，連夜往報。進士得信，一面知會龍門各村回人，一面挑得精壯百餘，揚言往攻通海，新興更無準備。于十三夜半到城，由淺水處涉過，達（搭）梯上城，將城上守兵殺死，各城門遍插白旗。又將守城之兵墜城，故使到各營喊叫「回子進城了！」各營出看，見白旗盈城，不知多少回兵，一齊潰散。只城內漢兵正多，不敢下城，只在城上放火。九村人見火起，知田已進城，報請二帥救應，二帥不從。各村首人都去懇求，始派二百餘人往援，這二百多人沿（途）喊約共得千餘，回少漢多，到城始將城內漢兵攆出。田卽佔據五年之久，田仲興整整攻打四年不下。至十一年，復將田仲興打死，提台將下四鄉頭子楊秀、桂本村武豐、張普，親往圍攻。

楊家坎礮樓很毒，田仲興親見提台，領得黃瓜礮一尊前往，用礮打礮，被城內一槍，將仲興打死。是年三月內，提台命田仲部移駐城南，提台親攻城北，田部馬五十九紮中所濫水對，幾不支。田出救，被手下馬雲安從後開槍，擊中田背。田回看，是手下反心，大叫：「你們是這樣做嗎？」倒臥地上，復被其妻弟馬恩榮上前將首級取下，送到提台處報功。田部完全投誠。提台入城，將二田部衆回漢萬餘，挑編成營，移駐後衣鄉。

三軍由觀慶河進，屢次不得手，因山深林密，每次均被埋伏截殺。後遇彌勒石代鑄大礮，并往法國購買快槍。初次買得二百桿，運到越南，被劉二劫奪，二次又去買來八十五桿。

〔十八〕

由易掛帥後，由貳板登至羅川街駐紮五日，令各營頭目傳令，將前用短桿全換長矛。向小腰站住了一夜，次早天明，向回頭關前進，辰時到關。關內駐的是田仲興、高天德、高天才。如（龍）甫至前數里，即下馬，隨帶數人上前。關內看人少，開關殺出，連被如龍殺退三次，殺死截手十餘人，幾乎冲進關門。田仲興見勢甚勇，帶精壯二百餘人親出對敵，被如龍幾叉抬倒在地。正欲結果性命，不防高天德上前一桿殺來，把如龍左腿殺個兌穿。因桿頭矛鋒攔住，扯不出桿子，手鬆將如龍放起，如龍坐在地上交手。隨身的王二、鄭大漢、名文才、李正榮趕到，將仲興殺退。高天德因桿子扯不出，只得空手跑進關去。閉關不及，被楊振鵬、田慶餘趕到，一直殺進關去，將田仲興手下殺得死傷大半，連夜逃跑。將至楚雄，高天德聽得田不肯進城，再三懇求同保。仲興以「前楚人不准進城，今危急，又請我去，我有何面目？」逕由南安州住了。幾日後，關楚雄失守，又逃進南。高天德只得帶其部下，奔回楚雄，閉城不出。

如龍在傷處坐地，使人拔高天德的棒子，痛昏幾次纔拔出，抬進關內。各將領都來看望，商議在回頭住歇幾日，以醫調如龍。時如龍睡在床上，聽各將領議論，即由床上跳下床來，說道：『我傷不重，你們爲甚就如此膽怕？今日定要乘敵人不防，趕緊前進，無如（論）論（如）（何），定要楚雄。你們即速出去準備，如有違誤，軍令從事。』這些將領準備開拔。

如龍喊人用布，將傷裹好，坐轎督同進行。未到黃昏，已到楚雄。各將領遵照議定地方，各頭紮營，把楚雄圍得水洩不通。城高障厚，攻進不易，乃由東西城脚打地礮，火藥崩炸，城倒數十丈。如龍督隊攻進，巷戰半日，始將高天德拿獲，全部殺散。所有先前滅回之漢紳，逃的（逃），殺的殺，全數撲滅。所有南安、鎮南、定遠、黑白狼各井，俱派人前（來）犒軍投降。

住月餘，杜文秀派蔡二都督得春前來會師。在雲南駟被褚克昌堵住，被一陣殺散，克昌身死，一路無阻，始到會議。『省議以下，歸如龍討伐，楚雄以上歸杜辦理。滇平，會師出外征伐，期光復中國，掃除滿清，互相聯絡，矢不相侵。』議畢，蔡西上復命。

馬回省至安寧，省中驚惶萬狀，派人赴寧送禮，要求勿傷百姓，『能順朝廷，督撫願保高官厚爵。』如龍以：『官府反覆，不可恃。前馬春林來撫，我才回，何自清即誘殺徐元昌，攔馬雙恩、馬明公，又攻打激江，我再不信這些狗官。』來人再三泣求：『官不好，也是實事；滅回教的紳士不好，也是實事。只是衆百姓，無他們的法。元帥圍攻省城，滿城百姓必要餓死。還求元帥要念這些百姓苦。這些百姓，朝朝暮暮，祝元帥公侯萬代。』說至此，一齊跪下，哀哀悲悲，哭個不止。如龍心亦不忍，只派馬仕堂率一些小頭目到省城外，住了一些日。一則

不忍心再圍省城，惟恐不去圍，又被何自清等出，劫奪財帛。這派兵住，不過防堵追兵。他却只在大觀樓住起，使人將財喜婦女送回家去。原批：此二節是降後。勞公咬，如龍由西同時事。

〔十九〕

小楊威降紅旗，提台令下新，說大司利同其下二將軍白正昆、李在寶五人，送交保界村田仲興轉交公局內監守，將派往蓮西說杜。不料楊威返省後，被句心張兆麟字玉書、河西椿家廟王玉，迭次跪求仲興，乘機將五人殺除，九村掃平。云：『省中三次被死人百萬，盡九村人爲之，定要殺滅以雪前恨。』仲興大怒道：『汝等要滅九村，在前何以不滅？今是提台令人前來說降，正欲使降人往說其黨歸降，你們要效白起坑降，害九村降卒，很易。各處聞風死關，何時得了！況且九村回亦不易除。汝等果堅持，可具結上來，限汝等一月滅除。逾期，照軍令辦汝二人，汝二人敢承認否？』二人尙跪地，仲興亦不叫起。停了一會，二人無言對答，只是叩頭。仲興忿忿進內，二人又跪一會，還是隨從喊二人各自起來走了。回到營內，羞恨萬分，暗下商派人，于夜間將五人拉倒沙河硬上，一併殺死。次是（日）仲興（與）方使去請大司利來商議西上說杜。回：昨夜已被王張拉去殺死了，激得蹬脚。過了數日，以糧餉俱無，要九村出銀十萬，糧米五千石。九村人無法，只得專人稟求提台。適馬超品將小總統保護逃出。安葬後，不敢回新興，由激江逃至省。見提台，令其回興爲總統籌餉二萬，糧二千石。然不分貧富，但是二人，至少要銀二十兩，怨聲載道。後被提台委其叔署新興汛，將超品誘殺。

〔二十〕

臨安李金文自將石羊回攢殺盡後，即帶六百餘，由沅江青龍廠沿途燒殺回教。至普洱，更將城內外的

滅殺。回教驚惶萬分，求官不肯保護，自衛力又薄弱，乃推舉馬標爲頭目，將老弱婦女保起，逃出思茅普簾江，哀求夷人，權且駐下。李金文追到思茅，也不敢再追，就將回教產霸佔，並且分兵駐紮二城，文武官員尙要仰他鼻息。錢糧稅課概被霸收，自四年至八年，約積得銀七八十萬，黃金二三千兩。田仲興由回頭關被如龍打敗，又逃至石羊，他郎兩廠，都被他殺出殺進，鬧得無有人烟，駐紮不住。聽得李金文在思普發了大財，又領着部下向思普走去。金文知道，想來侵佔。

（二一）

三擺夷救下回村，在清真寺前陣亡。

小六、馬老十後在館驛掛帥，吸小菸，火星飛入藥庫，崩死。

三貓同賽德、賽興祿，送何自清出省。將至霑益，何恐馬連陞暗劫，故使「人」乘何大轎，何混在士卒，果被連陞派人暗地放槍，打死轎內。何係貴州匾擔山人，將金百（銀）財寶完全保至家。何原姓林，拜馬龍人何有寶爲義父，功名富貴全仗有寶。助成伊提台，有保迴避歸家。伊到馬龍，親往拜辭，有寶大開筵席款待。至夜，使賽德、賽興祿將有寶殺死，財產全數搶擄。後被京控，奉旨正法。

牛世有，東川漢教，在梁家河與大司閫馬旭、大司衡楊榮對敵陣亡，部衆歸其部下。

鄒不老名天貴帶。

張翼長，大擺人，綽號張小鬼。

楊卓，東林寺，打臨安，將左脚打斷，是如龍老表。

法。

馬鳳，缺鼻龍，回龍人。如龍進省，委充總查，日夜巡查，軍民多畏懼，輻轳屢屢。馬忠到新辦口後，二人皆正。

馬風由富民逃後，又佔嵩明。失敗，又跑依尋甸馬天順，是如龍姑表弟。馬凌漢在昆陽壩上被李三少爺窺見，由窗中放槍打死。所部圍住攻打，將李三拿住殺死。其妻搶去，配與凌部。

馬聯陞由曲靖應如龍召，復省仇。和議成，委署曲靖協，住霑益城。時岑毓英使馬鳳往刺，被連陞探知，使人喊馬鳳至大堂，伏人堂後。鳳驚退，伏人出追未及。連陞怒，佔據曲靖。岑攻打數年，部衆傷亡甚多。岑親出督攻，連陞負傷，恐不支，全城生靈塗炭，連專人報如龍。時岑亦請如龍往助。到往，馬主撫，岑主勦。一日，馬岑各帶兵，在城會。岑伏兵引馬進，馬至伏處，岑兩手招伏放槍，伏不應。岑知天意，激甚，無法。急回就商，獻連陞出正法，全城免罪。

給
示
勒
石

『給示勒石』是依本文開端『給示勒石以符奏案』一語摘出來的標題。本文內容，是光緒五年禁止潞江回民回到原居西山村西街子二處的告示。文理不甚通順，並有別字和脫漏。從這裏可看出雲南回民起義失敗後，統治階級對於回民還是怎樣地害怕和防閑。

原石，現在潞江縣某機關內。這裏發表的，是根據五六年前潞江黑泥灣阿衡馬新三抄寄的本子。作者是潞江知縣王某，名待考。

白壽彝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七日北京

〔給示勒石〕

欽賜花翎知府銜、同知直隸州、潞江府河陽縣正堂、加三級、紀錄十次、隨帶軍功加一級、紀錄十次、王，爲給示勒石以符奏案：

查西山村原係逆回徐元吉等謀叛之地。郡城回匪撫口（後）復叛者，前後三次。其罪大惡極，較其（甚）他處。經前府部院岑督師克復。所有西山村、西街子濠牆屋宇，一律毀平，永遠作爲禁地。其逆回，未忍全誅，擇其老弱年幼者，編管下左所，不准城內並西山村、西街子等處居住，其逆產飭歸入公。將所定章程，除隨摺奏明外，復諭該士民等永遠遵守在案。後因地方肅清，回民等不遵奏定章程，紛紛遷徙，意欲仍歸西村，起蓋房屋。經縣稟懇前本府汪查看情形，不惟本地回民欲歸西山村，即外屬回民，亦垂涎西山。夫西山地形險要，是當日回匪舉事穴巢，盤踞二十餘年，未經攻破。誠恐此端一開，放虎歸林，日後必釀成大患。經縣查明，各處回民盡歸下左所，居住十分擁擠。除西村、西街子、本城外，另行蹀躞黑泥灣一處，俾該回民等安直（置）於此。此後各安生業，不准藉口冒佔漢民田地，漢民亦不准冒佔回民產業。自兵燹後，該回民死亡殆盡，十存二三。逆產不少，均被回民管事隱匿，應即清查歸公。其歸家之家，亦須查明其人是否在反叛之類，不惟將該逆產追出，亦當稟請上憲，治其餘罪，以昭炯戒。若係良民，仍飭周鄰互相具保，准其復業。其外屬回民，一概不准隱混入境，冒充業主，以別良莠等情。稟奉善後局憲示諭：『照得潞江府城外西山村、西街子等處地方，前被逆

回盤踞，經前撫部院岑，督師攻克。該處係賊老巢，且地形尤爲險要。其中屋宇，千有餘間。激江新舊逆首徐元吉、張元林，俱出該村，附近州縣百姓屢受其害，卽將該二處牆濠屋宇一律毀平，永遠不准〔起蓋〕房屋，已〔以〕絕後患。亦有老弱男婦，概往遷居下左所居住，業經前撫部院岑奏明，奉旨不准在案。茲據激江府轉據河陽縣士民等稟稱，該處回民欲仍回西山村居住等情，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激江回民遵照，嗣後不准再於西山村、西街子二處地方起蓋房屋，以符奏案。倘敢抗違，定卽查辦不貸。等因，奉此，合行示諭。爲此示仰縣屬士民漢回人等，一體遵照。遵之凜之，毋違特示。

大清光緒五年六月吉日。

瑞記書稿摘要第十三本

『瑞記書稿摘要第十三本』，是馬兆麟在光緒三十二年自緬甸紅寶石廠答覆蒙化馬國英等人的長信。長信前，有兆麟底簡短弁言，後附有兆麟致煥一的信。長信的本身，除引言及結尾外，共分四大段。第一段，論當時世界形勢和中國底地位。第二段，論歐洲人來中國傳教、經商，及其對中國的影響。第三段，論咸豐、同治年間西北及雲南回民底起義。第四段，是對滇西回民的勸告。現刪去第一第二段，保留第三第四段。弁言末尾有一正方形印章，陰文篆字二，一是『瑞』字，一似『亭』字，因印色黯淡，已不易分辨。『瑞』字當是兆麟底字，這當是『瑞記書稿摘要』一名底由來。致煥一的信，有缺文。煥一，依抄本所題的『寄明煥一』看來，當是姓明。這本書稿，是馬生鳳收藏的一個抄本。這個抄本在弁言末尾蓋有馬兆麟底印章，當即如弁言中所說，是兆麟倩他的幕友抄的一個副本。

從這本書稿來看，作者馬兆麟略明當時世界局勢和中國底處境。並且他認為回漢應該協和對外。但他對於清統治階級，卻完全是回民中的一個奴才思想者，因此他歪曲了西北回民起義，更誣蔑了杜文秀領導的起義；他以冗長的信，傳播着奴才思想底毒素，來報答熱情期望着他的人。但儘管如此，這本書稿仍暴露出有關回民起義的一些情況，可以供我們批判地利用；暴露出杜文秀失敗三十餘年後，不少回民仍在流離失所，並對清統治階級抱着怎樣沉痛的憤怒情緒。也就是因為這些原因，我決定把這本書稿刪節，加上標點，分了段，發表出來。

瑞記書稿摘要第十三本

弁言

此冊乃手書兩稿摘要第十三本。所言專爲迺西回漢夙嫌，凝結弗化，時起譟言，就馳問故，特曲曲仲說利害，不覺篇幅垂長者也。正本早已寄復矣，今稱便而欲獻拙，又值鄙事忙碌，勿暇顧及，因是倩慕友照殘稿抄錄附陳，以充漁山仁兄消倦。其中義理之無取，文詞之鄙俚，固是我之真實學問，既屬知己，諒能見諒。

丁未年四月下浣，愚弟馬兆麟自厥拜泐。

山川迢遙，華夷間隔，莫由親面，不辨次章，故照來札裁名，敬謹書復蒙陽：

超信、馬朝真、馬

桂芳、米秉仁、張

國英、馬君、文俊、張君，各位仁翁台前玉覽。

登雲、馬庭章、胡

恆泰、馬現庭、馬

敬復者：丙午年八月廿六日，由蒙陽書發公札，於是年冬月廿六日從旅客轉遞。接獲，展誦再三，備悉衷情。第念麟讀書無成，攻經失志，弱冠雲遊，瀾迹蠻羣者，將近半生矣。此中徒爲口腹累，無暇追尋學術，練達時務。茲承下詢，愧難奉答。雖然，既蒙公等不嫌數千里之遙，以非常事馳書問安，又不得不盡我所知，彙採籍載陳言，許世餘唾，爲衆親作芻蕘之獻，是否可取，任憑鈞裁。

始則略言地形國勢也……案此爲第一段，刪。

次及歐人入華始末也……案此爲第二段，刪。

再次，追論近亂起落也。

竊維皇帝之稱，是併三皇五帝之號也。夫中國之三皇五帝於民，其功至大，其德至溥。又天子之稱，是代天教養衆庶，統轄百靈也。其位至尊，其望至隆。然則顧名思義，非天之特生者，豈盡人可得而爲哉？自獨夫妄擬後，相沿成俗，有若衛侯衍所云：人之固喜爲國主者，出則衛士簇擁，遊獵隨適，入則嬪妃環侍，整色漁娛，玉食錦服，深處崇居，逸樂則孤家，勞苦則百姓。嗚呼！誠具如此君德，有辱皇帝二字，直喚之曰害民之魔王者耳。故唐虞之世，訪賢代位；夏商周季，儲嗣襲位；春秋戰國，篡弑謀位；暴秦以後，乘勢奪位。雖然，物必先腐，而後蛀生。於未使人爭取之先，必出昏庸淫佚之君於其上，披（敗）扈放恣之臣於其下，災稔示警而昧醒，旱澇頻仍而忘救。迨飢饉荐臻，民不堪命，潢池兵弄，羣起逐鹿矣。至其結果，正位者一，徒作前驅，與黨從同爲枯骨，盈千累萬。不然，以卵擊石，俱難成事，慘遭屠戮，永受叛逆之名者，若近世作亂之各雄是也。

夫道咸之變端，非由國君荒政，輔臣行虐，實因承平日久，武備廢弛，文網太密所致。然而齊爲亂魁，其宗

旨各有不同，故其歸宿亦異。如洪逆、張匪，志在傾覆社稷，故謀先佔地勢，一覓趨建業，僭號而始滅，一欲奔咸陽，未到而聚殲。至馬化龍，生居靈武，已佔形勝，智計百出，詭謀非常，職銜提督頭品，居然大清命官，教派世襲道長，因以新股惑衆，觀其善稔甯夏將軍，代渠敷奏良順，不急奪踞城池，令人免生防慮。收集四方亡命，增厚翼羽，接濟各處亂黨，預爲籠絡。張漢京師，設有匿名鋪店，宇內消息，限刻伊即得聞。糧餉足，器械精，士馬壯，黨羽多，隨時變應，籌備均祕。非左文襄之知識，奸惡幾被掩過。勿（無）劉松山之英勇，巢穴尤難盪平。凡類上者，朝廷處與極刑，豈失當乎？

若陝西親衆，志在雪恨殲仇，故逢物便燬，致使千里赤地；見人即殺，俯按到處白骨。一指之彈怨，十拳揮報矣，尙不知收束者，疑懼難釋，捻匪猶盛，輕視官兵也。於是除西安土著良回二三萬不動外，餘衆叢聚董志原。而董志原者，唐之涇原，宋之環慶，居秦隴腰膂，絕要形勢地也。分立十八營帥，首領如白彥虎、馬長順、崔偉、畢大才、楊文治、馬政和、陳林、閻興春、馮君福、于彥祿、禹德彥、馬鎮國、藍明泰、馬生彥、哈連金、鄒保和、張代雨、馬維驥等，約衆廿餘萬。迨捻匪勦滅，左軍入關，血戰相搏數十場，而楊文治、馬政和陣亡矣，禹德彥、馬鎮國重傷矣。審知螳臂焉當車輶，忿亂能邀宥典，而陳林、閻興春二股首先受撫矣。其他遁紮大小南川，暨散寄瓦存各城。而馮君福、于彥祿又被擊斃矣。未幾，秦境肅清，金積掃蕩，而陳閻等往宣「朝廷恩赦，左公威恕，征軍和戢，將士氣奮，就機議撫，則重爲良民，失緣抗拒則難免刑誅」之旨諭，於是乎藍明泰、馬生彥、哈連金、鄒保和等股，悔悟歸命矣。轉瞬，河州和成，而張代雨、馬維驥二股寓在其中。西甯底定，而崔偉、畢大才兩股倒戈投効。惟白彥虎率馬長順，憤氣未消，矢志弗渝，越鎮夷，過酒泉，踰嘉峪關，走哈密，屯紅廟，就安集延。既而大兵出塞，遂

跼設防，新疆城邑漸次恢復，竟至喀什噶爾，破圍突走納林河橋，羽從不散，輜重尙全，入布魯特郡，依俄人爲活。哀哉，從此生爲異域氓，死爲他鄉鬼矣！

夫良醫治病，診究六脉而後配藥，奏效卽易者，溯源尋流也。陝西之變，由於回漢構怨，積久成仇，成殺。當時有司若能無枉無縱，奚難曲伸冤解。稍一偏議，則莠回藉口激衆，先與漢人角併，繼與國家爲敵。主兵者更不思溯尋排散，反動稱屠叛戮逆。於是疑懼生，挺走險，抵死負隅，結黨紛擾也。左文襄常言辦回亂與辦髮捻之亂不同，因回性尙疑任詐，似黠實愚。辦之道惟持勦撫兼施，威信適宜，祇分良莠，不論回漢；有曲代理，有冤代鳴；欲治其詐，先示我信；欲洞其情，先釋彼疑；而歸者誠也，愚者悟也。故軍靡一進關，秦隴咸報譴，勦逆撫順，威斷信守，彰明可注，遐邇悉知。而白彥虎竟百折不迴，孤直不悟，成眞愚也。雖然，自歷亂以來，身經數百戰，受大創數次，小創數十，危而復甦者再，豪邁未常（嘗）稍減，紀其堅忍。從鄉關達異域，計程一萬數千里。此中渡險灘，衝隘口，晝伏夜行，浮游朔漠，露宿風餐，說項使援，情別勢殊，英銳未常（嘗）稍抑，紀其耐勞。至若策疲敵之烏合，當常新之士馬，每遇斬將搃旗，落圍滅迹掃塵，有時食盡矢窮，猶復枵腹奮登，是其勇略。流離辛苦，氣塞力微，長途冰刺，返顧蔭翳，而左右無異志，士卒無渙心，是其義慨。嗚呼！以左文襄之調度有方，運籌精密，總理行營事務，劉錦棠之足智多謀，機變神速，協理張曜之文武全才，謀勇兼備，其他良將百餘員，雄兵數十萬，掃清宇內，梟雄無一漏網，獨不能擒制百（白）彥虎，以收全功。史稱趙子龍扶昭烈，撫曹公，拒東吳，戰於百萬軍中，如入無人之境，是常山生龍也。視白彥虎之遭際，麟雖不敏，直敢謂之曰：秦川活虎也。可惜英材雄略，未得用之於正，枉負逆案，埋沒奇蹟。不然者，名爵富貴豈在斯時人傑之下哉？

至前後受撫陝回，約六七萬。左文襄以爲該境回漢仇隙既深，若令之歸業，觸目心傷，恐致又生外虞；或處之一郡，人衆勢龐，失馭又將貽患。最善是渙其羣，孤其勢，爲一勞永逸。特派道員馮邦棟、良回劉秉信爲撫務使，於化平、平涼、會甯、隆德、泰安、安定、靜甯、清水、靈州等屬，擇田土腴腴，山原間接，各成片段者，徙漢安置，配搭妥契。不論已曠豐穡，概發川資，按大口八兩，小口五兩，由驛備供食什，委員押送隴地，開路開渠，修橋建廬，計丁授畝，農具悉給。設義塾，教之以詩禮，知忠君親上，貸本金，導之以貿易，使家裕戶饒，衣食足，禮義興，邪謀自絕，古之治本也。挑強健者，調集隨征。會幾時，新疆肅清，左軍奏凱，而崔偉、畢大才、藍明泰等以功保授提督，弛封三代；禹中海、馬殿林、余福章等數十員，俱保授鎮副參游，封賞優渥，寵任有加。竊考將亂前陝回丁口近百萬，既亂後祇遺十分中之一。然而雖遭浩劫，厥後之守法顯榮，裕饒安享，有甚於前者耳。

其河州馬占鰲，沈勇而不暴，深謀而不邪，知世亂已極，權爲統馭河衆，以待時靖。屢戒飭「回漢何分，」唯合力嚴保郡宇，抑橫豪，衛難民，祕覘軍情，備整兵具。迨官軍不振，金聲將聆，以爲卑詞求撫，難免驕兵粒視，不如與之一戰，使其知我雄略，就之議和，方得自若。是以矯稟要撫，左公果不允，飭勁旅壓境。河民故讓數陣，而統兵者進逼太子寺矣。於是馬占鰲躬冒矢石，身先士卒，奮威三戰，追逐官軍過大河以東，擊斃提督傅先宗、徐文秀，總兵鄭守南、李其祥，副將盧才華、王福昌，參將吳明勝、陳東海等數十員，以及帥節護勇數百名。其搏鬥之烈，傷亡之劇，概可知矣。此乃同治十一年正月初四、初六、十一等日事也。後二日，即派馬全福率耆民多人，投統領前軍陳湜行營，請授撫條。該撫條非他，不過繳馬械，恕往愆，粘戶牌，安本業，遵國法，爲良民，若違犯必行誅而已。鈴（鈴）東就正，簡明易守。左文襄接報驚異曰：「吾老於行陣，知回性最深，焉得戰勝而言撫？」

是其真詐也。」立令馬壽清，乃滇南河西縣屬大東溝籍，隨陝幫向受撫者，詣河州詢實詳復，方識使君是英雄，豈在聞雷失箸耳。中心奇之，注意拔之，傳省面謁，見樸欽厚。故後來馬占鰲之享高官榮銜，其子馬安良等繼之不替者，實樹基於此乎。是以河州撫局，天下無比；富庶完善，秦隴推首。諺云：「一人有才，一方賴之。」非謬語哉！究之，宗旨正，而歸宿捷耳。當日應亂諸梟，誰能望其項背？至於率征湟（滇）中，引定循化，擒獻高奉朝、閔殿臣等，一以激表宿願，蕩除良娣，一為晉階線索，恩佩緒頌。嗚呼！賢豪既遇，各祇心印，不露痕漬。而庸口尤（猶）訾其殺奪取媚，豈持平之論哉？

至肅州馬文祿等被勦，因甘陝巨憝逸屠於此，又不能於統領徐占彪初隴（撫）時，輸誠聽撫，而懷疑抵抗，圍攻兩年不下，傷折將士實多。迨左文襄親臨城破，積怒填膺，故殺之以息患，屠之以消恨。嗚呼！悍黨二千餘名，悉數駢誅，是也。近萬老羸婦孺，仍受白刃之慘，律擬何條！唯曰屠豕封羊也。可見莠草害嘉禾，有如是之傷者！

其固原楊繼芳、西甯馬桂源、蘭州馬鵬等，皆應死之徒，何煩污筆，故不紀。

夫甘亂與陝亂不同。緣甘亂肇端於老教新教遷糾，波及漢人，結怨未至於深。故左文襄盡安插各回遺氓於甘屬，毅然而無顧慮。且零居散處，勢難聯契；教黨猜忌，情易漏洩。住邑設官鎮撫，關津制兵嚴防。恩惠子民，不肖者知感，威辦兇狠，冥頑者知畏。民安國泰，謹計慎為。雖李姚之籌唐，韓范之策宋，無以過之。賢哉左文襄，一代偉人也！

若夫滇南回漢之亂端，各郡不同。卽一郡之間，各方之起落亦異。大抵世運偃降，無縫生隙。偶一亂開，風

鶴驚疑，各齊族黨，各存猜忌。求一賢明有司，練達紳董，曉澈禍福，解怨修睦，慢應者施以壓力，難矣。蓋當是時，宇內蜂擾，國勢垂危，眉睫胸腹之地，尙欠保安，何暇顧及邊徼乎？置之聽之而已。不然，就其地之強項者，擢之爲鎮撫，爲守令。試問亂世之強項，賢耳否耳？挾得朝命，更可令諸侯，造事生非，尋仇搆讐，是其真實本領，分當應爲。暨身受特差，而任察（查）辦者，亦不能開誠佈公，判結曲直，反徇一面之詞，激而成亂，督令勦滅。或本無所失，因同族竟受波及。嗚呼！時勢如斯，束手待斃，尙可得乎？然而冤抑雖遭，幸獲自伸矣。必立定方針，當止則止，可歇即歇，不以苟得富貴迷其心，犧牲一身移其志，又在主謀爲首者之雄略識斷，伺機應肆也。

就如敵邑，在滇屬中，地爲至瘠，民爲至貧，移民爲至少且頑。竊聞之，道光末年棉花廠之亂，祇爲回買漢糖一合，爭換沙錢一文，彼此糾鬪。旣而傷斃漢人以千計，並焚其室廬，兵差未到，忿氣已洩。先大父及棋陽馬敏、六壩桂開三老，自投邑尊處領罪。遞解之省，臬司訊讞訖，沾恩辦爲徒罪三載，各發遣原籍，而先大父竟得一省西安祖墓也。咸豐紀內，受兵三次。一是三年三月中旬，由漢人契謀，先從郡城內外屠起，立延敵鄉。蓋敵鄉僅鄰郡城，四面崇山跌縱，中夾平原溝河，徑長百餘里，爲郡城背臂，是我族世居之所，故名敦仁鄉。當時先大父恰由陝歸到，因驚弓之鳥，何敢拍翅高鳴，任衆議抵。相持月零，弄出竄赴宣威之下策。將出鄉界，過渡伏發，前截後擊，尸橫枕藉，而江水爲之逆流。先大父睹此慘狀，謂親黨數十曰：『有若葬身魚腹，不如返死故地。』率之夤夜奔歸後山老巢。於是藏者匿者，陸續螳聚，約逾百人。而漢族偵知，稟請太守艾、參府王，躬督兵圍近萬，圍我後山。先大父派羸弱者嚴堵隘口，領強健數十，直搗其中堅。幸過惡天誅，首殲敵之巨魁安國泰。餘衆潰敗，追奔逐北，殺斃盈千，而先大父亦中弩箭毒，氣絕於陣矣。嗚呼傷哉！維時五月朔日也。先嚴中槍彈，傷及

左勝，忍哀痛，同張國華、丁五元率疲遺，爭據老君山、金鐘山。該二山乃郡城主腦，俯視城內如指掌。另選亡命，乘夜分股，殘燬村屯，截殺援卒。而艾王二公親見前日之戰，百不敵一，是默默中有爲之護助者。若吾人弗認其爲地方長官，性命幾乎難全。是以傳諭招撫，往事概予不究，回漢各安生業。紀起落不及半載。二楚六年秋間，前之逃亡他處者，漸次歸籍，歷覽白骨黃茅，炊烟十祇存一。子痛其父，弟哀其兄，忿恨之餘，邀約先發，由近及遠。顧向時首謀之漢魁，所漏無幾，死亡之多，較回難尤甚。仍循舊轍，佔老金二山，向城轟嚇，而郡守洞識爲雪恨之舉，寬貸免究，出示安撫，而起落約十閱月。三是八年秋季，漢衆不舒服，銓惑長官爲主，竭意拔盡眼釘，連合四鄉八里之師徒，攻圍備至。幸造物冥佑，拒禦兩年餘，大小百十戰，未常（嘗）挫塗。而太守黎參府楊憤怒，挑帶勁旅齊來，欲一戰殲滅。黎督攻東南隅，楊督攻西北隅，我衆分頭奮擊。於是乎陣斬黎之大將宋濂，諸輔，刺斃楊之先鋒曾百膽等員。二憲知不能克，即撤圍言和，恩遇卽隆。漢衆亦知悔悟，迄今愛敬猶恆，因藉培禦流寇功，從而保授。吾鄉首領數位，握虎符，被金紫矣。至馬二花之踏平老廠，爲與父報仇，因誤斃明參將，祇得擁衆聽命。聆免脅諭下，卽引頸受刑。而三營六壩之衆，錯在貪佔會理州，故竟受鋤芟。袁了凡有云：以審慎任大事，以忘力作苦活。處亂世而爲人上者，剛愎不可，懦弱亦不可。稍失機宜，一身生死事小，遺害後輩事大。譬如西兵東下，軍容日耀，聲勢雷動，凡屬移民，莫不欣睹粉幟。頭隊已抵賴頭坡，相隔吾鄉百里矣。顧吾鄉可曾有一字通問？一人迎謁？蓋諸大老決議，郡札免調防，是疑我甚深矣。各唯嚴束子弟，回漢矢誓聯保，戒蹈往跡，免被禍害。傳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據上所述，追憶古人，不得以編僻窮鄉，量秦無人也。雖則敵邑之事，不應提紀，迹近自詡。第念以小喻大，就事比擬，取我透知者開手，請衆親細訪，設有不確，干咎（咎）於誇之罪。

其昭通所屬回漢，約均稍受損折，未到大傷。而鎖、冉、張、蔡等雖稱雄一村一屯，流於土豪，無甚可紀，惟李本忠，考其歷史，亦在人傑之列。可惜明知唐大銘藉奉命援滇，私圖報仇，而不能審勢融圓，讓過兇鋒；昧識各親會已陰懷忌意，幸冀釜破，而不能輸誠聯絡，隱奪敵謀。故至身敗名滅，累及近黨。

至於曲靖所屬之回漢相仇，半是爲時動勢牽。因馬聯陞技擊越衆，猛勇過人，推之率據郡城。迨大兵圍攻，足創久而不癒，知難抵抗，情願以身丁案，餘衆徙置尋地。後來時紅時白，雖曰爲勢所迫，已昧卻守義不終。滇境肅清，仍得晏然歸業者，誰敢弗謂襄勤岑、雲峯馬二帥之功德乎？

其新興屬內回民，祇有漢人百分之五。然世居壩頭，同得形勝，因而富貴，沿爲首。馬敏難祖，審知亂事必及，內則嚴密籌備，戒我族切莫先發，外則屢約漢紳，諭羣夥各無相犯，善化微嫌，慎避惡節。無如世變歹人多，漢衆陽應陰謀，乘隙起攻，各回寨。我族竭力禦之，連戰俱勝，而元謀協惡，殲除幾盡。於是良正君子出爲維持，修誼釋怨，和好猶初。至田仲興之佔據州城，乃別懷忿心，伊死即休。暨西兵侵入，混亂相殘。斯時也，縱有智者，烏能補救？

惟是省會乃疆吏坐鎮之地，土著回民咸守禮柔弱之人，猝遭屠戮，又擬何罪？不過曰恐爲內應。嗚呼冤哉！可見當其時共無天日矣。厥後雲峰馬公率衆兩次抵省，一言洽淡，垂囊而入。詎料馬榮於楚協任，竟聽紅禪四之惑，藉端集兵進省，致全城遭非常糜爛，而馬榮之罪誠彌天矣。追念冤魂，恰相報應，故佛書有云：「天道好還，」可不畏哉！

若夫迤南各屬回漢亂端，或因細嫌爭於廠，或爲積怨關於鄉，總不外彼族先發，我初受創，一轉瞬而我

之報彼者加倍矣。第能加倍報之者，賴羣雄出焉。茲不分紀各雄者，蓋巨星既顯，羣星光晦矣。卽如雲臺馬公，時將弱冠，初入武庠，乘勢崛起，率衆殺仇，真成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自揣積恨消洩，沉寃已雪，不敢以苟得富貴污身，卽輸誠聽命。國當中興，用才盡能，朝廷慨然授之以全省兵柄。嗣後遇敵躬先，隨機籌備，拯民水火，保衛重地者再。當時梁州安危，繫之一人，稍有疎虞，豈止湊成蒙化之局？是公之勛績雄略，勇毅果斷，曠代罕匹。故穀宗皇帝寵之以宮闈賜宴，封之以赤心報國，降御座，撫創口，歡歡慰。噫嘻！人臣之榮幸，至矣盡矣！無可比喻矣！惟代公最難舒者有二：一當西兵敗歸，困危將岌，決議收服兩迤餘燼，親率抵榆，督辦，誠偉策也！蓋公之恩威素著矣，而西勢一蹙，難立矣，能合東南我族，壯丁不下數萬，軍麾指關，誰敢睨睥？或撫或勦，恁（任）意可之耳。省門一出，棋城卽下，而大東溝之黨徒，因老新教派之嫌，遲疑慢應，恕之可也。迨楊仙芝被截，勢成騎虎，而必欲屠之以示威洩憤，彼孤苦人鮮，我宜四面竭力猛攻，奚難踏平？何得用水淹三面，而一切詭謀外援，從此滋生矣。使彼獨拒一面，而其致力堅且專矣。又急擊一時，緩攻數日，而彼得將息者矣。旣難湊功，飭一將圍之可也。大兵望南直進，仍不失策，何得竟爭小忿，而忘顧大局，致精兵勁卒，足老於土坎之下，令忌我者謀遂功成。嗚呼！是西衆驕極，應遭屠戮歟？或公之英氣祇射東南歟？特出斯奇阻，哀哉！此爲生前之難舒也。一由楚南提任，告病解組，乃急流勇退之上策，是也。不歸滇籍而駐轡惟於蜀境，一格妒己者之造謗，一遠親誼等之纏擾，又是也。然失獲正首邱之義，何哉？哲嗣十餘人，竟無一能鳴者，相形比翼，徒增獅兒犬子之感，致使汗馬功勞不得立祠，建威府第不能繼守。時人譏謂功績不掩過，暴發不再傳。夫三代以後，何處尋求全狀，譽議之英豪，幾見必保子孫通顯之名賢？滇紳昧厥斯旨，不爲表揚其大德，反而訐揭其小疵，忍已哉！且論公武勇

有餘，因未得詩書陶鎔，而文事弗濟，故有種種過爲。夫古之名將，說禮樂而敦詩書者，先元帥岳武穆是也。而衛青、霍去病可通文字乎？不然，楊（揚）雄、秦檜、文博古今，藝冠多士矣，其立身又何如乎？況公由復仇起基，焉免非爲？烏得持歷階行伍之例而評斷？是以處極亂之世，議論人物，寬其小過，旌其大節，以勸後輩，斯可矣。譬如泛海渡江者，當風翻浪湧之際，羣相約奴顏婢形，諂媚舟師，圖其智力駕馭，得脫危險。迨登覺岸，反忘自己低賤之式，昧舟師保衛功，責以薄待之罪，捫心自問，安在理哉？要之，皆嗣子等不能振作有爲，致人妄議妄言。九泉有知，亦當飲憾。此爲死後之難舒也。麟未讀國粹，不識大義，每紀雲峯馬公在滇之功德，而不得食報於後世，昧良者反簧口譏刺，久快快於心。追思我東南兩通能脫叛逆名，伊誰之力？邊疆極要境，能早慶昇平，伊誰之功？不覺筆落語重，維閱者垂諒。

惟我迤西所屬，地土肥腴，人民殷富，穆民亦多而且才，又西南臨邊夷，往來占捷徑，可謂地靈人傑矣。至回漢孽衅，其原與東南略同。而杜帥文秀竟投關叩關，其智又在東南之上。迨欽差到察，反實作虛，判真爲假，冤抑重疊矣，不得已，激成自伸。於是乎樹幟拜帥，殲仇據城，往日出語毀之者拔舌，舉指彈之者斷臂，而殺我人，擄我財，燬我物者，報復之道倍上加數，不待贅言。斯時，忿恨除，威勢立，貧者驟富，無者俱有，可以止歇矣，則曰：素願第已上虎背，忽爾下之，恐遭啖嚼，待伺機遇耳。而復初氏充使來榆，機緣無過於此乎？胡爲不果決議？和則曰：漢人仇我，雖已恢雪矣，執政諸公據飾臆，縱漢枉回，不以我爲部民，心何以甘，必思所以能報者，卽是與國家爲敵耳。旣指之爲敵，籌守備戰，是我兢兢乎日夜不息之重任矣。籌備維何？設倉庫，廣積軍需，如餉糈器械等類，選將卒，勤練軍材，如宜意旨。定月俸，考技藝，試膽略，演陣法，嚴紀律，命進若脫兔，令駐似山岳等事。

聚奇俊，諮議機務，要是派偵諜，祕查敵情，整暇隨方肆應；審地勢，嚴密佈置，緩急有所防衛；勢順立乘，遂則適私慾，分茅土，時晦從權，危則殉黨盟，遠貳心。訪賢能，任親民職，要是解化回漢之宿嫌，深結共濟之團體，明曉受屈之不服，誓許禍福之同享。釐定課稅，清理訟獄，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各修禮教，無相強迫；士農工商，莫變爾能。此爲籌備之大略也。願從帥將，暨諸執事之所行所爲，無一與上列微符，若別具慧心，另有精術，自議和弗應後，勿聆奇建，盡賂頡唐，以至於萬姓受坑。究其實際，餉糈難支經月，器械概屬寇鈍，將多庸員，卒本烏合；任軍諮者乃張秦之流，充參謀者是汪黃之輩。昧用祕探，而閭閻之大勢未曉；輕視地學，而山川之險阻不識。漢族之仇怨莫釋，懦弱者口應心非，黠強者邀黨擾亂。故數郡要地鮮能征平，而官軍一至，到處皆敵。賦役之苛虐尤奇，狡佞者形影蔓延，誠樸者正副加料。且何人爲守，予奪自操；凡益飽私囊，誰知奉公。更有甚焉者，奢侈之風，驕矜之氣，冲霄凌雲。卽如賽樓閣之壯麗，比食服之華美，嬌妄（美）盈帷，狡童環侍，優伶之聲不絕於庭，鷹犬之迹未離於郊；暴斂橫征，財饒者拖累死，撞門撞戶，色殊者奸淫亡。動言人材薈萃，世界無兩；軍力充實，天下莫敵。或謂：有如許人物，假如此軍旅，何不乘髮捻正盛，秦隴稱雄，執政諸公惶惶失措之際，起而攻服全滇，徐圖進取，縱不能久延於後，而一二代之安享，猶可望乎？應云：堂堂陣，正正旗，二毛不擒，墜馬不斬，宋襄行之也。豈得乘危混擾？故俟羣醜盡滅，國威大振，乃發兵東向，彼此較長，究竟何如乎？兵劍一交，多方亦響應矣。爲國出禦者祇一二人，而我之將卒死降逃亡，有若雪遇湯澆，零流腐散，無可收拾。蠡之自詡人材盛，軍力強者，徒成夢話耳。嗚呼！以此行爲而涉亂抗敵，有如台上扮演，快耀一時心目。宗旨昧立，戰也耳，有可乘之勢而不動，歸宿失計，和也耳，有絕好之機而不息。昏瞶顛倒，全無心肝，欲免受譏青史，遺害子孫，尙可得哉？

至於造禁城，建鳳樓，蓄髮改制，必諂媚者舉南詔陳迹以獻。權利之中，貪念易萌。倡者一，阿者衆，忘參時勢，希圖微倖。夫滇地，古載百濮之族，前代霸廢之國也。南詔哀牢夷種，原分爲六，因慮其狡，以孤其勢。彼乃六中之一，名蒙舍，居最南，卽今蒙陽是，故稱曰南詔。自細奴邏於唐高宗朝入覲後，三傳至皮邏閣，積勢漸強，抱智懷略，賂節度王昱，求合六爲一朝。旨許允，敕名「歸義」，脅服羣蠻，徙居太和。閣羅鳳嗣立，始攻陷全滇。自鮮于仲通暨李密敗後，終唐之世，無奈伊何矣。蓋天寶之季，主昏臣闇，政治尙敷衍，寵任番奴，兩京致塗炭。乘輿遷播，淫首賜死。乾元以後，雖號中興，然國事日敝一日，坐使方鎮強大，寢弱禪於梁矣。及宋元明初之段高、二氏，乍服乍叛，咸以中原之王氣爲向背。時恬則牛馴蟻附，勢微則狼跳虎噉。論形勢者謂滇境有爲之地也：東接黔蜀，以曲靖爲關，以霑益爲蔽；南控交趾，以元江爲關，以車里爲蔽；西擁諸甸，以永昌爲關，以麗川爲蔽；北距吐蕃，以鶴慶爲關，以麗江爲蔽；是四塞。東南八百老撾交趾諸夷，以元江、臨江爲鎖鑰；西南緬甸諸蠻，以騰越、永昌、順甯爲咽喉；西北諸番，以麗江、永甯、北勝爲扼吭；是三要。其名山則有點蒼、高黎、玉龍，其大川則有金沙、瀾滄、潞江、滇池、洱海。疆域遼闊，四塞三要，崇崗巖竄，激澗縈紆，是以爲保障之資。其地土曠，這肥沃，可耕可牧，魚鹽富饒，穀畜蕃實，金碧所生，號稱精膽，石桑之弓，黑水之矢，是以爲滋用之具。夷蠻雜處，儼僚錯居，率之以馳以騁，何所欲而不可。故唐之式微，由宦官蠶其內，南詔擾其外也。然則可爲訓乎？曰：非也，時異勢殊也。滇南自明洪武朝設文武大小各官，分職撫鎮以來，夷僮或躋居極邊，或逼處谿嶺，或爲禮教薰化，而變俗爲回爲漢。近世居處滇之腹地者，漢人占十分之八，穆民約占其一，夷族亦祇其一。遠來不待論，卽舉明末桂王由榔從粵走黔，由黔移滇，從亡諸臣如沐天波、王維恭、魏豹等皆忠藎之裔，而李定國、白文選、孫可望等乃百

戰之餘，正統相承二百七十餘年，豈無仁德潤澤乎漢民，而不使之感恩固結，仗義扶持，據險立國哉？難言矣！天不祚漢，人心渙散也。縱百二秦關，尤（猶）不能守，何有於他？故征兵三路進，禦卒三敗北，而君若臣不免流寓蠻鄉，重復受辱，死者降者同歸一盡耳。就及吳三桂，亦據演作亂矣，可得而遂乎？是以欲謀霸業者，必反覆深思孟子天時地利人和之言，缺一不可妄作。不然，徒舍熱血而污白刃，何況我之起基由於殺仇雪恨，幸仇報恨舒矣，而欲稱霸，必先慮漢衆之心可能誠服協輔否？策其不能，卽是肘腋之患。蓋迤西當時局勢雖謂我強而漢之出扯旗，背立外，以面諛我者，較我仍衆數倍。我之新徵，非如漢高之白雲隨影，明祖之紅光滿室，有以惑感。洪逆不支，我勢瓦解，因其股爲亂之魁也。其股撲滅，國威立，人心定，而義旅蜂起矣。故秘探其盛衰，而爲之伸縮，是西事之命脉，烏可得而疎忽乎？次計我之文武心腹，如助劉之張、蕭、曹、樊有幾位，如輔朱之徐、常、李、傅有幾員。如其無之，豈可鹵莽妄爲？既爲矣，必審時度勢，從權達變，何爲而能開脫已往，何爲而能保衛將來。豈得當戰不戰，應和不和哉？真成酣歌漏舟之中，不慮水滿，熟寢熟薪之上，不計火熾。嗟夫杜帥於含冤上訴之際，何其壯也！迨屈伸功成之後，何其憊也！豈如閭巷小民，突入富貴鄉裏，沉迷聲色，不知返悟，營生荒怠，前程竟誤矣。其他粗蠢之徒，祇知藉勢淫樂，無怪也。獨怪數郡穆民中而乏一人抗顏直諫，剖陳利害，規圖長享富貴，戒效燕巢營幕者。豈應死之衆，其心目中另現一樣景況？哀哉！麟於迤西亂事，細情雖未盡曉，稍悉我衆始終方略。初若有綱有領，中則漸失倫序，末竟無頭無緒，糊（胡）爲妄動，自遣（貽）伊戚，美事弄成醜，順民作爲逆。書之輒不禁鬱氣冲腦，瑣煩而出，諒閱者免厭。

以上各節，爲第三段。

末勉遺黎循理自奮也。

傳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迤西諸先輩本有才也，欽其先用之於正，惜其後用之於偏；本有智也，服其先以之濟難，怨其後以之濟昏。致其昏者，爲利令也。晝受日照，而不悟午過燭萎；夜對月影，而不見望逾圓缺。造物愛民，恐其爲貪得所害，每十二時之間，兩番儆戒。奈庸愚不醒，故弄出倫常失序，順逆倒置。然論其罪，本無可道；查其情，亦有可原。蓋迤西穆民之爲亂，非如承平時際，結黨倡逆，謀傾社稷者，必援律懲治，以儆效尤。而道咸之季，何如乎？四方蜂擾，割裂紛紜，慮無不帝制自爲者，豈獨迤西一隅哉？何況該隅肇衅，實由漢人先發，回人沉冤難鳴，起而殺仇。究其極盛時，鑄印所題，不過曰：「總統兵馬大元帥杜」，「非竟稱王僭號，是懷國恩，不敢越分之心，誠屬弗泯。逮破郡縣，鮮有傷官屠城者；如文提督之瀛眷，派員恭送回籍等事。就漢人之良善者，不但不戕害，特更爲優待。是畏國威，希冀邀宥之念，仍屬不泯。雖類霸術，具存仁心。其逆理昧良之事，多出莠回與漢奸，假勢逞行。因世亂，魑魅充塞，正人之號令難以施及。嗟夫！設能施及，又成王者之師矣。喜中原已靖矣，而不決意倒戈順命，反出孤注一擲，是其庸闇，慨大勢已去矣，而不早計挺身請罪，尤（猶）爲遲疑徘徊，是其愚懦。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舉崩潰之山河，得金甌之無缺者，緣沾列聖仁德寬厚，凡百治道皆體經意之所感格，非全賴諸帥將之奇能。是以主兵者，於西案尤宜深承天心，廣推皇仁，寬容錯惡，厚施德惠，原情奏請，檢元惡之狡悍及莠奸之兇狠者，徒流之；不然，絞斬之。其他受脅良善，擇妥而安置之，設塾而化導之，棄舊痕，開生面，斯可已矣。豈得徇仇人之願，不論首從，不問良莠，凡屬回民一律屠戮，毋乃殘忍過甚乎？抑知事必有至也。襄勤岑公在滇一生，嘗回勢正盛時，而一味驕橫躁暴之氣，久厭其心目。兼前錄

將士又多本地冤家，能免不以公濟私，以小報大，尙可得哉？既不寬免，而首凌遲，從皆斬，妻孥付功臣爲奴，財產給將士充賞。於律文外，爲所欲爲，不忍贅言。

嗚呼！往事諫之何及，言之何益！幸舟覆矣，殘板浮遺，薪焚矣，餘燼尙有。其飭編花名冊，按口授畝，是辦善後之應爲。而衆親等成落荒之免，隱其九，祇敢報其一，實自悞（誤），實可悲。今云多半去隨征，豈隨征者無名可報乎？我知是曲筆。第造物主宰萬有，於有而生驕者，因驕削其有；於無而生悲者，慈悲致其有。自平靖至茲，三十餘年間，迤西所屬遺黎雖知歷盡辛苦，幸而衣食飽煖，不到低顏乞憐。我輩中人，於衣食之外，尙何求乎？過求而貪得，不祥莫大焉。從此以守法度，務農桑爲本，由文學武備漸進功名，由工藝商賈漸積貨財，日進月積，展一紀，人材博通，物業豐富，專制除，憲政立，地方一自治，爲才品是舉，豈難出人頭地而循文明，恢復祖迹，可不懿歟？持此，在我爲上策。

近聞各方寺宇半多草創。舍基田園，京兆主或尙義慨，貶值讓還，或凋敝，平價售歸。惟有一種劣紳，假藉沒充公之名，概據回產爲私物。憲諭屢頒，藉詞掩飾，因風造謠，存心陷害。夫變亂之源，每起於劣紳，貪橫造衅，致循環相殺。惡劫後，地面生靈靡有孑遺。漢先殺回，而回後殺漢。回性拙愚，而漢因巧黠，故回受逆而漢得順。因之，佔國威，煩兵力，又恁意誅滅矣。誅之不盡，滅之不絕者，天也。蓋天之愛人，豈厚漢而薄回哉？厭其驕於，假手挫之耳。何況我穆民入中國，千有三百餘年矣。歷朝累建奇功，竟敕公主下嫁。名臣碩彥，更不絕書。即以賽典赤之治理雲南，忠於國，利於民，進爵爲王，推功在首，遺蹟歷人目，肖像置祀祠。其他建功樹德於滇境者，曷待繁數？試取滇志，查考便知。豈得以一匪字抹殺？稽核全球人數，幾占其半。何地無之？何方無之？烏可得而誅

滅哉？莫謂朝廷除盡畛域，一視同仁；疆吏切思安置，勉解夙嫌。彼劣紳乃口誦聖賢經傳，身維聖賢規範，代聖賢教化愚不肖者。若竟昧經義，壞規模，不能表率作善，動倡爲惡，直與野蠻同矣。其目不識丁，武斷鄉里，以橫豪霸據者，尙何言哉？演境回輿，漢居衡對宇，町畦接壤，行同道，立比肩，如父子，似兄弟，相處數世矣。雖宗教不同，乃各行其是，非若他教另有扞格。正宜乘人仆己立之勢，以恩解仇，以德釋怨，應還者還之，當歸者歸之，掃除已往私忿，協禦他族橫逆。試觀時局，可知中國之患，重在外侮。能拒外侮者，固結國民之團體也。甲午庚子之與外戰，盡忠王事者是誰？柳州臨安之勦內匪，捐軀報國者是誰？噫！吾人焉敢負國乎？願回冤屈伏，隱樹一幟，無端欺凌耳。恐傍援有人，徒爲淵駭魚也。是以妥置遺黎，爲內政之一要端。把持回產，肥稀少之豪家，無趣味；因苟得難長，僅及身，僅及子。還歸回產，給衆多之哀鴻，以活殘喘，有巨益；因感恩圖酬，或在今，或在後。盈虛消長之理，報應昭彰之義，彼劣紳者三復思之，可以恍然悟矣。麟遠參各省，近見東南，未有如迤西之漢紳心眼昧瞶者。不識時務而忘慮後程，爲貪回產而百計抑壓，是以難容回民，誣陷讒害，必至激成同室操戈而已。破壞大局，徒利漁人，可鄙誰甚！可惡誰甚！倘能猛醒，弗俟滿溢，不待朝旨，不煩憲諭，毅然決然，由紳董酌量還歸，攻服我心！而我衆必樹石要處，刊敍其事結略，垂誠子孫，懲前毖後，永守國家憲典，歌頌紳董功德。從此公益同謀，莠奸同治，境以外聞風欽佩，境以內安享雍和。可不休歟！行此，在彼爲上策。

孔子謂子貢多言而中，麟亦不敏，於五年前，與友人楊漁山疊次討論迤西冤抑事。復其書內有云：「縱有志伸訴，必遇明廉慈幹之督撫纔妥。幸有轉機，必得雲階岑公繼父督滇。」今果然也。雖則此公素性，不但明廉慈幹，而且敏決嚴肅，不喜飾牘，不愛誇諛，或稟詞，或面訊，按實情申敘，據義理辯白，得中肯矣。西案，乃父

主辦，公是公非已朗列其胸臆間。衆親等有何難舒處，不欲陶煩是已。若欲發表，事不可草率，時不可錯過，何人爲首，何詞應對，畢備條哲，竭力一擲。幸而鳴，則名成利就；設無聲，從此收念矣。麟愚以爲了此孽案，非才不行，非財不行。才也者，必由本境選舉，有見上之膽，則免怯威嚴；有肆應之口，則免澁詞鋒；兼通歷史，則易傍擊引證；兼曉時務，則易鋪陳結穴。四者備，得其人矣。得其人，尤貴得其心，堅願擔義務。而後瞻家有費，衣食有費，脚乘有費，零星有費，於事乎不得不需財也。籌財之道，或由家裕者捐恁（任），或由公積者支銷，寬備爲要，直抵於終，唯不得擾及窮黎。因小民祇能樂終，不能議始。才財足矣，尤不可冒爲小演，挫失元氣，必從尋源審慎而入。其道，任義務者輕裝減從，親歷全境受害之城鎮村屯，立一冊，訪耆老詢實註記；承平時回戶若干，緣何起衅，誰人先發，或者竟屬波累；靖難時，何員督辦，或勦或降或逃，而公私遺產究歸誰掌管；現在時，有無遺黎若干丁口，如何居處度日。條分縷縷，由府及縣，由市及鄉，逐一開列。此中筆意，應曲者曲，莫墜氣，應直者直，莫露骨，又在有才者之持衡慎爲。所到之處，託賈祕行，餐宿自備，不得枉取毫物。唯囑首人，後有查問，依記復陳。尤不得矜張，惹人疑忌。謗言一興，事難諧矣。至於稟詞，首敘先輩不得已而應亂，因無知而妄爲；中及遺黎之苦況，仰息之向隅；尾請俱屬國民，豈忍棄置，維祈給還原業，象養孤鴻，而今而後設學校，課愚頑，非但不敢藐法，日誡羣衆，時候大馬之報。及清冊一並繕就，兼抄粘各前憲所批好諭，投轅呈遞。獲其一佳示，而事功半矣。逆知必親訊，可按程進言。不然，或委員詢勘，或移交守令，諒廉吏之下，何懼貪污役，而劣紳更不足畏矣。一番不合，再次上訴，百磨不悔，方顯偉略。求造物之重庇，托先輩之英靈，領得原璧歸趙，上也。或提公產分還，次也。不然，按口酌給，又其次也。得此，在我爲中上策，在彼爲中下策。

麟律書未習，官階不諳，陷夷半生，鄉情隔膜。上所擬者，爲引線耳，可否合宜，一聽採擲（擇）。第公等常念控訴歸業事，何異沉疴已深，屢醫弗效。今則國手到矣，趁將六脉陳診，藥劑一下，能否見功，於此決矣。

惟是全球各國，除附庸外，不論強弱，於友邦互遣使臣及領事，常駐京都及口岸，品級權限雖有不同，而應辦事宜不外乎憑公法，據條約，善通情誼，致兩國交際無生猜忌；善拓權利，俾本國商民得獲裨益；照料本國僑氓之身家營業，無使駐劄國官吏逾條約苛虐，人民越法律暴凌；不幸而遇，據理申辯。至於駐劄國之內政外施，意向舉動，軍實財幣，民俗土產，必採訪咨回，致本國執政，預籌對方佈置，唯不得徑行妄干。倘有阻礙彼國治安，謀壞彼國主權，雖使臣之尊，猶國君之貳，輕則由本國撤回，重則隨彼國拘送，何況領事權限，在駐劄國法律範圍之中。現寓中國之一切外洋人，歸其本國判訊案宗者，因中國之法律迥異故耳。廿年前，寓日本之外洋人，其勢箠刁橫，有甚現在之中國數倍，而今何如乎？故國勢之強弱，外人之欽（欺）凌，豈有常耳。唯視其君臣國民能否振奮。茲者中國之君臣國民，略爲醒悟耳。正擬循萬國之通例，酌改法律，以期收回治外之權，而衰極必興之望，拭目可視。

其公法之創起，乃荷蘭儒士葛羅丟在西曆一千六百餘年間，目擊歐洲犬牙之國尋隙相併，持（恃）強吞噬，特授天理，度民情，採各國史冊，輯風人詩篇，著公法論、平戰例等書。其大旨：一、性法，本人心之同然，以定是非，即所謂率性之道也。一、義法，本人心之是非，以定各國交接和戰之準，即所謂修道之教也。而推其所出，仍本於天。人心所同是，即天之所嘉，而萬國所當共守；人心所同非，即天之所棄，而萬國所當共戒；即所謂天命之性也。厥後歐士繼起者數十百人，引伸參酌其義，辨哲是非，又於是非之中推究利害，總不外抑強扶弱，

禁息爭端，故有國者簽從如流。用是設萬國海牙和平公會，收集有益公法之書，堆案陳牘，推重習諸公法之才，舉爲會長會員，評斷爭執是非，當戰則戰，可和卽和。倘有強執己是，妄興兵革者，而入會之國合羣攻之。緣各國禁令皆以生殺予奪爲賞罰，獨公法以榮辱爲賞罰，以天性爲權衡。故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是以西國尊崇公法，有如中國之四書六經三傳。唯書經傳之意旨，純以禮義道德爲尙，而公法理例竟不脫權勢功利。雖然，當今時勢，彼誠國富兵強，人和政理。我既與之交馳，徒恃禮義道德，可乎？故不得不援習其法，以爲折衝。其條約者，古之盟書也。雖然，古之盟書以理議而信守，今之條約以脅取而狡更，去君子之道遠矣！

粵稽我穆民，於隋唐之季入中國，紀國祚，已曾數移矣。被大清之澤惠，亦已二百餘年。向之應亂，豈純是我民之過惡哉？該屠該戮，法外行法矣。所遺殘黎，焉得不爲之安置乎？安置維何？酌量給還產業是也。譬如一家之父子兄弟，偶失和氣，各懷不平。內一人見明其原委，倡鳴其精慄，而親切慈恩之心各生，何則？天性也，人情也。舍是而依附於外人，詔訴與外人，而外人口雖慢應，心實鄙之。何則？逆理傷情也。公等之欲依附於領事，詔訴與領事，何以異是？且領事又憑何公法，據何條約，而干預我之內政哉？不成阻礙我之治安，謀壞我之主權乎？是以縱憤激夢想，效趨勢之流，願爲其民，爲其教民也，是舍正路而入幽谷，皮毛無補，五臟已腐，爲其籍民也，地是中國之地，民是中國之民，烏得而註籍？烏得而成民？或曰：依之諂之者，欲藉其力恢復產業也。抑知雍乾間充公道咸間給還之產業，爲傳教被封。究其表面，傳教是導人爲善，無礙治道。英法以理請之，政府以情應之，順也。我之產業籍沒，擬定叛逆，既爲叛逆，是天下有國者俱當協懲。恩施格外，給還與否權操本國，外人安得置喙？考各國派駐友邦之使臣領事等，多精明幹練之員，笑而應之者，以我爲前後之愚庸也。公等知

之乎？獻其策之老夫子知之乎？總之，迤西之冤抑，若實懷不平，可竭力上控，是也。斷不得向外人糊（胡）言亂道。公等設不改軌正行，則在我爲最下之策，而在彼反爲最上之策矣。

至於土耳其，雖爲世界穆民之大國，崇望深切，第未嘗通使中華。間有假他國之護照，差員遊歷，亦不過探風問俗，尤冀能步諸國之後塵，彼此駐使通商爲幸慶。但念縱如我願，而在土宜避嫌，在華加嚴防，又何能舊案重提，妄預人之內政哉？非然者，所往來吾邦之外國回人，多是以教圖利，以道謀食，裝貓變狗，低皂賤役輩。公等爲宗教，一餐一宿可也，不得越分優待，過爲崇異，受其所愚，使旁觀生忌。從此勉爲慎之，是我切囑。

以上各節，爲第四段。

麟實賦性庸愚，故落筆之庸陋，用意之愚鹵，字句之庸塗，文理之愚拙，篇幅中幾無完膚。雖然，庸直之氣，愚硬之骨，無日不懸望中華追風秦西，國富兵強，人和政理，有慰遊子之心。諒閱者於漫散無具之節段中，有鑑我之血誠。臘鼓頻催，年關已迫，慨家國之前途，繫懷彌篤；歎越客之能鮮，棉力何補。因之心無主則，語失倫次。草草書復，祈維惠照，不宣。並候衆親老幼尊前，統此鑑施。

愚教末馬兆麟拜。時在大清光緒三十二年歲次丙午，冬臘月二十四日，於緬甸紅寶石廠申復。

煥一仁兄閣下：

敬啓者：常見尺素中多用「一違台教，茅塞頓閉」之句，以爲文人套語。親嘗玩味，則果然也。回憶向時

與吾兄同處，凡有疑難，質而問之，無不立解。今則室邇人遐，徒增忉忉耳。

卽如此次蒙陽馬國英等以非常之事，馳書問安。弟本庸才，若竟置之不答，一則辜負其切望之心，再則恐弄出滅門之禍。略而復之，不濟於事，與無復同。是以特盡句餘之功，腸已搜斷，稿方成。又費句餘之力，腕已寫脫，膽方正。從頭一閱，竟屬滿紙塗鴉，通章俗語，愧難付寄者久之。欲另起爐灶，而腸聞告枯，腕聞告乏，悶坐思之，方悟筆與心遠者，卽是才不濟用也。縱重翻，亦無花樣，祇得彙訂成一冊，陳寄尊處，伏乞代爲一校。稍能敷衍，可照簽轉交。不然，解釋批回，是我誠願。

願控訴西事，冀得復業，必有血性奇勇出爲肩任，方能見功。吾兄肯舍駕，得其人焉。古人爲義，相約赴之。特爰書及，感口口口鑑我之血誠。臘鼓頻催，年關已迫。慨家國之口口口懷瀾篇，歎越客之能鮮，棉力無補。因之心無口口，語失倫次。草草書復，祈維口照不宣。並候口親老幼尊前，統此鑑施。

愚教末馬兆麟拜書。

時在。案：下缺。

清咸同間雲南回變紀聞

『清咸同間雲南回變紀聞』昆明王鼎臣記。民國二十八年一月，我遇記者於昆明龍頭村，他以他的手稿一本見贈。這時，記者大概不過四五十歲。他所記的內容都得之傳聞，其中有不少的錯誤。但也有不見於記載，或可與記載相印證的地方。

白壽彝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日北京

清咸同間雲南回變紀聞

雲南在元以前，不惟無回教之踪跡，即一切禮教，實未開化。自咸陽王賽典赤撫滇，以道德感化滇民，種五谷，開河道，立學校，設老人房，建清真寺十二所於域內外。據此，可知雲南回民，始自咸陽王由陝西、南京帶來。後又有明傅有德、沐英等帶來者，大抵皆武官，分紮三迤，子孫居之，所以三迤皆有回民。教旨純係大同主義，因是而有天然團結力。然滇之回人，總數不及漢夷什一之一。

嘉慶道光之間，雲南一隅，太平日久而豐收。有所謂創太歲者，凡有勇力或技擊的，願盼自雄。但只在一鄉一里之間，時有鬪爭。迤東有小瓦匠鬪爭，而官府報成造反，派兵勦平。繼後石羊廠銀礦又起爭鬪，殺傷頗多。彼時武官多回教，蛛絲馬跡，牽扯極寬。最有關者，是永昌金雞村因趕街而回漢械鬪，適有蒙化縣長路過見之，即兼程回署，具稟督撫，說永昌回民造反。督撫不察，竟發兵勦辦，殺掠極慘，財產充公。永昌人公推廩生杜文秀進京上控。第一二次，均批由滇督查覆。杜文秀皆隨部文回滇候案，滇督置之不理。乃第三次進京上控，聞有欽差將來滇之說，而未到。督撫以錯就錯，恨回人強硬不休，乃下令滅回人。其法係用滾單，一村滾一村，一縣滾一縣，滾遍雲南境，限滾單到時，各處漢人務將回人滅盡。而省城回人不在其內。省外回人聞此惡信，少數移多處，小村移大村，築碉堡自衛。而漢人鮮有見回人即殺者，迫于官令，反多藏匿回人，設法送往大村寨。迤東許多紮營自衛之回人，清軍不去攻擊之時，回漢雜處，易市如常。迤南，惟臨安府附近情形不同。在

未肇事以前，因爭礦廠而成仇者，滾單至，混戰不休。其餘之縣，雖紮營而各不相犯。滾單至迤西，回漢惶懼憤恨，倉卒公舉杜文秀爲帥主，各處紮營自衛。時有大多數漢人憤清廷不講人道，自願執戈相從，驅殺清吏，杜文秀得不戰而入大理城。既入城，卽出示：『不分漢回，一體保護。』人民大悅。所佔區域，十八年內，稱太平景象焉。

省城，是丙辰年，卽咸豐六年，西曆一八五六年，官府揚言省城回人欲反，男婦老幼被難者近二萬人。先是三迤回民紮營自衛，以待清廷安撫歸業，回與漢各不相犯。及聞省城回人一網打盡，無幸免者，痛哭流涕，始有殺漢人以洩憤者。此後卽混戰多年，殺潘督的，圍省城的，純係出于各人良心，與清廷拚命報仇。東西南聲氣不相通，並無野心人提調指揮其間。否則內外無兵，驅清吏如驅蠅耳。

有馬復初者，大理人，名德新。曾遊麥加，深通回教經典，儒學亦淵博。在新興州講學，見殺戮之慘，常使人各地勸告：『勿受清吏之毒，回漢自相殘殺。』回漢俱服從而敬仰之。因是省城官紳恭請來省，住居督署，以資鎮壓，效力頗大。凡有建議，回漢無有不遵者。復初意在安撫，消大禍於無形。岑毓英則口是而心非，每使其計劃不行，且殺之，別有所圖以顯其能。極力拉攏武人，不論回漢，以能爲己用爲旨。各地皆有蘭交，得以蓄成勢力，慣行權術，有心人竟成大功，然人民苦矣。

迤東迤南，自始至終，紮營自衛，亦無有被清軍打破者。清兵不擾，回漢安堵如常。同治十二年，官府下令歸業，回漢均無反抗者。有歸業仍被清軍殺害，以邀功的，可見當時專制黑暗矣。

杜文秀一入大理城，卽下令蓄髮，服制明裝，不帝不王而稱帥，顯有革命之志。惜不得文人爲之籌劃，武

人用事，坐鎮自雄，當攻不攻，坐失其時。又不能與東南連絡，斷敵之後，至敵人養成勢力，才命十八大司下省。又無總指揮，各大司各行其是，各不相容，敵人得從容反間，自相殘殺，其敗也宜矣。然閉關自守，猶可恢復，敵人無可如何。詎奈岑毓英不硬攻而軟幹，使楊玉科與都督楊榮結爲兄弟，刑牲立誓，招杜降，杜遂自殺。

咸同禍亂，前後二十餘年。軍事既定，又辦善後，已經三十餘年矣。人民死亡約百萬，國庫空虛。回漢並無惡感，只因邊疆大吏一念之差，故意擴大其事，以驚清廷，欲平復之以邀大功。又無組織，惟望滾單生效。先則各不相犯，丙辰省城回人被難後，三迤回人始殺漢人以洩憤，因之混戰多年。結果回人死者，總數不及漢人什之一。滇亂與江南異，回人不強迫人入教，不搶子女貨財。大理破時，回人子女貨財被官搶盡。一場大亂，只算得官造反。

清史所載諸人，皆非事實。謹將知之者錄之：

馬聯升，尋甸人，武藝純熟，常在曲靖一帶保商多年，後爲匪所害。

小瓦匠，東川人，漢教受邪說之愚，試與人鬪。官吏報成造反，遂滅之。

馬復初，名德新，大理人，曾遊麥加，爲考察日曆，住新加坡三年。歸而治經典，譯可蘭經。著作極深奧，儒學淵博，品學兼優。滇人敬仰之，在新興州講學，以博愛爲主。因回漢混戰，省城官紳恭請來省，住居督署，立意安撫。岑毓英陽奉陰違，故使其計劃不行，且害之。

杜文秀，永昌廩生。先世係漢人，而隨回教。習詩書，兼通回教經典，和藹可親，待人遇物極和平。常對人說：

「做人當遵守教義，能照聖經所行，可使境內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對於政治極留心。回漢有訟者，必先考查回人有無仗勢欺壓漢人之弊，而後理焉。設回文學校于帥府，時常親自課讀，出題使各生作文。先岳父亦在諸生之列。處家亦極儉約，一妻一妾，有一子，已婚。其餘兩子尚幼，聞事敗時，被漢人藏匿，帶往緬甸逃生。一女居長，嫁揚威都督之子，能打仗，先同十八大司下省，聞其父死，亦墜金自殺。內政極佳，迤西自楚雄以上，雖軍事浩繁，人民安居樂土，夜不閉戶，其道無他，即良好政治附以宗教也。軍事則非所長，無遠見，當攻不攻，坐失其時。有一人，稱之爲大冢宰者，馬口白髮蒼蒼，亦喜講人道而無藝術，所幸猶能駕馭武人。既稱元帥，改衣冠不謀進取，是待死耳。敵人勢力已成，才命十八大司下省，又不命總司令駕馭其間，又不與迤東、迤南連絡。清史所載乞援土耳其、英國，決無其事。大軍瓦解，才有大司尉名姚奇，麗江的夷人，走潞江；大司鎮，蒙化人，走尋甸；杜小姐在嵩明昆明之間，可惜便宜清吏矣！

馬如龍，原名馬現，乳名阿老，迴龍村人，距臨安府城廿里。幼時性至愚，年二十尙不知人事。惟力大，家貧。其父母做豆腐賣，每擔一担柴，不下二百斤。滅回滾單至臨安，有梁士美者，臨安人，有武術，常與回人爭草廠成仇，引清軍圍攻迴龍，日久不能破。一日，其族叔馬保林說：「阿老，你力大而無用，何不隨我殺敵去？」他說：「無兵器。」保林說：「鋤頭、鐮刀，俱是兵器。」於是後來大名鼎鼎之雲南提督的兵器，是一把鐮刀繫在丈餘長的竹竿上。隨衆禦敵，是躲在田埂之下。衆以其愚，亦不管他。越數時，即有敵人騎馬者，獨一人由埂上來。阿老不慌不怕，俟騎者就近，即舉竿鉤其頭，扯下馬來，以其身壓於騎者之上。騎者銅盔鐵甲，腰帶利劍，不能動，被阿老用拳擊破其腦而死。阿老牽其馬而守其屍。直待衆人收隊而視之，清軍中之大將也。衆議將死將

之馬匹服裝兵器獎勵他，且派人教與武藝。此後，每出陣必獲殺一二將。日久亦無人敢去攻迴龍，反是阿老越境殺人，無人敢當其鋒。又有人說：『你的本領大，何不打開省城，叫臬官賠償省城死難之命。』他首肯之，即邀得四五十人出發。奇人奇事似天成，行至嚴家坡，衆人揀柴造飯，惟他一人睡大石上，鼻息如雷。該村人見之，立聚圍百餘人，推選精武術者兩人上前刺殺。該兩人行至身旁，他睡如前未醒，兩人戰慄不能動。被造飯者見，乃將兩人刺死，圍亦散。馬現之名大振。所過通海、江川、晉寧，無人敢與之鬪，且有回漢跟從，近二百人。至晉寧之竹園村，遇見先祖恩榮公，由馬保林來接洽，謀攻省。先祖云：『固所願也，然清軍能人不少，爾等兵太單，是不自量也。』保林說：『馬現有神勇，曾經數十仗，皆立奇功。癡人自有癡福，請成其志。』商之數日，先祖撥兵兩百助之。議定：馬現由呈貢大路攻省之南城，先祖順海邊攻西城，能入城，設法使清吏奏清廷，安撫無辜回衆，不利則退保呈貢。於是，雙方俱發。先祖至小西門，守城副將何口素與先祖好，亦不滿清吏之所爲，開城迎入，且資糧餉，佔城內四之一。住十餘日，不見馬現等到，乃命馬某守城。先祖出城尋馬現，至石虎關，距城十里。馬現見先祖到，棄兵上前曰：『大哥！你再不來，吾無命矣！』在小板橋遇強敵，連殺十餘日，不能過，後有一將，以矛刺吾口，吾咬之不放，還刺之而死。自此人死後，一路雖有戰鬪，不似前日之惡矣。』由石虎關至省城，沿途兵營疊疊，先祖在前，馬現在後，反做了馬現的先鋒。至今尙有人說王先鋒者。一日之間，穿數十壘而過，至萬壽宮住紮，稍事佈置，先祖又由此繞道入城。岑毓英百計運動，許專摺保參將。先祖說：『我此來並不爲一身之榮，欲替滇民無辜回漢討生命耳。』由此與馬現隔離，消息不通。馬現在南城外，日與清將何自清酣鬪，一連三月，各不上下。岑毓英設計降之，許以提督。先祖聞之，使人讓岑馬曰：『爾等不顧人民生命，只徒

招武人作羽翼，是真造反耳。」岑又使說先祖，許以楚雄協、鶴屬鎮，不理。岑必要一部將在省作官，乃以馬某應之，立委都司。先是，先祖派馬某守城，馬問幾日。先祖說：「五日，吾可回矣。」馬曰：「五日以外，恐難勝任，宜早回。」先祖爲馬現粗人，事事佈置，回營已八日矣。而馬某在第六日夜間，將小西門大當舖多家搶盡。先祖知之，欲殺而不忍，乃給岑而退回潯江。

馬現入城，岑替他改名馬如龍。有昆明文人舒香谷，憐其勇而無謀，自投其部下，從其所好而事之，漸漸引誘以開智識，至信任不疑。舒香谷就算是馬如龍始終不二的謀士。彼時做官，有所謂儀注，凡一舉一動，皆舒香谷先教。馬亦能敬舒。一時驟然富貴，正所謂飽暖思淫慾，除黑鼻子太太之外，如夫人十餘名，尙有臨時的，每日皆有數名。後來有子共二十一人，今則子孫皆亡，產業無存矣。

馬如龍之降，一進城就稱提台，算是馬提台保省。回人亦從此不攻省，投鼠忌器也。人民歡悅，有歌曰：「好個馬大人，四門開三門；龍燈夜夜耍，米賈二百文。」惟岑毓英時時防其變，係奸人之譏也。故意使其攻河西之東溝回教，大敗數次。有一次，他使夏毓秀用他旗號前往，被回人砍夏百餘刀，推之溝中。夏之喉不斷，得不死，後升至四川提督。馬亦從此不敢打東溝。回省不久，又命他攻迤西杜文秀，負重傷而回。再打楚雄，在城門洞裏，被人刺一矛於大腿，不叛而去。馬與別將交戰，亦不暇叛。直至後隊到，將敵攻破，始拔矛，血流遍地，面不失色。回人退（出）城中，漢人以爲官兵不殺漢人，安居不逃，被其闖城大殺三日，始下令不准殺，則城中人已盡矣。後滇亂平，其族有請立馬公祠者，被楚雄人住京者控之，竟不得立專祠。總之，馬如龍保省，清吏得遣他將往征，無後顧憂，是其功也。他每出征，皆無功而回。亂平，調湖南提督，又調四川提督，病死于敘州府，葬

于馬公寄園。民國六年，余曾弔其墓，當時尙見其第三公子，今則子孫皆盡矣。好殺貪功，淫人妻女者，請以此公爲戒。

馬榮，係武定參將，與潘督並無仇恨。緣前督慘殺省城回民，亦殺其總督以洩其憤，算是與死難者報仇。繼後卽回武定。又數年病死，又數年，被人偷其頭，報官領賞。

馬忠，其子馬柱，回人而投清吏岑毓英者，殘忍已極。岑毓英、馬如龍皆不肯打激江，與先祖鬪。惟該父子偏要鬪之。『你們怕王口，我父子獨不怕。』岑說：『王是好人，攻好人不祥。』武人專橫，半由天子半由臣。他父子領兵攻激江兩次，其兵將死者二萬以上。第三次，遇先祖于竹園村。八月十五下晚，砲擊其紅頂七員，紅頂以下四十餘員。此後，不敢動矣。最後已經有令歸業，他父子又去呈貢激江，殺人洩憤，岑亦無可如何。今子孫亦盡矣。

蒼

洱

悴

毗

『蒼洱悻毗』，見大理縣志稿卷三十二引，似是一篇首尾完具的文章，作者不詳。

這篇文章，主要地在寫清軍入大理後，是怎樣在以征服者底姿態任意佔據大理城內的房屋，這可說明清軍暴行底一斑。

白壽錄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日北京

蒼洱悵

歲月遷流，世變無窮。加以劫火頻經，轉眼桑田滄海，闔閭丘墟，已往陳迹有非後世人之所得知者。蓋溯其事實，至爲瑣繁，原因更極複雜。苟非身經目睹，萬難得其真際。所幸雖時未久，老成耆舊之洞熟其情形者，今尙不乏有人。且因事屬全邑基業，復關讐舛，有不得不詳爲紀述，昭示來茲者。若再因循漠置，不揭明其真相，倘更因之造無作有，讐舛更無窮期。今茲舊事重提，實吾榆之一函血淚史也。

民國成立前之六十年間，葉榆一地人烟至爲輻輳，俗雖儉樸，市鎮極其繁盛。城內住民，漢人居十之八，回教十之二。城外各鄉，回教較少，亦十之一。計自舊提督署之南，至南城門，及倉坪街上下，即寶賢坊、永靖坊、涂家巷、阮家巷、福壽里上下、南城脚、青雲理等地面，均回教多數住居之處。漢教之雜居其間者，僅十餘家。又塘子口上街至城牆脚，即崇明坊、衡市上街、即富安坊，及響水關南北，上至城牆脚，又四牌坊上街，即善仁坊，至西街口等處，亦爲回教之多數住居。漢教之雜居其間者，僅二三十家。至此外全城各街巷之居戶，則完全皆係漢人，曾無一家回教者也。乃於民國成立前之五十六年，丙辰八月，禍變大作。回族得蒙趙匪黨之助，據有榆城。彼時漢人之遭駢戮及驅投水火者，三萬計。復縱火焚燒漢人屋舍，自五華樓迄北城門六大街，不贖一椽。嗚呼慘矣！自是城內漢人房屋，概被回族佔據，不許漢人居留。甚（至）漢人各街房屋之被各屬回教頭目拆併數十家之業，改建大屋一所者，不少。逮官軍攻克大理，此類屋產悉被劍川、麗江、鶴慶、鄧川、賓川、雲龍、浪穹、姚

州等地之軍官及會館所佔據。其有本業漢人之生存回籍者，概行不准自認歸業，回教亦然。此爲吾樵人民蒙受滿清異常虐政之一大紀念，不可不詳紀其實事本末如左：

如萬安街舊北門街西欄大屋一所，爲永昌回大司政劉誠改建，今被劍川人總兵段瑞梅佔據。又東欄大屋一所，爲永昌回都督木聯榮改建，今被鄧川會館佔據。又富春街舊金箔街北欄最大屋一所，爲永昌回大司農劉應貴改建，今被劍川會館佔據。仁壽坊舊四牌坊下北欄大屋一所，爲緬寧回馬瑞麟改建，今被鶴慶人提督蔣宗漢佔據。又南欄大屋一所，爲大理回大司騎馬國璽改建，今被永平人軍功馬雙元佔據。振武街舊四牌坊北西欄大屋一所，爲浪穹回掌教馬竭誠改建，今被大姚人軍功彭振綱佔據。又東欄大屋一所，爲尋甸回虎應龍改建，今被賓川會館佔據。安仁坊舊縣署上北欄大屋一所，爲陝西回將軍藍金喜改建，今被麗江人軍功楊汝爲佔據。又大屋一所，爲雲州回參軍馬遇春改建，今被麗江人總兵黃河洲佔據。又大屋一所，爲雲州回參軍馬玉書改建，今被麗江人副將袁善佔據。又南欄最大屋一所，爲劍川人大司衛姚得勝改建，今被麗江人軍功楊汝能佔據。又縣署下南欄大屋二所，爲永昌回將軍安國祥改建，今被軍功丁耀、何萬壽佔據。長壽里舊五株橋大屋一所，爲永昌回大司隸劉綱改建，今被軍功彭振綱佔據。永豐坊舊衛市下南欄最大屋一所，今被麗江會館佔據。又大屋一所，爲景東虎街回將軍馬朝清改建，今被宣威人軍功黃天喜佔據。又北欄大屋一所，爲大理回都督李捷魁改建，今被潞江人軍功龔聯元佔據。又屋一所連鋪房數間，爲鄧川回將軍馬虎威改建，今被劍川段瑞梅佔據。仁厚里舊高家巷東欄最大屋一所，爲永昌回都督楊占鵬改建，今被貴陽人署知府范瓊章佔據。又西欄大屋一所，爲大理回都督王大牛改建，今被鶴慶人軍功奚長青佔據。經武巷

北舊校場西口北最大屋一所，爲永昌回都督楊占鵠改建，今被姚州人總兵徐聯魁佔據。豐樂里舊書院前後街舊名舊溝塘，今廢，有楊姓閩族人二十餘家及他姓屋共四十餘所，今被提督楊玉科佔據。合併中和書院、杜公祠、指南室、府學明倫堂等公所屋舍，拆毀改修，爲最大府第一所，今捐送爲西雲書院。華豐街舊衛市南西欄大屋一所，爲永昌回將軍楊左輔改建，今被劍川人總兵李應舉佔據。又大屋一所，爲蒙化回將軍張中衛改建，今被鄧川人軍功李春盛佔據。又屋一所，爲大理回都裕號馬元改建，今被麗江軍功楊汝爲佔據。又東欄大屋一所，爲蒙化回大司軍馬金保改建，今被麗江人副將張潤佔據。又大屋一所，爲大理回大司衡楊榮改建，今被麗江人軍功楊福奉佔據。又大屋三所，爲永昌回將軍楊長齡、楊九齡、楊保齡改建，今被東川人軍功張有能、蘇開先、陳海亭佔據。富安坊舊衛市上街南欄大屋一所，爲永昌回都督劉貴改建，今被總兵和耀曾佔據。昭文里舊蕭祠街北欄大屋一所，爲大理回掌教馬復初改建，今被麗江人軍功趙騫斗佔據。又街之後巷大屋一所，爲劍川馬榮耀改建，今被雲龍會館佔據。察院街舊國牆後屋一所，並花園，爲杜文秀改建，今被麗江人軍功張公耀佔據。來遠街舊四牌坊南西欄屋一所，爲大理回將軍馬含章改建，今被鄧川人軍功雷耀龍佔據。又屋一所，爲大理回參軍張星照改建，今被劍川人段瑞梅佔據。同文街舊魁閣街北欄大屋一所，爲他郎回將軍馬明功改建，今被直隸人軍功張鸞卿佔據。又大屋一所，爲昆陽回將軍馬占雄改建，今被麗江人副將和述廷佔據。壽春街舊東門大街北欄大屋一間，爲鄧川回大司旅馬錫晉改建，今被浪穹會館佔據。其餘店鋪之坐落華豐、崇文、來遠、振武各正街，及永豐、安仁二坊之被各軍官佔據，每數十間、十數間，數間者，不勝紀述。此皆因丙辰禍亂事定後，榆城漢人之同被波及，破產失業，無可呼訴者也。

即回教之中應分良莠，彼時處置亦至不平。其房產之在寶賢坊舊會坪上街者，南欄王奠邦大屋一所，今被鶴慶人軍功丁槐佔據。又王安邦大屋一所，今被軍功趙春山佔據。又王清大屋一所，今被永平回軍功馬雙元佔據。又王定邦大屋一所，今被蒙化會館佔據。永靖坊舊會坪下街北欄沙雪湖大屋一所，今被劍川人軍功周長貴、張玉春佔據。又趙清大屋一所，今被永北會館佔據。又馬勳元大屋一所，今被鶴慶軍功楊國柱佔據。又沙姓大屋一所，今被雲南縣會館佔據。又南欄下街馬姓大屋一所，今被麗江軍功和朝選佔據。轉售與提督昆明蔡稿房。福壽里舊城隍廟街東莊南欄馬姓大屋一所，今被賓川軍功趙明玉佔據。又下城脚馬姓大屋一所，今被鶴慶蔣宗漢佔據。雙鶴街舊南門街東欄沙餘大屋一所，今被麗江軍功吳連發佔據。又西欄龍泉巷內沙姓屋三所，今被鶴慶軍功周炳蔚、麗江軍功和貴保、王福春佔據。富安坊舊衙市上南欄馬玉珮屋一所，今被東川人軍功巡風王浩能佔據。長慶里舊水關上南欄趙潤大屋一所，今被東川軍功蘇開先佔據。又楊超大屋一所，今被東川軍功鍾報揚、蘇應元、唐崑山佔據。吉利坡楊馬寶各姓十七家屋產，今被迤西道陳席珍佔據。歸入川主宮。吉康里石佛寺街西欄杜義、杜安西大屋一所，今被鶴慶公館佔據。又馬光藻屋一所，今被四川人軍功邵洪順佔據。崇明坊舊萬壽街北欄上杜姓大屋數所，今被東川軍功單玉林佔據。又張學、張定、張泰大屋數所，今被劍川軍功魯國棟、魯輔清佔據。又南欄穆汝恆、穆汝昌大屋一所，今被貴州軍功陳海庭佔據。善仁坊舊四牌坊上北欄李必昌屋一所，今被貴州人軍功宋爲英佔據。又馬龍屋一所，今被蔣宗漢佔據。更有城外回產，北鄉如新興美哨、喜洲、末用、東鄉如近城各村，南鄉如大昆、呈末、洱濱、軍衛等鋪，所有回村之田畝，概被軍官楊玉科、段瑞梅、丁槐、黃河洲、李福興、彭振綱、奚長清、和萬壽、邵洪順、袁善、楊瑄等佔據。此則榆邑

董 再 梓 記

城鄉回教亂後失業之實在情形也。其餘回教屋產雖間有抵還漢人失業之生存者，僅屬少數。而且墮朽田產，雖有奉文撥歸書院者，亦多係荒蕪磽确。

於今之至難爲者，彼軍官等所佔據吾邑漢回之屋產田畝，不數年間，便已三四易主。不惟回教之生存者，於要求歸業已屬無望。卽漢人之生存，而因遲歸者，於希冀（冀）歸業，更屬絕望矣。事因亂平之始，各軍官自謂挾有功勞，視榆城不論漢回人民，皆爲有罪之人民，物業皆有罪之物業，其所取求，一任自由。至其業主之爲播遷遠歸，或久年商宦他省，皆弗計也。最可異者，政府亦以此素不愛惜之人民，於禍亂時既已聽其流離，承平後仍復任一般軍官之侵佔魚肉，且於回漢良莠，毫無區別。更舉各軍官佔斂人民之產業，悉爲之主張，曰賞功，畀以執照焉。吾榆漢回而知此情，尙復何怨何尤！吾書至此，吾髮盡指，吾淚如糜矣！

時甲寅秋八月。

咸同貴州軍事史

『威同貴州軍事史』凌惕安編著，民國二十一年六月成書，同年十月，上海中華書局聚珍做宋字排印，貴州慈惠圖書館發行。

這書開卷有圖像多幅，正文共五編。第一編，總論。第二編，漢族之運動。第三編，苗族之運動。第四編，回教民族之運動。第五編，善後。我們這裏收的，是第四編，其中包含有『威寧回變之役』『普安回變之役』兩章。編著者自稱，他是『純處於超然地位』。其實，基本上他是站在滿清統治階級底立場來寫的，不過他不像一些官書一樣，用『回匪』『回賊』等字樣罷了。

第四編，是用大事記底形式寫的。雖寫出了貴州回民起義始末底輪廓，但是內容空泛，不具體，希望讀者，特別是貴州底讀者，能在這方面提示新的材料。

第四編題作『回教民族之運動』，是不恰當的，應該是『回族之運動』。現仍照舊，不予變改。

第四編後面，原有附錄五篇，現在刪去兩篇，保留三篇。附錄各文底題，原和本文相連，現在另標於本文之前。

標點是新加上的。分段，是原書舊有的。原來書眉上，還有小標題，現在沒有加以保留。

因為貴州回民起義，和雲南回民起義是分不開的，所以我們把這一篇附在雲南回民起義史料底裏面。

威同貴州軍事史

貴陽凌惕安編著

第四編 回教民族之運動

第七十九章 威寧回變之役

咸豐七年一八五七丁巳，春正月，威寧州漢回構釁，相攻殺於距州城二十餘里之楊家灣。三月初一日，署威寧守備畢赤營游擊富呢雅杭阿，擊回衆於楊灣礮，兵練遽潰。畢赤營外委把總彭玉順等遇害。代理威寧知州袁濬援之。巡撫蔣蔚遠檄畢赤、仁懷、永安、大定兵助勦。夏四月，富呢雅杭阿進擊回衆於楊關山。回衆問道邀之。永安協把總莊繼唐敗沒，還軍公登山。時來助兵練多疲茶，惟仁懷兵較強。回衆旋犯威寧州城。威寧鎮總兵常山及貴西道福連卻之。再進楊灣礮。回衆至張家坡祈降，福連等遽撫之。

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庚申，威寧回民自七年撫後，猶分據漢人苗族田土房屋，時掠附近居民，出劫行李。至是失業漢民數百，集全化里、小張關，將與馬家屯諸回寨尋釁。署威寧州知州葛紹英馳往彈壓。回力拒，至殺害差役。回首馬春等復率千餘人，間道攻州城。護貴西道福善代理威寧鎮富呢雅杭阿等卻之。十二月，護貴西道福善屢主撫威寧回衆，而漢民受害深，均不願撫回，而回亦屢招不至。至是福善復與署威寧知州許大綸，遣紳民入回寨勸諭，往返十數次，告以受撫即撫，不受撫，各官自至寨中，聽爾等生變。又不至。福善則單

騎赴小張關及大橋回寨，還稱阿渾等皆盡禮，願受撫，不過有難行之要求，現在設法辦理。阿渾者，回民習經咒者之稱。已而招魯回，旋結漢苗土匪，衆數千，掠近州城，福善等率圍卻之。州屬招魯回，又掠牛吃水。福善遣軍功錢國定迎擊，敗沒。回進至陶家海，圍首陶廷相卻之。

咸豐十一年 一八六一辛酉，福善再招撫威寧十七寺回寨。

同治三年 一八六四甲子，春三月二十日，雲南昭通回衆突入威寧，擊潰耿家屯小山回衆，遽入州城。把總鄒九福及生員余觀發遇害。民衆驚懼自殞者三百餘人。回大掠，出據馬家屯、櫻桃窪。威寧鎮總兵賀朝岡臆陳入署，刼物不貨，並稱其妾力護印箱，回衆爭奪許時，竟未撓去云。夏四月，賀朝岡及威寧州知州張炳坤遣軍襲走馬家屯回。五月，威寧餘回潰，圍首李啓馨等於得勝坡陣沒。掠至銀廠，旋散去。

第八十章 普安回變之役

咸豐八年 一八五八戊午，冬十一月，普安廳、大坡鋪、華家屯回張淩翔等起。初九日，略沙陀。亦資孔驛丞沈培源守備彭天相、千總蕭本忠，遽走。遂略西堡冷水溝。初平彝所土匪犯廳境，回即萌異志。既而興義、新城、普安等回，復與漢民構釁。署興義府知府胡霖澍爲和解，回衆馬亮六等復招致滇回，時略界上。淩翔潛往從，大獲歸。羣回羨之，益思動。會前黎平教授沙陀舉人高發揚，夙與大坡鋪、華家屯回有釁，以間襲殺張芳培、馬文才。回遂糾衆圍殺沙陀上中下三寨。發揚家屬及舉人高發奎等二百餘人均遇害，脫者僅數人。署普安廳同知夏成業聞變，調代辦土司龍杓，會拖長江生員李夢松等，集練團防禦。十二月，普安廳回勢日熾。永

安協外委余成龍，同軍功易飛熊，擊之獺貓平，成龍陣亡。華家屯回，結聖巴山獬獬，西竄平彝所，思倚滇回爲固。團首王淩雲卻回，再攻通達南里豬頭營。龍杓暨白沙汛把總鄧飛熊禦之，以土目用同種語言，稍稍散獬獬，孤回勢。夢松亦敗之拖長江。張淩翔遣間結興義，新城回共起。二十日，胡霖澍至普安，遣回人武生張慶生員張書效、廩生高敬先，把總張定中、青山汛把總張茂林、中營外委高輔國，赴大坡鋪華家屯說降，回衆不從。張慶因請勦霖澍，會夏成業等，調團進規。

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己未，春正月，胡霖澍同署同知貴定知縣夏成業，署游擊銅仁都司鄧逢霖，檄練團扼普安廳諸隘，逼大坡鋪華家屯，以糧乏，多不集，拖長江圍，集而復散。霖澍再遣府練六百人助之，逢霖敗回老龜山。彭天和邀敗之顧官屯，回反攻，逢霖又敗之圓塘。二月初七日，大坡鋪回攻守備唐耀宗營，候選吏目周詠鑫把總彭應春，敗沒。應春子景殷，憤擊卻之。初十日，普安營守備彭天相，擊回光頭山，戰沒。逢霖繼至，回退。二十四日，興義府兵會勦大坡鋪，遇回雞場平。軍甫合，普安廳練遽走，回乘之。武生唐夢元、六品軍功唐士秀、王廷學，并沒。府兵以越境來援，反爲所誤，立散走三百餘人。時把總陳高勳、鄧飛熊，方攻華家屯。大坡回還擊，亦敗。外委熊玉發戰沒。胡霖澍以軍不振，皆弁兵紳民陽奉陰違，請大令以威之。秋六月，調署安義鎮金剛保，同胡霖澍，復以鎮標及長壩營兵，先後自府至普安廳，會勦回。霖澍力主用兵，悉將廳練撤遣，而以千總薛明訓等分割附城。回懼，以張士祥等三人赴營祈降。外委何連升誘士祥等入城，詭稱禽獲敵探。霖澍不察，遂戮士祥等。回意不許降，結聖巴山獬獬，悉衆出。先陷把總劉利暄營。利暄、連升，暨把總普懷恩皆歿。明訓及把總楊占春等棄營走。回迫陷海子鋪、雞場平舊堡。十六日，霖澍稱病，以集兵籌餉爲詞，走普安縣不

出。回遂焚南里，至劉官屯，直薄廳城。金剛堡及夏成業城守，以鄧逢霖率拖長江練，合擊。李夢松潛至大坡鋪，焚回本營。回反顧，圍始解。霖、澍、明訓皆褫職。金剛堡旋回興義。成業旋爲雲貴總督張亮基撤任，仍在廳幫辦軍務，以知縣唐錫齡接署。八月，胡霖、澍圍大坡。回首張凌雲新死，以署普安縣知縣劉代英、會夏成業赴大坡招撫。回仍歸大坡，據守不出。九月初二日，興義府回張福田，結回衆並苗衆，略興義縣屬，犯新城。劉代英馳往據守。時署普安廳同知葉如松言：「大坡回未大創，遽受撫，心弗善也。又漢民避者俱未歸業，田廬尙爲回據，恐撫局不可恃。」福田本大坡黨，霖、澍獨不許降，又不能制其死命。因潛結新城回孫羊毛、馬二安等，賂令恆遣黨仲家陸王松、王濟才、貞豐苗楊樹森、安南譚五受，并大坡回，略圓坡。圓首龍騰雲、青山汛把總張茂林，率鄉團同捕。而茂林阻團衆，不令往。騰雲圍練多傷亡，疑茂林回官，故左袒，遣間刺殺之。回衆益不平，薄新城，走攻安南。貢生陳明星以團衆擊之尖山，馬乃屯新城，北路回稍卻。冬十月，張福田等數攻新城。文童張燦奎以八百人來援。城中兵練出擊，署興義府知府鄭訓達亦至，敗回屯脚。回暫卻。至夜，以礮轟裂東南城郭，兵練力禦，死亡多人，得不入。陳明星再敗尖山，馬乃諸回突入新城助守。回衆旋走安南，安姑塘排杉汛。十一月初五日，張福田陷新城。署普安縣知縣劉代英、縣丞袁如壘、守備康定國死之。新城卽今興仁縣，藏聚多在外。回圍日久，城內糧匱且乏水。回盛水置城下，伏以待。兵練夜開城取水，突出，倉卒潰走。回衆遂入。福田等屠士民千餘，旋走據大平紅崖，南略府城附近村寨。鄭訓達由屯脚後關門，擊毀老回諸回營。胡霖、澍時遣千總陳繼升、募雲南開化廣南練五百，援至。回復之大平。繼升戰沒，回衆遂逼府城。先是霖、澍自普安回，深疾回民。方回未至，誘精壯二百餘人出，而質其家屬城中。飲食日用，令縋下取給，內外交怨。俄城中火發，疑回民

爲變，遂集回紳耆馬鳴珂、張慶以下九百餘人，盡坑之。婦女數百人，悉赴府署側海子死。回愈憤。時訓達軍亦潰於大平新店子。回徑攻城。新城回西北走，據普安青山，東北出巴林、龍場，圖貞豐。鄧逢霖奔回那山。十二月，回屢攻興義府城，不下。鄭訓達回援，回仍退新城，將結北鄉苗爲應。訓達扼防阿棒。於是新城任毛三等益北出羊場寨、大羅屯，圖安南。署知縣袁灝拒之。廖箕塘回轉陷阿肩屯。團首陳贊襄敗之，禽回首吳洪文。而吳阿敢復至，誘擊團衆於老萬松山。團首羅老五、張雲敗沒。回再攻哄都，阿敢據山督戰。團首王正才以十餘騎發槍殲之。回衆大至，分扼阿肩、羊場、廖箕，團練皆覆，連陷二十二寨。貧民被脅，黑苗多附從，直薄近城二、三里涼水井。其圖貞豐回，至者黨把蘭。會練目李世鎔募練二百道州，署長壩營游擊梁獻廷、同知州葉春華留助，同敗回別黨，旋薄附城里許黃土坡。而圖普安縣回，爲署知縣胡祖寅及武生段定國等敗之。濫木橋、尋蔓至普安廳、白寨、箐口、發貢，團衆多潰。

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庚申，春正月，貞豐回至新場、逼州城。會桐梓縣知縣、新授貞豐州知州蔣立炳，自桐梓赴州。葉春華留同守，與梁獻廷禦卻之。安南回仍據排杉，結仲家、裸羅分擾。巡撫海瑛遣守備宋景山以五百人援貞豐、安南。胡祖寅時防普安縣地瓜坡，拒青山回，亦以把總蔣定邦、出象鼻嶺助勦安南排杉。二月初四日，回陷普安縣城。署知縣胡祖寅猶外防，回卒自馬鞍山間道至。城中無備，遂入。分陷九峯寺、圍營，略三板橋，並至廳屬上寨、罐子窰。祖寅禦敵上寨，失利。十九日，胡祖寅及典史陶光煒等入普安縣城。回四出，城中不滿十人。祖寅等至九峯寺，回舉火，棄蓮花山走，遂入。貞豐州回逼州城，蔣立炳、梁獻廷等分禦。回退那山、龍場及安南者蠟、尾灑。立炳出防那山，獻廷以八百人攻者蠟，失利引還，傷亡甚衆。立炳等方敗回長貢，同

者相左。家牛場團衆來助，回邀敗之雲台寺。二十二日，回卒至，獻廷、立炳出拒，敗退署。冊亨把總鍾開祥陣亡。其子開基同沒。春華聞敗，以二百餘人來援。立炳旋回城守。回衆結安南苗、仲，據木角三保諸寨。宋景山至，卻之。普安縣回復略至安南。新園在對河，仲家多，漢人少，回黠，往往結仲家，臨當前敵，而乘其後云。三月，胡祖寅、蔣定邦等敗回革拱、青山屯。回多竄入廳屬紅巖、濫木橋。初，張凌翔、韓繼耀、山陰率黨赴新城相助，屯回未全動也。會土人陳昆山、劫山嵐洞，斃回衆四千餘人，屯回因之大略舊蒲坑、馬場屯。張定中亦乘間出兔場，勒索民糧。團首龍浩然憤，擊走之。葉如松以漢民失業久，回衆仍未退，請乘凌翔赴新城，調雲南開化鎮都司何占標，由平彝會勦華家屯。袁灝敗回崩當，還安南。會宋景山軍敗潰，灝以景山練無餉肆掠，請撤之。貞豐、龍場、那山回，攻梁獻廷營。蔣立炳馳至，同拒，連失利。署把總陳占魁、六品軍功劉漢青、王元杰，封國清陣沒。閏月，新城回馬進祿略至普安廳土魯，葉如松遣龍杓禦之。大坡回復略松官、顧官、吳官諸屯。鄧逢霖率千人禦之猴場。如松再請調何占標來援。夏四月，胡祖寅將圖新城，軍至潘家莊馬乃屯，旋以警回防。十三日，袁灝進勦排杉，遇伏，中創敗還，傷亡頗衆。十八日，以創劇卒。何占標率軍至普安廳，敗回大洞，進攻華家屯。葉如松亦募練五千餘人，以把總賈連魁分防拖長江、石門坎，武舉蕭震川防豬頭營，守備鄧飛熊防馮家莊，游擊鄧逢霖防水田，各千數百人。回攻馮家莊、水田，皆卻之。占標進亦資孔、奎閣，逼敵而營。五月，普安廳營兵二百餘，團衆及何占標練凡一萬有奇。葉如松赴安順，鄧逢霖領其軍。占標數攻回不下，移營天保山，約逢霖由峨松合攻。以軍功蔡文元，率八百人營雞場，逼大坡。回攻殺文元。張凌翔旋以新城回援至三萬底，團員貢生楊彩力拒兩日，營陷陣沒，大坡回，復略至西村。六月，何占標等攻華家屯，不下，敗回放馬平。鄧逢

霖亦敗回老龜山、峨松。署普安廳同知錢璣，調螳螂屯諸團破走三萬底回，退爛木橋。旋同苗，出科鄉，略興義府境。職員黃紹奇敗之，追擊遇伏，陣沒。秋七月，普安廳團首周尙文等，擊張定中於爛木橋。錢璣檄狗場十三團助之，衆三萬餘人，定中負創，敗回新城。八月，雲南霑益州回馬連升來援大坡，冒兵練入營，旋陷海子鋪，營守備鄧飛熊陣沒，並陷蒼山。初七日，再陷水田，千總蕭本忠陣沒。鄧逢霖中創走，回進攻放馬平。何占標遣援，敗回蛾螂鋪。回退華家屯。八月，普安廳科鄉回苗，略至府屬灑雨。鄭訓達遣把總陳高勳等擊之。高勳中創，旋沒。回攻陷營，把總周永貴、外委趙學雲陣亡。回逼涼水井。訓達由真武山回防。貞豐那山回，逼州城，蔣立炳卻之。因進圖那山失利，軍功梅占魁、顏大興陣沒。回築壘塔山，窺城中。約放牛平回，阻南路。譚道立炳等城守。冬十月初十日，何占標約鄧逢霖，截大坡回援路，自督攻華家屯。以軍功彭成九等搗回後，破之。回悉走大坡鋪。回苗略興義府屬諸鄉。鄭訓達遣兵百人，并檄安南冊亨就近援勦，皆阻敵。新署安義鎮總兵德壽，駐興義縣城不進，猶主撫回。回陽許，略如故。胡祖寅圖規新城，與久相持。二十一日，遣把總蔣定邦、杜發蘭，分攻黃溝，遇伏，發蘭陣沒。子鴻猷後至，趨援，亦遇害。祖寅進軍敗之。旋以普安廳回逼，回。十二月，蔣立炳募下江練來防貞豐。到之明日，州回夜踰城入，毀民房數十。立炳等擊出之。興義、貞豐、普安、新城苗族，舊與大坡回相結，起事數年者，爲老戶生員岑鳳來等，赴雲南，言之宜良知縣岑毓英，謂：「前回亂，抽丁齊團防禦，及敗無援，始從回苟全。久欲投誠，恐回平後，又被漢練害虐，且各衙門陋規浩繁，實難支持，是以遠道來投。」毓英爲請署雲貴總督徐之銘給示，貸其死。

咸豐十一年 一八六一辛酉 春三月十六日，回結苗衆等，陷貞豐州城。署知州蔣立炳，巷戰死。立炳父時純，

前任貞豐，就養在署，亦死於難。兄弟妻妾子姪婢僕殉者，三十餘人。貞豐圍久，城中絕食，守者皆飢困。偶殺一敵，輒齎食之。立炳屢所援，不應。求代，不許。署長壩營游擊劉慶雲，次龍渡，與土弁王元興，皆觀望不進。錢壩、何占標，屢破北里、椅切諸寨，小鋪子聖巴山仲家等來降。以龍杓領其衆，再破回，攻把黑箐，回併入大坡鋪。鋪中七屯五寨，築石爲牆。十八日，占標督軍進攻。壩亦率團繼之。先以巨礮轟其外牆，占標冒（冒）矢先登，墜牆傷足，仍力戰。攻一晝夜，破之。禽回目張淩漢等誅之，斃回千餘。大坡鋪事定。夏四月，趙德昌回安義鎮，任援勦興義軍務。新城回結普安縣戈密教黨，圖縣城，分黨略廳屬上寨、三板橋、樓下河。錢壩率兵團，敗之。回攻縣急，胡祖寅所援於壩，壩遣外委王德政，率千人赴之。阻於格鋪，不得進，并爲請援。五月，普安縣圍急。十七日，錢壩以王德政軍阻革納，因率兵團馳援，敗回大灣。回分出鈔擊，大敗之。壩中創，走還，傷亡甚衆。二十四日，回陷普安縣城，署知縣胡祖寅、典史陶光偉，死之。幕友候選州判吳鎮藩、恩騎尉盧起貴，皆遇害。家丁周凱等八人同殉。祖寅當圍急，所援不至。時已撤陳樹南往代，阻回不得入。城垂陷，祖寅急以印付家人埋之，巷戰死。光偉守西門，亦戰死。六月，趙德昌遣副將譚端模，會署普安知縣陳樹南，圖復縣城。錢壩亦遣練國進，回已四出，遇回大河橋，副貢吳醴泉陣沒。二十四日，樹南、端模入城。秋七月，回久據貞豐，下江凹衝。土弁王元興亦叛，據王母亭，略羅斛桑郎境。署貞豐州知州陳聘儒至石屯上，言：「貞豐地分上下兩江，中隔北盤江。州城在上江，北盤東，下江凹衝，北通歸永，南達羅斛界、廣西泗城、石屯，爲進兵路。擬集鄉團，先清下江，疏通糧道。然後渡上江，圖恢復。且請大兵顧後路。」巡撫田興恕檄趙德昌，責令聘儒辦理。八月，陳聘儒在石屯，調坦千團，并軍功楊祖勦所領漢團，同擊回，輒潰。聘儒所募練，以乏餉，潰。於是下江三十二亭、石屯、坦千外，均從回。

九月，陳聘儒進勦貞豐，衝破者康回營。聘儒中創，敗退，請援。時趙德昌方圍攻新城，不至。冬十一月，連日貞豐回出東高板王，走犯册亨城。署州同尹紹勳、都司徐輝把總馬正品等，城守。二十九日，據者孟下分亭諸鄉圍赴援，皆敗退。紹勳所援趙德昌、鄭訓達，訓達遣千總陳榮貴，以六百人赴，不至。十二月，羅斛東南上隆桑郎與貞豐歸化，暨粵西邊境打落寨，壤相錯。貞豐回時走犯羅斛，擺羅苗起應。署州判謝其毅督團御之。十九日，回陷册亨城，署州同尹紹勳死之。回及苗圍册亨五十餘日，紹勳等嬰城守，食且盡，援不至。千總丁榮把總馬正品內應，回民保安邦等暗相依附，縱火啓之，梯北門入。紹勳巷戰死，幕友張憲章、家丁馬棠同死者十三人。趙德昌始至興義縣，出次頂效先，遣同知孫清彥、游擊徐遇恩等，以百人間道入府城。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壬戌，春二月，自册亨陷，敵軼赴興義府，屢偪城。趙德昌進軍川洞。三月，趙德昌既破川洞，進營者桑河，與敵營相錯，圖連營，護譚道。而回攻府急，飛礮入城，傷訓導王開藩，人心皇皇。二十日，德昌因突圍入守。時糧竭，遣副將譚永昌赴者桑河，護糧。遇回畫稿林，戰沒。回取首，斷手足去。德昌夜聞敗，遽出。會胡霖澍部練舉火應敵，二十三日，興義府城陷。代辦知府鄭訓達爲回遮留，興義鎮中營游擊桑錦芬及卸署游擊與山、右營都司蕭德玉把總桑正榮候選訓導劉璿、夏從先、邢士蒸、周之楨、貴天乙在籍守備楊永芳、署捧鮮守備葉生祥、千總王貞憲均遇害。胡霖澍妻蕭弟婦汪自焚。餘紳民婦女死者頗衆。霖澍與興義相終始，民怨歸之，至是走出，爲難民，樹割立盡。巡撫韓超提督田興恕聞警，檄游擊胡現龍募練千一百人，由安順馳勦。至郎岱，不進。夏四月，興義府新城諸回乘勢趨興義縣城。趙德昌分軍屯箐口、烏沙，遏新城敵，以路屯鄭屯、坡岡頂効當府敵。六月，興義回分據者桑河、龍廣鋪、交那。趙德昌軍多饑疲，屢戰不克。秋八月，趙德昌

圖興義，苦敵衆，久無功。至是兼署雲貴總督徐之銘咨韓超，言：「滇省撫局已定，前聞回首張凌翔圍攻興義府城，當令臨沅鎮馬聯升函令罷兵。茲復函致凌翔，即如前議。請飭安義鎮趙德昌停兵，聽候委員馬國助等到日，照滇省撫和辦理。」超因檄同知張龍霖馳署興義知府，辦理招撫。旋有回員桂金輪奉聯升委辦撫局，至普安廳。而頂效馬別諸回，攻德昌營如故。廳屬復有保魯布三營土目龍汝駒，自上寨驛，掠至普安縣，與白沙易飛熊構釁。教黨徐福壽等，並陷江西坡。陳樹南出防，以典史劉世慶居守。候選從九陳允恭，率團禦之。馬郎古陣沒。普安縣縣皆警。胡現龍適至廳城，與錢璵告急。金輪因之新城。閏月初一日，回陷普安縣城。陳樹南稱：自朗寨馳援不及，敗走下山。署典史劉世慶降敵。初有郭廷標者，久不法，樹南不早圖。至是乘回逼，給世慶出攻蓮花山。散練土匪教黨合集東門，廷標啓之，城遂陷。因擁世慶爲帥，率部赴鄉索糧，不從者殺之。世慶本投効，前知縣胡祖寅營樹南，以其熟習情形，請委署典史。至是始稟其平日即狐尾氈帽，黃緞爲旗，種種異言異服云。初八日，回入普安廳城，據之。自桂金輪赴新城，撫議久不決。回首張其受等，自新城來，先以數十人稱議和，賺入城，回衆始絡繹至。守備項秉忠應之，城中兵練盡潰。回遂先破監縱囚，據各署，拘禁璵及游擊鄧逢霖。旋分黨擊潰犁頭寨團，走圍安南縣。城守備郭繼盛走回省，部練盡潰。其哨長周金勝，與永安協把總劉延祿等，潛通敵，將舉火應。署知縣吳守珍緝斬之。嬰城守。會各團集援，回稍卻。九月二十四日，回陷安南縣城。署知縣吳守珍不知所往。初張龍霖稟言：「雲南委員自入新城，各賊亦有有意就撫者。及龍汝駒誘陷普安廳，走新城，以張凌翔前往安民，各苗夷順生異議。委員知事不就，已回雲南。回夷相濟爲惡，斷非招撫所能了局。」普安廳縣兩失，興義縣已成孤立。安南獨懸江外，危如累卵，至是遂先陷。二十九日，回陷興義縣。

城。署知縣趙大松不知所往。自安南陷，灑貢諸苗族寨，悉通回。回出天生橋潛度，直攻興義縣城。趙德昌回援，以團丁守城，自營城外盤山。回日益衆，團丁皆散，爭附回。團首薛小八，樹旗開北門，延回入城。德昌率孤軍擁難民，將走捧鮮汛，汛圍皆從回。德昌遂由捧鮮渡江，崎嶇敵中三十餘日，始至斷杉。於是興義五屬皆陷。冬十一月初，錢璵陷敵中，貴西道鄧爾巽遣回至普安廳，說回衆釋璵出，旋至水城屬法箐。至是團首張萬選，請留督團，供糧勦回。十二月二十一日，陷歸化廳城，署守備程永昌，署外委吳建績，死之。永昌父紹謨，妻盧，及閤家被害。署通判束燦南，走免。燦南到任未久，回衆自貞豐來薄城。燦南嬰城守。時趙德昌退軍安順，安順府知府趙崇慶爲請速援。德昌僅遣練三百赴。燦南日數告急，崇慶力爭。德昌許續遣二百餘人往，又懸期待赴。時應役通門卒，先一日竊鎗同逃。城中遍傳官軍已棄城，爭出走。燦南力禁不止，復閉門。登陴而守者寥寥，人心渙散。是夜，德昌軍未至，回已攻入。燦南奔出城。韓超檄副將周發榮，會德昌進勦。檄總兵羅孝連援勦打邦，參將王萬祥防毛口。二十五日，回擊潰打邦。團練死四百餘人。永寧州同李崑告急。

同治二年 一八六三癸亥，春正月，打邦回趨鎮寧。初九日，鎮寧州知州畢大錫移營張官堡。敵大至，軍潰。附近仲家，皆視官軍勝負爲向背，幟亦隨易。至是復樹白幟，回幟白也。於是羅孝連始援至小寨，卒遇敵，亦潰。副將由慶龍戰沒，失亡頗多。孝連退駐州北門。大錫募練出扼下募役司，李崑出駐五里塘，皆祈援。提督田興恕先檄副將胡均祿援歸化，繼檄回廣順，已復遣赴安順。至是，趙崇慶說令赴鎮寧。同時，毛口回渡河四（西）略，王萬祥退郎岱。嚴謹扼打鐵關，促萬祥出防養馬廠。崇慶以軍糧皆捐於民，恐日久民力不支，請嚴飭諸軍進勦。歸化回多走合打邦，周發榮亟趨連升關擊散。回逕薄城。趙德昌由紅沙關適至，束燦南亦率團集城。

下，回東走。十三日，諸軍入城。發榮還安順，崇慶說令馳赴關嶺，於募役司爲近，且可援郎岱。德昌出防播東，崇慶請飭令再出四十里，防播西，內擊打邦，外截百層、永寧、敵尾。貞豐回破桑郎亭，竄羅蘇。署羅斛州判郎汝斌，募練百人，同汛千總趙琛，外委胥得仁，出防。羅斛舊無城，十六日，回途入汝斌走定番。二月，李崑屢勦，至上下石灰。初一日，周發榮軍至，連敗之落科、中寨，奪據老君關。回悉由董箐壩灘渡河去。鎮寧回略八十石、吳官堡、董貢、畢大錫，及副將林貴祥，連敗之。大錫進軍打邦、板羊。時六馬苗仲，均隨回衆渡河走，漢寨全毀。苗寨雖空，村落猶存。趙崇慶稟巡撫張亮基，請進規與義，略曰：『近聞興義府縣貞豐漢夷民人，以回賊出犯安順，腹地空虛，且迭受回虐，集團分圍（圖）三城，並攻新城。貞豐已復，以鄉團不諳城守，越日復陷。各鄉現樹紅旗，專候官軍過江殺賊。又聞廣西代理西隆州知州陳錫藩，亦請趙鎮速進，機會可乘。必普安、安南、貞豐收復，然後興義府縣可圖，安順可守。現在羅孝連、周發榮已回府城，趙德昌駐歸化已五十日，均停兵以待。正宜乘此回賊內變，漢團齊心，飛飭趙軍，同署郎岱同知左茂森，出毛口，先規普安縣，再圖普安廳。周軍會李崑，出盤江，逕取安南。羅軍同束燦南，出壩灘，逕取貞豐。三路並進，又有漢團中起，必易得手。惟師行糧從，刻不可緩，應請遴員遙署貞豐、安南，並革職留任駐鎮寧之普安知縣陳樹南，同過河勸捐民糧，以餉軍。餘如雜佐等缺，亦乞預定。如城未復，則辦團籌糧。既復，則撫綏搜捕，與一切善後事宜。庶資經理，不致有城無官。其諸軍餉銀，及各員經費，則於安順清鎮釐金，月撥接濟。過江後，務期秋毫無犯於民，否則兵勇不戢，以回易回。雖能復城，誰與共守？』亮基如所稟，檄諸軍進勦。廣西西隆州知州陳錫藩，率練出西隆、上棒，圖躡境規興義。興義南鄉團首韋士良等，赴錫藩降，言：『冊亨回，聞廣西軍至，多出防，江口可圖。』錫藩因遣軍問道馳赴冊亨，擊敗

之初三日，遂入城。錫藩進軍洞灑，圖規貞豐。三月，羅孝連以兵練駐安順，白回省。周發榮、趙德昌亦遷延未進。孝連請遣員過江籌餉。趙崇慶謂：「江外米谷，須由勸諭，並無銀兩采買。如慮民不輸將，州縣不能協濟，則自回變以來，諸軍累月經旬，分駐郡邑，如趙軍在郡間駐兩月，比入歸化又已兩月，民無不蹶竭供糧。非真倉有積儲，良以大兵所在，無可如何。若查詢能否接濟，則各屬必以無糧爲詞。如謂江外民心向背難測，愚以爲特恐軍不過江，或過江不進，勦及以進取之名行搜括之實，則民情所不敢知。若進勦不擾民，能得一二克捷，地方官復拊循而利導之，於此而有抗違，諒不其然。請卽嚴限諸軍齊進，毋再遲延，致失機會。」夏四月，陳樹南同把總蔣定邦、圖規普安縣，進據海寨。寨爲舊驛城。十四日，縣城復。樹南稟言：「回衆本張益以漢奸，如景其全、項秉忠、徐福壽、易飛熊、龍汝駒、郭四等爲之指揮，近酷虐漢夷尤甚，各思內變。頃聞大兵將至，悉化賊爲民。及望不至，又變民爲賊。其已反正薙髮者，復遭賊殺數百人。」時趙德昌亦圖貞豐，遣游擊傅得勝等，以四百人扼毛口。德昌軍一出者，唐者平，破走羅炎河沿河諸回。一進取王母。德昌由潯陽進回衝，皆克之。亮基屢斥德昌避難就易，不進毛口。復遣總兵楊巖保會攻。德昌言：「興義五屬，惟貞豐山深地廣，民最衆，而從賊者亦最久。視安南、興義反復者不同。現在十餘日內，肅清江內三十餘亭，王母左右土弁紳耆來見，皆願出丁捐米，共效前驅，首復貞豐，以形勢論，新城居中，爲賊老巢。貞豐居左，爲犄角。回賊之難治，皆由兩地形勢利便也。若舍此，繞道出毛口，卽令立克普安、麻縣，究係偏僻餘地，不但中幅內境無路可圖，而孤獨之區亦難與守。且普安縣城久爲瓦礫，兵到未有不復，復之亦無與守。」旣而羅孝連旋至，吉妹魯究約德昌渡江會軍。巖保亦駐軍禮信，相距百五六十里。回阻白露寨，不能進。亮基旋檄德昌回省勦，江內外王母一帶回勢復振。江內

三十六亭，以回據州城，皆從回。江外三十二亭，軍至輒投，軍退即遭回害，恆視官軍勝敗爲從違。周發榮率軍攻安南，出北盤江，連戰至土地坡，戰不利，退東山坡。回援多集海馬莊。十八日，李崑旋率軍來會，敗回城下。新城回來援，又敗之。二十八日，回啓南門走安南，縣城復。五月，羅孝連移營石屯，破董萬屯。河內敵雖退，不能進，并言貞豐無隙可圖。會岑起和稱奉雲南署提督馬如龍、署布政使岑毓英會檄，以起和世襲册亨土司至營。孝連復令供糧，由者香過河進册亨。時楊巖保方出打賈，前軍至王母。六月，錢壇調普安廳，回衆多走興義新城。十六日，率軍至城下。軍功劉經明等百人競登西城，餘回猶拒。斬回人馬負圖，經明亦陣沒。廳城復。壇始言：「前署游擊鄧逢霖，於敵入城時，即遁回籍。署亦資汛守備項秉忠降敵，請緝辦。」羅孝連遣游擊田吉聰等進取白巖關，請以代理興義知府孫清彥移駐石屯彈壓。孝連軍距州城數里，阻敵不能進。而駐者香守備田元玉、游擊滕加喜等勒糧折價，并逼降民，索取投誠費六百餘金。復假孝連指勒索千金。於是降衆復叛。岑起和、元玉等反奔石屯。時楊巖保前軍都司滕加宜，夜自江外聞警，亦潰回。巖保軍隨潰，僅率親兵百餘人退石屯，再退樂壩。孝連斬元玉，再圖撫王母者香。秋七月，李崑以丁艱奪情，留勦新城，軍出安姑。初二日，分軍敗敵排杉、獅子山，斬皇甫遜、排杉、安姑，皆走安南要道，遂進軍小白巖。軍飢且病。羅孝連駐石屯，圖貞豐，不克進。張亮基一再檄催，略云：「夙聞該鎮奮勇，是以飭勦貞豐。乘此百姓反正，滿望旦夕復城，乃曠日持久，捷報杳然。昨遣員密查，始知所部自親兵外，并無募練，均調石屯八十石，諸鄉團備數，往往見賊即逃。近聞該鎮遣赴安順招練都司張爾惠，帶赴營者不滿三百，但駐馬鬣嶺、轎頂山，自爲護衛。所燒空營空寨，并未與賊接戰。據稱貞豐據賊僅有一二百人，是賊無多，已可慨（概）見。乃一味遷延，並不以勦賊取城爲事，

只知藉端漁利，反以諸軍不應過江，出言怨恨。前次者香民變，亦係該鎮所部滕、田兩將，以米折銀，敲磑太甚所致。聞江外米糧充足，若不思辦賊，但圖折銀，迨私囊已盈，州城如故，彼時再藉口衆軍飢潰爲逃罪地，本部堂決不受此蒙蔽也。」時孝連屢計孫清彥規避，不來會勦。清彥則請仍檄趙德昌督辦興義軍務，謂不過旬月，五屬可平。並上言：「興義之亂，倡自回，實由分類相仇。又有仲家，卽土著也。青苗，卽生苗也。三者惟仲家最舊。凡水田沃壤，皆其祖業。自爲客家盤據，多有反主爲佃，買田割地，獄訟不休。客家者，一名大教，卽漢民也。青苗質既愚魯，性尤獷野，以射獵攘寇爲業。其火槍尤利，漢民又奴僕之。回乘勢扇惑，使互相劫殺，而居間取利。今雖窺破，自願反戈，而中心之恨實未釋也。非得威望素著者，坐鎮其間，卽回焰雖息，終不能無事云。」

八月，新城回招演回二千人來援。傅得勝軍至，擊破小歹蘇，進潘家莊。李崑軍亦至，破之。二十七日，回衆援至，反攻得勝，敗退小歹蘇。九月十三日，留署永寧州知州李崑戰沒。安姑回衆破傅得勝潘家莊後，分薄崑營。力卻〔之〕回復分由馬乃營、馬平間道，出崑營後涼風坳，夾攻。崑戰累日不支，力竭陣沒。得勝仍頓歹蘇。回衆偪河干，安南永寧居民皆徙。畢大錫由鎮寧馳至，招集流亡。練日盧鳳標將乘亂劫民以叛，大錫斬之。永寧稍定。崑營之陷，實鳳標引敵云。羅孝連連攻放牛平、大山洞等處，不克。張亮基檄鄧爾巽密查孝連軍，事多不實。時陳錫藩軍已回廣西，岑起和方由冊亨竄舊州，因檄斥孝連玩時愒日，徒月報捷獲，敷衍塞責。冬十月十七日，羅孝連遣五品軍功羅明書進攻放牛平諸敵營。東燦南遣軍會敵，遽走。明書等追薄貞豐州城，自山後踰北。城中敵復合團明書等於後坡。孝連駐馬鬣嶺，爲魯貢敵制，不克援。明書等攻守兩日，糧盡援絕，突賊西奔。興義東鄉敵黨遙集。二十日，孝連、燦南及胡現龍諸軍，伺潰退百層江內，魯容、亮基責孝連，勦辦貞

豐半年，擁民玩寇，莫展半籌，致爲賊敗，大挫軍威，撤省勦辦近省軍事。而檄爾選及燦南防勦貞豐。會西隆州團衆稟請助勦，因檄副將蘇萃超，往統其衆。二十四日，回再陷安南縣城。自李崑死，永寧界董岡、董賢，皆爲所據。署安南知縣汪維翰，方兼署永寧知州，視事州城。典史辛本材，卸守備汪澤霖，率練自西城出，回衆已入南關，道遇敵，大敗走。會維翰遣軍援至，本材等及難民，僅得渡河。維翰調團練過河進勦。十一月，汪維翰遣團分進大小盛江，圖安南。維翰敗敵半坡塘，進取海馬莊，薄城下。傅得勝亦自夕蘇，遣軍由碧黑營進城。敵多出五頂坡，半關走。初六日，遂復縣城。鄧爾選時奉檄至永寧督辦，維翰旋馳回老鷹關。署興義縣知縣陳聘儒，招捧鮮團衆來歸，馳至木賈，擊敗敵。縣境西南接雲南羅平州，州舉人孫清臣曾遣練解捧鮮團。至是，得檄來會勦。孫清良亦遣軍破洞灑敵，圍府城。約陳錫藩及千總章士良，駐坡燕，相犄角。敵復陷樂家莊。清彥遣軍屯三岔路，伺間襲破敵營五，復遣團衆同羅明書扼黃土坡，逼府城。敵固守。十二月，陳聘儒以存城千總徐定邦等，擊瓦戛。定邦力戰敗敵，進攻興義縣城。會新城援至，擊潰署游擊汪起發諸營。聘儒不支，祈援錢場。而興義府回衆連日復集攻木城，孫清彥援擊不下。羅明書旋敗退八角營，練團皆棄營走。

同治三年 一八六四年甲子 春正月初四日，興義府回破黃土坡木城，軍功傅貴、周宗福陣沒。回衆連營抵石板寨，逼孫清彥洞灑營。羅明書奔洞灑後下，札寨。初東鄉地棚團首吳厚雲，遣弟厚爵，以槍手數十人來助。清彥明書先敗奔地棚，團衆以深夜，供糧不及，明書銜焉。至是誘厚爵至，誣殺之。衆散回冊亨。回大至，故敗。時縣城回衆亦多走合。陳聘儒、汪起發、徐定邦等，率團練三千餘人，要敗之馬別橋。二月初五日，陳聘儒、汪起發、軍功劉鴻魁、委員知縣楊炳章等，復興義縣城。回衆走併瓦戛、關札。初八日，攻洞灑。孫清彥遣軍禦，不利。把

總周步雲、趙芳元、中礮沒。清彥退坡燕，告急蘇萃超，并促聘艦援。未至，陳錫藩等以粵警，亦回。清彥再退木咱，敵益逼。千總陸萬春自縣來援，渡岵皓河，爲打坐屯回截諸岸，礮殞。委員胡廷澤不得濟。羅明書亦至岵皓壩，與降民關。清彥以援軍不至，且慮民變，因走岵皓，復退縣城。十一日，錢壇益軍傳得勝，擊走播政。回走新城。夏五月初三日，興義新城回，分出青山汛，南窺普安應城。一出粃粃鋪，潰小歹蘇營。署普安游擊傳得勝馳援至菜子坡，中礮沒於陣。屯脚河，大畢哨二十餘營，皆潰。錢壇稟言：『孫清彥退守興義縣，貞豐、安南，皆無進剿之師，致賊大張。請以徐定邦接署游擊，自率團出扼深溪河。』敵仍據播政。時定邦方勦魯屯，清彥及陳聘儒以敵距廳百餘里，而距興義僅數十里，留定邦不遣。貞豐王母亭生員黃景中、監生黃大觀等，皆附回，時相結由百層渡江來擾。六月，蘇萃超募廣勇出西隆、舊州，圖由册亨規興義。馬場諸苗寨遏江口，不令渡。所募多泗城流民，旋散亡。萃超退入義場。泗城人葉正邦及黃玉林，應募將進，亦中止。普安應播政回，亦潰。軍功孫承口（宗）營，易飛熊屯脚河營，亦陷。回勢張甚。秋七月，興義、魯屯、龍廣回，分掠大鵝山。徐定邦擊走之。新城回來援，分據補磨、龍廣。定邦請援。八月，新城回，因雲南布政使岑毓英、馬聯升急往援。道普安應，擊潰千總孫承宗坎者防營，旋至珠洞。錢壇出防小山，擊敗敵十里平。署普安知縣任暉，以署都司馬金奎等，自青山進援。興義府團首朱天貴等，以回衆出走，請軍進規。孫清彥遣軍功王金勝、把總熊忠府、經歷張有恆等，潛渡紅水江，由府東進。九月十六日，朱天貴結興義府城回都督馬忠等，夜舉火應。天貴率漢苗突入城。孫清彥方移鄭屯，遣攻補磨疏府路。徐定邦先進至大平，同天貴等入城。忠及回衆數人，貌恭順而不茹髮，定邦強之，不可。而回教等復稟請，仍稱忠都督，并領總鎮關防，俾鎮府城。會傳聞新城回害忠父，悉衆來。忠敵

血設盟，請爲守。於是定邦仍出扼大平以當新城，補磨，天貴出扼地棚以當貞豐。餘軍分防那箱、納豐巖。二十五日，衆大至。定邦力禦，回集攻天貴地棚急，定邦馳援未至，天貴敗奔城下，忠遽閉關，下石。天貴突入敵中，擊殺數人，陣沒。定邦知事變，西奔那廂，圖與張有恆、熊忠合。回首章有明遮於道，定邦退尖山，回圍一晝夜。定邦大呼陷陣，遇有明，力斬之。飛礮洞胸，亦陣沒。回集攻府城，并圍那廂。錢璫同委辦團務委員楊煥章，擊走普陌回，復分下山嵐得勝營，合攻十里平，敵力拒。二十八日，軍功向三元，錢定國進攻礮台。礮發，皆殞。千總董懷經、孫承忠（宗）繼登，被創，力斬二人，軍繼進，破之。餘衆尙據播政歸順營，璫以新城回皆出，請檄大軍馳赴永寧、安南，乘虛進取，不果。冬十月，董懷經擊敗播政回，錢璫及千總龍開榜等，結內應，攻下獨山，遂合攻播政。懷經踰牆砍門入，導軍入，遂破之。懷經傷脛，墮還廳城。張凌翔等攻府城，圍馬忠。忠始薙髮，城守。張有恆、熊忠仍圍那廂，言於孫清彥，請以大軍至府城，仍不難復。清彥以左營游擊劉鴻魁及千總霍有魁，檄圍衆攻下補磨，進攻魯屯、龍廣。十六日，凌翔等破府城，入屠忠家。忠奉其母并漢回五六百人，同熊忠等來奔。清彥稱其義勇形於眉宇，爲請三品頂戴，竊縻之。忠復率軍進規府城。二十四日，馬忠率軍薄興義府，梯城入，禽回首張凌翔、馬河圖，殺之，府城復。十一月，普安縣知縣任暉，自普安縣移軍圖新城。署縣丞辛本材，營高武。汪維翰及普安都司馬金奎，與法國天主教教士胡博理、駐光衛，待回降。張定中陽稱受撫，而以黑苗不從爲說。初，博理遣教士任國柱，以傳教入新城，爲回衆所留。因與雲南所遣議撫游擊金萬照，稱已說回降，卒不果。

趙德昌署貴州提督。

同治四年 一八六五乙丑，春三月，雲南候補參將楊坤、合國安、委員袁濬等，自貴陽赴安南，同署知縣張銓，

先後入新城招撫。回衆不就。陳聘儒稟言：「自任國柱入城，各團遂不圖進取，陸續散歸。譎賊借安撫名，以懈團防。因而張啄三、納景泰、馬斯駿、田太祥、陸王松等，縱黨四出。新城回賊本六屬老巢，若不殄絕，貽害非細。」

濬與銓等入城，極力調停，賊並不獲髮。黑苗仲夷井有不退人田土之議。巴林苗仲，劫掠如故。濬銓及國柱、國安等，陽稱回難髮就撫，先後去。於是國柱等至馬別。署左營游擊劉鴻魁，與義團呂調陽等，起自防範，率衆圍之，殺奉教者，並阻濬銓等，不令入與義縣城。初，新城回聚賢局傳牌至縣，宣言國柱來縣，辦理撫和事。衆以聚賢乃回所設局，不受。鴻魁等遂往阻，不令傳教。孫清彥則言國柱諭撫，迄無定局。前署中營游擊馬忠得新城書，恐人疑己，不得已進兵，以明心跡。並復舊新城，謂投誠與否，一言爲決。忠素爲新城所憚，回不得已，延委員等入城，遵請撤兵。國柱始得入新城。既而國安約清彥、忠同赴新城，說回難髮。清彥等不赴。國安再入新城，議不決，亦回滇。惟禁府城人勿踰境而已。十一月十九日，回陷永寧州城，署知州袁濬及署守備趙秉乾先遁。先是回首馬仲，遣翼長梁正統等，自貞豐渡花江，出募役司來犯。防軍先潰，畢節把總祝友松亦走。軍功楊開祥被執，濬走關嶺。回遂入，再陷關嶺。濬及松復退大坡頂。畢大錫及副將戴榮宗，圖扼關嶺。比至，已爲敵據。於是黃果樹、扁擔山、仲家，亦起應，掠至郎岱。東至關嶺，北至灑至安樂，皆附敵。巡撫張亮基檄馬奎、馬忠、乘虛圖貞豐。以大錫督辦安順各屬軍務。十二月初一日，永寧回猶據關嶺。大錫遣戴榮宗會定番州知州呂維幹，圖關嶺，不利。回轉結黃果樹。仲家陷坡貢，據之。畢大錫、趙德昌、羅孝連，議三路分兵大錫，援郎岱，因圖復永寧。時趙畢兩軍不相能，大錫馳敗回。回益結募役，關嶺、永寧回衆來合，進劄東山。大錫復敗之。

同治五年 一八六六丙寅 春正月初八日，吉州鎮總兵趙德光，進援永寧。軍出壩陵橋，擊走關嶺敵，商畢大

錫等攻永寧。先疾馳，下募役司，敗回。回仍出花江，回貞豐。德光追擊，敵死頗衆。初十日，德光復回募役。會大錫及易飛熊等復永寧州城。永寧附近諸寨悉從。二月，興義府知府李保衡遣軍功周步雲援貞豐，遇敵蛇場溝，戰沒。敵仍據石屯，回衆張福蔭等，「擊」板寨圍，衆潰，守上寨。守備劉萬勝等退三道溝汛。三月初六日，金萬照誘殺馮忠於新城。初十日，遂陷興義府城。丁憂留署興義知府李保衡署府經歷徐海署冊亨州同李萬年候補府經歷張有恆等，均被害。府城復爲回據。初貞豐回略府東北，馬忠擊走之，遽赴新城。保衡旋聞忠死，亟檄陳聘儒任倬來府共守。未至，新城回已薄城，遂陷之。聘儒奔回城守，亮基以聘儒暫署府事，檄萬照、定中、迅復興義、貞豐，不報。萬照至是與新城回結。六月二十四日，馬仲黑苗陷興義縣城，城空無人，旋去之。

同治六年 一八六七丁卯，春三月，貞豐回數路至募役司，擊潰候選州同彭吉森，納亞村營，吉森陣沒。都司孟師法進剿，亦不利，回圍之中寨數日。永寧州同尹樹棠復乞署古州游擊祝友林援剿。二十四日，友林敗敵尖山屯，中槍傷股，回營旋沒。千總祝友仁，會都司劉德元，同千總祝友諒，軍功祝友文，擊賊壘口。友仁等、友林弟也，解中寨圍。敵走郎岱、磨隴。因分軍勦關嶺，徐定邦亦來會。夏四月，磨隴敵走，合關嶺回，擊敗祝友諒軍。郎洞，千總李登榜陣沒。冬十月初，張亮基檄投効同知葉正邦同勦興義，與代興義游擊劉官德，擊敵章古頂效。至是李文山子，或云即李鳳才子，結回據捧鮮及烏沙。正邦復「與」官德敗敵烏沙。而戴秉義乘間結馬仲，攻殺頂効，屯民二千餘人，至馬別橋。正邦等回援，敵旋退。正邦亦回廣西。署興義知府陳聘儒，則謂官德忽攻岡上，圍聘儒，爲護安義鎮張定中救免云。十一月初，興義楊啓鵬，久錮省獄。張亮基釋令赴新城解散。啓鵬轉結回衆，據冊亨。署都司鄧忠，與相持夾佑月餘。

同治七年 一八六八戊辰，春二月初，歸化白牛屯武舉羅朝元，及老山唐瑞廷，數以團衆捍衛。至是，長寨苗入火烘，結苗衆襲殺朝元及瑞廷。閩家因結貞豐回，由王母石屯再陷大羅屯，脅降團首周文德。署永安協左啓龍赴援。興義府久陷，貞豐全境亦爲馬仲黑苗等所盤據。定中、金萬照據新城如故。僅存興義、安南兩縣。而代理興義縣知縣吳保慶，代理安南縣知縣周佳琦，皆逼敵，不能自立，先後走回省。署興義府知府兼普安縣知縣劉正朝，僅自保。會巧回團首謝洪順爲守備，鄧忠言：「府城僅回民百餘戶，另築內城自守。外城漢民亦止數百戶，聞屢欲樹旗降，約東南鄉團練刻期舉事。」請忠往統其衆。忠以易襲難守辭，而輕騎赴普安就商正朝。夏四月，鄧忠赴普安。劉正朝以府試辭不赴。謝洪順所結內應，洩其謀，反攻之。洪順待援不至，突圍走。興義縣鄉團十九營同時俱陷，團民被害者二百餘家。鄧忠急馳回央佑。秋七月初二日，回陷興義縣城。代理知縣吳保慶、游擊劉官德走永康堡。自謝洪順謀洩，戴秉義等遂掠走馬別橋，陷普別屯各營。張啄三率新城回出平彝，陷紅板橋。官德以五千餘衆禦擊，不利。八月，雲南巡撫岑毓英，遣都司陳發昌、張兆顯，同平彝團首張旭中等，據興義縣，由安邊進取。馬金奎、易飛熊，率團練攻新城。張定中自興義率衆回援。二十二日，吳保慶、劉官德等乘虛復入縣城，餘多還府城。定中回新城，金奎、飛熊潰退白寨青山。九月，易飛熊自青山移病回，請劉正朝往督勦。敵大至，營陷，正朝潰走。敵旋退深溪河，走攻安南縣城。二十三日，陷之。周佳琦不知所往。馬金奎走江西坡。署普安廳同知吳宗蘭亦告急。會葉正邦還至興義，巡撫曾璧光檄令兼署興義府縣，籌辦軍務。冬十月二十八日，安南回襲陷普安縣城。兼署知縣劉正朝前自青山敗回，猶未至縣。十一月初五日，普安縣回出據朗寨，免場，圖通新城援路。吳宗蘭乘間復縣城。初九日，劉正朝、周佳琦、易飛熊等，

復安南縣城。貞豐回過河，略入歸化境。郎岱南境亦有回踪。

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己巳夏四月，貞豐回由募役司渡河，略州南二十里之響羅屯，殺團首彭吉徵家。大錫遣都司祝友信扼關嶺擊之。回與苗教薄普安廳城，同知吳宗蘭禦守。五月，吳宗蘭告急，巡撫曾璧光以李斌馳代宗蘭。祝友信與響羅屯相持，旋以軍飢潰退關嶺，敵轉追擊。畢大錫遣安順都司祝朝枏往爲籌糧。六月，回衆自普安廳退還青山、新城、樓下河。八月十九日，安南回潛出西眉嶺，復圖據保家樓。安義鎮總兵楊發貴率軍由江西坡渡河擊走之。旋扼沙子嶺，寨險拒守。祝友信等猶與響羅敵相持。畢大錫分軍攻之，安南城復。楊發貴以千餘人防守。冬十月，新城貞豐回大集，往青山入。二十七日，再陷安南縣城。安義鎮總兵楊發貴潰回普安廳。回出馬場，略白沙汛。李斌以署守備董懷經拒之。十一月二十一日，董懷經擊回白沙，重創敗還。三日，沒於軍。二十八日，入松巒。發貴部練盡潰，退楊松。二十七日，納省戴秉義殺回衆馬崇等十餘人，赴葉正邦營降。納省爲新城貞豐咽喉，戴恆據此連營。馬別河拒軍，至是略通。十二月，興義府知府葉正邦率軍出防雀圖魯屯、萬屯，以規興義府城。而以劉官德出劄阿紅、猓黑，分普安回勢。府回來援二屯，至阿紅、猓黑，卻之。

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庚午春正月，興義府回圍攻阿紅鄉降營。葉正邦以統領府鎮各軍劉官禮等援敗之。正邦請增兵。巡撫曾璧光謂興義各營練勇團壯，合計千人，兵力不薄。責毋曠日遷延，虛糜糧餉。二月，新城回出乾河、猛火田，千總胡雲龍禦之，鐵廠不利潰退。回略至魯溝，與魯屯、萬屯回應，分犯獨木阿紅，游擊劉官德禦卻之。楊發貴以糧乏，亦自楊松驛還興義，同規魯屯、萬屯。三月，曾璧光以副將李昌福率千二百人，總

兵李榮春率七百人，援勦永寧響鑼屯及郎岱，先後至。楊發貴及守備鍾占魁、劉官德，及統帶府鎮各軍劉官禮等，擊下萬屯附近跨山諸敵，因逼屯攻，復敗五台山袁紹先於二龍口。時同知張旭中，亦增募千練，來自平彝。四月初二日，劉官禮、鍾占魁等結內應，夜火萬屯敵後，敵驚潰。張旭中等破卡入，再攻魯屯，又破之。五台山袁紹先亦從。五月，葉正邦、楊發貴、圖進規與義府城馬仲旋由貞豐馳至，劉木咱、金萬照扼新城鮑家屯。正邦請檄李斌擊安南新城，分敵勢，斌以兵單糧絀爲言。秋七月，葉正邦夜遣降人潘文龍問道至府城下，圖潛登縱火，因襲取城，卒中槍沒。安南新城回旋戰不利，旋以糧盡，潛軍退龍廣。八月初一日，與義府回衆進圖龍廣各營。五台山袁紹先及二龍口坡普、邵桃諸寨，復從敵，分黨出官軍後，斷糧路。初八日，劉官禮營先陷。都司李前及府經歷區日升、千總黃長興、金開雲、監生葉雲蒸、軍功陸啓林、蘇保勝等，死者千二百人，軍械悉委於敵。正邦、發貴等退保納省馬別橋。閏月初八日，永寧州知州楊宗藩被執赴貞豐，馬仲勸之降，不屈死。

同治十年 一八七一年 春二月，貞豐回馬斯駿與譚五受，再犯鐵索橋，圖援響鑼，總兵游宗萃等復敗之。總兵鍾有思復還攻響鑼屯，累日不下，圖之經月。五月初八日，鍾有思遣軍破據響鑼屯。廖永開敗走募役司，爲伏兵所殺。時總兵何世華軍次安順，有思因移軍下游，會回民哈冬狗、自樂壩，分黨出掠白石巖。世華出江龍，擊敗之。邑板橋、播西、邑槐脅從多降。冬狗旋走貞豐，洪白、鳳鳴，方掠至羅斛八達。署州判易綬出羅惻，率團禦之。軍功夏廷瑚、團首黃燦章敗死。秋七月初，署平安廳同知盧繁、署貞豐知州許本篤，數爲回張定中請降。壁光以其反覆不可信。繁等屢請不已，爲言：「定中已率其黨馬仁恩、馬斯駿、張福祿等，同背金萬照。」

來歸。請遣大員率軍逼新城。定中得外應，即舉衆降。一稟雲貴總督劉嶽昭，亦如之。嶽昭因檄定中自具就撫條約以獻。并遣副將劉聯升、劉占宏，至普安廳查看。定中謂條約須出官司，方足以昭信守，不敢自擅。璧光則始許之，而責令縛獻安南譚五受自贖。不至。時下游軍事亟，不能分軍赴上游。安義鎮總兵何世華亦以軍多疫，不能進。哈冬狗又還據魯榮、邑槐、播兩（西），阻餉道。世華令永寧汛守備楊正芳，調團練擊走之。冬十月十三日，何世華自率軍駐縣城，以規新城。更進偪馬乃屯，悍回數千守之，卒不得下。時楊樹森雖降，願自効，卒以回逼，不敢動。促世華追軍，俾自效。世華檄游擊李漢元進軍者相會之。十一月，楊樹森以冷（哈）冬狗等降。而回首馬斯駿、張福蔭等不至。世華移軍貞豐。初九日復州城，斬回首馬斯駿。羣回逸，世華還圖新城。而與義練團方破紅巖堡、青山汛，再會世華軍，破馬乃屯。世華至，令游擊李漢元及降衆七千人，往攻興義。十三日，張福蔭走入興義府城。知府葉正固因貞豐復，乘間遣署府經歷李之瑛，會紳團，進規冊亨、州城。十八日，據回龍五敗死，城復。而規新城之總兵游宗萃、黃宗耀兩軍，方逼大河橋。敵憑礮，發槍下擊，軍多傷。復調各屬團練來助，衆二萬餘。宗萃等進里許，石街坡、瓦窰坡、圖穴地入城。敵始出戰。副將王世普中礮，沒於陣。士卒傷亡頗衆。夜，敵復出劫。知縣楊見龍營幾陷。越日，金萬照復出，陷團首孫承忠二營，死無算。連夜增築礮十餘，堅守。正固始率練次府城西南桅杆山、西龍井。十二月，何士華攻新城不下，復調漢元及參將楊國相等緩圖府城。回助游宗萃，楊見龍，率降人譚元輔（即五受等），營城西對面坡。回出攻，參將李洪亮中槍死，沒數十人。宗萃傷腕。自是，回日據礮下擊，而以夜出襲。世華令諸營環城，鑿長濠困之。回出撓，殊死戰，練團多死。世華自將擊，傷亡百人，退保。鑿隧道轟城。而地堅多石，較場平，復臨水，團丁衆而無紀，世華無所爲計。二十八日，長濠成。諸

軍營濠上，作久圍計。金萬照、張定中、陽請降。世華責令犒軍，繳械獻城，保以不死。回復書謂：「款項自當量力，兵械乃衛身之具，不能繳。請退兵兩舍，緩期半年，再出就撫。如不見從，則率數千死命，背城借一，勝負尚未可知。」府城回首張福祿、張福蔭，亦賈金三千降。正固。世華聞，馳書阻之，因齟齬。

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春正月，新城地勢如釜，三面環山，南面獨缺。回據守十餘年，附城險要，石礮錯列，互爲犄角。礮外鑿濠，往來避槍砲。蓋以礮護城，以濠護礮。城上不見樓櫓旗幟，夜亦無燈火。回多伏礮中狙擊，近者輒死。久則惟窺官弁始發。夜繫犬濠中，聞聲知警。凡初至者，見礮小而雜，若不相屬，多易之。比創退，賊轉以槍砲逼而前，數人負石隨之，槍砲發，乘煙起，急壘石三四，而一礮成矣。何世華逼攻久，死傷無算。圍衆以春耕且近，皆無鬪志。楊樹森等軍攻府城，亦多逃亡，因請益軍。葉正固軍木咱，回益納軍乞降。正固一再爲請，世華持不可。璧光及提督周達武議，以敵情反覆，世華議勦不爲無見。檄記名道營務處吳德溥及總兵文德盛馳往籌辦，並咨會劉嶽昭。岑毓英亦遣雲南鹽法道沈壽榕與記名總兵吳奇忠、率總兵李文才、副將李嘉穀、參將金仁耀軍二千，進興義縣。副將劉占宏、副聯升軍六百，進普安廳，會勦。且至，達武檄世華懸萬金，願攻回礮，皆不利，哨弁楊金山等創死百人。張福祿、張福蔭等，且期正固以二十七日就撫。正固則進至雙山受降，不設備。福祿遽以數百人攻營。營弁章明良遁，圍營盡潰。正固倉皇走回木咱。璧光以府城合圍日久，正期得手，不謂反中敵計，失律喪師，嚴飭之。二月，沈壽榕等先至興義縣，吳德溥亦至普安廳，函何世華先取興義。楊樹森等亦稟：世華以正固敗後，東南空曠，敵頗出掠，請援。初八日，世華以知州鄧廷桂、與文德盛、及譚元輔率軍往，先敗敵城東沙泥坡，遂奪據城北萬壽山。山險而逼，因築礮其上，并掘地道攻城。自築礮督攻新城，累

日不下，哨弁何世林中槍死。三月，新城回再請降於何世華，副將張至高往招之。回仍疑，不獻城，但拔白幟，立赤幟，府回亦然。十八日，吳德溥督軍至新城。世華請以新城諸軍屬德溥，以府城諸軍屬沈壽榕。奇忠先至府城，營銅鼓山。回又請降，奇忠商文德勝，不許。期諸軍連夜進攻。已登外城。回據內城，力禦，不克。內城者，同治元年回陷府城，即舊城址補修者，頗堅。夏四月，周達武檄總兵鍾開蘭，移助勦新城。吳奇忠等復進軍，奪桅杆山隘，以攻府城，不利。把總張振麟陣亡。復與文德盛、李漢元設地雷，轟外城，西北南圯三丈，軍入。外城西北地頗坦，東南則綠桅杆、龍井二山之半。至是四面合圍。游擊楊佑祿、都司彭稱選陣沒。後軍不繼，仍卻。回黨馬宗連、李老黑、及桂蘭芬、張品階、張鴻恩、保定疆諸渠，恐懼乞降，壽榕許之。世華亦馳至，約宗連等舉火內應。二十五夜，遂攻入內城，斃回二千四百有奇，禽九百餘。回首張福祿、張福蔭投水死，戮其屍。兵練亦死傷四百餘。興義府城復。世華收宗連等七人於軍中。福祿、福蔭自同治五年起事，至七年乃平。吳德溥益督諸軍，亟攻新城，奪掠火神廟回碕。世華留德盛、漢元兩軍駐府城而還。五月，提督周達武留軍萬五千，分防下游驛道及諸要隘，餘悉調赴上游，歸何世華、鍾開蘭統領。合二十營，攻勦新城。沈壽榕以馬宗連、桂蘭芬、李老黑、張品蘭、張品階、張鴻恩、保定疆等尙生存，紳民不敢入城復業，密令文德盛等殺之，盡坑城內降回。署知府陳廷樞入城。世華調德盛還攻新城，金萬照等知不免，守益力。諸軍多傷亡，把總容大中創死。二十六日，鍾開蘭軍至。六月初三日，何世華、鍾開蘭出攻回碕後營。記名提督李啓貴、游擊高德元等不用命，爲敵所乘。游擊倪大順陣亡。總兵劉同升，礮斷左足，還營，旋卒。死傷頗衆。吳奇忠軍亦至，營西南隅真武山。經武左營分統周時武、右營統領龔世貴、守備謝正銘、都司周時開等環濠而軍。世華屢以文德盛鑿地道輒阻，復督軍於

校場壩，築長濠，凡千七百四十六丈，以三十三營分佈，置礮台濠外圍攻。回復累石牆礮外，設伏牆下力拒。十八日黎明，諸軍乘牆攻入。回槍雨集，游擊李青雲立死於陣。軍多傷，旋引退。秋七月，滇黔諸軍環攻新城，猶未下。十四日，記名簡放提督文德盛督軍攻礮，自燃地雷，殞於陣。於是復以前奏調已革甘肅提督陶茂林率千人往助攻。九月初十日，周達武始出，赴上游督軍。二十五日，至新城馬家屯大營。時回亦困久思降，愆於興義事未決。黔滇諸軍環新者數十營，久攻不下。達武與吳德溥、沈壽榕議，乃以不死許回，首張定中降，使立功自贖。冬十月初一日，張定中誘新城回首金萬照出降。周達武、吳德溥、沈壽榕因囚之。亟遣定中入城，張示諭，招降其衆。禽張發友、保官臨、斬頭目沙湘起、陳殿階、馬洪才、馬三保等，及張福蔭子五人。達武留鍾開蘭及署縣丞楊見龍駐新城鎮撫。自率部誘降衆張黑三、張答答、桂富榮等四百八十人，至安順，駢戮之。殺金萬照於貴陽。或曰：就新城鑄鐵馬，實熾炭其中，令裸乘之，俾灼死。今鐵馬，聞尙可考云。更定中名忠誠，留之軍中。時劉嶽昭奏請，將定中解雲南管束，定中旋仰藥死。保文海逸至鎮寧，被禽。曾璧光檄候補道徐達邦督辦上游善後。達邦至興義，稟略曰：「善後事宜，以賑濟安插爲先。賑濟需用浩繁，勢有不給。而安插必俟清釐絕逆產業，始計口授田，則實有難待。請由局發給牛種，先令墾荒。一面照章清查，期以四年。」從之。十一月，新城降衆二千餘，與漢民居不相安。曾璧光商周達武，委湖北道員周康祿坐辦上游鎮撫事宜。康祿達武弟也。十二月初七日，周康祿至新城。城中降衆尙千七百戶。漢民被其害者，相率請坑之。康祿與徐達邦定議，遣回民歸興義、普安、貞豐、普安縣原籍。諸屬官民皆不欲。於是回民亡去，多死於道。

同治十二年 一八七三癸酉 春正月，新城僅餘回衆五百戶。周康祿、徐達邦復送各屬安置之。時軍事初定，

散練劫掠，鄉城不能禁。達邦等貲遣歸里，飭沿途州縣爲給應，城內少安。至是回教民族之運動失敗。

附錄

金萬照之子品高致著者函

惕安先生道鑒：頃辱惠書，浣誦再三，悲喜交集。蓋我先君之沒，今六十年，誰復過問者！今承齒及，不禁感泣也。先君遺像遺物，都無存者。蓋家敗人亡，一切破壞，無以應命，至以爲憾。伏念先君當年爲衆捐軀，舉家殉難，種種可歌可泣之事，煙沒無聞，反蒙不韙之名，遭不白之冤。六十年負屈含冤，悲痛曷極！所幸現今各民族一律平等，又值先生秉如椽之大筆，修筑國之春秋，當能據事直書，決不囿於專制時代詔史陋格。微特先君之事可望平反，凡愚婦一善足勸，一惡足懲者，諒蒙主張公道，力爲表揚，鼓平民之志氣，發潛德之幽光，實所仰望於先生者也。用是不揣謏陋，爰將先君平生事蹟，略爲陳述，倘得大君子一字之褒，俾我先君爲衆犧牲之精神得以表現，則有造於寒門者爲無窮矣。

寒門世居雲南新興，今改名玉溪縣龍門村。先君諱萬照，號盛斗，生於清嘉慶十七年壬申。兄弟二人，先君居次。幼失恃，與兄諱萬選，號道一公者，事父以孝聞。同習回教經典，通天人性命之學。寬厚愛人，輕財好義。居積致富，輒以周濟貧乏。時清政不綱，中原紛擾，先君憂念亂離，毀家紓難。迺集鄉里子弟數百人，投効岑襄勤公，捍衛鄉邦，頗著勞績。漸以軍功，陞授元興營，即元江縣忝府。會大坡鋪地屬縣，同回人張凌翔、馮河圖等兵起，事在咸豐六年，與義五屬相繼失陷。襄勤公以先君素爲回族人士所尊仰，故徵先君來黔安撫，冀收釜底抽薪之效。先君因於同治元年，輕裝入黔，直抵新城，即今興仁縣治，與張凌翔等會見。凌翔等聲勢雖大，號令不一，及見

先君，遂共推爲盟主，堅不放還。先君既爲所困，欲歸不能，計惟虛與委蛇，庶可保全羣衆生命財產。無如虛名徒擁，權不在握，內部意見紛歧，互相冰炭，戈操同室，事愈不堪問矣。第先君慈仁在念，救濟爲懷，見此芸芸幼弱，無辜受累，一旦事敗，必不免於玉石俱焚。所以抱定宗旨，舍身顧衆，鼎鑊自甘，死生不遑計及。迨貴州提督周達武親來督師，先君乃召張定中等時渡翔等已死，定中等代統其衆，謂之曰：「我奉使來黔，本欲解息干戈，爲民請命。不圖君等苦留，違我初心。早知大勢已去，事不可爲。所以守此孤城，苟延殘喘者，蓋因敵方將領各不相屬，勢均權平，無能負保全此城生命之責者。茲周達武身爲貴州提督，節制全省軍隊，儻能網開三面，不事殘殺我族類，則萬鈞之罪在我一人，刀踞（鑷）釜鉞，甘之如飴。」定中往見達武，具道所以。達武一一允從，並申以誓盟。先君乃於同治十年秋九月會周達武於馬家屯。冬十月十七日，突於貴陽就義。先母李、先庶母顧、先堂兄品珪、先堂嫂顧、先姊金芝，均於先君出城之日，仰藥以殉。家人僕婦以及由滇從來之壯士，死者數千百人。真一場巨大流血之慘劇也。其代價僅留得貴州西路各處之回民之生命。

高時年六歲，先爲熊姓攜至習安，後爲馬姓拐至廣順。最後被熊尋獲，執馬於官。又爲廣順州知州胡公名大鍼，四川鳳集小蘭人，撫爲螟蛉。及胡公卒，家屬返省，始爲義士桂山文、桂雲、峯、昆仲，攜回雲南。十舍弟品峻，時方周歲，爲家人楊小甲夫婦鳩（鳩）死。其同年生育之子，易衣救出。八九兩舍弟，爲周時武、龔世貴帶往湖南。民國三年，大小兒貞尋見八舍弟品超於北京。七年，二小兒純尋見九舍弟品三於新疆。骨肉離散，四十餘年，地北天南，於焉始聚。追念今昔，恍如夢幻。茲承下問，敢佈一二，乞賜衡鑒，敬候撰安。

金品高頓首。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著者按：拙定採訪條例寄出後，因謝君勵吾之介紹，獲與金君品高通訊，意在作史料之徵求。據勵吾言：『金君照遺像遺物，尙多存者，文字紀載，亦所在多有。』因其絕大興趣以求之。迨接品高復書，則家敗人亡，一切殘破，令人增感。然失敗者之待遇，今古一轍，何足異焉。以其出自當事人之子孫，故採錄及之。著者純處超然地位，無所偏私，聞者諒之。

劉官禮「興義下五屯忠義祠記」

咸豐季年，滇黔賊大起，官軍勦捕爲難。總督張公亮基，諭民堅壁自保。庚申冬，先大夫率伯兄官箴、仲兄官霖，築石堡下五屯。時普安大河鋪回夷，擾陷全郡。安義鎮趙公德昌駐軍縣境。同治壬戌九月，敗於賊。晦日，賊陷縣城。適我堡成，郡縣人多歸之。賊圍攻七閱月，喪亡滋多。憊甚，罷攻。癸亥五月七日，福（禮）兄弟結鄉兵六千餘人，舉幟圖復縣城。仲兄率義士數千，肉薄城下，力戰死之。伯兄受殊傷，日裹創督戰，軍漸振。平彝劉安邦、張旭中起鄉兵應之。我軍連營三十一，以困城賊。城垂復，賊援大至，悉破我營。會羅平舉人孫清臣，率檄率兵來援，賊分執之。滇軍失利，我軍復振，失營盡復。我軍將徐定邦絕賊糧援，遂復縣城。時甲子二月初六也。伯兄旋署安義左營游擊，進兵圖復府城新城，歷破古磨、穿洞、諸賊巢，賊多迎降，軍勢大振。署縣令陳聘儒主撫，請於總督緩我師。

乙丑五月，伯兄巡防捧鮮，季弟官德從。賊帥張凌翔、馬河圖、賄守備李鳳才，戕伯兄，囚季弟，賊焰復熾。禮計出季弟，控誅鳳才。結鄉人張元明、黃明著、查其珍、呂調陽、吳正端，集兄舊部鍾占魁、劉得勝、鄭學詩、尹正疆，籌餉械，備戰守。丙寅四月，叛將林自清矯總督命，來平賊。七月二十四日，劫城遁，賊再陷城。禮與季弟起鄉兵，再復之。距縣城（失），僅三日也。援賊大至，扼馬別以南，連壘數十，相廝七十餘日。季弟出奇兵抄賊後，破走之。

戊辰，賊結滇回暨下游叛苗來犯，衆號三十萬。我軍寡不能敵。七月朔，城三失。賊長圍逼攻我堡，勢張甚。禮以重金募粵勇五千，屬西林籍同知葉正邦，率攻府城册亨，別說降酋馬金魁反正，攻新城。賊狼顧，我軍乘之，賊敗走。八月二十日，三復縣城。

己巳六月，以鍾占魁率千人解普安廳圍。庚午五月，禮督軍萬餘，益以興義鎮府所部，暨張旭中軍，進屯龍廣，分三路規復府城新城。亡我軍將潘文龍降夷復叛，不克而還。辛未，滇黔各境犄角平，大軍會集。禮籌餉饋之，偕季弟率鄉兵助戰。癸酉甲戌，次第克復各城，與郡肅清。禮受知總督劉公嶽昭，仕於滇。

光緒乙亥，乞養歸。丁酉，粵西游匪起。壬寅春，奉黔撫鄧公華熙檄，典兵於鄉。九月二日，悍賊萬餘，乘霧渡江。我箐口防營力戰兩晝一夜，槍礮缺沒道阻，卒有富不應。時候補道張公勝嚴駐軍府城，乞之來援。與賊戰城下，不利，近頂效。初六日，城賊悉銳來攻我堡。禮督部將會春榮，暨諸子姪，血戰之。十一日，賊大挫，張軍亦回擊。明日復縣城。蓋縣城四失，而四復之，翳我堡爲之根本。將士先後死事者，將萬人矣。

同治甲子，伯兄慟死難之衆，建忠義祠祀之。光緒乙亥，燬於火。至是命兄子顯慎因故址重建之，釐金二千有奇，爲工一期有半。祠成，記其顛末如此。里人劉官禮。

聶樹楷『劉統之先生年譜』

上略 咸豐十一年辛酉，公年二十一歲。是年冬，蕭夫人來歸。公復從江表東先生學。燕山公見四方多事，爰集鄉人，爲堅壁清野計。命公兄弟就下五屯建石堡。上游以築堡抗大股賊匪，實始此。公晝夜督工，寢食不

追，以此廢讀。

同治元年壬戌，公年二十二歲。貞豐、安南、普安，先後陷賊，各屬難民多來歸。以堡工代賑，多所保全。時斗米二千餘，出家粟，半價給工，工樂從事。不期年，堡成。公兄弟集鄉黨子弟，教以戰守之法。公尤以延攬人才爲務。遠近歸心，咸樂爲用。時郡城亦失守。趙鎮軍德昌，退軍縣境。回匪蹤至，趙戰不利。公與兩兄，率團助戰，大敗之。趙部將咸傾服，推誠結納。時花江左右諸城多陷賊，道梗。趙將繞滇粵歸省，約公兄弟偕行。公曰：『興義雖小，扼三省咽喉。若棄不顧，使滇黔賊聯爲一氣，圖之實難。況吾兄弟以信義爲鄉人倡，築堡抗賊。棄之，如鄉黨何？』趙壯之，乃自去，部下多留隸之。無何，縣城陷，賊悉衆攻堡。公兄弟與鄉人，誓死守禦。屬家人實火藥於室，爲不守自焚計。賊攻愈猛，拒愈力。斃悍賊數百人，賊不敢逼。

二年癸亥，公年二十三歲。賊仍踞城。燕山公命公兄弟聯合府縣各屬，及滇粵附近紳團，於五月七日，襲復縣城。鄉團多失期，公兄弟志不稍奪，夜率敢死士分攻四門。賊偵知，有備。時之公肉薄南門，身被數創，奮呼搏戰，殺賊百餘，與義士三十餘人死之。銘之公，身亦被創，戰尤力。公與季弟懋之公，督軍猛進，斃賊甚多。我將士亦死數十人，退保堡。公血湧於口，而不自知。以重資，乞援於滇粵鄉團。捧鮮團首羅永祥率團至，先潰走。粵團李品珍至，屢挫賊鋒。以餉不濟，去。羅平團孫清臣繼至，戰不利，亦潛去。平彝團劉安邦至，戰甚力，左足被傷，裹創奮鬪，竟歿於陣。公親赴各鄉籌餉，所至剷陳利害，動以血忱。餉大集，各團多來助戰。乃聯營數十，以困城。銘之公分遣所部，營於北團，屢大挫賊。六月，天大霧，平彝仁和團張定中，張致中率團至，營於米納，扼賊援。城賊與援賊夾擊之，致中死。定中敗歸滇。援賊繞道廣至，入與城賊合，各團漸潰。公兄弟益振軍力戰，血塵數月。

各圍復來助，城圍仍合。

三年甲子，公年二十四歲，與銘之公謀聯營逼城。相持八九月，幾無日不戰。又分所部徐安邦、李品珍等，截賊援於北鄉，屢挫之。賊糧竭，敗走。二月，城復。上其功，大府以銘之公署左營游擊，公卻保獎不受，與銘之公商乘勝規復府城，攻克古磨賊巢，平魯屯集，剿教匪。遠近從賊鄉營來降者，日以數十計。令黃明著進兵至西雨，已得府屬地三分之一。賊酋馬忠懼，赴滇詐降。總督勞公崇光許之，飭停戰，遂撤軍。

四年乙丑，公年二十五歲。回賊復叛，潛結滇回，謀兩路來犯。銘之公偕懋之公，至捧鮮，籌防。回酋賄通守備李鳳才，計戕銘之公，囚懋之公。公白諸大府，率軍討之。鳳才移其咎於張某，殺以謝。重賄縣令，蒙蔽大府，未正其罪。公因計出懋之公，奉銘之公柩回葬。尋與義府知府李公保衡，三上鳳才奸狀，冤始白。

五年丙寅，公年二十六歲。滇將林自清率師至縣，託言規復府城。知縣陳公世鎮閉門不納。林怒，將攻城。公慮激變，苦心調停，移陳居下五屯。又計激林，與賊戰，不利，敗回。公出拒賊，據馬別橋。賊繞逼縣城。公先驅回城林，謀害公，擄居民而去。公偵知，飭部下率居民同避下五屯。公率親軍百餘，徒步斷後。林不得逞，遂擄不及避者千數百家而遁。賊乘之，城再失。公偕懋之公，與賊血戰。不三日，而城再復。追至馬別橋，僞帥馬仲率大股賊至，分踞大龍井、馬別橋各處。公率軍屯嚮（響）水、新場、濫潭等處，相持二十餘日。晝夜苦戰，屢獲奇勝，因勞致病。懋之公代領其衆，屢戰又數十日，屢挫賊鋒。公病痊回營。懋之公適出奇繞襲賊營，賊驚潰，擒斬至六千餘級。大府嘉其功，以懋之公署左營游擊，公保同知，命總辦五屬團務。民以城屢失，不敢居。公移家城中，示以鎮定，民乃集。懋之公率師討李鳳才，圍捧鮮，計擒斬之。

六年丁卯，公年二十七歲。率師勦賊酋戴秉義。適霍有魁結滇回千餘，襲踞烏紗。得耗，潛師擊之。夜行八十里，有魁大敗，據堡以拒。圍旬餘，堡破，擒斬數百。有魁遁之滇，依樂三虎。戴秉義復糾合黔回，率大股，爲有魁援，北至楓塘。公率輕騎三百餘，夜行七十餘里，襲破賊黑山大寨。賊驚潰，公截擊之。衆寡懸殊。天忽大雨霧，咫尺不見人。賊不知虛實，狂奔。追至滇境沙營，賊後援至，復大敗之，斬馘極多。焚賊營十餘。聞父病，歸，旋丁外艱，哀毀骨立，不能成禮。四方感其忠孝，會葬者以數萬計。

七年戊辰，公年二十八歲。墨衰治軍，會滇圍張旭中，勦阿弊匪酋樂三虎巢，將破，戴秉義踞馬別橋。公祕不使衆聞，催兵猛進，立破賊巢。黔匪勾結滇匪，暨下游苗匪，謀大舉。時滇垣被圍於賊，黔垣兵力僅能自保，難兼顧。公與懋之公，分出抗戰，互有勝負。終以兵寡，不敵，退守下五屯。賊復踞縣城，分攻四鄉營寨。惟東鄉一隅未下。賊圍下五屯堡數匝，勢張甚。時公部不滿三千人，晝夜搏戰，氣不少衰。遣人說西林鄉紳葉正邦，率勇五千餘，由坡脚進規府城。潞城團紳曾珠浦，率粵團五千餘，由八渡進規貞豐。更說降回馬經魁襲新城，以牽賊勢。請於滇督劉公嶽昭，退賊後，以葉爲興郡守，曾爲貞豐牧，馬爲安義鎮總兵，均得許。各路並進，賊聞耗遁。伏兵追擊，鄉團咸反正助戰，殲賊以萬計。既復縣城，乃率師圍納省，討戴秉義。躬自督戰，礮穿左足，鎮靜如恆。步行里餘，始乘輿歸。懋之公督兵繼之。秉義出降，願立功自贖。爲白大府，許之。

八年己巳，公年二十九歲。勦西鄉匪首朱二茯荅，及滇屬阿弊匪首樂三虎，擒斬之。公以內患漸平，乃養精蓄銳，謀規復府城。並命部將鍾占魁，率兵二千人，解普安廳圍。時滇黔兵大集，屢爲賊創。鍾至，審度地勢，越日出戰，破賊營十七城，圍解。

九年庚午，公年三十歲。安義鎮總兵楊公聯桂，與義府知府葉公定邦，率師來會。請於大府，命公統領鎮府及本部各軍，規復府城、新城，以滇紳同知張旭中副之。五月，公遣別將呂調陽紮魯屯，鍾占魁紮萬屯，圖新城。自與張旭中直取府城。前鋒屢獲奇勝。拒木咱距府城三十里，遣部將謝清恩，說降府屬東鄉從賊各團，使夾攻。新城悍賊來援，公潛至萬屯，遣軍襲取賊交那大寨，距新城亦僅三十里。賊大恐，以重賄誘龍廣各夷寨，使助己。復調貞豐、安南、普安各老賊，譚五受、楊九等來援。公偵知其情，計殺龍廣夷目王連生，殲其悍黨千餘，獲偽旗偽印數十件。出奇計，懸重賞，大挫賊鋒。獲賊間諜，稱戴秉義將叛，斷我糧道歸路。遂調鍾占魁守龍廣，自歸部署後路。夷寨復應賊，圍攻我軍，失三營。公聞警馳救，至正屯，知要隘盡失，調各軍退守馬別橋。

十年辛未，公年三十一歲。公以滇黔各匪將次肅清，遣紳耆乞滇黔大府，會師勦興郡各屬回匪，自願捐助軍糧。大府許之。以湘黔二省軍，由永寧遇克安南滇軍，由興邑進，直趨府城。公選精銳千餘人爲滇軍先，薄府城。克之。以功擢知府，賞戴花翎。是月，會各軍新城。新城居興郡各屬中，爲回逆老巢，糧足械多，悍賊死守。拒戰各軍幾二萬人，日有傷亡，未敢逼城而營。公軍至，連戰皆捷，直抵城下爲營，賊不敢犯。督辦吳公德溥，就而問計。公獻奇策，欲誘攻之，免頓兵堅城。吳以爲涉險，不敢用。相持數月，賊始降。

十一年壬申，公年三十二歲，以復新城功，加道銜，奏留雲南。下略

滇南回回總掌教馬公墓誌

『滇南回回總掌教馬公墓誌』，原題『欽賜二品伯克、誥授榮祿大夫、署理雲貴總督、滇南回回總掌教馬公墓誌』，是馬德新底墓誌。德新，字復初，咸豐同治間在回民羣衆中擁有宗教大師底地位，他的漢文、阿拉伯文、伊朗文宗教譯著流傳到現在的，大約有三十種左右。在咸豐六年，滇東南回民起義的時候，他起了一定的號召作用。但在馬如龍叛變的時候，他也可能是一個有力的主謀者。雲南境內義軍全部失敗後，劊子手岑毓英對於德新在一部份回民中的照舊擁有聲望，是不放心的，雖說德新實際上已是回族人民底叛徒。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岑派另一個回族人民底叛徒馬忠，把德新殺死在呈貢安江村。這時，德新已是八十一歲的人了。德新底一生，對於雲南回民起義底研究者，有充分瞭解的必要。但關於他的傳記，是還沒有見到的。這一篇墓誌，是僅見的一篇記載他生平梗概的東西，雖然在內容上是那樣地簡單而具有歪曲的認識回民起義的觀點。

作者馬安禮，是德新底學生。他曾幫助德新處理過一些宗教作品，曾任過貴陽知縣。

民國二十八年六月，蒙自白孟愚把他藏的抄本給我。他說，這是在數年前在德新墓上抄的。但是在同年底春天，當我還沒有見到這個抄本的時候，我到了玉溪桃園村底馬德新底墓上，我見到的卻是另一塊更簡單的文理不大通順的墓文。

一直到現在，馬德新在一小部份雲南回民中仍保留一些信仰，保留着『老爸爸』底榮號。必須指出，他是回族人民底叛徒，他是不可原諒的。

滇南回回總掌教馬公墓誌

蓋聞五百年而名世出，三萬里而王會同。孔孟既遙，百家橫姿（恣）；程朱繼起，絕學昌明。吾道之在天方，前稱四配，後列四賢，代有傳人，炳若星日。美矣盛矣！蔑以加矣！自入東土以來，經書異文，語言詰屈，以古聖先王之至德要道出以語人，而自東土人視之，則以爲火浣胡麻，不適於用也。岱輿王氏、仲修馬氏，著有書籍，發明天方之學，使東土之人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其志可謂大矣。然或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論者病之。介廉劉子出，獨闢天人性命之精，總匯教道法程之典，著書數百卷。其志則恢宏，其品則高潔，其學則淵深，其文則典奧，殆子思、孟子之流亞，濂溪、伊川之儔類乎！惜也，著作雖富，而流傳頗少，有遺憾焉。

復初師，滇之太和人也。溯其先世，乃咸陽王養典赤二十一（世）賢孫。少承家學，具有淵源。妙年屬詞，已爲先輩所辟易。壯遊秦川，博覽經籍，晚好儒學，深通大義。慕天方聖人遺澤，有萬里乘風之志。其時海道不通，孤行萬里，談者深爲駭異。公獨奮志遠行，出緬甸，涉貢，歷南海西海，直達天方，朝謁謁陵，與天方王公學士優游聚處，歷有歲月，親炙至聖遺行。繼後遊歷顧德士、魯穆各國，擇風問俗，博搜典籍。凡東土遺經所脫略者，蒙昧難以臆解者，皆考證而無疑。乃挾奇經異籍而歸，設教於臨安之回龍。四方從學之徒，星列雲集，可謂盛矣！咸豐初年，滇中回漢交關，大吏左祖，冤殺省城回民，波及各州府縣，回民無辜被殺者以萬萬計。各方難民赴省籲叩，漢回仇殺，勢難猝解。公力勸衆回受撫。大吏嘉之，奏保二品伯克。滇南回回總掌教。公乃閉戶著

書，闡發天方之學。踵嗣介廉，所著書不下數十種。雖其時軍國大事，文武大吏嘗以咨之，而公志節皎然，其視富貴如敝屣。道德愈高，品節愈峻，遠邇之人知與不知，咸尊仰之。

同治二年，馬榮襲省，潘文毅公被害。省中文武百官，縮首畏死，無能爲計。時提督馬雲峯方以梁仕美跋扈臨安，奉命征討在外，省中逆寇縱橫，官賊橫處。公以宿德盛名，爲各教所推服。官吏士民請公主持省事。公謂巡撫徐公、藩司岑公云：「公等誤矣！余安能以潔白之身，而處危疑之地？」堅執不從。無如滇中士民紛紛促起，曰：「事急矣！公不挺身援拯，省城遂爲賊有，民遭魚肉，奈何！」公不得已，乃出撫慰強寇，保安弱民，密徵馬軍門星夜回省，勦除逆寇。公之有功於國家，有德於黎庶，爲何如哉！洎乎馬軍門北上陞見，授官湖南，公以小人簧鼓，蜚語羅致，遂有武穆風波之厄。嗚乎！以公之功德，而其報如此，所謂天道果何如哉！

然吾聞之，古之聖賢類皆以窮阨患難顯於後世。如易補喇欣、雅哈約、爾撒，歷代聖人，其典故可歷數也。東土如成湯拘於夏臺，文王囚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古來名賢傑士，其受禍而死者，曷可勝數？然而數百年後，其名愈彰，其道愈顯矣。蓋天之阨善人，正所以磨勵其品，而玉成其德也。故其厄愈深者，其學愈著，其禍愈烈者，其品愈高。夫捨身殉道，得陣亡之功，厥報天堂，福美無量。公之心拳拳爲道，濟士救民，常籲上帝尊闕，求陣亡功。今以道德之軀而陷於非罪，其後報當復何如？然哲人雖萎，而公之道德文章，有歷久彌彰，而與天地同壽，日月爭光，則介廉而外，公遂獨有千古矣！抑何憾焉。

禮親炙有年，歷有見聞，故爲述其梗概如此云。

門人馬安禮拜撰。

原任湖南提督馬公雲峯傳

『原任湖南提督馬公雲峯傳，』朱炳冊著，是特別表彰馬如龍對清廷如何忠誠的傳記。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馬如龍在投降清後，對於義軍是如何頑固的一個叛徒首領。這裏根據的是昆明排印本，馬生鳳舊藏。

白壽彝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四日

原任湖南提督馬公雲峯傳

公姓馬氏，諱如龍，號雲峯，滇之建水縣人也。先本江南人。始祖堅公，官臨安衛指揮，遂家焉。公生有異秉，材力過人。未弱冠，以武庠第一，受知於吳和甫侍郎。吳取公入學後，嘗語人云：「比在臨安，得一佳士，非文而武，觀其材貌，他日必爲國家干城。」先祖次民觀察，適在吳座，因亟詢姓名。吳曰：「馬如龍是也。」公入學後，益究心經世之學。年雖幼，恆爲回衆所推服。

咸豐六年，值楚雄屬之石羊廠，漢回以爭礦互鬪，各縣羣不逞之徒藉仇回爲名，遂釀成杜文秀之亂。大亂既起，臨安各州縣回族紛紛逃赴建水之回龍村，舉公主持軍事以自衛。時中原多故，未遑遠圖，滇大府亦無弭兵方略。漢回相仇殺，禍亂日滋。公念長此不解，兩族將有同盡之憂。遂與父老籌商，詣省納款。公從兄青雲首先贊成其謀，因統衆到省，呈白衷曲，請洗去叛名，創和漢安回之議。附省各州縣回族聞公之來，羣起景附。署滇督徐公之銘據情入告。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奉上諭：「馬如龍係殉難九江鎮總兵馬濟美之姪，世傳忠勇，赤心報國。此次率東南兩迤回民，呈白衷曲，投誠求撫，洵堪嘉尚。着加恩，以總兵職用。遇有雲南缺出，請旨簡放，並賞戴花翎，准其署理臨元鎮總兵。欽此。」公感戴殊恩，矢以捐軀報國。稟商滇督派員赴各府廳州縣撫慰回衆。迨東南各回咸聽約束，奉旨補授鶴麗鎮總兵。於時提督林自清由滇調川，欲遣散所部，苦於欠餉無出，勒派民間，追呼甚急。公念民疾苦，慨捐壹萬數千金，代林給發。一時兵民交感，頌聲大作。

二年正月，因元新營參將梁士美自行署理臨元鎮總兵，抗不受命，總督潘忠毅公鐸委公前往開導。果再抗拒，許以便宜勦辦。公率省門精銳赴臨。武定營參將馬濬暗通杜逆，瞰省城空虛，意圖襲據，遂率同衆二千餘，借西征爲名，倍道進省，入據五華書院，官民震恐。潘公見人情洶懼，朝不謀夕，令飭馬濬出省。濬迄無行意。潘因自赴書院，正言飭責。濬初猶恭順，佩刀行將校禮。迨潘公上輿，始嗾人自後刺潘，刃出於腹。武巡捕鄭秉忠、沈國標、戈什哈周杰、柳應瑞，均以救護潘公爲賊所殺。雲南府知府黃培林、昆明縣知縣瞿怡會，並同時遇害。五華書院監院華濬，年七十餘矣，目覩事變，悲憤填膺，自抱大石視一方，遙擊馬濬，亦爲羣賊所殺。濬衆既戕大府，露刃四出，逢人輒殺。紳民之被劫殺者，不可勝計。岑襄勤方署藩司，以獨力不能辦賊，因會商提中參將馬青雲，各飛書促公回省。時公方與梁士美相持，梁帶甲數萬，雄據一方。公欲回救省城，懼梁以兵臨其後，遂致書以情告梁。梁覆書曰：「我輩所爭者私仇，今所急者公義，請逕行救省。如有緩急，我尙當以兵助公。」不顧公家之急而欲乘人之難，非夫也。」遂令其部屬敢有追省兵者，殺無赦。公於是星夜遄歸。馬濬以公歸附未久，不虞其仇已，又以其遠在臨安，與梁士美相持，不能遽歸，遂無防公之意。公行至晉寧，夜率精兵數百人，由昆明湖水道進省，四更抵西門，梯城而進。乘夜部勒馬青雲、夏毓秀之衆，會合岑軍，分路進攻五華書院。賊尙未起，未知公兵多少。聞其親來，遂驚潰。馬濬燒藏書樓以逃，省城收復。奉旨嘉獎，署理雲南提督，並給敘勇巴圖魯名號。馬濬據省時，附近省城各縣多爲逆黨佔領。公既破馬濬，旋遣參將馬青雲等，克復嵩明、陸涼、安寧、祿豐、富民、羅次、武定、元謀等處。奉旨獎勵，並令督辦迤西軍務。

三年，公以軍興日久，文教廢弛，捐金修復藏書樓，請司道開課試士，並創設舉人課，自捐巨金作常年膏

火。舉人之有課試自此始。

馬濤之潰也，逆會馬連陞竄據曲靖各屬。濤收集殘匪，佔據尋甸州。公偵知，即派中軍馬青雲，率衆往勦。遂生擒馬濤，解省磔死，人心大快。旋會岑軍，收復曲靖各屬。

五年，總督勞文毅公新簡來滇，與公一見意合。六年，公以省有勞，公坐鎮，部署西征。軍次祿豐，聞勞公薨逝。岑襄勤方以藩司督兵征苗，又值三姚統領合國安、鎮南統領楊正鵬兩路兵潰，楚雄各屬相繼失守。驚耗傳來，省城大震。公遂返省籌防。奉旨降二級，留任，帶罪圖功。

七年，杜逆派其婿蔡揚威，督僞大司十八人，逆黨三十餘萬，進圍省城。公與岑襄勤誓同生死，分班戰守。其間大小數百戰，無不親臨前敵，躬冒矢石。初持矛與賊搏，戰即奪獲梁家河、紅廟、土堆等處，手刃賊數十餘人。

八年三月，奉旨開復降級處分，並換給法什尙阿巴圖魯名號。又以糧運不通，親率精銳五百人，奪佔東路小偏橋一帶，派兵扼守，轉運東南米穀。是役也，公自居前，致爲敵人火箭燒傷，頭面指臂潰裂。護督朱公廷春以情入告，奉旨慰勞，並賜上用珍藥，給假一月養傷。旋簡放雲南提督。

公既受傷，部下總兵合國安、楊正鵬、營官馬雲龍、馬學林暗受賊款，作內應。幸騰越總兵馬青雲，於夜巡之際，獲敵偵探，得逆書，其謀始洩。合國安等伏誅，獨楊正鵬逃逸。內患雖清，羣情疑阻，而西賊且日增。公乃集衆言曰：「我始終以報國衛民爲宗旨，與城存亡，誓死不二。願諸君堅定心志，報國立功。合國安，我兒女婿，楊正鵬，我中表兄弟，殺不避親，人所共見。只問順逆，不論親疏。我願毀盡家資，以待有功將士。」言詞慷慨，聞

者動容。諸將士亦指天誓日，願共效命。於是人心日固，士氣復振。公在圍城之中，晝則出擊賊，夜歸張燈演戲，聽民縱觀，或至達旦，無不服公鎮靜。

北門外大小陞山，賊連營二百座。公親持長矛，率健勇奮力攻奪。自曉至晚，斬偽將軍楊崇章，偽都督安文義等十二人。公亦身受刀矛槍彈十七傷。遣收兵，已昏絕於地。創愈，復親攻西門外彌勒寺，大小陸家營、西壩一帶，連奪賊營三十餘座，陣斬偽將軍楊玉林等。又受刀矛傷十四處。傷甫愈，出攻南門外之五華寺、羊神廟、大梵宮、江右館。公憤省圍久不解，每次出戰，均出入槍林彈雨中。此次復親逼賊壘，竟爲大砲彈所中。幸穿重甲，尚未深入，而已暈絕不知人。經總兵馬青雲、副將納世義救歸。岑襄勤公臨視，痛哭失聲。以急靈湯灌之，始稍醒。上聞，奉旨獎勞，賜御用如意拔毒散。

賊圍久無功，衆心日懈。八月，公創愈。商之岑公，陰誘偽大司段成功投降。乘勢會岑軍分兩軍出城猛擊。是時官軍呼聲動天地，無不以一當十。各民團復起應之，賊勢瓦解。追亡逐北，殺賊以億萬計。殲除偽大司十餘人，餘賊四潰，省圍以解。西賊圍省一年餘，內無現餉，外無援兵，非公及岑公和衷共濟，一意堅持，日以忠義相激發，各將領復同心努力，奮不顧身，何能摧數十萬日滋之師，破之圍城之下也！捷報到京，奉旨獎勵，並賞給頭品頂戴，賜上方珍物。

初雲南總督劉嶽昭奉命率湘軍援滇。行至曲靖，聞省圍日急，自以孤軍，逗留不敢前進。至是率兵赴任。大難之後，瘡痍滿目，庫空如洗。劉公到任後，先以籌兵餉爲名，設局派捐，雖中下戶不免。公目覩心傷，搜括私財三萬金，代極貧戶納繳。滇省貧民，至今猶歌頌弗衰。

西逆之潰，田慶餘退據新興。田爲賊中名將，非公莫敵。劉督因奏派公進勦新興州及河西縣之大小東溝。公率總兵馬青雲同往。一戰擒田，遂復新興。惟大小東溝久不下。公親督戰，復受炮傷。不得已，決水灌之。逆首半自殺。奉旨賞玉如意、人參、緬燕及衣料等物。

十年，東南各州縣次第肅清，始與岑襄勤公會師西征。岑軍攻杜逆之前，公軍環杜逆之後。遣先鋒總兵馬青雲、夏毓秀克復順寧、蒙化、雲州等處。繼遣總兵李維述、游擊馬步雲攻克定遠、鎮南、姚州、鄧川各屬。十二年春，岑軍總兵楊玉科誘杜逆心腹，以上下關出降，遂下大理府。杜逆伏誅，全滇底定。事聞，奉旨賞穿黃馬褂。

十三年，到京陛見。奉旨調湖南提督。值慈禧皇太后壽辰，命赴慈寧宮聽戲三日，欽賜回教殺饌，並玉如意、衣料、香鑪等物。前後召見四次，復命恭親王親驗傷痕，寫呈御覽。

公到湖南未久，卽值穆宗毅皇帝上賓。感念殊恩，時爲隕涕。由此遂萌退志。德宗御極，覃恩加級蔭子。光緒二年，常德水災，漂沒數十村堡。公捐資撈救，全活甚多，復捐銀五千兩助賑。至於裁陋規，誅會匪，湘之人至今猶能道之。

四年，因舊傷舉發，奏請開缺。疏三上，始蒙允准。旋赴蜀之敘州養病。十七年正月，歿於蜀。滇人士念公功德，聯名請督撫代奏。是年九月二十二日，奉上諭：「雲貴總督王文韶、雲南巡撫譚鈞培會奏，開缺提督傷發身故，懇恩賜卹一摺。前湖南提督馬如龍，世篤忠貞，深知大義。咸豐同治年間，雲南漢回釁起，該提督創和漢安回之議，開導回衆。其時西逆杜文秀、回酋馬傑，兩次竄擾省城。馬如龍帶兵征勦，殲滅悍賊，擒斬叛逆，先後

斬賊萬餘，城圍獲解。身繫滇省安危，厥功甚偉。嗣經擢授雲南提督，調任湖南，因病開缺。茲以傷發身故，殊堪憫惻。馬如龍，着照提督軍營立功後病故例，議卹。於雲南省城建立專祠。生平戰蹟，宣付國史館立傳，以嘉忠藎。欽此。」

公有子二十二人，有女二十三人。長子廣惠，四川候補道，歷任夔府釐金總辦，安定全軍統領。二十子廣文，歷任四川越巂營參將，阜和協副將。公歿之時，尙有子十五人。今則凋零殆盡，幼孤嫠婦貧幾不能自存。論者未嘗不傷勳臣之後，淩夷若是。

公從姪萬選，以綏遠都統馬公福祥近有回族先正事略之輯，懼公勳業之就湮，而明德之無聞也，出公節略，囑爲此傳。又雜采舊聞，爲之銓次如左。

花翎三品銜、前清四川候補道、鄉世姪石屏朱炳冊拜撰。

馬負圖私記

『馬負圖私記』馬生鳳舊藏，原本用滇產白綿紙寫，共存六十一葉，褐色裱綿紙封面，白綿紙捻裝訂。每半葉底面積是市尺八寸長，五寸寬。依訂口處所標的葉數號碼推測，文首所缺的應有三葉。

原本半葉多作八行，也有九行的。字，墨寫行書，大小不一。每行十餘字到二十餘字不等。有朱筆斷句。文中修改處，或用墨筆，或用朱筆。修改的字蹟和底本底字蹟是一個人寫的。修改處，多係文字上的修改，有時也有事蹟上的增加。現在一律依修加的文字錄寫，標點並分段。

據文中所示，本文作者自稱為圖，人稱之為馬龍，在同治元年已四十餘歲。在當時馬如龍軍中，是最重要參謀人物。後來如龍受撫，作者仍隨他辦理糧台、鹽課局、釐金局文案，並充當迤東總統。民國三十年，我在開遠大莊，聽七十老人賽文華說：『馬如龍文案馬龍，字負圖，開遠田心人，年八十餘歲，光緒年間死。』『咸同滇變見聞錄』因將本文標題『馬負圖私記』題下註『馬龍著』。民國三十三年，在建水回龍，見到馬氏族譜，有負圖，字龍書，號兆祥，他的經歷和本文作者同，應該是一個人。依此，則馬負圖是名，馬龍書是字。別人稱他『馬龍』，是『馬龍書』底省稱，這是當時雲南人底一種習慣。

本文對馬如龍底性格，有很深的刻劃。對馬如龍降清的內幕，馬負圖自己的幫兇行為，官場底腐敗，都有樸實的供狀。

馬負圖私記

。上餘『……城。弟等去問明馬雲峯，此事要如何行爲，進來回話。』

十多位大紳耆進城（後）楊振鵬等十多人來貞慶觀，同馬雲峯將公事商議停妥進城。先拜會林提臺，請領去拜會徐撫臺。賓客款待，情誼慇懃。此日，公事尙未商議停妥。金烏西墜，玉兔東升，將楊振鵬留在中協署住宿，馬錫恩等送出城。

此日有漁戶送馬雲峯一尾細鱗魚，命庖人烹好，喚圖同食魚飲酒。日落西山，尙不見楊振鵬等迴。馬雲峯言：『馬龍，你今日不容我進城，是你愛我之好意。但進城之十多人，恐怕着你害死了，如何對得住衆人？』圖言：『城中有多少明白利害之人，不有你在外，他們也不敢去，我也不容他們去。有你在外，不惟不致受害，尤（猶）恐恭惟不到。只管放心，勿庸疑慮。』話猶未完，馬佐已到，言：『公事尙未議定，徐撫臺林提臺將楊振鵬留在中協署內住宿。馬錫恩等十多人已送出城。恐元帥掛望，使我先回來報信。』轉瞬間，馬錫恩等十多人亦到，將所商議之事稟明。

王拔貢說：『徐撫臺問我，「今早阻攔馬雲峯，不容進城之人，是個甚麼人？」我回：「是馬如龍之宗兄。」』會讀過書否？我回：「書最會讀。道光年間連考三個案頭入學。」徐撫臺說：「既會這樣讀書，行事皆不似此急躁。但人各有心腸，各有見識，請馬雲峯明日八點鐘時候打發他進城來，我們有要緊話同他說。只管

放心，勿庸疑懼。」

王朗山、馬安國等說：「你今早所言所行之事，言之殊覺忿怒。或行或止，你自己裁奪。予等不敢多言。」

次日早晨，馬雲峯教圖去說：「兩國相爭，不斬來使。昨日徐撫臺、林提臺派來接我之十多位大紳耆，必是有才能委辦大事之人。你似此行爲，與人唾罵，「目無官長，」幹不成大事。今日教你進城，有要緊話同你說。或去好，不去好，你考三個案首入學之人，胸中自然明白，憑你自己打算，我也不好多言。」圖言：「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凡事勿論吉凶禍福，成敗利鈍，怕就不做，做就不怕。事已做就，怕也白怕。但此次之來，原要求撫。若撫和大事，要我挑起了息，我即挑起了息，免得常動干戈。又莫怪我目無上人，自尊自主，獨斷獨行，我纔敢挑擔。」馬雲峯與在坐諸公，皆衆口一辭：「這場撫和大事，若上憲要你挑起了息，你只管挑起了息。這件大功，算是你立，別人爭之不得。」

八點鐘時候，圖攝別在坐諸公，獨自一人飄然而往。衆人恐有去無回，嗟嘆不已。言：「一個讀書人敢似此說話行事，真個實在難得。但此去，他全無懼色。我們到捏着一把汗，放心不下。」

圖行至東門城牆脚下，城上盤查之林大人問：「你是甚麼人？」回：「是馬雲峯打發來見徐撫臺、林提臺，有要緊公事面稟。」即吊上城去，先領去見林提臺，請領去見徐撫臺。拜謁畢，命坐賜茶，先問圖之出身，後問：「與馬雲峯是親戚？是朋友？是長輩？是平輩？」圖回：「是宗親，是平輩。」徐撫臺問：「今馬雲峯帶領迤東南回衆來省，具稟求撫，或是真心，或是假意？先生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又幫馬雲峯辦事，不離左右，想必盡知。須據實陳明，事關大局，以便裁度施行。」圖聞聽明白，起立打躬，指天日以直陳：「上年冬間，馬雲峯傳齊迤

東南回目，以順逆大義，不憚舌破唇焦，愷（劉）切開導言：

『我滇南漢回兩教互相雜處二百餘年，皆此親彼愛，並無爾詐我虞。我回教自唐宋元明以來，爲將相，爲輔弼，入昭忠，崇名宦者，代不乏人。如宋之蘇祖沙，元之賽典赤父子公孫，明之沐英、鐵鉉，我朝之哈元生、蘇爾相者，皆班（班）班（班）可考。滇中之忠臣義士，孝子仁人，亦指不勝屈。千百年食毛踐土，億萬姓守分安常，初未嘗逞不韙以飛揚，敢作非以悖亂也。詎意於咸豐丙辰春間，忽有人下『勦滅回匪』之令，以致互相疑懼，燒殺變亂已五六年矣。聞得現任雲南巡撫徐提督林，俱係省州人。雲貴原是一省，以一省之人做一省之官，公正廉明。吾欲帶領你們明年正月間赴省具稟求撫，如蒙上憲施恩允准，共釋嫌疑，仍敦和好，同享昇平之福。若常常互相疑懼，燒殺恐損兵折將，費餉耗糧，同室操戈，自相魚肉，恐天地不容，神人共怒，反爲不美。』

『東南撫局一定，派公平正直幾人上大理，勸杜文秀歸順。若依勸歸順，將所據住之城池退出，與上憲奏請皇上，命官來做。所站住之產業退還與原主復業。現今廣西長髮洪秀全霸佔江南八省，僭號稱尊，開科取士。當國家多事之秋，正英豪出力報效之日。我同杜文秀挑選精練之兵將十多萬，親身帶領下江南，捨生忘死，盡心竭力，殲滅賊寇，恢復城池。伏乞皇上施恩，將功折罪，封官賜爵，光宗耀祖，夫貴妻榮，留芳百世，莫遺（遺）臭萬年。』

『我祖自明初來雲南做官，我要仰體先人之清正做官，不想反矣。你們願反不願反，只好隨你們之便。』

『東南兩迤回目，聽聽馬雲峯之話，指天日以盟誓：『情願隨同來省，具稟求撫。從此仍遵官辦理，不敢』

反矣。若有再敢反者，死於鋒鏑之下。」情願隨同馬雲峯來省，具稟求撫。果是真心，非有假意，總望大人開一線之恩，解三面之網。賞准撫和，免得常動干戈，使生靈遭於塗炭。則不惟東南漢回幸甚，全省漢回幸甚。」

徐撫臺、林提臺聞之，不禁撫掌稱善。言：「馬雲峯這樣存心行事，撫和大事，我弟兄兩人放開膽量，挑起了息。縱皇上罪責黎民怨憾，亦不計矣。聞得先生幫馬雲峯辦理糧臺，待百姓恩寬，輸將踴躍，糧米充足。我兩弟兄兵多糧少，不敷散放。請先生幫向馬雲峯，一個借幾石添放。俟撫和事定，照市價給銀，決不食言。與先生從中作難。」等語。圖回：「馬雲峯之糧，亦如兩位大人之糧。一位要用幾石，請寫一信，與生員帶與馬雲峯，以便遵照而行。」徐撫臺只借五石。圖請寫信借十石。林提臺只寫信借十石。圖請寫信借二十石。留坐暢談，日落西山，方差官拿轎送至大東城，開門送出。

馬雲峯等恐其受害，同坐在得勝橋盼望，見圖來到，方纔歡喜。問：「公事如何商議？」圖將所商議情節敘明。在坐諸公皆言：「這一場撫和大事，到不防着馬龍老先生有膽有略，挑起了息。文武辦事能幹之人，皆出於馬府上，衆糧民沾光受福不淺矣！」

圖又將兩位大人借糧之信取出，呈與馬雲峯看明，即請李尙總統寫回信，請明日早晨，徐撫臺派人來抬二十石，林提臺派人來抬四十石。林相馬勳等言：「現今米價，每市石賣銀四十四五兩，即照來信發給，已足足夠矣。何必更要加倍多發？事了息後，銀未必送來。兵無糧自散，不要中「空糧殺敵」之計。請三思而行，勿貽後悔也。」馬雲峯言：「我有三萬多兵，一日要用糧米三十多市石。若得早撫和兩日，六十市石糧米即夠做人情矣。你們見不着事，不要多言，我有我之分寸。馬龍，你是我糧臺之大管事，定要照我回信發給，若少發

半升一角，我異日查出，斷不依你，勿謂言之不先也。」

兩位大人雖寫信來借，撫局尙在未定。若多少不借，被將士恥笑，面目何在。不料二更時候，接到馬佐、楊成送到馬雲峯回信，反加倍多借，不禁喜出望外。次早，即派人來抬清閣城官紳士庶皆言：「撫局從此底定矣。」化干戈而敦禮讓，息戰爭以講雍睦，四境銘（烽）煙化爲雲霧瑞氣，數年兵革銷爲日月光華。

三十日，兩位大人派人於南城外，右邊城牆處，用長枋板搭浮橋一座，請馬雲峯准於二月初一日來南城樓上相會。商議公事畢，由三四牌坊、長春坊，出大東門，覓回男婦老幼填街塞巷，觀之如堵。

二月初一日，兩位大人差官擺全副職事，送札子、印信、頂翎、朝珠、蟒袍、補褂、靴帽。一路之上，笙簫鼓樂，吹打打，送來貞慶觀，委馬雲峯署理臨元鎮總兵篆務。派昆明縣將封得登仕街施應貴大公館一所，打掃潔淨，派閣城之大紳耆接進坐鎮。

初四日，兩位大人與馬鎮臺心氣相合，肝膽相照，結爲金蘭昆仲。人雖異姓，義勝同胞。惟英豪可以致亂，亦惟英豪足以撥亂。金馬碧雞，猶是皇王之土宇；蒼山洱海，依然天子之疆域。出萬民於水火之中，登斯世於衽席之上。否去泰來，剝盡復亨之時也。

初六日，兩位大人會銜，將委馬如龍署理臨元鎮總兵篆務事件具奏。三月三十日，奉上諭：「臨元鎮總兵篆務，着馬如龍署理，即駐紮省城，督辦全省軍務，並賞賜「三世忠貞」、「世傳忠勇」、「赤心報國」匾額。欽此。」欽遵在案。

初九日，馬鎮臺在大花廳內，盛設筵席，請兩位大人並閣城大紳耆，懇勸款待，暢飲談心。時至三更，尙在

依戀難捨。兩位大人向馬鎮臺敘及：「我兩弟兄同貴族兄馬龍先生說：『我們兵多糧少，不敷散放。聞得先生幫令弟雲峯辦理糧臺，待百姓恩寬，輸將踴躍，糧米豐盈，欲請先生幫向馬雲峯，一個借幾石添放。俟撫和事定，照市價還銀，決不食言，與先生從中作難。』」馬龍先生說：「馬雲峯之糧，亦如兩位大人之糧。某位要用幾石，寫一信與生員，帶與馬雲峯，以便遵行。」我兩弟兄恐不肯借，在各色人等面前卻色，只肯少寫。馬龍先生反教多寫，不料賢弟更加倍發給。其仗義疎財之名，果不虛傳，實在令人欽佩感激不盡矣。」又稱讚圖：「有見識，有膽略，可做大官，應大事，何不請來同坐？」馬鎮臺差人到處尋找，圖言：「三位大人在坐，生員不敢僭坐。」更深席散，各回府署。從此情義綢繆，雖張范重生，左羊復出，亦蔑以加矣。

徐撫臺仍做撫臺。林提臺將一切首尾之事應清，於四月內帶部下之練勇下川去矣。

雲南黑井、六井鹽務，徐撫臺於五月內奏請皇上，着馬如龍辦理，徵課助餉。於六月內，馬鎮臺准徐撫憲移開：「欽奉上諭，黑井、六井鹽務，着馬如龍試辦，每年報銷課銀十萬兩，以作勦辦各處逆匪軍餉。欽此。」欽遵在案。

彼時東南兩迤回衆，已歸官辦理矣，惟有臨安梁士美抗拒不服。〔同治元年〕正月內，岑彥卿由署宜良縣典史任內撤回，馬鎮臺即咨請徐撫臺委署藩司。言：「例不符。」馬鎮臺言：「我一個武生即委署臨元鎮，例更不符。若不委岑彥卿署藩司，臨元鎮我也不署。」徐撫臺只得委署。十月內，岑藩司馬鎮臺奉新授雲貴總督潘委，前往安慰〔梁士美〕不從。臘月內，岑藩司先回省城。馬鎮臺尚在臨安，駐紮未歸。

二年正月內，有逆目馬濛奉回會杜文秀密書，勾結髮匪十餘萬，覬覦省城，勢甚猖獗。省城有壘卵之危，生靈有倒懸之急。岑藩司馳文告急。圖亦將實在情節，修血稟兩次，不惜銀錢，僱人繞道，飛往臨安行營求救。又用銀買囑細卒，在小西門等候開放。言：「早（旱）路業已紮斷，只有昆陽水路尚通。六城門緊閉，盤查嚴緊。」

有馬濛書識暗與圖言：「杜文秀有信回馬濛，言：『省城於正月十五日業已得手，請本帥迅速下來，以定大事，功莫大焉。但教門之吉凶禍福，成敗利鈍，在此一舉。楊田諸公深通韜略，暢曉戎機，諸事協衷商辦，以期妥善，不可視為兒戲。本帥准於二月初旬，改裝伴卒，督率大隊到省，商定大事。』」馬濛等商議，准於二月初一日，派馬天順、老紅褲等來圍打藩臺衙門」等語。圖當即前赴藩署，將上兩項消息稟知岑藩司，預備防閑。藩司含淚而云：「兵以糧為命，兵無糧自散。吾署內有護衛親兵四百名，每日要用糯米四市斗。現今只有糯米六七斗，兩日之糧都不有，馬鎮臺又不知那日纔來。若我無糧，兵一逃散，馬鎮臺縱然回來，亦恐不得進城。我兵逃散，賊又加多，省城不知伊於胡底矣！」圖見岑藩司為國為民，似此傷慘，不禁目擊心傷，稟知藩司：「今天二十六，明天二十七，沐恩假着馬鎮臺公館內要糧，請劉天元明早打發他所帶之親兵，各拿口袋，執着『署理臨元鎮都督府馬』之令旗兩三桿，來貞慶觀糧臺盤糧。沐恩儘招腳量發，勿論抬進若干，准於二十七日頭砲候，把由劉天元公館過端士街之民牆挖開幾處，將所抬進之糧米五市石七八斗，送進署內交收。」。案此處疑係記者將當時所說的話和後來抬進的米數，混合記載了，所以語意不夠明白。

二十八日雞鳴時候，圖奉到馬鎮臺由館驛跑來快信，進署稟知藩司，領去看糧，不禁喜如雀躍。言：「不

是糧，是金子。有糧，兵心雄矣！」以爲打着馬鎮臺令旗無人阻攔，可以多送矣。殊不知有奸宄通知馬濂，有與沐恩知交者，通知不可送，纔不肯送。馬鎮臺之快信，取與藩司看。『准於二十九日夜間，由昆陽水路而來。』但不知能得進城否？』沐恩已有回信，言小西門已用銀買囑細卒，守候開放。圖到臨時，在此招呼，想來易於進城，不致有誤。』

圖於二十九日雞鳴時候帶領十多人，先到小西城，安頓開門之細卒。隨至白馬廠，迎接馬鎮臺，帶領精壯兵將三千多人，東方將明時，得一擁入城。楊振鵬、田慶餘等來替馬濂求情，言：『已做壞，教他走了便罷。』省城一切情形，馬鎮臺於圖之稟內，已得明白。假對楊振鵬、田慶餘等說：『省城我也不敢在，官我也不好做，我是來接家眷回館驛，省中之事，你們四大翼長如何辦去辦。』伴催家人：『趕緊收拾下船，不要耽誤船家生意。』楊振鵬、田慶餘等言：『大人既只愛做官，不顧教門，一定要去，只好隨大人之便。』怒氣勃勃而出。馬鎮臺使圖暗知會帶兵將弁，『各人吩咐各人士卒：「午牌時候飽餐佩帶，聽我房頭上之大鑼一響，即分頭圍打，不得違誤。」』十多萬髮匪，逼城之衙署、菴觀、寺廟、民房俱已紮滿。我兵將磨拳擦掌，人人奮勇，個個爭先。自二十九日午時搜殺，至二月初一日卯時，半日一夜即搜殺罄盡。馬濂乘空脫逃。省城仍得危而復安，失而復存。

迤西半壁地方，被回酋杜文秀霸踞。自省城撫局定後，馬鎮臺三番兩次，派公正明白多人前往相勸，歸官辦理，總負固不從。四月內，又派圖同掌教十多人前往相勸。杜文秀言圖是馬鎮臺之親信人，言必聽而計

必從，若肯幫馬鎮臺挑擔，受伊一大偽職，圖又肯受伊一偽大參軍之職，方肯誠心歸順。」不然，你做你的官，我造我的反，反到那日，那日想我歸順萬萬不能。」圖言：「閣下擎天駕海之英雄，通權達變之豪傑，莫要愛人恭惟：「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宜居九五之尊，帝王之位。」人貴知幾，得風便轉。若趁此時，具稟歸順，上憲奏明皇上，喜其改過自新，自己與多年隨同出力之人得居高位，享厚祿，光宗耀祖，夫貴妻榮，留（流）芳百世，不致遺臭萬年，豈不美哉？若一味抗拒，得風不轉，到事弄覆，噬臍莫及，纔來懊悔，悔無及矣。馬鎮臺現爲朝廷二品大員，豈肯來受閣下之職？弟已是四品黃堂太守，又豈肯受閣下參軍之職？」我們同去之人有不知利害，有知而圖高興者，言圖之言：「太過決裂冲撞。」幸杜元帥量太恩寬，兩國相爭，不斬來人。不然，恐有來無回。」又有囑圖者，言：「元帥誇獎有見識，有膽量，若肯幫馬鎮臺挑擔受一大職，自己又肯受一大參軍之職，三迤穆民由此聯和，有福同享，有禍同擔，爾之富貴更比人強。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縱幫事鎮臺挑擔受職，自己挺身受職回省，馬鎮臺不怪責便好。倘若怪責，有我們做見證幫說，何必似此執迷不悟，而壞穆民大事也！」圖罵來囑之人：「我看你們不是仰體馬鎮臺顧持教門之婆心，來勸歸順，是來私通外國，賣主求榮，坑害教門。」我准於五月初八日，告辭回省銷差。」

凡事之吉凶禍福，成敗利鈍，必先有兆頭。初七日二砲時候，迤西一帶地方忽然山搖地震，比往常更覺顛險。衆掌教頭目驚恐異常，先來留圖等再寬住一兩日，又去勸杜文秀要依圖勸歸順。不然，恐離離難喇，卽似此一般。杜文秀亦畏懼依勸歸順，教馬參軍仲山約圖到上房，將如何歸順朝廷，如何三迤聯和，如何兩家結親換帖，諸事一一商議停妥。請圖幫擬一歸順稟稿，聯和約稿，馬仲山寫一換帖蘭譜。歸順稟，杜文秀差人

來省呈投。聯和合同，與田慶餘帶下。婚書蘭譜，託圖付回。聞城之大司，將軍，都督，掌教以及男幼（女）老幼，無不喜得手舞足蹈。

事既定歸（規），留圖與同去之掌教再寬坐三兩天。太陽已落，雨水又大，田慶餘一定要走。行到下關，橋樓上已鼓打三更。有鎮守趙州之馬春林專人跪（跪）信來：『請田進士等在趙州寬坐兩天，元帥還有要緊話說。』初十日，杜文秀大司金馬金寶來說：『我同馬鎮臺結親，換帖，聯和，是私情，受職是公事。若馬龍先生肯幫馬雲峯挑擔受職，諸事皆遵依而行。不然，仍將歸順、聯和合約、婚書、蘭譜件件退還。馬雲峯做馬雲峯的官，我杜文秀造我杜文秀之反。想我杜文秀歸順，除非黃河水清，不然，萬萬不能。』

圖回省，將一切情節，據實稟明。馬鎮臺云：『妙藥難醫冤孽病。逆西之事，遲早必覆敗矣！』

曲靖爲迤東入省門戶，被逆目馬連升跼踞。二年十月內，岑署藩司奉前撫憲徐委，先統兵圍攻未平，約馬鎮臺同辦。

三年正月內，馬鎮臺帶兵到楊林駐紮，向尋甸老總統馬盈、同子馬天順，要馬濛，反來幫邀恩討限。馬鎮臺問：『馬濛曾在家否？』馬天順回：『自在省鬧事後，即不見回家。有言逃上大理者，有言逃下四川者。望大人施恩賞限，弟定要孳獲，解交究辦，決不敢徇（徇）情護縱』等語。馬鎮臺平素爲人，心慈耳軟，面惡念善，問要討多少日子之限。馬天順回：『多則一年，少則半載。』我們人有與馬濛相好者，見馬鎮臺口鬆，亦在旁幫爲求情討好，不知利害。圖略讀詩書幾件，稍知法律幾條，不論親疎，不懼怨憾，當着在坐諸公，大張聲勢，拍拍

公案。辱罵：『馬濛一無知小卒，得馬鎮臺提拔，一步登天，做武定營參將，不思立功報效，膽敢做出這樣包天大禍！查朝廷法律，勿論何人，有傷害着知縣一員者，遇圍要勦八百里地方。況傷害着海外天子，封疆大臣，以及首府、首縣、官紳士庶，男婦老幼，不計其數！婦女被污辱而帶去者，難以悉數！所有財物搶擄一空！罪大惡極，天地不容，神人共怒，法律難容！聞得前幾日還在倘甸壩，與任順才打仗，不趕緊拿交上憲，按律究辦，顧持地方，反來討邀恩討限，真個是耗子倡貓睡，死活都不知！』馬鎮臺聽了圖之話，方把馬天順押起。同來之紳管掌教十多人，一概駭跑。馬天順與圖是換帖弟兄，跪在圖之面前磕頭，求賞臉莫押。王法不論親疎，圖已能做，已能踢馬天順幾腳，請將馬祥麟一併押起。馬鎮臺拍拍圖之脊背，攜手走出大門外，問是何主見，如何發落。圖當憑稿公蕭文波等說：『馬濛是你委署之官，幹出這樣包天大禍。皇上按律究辦，你豈能辭其咎？茲將馬天順、馬祥麟一併押起，跟他們要馬濛。馬濛是馬盈之妻姪，馬天順是馬盈之親子。人豈有不顧親子而顧妻姪者？況馬濛之姑母已死。馬祥麟是馬盈之乾孫子，不甚愛惜。明日馬盈必定請人來求放馬天順回去，同拿馬濛。馬祥麟解上省管押。大人說：『馬祥麟身強力壯，放他回去同拿。馬天順氣衰力弱，難於同拿。況他與馬濛是同謀逆之人，要解上省管押。限你們一個月，若將馬濛拿獲交來，將馬天順放回。若拿不獲交來，先殺馬天順抵罪。』似此辦理，水緊魚跳，案纔易於了結。圖之愚見如斯，是否有當？憑大人裁度施行。』馬鎮臺與部下各色人等，皆稱贊不迭。

次日，馬鎮臺差官把馬天順解上省管押，下尋甸安慰。路過大營冲，該處掌教紳管留寬坐幾天。纔坐到三日夜，馬盈即將馬濛拿獲解來。馬鎮臺指罵馬濛：『你一個無名小卒，我提拔你，忽然間做到參將，官至二

品，也不爲小。你不思力圖報效，敢幹出這樣包天大禍，帶累於我，真個是人面獸心，忘恩背義之小人，實在令人可惱可恨！馬濛回：『我一無名小卒，不知道朝廷法律，被人刁唆主使，昏昏顛顛，闖出這樣包天大禍，雖千刀萬剮，粉身碎骨，亦是應得之罪。但老馬龍，我與你無冤無仇。你圖保舉做官，大人到有心饒我，你硬抵死要辦。我死在陰曹做鬼，都不饒你，你插翅亦飛不去。』次日馬鎮臺差官帶兵，將馬濛解上省監禁，將馬天順放回。

馬鎮臺將尋甸安慰好，下曲靖，將馬連升拿出正法。城池克復。

岑藩司與馬鎮臺商議言：『曲靖府屬漢回，互相戰鬪數年，仇怨一時難消。欲久安長治，必須將曲靖府屬回民，拔歸尋甸州城廂內外住坐，將尋甸州城廂內外漢民，拔歸曲靖府屬住坐。其田地互相掉換耕種，方不致另生枝節。但安插之事緊要，必須幹員辦理。』言圖爲人信義謙和，辦事公平正直，會同札委充當迤東總統，即駐紮尋甸道署，辦理安插事宜。三教人民均遵約束化導，相安無事。

尋甸人有幫馬濛報仇，馬天順洩憾者，將圖之床下地板挖開，藏火藥兩桶，欲把圖與書識一人，護衛親兵十人，一概崩死。圖聞得火藥氣臭，挖開地板看，是用火繩做引線，性慢。若是用紙條包火藥做引線，性急，一概崩死矣。安望活到今日乎？當即經報老總統馬盈，查拿究辦。此是幫他們報仇洩恨有功之人，豈肯查拿究辦！

四年正月內，圖安插之事辦竣，回省銷差，蒙四大翼長仍委在太平倉辦理糧臺。岑藩司即駐防曲靖。

馬鎮臺撤兵回省，路過馬龍州，在何有保公館內歇宿。飯後，寬坐閒談。馬鎮臺問門生牛世有：「牛官，你談衛林提臺多年，所言所行之事，諒必一概盡知。同治元年正月內，兩位大人有書請我，只容帶五個人進城，在咸甯寺商議公事，是好意是歹（歹）意？今已年久月深，你我師生如同父子，無妨直言。」

牛世有心直口快，言：「老師不問，門生不敢言。既問，不得不言。兩位大人見戰勝都傷亡着，能征慣戰之將弁，言只可以智取，不可以力敵。因傳齊衆將弁商議。林提臺部下有得力將弁三十員，每員挑選勁練十名，其挑選三百名聽候。將咸甯寺收出，教附近人家搬開。」擒賊要擒王。馬現雖是回賊之王子，有勇無謀之鄙夫。我們甘言蜜語的，寫一信去喊他某日某時帶領五人進城，在咸甯寺商議公事。他以為英勇無敵，必定敢來。我們兵將，弓上弦，刀出鞘，內外埋伏。如他一來到，即領進咸甯寺，遇圍放火焚燒，將他與帶來之五個小毛賊燒死。即大開城門，將來省之賊殺完。各處回賊聞風散（髮）膽，然後發兵各處勦洗，不難滅盡矣。」人人皆稱此計甚妙。林提臺說：「此計雖妙，十回九奸，恐有奸回識破，畫虎不成反類犬，白費心力，落得奸回好笑。」徐撫臺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頭夜寫信來請，次早，又派十多位大紳耆來接。老師直爽，轎子也扎起，衣服也穿好，派人背起小少爺要走。有一個矮矮胖胖年紀四十多歲，出一口八字鬚之人，把老師打了幾掌，衣服也撕濫，轎子也打壞，轎夫也打跑。派來接之十多位大紳耆只得退回。兩位大人知道，激得怒髮沖冠。林提臺即要寫信與老師：「若將阻攔之人殺了纔撫，若不殺了，斷定不撫。」徐撫臺說：「賢弟不要性急，大事要緊。一個小害回子，算什麼東西。我們這多兵練在城，教馬現帶五個人進來，豈有不疑懼之理？你那日出城，拜會馬現。二更時候，衆人不見

回來，驚慌無比，催我差官去接，言京中有夾板來。何嘗有甚麼夾板來，不過是怕你受人欺侮。馬現有這大威武，此人敢打罵阻攔，必是他親信人，纔有此膽量，纔敢似此行爲。我們兵練既多，糧餉又缺，捐輸難掛，怨聲滿城。不如寫一信與馬現，教把阻攔他之人明日打發進城來見，看看他之言行動靜，稱稱馬現之性情心術。若可以撫和，卽與此人挑擔撫和，免得常動干戈，損兵折將，耗糧費餉。皇上有南顧之憂，愚兄鄙見如斯，不知可合賢弟尊意否？」林提臺說：「得似此了息，好到便好，但只是平（便）易阻攔他之毛賊。」徐撫臺說：「宰相肚裏撐得船，事寬必完。到事了息後，教馬現從嚴懲辦也可。」

馬鎮臺聽了牛世有之話，跳躍起來，拍拍圖之脊背，言：「打虎還是親兄弟，上陣還要父子兵。吾兄之高見卓識，愛弟之深情厚義，實在令人銘心鏤骨，感激不盡矣！」

四年三月內，馬鎮臺實授雲南鶴麗鎮總兵篆務。五月接到貴州來信，知新授雲貴總督勞，已到貴州。差官賈文書去接，並將拿獲逃逆馬傑咨請具奏。五月內奉到勞咨，零刷處死。當卽將該逆綁赴法場，恭請王令，請司道監刑，零刷處死。將首級割祭潘忠毅公之靈，然後懸竿示衆，實足以彰天討而快人心，欽此。欽遵在案。

四年九月內，馬鎮臺將黑井、六井鹽務，包與河西馬老他郎等辦理，每月解完課銀二萬兩。札委林奏勳、馬安國駐井，辦理鹽務。札委圖與馬繼盛駐省，辦理鹽課局。老他郎等又稟請馬鎮臺言：「鹽課一局，任大責重。若辦理不得其人，公私貽害不淺。」言圖「爲人信義謙和，辦事公平正直，素爲人所佩服。請再另札委專

辦，庶公私兩有裨益。」若圖不肯專辦，伊等亦不敢包辦。圖無才寡能，屢辭不敢專辦。馬鎮臺再三面諭言：「吾現奉旨諭，督辦雲南全省軍務。本省軍餉告匱，外省協餉未到，專賴此項鹽課接濟軍餉。稍有貽誤，關係匪輕。老他郎等又連名稟稱，爾不肯專辦，伊等亦不敢包辦。軍餉迫切，爾只管專辦，勿庸推辭，決不與爾作難。」方敢奉委。

自奉委專辦後，辦井林馬委員常來信催備銀解井，發給灶戶薪本，借給灶戶家用，方好催踴躍煎鹽賣銀。應辦各事，只得盡心竭力，認真專辦，不敢疎懈。至年滿卸事後，衆委員與副本之人將賬算明。黑元永三井灶戶，除領清薪本銀外，長借用林馬委員銀一萬九千九百九十餘兩。圖經手借墊出銀一萬五千兩零。老他郎造簿交圖，收討此項灶欠抵補。

五年，馬鎮（臺奉）上諭署理雲南全省提督軍門，並賞賜法什尙阿巴圖魯勇號，欽此。欽遵在案。

六年正月內，馬軍門統兵西征，路過井地。衆委員與副本之人隨同到井，向灶戶追討。該灶戶裝窮，請馬軍門幫讓去銀四千九百九十餘兩，立約向馬軍門借銀一萬五千兩還圖。

是年，六井鹽務，馬軍門札委河西候補知州馬秉公辦理。馬軍門當憑衆委員與副本之人附（份）附馬秉公，言圖所墊出之銀，係向人所借貸者。『現有人告着他，請幫追還。爾每月由發給灶戶薪本項下，替扣銀五百兩，還圖手收還人，免得受人具控，不得短少』等語。

馬軍門於五月內，聞得省城有賊窺探，撤兵回顧，道經井地。圖隨同到井，請馬軍門替向馬秉公追究灶戶扣款。馬秉公稟稱：『該灶戶等見姚州鎮南兩路軍情失利，賊有覬井困省風聲，不容扣除。若一定要扣除，

鹽卽不能煎，課款不能完矣。所以分釐未容扣得。」馬軍門教圖勿庸追逼，馬秉公亦勿庸強扣，「吾既借灶戶幫還，遲早定幫還清。認真催灶戶踴躍煎鹽完課可也。」

七年，馬軍門奉上諭，實授雲南全省提督軍門，並榮封四代，欽此欽遵在案。

六月內，馬軍門札委圖駐紮呈貢釐局，抽收釐金，代打探消息，稟知防堵。諸局事務浩繁，在前奉委抽收委員，每月解繳銀四百兩，錢一百七八十吊，卽以爲收得多。圖每月解繳銀一千一二百三四百兩，錢三四百五六百吊。有知己親友勸圖，不要如此多解繳，恐前後奉委抽收釐金委員怨憾，有失和氣。圖只圖討馬軍門之喜歡，不怕前後委員之怨恨。

二 料資義起民同

臘月二十五日，新興總統李仲日落到省，來對圖說：伊於二十四日未刻到昆陽，去見楊振鵬，見合國安、馬天順、馬戮四、馬雲龍、馬學林等一堂坐定，問：「列公下來，有何公幹？」馬天順等皆笑而不言。惟合國安怒氣勃勃，貓鬚直立，口中尿出，拍拍棹子，大張聲勢，亂噪胡罵，言：「明人不做暗事。今楊三阿洪已受杜大元帥大司略之職。我們下來，一則跟楊大司略道喜，再則約齊過紅，有福同享，有禍同擔。杜大元帥有龍鳳之姿，天之表，不久卽要居九五之尊，帝王之位。處已深仁厚德，待人恩寬量大，我們業已具稟歸順。馬現這個大黑賊，大強盜，用人時輕爲人屈，不用亦輕棄人。我們已指天日以盟誓，永遠斷不挨他。要想約你，怕你不從。但今日我們幾人在此，所言所行之事只有你聽見。馬龍那個老豬，是馬現之申公報，你有話不要對他說。你若對

他說，他告知馬現，奪破我們網，與你翻臉，就怪之不得。」李仲說：「你們行你們的事，與我何干？」楊振鵬催合國安等趕緊回省行事，切莫有誤。看其光景，合國安等要與馬軍門作對，只在目前。龍翁與馬軍門骨肉至親，非別人可比。我回家去，你即去稟知馬軍門留心防備，不可大意。」

圖送李仲回家去後，即忙去提署內，見合國安等在花廳內圍着馬軍門考（燒）火。馬軍門問圖：「你此時還來，可有話說。」又催不說。涼亭牆邊靠着梁士美帶兵來保省傳牌一塊。合國安等皆一字不識，推去看牌。圖得空，將李仲所說之話，一一稟明。馬軍門言：「合國安等，我待他們不薄，未必敢似此行爲。」圖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只消傳李仲來問，便得明白。」

馬軍門聽了圖之話，一夜情激難安。次早，即差人來，教圖約李仲去吃早飯。馬軍門將圖所說之話問及，李仲據實稟明。馬軍門言：「我再不防合國安等似此忘恩背義。」教李仲挑選四十名親信得力人護衛，糧餉我加倍供給。」即發軍器四十件與用。

六年臘月內，合國安馬軍門先派他帶兵數百，去紮西嶽廟。他不稟知馬軍門，忽一夜間，移來紮魯班殿。要想紮大東門，截斷宜良一帶糧路。馬軍門識破奸情。一日早，即使人去魯班殿，把合國安哄出殺死。他所帶之兵，即一概跑散矣。

七年正月內，有迤西回會杜文秀遣僞大司十八人，領賊二十四五萬，來奪省城。兵臨城下，將在濠邊，軍務緊急非常。城中僅有馬軍門領兵一萬五千坐鎮，安危存亡繫焉。閤城之官紳士庶男婦老幼，皆變顏色，

膽戰心驚，坐臥不安，飲食俱廢，恐千數百年之城池失於西匪之手。馬軍門言：「一將當關，萬夫難入。若我死了，恐難保全。若我不死，斷難失陷。你們只管放心，高枕無憂。」一有人來報賊攻打某處，六砲一響，馬軍門即領兵出城。圖雖一介書生，即披堅執銳，隨同上陣交鋒。當兵刃既接之時，鎗砲交加之際，見賊專關馬軍門，軍門又肯輕身赴敵，恐遭毒手，不顧性命，上前用手摟護馬軍門脖子。被賊砲將圖右手膀打斷，左足膝跌破，撲地昏死，片晌方甦，醫治數月始愈。骨取去七塊，子養活在此，兩耳覺微震聾。天氣陰寒，遍體疼痛難支。但爲人臣者，當國家有事之秋，正英豪出力報效之日。縱戰死沙場，用馬革裹屍而還，亦死得其所矣。

新興地方，馬軍門放馬鳴鸞。李仲爲總統。該二人貌合情疎。值西匪困省之時，軍務吃緊。馬鳴鸞奸惡，欲乘空奪李仲總統之權。一日請李仲食早飯，先挑一二十得力亡命徒，在大門左右埋伏。飯畢送客，纔送至大門。李仲良善，不知有計，埋伏齊出，將李仲登時殺斃。有人來報，馬軍門激得五孔流血，七竅生烟，即要帶兵去打。衆人恐激成內亂，勸事清纔辦。馬鳴鸞知馬軍門必懷恨難容，撤回在高家祠堂駐紮。楊振鵬等即圍起燒死，家傾嗣絕。可見天道好還，報應不爽，固所宜然。但李仲乃忠臣良將，無辜被小人謀害，實在令人可悲可嘆。

馬軍門於八年四月內夜間，領兵攻打賊紮五華寺之先鋒營，被賊六兩四錢重之大砲子就小肚打腫，萬分沈重，幾乎性命不保。先請新興道人來醫，言要吃藥釐散，越釐越腫。圖每日天亮時候，即去瞧看。老姑太言：「你兄弟之傷，被道人醫壞了，疼痛難支，欲尋自盡。你手上之傷，是那位先生幫醫好？何不去請來醫？」圖即去請李子駿來醫。言要吃藥釐出頭纔好。馬軍門言：「你四五天幫我吃藥釐得出頭醫好，當憑老姑太馬龍說，謝你銀一千兩，掛你匾一塊。若醫不好，要把你殺了。」李子駿說：「大人似這樣性急，我不敢醫。」圖言：

「醫有割股救人之心。當憑老姑太說，大人壽算長，先生時運好。你若醫好，賞號算你的。若醫不好，岩（挨）殺，我抵着。我若說白話哄人，火焚雷殛。」李子駿方纔敢醫。請把藥加重，儘吃儘嚥。纔四日夜，即腫出頭，膿淌不少，昏死片時。次早鬆脫，賞點銀回家，每日早晚來幫換藥，半月即可以扶杖行走。屢求賞號，未肯發給。直待到十三年正月內，纔發給一千兩銀之札子一道，教自己下湖北請領。李子駿言：「我有八十歲之孀母在堂，又缺少資斧，焉能親自去請領？」

八年八月內，省圍解後，有人冤誣黑元永三井灶戶說馬軍門閒話。札調灶紳李明遠、鄧芳、李永義等來省算賬。該灶紳等怕馬軍門怪責傷臉，稟請制臺劉嶽昭在督署設席，將賬算明，共借欠馬軍門銀八萬三千兩，連借欠圖之一萬五千兩銀在內。立借約一張，交馬軍門收執，銀陸續湊還。灶戶向馬軍門借還，屢要未幫還出。圖只得仍向該灶紳李明遠等追討。馬軍門吩咐該灶紳等：「你們借欠馬龍之銀，他是向人所借貸者。現有人在我處告他，請幫追還。你們向我借還，我飭令馬秉公每月由發給你們薪本項下，替扣銀五百兩還他。你們見姚州鎮南軍情失利，不容馬秉公扣還。你們准於本年冬臘月，先將借欠他之一萬五千兩，湊還他還賬，免得與人告他。該我之六萬八千兩，緩後又還亦可。」該灶戶得圖關切之事頗多，於冬臘月果撥一萬兩銀之鹽還圖。馬軍門奉旨諭，辦理新興、東溝軍務，又要借做軍餉，緩後又還，豈敢抗違？

十年、十一年，馬軍門將兩處逆目田慶餘、馬瑞亭等，先後擒獲正法，城池巢穴克復掃平，撤兵回省。

十二年，全省軍務肅清。圖於各案內任事，尤爲出力，蒙游保斯職，留貴州補用。

十三年，馬軍門奉旨進京陛見。飭圖請咨，隨同進京，還銀引見。不驚喜如雀躍。正月杪，由滇省起身，三月杪到湖北。八月中，到上海，換大火輪船坐。九月初，到天津。馬軍門去拜李中堂，蒙優禮相待。有雲南鄉親李午亭、者子三，素爲中堂所信服之人，對馬軍門敘及：「中堂乃朝廷耳目股肱之大臣，倚托治平之元老，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爲人恩寬量大，待人推心置腹。常言閣下在雲南居官辦事，皆忠君愛民。雲南不有閣下，萬難保全。勿論在內在外，稱贊不迭，欽佩莫名。古今官場，要有大靠背，方好放心做官，放心應事。如閣下在兩湖要餉之利（厲）害處，中堂之大胞兄李制軍有信與中堂，教照信具奏，以防不測。中堂將信與弟等看，弟等當即面稟閣下忠勇直爽。」在雲南有事之時，尙且爲國爲民，忠心耿耿辦事。今一家人都帶領在外，纔來棄順從逆，未必有如是之庸愚也。他不日即要到此，晚等定將所有情節告知。倘他有一差半錯，晚等兩家認保。」中堂愛將如寶，言：「吾亦不以吾兄之信爲然。」如閣下肯拜在中堂門下，弟等先爲稟知。」奈馬軍門心高氣傲，旁若無人。若聽李午亭、者子三之言，肯拜中堂爲老師，張兆綬之事誰人敢動？奈不肯拜何！

九月初間，馬軍門由天津帶領家眷，一直進京，不知迴避。中堂差者子三趨到三十里之路，跟說：「自古及今，凡外省之督撫提鎮，未有帶領家眷，一直進京陛見引見者。中堂請閣下在離京天把路上，打所公館，將家眷寄下。陛見後，纔來接進京。若一同領起進京，皇上知道，恐干未便。」足見君子愛人以德之至意。如此之人，奈馬軍門不聽忠言，不肯尊敬何！

初七日，到城外天王廟駐紮。十五日，請鄉親京官戈最山，將諸事辦理齊備，始搬進關聖廟住宿。十六日

黎明時進朝，見，頗稱其旨，曷勝欣慰！去拜諸王公大臣，均蒙優容相待。在雲南身上所帶之傷，恭親王教處處脫衣與看，殊深憫惻。二十日，馬軍門仰蒙兩宮皇太后、皇上天恩，調補湖南提督。二十二日，又奉旨諭：「自今以後，凡各省督撫提鎮，有來京陛見引見者，恭逢兩宮皇太后、皇上聖節，均着在永甯宮聽戲三日。文官以湖北巡捕（撫）翁同爵爲始，武官以湖南提督馬如龍爲始。永遠勿替。欽此欽哉！」欽遵在案。十月初十日，恭逢慈禧聖太后聖節，馬軍門先詣（謁）慈甯宮，隨班行禮；後詣（謁）永甯宮，聽戲食宴。聖恩如此隆重，開從古未有之風，體面之處難以言傳。

臨安有一散練張兆綬，未見帶人，幫馬軍門辦過事，出過力。馬軍門以官場爲兒戲，忽札委署昭通鎮總營參將篆務。小人一旦得志，肆行無忌，戕官搶民，勾結賭拱，籌苗匪陷城。有大受害之曾景福，進京叩關。皇上有旨：「着各省督撫，飭屬查拿。何處拿獲，何處正法。」圖知此情節，屢勸馬軍門，不要容他進京，恐其帶累。反當面羞辱：「張俊，你要買甚麼東西，來拿銀去買！只管放心，同我進京。縱有天大之事，自有我一人力承擔。」你既有此大富大貴之人抬舉，又白得銀二千兩使用，你到京就要知迴避。更目中無人，洋洋得意，三個成羣，四個結黨，入茶房，進酒館，頑姑娘，鬧相公，觀燈看戲，快樂無邊，樂極生悲。有鎮雄京官陳維周、李肇南、曾景福等，知他在馬軍門處，念屬鄉親，約來拜會，請將張兆綬交出，送官究辦。交不交，又不好好答應，反出惡語傷臉。纔到具控，坊上誘出，送交刑部訊辦。馬軍門用銀，托在內稱事之人來報：「該犯官張兆綬，頭次供稱：他在鎮雄所有之事，只消問馬受、馬成、馬龍，便得明白。二次，他在鎮雄一切之事，只消問馬龍，不必問馬受、馬成。」報事人去後，馬軍門喊圖去說：「我只說在雲南同辦事一場，約請各來京，給銀引見，到省候補，得一官半職，遂遂

志願。不防因我之事，反帶累你們。我一家人已沐浴，聽候辦理，說之不盡矣。」圖見一家七八口人，皆變顏改色，淚流滿面。勸其：「只管放心。法律上原有兄犯法，弟可以代罪；弟犯法，兄可以代罪。那個不認得我是你兄，你是我弟，勿論斬絞徒流，定個甚罪，我馬龍認一力承擔。如若推辭，不是真主奴婢，聖人教生，馬家祖宗之後。」是夜二更時候，部差執牌來傳。二位刑部尚書大人到齊，傳馬負圖與張兆綬對審。二位大人明鏡高懸，秋毫洞察，言圖係冤誣，勿庸置議。親友有見之傷心者，圖亦疑爲有凶無吉。馬軍門不聽忠言，帶累革職留任。張兆綬身首異處，亦是應得之罪。

凡在雲南幫馬軍門辦事出力之人，皆多多給銀引見。獨圖隨同辦事多年，帶傷幾次，同在京四月，上朝七次，不肯還銀引見。其心太過狠毒矣。

京城有一回教黑老太爺，馬軍門與他不過萍水相逢，即一時間高興，許借伊銀三萬兩，開玉石行。馬軍門還要在京遊玩。刑部尚書桑，係圖老師，教催陞辭出京。「若再在京，惹出別樣事來，我就不能管矣。」馬軍門聽了圖之話，推拜客，一溜烟出京。黑老太爺知馬軍門業已出京，寫一萬銀子借字一張，兩萬銀子借字一張，隨至蔡邑，隨着馬軍門。馬軍門教圖寫三萬銀子撥飛，交伊拿回京，教馬杏樓由乾盛亨號撥銀三萬兩，與黑老太爺。圖不寫。伊許留銀四千兩送圖，亦不寫。馬軍門還罵鷄鷄。圖假言：「伊在京中，言與馬杏樓等聽。大人此次之事，不得他在宮中，幫把恩邀准，莫言還得官做，恐全家性命都保不住。」馬軍門反當面羞我，拿千多銀之烟漿珠寶玉器送他：「銀子我到任定匯來借你，決不食言。」伊回京，對馬杏樓，馬受、傅習等說：「馬軍門有恩，馬龍這個老賊無情。他明年必來京引見，我要與他把命拚了。」財帛原有定分，黑老太爺來年不

幸病故，若圖肯寫此信，與馬杏樓撥給，伊之兩萬六千兩銀白得，圖之四千兩到手，馬軍門之三萬兩付之東流矣。今日想來，圖太過癡迷，命該受窮。若在別人，吃之還嫌少。

光緒元年正月內，圖同馬軍門由京行抵湖南省城外，在舟中打坐月半。大莊老祖讓催馬軍門到任。馬軍門說：『兩三百人跟起走，拿甚麼開除，打發回家？』新太太楊氏說：『何不使馬陞去跟撫台要幾萬欠餉，帶着去用？』大太太白氏說：『馬陞拿帖子，還倒拿着。會說個甚話？會應個甚事？我聞得人言，馬龍之米湯灌得好，何不使他去灌？』

馬軍門聽了大太太之話，喊圖去吩咐：『你明日去拜拜韓協臺，請領去拜拜撫臺，言：『雲南跟起馬軍門來要墊款、功傷卹賞、借項之將弁、親朋、商號，兩三百人，言出門日久，請給清款，以便回籍應事。馬軍門因天氣寒冷，傷疾舉發，步履維艱，特請長沙協韓大人領職員上院拜謁，求大人發幾萬欠餉，以便發給伊等回籍，各應各事，是所切禱。』』王撫臺云：『吾去年三月內，同李制臺准雲南巡撫岑咨云：『今雲南提督馬如龍奉旨進京陛見，來請兩湖欠餉以資使用，發給兩萬可也。』』吾與李制臺也不以岑撫臺之咨文爲然。已發給十二萬，還坐守追逼。彼此做朝廷大官，幫朝廷辦事。你拿着雲南岑撫臺來請餉之咨文，只可發給二萬兩。吾與李制臺商量，倒發給十二萬，還坐守追逼，言他之餉是皇上由兩湖撥給，吾與李制臺不過借手辦辦，那個肯白貼。怒氣勃勃，不辭而出。在城內租公館，將帶着之兩三百人移進城坐。三個成羣，四個結黨，披甲帶槍，進茶房，入酒館，估買估賣，酗酒滋事，只得派官帶兵，守城查街，思患預防。李制臺恐有變故，寫信與弟中堂，請照信具奏。幸得雲南鄉親李午亭者，子三，兩家保起。不然，若一奏進，則凶多吉少矣。雲貴總督劉嶽昭在京聞知，即

陸辭出京。由襄陽繞道而來湖北，代爲周旋，請每省再發給肆萬，共發給二十萬。自今以後，兩湖欠雲南之餉，雲南差官奉着督撫咨文去兩湖請領，見文發給。雲南欠馬軍門之餉，馬軍門差官奉着馬軍門咨文，回雲南請領。各清各款，免得受逼。業經奏明皇上批准在案。今又來請領，礙難再爲發給。等語。圖再三婉懇。王撫臺云：「煌煌旨諭，固不敢違。同寅官情，亦宜通融。只好再發給一萬兩。」馬軍門尙要多發。圖言：「要想魚吃，把線放長些。況此餉已奏明皇上，不得向兩湖請領，兩湖亦不肯發。今又發給一萬兩，後事易爲商酌。」圖到協署，同韓協臺說：「多蒙大人費心，何日能報馬軍門命弟懇求，欲與大人結爲金蘭手足，望其賜光。」韓協臺先辭後允。

圖回到船上，馬軍門問及言：「已許發銀一萬兩。圖言：『官場之事要有大靠背，方好做官，方好應事。王撫臺乃匡時碩彥，命世鴻才，將來位兼師保，職晉公孤，爲聖天子倚托治平之大老元臣。圖亦欲大人與之結爲雁行，業已說好，明早將年庚開好送來。』」馬軍門不欲與之相交，罵與合正甲等聽：「王撫臺我不有教他幫說，我要與之換帖。我只有教他與韓協臺說。他低三下四的，處處拿我去巴結人，連王撫臺也說上。你既要求與他換帖，到餉領清後又換。此時就換，與人說我去巴結人要餉，實在令人可惱可恨。」合正甲等說：「我們要問他，不有說，莫說。既說，只好寫蘭譜去換。人人稱之曰馬師爺，纔應頭件事，不要與他失其口齒，後事方好應辦。」馬軍門罵圖之話，先就有人來告知。合正甲等不肯說。圖罵與合正甲等聽：「經上說：謙下是聖人之本然，高傲是母哪廢障之性格。書上說：謙受益，滿招損。李中堂是當下之第一人物，皇上耳目股肱之大臣。他到天津，李午亭者子三，以爲是雲南鄉親，勸他拜爲老師。他心高氣傲，旁若無人，不肯去拜。故張兆綬之事，有

人挑動，帶累他背處分，受驚駭。張光綬岩（按）刀。圖一個四品黃堂，咬賴到刑部案下對審，幸得老師關顧。不然，命登鬼錄矣。我欲他與王撫臺拉好，官好做事，好應與他好，與我有甚麼益！像這樣糟踏，實在令人心寒。我在雲南，與他忠心耿耿辦事。早即有人對我說，他是非不明，賞罰失當，只可以同患難，不可以共安樂。我念其同宗共祖，惟知盡心竭力辦事。他把我不當數，我要收拾回家去，免得戳他的眼，障他的氣。『合正甲等再三婉言勸解：『你們老兄老弟說的說，聽的聽。三代可記得？』我言：『他之三代，馬受翁常幫寫與人換帖。我在京中料想此事必有，請馬受翁開一帖帶起。』只得忍着氣，含着淚，請由常德派來接他之稿公寫蘭譜兩扣，一扣與王撫臺換，一扣與韓協臺換。老祖遺王氏，馬受寫成金氏。祖母金氏，馬受寫成王氏。他無心做之事，是我壓着他的頭做。五少爺唸與他聽，他拿兩手指頭抹些墨，把兩扣蘭譜抹的黑洞洞，把我之九祖萬代都罵翻起來。我收拾要走，他看見，又教合正甲等來攔。我只得又另寫蘭譜兩扣。他自己拿起，我教馬為麟不離左右瞧着他，可有同王撫臺換帖莫有。

是日，王撫臺知他要去換帖，命文武大小官員排班伺候。馬軍門到署，見禮畢，呈帖後，請領到上房拜老太太與太太。轉回客廳，分賓主序坐，換茶數次，閒談多時，心氣相合，肝膽相照，依戀難捨。臨別時，馬軍門說：『弟在雲南做官多年，諸事暗昧，禮貌空疎。望吾兄念屬手足，隨時隨事，為之指點，俾得遵行，免致貽譏固陋，實為德便。』王撫臺說：『人言吾弟勇有餘，而言不足。聽聽此時之言，比兄高得多矣。欽佩欽佩！』馬軍門說：『弟因公受累之處，諒必早在吾兄洞鑒之中，非吾兄莫能援手。』王撫臺問：『賢弟兩湖欠餉，尚有若干？』馬軍門回：『約有六十萬之譜。』王撫臺說：『賢弟好好做官辦事。此項欠餉，兄另幫奏請皇上發給。如若不

准兄以己面廉俸抵補，決不虛言。」馬軍門又到協署內送帖，略坐片時，辭回。馬軍門得王撫臺這般親敬愛厚，說與太太們聽，命人來請圖，同飲酒食飯，歡談至三更時候纔散。次日六點鐘時候，王撫臺韓協臺來送蘭譜。惹回後，兩院太太同來回拜，留坐待飯。馬軍門仗義疎財之處難以言盡。

自有此交，馬軍門兩湖五十九萬五千兩欠餉，復幫奏准，報効一半，發給一半，領得二十九萬五千兩。馬廣惠繳憑逾限，革職處分，復幫奏准開復，仍留原省補用，並免繳捐復銀萬數兩。馬廣文札委在營帳學習武巡捕，官階保至副將。馬軍門二週年，教設孝堂，賜帳祭奠。如此深情厚義，生榮死哀，馬軍門父子不知前世有何修積，今生際斯隆遇？求之古今交道中，實在罕聞而罕觀也。馬軍門之子子孫孫，若能久而敬之，受賜無疆矣。此即圖低三下四，拿着他處處巴結人之不好處矣。

三月初三日，解纜開船，揚帆而上。沿江一帶皆扎官廳，文官武將呈投手本，履歷、輿圖、憲綱、穿靴戴帽，頂盔貫甲，揚旂擂鼓，打槍放砲，鋪毡結綵，唱名跪接。男婦老幼擁擠觀望，牽羊擔酒送禮者絡繹不絕。其榮耀體面之處難以言盡。馬軍門諸事任性，全無體統。人家扎官廳在這邊接，他偏要從那邊過。有時間拿船家之小草帽，通個洞帶起，與撓夫划船。不會使力，幾乎把撓夫擠下船淹死。過了幾處，人家知道是這樣性格，皆坐視不理。有情趣者弄得沒情趣。

十六日，行抵常德府。十七日辰時，接印視事。一切官場之事，不容照成規舊例辦理。做湖南省一任提督，文武兩廟不有拈過一次香。坐朝日子，忽去忽不去。把圖與稿公巡捕，為難到萬分。

常德地方有十三批梁子，二十四號砲船，一年有五六萬銀子之出息，是提督所當管帶，所應得之出息。馬軍門，梁子不與自己之親信人帶，出息自己也不要。不惟自己吃虧，還被人怒罵。

湖南提督衙門有兩處，一處在常德，一處在辰州。上半年住辰州，天氣炎熱，以圖避暑。下半年住常德，天氣寒冷，以圖避寒。馬軍門做一任湖南提督，只在常德，未到辰州。

常德提督衙門，自漢時建蓋。至康熙十七年，修補過一次。馬軍門光緒元年來做提督。一時間高興，要全行拆毀，從新另蓋。咨請湖南巡撫王，派員領各行匠人來估，言用銀四千兩即蓋得好。後用去銀八千兩方纔蓋起，多用去銀四千兩，咨請兩院找補。旋據咨覆：「聞得馬軍門有言，我來此處做官一場，此衙門已多破濫，我要全行拆蓋。用銀若干，縱大處一兩不發，我也要蓋。今大處已發銀四千兩，業經皇上批准在案，礙難找補。」等語。馬軍門只得忍着氣，掙着臉，貼去銀四千兩，方蓋得體體面面。三十六營匾對掛滿，其華美壯麗之處，比前更加倍奪目。

光緒二年二月內，由京來一道旨諭，是雲南將官馬青雲等三十六人叩關，言：「現任湖南提督馬如龍，尅吞兵餉九萬三千兩，以飽私囊。懇請由兩湖欠餉劃扣下，自來請領分發，俾得均沾實惠。」等語。馬軍門先以為兒戲，到圖細細明解出，纔驚訝起來，拍拍棹子，亂叨亂罵。言：「馬四賊，你不得我照拂，莫言保大官，發大財。你在臨元鎮當兵，吃一分馬糧都吃不上。想像今日如此軒昂，萬萬不能。你與我係堂兄堂弟，知道別人要告我，你還要阻攔，纔是你為人道理。你不惟不肯阻攔，反出名頂詞叩關，似此忘恩背義之小人，真禽獸不

如，實在令人可憐可憾！」

馬軍門要將前請兩湖督撫，另擬奏准撥餉咨文更改，不說是將弁墊款、功傷恤賞、親朋商號借項，說是自己變賣產業，墊出圖言：「恐皇上怪責兩湖督撫謊奏。督撫各顧各之考成，拿着你之咨文，與你翻臉。言你是變賣產業，不是將弁墊款，功傷恤賞，親朋商號借項，必是尅吞兵餉，就是尅吞兵餉也未必有如是之多，必是造反搶擄得來，不惟下欠者不發，即已領得者要追出來充公。弄到那步田地，有口亦難分辯。不惟財帛吃虧，局面亦不好看。」衆稿公議：「此案關係重大。一則關乎軍門功名身家，再則關乎師爺聲名。三則關乎稿公衣食。要趕緊斟酌辦理，明早即要發摺。今已半夜，若再議論不定，恐辦不出，欽差等不得，一去，後之吉凶即難以逆料矣。」圖與馬軍門爭辯：「若依你要更改前之咨文，我斷定不敢辦。若依我不更改前之咨文，我方纔敢辦。辦得好，有福算你家享。辦不好，有禍算我家攬。我若推辭，全家被火焚雷殛。」自卯時爭辯到子時，太太說：「大爹是自家家人，豈有不愛好之理？他要如何辦，隨他辦。」馬軍門纔勉強答應，教太太把印請出來。圖與衆稿公商議，照前咨文，連夜辦好蓋印。黎明交欽差，賡回京去呈投。

自辦去後，馬軍門總捏着一把汗，放心不下。仰蒙聖恩浩蕩，四十二天批回：「前兩湖欠餉，一年撥給二萬五千兩，做四季請領。因馬青雲等叩關，每年撥給四萬五千兩，仍是四季請領。」旨諭纔到，內外上下之人無不歡欣鼓舞。誇獎圖有膽量，有見識，可以做得高官，應得大事。

光緒二年臘月內，馬軍門來問，此日京中來個甚麼信。圖回：「是圖之老師刑部尙書桑大人教二少爺

桑彬寫信來，催進京引見之信。」馬軍門說：「我現做着提督，還想告辭。何況一個知府，做起有何希奇，要費這多銀子引見？好好幫我辦事，我好你好，我自會照拂。」圖言：「論我之本事，莫言做知府，即一吏目典史都做不來。不過說幫大人辦理各項公事多年，稍著勞績，保得這個官階，留貴州補用。望大人還兩千銀子引見，到省候補。若得一階俸進，遂遂志願，一重恩報九重恩。下欠之一萬三千兩銀，即報效大人矣。」

不料到三更時候，馬軍門借別人說老師姣之閒話，欲駭圖不敢要銀子。右手提刀，左手揪着老爸爸乾兒子馬仁之頭髮，將文案門踢開，問：「馬龍老賊何在！」圖聞言驚起，穿好衣服出房來。馬軍門問：「說老師姣之閒話，是你說，我要砍你是馬仁說，我要砍馬仁！」天氣寒冷，把馬仁衣服脫盡，駭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以爲有死無生。圖生來有理之事，又不怕人，當着多人，犯顏分辯：「此話也不是我說，也不是馬仁說，是你之親戚納吉元說。」張翼長教我跟你說，今年十月內，省城辦皇會，十分熱鬧。老爸爸之乾孫子小松，下新興把老師姣接上省來看會，夥歇在保家花園內，同在一房睡。其苟且之事，令人談論紛紛，有耳難聽。教我暗暗稟知大人，小松不下來便罷，倘若下來，把他治了。」圖言：「此乃曖昧之事，不知真假。老爸爸爲衆人之事，八十多事（歲）還不得善終。說別人之事，軍門還不在心；說老爸爸之事，軍門頗覺傷情。此乃壞敗名節之事，我也不敢稟，你也不要說，免得軍門着激。」馬仁是那日來到，我都認不得。大人若不信，打發人去，趕納吉元來，我與他辯明，免得我與馬仁遭冤枉。」馬軍門罵：「我造你之九祖萬代！這大年紀，保這大功名，辦這大的事，昏說亂講。在這裏的，你不說，拿着回去的，纔說你回去不要在這裏，說是講非，滋生事端！」圖言：「我之九祖萬代，也是你之九祖萬代。你不要以爲官高財大，似此滅倫喪紀，恐怕真主罰刑，真主惱怒，祖宗怨恨，參官革

職，傾家蕩產，被人恥笑，悔之晚矣！」馬軍門聞之，越更情激，提刀要砍。幸得多人救護，不然早作無頭之鬼矣！

圖一夜情激難安。連夜收拾，次早搬出住店，即買舟要走。伊使人攔，不容走，仍教回衙辦事，不回。閣城文武官員、閣衙之稿爺、巡捕、親友等皆來店相勸。「大人言：『我一時間酒醉，得罪了人，自己都不知道。』馬龍大哥，隨同辦事多年，諸事可以原諒，不有像此次認真。」閣下與軍門老兄老弟的話，明氣散，看愚等薄面，大人公事要緊，仍請回衙辦事，以全兄弟局面。」圖言：「馬軍門自幼與圖多在一處，口蜜腹劍，面惡心毒。人有吉慶，生嫉妬心。人有禍患，生欣幸心。善欲人見，惡恐人知。此次既經破臉，恐借別事謀害。君臣朋友，皆以義合，合則留，不合則去。就是弟不受人抬舉，得罪了人，亦說之不盡矣。三十六着，走者爲善。愚與軍門共處多年，此乃應離別之時。若再依戀，恐有凶無吉，不如趁趨，退之爲善。但所該之銀不還清，心實難甘。」

延至三年六月內，將小兒爲麟打發進京會試後，即領起家眷回家。臨行時，跪在大堂上，痛哭流涕，離頭言：「你自釋褐彈冠，當軍務吃緊之際，爲朝廷辦事，已費盡若干心力，纔掙得這個前程。你身體分明清吉，不要常常推病，請旨開缺，欲想升廣東、四川發大財。你與各省大員又不相宜。你之身家性命全在這顆印上。惟有安心穩意，好好做官辦事，與外省文武大員常常與書信往來拉好。財帛一道，應使處纔使，不應使處莫使。缺斷定不要請開。若一請開，各大員加些不好字眼，一奏准開了，又來想做，不惟財帛吃虧，局面亦不好看。後來懊悔，悔之後矣。我幫你辦了各項公事二十多年，不有絲毫錯處。跟你要兩千銀子引見，還與不還，刀擺在你手中，我不有敢深強。你借別人細故，黑夜提刀砍趨。你既趨我，我焉能尙在！」馬軍門竄進上房，笑嘻嘻

的說與太太們聽。『馬龍這個老賊，我不要他辦事，他要回去，在外號大頭喪。』

圖走後，諸事任性，無人敢破除情面勸阻，恐像我被擄。隨他三番兩次，咨請督撫幫奏，言：『傷疾常發，恐誤公事，情願請旨開缺調理。』摺子到京兩次，都被前任湖南巡撫王文韶念屬金蘭手足情分，留回。三次進京，督撫將不好話語加多，王撫台又因公出外，無人幫留，所以請准。隨有旨來，『湖南提督着羅大椿補授。』不數日，又有信來與中軍，催騰衙門，打掃潔淨聽候。馬軍門愛做官，與愛兒孫做官，比別人更望得緊。這常德提督衙門，纔貼了四千銀子，蓋得體體面面，雄雄勢勢，欲不騰，又不得。只得租公館搬出去坐。一切辦事伺候之人，皆棄舊從新。若早見及此，即用萬兩黃金買他開缺，亦不肯開。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

圖由衙門起身時，馬軍門良心忽然發現。當憑馬杏樓傳習說，言圖『隨同辦事多年，並無絲毫錯過，只是性情急躁，言行剛直。俟我兩湖欠餉領清，定給銀七八千兩養老。』到領清後，屢求，分釐未給，只以言語咕

三年六月內，圖由常德到家，上兩院稟到。適值制台劉長佑、撫台杜瑞聯，辦理克復騰越、永昌、順甯、雲州等處保案。蒙將圖附案保奏，請以知府本班留貴州補用。仰蒙皇上天恩允准。接奉行知，上院謝恩。即蒙賞給咨文，進京引見，到省候補。替函懇當道，逾格栽培。有此機會，曷勝欣幸。即將行知照抄一紙，具稟一扣，專足遞至湖南，懇求馬軍門將墊款銀，一面還二千兩辦理。後有寸進，一重恩報九重恩。尚下欠若干，概作敬儀。馬軍門心太狠毒，不惟銀不肯還，信也不回，功名一事難於辦理矣。

同治七年正月內，省城受逼，西髮匪二十四五萬圍困，餉需缺乏。馬軍門於回教中有家境寬餘者，酌量捐掛，以濟軍餉。許「俟軍務肅清，照數清還，不肯短少」等語。圖前後掛過銀八百五十兩，給一執照。軍務肅清，屢要未還。

八年八月內，岑撫台恭膺簡命，來履雲貴總督新任。圖前往迎接，遠見下轎，攜手立談，殊深情切。後上院叩喜，見圖鬚髮蒼白，衣服襤褸，殊覺心寒。言圖年力尙壯，可以服官。即蒙賞給咨文：「料理進京引見，到省候補，我自會栽培。」際遇難逢，當即束裝下川，趨至重慶。趨着，將宮保所吩咐之話稟知。馬軍門言：「到成都坐定，又做商量。」隨同到成都，坐了八九個月。再三哀求，一面還銀兩千辦理。馬軍門言：「所領得之餉，業經用盡，緩後又還。」只得求將西匪困省所掛之八百五十兩還出。亦吱唔推諉，以至憂悶成病，服去五兩多銀之藥，請還銀五兩以清藥賬，亦不肯還。反被新太太楊氏辱罵。圖言：「我幫你家辦過七八十萬兩銀之事，得過你家工銀八百四十兩。該我捐輸銀八百五十兩，借黑元永灶戶還我之銀一萬五千兩，許給我養老之功，傷銀八千兩，通共該我銀二萬三千八百五十兩。歷年以來，或自己要，或託人求，總硬估不還。反把我向灶戶要得之一萬兩，留作軍餉。我纔要四五兩開開藥賬，卽像這樣苛疼，不肯還。若再多要，不是要把我殺了！」追不得已，拿根打杵，將要搬上船東西，打濫了幾百銀子的。

雲南在川候補鄉親看其不公，教往將軍府叩關。馬軍門久知圖性直耳軟，恐生事端，將公館門關鎖，使馬良弼來說：「你要四五兩銀子，開開藥賬，軍門豈有不與之理？是無人說。軍門說他前做着官，出得起功德。今不做官，功德出不起。他前出在你們小茂龍之五百兩功德銀，你去使用。你八百五十兩之墊款，再找你三

百五十兩清款。前所給之執照，若帶來，還他。若未帶來，另寫一收字，免得異日又來要。」圖言：「我此次下來，已陸續用過他之銀四十二兩，只消找銀三百零八兩。多找，我不要，要着就是忘八羔子。下欠之二萬三千兩，幾時還我？」馬軍門說：「我回雲南來還，決不食言。」

冬月內，圖由成都回家。思前想後，幾乎病死在路上。因奉馬軍門札委，在省專辦鹽課局一年，不惟將自己與人合夥貿易找得之七千多兩墊清，還借欠人之銀八千多兩，歸在灶戶頭上。灶戶向馬軍門借還，屢要未還。一家十多口人在省，身無立錫之地，家無担石之儲。十三年三月內，只得仍搬回籍，苦守農桑，以濟衣食。功名一事付之東流矣。

十五年臘月內，聞得雲貴總督是前任湖南巡捕（撫）王文韶升受。以爲前到湖南省城時，馬軍門打發去拜會過幾次，同應過事數回，赴省討一差事。又聞得馬軍門奉上諭來辦雲南全省邊防事務，該自己之銀就近好要。十六年正月內到省，方知制台之事是真，馬軍門之事是假。專足下川三次，懇求馬軍門，將所該之銀照數還清，得以還人養老，免受追逼凍餒之苦。接奉復音，言借灶戶還圖之銀一萬五千兩，除扣外，只下欠銀六千兩。此九千兩，不知交與何人。圖奉馬軍門札委在省，專辦鹽課局。每月解完課銀二萬兩。一年十二個月，共解完課銀二十四萬兩。年滿卸事後，衆委員同馬軍門將賬算明，除解外，只下欠課銀一萬一千兩。因鹽多價濫，折去本銀四萬三四千兩。央請有局面與馬軍門合式多人，幫求馬軍門，將下欠之一萬一千兩課銀

讓去。馬軍門罵：「我現奉旨諭，督辦進西軍務。明年正月內，即要統兵西征，需餉迫切。你們都是有財帛之人，我正想要跟你們借用。欠我課銀還三番兩次請人來求讓，真是沒良心之人。我已教廖老總，三十五斤重之腳鐐手鉗打起五副。在今年冬臘月內，將欠我之一萬一千兩餉，解完清款便罷。若解不清，把你們這夥騙課銀之大強盜釘起，送縣管押比追。那日繳清，那日纔放。」衆委員與合夥之人聽聽馬軍門之言，只得會集商議，言：「馬軍門重利輕義，言出法隨。二十二萬九千兩既已解得；一萬一千兩，就是十分利，都要借出解清。財帛細事，局面要緊，免得認真提押，比追傷臉。」大家聽聽總辦老他郎之話，只得咬着牙根，每月每兩以十分利行息，冬月抄借解七千兩，臘月內借解四千兩。一年十二個月，每月解完課銀二萬兩，共應解完課銀二十四萬兩，已前後解完清款。今言借灶戶幫還圖之一萬五千兩銀，只有欠六千兩。那九千兩交與何人手收，必有收字。若無收字，必是見人死矇混，情弊顯然可見。

圖於十七年正月杪，由電報驚悉馬軍門於正月二十二日，在鉅府寄寓，已因傷發身故，手足永訣，曷勝傷感。二月內，遶川看望，見其墓而不見其人，更加哀悼。各處親友有服事軍門歸興者，對圖敘及馬軍門當病勢垂危時，遺囑妻子當着親族，言：「我之傷，斷難醫好。我雲南首尾之事頗多，一無常後，即將家下所有財物，做九子、一長孫，搭勻分開，各辦各事，勿得競爭。乾盛亨號借欠銀十萬有零，寄在上海之玉石，李午亭還過銀二十五萬，已賣又悔，抽出交與馬廣惠、廣文兄弟等安頓雲南首尾之事，勿得吝惜。」

圖又過重慶，見一家人愁眉不展，愈深哀矜。將圖與軍門多年財帛之事，開單與馬廣惠弟兄查閱。黑元

永三井灶戶李明遠、鄧芳、李永義等借欠圖任內之銀一萬五千兩，立約向馬軍門借還。老他郎幫還，圖屢要未還，反將圖仍向灶戶要得一萬兩之鹽銀，要借作辦理新興、東溝軍務兵餉，豈敢抗違？馬軍門在常德黑夜提刀砍斃時，良心忽然發現，當憑馬杏樓傳習廷言：圖隨同辦理各項公事多年，已費盡心力，俟兩湖欠餉領清，定給七八千兩，以作養老功傷恤賞。到領清後屢求，分釐未給。『二共合該圖銀二萬三千兩，照數還清給楚，得以還賬養老，免受追逼凍餒之苦，實爲德便。』

旋接馬廣惠復函言：『先父於雲南官處，長墊出銀五十萬兩有零。各大署內，有案可稽。先父手內，有咨文可憑。私處借出銀十五六萬兩。有各人之借約爲據。先父開缺，坐食多年，尙有點財物，業已分散。今老伯下來取討，欲多還，有心無力；欲少還，又不夠用。只能一面還銀一千五百兩。』又云：『先父自到敘府以來，一切家務皆係馬廣文之母掌管，私房頗多。滇省匯號上現放着銀四萬兩。馬廣文現在督轅，學習武巡捕。請老伯就近向伊取討，易於清還，勿任推諉。』圖由川回滇，已要過數次，一味推諉，分釐不還，無可如何。又云：『先父在日，常言老伯赤心忠直，諸事可靠。姪將滇省一切之事，親筆發緘，託與老伯幫辦，代爲了結雲南一切之事，勿庸推辭。』等語。圖誼屬族長，又在苦塊之中，以爲軍門雲南有這多銀兩，所欠圖者不過兩萬三千，易於收獲抵補。要一字據，當卽央中親筆立與，不肯刁難。許還銀一千五百兩。除還現銀一千兩外，尙下欠五百兩，許卽還清。屢要未還。

馬軍門病重時，許拿金子二千兩，作銀四萬兩，交馬明大阿洪培植回龍地方。軍門無常後，馬廣惠母弟改用馬國玉、三廣才，後又添圖同辦，教將兩所大公館賣銀兩萬，河西有七八千兩銀之賬，昭通有一萬多銀

之賬，已有四萬之數。各處借約點交馬國玉等付回。到經收時，馬國玉等言馬廣惠母弟暗地吩咐，不要與圖沾手，所以得自收自用，借人肥己。

圖言：「兩所公館賣出，無處住坐。」馬廣惠母弟商議，將游擊衙門對門之小平民房一所，立字送坐。自清理住坐後，已被奇靈寺住持僧識定上控二次。目前雖蒙上憲有恩與坐，恐後不能常坐矣。

馬廣惠將滇省諸事，親筆發緘歸圖幫辦，該圖之兩萬多銀易於收獲抵補。請一面將私處借約檢交付回，以便收討。討得，將應還圖者扣清，下餘者退還。馬廣惠母弟云：「現在家事紛亂，所有借約不知何人收存，俟後找出帶來。」圖性直耳軟，信以為實。由川回滇，即專人馳信去要。旋接回音，言：「只要見原日立與馬軍門之借約，即料理清還，不敢抗估。」私憑文約，此言亦在情理之中。屢次催人下川，請馬廣惠母弟檢交去手付回，總不見付回。以為紙多人多，遽難檢出。殊不知早已檢交別人，持往各處，自收自用去矣。圖揣度馬廣惠母弟心術，以為圖已有親筆字據，斷定不敢翻悔。且年已八旬，離死不遠。如此存心行事，天理何在！人心何存！

圖一介庸愚，當省城撫局定後，蒙馬軍門念屬同宗手足，札調隨營，辦理糧台、鹽課局、釐金局、文案，充當巡東總統，皆捨生忘死，不避艱險，不辭勞瘁，盡心竭力辦理。遇有仗火，披堅執銳，日間隨同衝鋒陷陣，夜間隨同偷營劫寨。櫛風沐雨，不憚風塵勞苦；戴月披星，不辭早夜奔馳。有不當言行之事，軍門必欲言之行之，犯顏諫諍；有當言行之事，軍門必不言之行之，挺身贊助。探得有奸匪欲暗地謀害，密稟防閑，有利歸諸軍門，有害歸諸自己。別人有打仗攻營傷亡者，軍門幾次登門看望勸言，送藥醫治，送銀抬埋。圖為護他帶傷，沿門而過，

置若罔聞。軍門有紅白事件，圖從重送禮。圖有紅白事件，軍門淡焉若忘。軍門所有之粗細衣服，金銀首飾，所解玉石牙骨，各樣器皿，人人送給。圖家絲毫無着。東西細事，羞人可愧。

俗語云：『旁觀者清，當局者迷。』有與圖親信之人心懷不平，暗地指點。言：『馬軍門官高財大，妬才嫉能，口蜜腹劍，欺上虐下。人有喜慶，生嫉妒心。人有禍患，生欣幸心。善欲人見，惡恐人知。只可以同患難，不可以共安樂。常言回子盡是窮漢出身。因為造反，得他照拂，數年之間得保高官，發大財，高車駟馬，鮮衣美食，夫妻榮，呼奴使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其寵榮之處，難以言盡。不為造反，得他照拂，身無立錐之地，家無擔石之儲，衣不彰身，食不就口。人生世間，孰無志氣？聞之心傷，忍耐不住，所以翻旂投賊，以致家敗人亡。又有等大員，諸事輔助去做，日久心變，藐視決短，弄成仇敵，互相疑懼，離心解體。』言：『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飛鳥盡，良弓藏。深見及此，恐後來功名虛懸，衣食無着，改絃易轍，以圖後來地步。』言圖『讀書多年，豈不知忠孝常含萬古冤？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殘殺；韓信棄楚從漢，九里山一戰成功，而開漢室四百年之基業，竟有未央宮之禍；文種不聽范蠡之言而從遊於五湖，卒伏劍而亡。斯數人者，其功業豈不赫然哉！徒以利害不明，見幾之不蚤也！』圖在當日總執迷不悟，不以親友之言為德，反以為怨。今受馬軍門種種欺凌，件件刻薄，始知是親友肝膽之忠言，肺腑之要語，惟有銘心鏤骨，九泉相逢之日，再為拜謝而已。

圖同治四年九月內，奉馬軍門札委在省，專辦鹽課事務，經手借墊出銀一萬九千九百九十餘兩，歸在

黑元永三井灶戶頭上。圖向灶戶取討，灶戶裝窮，請馬軍門幫讓去四千九百九十餘兩，立約向軍門借銀一萬五千兩還圖，屢要不還。由常德貪夜提刀砍斃時，當憑湖南候補知府馬開科、州判傅習庭，許俟兩湖欠餉領清，定給功傷恤賞養老銀七八千兩。到領清後，屢求分釐未給。圖一窮秀才，有何才能。馬軍門怕有一官半職，玷辱着祖宗，襯實着他。所以不肯將他己面所有之銀賞給。連該圖之借款功傷銀兩，共合銀二萬三千兩，或自己面求，或具稟哀懇，或託與軍門相好有局面多人婉求，不惟不肯以自己之所有者，如何還（設）法還出，反將圖仍向灶戶李明遠、鄧芳、李永義等要得之一萬兩，硬要借作辦理新興、東溝軍務兵餉。許隨後又還，屢要未還。馬軍門富甲一省，如早肯將該圖之銀還清給楚，俾圖該人之銀還清，不致常受債主追逼之累；知府之見得見，不致有負上憲保舉之恩。勞而有功，其願足矣。奈命運多乖，遭逢不偶，屢求不肯還出，以致無力辦理何財帛爲性命攸關，今圖該銀之人見圖年老病多，恐一旦不測，化爲烏有，此往彼來，逐日登門坐守追償。言：「再歧唔推諉，定要連名稟懇上憲，憐情作主，認真代爲追還，決不肯再爲徇情姑貸」等語。

嘗考古今通例：「父業子受，父債子還。」又云：「要賬要個有。」馬軍門當病勢垂危時，已當憑妻室親友，抽出三十多萬兩銀之數，交與馬廣惠、廣文，發還雲南將弁墊款功傷賞恤，親朋商號借項。馬軍門該圖借項銀一萬五千兩，功傷恤賞養老銀七八千兩，二共合該圖銀二萬三千兩。軍門無常後，圖到重慶，馬廣惠還過銀一千零六十兩，下欠銀二萬一千九百四十兩。馬廣惠、廣文弟兄肯還，不過如羶身上拔一毛而已。

圖因西匪困省，仗火緊急，批（批）堅執銳，隨同馬軍門上陣交鋒，被賊砲子將右膀打斷。今年老力衰，氣虛血虧，遍身疼痛。知馬廣文手中寬餘，自己懇求，托人拜上，不要父銀，暫借銀二三十金醫治。銀不肯借使罷，

反多逆耳之言。知伊接成都電報，伊母教「推患病沉重，將送王制軍官眷回浙江，差事辭退，將家眷搬下成都。某月某日，由滇省起身，先爲報知，以便收拾住處等候，免得臨時倉忙」等語。馬廣文嗜財如命，待下刻薄，有暗地告知圖者，言伊「於十月初九日，要送王制軍官眷回浙江。有馱子六個，值銀兩萬有零，同官馱一路走。所插之黃令旂，是「雲貴總督王」之字樣。所掛之木牌，是雲字號。」急兔起反噬之心，先報知總查街保，隻身在三牌坊坐等。見有插王字黃令旂，掛雲字白木牌六個馱子來到，攔回公館內，向伊要父所該之銀。伊既請正人來善說，已欲退還。又使匪人來惡估，始硬估不還。伊行期在即，只得具稟撫憲譚，言圖素不安分，帶領二三十人，於禁城中白晝搶伊之馱子六個，回公館中隱而不現，「實在目無王章。請將馱子追還。人票兵差，拿獲到案，從嚴懲辦，以警兇頑」等詞。撫憲接稟，批「仰昆明縣查辦。」後見圖之訴呈，一切了然。派雲貴中協鎮張狀元、督標左營游府韓，二更時候來家，言「馬廣文是奉委護送王制軍官眷回浙江，將所攜之六個馱子還伊，不要阻攔。伊父所該之銀爲數甚鉅，現已從中開導馬廣文，給銀一百兩以作醫藥之費；伊父所該之銀，明年四五月清還。業已應允。」認給之一百兩銀，係伊岳父劉令承認。馬廣文未行之先，已交銀五十兩。既行之後，任登門催繳，竟坐視不理。圖言要另案鳴官追究，方肯如數繳清矣。

想雲南當干戈擾攘之際，戎馬倥傯之秋，馬軍門欽奉旨諭，督辦全滇軍務，軍令森嚴，王法無親，誰不遵守？圖讀聖賢書，亦稍知法律，隨同馬軍門辦理各項公事多年，皆循規蹈矩，並不敢越理犯分。勞績卓著，蒙海保斯職，奏留貴州補用。奈命運多乖，遭逢不偶。軍門所該之銀，屢要還，難以辦理，引見到京候補，徒嘆奈何。今因攜馬廣文之馱，要伊父所該之銀，於撫憲臺前捏詞妄稟。幸燭彼隱情，不肯認真。不然，圖遭素不安分之

冤，軍門難辭用人不當之咎矣。

嘗考朝廷定例，凡各省文武大小官員，有赴京陛見引見驗看者，分發某省効力候補，由京領憑起身。少日子到省，稟到繳憑，原有定例，勿得逾限。馬廣惠廩生，應得知州，加捐道臺，分發四川。引見後，領憑往該省，稟到繳憑。不按日期到省，只圖繞道瀟灑，逾限太遠，以致革職。後蒙雲貴總督王，念與伊父馬軍門有金蘭手足情分，夾片具奏。仰蒙皇上加恩開復，仍留原省補用，並免繳捐復銀兩。圖於二十一年四五月內，聞得伊已往四川，呈投王制軍與四川制憲劉、藩憲鹿、薦書，稟到聽差。有言已委釐金差事，有委保甲差事，有委署川北道篆務，曷勝欣慰。七月內得馬秀芳同路照拂之便，同到川省。初到川時，承馬廣惠優容相待。圖見稟到已久，差事尚無。伊父所該之銀，並未題及。馬軍門昭通地方有一萬多銀之賬，所有借約已檢交馬國驥等，執往該處取討。有好討者或對成，或三四成，要得兩三千，彼此分用。尚有五六千銀之借約，看高低要得兩三千，該人之賬高低了結。屢言請馬廣惠將所有借約檢交帶回，以便收討。先慨然許寫信與伊母大太太，請檢交圖帶回收討。後又言獨伊一人寫信，恐大太太遲疑，不肯檢交。要請雲南在川候補鄉親替另加一絨，方為妥當。圖臨行時，到公館內去問。言：「衆鄉親之信已寫，使桐阿洪送往敘府與大太太，請將昭通之借約，一概檢交圖帶回收討，斷不有誤。」請將下欠之四百四十兩養老銀送給，竟一毛不拔，只給盤纏一百兩。馬廣惠口是心非，何嘗是請衆鄉親另加一絨與大太太？是與有權勢之大員相商，不言圖與馬秀芳是去要伊父軍門所該各人之賬，言是約去敲釘鏰，要拿獲拴鎖管押，同打遞解回滇。同商量之大員，先稟差來店，將馬秀芳拿獲拴鎖管押。後派巡捕來馬廣惠公館內，問明來歷。圖將所有情節，據實言明，請回復大員。反勸念屬宗親，身列族

長，不必多心。不打圖之遞解，馬廣惠大不稱心快意矣。

刻薄成家，理無久享。如圖，今見馬軍門已故，少爺年青，家道殷實。而倚長欺幼，藉端騙賴。天道好還，報應不爽，必肉腐平原，血膏斧鑕，以爲瞞心昧己，見財起意者，以昭炯戒。

梯月馬公行狀

『梯月馬公行狀』原題『皇清誥授振威將軍、口贈建威將軍、記名提督軍門、前任楚雄協鎮、都督府強都巴圖魯、軍功隨帶加一級、梯月馬公行狀』是馬青雲底家傳，金漢青作。

馬青雲是和馬如龍一起，作了回族人民底叛徒，作了人民義軍底叛徒，並且在馬如龍軍隊裏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如果我們想要看看一個叛徒底歷史，馬德新和馬如龍底傳記以外，這也不失爲一個材料，雖然這個材料裏一定有不少假造的成分。

這裏根據的，是家刻原印本，是周繼廉在玉溪東營馬家得到後送我的。原來有破損，好多字都沒有了，現在用方框來代替。標點是新加上的，段落也是我分的。

梯月馬公行狀

壬午之秋，漢青奉憲檄委辦會城保甲，得與梯月軍門同事。接其言論丰采，恂恂有儒將風。自愧二十年來，公□□□然□□□□，徒以公事奔走，未遑一□堂陪，□□□□已踰耳順矣。然精神矍鑠，器宇軒昂，望之如三四十許人。忽忽六七年來，相得甚歡。春間忽□□有微疴，步履遲滯，入局漸稀。同事諸君，方以奉旨調攝，爲之勸慰。不料中秋後疾□頓增。□□□□痛哉！公雖非裸（裹）革沙場，而半生戎馬，轉戰楚粵，以及桑梓間，沐雨櫛風，積勞成疾。兼之金創叢體，流血過多，至是而傷疾交作，醫藥罔效。然年屆古稀，壽終正寢，生榮死哀，公之遇亦可謂至矣。公之目亦可以瞑矣。公素知書，雖不能爲文章，然於生平行事，皆手自爲記以藏之。窆後，其嗣君月生少尹持以示予，曰：先將軍與君同事日久，且誼屬瓜葛，君何忍其湮沒而弗爲一表彰乎？予以譴陋，固辭至再，不獲已，乃因其所記，稍加聯綴，並證以見聞所及者而爲之傳。

曰：謹按公姓馬氏，諱青雲，梯月其字，臨安建水人也。其先系出金陵。始祖特墨公，明初領兵入滇，官臨安衛指揮千戶，遂家焉。今郡城東回龍村，其故里也。世業耕讀，十四傳至封翁諱恩祿者，娶田氏，繼娶養氏。田氏早卒，生子四，公其季也。生而岐嶷，頭角嶄然。幼時，邑孝廉張卿侯一見異之，曰：是兒有奇骨，他日未可量也。甫七齡，封翁設帳鄰邑，攜往就館。讀未二年，通四子書及毛詩，尤善屬對。然賦性過急，不耐伏案咿唔。鄰有武學師，朝夕竊往從之。久而漸能彎弓馳射。雖屢加戒飭，而自樂此不疲也。封翁知其不欲操士子業也，年十八，卽

令投身行伍，効力於臨元鎮軍恆公麾下。語以韜鈴諸書，公間出一二言，輒與古會。恆公奇而踴之。蓋武穆之名成於宗帥，武襄之遇始自范公。以古準今，無二致也。

道光戊戌歲試，蒙邑侯崔公取置榜首。繼府院試，皆列前茅。遂於是年成武學生。庚子甲辰，兩應武舉不第。因慨然有班定遠封侯之想。適值永昌之亂，調鎮兵出征。公以馬伍，派充行營差官，管理軍械。蓋道光二十六年也。越二年凱旋，蒙宮保林文忠公以軍功賞給六品銜，准以外委拔補。

三十年，粵匪搆難，擾及湖湘。兵部調各省兵會剿，而滇兵統帥則臨元李鎮軍能臣也。公應隨征，兵由桂林進發。咸豐元年正月，大兵克復鬱林州城，蒙以把總記名拔補。繼復攻克永安州城，以在事著勞，蒙欽差提督向燾案保薦。奉上諭，着以千總儘先補用，優加守備銜，並賞戴藍翎。自是而分路援勦，日與賊遇，均有斬擒。而滇兵勁勇之名獨爲東南冠。嗣賊以另股分擾楚豫，我兵派往金盤嶺一帶堵勦。二年，移師武昌駐防。三年正月，以出師日久，奉撤回滇，仍在鎮標需次，尋委充三營教習官。

六年四月，廠匪搆釁於石羊，中分漢回二黨。先以爭礦故，彼此相仇殺。楚姚一帶官兵不能彈壓，始惟以強弱爲曲直，繼則不無偏袒之處。時制軍恆出師在黔，值當事諸公未能持平辦理，偏聽豎儒之謀，遽作因指去掌之計。時滇中漢回羣居，二百年來素無深仇疾怨。此意一萌，於是各州縣漢人之不逞者，皆相聚而與回民爲難矣。先是公以在營故，就便差使，乃奉二老寓居郡城之東街。街距本村十里許。時變起倉猝，郡城內外回民，無論秀良，均不自保。公夫人馬氏，時僅一子一女，勸公勿顧家室，爲翁姑計。方躊躇間，而兵已及門。不得已，乃與猶子超羣，分縋二老於背，乘夜竊逃至村。蓋村雖被攻，猶未破也。返而赴城，則途遇鄰人之逃出者，曰：

渠母子三人，皆於君行後自盡矣。慎勿再蹈虎口也。因含淚而歸，與村中父老共謀拒敵。解嚴後，尋奉封翁夫婦，寄居驛城。七年二月，封翁辭世，公守制在家。

同治元年春，東南回衆就撫，而族弟雲峯軍門首先主款，公贊成之力爲多。撫局克定，大府奏請獎勵。蒙兼署制軍徐疏請，以參將儘先補用，加副將銜，賞換花翎，均奉旨允准。

五月，委署督標右營遊府。適值多事之秋，附省一帶雖經安靖，而一切散練游勇以及各處奸民，多乘機嘯聚，椎埋剽劫，行旅爲之不通。會城東北有款莊壩者，山寨也，距省一百餘里，內則界連數州縣，外則直達金江外蠻境。中有土匪冷國洪、李國起者，先時特借保護地方爲名，繼乃負隅（隅）自雄，聚衆劫掠官商，敲剝富室，擄掠子女，逼派練金，種種罪惡，不勝枚舉。屢經派兵往捕，而匪黨牽連，省中動息皆知。以故兵多則率衆遠颺，兵少則直前抗拒。癘疥之疾，變而爲癰。遠近被其毒者，不下萬餘戶，而莫敢誰何。維時各營將官，獨公以強幹著。上游知其然也，乃密囑是役，聽其向（相）機勦撫。公奉檄後，潛選健卒三百，若將捕他盜也者。隨重購鄉導，由間道，一日夜直抵其巢。匪等恃其山路險惡，且數易官軍，不虞其從天而降也。兵已入寨（寨），徑至冷賊所居，斬關而入。該匪始倉猝出，詢問何人緣（緣）夜至此。一言未畢，而身首已異處矣。蓋該匪雖多，有四出剽掠者，有擁婦醉臥者。公密令堵截要害。天曉出令，赦其協（脅）從，俾投戈自効。一時降者千計。而匪黨李國起，駐紮他村，猶未知也。公乃爲冷賊手札，使諜招之，令其「速來謁見，可蒙保全」等語。乃李賊得書猶豫未決，而其黨之黠者已聞前事，衆皆膽落，陰圖自全之計矣。先是公遣諜時，已明知李賊不肯遽來，因暗派兵繞出賊寨後，乘其衆心瓦解之際，一鼓競進，立奪其壘，並聲言降者不死，方指揮搜擒首惡。無何，卽有緝以來獻者。

詢之，正李匪也。公略問數語，即令正法。遣人招安其黨。僅誅著名者五六人。其餘，或籍爲兵，或籍歸農。並賊前所擄婦女，俱令各家自行認領。不數日，款莊十餘村父老，並鄰近各鄉，皆爭以羊酒來獻，且贖金爲犒師費。公悉一一卻之。是役也，用兵僅三百，爲時未踰月，而積年猾匪誅斬淨盡。旋省之日，制帥潘忠毅公嘉其敏果，爲專摺保薦，旋奉上諭，准以副將留滇補用。

八月，奉委赴馬龍州，查辦戕害前藩司鄧公爾恆一案。捕獲首謀戴玉堂等十餘人，並所搶贓物纍纍，解省懲治。是年題補督標右營遊擊，奉部文核准。

二年正月，雲峯軍門奉命赴臨元鎮任。有土豪梁士美，據城不納，乃以兵攻之。調署武定營參將馬榮，帶兵援勦。乃該弁到省，窺防兵空虛，潛蓄異志，遣使暗結西逆，令其進兵，已爲內應。制帥潘忠毅公查其情形叵測，屢次催令起程，輒以言語歧唔，逗留不去。上元日，忠毅親往五華書院督催。該叛弁疑事機敗露，即麾衆衷甲以待。忠毅方責以大義，不料其左右突出，遽將潘公戕害，縱兵大掠。一時城內奸人，希圖搶擄者，率多從賊爲亂。惟襄勤岑公現署方伯，以勢孤不能力抗，乃率領家丁，固守藩署。公亦率衆，營東南樵（譏）樓，爲之犄角。越日，該逆要衆會盟於五靈廟，公與襄勤俱僞應之，而密函飛達雲峯軍門。軍門閱函，憤甚，即日旋師赴省，暗約內外夾攻，殺斃匪黨千餘人。惟該逆與心腹數人開北門逸去。時二月初一日事也。

三月，委署提標中衛參府。

六月，會兵攻克武定州城，擒斬僞大將軍馬泗林等，進破龍街、礪嘉一帶賊巢，駐師定遠。七月，移兵收復元謀縣城池，陣斬僞官唐有位等十餘名。繼因叛將馬連陞踞曲靖、霑益等城，自署軍職，覬覦非望。方伯岑

公率師討之，而雲峯軍門亦以兵繼進。時兩軍幾有爭功之意。賴公周旋彌縫，彼此得釋嫌怨。馬連陞被誅後，奉委赴尋甸，會同地方文武，搜捕逆首馬榮、老紅褲等獲之，解省歸案。尋奉委駐防楚姚一帶，保護各井。緣滇省自變亂以來，協餉不通，一切經費皆仰給於鹽課。而白井尤鄰近賊巢，爲西逆必爭之地，以故前此旋得旋失。公到後，分派兵練，扼紮要區，其所某鄉罔不佈置嚴密。賊屢次來爭，皆被擊退。故課銀得源源解省，無匱之憂，上下咸利之。一時商民多贈衣傘，以誌功德。

四年，交替旋省。時用兵日久，事多假借。會城爲兵練叢集之區，各路驕兵悍卒往往恃功恣肆，依倚城社，欺侮良民，有司束手而不能制。上游以公威望素著，且聞其有吏材，因委以營務處之任。凡軍中諸不馴者，勿問誰何犯，得從重懲之，以故強暴之徒，咸知畏法而不敢肆。遇搶劫等案，務以必獲爲期。一時行旅晏然，閭閻無擾，皆公之力也。

五年，潞江士民赴控練日馬金來，「聚諸無賴，敲磔善良，毒害城鄉，種種不法，官司不敢過問，」等語。公奉密札往辦。慮醜類衆多，若令一離巢穴，勢必播惡鄰境。乃輕裝減從，先以書慰安之，並計攜其黨入境之日，該犯見從人無多，率其徒數十，坦然投刺請謁。公悉諭以好言，爲設酒食，並遣人分犒從賊，俾藉離左右。惟該犯與心腹數人，俱三爵之後，公出大府檄，讀之，令跪而就縛，否則立誅。皆相視莫敢發一語。遂併其數人者執之。猶慮被犒諸賊聞風來劫，使人覘之，則已闕然星散矣。一時士民相慶於道。太守與邑侯爭相宴勞。公小住數日，辦理善後，即械該犯等回省銷差。蒙制帥勞文毅公面加獎勵，尋委辦軍需總局。

明年丁卯，勞帥奏勦辦迤西情形，派領頭隊官兵，進取鎮南一路。方設計圍攻城池，旋以別路師挫，奉札

撤歸。

七月，學使梁新奉差來滇，首臨潞江府棚。時因軍務停歲課試者，已十年餘矣。此番帶補舊案，各屬文武生童赴試者尤夥。大府慮有滋擾，委公前往彈壓，並向武場較射。事竣，旋省。

七年春，杜逆以大股下竄，西路諸城不守，會城爲戒嚴。時新喪制帥，臬司宋護理印務，撫軍留黔未發。方伯岑公初由豬拱箐，凱旋曲靖。省中兵單糧薄，人情震恐。惟雲峯軍門暨馬培芝、李信古兩鎮軍，極力維持。公爲提標中衝，兵任尤重。乃一面佈置城守，一面請兵，截堵各要隘。夜則巡視陴間，日則出師拒敵。梁家河、夏家窰、大虹山、王家橋諸鏖戰，莫不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奈賊氛四逼，富民、昆陽、呈晉諸州縣皆爲賊有。四郊營壘，棋布星羅。叛將逃兵，紛紛不斷。城內奸人，如合國安、馬雲龍、馬學林等，皆以應賊謀洩被誅，衆心惶惶。惟東道一間，可通糧運。其時方伯岑公，已奉撫滇之命，連接警報，乃由間道，出響水關，扼紮大營，分兵牽制各賊壘。於是城內外聲息始通。公時分守小西門，而賊紮三光菴，距城僅半里許，矢砲常集於樵（譏）樓。杯箸皆爲震動，守陴軍士帶傷者甚多。復慮賊掘地道，思所以嚴爲之備者。乃約各將弁，晝夜輪攻之，使不暇他圖。相持約二十餘日，雖不能下，然賊亦氣奪矣。時諸路調兵雲集，撫軍岑公分投攻勦，先收復呈晉二城，尋次第攻克省壩賊營甚多。又密派統兵大員，由富民、武定躡賊後路。制軍劉亦由黔來，進勦尋甸。自是省中兵事日有起色。惟田慶餘踞新興州城，聯絡昆陽髮匪，並河西東溝諸賊，以爲聲援。軍門馬率師討之，以公辦理營務。兵至新興，先斷昆陽援賊，隨將龍門九村收復。進攻中衝屯，下之。大兵直抵城外立營。時同治九年二月也。尋以節次克復諸城池。在事著勞，蒙督撫具摺保薦。奉上諭，賞加總兵銜，給予幹勇巴圖魯名號。四月，大兵克復新興，擒

斬首逆田慶餘並僞官十餘名，將首級解赴中丞行營查驗。十一月，東溝賊壘一律攻破。奉委駐防新興，辦理善後。十二月內，楚雄協副將缺出，蒙制軍劉具摺題補。十年二月，准兵部火票遞到軍機大臣奉上的諭：「馬青雲着准其補授雲南楚雄協副將。欽此。」

十一年四月，以克復新興案內在事著勞，奉上諭，着以總兵記名，賞換強都巴圖魯名號。五月，丁繼慈賽太夫人艱，遵例呈前開缺。制軍劉以軍務未靖，慰留不允。給假百日，令回籍治喪。九月內，派領提標官兵，隨大軍西征。先是提標兵餉，概劃歸提督支發。公時僅以孤軍從事，而餉糈皆由省運給。所至，懸釜待炊，軍士不無愠志。不獲已，乃面謁岑帥，具呈各情形，准改由西征糧台支領。諸軍至此，始得飽騰矣。旋奉派協勦順雲一路。公到處撫安居民，嚴禁軍士擄掠。會兵攻克大寨、鳳山、順城街等處，斬馘悍匪多名。時大理已報克復，杜逆伏誅，賊衆皆無固志。我兵連日用雲梯砲車等四面攻之。十二年二月，遂拔其城，誅僞大司徒馬德仲，並匪黨無數。順寧既克，進攻雲州，下之。而騰越、永昌亦次第經官兵克復。遂奉撤（撤）凱旋。九月，卸署提標中衡印務。隨以西路軍務一律肅清，經督撫具摺奏報，奉上諭：「着開去副將缺，以提督交軍機處記名，簡放並賞給三代一品封典。」

十三年二月，以滇省用兵年久，所在民兵士練前經調用者，多存有槍砲軍裝等物未繳，殊干例禁。委赴迤南一路，會同地方各官，嚴行收檢。除記籍申報外，就便交各營鎮存庫。復以肅清案內，蒙督撫彙保，奉上諭：「提督馬青雲着照三等軍功交部議敘。」旋接部覆，獲加一級。

光緒二年六月，公繼配王夫人卒，時在省需次。十二月，制帥劉武慎公以滇省營務廢弛，迤西尤甚，知公

少歷行伍，營制嫻習，委署永北營參將。期滿，旋省。時軍務已平，記名各提鎮均奉催陞見。同時諸公多蒙簡任，專闢一方。惟公雖屢爲大將，清貧猶昔。且以久歷戎馬，憚涉風塵，悵都門之萬里，緬闔闔於九天。有志未逮，中心戚然。繼因年過六旬，堂構情深，乃卜宅會城，延師課其諸子，並自教以弓馬等事。暇則與二三文人，杯酒往來，縱談古今名將終始盛衰之故。自云：「三十年前，金戈鐵馬，闔捷爭先。至今思之，都作英雄陳跡。」爲悵然者久之。

八年壬午，襄勤岑公由閩中移節滇黔。下車之日，卽延見諸故舊，擬重加委任。公以年力就衰，久泯出山之想，爲婉辭者再。尋以會城保甲事關桑梓，委同各紳士，設局辦理。時滇雲久罹兵革，勝蹟名區半多湮廢，岑帥擬一切新之。因籌撥款項，並飭於城鄉內外，捐資助工，首建東寺文筆塔，暨忠愛、金碧、三坊，繼建得勝橋一帶鋪房，並設立敬節堂，增修昭忠祠、奎星樓、龍王廟諸處，皆公與各紳士分任監修之役。風雨無間。至十四年，諸役次第告成，而公力亦於是殫矣。

十五年三月，偶感風寒，延醫調治。雖應手見瘥，無如毫境漸臻，舊疾交乘。自夏及秋，時發時愈。八月初七日，自局回寓，寒熱並作，繼復加以瀉痢。醫者診視，謂氣血兩虧。進以參茸諸補劑，迄無效驗。延至十九日，天方曙，命左右備浴具。浴罷，整衣冠，端坐而逝。其生也以道光辛巳三月，其卒也以光緒己丑八月，春秋正七十。葬省城北關外破荷葉山之新阡。

元配馬氏，丙辰殉難。繼配王夫人，亦先公卒。子三：長萬選，軍功，歸部選用巡檢。次萬興，花翎副將銜，儘先遊擊，借補永北營千總。次萬鐘，把總補用。女二：一適貢生馬文源，一適武弁馬彭壽。孫徵豫、徵履、徵臨，皆幼先。

是公自知不起，乃以家務分囑諸子，並教以立身涉世之道，一一皆本諸前賢格言。

青與公同事日久，知公最深。其居官事實，具載公牘，並中外皆有履歷，將來自能有光國史。至其生平謙以持己，和以接物，無疾言，無遽色，雖儒者不能及焉。惟臨陣交鋒，則暗鳴叱咤，若有神助，以故所向皆捷，能立功名於亂世，居武職之極品云。

光緒拾伍年，歲在己丑，嘉平望後，吏部揀選知縣癸酉科舉人嫻口燕姪金漢青頓首拜撰。

碌
雲
紀
事
稿

『碌雲紀事稿』，光緒四年張中孚作。中孚，字星堂，是江川漢族紳士，咸豐同治年間，曾在保境救鄰底口號下，練團對義軍作戰。這部書，主要地就在記述咸豐六年到同治十二年間他個人的經歷，以及有關的軍事行動。因為作者是露骨的死硬的回族反對者，對於回族人民有鮮明的譴議。但這書裏也暴露了雲南統治階級內部底矛盾，地方紳士在這次鬧爭中所起的反動作用，和義軍叛徒馬如龍在漢族紳士們眼裏的地位。在這書裏有不少材料，是在官書裏所看不到的。

原稿是舊抄本，藏雲南省立昆華圖書館（現改稱人民圖書館）。民國三十一年友人萬斯年發現這部稿子，並承他代為借出。『咸同滇變見聞錄』上冊，曾收入這部稿子。

原抄本，連敍跋在內，共一百一十葉。用雲南產綿紙抄寫。開卷有『雲南圖書館存』長方形仿宋字體陽文條戳，並有登記號10315。封面用天青色裱有光紙，有紅虎皮宣紙簽，上更覆以白宣紙簽，題『碌雲紀事』四字，並註：『全部共一百一十頁。』裏封面內有輯刻雲南叢書處評語。抄本全部繕寫工整，但有因原抄寫筆誤而自行更正的地方，有另一種用墨筆修改的地方，用朱筆修改的地方，和貼改的地方。『咸同滇變見聞錄』是依原底本謄出，而將修改的地方分別註出。現在我們是依所有修改的地方照改，也沒有依照原底本註出。原因是這些修改，都是文字上或口氣上的修改，並沒有史事記載上的修改，沒有把原底本和修改本底不同情況都保留下來的必要。另外，見聞錄把抄本裏的眉批，改作正文底夾註，每條註都冠以『原批』二字，又把全部原稿標點，並分段，這裏都照辦。見聞錄有排錯的字，現在依照我存的一個重抄本，校正了幾處。也許還有錯誤，因無有原抄本可校，只有等以後有機會的時候再說了。

碌雲紀事稿敘

稽古來之劫運，慨今日之艱虞。人心雷變詐之秋，世運值澆漓之會。三代上治隆難復，數千年歷亂頻仍。憶烽烟於兩漢，驚戎馬於五湖（胡）；突厥肆殘，吐番流毒；黃巢倡亂，兇虐甚於安史；回紇異心，災禍延於遼金。萬人塚驚聞滇境，慘酷奚窮；李十戈駭出明時，禍胎胡極。然皆流寇戕官，徒求富貴，非與庶民作敵，縱害鄉閭。夫何陽九之數乍逢，百六之期已到，妖氛亂於井鬼，封豕噬於滇疆。撫當境之禍端，較古時而慘甚！

回鶻之後裔已遠，思丁之遺種實多。分置屯田，遍居各地。滋蔓有難圖之勢，種椒成繁衍之形。既非族類，難言不異其心；同是子民，竟爾大滋其毒。瓜州之狄種，攜來中華貽害；葱嶺之鮮卑，使進內地受殃（殃）。縣縣翻旗，州州樹幟。小醜跳梁，據太和而稱元帥；么魔作亂，竊滇省而冒制軍。荼毒生靈，芟夷郡縣。七十二州，徒見白旗之紛擾；一十八府，共傷赤子之悲哀。江山皆大雪飄零，原野盡嚴霜普降。滇池化作血池，鄉讖契神仙之語；洱海盡成煙障，愁深李宓之征。崑岡則玉碎石焦，楚曉則芷枯蘭死。白叟黃童，慨逃生之無路；大官末吏，思求活而無方。三迤地荆榛皆滿，百濮人廬舍盡空。壞壁毀垣，惟見男悲女泣；荒村野寨，常聞鬼哭神嚎。嘆節鉞之隕非命，鵲啼則夜夜堪悲；吊將官之少全軀，鴉噪則時時增感。天遠九重，叩帝關而不見；地曠千里，邀神鑒而可憐。愚民則比比從奸，大憲則紛紛撫賊！

嗚呼！命途多阻，時運屢乖。奉尼山之訓，敢外成仁；佩鄒國之言，難忘取義。保境救鄰，誼每深於唇齒；荷戈

寢甲情更切於腹心。賊三來而三敗，上天默鑑其忱；我屢戰而屢強，逆寇難伸其志。最難賊卽爲官，強敵突驚壓境；共喜民堪作練，忠肝只願殲讎。迨全滇幾在獨操，乃大舉而矜入寇。步步安營，作十圍五攻之計；層層兜塞，爲八方四面之圖。秦苻堅之攻東晉，萬木風悲；漢高帝之困平城，七重月暈。豈料死中求活，險裏得安。雲梯地道之術，歷試輒窮；紫龍火箭之方，屢施不應。各路賊皆數萬，立營不減數千。屢戰年餘，進攻夜半，涕淚操戈，子弟甲皆生虱；同心破敵，逆回衆等驅羊。聽鳴金而鑼鼓戰，聲則吼若雷霆；觀斬將而塞旗捷，勢則疾如風雨。山壘全空，蟻負徒勞賊力；木城悉破，鷹揚誰奏膚功。嗤北鄙之徒侵，值西鄰之見責。金馬碧雞，恐阿奴前來吞噬；丹書紫誥，令上將從討叛逆。徒黨自攻，官兵還救。江練則從軍多勝，王師則所向有功。省危旣解，南伐殲其仇讎；國勢方張，西征擒其勁敵。

浩劫潛消，昇平聿奏。宛具礪雲之事，略收滇境之情。近則詳，而遠則略；見聞有所難周，家有乘，而邑有書。史誌敢云妄擬，聊敘鄉鄰之苦。旁參郡縣之艱，爰載奚蠶，以資閒覽。嘆二十年之事機，時多遺失；積十餘日之暇豫，草作簡篇。僅事錄存，未經改竄。昔明季羅難七千人，舊誌茫無所考；迨熙朝年過二百載，奇殃安可無憑？褒譏略寓，敢云求諒後人；實錄匪虛，竊自倣倣乎先哲。避二百四十年之聖經，僅存遺稿；却二十二史之軼事，權備俚言。星堂自敘。

光緒四年戊寅春三月十六日錄於通海之綠蕉書屋。通海縣學教諭張中孚自敘。

碌雲紀事稿

咸豐六年，歲次丙辰，春正月二十八日，大雪凍，松竹皆枯。（是年）江川各鄉士民初興保甲防盜。

是年春三月二十八日，寧州婆兮祭龍神演戲。漢回人民於戲場上口角，起爭鬪，傷斃漢人數人。有陳有功者，混名「乾人頭」，漢人之首也，糾衆入婆兮街，將回子首事之家，殺擄殆盡。馬治者，回子之富家也，家破人散，率子侄數人逃亡。漢人因之搶擄回子家財，姦淫婦女，無所不至。此滇南造禍之首事也。回子逃散者，倡言報復，鄰民爲之騷動。此保甲之所由起焉。

南安州石羊銀廠興旺，漢據回攻，回據漢攻，廠地爭鬪，習爲故常。潘德洋者，石屏州邊界村人也，素勇敢，尙任俠，好爲不平之舉。入廠，羣推爲首，臨安八屬人及上廠者皆歸之，回衆爲之側目。時臨安有數十人過楚雄，繞城外，擇屋寬者住，欺王貢生家。生不得已，供給柴米。回惡臨安人，指名窩家，糾衆將王貢生家殺盡，僅逃貢生一人。臨安人聞之，曰：「是我輩陷害此家也。」自石羊廠合衆千餘，進紮梨河，以圖報復。回衆驚報官府。楚雄府崔壽生同協台遣官兵逐之，不聽。有回子爲武官者，稟請下札文，與回子頭人帶衆前來，定可逐散。官憤臨安人不聽命，遂惑其計，從之。於是姚州回匪首，遍傳遠近回匪，數日之間有衆數千，旗幟盡用官府名號，以爲奉札征討，得洩回子之忿，無不踴躍爭先。詎知臨安人住紮數日，已退石羊廠去。回匪率衆而來，梨河橋前後數十民寨被回匪燒殺。老幼婦女餘剩者，至楚雄府協署內叫冤，號泣震天，言「小民何罪？而官家使回

子樹官旗幟，將我輩房屋燒盡，老少殺完，留存我等何用？請盡誅以快賊心！」官以好言勸歸，百姓知官無用，上石羊廠乞師報仇。潘德洋率衆八百人來梨河橋，就近回寨亦爲燒盡，殺剩回民亦逃生別地，官莫能制。廣通縣令夏家疇素廉能，知兵法，調民練千餘，踞臨安人後。臨安人不敢擾，官練亦弗敢逼。隨至南安，官閉城，任其來去。於是各州縣回寨，一聞潘德洋將來，晝夜驚走。三月中，臨安人自廠上歸，路過省城外小板橋，新興州石狗頭馬凌翰者，武舉也，因恣事斥革，素行不軌。探聞臨安人來，帶匪數百，連夜至小板橋，截殺臨安人，並街面當舖及各鋪戶搶擄殆盡。殺散者路過江川，又恐回匪來截。此江邑保甲之興所難已也。

有異鳥夜鳴，其聲甚急，一聲趕一聲者。其鳥更定後，鳴於山林，清晨鳴於田野深草之中，人不得見其形。君子曰：太平之時，鳥聲和樂。今此鳥聲急而泣，有似啼鵲，世其將及於亂乎？聞之一二月而亂生。

臨安人自石羊廠歸，路過省城，時省回蠢蠢欲動。居武官之回有妥福、妥壽，見各處釁端漸起，欲從省城起事，形跡詭祕。迨事發時，暗令人放「火」火藥局，「以爲」因衆驚而乘之，無不克者。事泄，二人伏誅，黨與死者數十人。大憲見回匪禍心已萌，三院司道會商，按察司清慎曰：「回匪心藏巨」，測實難防制。若不早圖，心腹之疾必從內潰，後雖悔之，弗可及矣。」因與至省之臨安人定計，將城內外之回民誅戮一空。外處與回爲仇者，倡言「大人滅回」。於是各州縣回子建縣拜帥，遍滿滇疆。初回子掌教之首，名曰「巴巴」，嘗言回子當有天命。於是凡有回寨之處，所奉「達」清真寺內，皆暗藏軍器，廣制火炮。有事傳帖一到，連夜奔會。前於道光二十一年，永昌之亂，繼以東川首惡雖殲，根株未盡。至此，回教頭目陰謀詭計，思欲大作，處處蜂起爲亂。姚州大姚更甚，竟與官民爲難。大理文提台帶兵征勦，攻圍甚急。而府城內外回匪早已蠢動。林西

道與首縣日日解勸彈壓，事竟難止，回民乘機先動。城內連戰數日，漢回死者甚衆。回突入縣署內，毛令死之，一家盡節。西道爲回匪槍斃，府城遂陷。回匪推杜文秀爲首，用計善待提督家眷，逼令致書提台，言回相待甚好。提台遂無心勦回，徹（撤）兵還省。踰數月，回匪送回家眷。西道林家眷，乘間逃出。此迤西首禍之情事也。

夏五月，江川四山遠路人，聚衆結盟，收掛鄉村人家錢米，名爲防賊，竊資敲擄。自嘉慶十二年來，瘟疫漸臻，人戶稀少。東川及四外人，搬來租坐山場，砍樹種地，山林爲之寥落。世亂既滋，羣起賊盜之心。燒香結盟，欲生蠱食之心，鯨吞之謀。鄉民病之。

秋七月，縣官廣潤派民練防，堵尖山。激江西山回匪，於五月間，假作應會迎神，借路圍樹營。村民許之。到卽放火殺人，村無一人敵者，各寨驚走。回遂乘勢將城西壩內村寨一掃而空，祇留西街一村，及上下左所。殺剩之民有奔海者，有逃散者。數日之間，連城東壩內，亦皆掃盡，只留孤城一座。回匪自宜良鬧事逃來者，亦歸西山。賊推徐元吉爲首，屢次出攻激江府城。城內人結城，至江川下雙龍鄉周官營，招無賴之人及外路人爲兵，共四五百人，由船下至激江府。官紳商議乘借兵到，除清城中回子，以消內患，嬰城固守。官懼賊匪犯江川界，派近六鄉練防守尖山，鄉一百人焉。

九月，官分兵派紮西北馬鞍山。新興州大小營回匪與漢民起釁。漢人推金玉靈爲首，回匪推馬敏爲首，相持數月。雙龍鄉周官練目，約城西斗閣湯道人往助，用紅毡，以水浸透在前，以當槍砲。道人拔髮仗劍，自謂能作法擒賊。見賊一出卽奔，僅以身免。賊以計破漢人於蓮花池，金玉靈死之。復以計破北城，房屋燒盡。吾邑

官紳商議，分兵防守馬鞍山隘口，西山、海西二鄉各出練二百焉。

冬十月，恆制軍出示，令漢回和好。總督見滇南回匪到處皆亂，無法可弭，只好安慰回匪，壓住漢人，出示令漢人與回匪講和。回匪由此恣意倡言，不與講和者討之。漢人萬難自主，因循觀望。夏秋以來，大憲命談知府圍攻海口陣亡。恆總督因令遊擊申元謨至海口說和，準漢回來往城池。海口賊首楊振鵬入城，昆陽遂失。申元謨遂至新興與大小營回子說和。賊乘勢燒殺，近城四鄉先失，永寧二鄉繼之。賊遂長驅，燒殺河西，下至通海之楊廣住紮。河西城外皆失。通海因講和而退。申元謨又至潞江說和，府城內首事皆逃，西山回匪皆進城，潞江亦失。我江邑只好固守地方。

十二月，賊逼普妙鄉說和。雞窩營文生楊瑞與鄉人同商不從。河西回匪縱賊圍燒，男婦死者三百餘人，村寨房屋存者僅三五間耳。雙龍鄉望而生畏，各紳士至河西納古二營說和。江邑有賣礮魚者，至潞江海邊被賊圍着，因給言曰：「江邑令我送魚於爾頭目說好。賊喜受之，囑咐望去說和。賣魚者歸語情形，因傳各鄉紳耆會議。城中皆曰：『大憲偏袒回匪，使至如此。審時度勢，當今之世，計不得不和。我江川無回，和議雖成，各守疆界，不相往來，和亦無妨。』」

丁巳七年，春正月，因備土產蔬菜，修書答之。甸頭、牛摩兩鄉先和，西山、榮富、古城、海西次之。

七年春正月朔，雨雪水冰，松柏死，田中菽盡殺。是歲大飢，升大米值錢六百文。民食草木。

夏四月，逆回犯省，突至江川。方欲去堵，前驅已過海門，乞為路過，託云「至省祭祖」。住左衛。賊首馬德馨，回匪之總教主也，年已六旬餘。自言曾到回回國來，習熟回教經典，為衆回推尊。諸事在場，將以補若輩聰

明之所不逮，城中先已置練防守，各村寨俱準備。次早起行，自城上逐一數之，共數得二千九百零。查自館驛發足，十五日至江邑，十六日住晉寧城，十七日至省城。先到南城外萬壽宮，先期有信報省。省中大憲前已出示和好，且言回子到處，不容堵截生禍。逆回故得暗傳四方，會約一齊攻省。先是皇上有旨，欽命致仕兵部侍郎黃琮、御史竇瑋、總鎮周鳳岐，爲雲南團練長。黃爲主，二人副之，協同督撫辦理軍務。威權既立，民情得通，法甚良，意甚美也。察閱城內外煙戶十七萬餘，檢少壯者充練，不下數萬。皆曰：「以此禦賊，不啻千當其一，賊誰敢敵？」只行察點，不曾操練。迂疏玩寇，不知隄防，識者憂之。恆制軍聽信潘東道、鄧鹽道、閻糧道邪說，均言：「賊是良回。州縣釁端，皆漢人激變，必不敢上侮官長。」制軍夫人屢勸：「三人皆賊黨也，汝爲封疆大臣，凡事自主，不可輕信奸邪，以誤生靈。」不從。誰知馬德馨南路一股賊匪先到，已預布置奸細，勾結漢匪。賊到之時，德勝橋及南較場邊大街等處，火一齊發，白旗亂出。百姓不知所爲，半顧什物，半顧性命，倉皇錯亂。賊匪殺聲震天，死尸滿地。火光煙瘴，彌望觸空。老少男女，奔滿河內，但求一死。吊城入者，百中僅二三耳。逃出富民等處者，亦少。蟠龍江水爲之不流。讖語云：「滇池化血池。」此其驗也。各大憲悉束（束）手城上，無人出一計，畫一策，以拯救斯民者。制軍還署，夫人責之曰：「吾素勸汝無聽邪言，今已如此，有何面目對人？」夫人自縊。恆制軍踟躇不決。次日亦縊。一二日間，富民、安寧、昆陽、澄江、宜良、甸（尋）甸各路逆賊皆到省城，白幟遍野。各官及民嬰城自守。六城門外，民房皆空。賊僅留德勝橋街鋪戶，至驚蟄河橋止。

夏五月，盜聚衆城隍廟。城西斗閣道人湯朝陽者，不知何處人。前十數年來至小金山寺內，行爲不軌，夜間設壇煉法，囊沙習武，侵漁馬魚溝五村。村民稟官逐之，寄食斗閣，往來城內。因亂，託名約會汛官，起會結盟，

堵禦賊匪。鄉村愚民入會，至夜將盟，皆曰：「汛官何在？」遂給云：「官家結盟，例有明禁。明不在，暗實在。汝等不見黃昏時，曾來廟乎？」原來請汛官吃飯，辭不就。至晚來謝。衆遂信之。各鄉無賴之徒，素起會結盟者，皆歸之。旬月之間，衆至六千餘焉。有江西人自號劉神仙者，亦附之。據城隍廟。文武生入會者，半皆懼禍入會。湯列爲榜文，仿宋江三十六天罡，將滿其數。貧賤者收，富貴者去，意在敲磑。村村寨寨，俱有人在。如有談及其事，及捐錢米違令者，輕則論罰，重則抄家。一邑籍口，憂甚盜賊焉。

是月，江川汛毛帥練救省。毛顯坊者，石屏州人也，由武舉効用得官。逆賊圍省，由間道至省，領黃矩卿令旗還石屏州，招練赴援。賊攻省時，過晉寧呈貢，不肯占據，恐泄攻省機謀。故二處城池，聞省有警，漢人猝守，賊卽發兵攻圍。毛顯坊帶兵千餘，欲衝入晉寧。時值天降大雨，河水漫漲。由城西橋入，被賊堵截，投河死者無數。毛顯坊策馬奔山，隨從者十數人。敗兵陸續至江川，不過三百人耳。死亡既多，僅帶數人由船至省。殘剩兵練，由江川給路費，還石屏州去。

夏六月，石屏州知州帶練救省，不勝，退次江川。葉知府，進士也，招土師練同民練三千餘，至江川住數日，至化落村，被激江賊首徐元吉帶兵攻截，圍化落村。幸軍中帶鐵稜角，布滿路口，賊難入，退還江川。十數日後復進，漸至九甲，緊依昆池水邊。至秋九月，賊以計紿練，皆降，賊盡戮之。官及隨從數人逃至省，繼復歸署臨安府。

夏六月，聚城隍廟盜潰，伏誅。湯賊聚城隍廟，逞勢作威，暴虐日甚。起會十數日後，凭明轎迎盟主，命入會。文武生騎馬，使徒黨持戈矛在前。每逢有事坐堂，使徒黨兩路提刀，排至大門外街心，喊聲聞城外。禁止百姓

不准向縣衙告訴。大小事故，歸城隍廟決。紳士及富家畏威者，先託人願送錢米，勸捐違令，及誹謗者，縛入廟中。竟至鞭笞縶紳，抄搶民家，以謗言誣之。首次帶練入縣署，以威示官，第二三次復如此行。縣令藏入芭蕉叢內，直有戕官之意。搜求城內人家銅器，村鄉懼亂，各處人民搬往城內者，悉爲括盡。大小銅礮，鑄起二十餘位。劉神仙善爲鑄礮，與湯賊情好日密，計欲戕官據城。鄉村不服者，先發練討之。迨威勢加盛，次取鄰封，漸及臨安，終取省城，則大事可圖。城內紳士謀欲除之。事泄，逃上晉寧。自起事以來，各鄉設有公局，至此盡散，惟有海西鄉上下兩處公局。湯賊惡之，先將上公局管事傳至廟中，誣以播散謠言，只好應其罰款。欲發練討城內首謀之家，耆老力勸而止。左衛民練隨毛汛官同救省急，至呈貢難進而還。湯賊惡其既入己會，又從官去，是有二心，云（欲）盡誅之以快其意。先將南城外一練，重刑示街。左衛赴省三十餘練懼之。時石屏州練首高老五至，舊與左衛練熟，因告以實情。陽送入城隍廟當練，陰實圖之。六月二十五日，湯賊發心腹人至馬魚溝五村，殺前所告之讎人。下公局管事先夕從左衛來，左衛人懼人寡賊衆，一村難行，懇求海西上下公局之力，贊助討賊，以成義舉。皆曰：「此賊不除，江邑人民悉歸塗炭。彼處既有刺客，我輩助成功，以消後患。」但官懼賊刺，數日未下諭帖，日日點練防備。上公局練已進城聽點，下公局練進城可通知首事，相機行止。讎時，官已點畢遣回。左衛人見下公局練到少，遂寢。夜間，乃密令曉事人進城，通知縣令，並使城內首事數人知悉，共作準備。次日上下公局練仍去聽點。練首告湯賊曰：「我輩練來，或到城隍廟聽點，或到縣衙聽點。」賊曰：「肯與我點，甚善。何必到縣？」緩刻，練到。練首隨高老五進至湯賊門內。賊正解長衣辦火藥，練首目之。高老五急抽刀一揮，湯賊嘴腮砍開。左右黨羽槍矛亂刺。高老五飛身上屋，跳走海西。練首帶隨從數人，翻身退出，離城

而歸，請再加練助討。賊帶重傷，一面敷藥，一面傳知劉神仙坐堂，發令調城外入會弟兄速到。帶練頭目稟官，官爲吐舌。問練幾何？答曰：練有萬餘。官心定。但此事惟練首數人知之，衆練驚慌莫知。頭目乃曉以：「今日專擒湯賊。今賊已重傷，亡在頃刻。爾等各將城上站好，悉力圍城隍廟，速討此賊。」衆從之。湯賊將藥敷起，用布帶勒住嘴牙。先於廟庭上排起大礮，槍亦排起四五層。練或近門，賊卽點礮。豈知嘴牙牙血已將礮門流濕，長槍亦被城中管事安置賊黨，用竹筒灌水，槍礮俱不能燃。賊黨見事若此，漸漸逃散。然練畏槍，多不敢從門突入。日晡時，四面用梯上房。一槍響去，賊應聲而仆。練曰：湯賊斃矣！一齊擁進。賊黨尙有百十人，交手者刺殺三四人，餘皆釋放。廣縣令聞之，飛步而來，坐堂前，令搜尋賊目劉神仙等二三人，其餘不究。賊黨尙有二三處到城下者，聞之而去，因止鄉間後來之練。各鄉村聞者，莫不舉手加額，歡聲震地。是夕大雨如注，城門水深數尺，田間溝瀆皆盈，路爲之隔，皆以爲天喜人歡之驗。次日，官將搜交者，軍法從事。賞賜衆練曰：「此義士良民也！」賊遣去五村尋仇者，逃去遠方。受賊害者數千人，爭食其肉，須臾而盡。

江川鄉間婦女生子，頭甚大，面小，年餘而死。民家牝牛生小牛，一首八足。歲生小猪，豕身人足。奇怪之事，種種迭出，皆陰陽不正之氣所結而成。天之示警下民亦至矣，無如人心不改，思亂彌甚。君子曰：滇南之劫甚於中州，其機已兆。哀此人民，其將盡乎！

是歲大饑，夏秋彌甚。民採草木花蕊，及水中荇藻爲食。均傳北山脚有觀音土，取參麵食，和餅食之，可以充饑。食之，腹脹乃止。一村之內，粒食者三五家耳。次者，多以麥豆山芋爲饕餮。世亂禍大，江邑四鄰皆回匪地。又各村紳耆，調劑借貸安慰，故遭兇荒，而境內禍亂不生。

多豺。未亂之前，已多食人，至此年彌多，屢入村寨，銜小兒食。竟依村寨住，蓄兒長大，人或取其兒而斃之。按豺似狗，嘴牙較深，百姓呼爲山毛驢。亦有兩耳直豎，脊黑尾禿者，故俗呼此名。蓋有數種，而似狗者多。世亂乘時而生，真所謂禽獸逼人也。其走甚急，人不得而追之。

戊午，八年夏，彗星見紫微垣外，光燭垣次，漸移至心氏之度。至秋九月，始滅。

八月朔，日有食之，食盡，衆星皆見。

逆回假道侵河西城。自丁巳春與激江賊和後，回子間有十數人路過江邑，至浪廣買布。至賊攻省，無一敢至者。至此，賊首帶千餘路過，將圍河西城。緣前數月，回匪暗結各鄉素知之人，牛摩、甸頭、榮富、古城、西山五鄉爲和好。九月末，徐元吉自河西敗還，先下戰書，圍攻海西鄉。接書片刻，賊卽至。孚卽與鄉中同事人建議，將宗功橋用木牌紮起，派鄉練守橋。須臾水乍滿，時各鄉恃賊爲好，西山鄉僅有西山下保正五村不與賊合。賊住城南門外及左衛營。聞我鄉中砲聲不止，且使探子查聽，防禦嚴密。因使來言曰：「我回衆好意借路，不敢妄存歹心。而貴鄉槍砲不息，是以好尋仇。明朝將率衆請見，倘止槍砲，詰朝速去，不敢犯也。」因使答之曰：「省城以無備受圍。當今亂世，有備無虞，無備患生。貴教包藏禍心，誰能測度？況朝接戰書，日中卽至。攻則相敵，不攻自退。何辱命焉？」豈料賊匪敗兵之餘，心膽已落。方便人來言時，已連夜逃退而去。自城東北沿海一路村寨，方恃無恐，猝被回匪悉擄財物而去，無可訴苦者。初丁巳年潘德洋自廠歸家，住通海城。通海紳耆待之極厚，借重保城。回匪燒河西，進紮楊廣。有蕭家婦者，突若神靈憑依，借口傳令，將城上盡扎草人，被衣服，執戈矛。賊以爲城有準備，將就說和而退，無煩鄉兵之力。繼至河西，紳士與之計議，攻破下回村，近城之患遂消。乘勢

欲攻東溝。回將逃遁，被人阻之，因不復攻。回匪招集漸多，不能再計。回於是得搬激江賊首，合攻城外，雪梯地道，幾難爲拒。文生李簡帶鄉練，舍命破賊，爲部下兵誤中，死之。兵弗顧，一鼓作氣，將賊營一掃而空。未破之先，普洱府人文舉鄭昭，以四川知縣，奉字委來雲南，說和漢回。八月至江川，使人謂予曰：『我二人，五華書院同硯友也。聞江川現在各鄉皆和，而公獨約束（束）貴鄉，不肯從和。衆寡強弱之勢，或有不敵，是害身家，陷鄉人非計之得也。相好在前，我能爲公左右無虞。』予應之曰：『公奉委說和漢回，不得不爲此言。且所言者，論勢不論理。忠孝節義，理之經也。士宜守經，何論勢之衆寡強弱？今事涉嫌疑，不便相見行矣。何庸多言！』河西賊敗，此人知難言，不識何方而去。潘德洋於賊未攻河西之時，即招練由西路富民縣一角開省糧路，至陞山後，麻栗園，力戰陣亡。餘衆數百俱盡。然此路借其力開開，是以西路官兵得以漸次運糧，以救省城。喘息之急，不爲無益。賊困省隔年，大紳士舉人孫均輩惟思處和。到萬壽宮，與馬德馨見數次，竟難遽和。武官惟儲克昌忠勇，竭力嚴守城池，漢人恃以爲依。城內糧缺，升米銀一兩。餘山村夷民背米，偷至城下，城上人與之金。答曰：『我只知要錢，不知要金。』有金者尙難免饑。肉一斤，錢一千捌百文。兼之疫癘大作，病饑餓死者，日從城上棄之，不計其數。慘傷極矣！秋後，糧路漸進，援兵漸集。徐元吉自潞江赴省助攻，被官兵敗亡。猖逆屢次出戰，不利，得力死者甚衆，賊心漸灰。官兵攻擊日迫，賊首馬德馨不能支，遂敗退潞江。東西北各路賊衆皆散，省圍遂解。

冬十月，遂四外雜人不法者於境外。兵興以來，東川及各地雜人，多爲不法，敲磔鄉民，恃燒香結盟之勢，內結衙差，外恃棍徒，藐視各鄉紳士，不復在意。時有鄉間練目某，至城內紳士家客事。四外人正在糾衆於東

城外先農祠會盟，遂挾仇來圍鄉間練目某於南城外民家。未及，而練目將出，因驟然通傳各鄉練於左衛寺內。左衛練首與紳士言曰：「縣署總役勾結匪徒，燒香起禍，官爲主禍之首。我輩攻進城去，將此輩除盡，以消後患。」有喜事紳士者曰：「正合吾意。」於是夜三更時，點鄉練一百攻城。城內紳士知是本地之練，想亦無害。官傳守城，無人應者。練丁扒進城去，衙役屬遠方者逃遁。次日同事武生徐裕安到左衛，勸練丁遣散，見官呈白情事，不聽。孚聞之，往勸曰：「練丁鬧事，紳士宜彈壓。今遠方人已逃，此當衙差者積惡已慣，逐之宜矣。至口外遠人太多，豈能盡逐？宜用法駕馭，使不生禍。若再迫之歸賊，我江邑道里山川，若輩熟習，賊使爲向（鄉）道（導），爲害奚極？且今之練丁，實官之民，得罪於官，官難稟上。呈白其情，官無不從。茲若不息，是與官爲對也。若聽吾言，官易了結。將四山頭人現在城者傳來理論，不準勾結雜人到城鄉結盟生事，想無不允。」從之，遂至城內。在城紳士亦喜，傳齊解散。緣好事紳士與遠人結盟未畢，聽無賴之徒另爲結盟，互生嫌隙，仇釁漸深，暫雖勸止，後復起議驅逐，於是遠人皆歸於賊，屢爲謀害江邑。識者曰：江邑不能無事矣。

各鄉設壇講聖諭。自秋七月來，江邑聞新平、岢嵐、河西、新興，俱宣講本朝聖諭廣訓，勸化鄉民，使知忠孝節義禮讓恥廉，而總以尊君討賊爲重，不可從賊比奸以害地方。原太平時，官紳朔望宣講，頒爲定例。年久廢弛，今則不拘朔望設壇，日時宣講，雜以格言善書。派講生至各村寨寺廟開講，使男婦咸來靜聽。至此父戒其子，兄戒其弟，妻勸其夫，共知爲善忠君之爲是，行惡投賊之爲非。凡宣講之地，逆回攻犯，屢戰不利。江邑人民較別地更爲忠直，加以暇日習練兵務，此後故能屢敗賊匪，得以保全無害，地方漸次安息。計各鄉設壇者共二十七處，皆端人正士，善良之民，入於其內，以故各練丁俱受節制，不肯違教。逆賊之首，率衆攻雲南府屬之

武定州，推馬如龍爲首。冬，自江川普妙鄉路過。普妙自陷賊後，不敢拒賊。因離城遠，山川隔限，自爲一壩，爲新興、河西回匪往來之衝要，故難阻截。賊破武定，屠其城，進攻楚雄府。時掌政事者，文舉謝光銑，優貢丁燦文，威福自擅，不諳兵機，不恤士卒。儲克昌保雲南省城有功，奏加提督。其初雲南縣人也，頗辦迤西軍事。至楚雄，二人不禮。帶兵居城外，紮營山頂。賊往攻之，力戰而死。馬如龍帶賊至，二人仍驕縱自若，日事奢侈飲宴，不知提防。賊用地道崩城，城陷，滿城官紳男婦屠戮殆盡。惟有署西道宋一小卒背出逃亡。楚雄縣先日因公出城，教官寧州人張匿迹於練中，得逃。時迤西梗寨（塞）所去官員皆止於此，約在千餘員之數。加以各州縣紳耆富家相近者，亦皆聚此。至是，一網而盡。滇南各地，死劫之慘，武定之外，惟此爲甚。知府張同登亦殉難焉。

己未，九年，夏六月，同聯保甲。時省圍退後，巨賊歸於激江。江川四面距賊，賊勢愈熾。衆至雙龍鄉桃溪寺內，皆願舉孚爲一縣之首，廩生李天章副之，同掌紅令。武生徐裕安掌黑令，武舉段雲鳳副之。孚再三辭之，不獲命。自是事歸統屬，勞瘁彌甚焉。

庚申，十年，春正月，赴嶠峨十數日。嶠峨紳耆使致書約會，曰：「當此之時，賊勢漸大，非一縣一州之力所能勝。茲敝邑已約會新平、南安、河西、新興六州縣紳士首領，同興義舉，防堵猖逆。一處有警，五處救之。此六國合從屏秦之遺意，願貴境同心無疑。」因傳各紳士，皆以爲宜去。於是文生潘逢春、史聯芳同行，赴嶠峨城。新平、新興、南安皆至，惟河西辭焉。會畢，二人還。

二月初一朔日，帶練救嶠峨。賊退，救甸三鄉。到嶠峨後，河西猖匪於舊歲臘月率衆攻嶠峨城。新平練首帶練來。司城文生趙佩，各店拔貢張茂俱來救，將賊攻退。時賊又攻嶠峨之化念、羅里、新平之方丈。各地飛書

求援。因寄書江川徐裕安、段雲鳳、及武舉秦德貴皆來，隨帶三百練丁。新興首事鄭安、戴成，以二百練至。新平及嶧峨旬五鄉練悉來會。前救化念，賊退羅里。進兵馬里，賊退方丈。我兵乘勝追至惡漁寨，賊敗退河西。新平練首武生楊年幾七旬，得妖夢云：「有大貴。」欲衆人推尊，就此起事。以攻河西賊，起首。予曰：「方茲禍亂初起，賊勢猖獗。六州縣自救不暇，何暇攻賊？公有佳兆，當待時而動。今賊至而戰，祇可應敵，不可貪功。我輩同事，當度德量力，進退合義。汝計宜緩，不可急也。」退兵嶧峨。南安告急，江新兩處，帶練先行。初五日，至旬尾。是日一路村寨，老幼焚香，跪接。均曰：「昨宵猖匪之頭子李芳園大書來示，曰：『投和免死，抗拒燒殺。』衆人一見吐舌，不知所爲。今公等之練促至，是從天上來也！唐先生在此，雖有識見，却少兵力。茲幸矣！』先至旬中，聞唐先生名。孚與郭安見之，口無所言，揮淚而已。日暮辭行，至旬尾，聞南安賊退，李芳園帶賊八千餘，已住八街。次日，至晚，又報賊至瀘溪矣。初七日，旬三鄉練出新街，賊夜間已站住。練到，賊即開砲。我兵路出寶巖，見新街交仗，未顧紮營，衆練出救。方渡河上坡田，賊將三鄉練追散，按下坡田。新興練亦奔。我江邑練首文生、秦天祿極力抵敵，帶重傷，手殺數人而死。從旁救者，練丁趙天喜、李懷清亦死。方圍衆練於河中，急命練首李金、孫汝成下救。二人持矛而下，喊聲大震，賊圍大崩。我練二十七人赴營，賊追散。三鄉練回，將下寶巖燒盡。新興郭安、戴成、趙鍾上山觀陣，見賊鋒甚銳。曰：「我輩不忍徑逃，有張先生各位在營，何可悖之？」旬中陸監生、江川縣籍也，至營首而逃。賊於是合七八千來圍攻寶巖。查營中不過三十餘人，又無牆垣棹柵。已經破壞之村，只新鋪草房一排。頃刻之間，以困木朽牆充塞路口，嚴爲堵禦。段雲鳳入村頭瓦屋，敲開槍眼，以堵後山，使賊不能由後挖牆。徐裕安持刀堵山路口。秦德貴拔劍堵北頭路。戴成提鎗堵南頭路。安置初畢，賊周匝六七重，喊

聲震天，營中寂然無聲，槍必照人始發，無虛發不中者。四圍賊槍子如雨點，爭戒無驚。賊擲火蛋，草房一片皆燃。炭落火烘，地狹難支。一陣大風，突從南來，火焰轉北，賊退百十步，依山自卯辰時，圍至午未。練首數人來商曰：「請上馬，我等衝開一條血路而走。」予曰：「賊圍重疊，衝之亦難竟開。兵心一動，各不相顧，無一人得生。我等亦必盡亡。況帶傷三四人，何忍捨去？聞司城、沓甸兩鄉練午刻畢至，未必盡壞天良，見危不救。姑且待之，死守無貳，必將獲免。」練首曰：「公臨危而心不變，仁人之言也，我等同死亦願。」南頭瓦屋離數十步，賊入其中，背門扇倒行來攻。槍砲響處，應聲而倒。戴成所練，突受槍子，以草覆之，無使賊見。賊插白旗，至後牆不能拔去。來取旗者，槍斃十數人。楚雄廩生姚帶三人衝突來救，曰：「公等無懼！此西城彈琴退司馬之時也。不險，不足以見能。」段雲鳳部下殺散之練，聚而言曰：「江邑首事皆亡，我等有何面目歸家？」約十八人，飛衝而進。賊受斃已衆，帶傷數百，見援兵突救，知事無濟，鳴金徹（撤）退。旬五鄉初見村煙漲天，以爲衆軍皆盡。緩刻煙消，猶見紅旗飄舞。喜曰：「客練尙存。」數千鄉練堆山如雲，無肯救者。賊退新街，我兵扶帶傷者咸歸。君子曰：旬三鄉良心盡壞如此，不遭劫，是無天理也。唐先生聞之，乃語人曰：「此地民人盡染妖邪，無正直者。江新兩州縣義士遠來救援，吾知孤軍難濟。前日見之，安得不揮淚如雨？」唐先生者，湖南潯陽人也。雲遊滇南，見世歷亂，思欲拯濟，以行善功。觀其人，頗有道氣，外示顛狀，隱法不露，埋身煙酒，欲測之難盡其蘊。凡事若有先知之明者。至次日，賊退瀘溪，我兵進迫，遂退八街。數日帶傷者又亡一人，擇地葬五人於旬尾城左山砦上而還。十九日，還江川。至三月初旬後，賊又攻三鄉。全仗唐先生內爲策畫，分置練丁攻退。聞此番來救之練，皆楊武化念人，平素熟悉槍法者也。

二月二十一日，新興賊首帥衆侵我西山鄉。逆回暗傳四路賊匪數千，使原在江川四山遠人，逃入賊黨者，先爲鄉導。正值古城鄉龍街趕集之期，早飯後由古埂照壁山前而下，隨余朝輔、朝亮、李貴生等鄉導入白家營，順河至竹園村，向黃營。文生、蔣恩熾死之。放火殺人，村民上街者半，不能拒敵。速傳各鄉村練，進紮雲巖寺村暨江邊村、陶家村。紮猶未畢，楊宏甫帶練數十，到大橋挑戰。賊衆分股而出，三面圍來，僅以身免。紮營練丁退至海西。徐裕安在後支敵，身邊火藥偶燃，毀傷面目，左右夾護歸營。賊乘勢燒殺雲巖、桃溪、江邊三村，各村只顧搬家。忽報天晚賊歸黃營。黃昏後，段雲鳳、黃宗光接孚書，帶雙龍鄉練千餘陸續來，衆心始定。次日分派已畢，傳六鄉合浪廣練，於黃營外，分五股進攻。選壯勇者當前，人人與敵交手。賊死傷衆，敗入營內。惟西柵子一股，攻最勇。武生李必揚奮勇刺賊，爲賊傷腿而退。正在進攻，忽見賊從北邊退上山者多，勢將敗遁。南邊一股賊，繞出營來。此股練支不住，乍退，賊轉身助勢而來。西足之練恐截河埂開路，亦退。陣亡者五六人。遠練悉退海西。次日再攻，賊不出。正議二十四日黎明進攻，半夜已報賊匪逃遁，丟去死尸馬匹無數。賊來時，余朝亮弟兄原住白家營茨塘子，張成凱等皆與村人相知，故此村獨全。竹園村燒三分之二，羅太村一炬皆空。張旗村、黃營焚半。江邊燒去上半村，及雲巖、桃溪兩村。楊護曰：「吾父設館新興，回子受業者多。今學生不無從賊來者，竟將我廩舍焚完。忘師背業，莫此爲甚！」泣涕語鄉練云：「明日與汝輩同賊拚死！」殆憤激之至。次日鄉練請出仗，不知在處。賊本意欲取江川城，會約四路匪黨，陸續進攻。入黃營之夜，卽以勢恐喝城中。內有畏賊者，使至海西壇中，言賊勢難敵，和之爲便。衆尙未知，早被鄉中文生、朱耀南將書扯碎，大罵而去。次午大勝，人心始定。賊甫退青龍街，一股賊黨方擬賊已入境，由路居鄉來助。到鄉，知賊已潰，散去。賊中有晉寧匪徒

十餘人，充作行路人，至海門橋村，鄉練解至。方議送官監押，緩日地解，文生張壽延同練首孫汝成貪其衣物，不稟而戮之，僅逃一人。事過，重責二人，已無及矣。查此黨人，隨賊抄搶擄掠，傷命已多，亦所應誅。賊散，新興壇鄉練隨郭安徐向帶來，因同會也。住數日，以禮謝回，雙龍兩鄉練亦還。此番鹽糧子藥各軍費，皆海西鄉供給。外練來，家家先煮飯供待。練皆喜曰：「如此誠心待客，我等不竭力，何以爲人？」事畢，未嘗派軍費於各鄉也。於是練首帶鄉練搜山，因四山遠人爲賊鄉導，西山鄉各村山場甚寬，多典賣於四外人，喜乘勢盡逐之，將大窩鋪、照壁山村、前後山村草房，盡爲焚完。練歸，復分繞茅草庵麥沖，焚其尾。二處哀求曰：「我輩無從賊者，乞爲赦留。」因與西山鄉首事紳耆言之。西北一帶山村，惟二處得存，令爲探信於山間。

閏三月二十七日，新興賊首敗後，復推激江賊爲主帥，賊五千餘，犯我江川西山鄉，仍由照壁山來。激江一股，由衆脚冷水脚湯家山下。已初，速調防堵。賊西北兩邊，滿山逼籌，白旗紛擾，金鼓喧嚷，望之耳目皆眩。我兵堵住西河埂，賊兩路沖入竹園村。白家營因前次與賊通，不燒房屋，衆人詬之。此番賊下時，男子皆在田中，婦人盡持鐵扒站牆，與賊抵敵。半時，男子歸救，賊故難入。賊卽時帶匪攻張旗村，燒屋進迫子營。如蜂如蟻，攢扒圍牆。練揮刀亂砍，手指盡落。攻至黃昏，練首段文林上房頭招呼，不意賊槍從旁邊空房而出，遂亡。至黑盡，賊退竹園，商量明日再戰。雙龍鄉文童王恩溥所帶得力十數人，黎明入張旗村子營鎮守。半回馬時，兩三村老幼跪滿馬首，泣涕求顧。慰之曰：「我來力救，是我之責。公等歸營，小心防守。明朝挑精壯而來，我不回鄉挑練，恐有疎虞。何庸泣也？」是夕，雙龍鄉練亦到。將六鄉練分派，詰朝早去。前數日，河西練首李世清、譚兆鳳亦到。出隊時，同去上敵。賊分三股而出，西股從羅太村進，東股從官溝埂來，中股從西河埂下。晨初，賊已圍攻張

旗村。寺內練不及防，被賊乍困，死者四五人。汛官不及帶兵，首目曲科退黃營。賊攻子營甚急，烟漲蔽空。王恩溥年雖少，有膽量，命所帶練及本村練，四角照應，以故營內不驚。賊大股自西河埂來戰，早將大隊擺好，於黑龍潭河埂橫列而待。先是各處與賊對敵，只知散戰。一有不支，被賊追奔數十里，無敢回首者。卒因作重雲陣，擺大隊。賊到隊前，兩三層槍砲次第而出。賊背尸不暇，何敢前逼？由是臨戰遂穩，練無懼賊之心。左右兩翼夾攻，賊遂退還。次兩日出仗，亦如之。河西練首每日當頭敵，刺退賊人。江練恥之，愈加感勵。賊據竹園數日，未見大傷，屢給白家〔營〕說和。二十八日夜間，武生徐裕安帶鄉練一百，由後山繞至白家營，住紮營中。武生白鳳鳴、首事萬壽，已有和賊之心，不欲同住。天未曉，鄉練即徹〔撤〕回。因再遣李同，復帶練一百，往彼處鎮守，以臨賊之後。『賊懼夾攻，必難久駐。否則此營一失，賊恃爲巢穴，後悔無及。』李同欣然復往。賊知後有兵窺其背，前又日日受敵。卒復聚紳士練首密商，曰：『兵非出奇不勝。我等另爲定計，諒可破賊。』於是夜夜分練，分練前（暫）作三路。西一路，九槍響畢，播鼓三通，坐草而回。東路槍聲又起，仍如之。中路槍聲復起，亦如之。至第三晚三十夜黃昏，大雨後，在壇外鄉練二千餘，無敢去者。獨選得江邊村文生楊立，自帶一百練，與彼自帶三十餘人，夜半入張旗村。開營之事已訖，乃挑選三十六名精壯鄉練，衣以白甲，佩以黑毯，授以長矛，每人帶火錘六七個，令練首周桂芳領之，囑以三股衝入營內，銜枚而往，不用說話，亂拋火錘，見賊即刺。練依計而行。至賊營，賊疑內變。見火光亂飛，一齊皆驚。出視我練，仍衣白衣，知（認）爲賊黨，問即刺倒，見者折頭。各人收拾急走，須臾逃盡。東西兩路，抓山而去。河水漫漲，不顧性命前渡。連山一路，草皮蹬光，我兵追躡不及。各鄉不料賊即夜潰，黎明始知。當賊未退之時，人皆憂懼。城內紳士寄書西益三鄉求救。紳耆李鎮曰：『未見張先生書，何能』

徑去？向予言之。余因修書白其情。賊退日，練至，住城內。又踰日，嶧峨、甸五鄉三百，及新興、郭安、徐向二百，皆至。云：『道路遙隔，我輩不敏，皆後至。然既破賊，公等何努力之至也！』因賞慰攻營練丁，酬謝各地來救之情。供給外練，海西費十分之七八，亦未派及外鄉也。

夏六月，出練救援新興。田慶餘者，河西下回村人，武進士也，少家貧無賴，田僅十數工，倡獮匪作亂，被潘德洋焚盡村寨。由是攻武定各地，亂心無已，爲回教之罪魁。糾百餘人結盟，安置奸細入新興城。城中主事，前死難金玉靈之叔父金國寶也。數年，城中小營回匪，時往時來。金國寶自廠來，託言爲侄報仇，由河西招練百餘，入新興城。通州游手子弟，以彼是漢人，盡屬之。那識放縱練丁，不循規矩，擇大毛營居之，四面皆水田，以爲賊不能至。城內派練紮守，全不認真。州令鄭前任河陽令失守，繼復至新興，欲除之未能，反逃官而去。其與謀事者姚先生逃甸尾，舉人阿中立託故走江川。金國寶愈驕縱。田賊於五月口日夜間突入，無一人敵者。賊遂據城。左德鄉紳士及首事郭安等求救，派練首先帶三百紮大士菴。六月杪，孚同秦德貴、段雲鳳、王祝、陳銘、黃宗先、徐裕安及練首王永安，皆到。甸五鄉練亦到，分紮城之西南北三面。甸五鄉練屢得勝仗，賊不敢出，嬰城自居。沓甸張茂亦到。金國寶之練號爲勇練，失城不恥，轉謂我等不動。看我兵攻城，甚忌之。漢人先已將城加高，賊死守不出，雲梯地道俱窮。省憲檢放新興人協台王濤來辦，年老無能，通邀各地練首一飯而已，無策可行。馮鎮軍致仕還家，只知日勸外練攻城，待我兵不如待勇練之誠。且吝財米，不肯多助軍糧。王濤之子王文保，隨委員文官數人至，亦空言勸攻，毫無計策。七月十七日夜間，趁天大雨，城外水淹若海。因與衆同事商議攻取西門外街，以逼城內。『今夜賊見大水泛漲，必不提防。我兵脫衣渡水而進，必捷。』衆從之。果然，賊不

料漢兵來攻，一頭逃入武廟，一頭逃入城中。火煙一起，城內皆驚。賊首不知所爲，佩馬將由東門而逃。奈本地練亦曾奮勇先進，以爲必得，不容衆練放火，云是親友之屋。武廟賊無跑路，不能遽奪。天已將明，勇練各束手在營，在前觀望不助。賊從南邊縋城而下，勇練亦不肯堵。我兵見事不成，只得仍從水中而退。幸賊不敢逼，軼入濠溝死者三四人，餘皆歸。彼州人仍欲挽留，曰：「張先生天時地利無不知曉，緩圖月餘，未有不捷。」予辭以薄知寡能，練丁無力能攻。後裕鄉紳耆至，亦空談無練。於是徹（撤）還。旬五鄉壇練亦歸。

秋九月，官運糧路南州勦賊。前任廣縣令卸事，新任訥謨謹來。省城大憲因賊漸盛，歸咎按察司清慎，奏免。繼賊攻省，儲克昌之力居多。征西陣亡於楚雄。武官鎮軍何有保之義子何子清，原姓林，貴州安順人，奮勇退攻省逆賊出力，官放翼長。岑毓英，廣西人，捐縣丞。至雲南，屢與大憲條陳時事，不聽。與何子清善，漸次起用，命帶練攻宜良、獨匪，以功委署宜良縣。又命同何子清征路南州。是州土匪據城，有傳六經者，亦土匪也，奪而據之。獨匪勾結夷人趙發，給言：「獨夷一家也。」發附之。回每以此言煽惑，各地夷人皆聽其驅遣。以故回黨愈衆。茲何岑奉上憲攻路南羣寇，札諭江川縣開官倉糧米供運，送至寧州之小山海邊，使轉運到軍營。各州縣皇倉積谷，城破盡爲賊有。惟江川縣倉穀全存，地方軍務未嘗取費，至是運向路南幾一半。後二年，全運交省城。雲南七十二州縣，未有守法應官，如江川縣者。人皆曰：「九重天遠，下民雖有忠心，其肯誰達之？惟有各盡其心而已。」天高聽卑，循分守法，天必佑之。一月餘，何岑亦克復路南，糧道遂息。（通）

冬十月，復出鄉練救新興。至七月末，江練退後，彼州紳首至司城求救於唐先生。秋，至新興，住馮進士家。見城高而險，地方人心不和，難以力取。於是設齋醮勸人心。州人笑曰：「先生到此，擬有仙法道術，可以破賊。」

今設立齋醮，爲迂闊之事，無以懼賊，轉爲賊笑。先生能事，亦可知矣。『外雖見重，心實不然。』城練不時開仗，賊亦不出。十二日，我鄉徐奠復以新興州求救甚急，統帶我鄉練往援，住左德鄉大營。屢次挑戰，賊不時出隊，皆敗。由是謹守，進退兩難。回匪四路傳齊，會商。冬月二十一日，激江賊自徐元吉死，馬德馨敗回，能用計，不能出敵。將河西馬雙恩迎至新，拜大帥。一夜之間，出攻三州縣城池。一攻晉甯，二攻江川，三攻甯州。晉甯一到即入甯州，紮城外。州人求救河西，武生王正坤往救。六七日後，破之。馬雙恩帶賊前來，衆曰：『何之？』詭言以答。行至龍王廟，始言攻江川，頃刻不停。過祿充一帶地方，村人寫字暗報不及。五更撲進江川城。貢生周雲藻、廩生趙鴻文拒賊死之。時守城練日久疎忽，五更穩睡，賊上城，始覺。烟火一起，文星閣下及東西街火，皆發。婦女悉奔入南城玉皇閣。賊東西北三門皆跼，南門已跼城樓。城內文生黃世仁、武生葉松和、黃登甲等，率練與賊交鋒。雙龍鄉段雲鳳、周均及海西楊增榮，先因事進城，得三人左右照察，以助衆人之膽。天初明，鄉練往救。賊以爲城已到手，勞苦一夜，半多造飯。豈知鄉練至南城下，將茶鋪內茶桌取爲擋牌，一桌上前十數練隨之。頃刻之間，練進七八百，城練愈加奮勇。葉松和原朱批：此疑不是葉松和帶練直上城樓，將賊擊退。李必揚、王永安、潘正昌帶鄉練堵三條街，執槍矛直衝而上，賊不能敵。加以大槍直掃，喊聲大作，賊爭東北門逃竄。趕不及者，跳城而走。衆練掩殺，城內尸積。追出城外，賊向東路而奔。各村練邀截，一路追殺。至牛摩大營下，賊死者不止千餘。馬雙恩賊首，爲李必揚所帶之鄉練殺於城中。自賊攻各州縣城池，未有如此之慘者也。縣令訥謨謹至正街，爲賊槍傷腿。汛官方文禮跳城逃走。教諭楊時澍失却學印。各鄉什物寄城內者，賊帶逃者，多爲鄉人截取。在城者，互相竊棄，移置城內。人皆以爲賊取去，驟富者頗多。死難者百數十人。往尋甸東道聞之，以書遣縣令曰：

「江川士民，同心協力，將撲城之逆回血戰逐出，不過頃刻之間。滇南州縣，僅有此耳。於是攜酒痛飲，不禁大爲一快。」此時江邑士民，不貪名利，縣令將此番戰功，移獎幕友萬徵衡，以冒功焉。

二十五日，江練自救新興。至我練歸後，武官袁守大營街爲賊所陷，並委員拔貢李允映華。原批映華之在軍中也，賊素知名，勸之降。李不從，辱罵之。賊以大繩鉤穿背骨吊之，仍罵不絕口，遂被害。聞者痛之。維彬註。皆爲賊獲，死之。麋生徐

廷殉難。又數日，新興首事郭安亦爲賊所害。練首戴飛鵬先已戰亡。令國寶帶練亦逃，欲赴省，至晉甯州界，爲獾匪所截，遂亡。唐先生辭去。初唐先生在甸中語予曰：「世亂民殃，官家難仗，望先生抱救世安民之志，力拯衰亂。」予曰：「當今賊亂如麻，何地能免？設江邑有事，更望辱至。」應曰：「諾。」先生歸司城，予以書將原情達之。回書曰：「貴處有先生維持，可以無患，僕非忘前言也。新州士民數番求救，不獲已而去。至後，見新州人民如海市蜃樓，虛空幻化，百無一實，終不能濟而還。先生不棄，至司城敘談旬日，是所切望。」予以事繁答之。新州失陷之弊，唐先生數言盡之矣。自是全州皆失，後裕鄉亦與賊和。

十一年辛酉春，翼長何子清、岑毓英使來，議進兵勦潞江。於前年春，岑翼長遣使以血書來乞師助勦宜良路南。曰：「弟以粵西一介，來至滇南，逆回倡亂，取犯省垣，幸獲天佑，官兵遂散。今奉大憲命弟率師東征，先勦宜良路南。滇南地方不乏豪傑，聞閣下江邑紳首，衆所欽佩。賊匪三次攻江，運籌決策，卒使逆回（竄）逃。借公智謀，同來軍前，帶練勦賊，以次剷除。盼望之至！」爰付使覆書云：「自潞陽失守，甯州之青龍街、路南之竹山，皆爲逆回之心腹爪牙。茲晉甯復失，道路隔絕，雖欲帶練來助，効命馳驅，力不能及。現在新興失陷，屢次乞援，只好就所能及者救之。倘天心克默，能期克復，再効指揮不遲。」今春，因宜良路南恢復，上憲加岑翼長

衙，並委署激江府，命何子清勦激江，岑翼長副之。又來催促進兵。許由祿充進兵，攻尖山。三月，何翼長兵練自中關下，岑翼長兵練從陽宗草店來，步步安營兜勦。旬月之間，東路得鎮海營，雙龍鄉武舉段雲鳳帶鄉練下鎮海營，同隔河文生羅雲漢帶練，出河梗上，分札露水營。又旬日間，河西譚兆鳳至，約王永安同到鎮海營，一路往紮。賊首馬德馨，凡營壘與漢兵相對者，繫以鈴索，以犬守之，漢兵無法攻營。六鄉練進紮尖山，兩路官兵屢得勝仗。何翼長到營不數日，又歸省城，旋來旋往。翼長貪戀女色，在省娶四五妾，只管任性，不顧軍情。義父何有保往馬龍州，不進省，後賊殺鄧爾恆。又二年，復爲亂兵過馬龍殺之。江川鄉練住鎮海營，紮河梗前後者，俱爲賊敗。羅雲漢陣亡，練死者五六十。譚兆鳳帶重傷，至江川亦亡。岑翼長又以書來召子，曰：「聞閣下素諳兵法，雖能制入境之賊，而激江賊屢次攻江，君之仇也。況近在門庭，願與君共圖之。」致書答云：「公由東北進，敝邑由西南進，未敢竟忘仇也。抑乎聞之，古人行師駐兵之處，必擇要地，紮小營以顧大營。縱賊蓄銳前攻，互有救應。大營內隨機應變，指揮無虞。公今遍野屯紮散營，以圖前進，則精銳在前，老弱在後。前茅偶有不支，後者誰能抵敵？是以武侯之八陣，衛公之六花，皆內立中軍，外備護衛，可以持久無失。且今之兵練，半多烏合無能之徒，充練役以求衣食，非果有忠勇以應上命者。願翼長汰其老弱，簡其丁壯，則少可當多，且省軍費。」旋答云：「閣下雅訓，敬領壹是。但當今之世，坐而言者，未必能起而行耳。」子語人曰：「岑公有自是之心，非真能謙恭下士者也。以公所行，必至敗辱。」

夏六月，岑翼長至江川捐糧。時兵練既多，糈餉不濟。岑翼長至江城勸捐。到時，即傳衆紳士相見，略示其意。至晚，知衆紳士在玉皇閣，隨帶委員四五人，步行而來。時大佛殿紳首滿座，專向子言曰：「大兵勦激，需糧

甚多。貴屬密邇，若兵糧不繼，是置吾於死地也！縱死閻君殿上，將與汝對質。」答曰：「江邑徧小，量力傾助，敢存客心！明公何必以已甚之言，重相逼壓？已失勸捐本意，明日當偕衆議之。」衆紳士見威言相逼，須臾退去。茶罷，翼長亦去。明日傳至縣署會議，貢生王沛曰：「今日汝不必去。昨晚翼長似有憾汝之意。」予曰：「他如有歹心，必將舍而不露，不肯直言。況在需糧之秋，意在壓我以多捐也。今日傳見，相機言之，公何慮焉？」入署見畢，言需三千石方可，乘間言曰：「以敝邑介居仇讎，四鄰皆回。去年賊匪三攻，各鄉村悉罄所有，未得官家顆粒相助。今分外加捐，民將謂奉上虐下，使生等結怨，必至見殺於鄉鄰也。不如翼長以平不肯多捐之故，先將爭戮之，則可以威民，而隨欲皆從矣。」翼長笑曰：「汝言何至於此？果能勸捐成數，惟吾兄所言，無有不從。」宜良委員陳鳴玉、新進士也，路南委員潘書役也，皆言我宜良路南城鄉村寨，傾囊願出，無有遺留。衆應曰：「二處賊陷，翼長費國家帑藏，練丁性命，竭力克復。我江邑皇倉且運給路南，何可以彼較此也？」翼長勸勿多言。近六鄉捐糧數目，各鄉人量力記之，共米七百京石，豆亦如之。次日至雙龍鄉漁村，正在議捐之候，已報激江官兵兩路皆敗，惟鎮海營尖山尙存。翼長下船急去，至鎮海營，軍心不齊，內有變端。翼長手刃數人，乘天未曉，由路南東邊而歸。繼調江川練三百，同舊住固守，結以籌師復來。賊周匝圍住鎮海營，江練運糧送鎮海營，由賊叢中而入，萬分艱難。原中關一路，何翼長貪戀省城，不多在營。晉寧呈貢苦極，男當夫練，婦人以首帕運糧，賞號又缺。賊以銀錢買屬帶兵官翻白旗，西北路遂潰，東路亦奔。秋九月二十八九日，我練從祿充由海駕船攻破路區，焚其屋。次日各路即失。時予長子鑫鎧初亡，含悲泣以從軍。又值官兵新敗，愁悶交加。然軍務重大，無容脫身。武生潘新練首王永安，託故而逃。初一日，賊盡起激賊，來攻尖山。後營不支，賊遂夾攻前山住

營。山路險窄，我兵血力死戰，殺賊百餘。武生劉萬年、練首韓裕佩、與鄉練赴海死者七十餘人。賊乘勢下祿充，同武生黃鼎、文生潘逢春、雙舉鄉武舉陳開雄、黃宗先、文童王恩溥、廩生李天章、武生徐翼，皆由船退紮立昌。賊入祿充，燒起數間草屋。村民既散，貪取什物。我兵殺賊首數人，賊有退走之意。因回船及山路兩股，復攻。賊退歸潞江城，速將陣亡者全數找回。賊知江邑難攻，轉從路南進攻宜良，無敢敵者。進圍城，民皆降賊。賊逼岑翼長至省，先到萬壽宮。翼長疑必死，賊反以好言慰之，欲借翼長以招漢人也。

冬十一月，賊撤鎮海營圍，鄉練皆逃，賊亦不截。至是，始免運糧之苦。先是馬如龍由館驛復率賊圍省。彼時，潞江初敗，賊首直衣黃衣，乘明轎，坐虎皮，足蹬金獅，儼然王者氣象。路過江邑之普妙鄉。此鄉自田賊貼新興，改名人和州，普妙鄉亦屬其內，不能自異。賊過，不堵不報。馬如龍至晉寧，漢奸宋璉開城迎降。至省，紮萬壽宮。省中惟何子清主事。自滇省造禍以來，大憲奏章皆言漢回互鬪。巡撫舒去，徐之銘來。京官因林制軍在時，保奏張亮基，謂「比臣能」，一意可平治雲南，同願奏請上諭，簡放幫辦雲南軍務。至滇數月，即署總督。見林子清倔強不受節制，告病歸。林子清更無管制，謂省紳孫均和賊，使人戕之。文武官不附者，殺之。至此離心衆強，盜壓城，頗欲說和。馬如龍探知此意，先有人通知，隨帶數人約至城上會話，和議遂成。次日，開城接進，仍坐明轎，不改路上所爲。岑已先進城，乃共爲結盟弟兄，令巡撫保奏岑翼長藩臺。宋臬司附回，唯唯而已。滇省又成一局矣。由是賊首馬德馨坐住省城，楊振鵬、田慶餘、張延齡往來省垣不絕。獨黨壓要省城鋪戶家婦女，無敢違者。無恥之徒，猶以聯婚回匪爲榮。嗚呼！豺狼當道，莫此爲甚也！

初，春二月後，潞江海繭（蠶）起尺餘。潞江水最清，風浪震盪，四周岸邊石多泥少，從無浮萍渣滓穢物。至

此起繻（噓），且有臭味。秋九月，漢兵將潰之前，只見水面上有物恍若雲相隨，大似馬形，由象鼻嶺跑至海口止，數見往返。迨四路兵潰，始知海繻（噓）與此妖物出，皆不祥之兆也。

同治元年壬戌春正月，河西楊聯發來。岑翼長到河西，紳首王正坤與之和，至是使來連好。衆皆曰：「連好之後，或同心勦賊，或同心和賊，請竭情相示。」使者默然。先是翼長至河西時，河西預以書約會文生黃世仁、朱耀南往會。察河西意在和，同見翼長，辭以旋歸商議，遂還。楊聯發亦歸。

三月，岑藩臺使委員來，調紳首赴省公議。外鄉紳士不欲往。浪穹舉人阿中立偕城內紳士一二人，同縣令訥，必欲往。委員逼孚與貢生王沛行。孚曰：「翼長未和賊時，隨所指揮，誰敢不從？今調省公議，孚有何能，敢與國家大事？乃必欲強！夫越分之人，古所謂「幣重言甘」，何必以「到省大有好處」之言誘我乎？請辭。」王沛亦辭。好事者遣文生秦鳳書往。至省，住藩署。次夕傳入賊府。馬如龍居上位，衆賊首楊振鵬、田慶餘等十數人兩旁次坐。馬如龍曰：「江川彈丸之地，竟敢與我回教抗衡，若不出糧三千石，予必發兵攻之。」時雙龍鄉陳開雄、周均先至省投岑，茲夕亦同在，皆不敢言。岑彥卿曰：「是我好意調來，請息怒，諸事好爲商量。」幾番代說，捐米豆各七百萬石，將秦鳳書送押昆明縣。岑復說情，以多貼求釋，住藩署。俟江川解繻至省，始得還鄉。

夏四月，岑藩臺委姓蔡者來署江川縣，帶回匪五六百，漢人二三百，前驅報到。即發練塔拒茨桐鋪，却之。新官見江練整齊，知不能犯，仍歸省。

六月，賊委回教納來署江川汛。到即請紳士，無人往者。城鄉士民皆不禮焉。居數月而去。

秋九月，賊首賽德過江川。新制軍潘奉命至滇，僕從寥落，行李蕭條，賊故不忌，亦不能猝然制賊。馬如龍

與臨元鎮梁士美同鄉結仇，定計取臨安。發前隊養德從江川來，假制軍命往撫，其實意在勦。館之書院，一宿而過。

二十五日，岑毓英至江川。岑既與賊和，惟賊意計所到，不敢稍違。今攻臨安，外假名爲撫，先使前爲嚮導。雙龍鄉周均、陳開雄、段雲鳳更奉命前來致意。六鄉紳首請三人轉到晉寧，善爲阻擋。至，則引與俱來。余將觀其到時情形，周均遽告之曰：「張先生至矣，勉至書院見面。」各紳士亦到。遂言曰：「惟我知汝。汝去歲秋，長子不幸，無心管事。但賢哲處世，須當決不疑，定大計。區區家事，何足介意？今馬雲峯前來，必欲進城。彼既投誠，爲朝廷命官，非前日爲賊可比。不允，何能？慮江邑阻拒，是以令弟先至，以通其意。汝可與衆商之。住數日，卽往撫臨，勿庸疑也。」予曰：「城內本是皇城，漢官進城，有何不可？江邑數年來，回匪攻圍數次。馬雲峯又爲回教之首領，誠恐城中百姓不從。城紳在此，明公詢之。」黃黼堂，廩生也，方啓口欲擋。岑大罵。衆遂默然。轉向孚言。因應曰：「明公意念若此，我輩至城，代陳雅意，勸衆灑掃而待。」至城，會商云：「此分明假道於虞以伐虢之計，無疑也。但孚質弱多病，必須衆助。拒則相同，不拒弗敢與聞。」座中惟雙龍鄉紳士周均、傅坤元等六七人不阻。六鄉紳士無一人肯容進城者。楊宏甫折雙龍紳士，義正詞嚴，練首人人願堵，議遂定。夜間又使人來壇。答曰：「適纔有言，何勞再問？」次日，聞岑方伯欲來。楊宏甫乃分派練丁貼城，授以計。至南城下，衆練去子發槍，開棚挺矛，似欲刺者。城上之練齊聲詬曰：「汝攻潞江之時，誓以不勝，則投江而死。江川出糧出練，倉廩既罄，死亡數百，那知敗不投江，轉與何子清賣省與賊，假賊之力，竊取大官，又欲來賣江城。何以對陣亡者妻室兒女？反來欲取爲奴僕乎？皇天后土，明鑒昭然，何可欺也！」岑方伯自入滇以來，無有受此辱罵者，不覺涕泗。

交流。復轉身而去。親迎馬現至大石關。旬頭鄉紳士不知城下所爲，出寺來接。值馬現將到，入寺甫坐，揮霍賊練搶擄，村中一空。旁村見之，跼蹐固守。馬現遂至大地住紮。食畢，帶賊千餘進攻城西斗閣。閣中四面紮出，火蛋不能拋到。賊親督攻，揮刀逼進。排槍一響，賊尸墜平田中。揮之復進，賊衆又倒。如是者三四次，不能敵，乃背尸而退。使其姪攻小莊，一槍而斃。賊帶兵官攻小石關、大村、張官營，不利。獨卯正府達達村，焚去廬舍幾盡。寧州紳士方欲拜見，突然開仗，驚曰：「是與上憲對敵！」趨而避之，惟恐不及。由是日日攻城，日日紳士老民往來通情。岑方伯傳孚與楊讓往見，辭焉。復傳李必揚與王永安往見。此去彼來，不令一齊而會。數日，雙龍鄉亦傳練三千餘，軍器排滿。委員見練嚴整不疏，以告馬現。誓曰：「予數年爲反賊，今受朝廷官，爲忠賊。」當茲姪子已死，帶兵官亡十數協鎮，予必調兵練鋪滿江川，令之殺亦不了。」遍行文書搬賊。此時制軍到省，岑馬請空白告示，預用印信。城紳見之，以爲總督告示已到，堵拒誤矣。孚三十日到城，觀其情形，言：「兩日之間，何得有制軍文書？乃預印空白字（紙）蓋印耳。此二人跋扈罔上，制軍恨不得假手於人（誅之）。堵之，有何罪狀？」乃就孚一人，寄書岑馬曰：「前日書院一面，轉至城中。衆論不同，遽難爲力。誰期練丁梗頑，獲罪上司，錢（慚）無解答。請越俎代庖，爲公陳之。明公奉督撫命，疾臨安不服，帶兵安撫江川受撫之地，因衆練小忿，急欲政治，以泄其私。此所謂怒於室而色於市者也。昔曹孟德逞志於徐州，宋曹彬播仁於江南，仁暴自殊。故古人議道自己，不以天下計從違，而以一己論是非。倘能清白其心，使我之心不授人以疑，人何至見疑於我？鄉練雖愚，盧明公包藏禍心，思爲假道伐虢之計。不欲進城，練之愚見。但前已運糧供省，大局已定，何必更欲進城？今小忿不捐，日日發兵攻城。知榮有云：『城小而固，勝之不武，不勝爲羞。』明公欲窮治不休，江邑練丁將如田

橫之壯士五百，甯死於海島之中，絕不受明公辱也。倘恕顛蒙，全其已撫之局，使臨郡不致聞而生忌，計之上也。況既已就撫，何論城之進與不進？予雖爲鄉練求解，亦非無益於明公也。」書於已時送去。至晚，衆議不決，欲迎欲拒，議至夜分而止。甫就枕後，岑方伯手書送到，拆而視之，云：「曾將瑤函，三次到馬雲峯處解說書意。馬雲峯不進城亦可，但貴境紳老，幾人來說請進城，幾人來說進不得城，請吾兄鈞誨，實在可進不可進否？」紳老皆喜曰：「得不進，何其幸也！」孚曰：「事尚未定，再致書阻之。」復答曰：「芻蕘之言，幸蒙見採。明公博古通今，無所不曉。其來請進者，明上不可抗之人。其言進不得者，見幾明決之人也。練丁得罪，自以爲必死。以其束（束）手待斃，不如背城借一。此練丁之愚，牢不可破者也。昔在唐代，河北諸鎮未必敢逆王命，皆練兵轄制使然。其弊至於五代，唐晉及趙（宋）太祖陳橋之變，數君豈存爲君之心哉？兵練迫使至此也。今練丁之死守江城，何以異？明公若寬其辜，勸弗進城，幸矣。否則孚率妻子，逃之境外，不忍見賊之行也。」書至，次早委員來言：「翼長接書，復與馬雲峯言，不入城矣。藩台將與諸君痛飲數日。提台明日即去，但須張先生見面，派夫練三百送出海門橋外。」乃另使一人代籌。岑四五次傳請，答云：「練丁之罪，紳首之罪也。有罪之人，幸祈寬恕。去而見殺，彰君不仁，無相誘也。撫臨而還，接見非遲。」次日，馬先行，岑緩三日乃去。縣令張啓辰云：「此番若大好事，若容進城，岑藩臺已備辦頂帽衣服，賞給張楊二生，且授官職。」縣令此語，何其慎也！

十月十五日，賊復圍攻江川。馬如龍先到河西。岑至盧益鄉，鄉練堵之。岑以計約紳首李鎮，給至河西，酖殺之。雙龍紳首陳開雄、周均、段德鳳皆從。誰料新興大營回首馬錫齡於初六七日率馬現調，至大石關，住民房，誤將火煉草，燃燒鄰舍房屋。各村以爲賊又放火，喊聲與槍砲齊起。賊千餘，向關嶺奔逃。練丁從後掩殺，僅

剩二三百逃歸，賊首亦死。衆賊曰：『是已喪我文元帥矣！』星夜投馬如龍處報急，激江賊馬貴帶賊八百至牛驪大營，知馬現已去而歸。馬現已接新興信，大怒，與岑彥卿行札，調夷首錢發友、普發才自青龍街，由路居繞螺螄鋪、藍田，進攻大麥地，一路燒殺。小山奸紳龔鑑助之謀，龔鑑導其前。二人附夷首，屢爲賊謀。前年會由船助賊助練，攻官兵激江、祿充等處，今又來攻江川。賊大敗海門橋，始退。岑馬由河西古城，命賊首馬蔚爲統帶，並新興、普妙賊，使虛益鄉余萬、李錫、進紫雙龍鄉。先將周均等三人綁出，欲殺之。三人跪求，願先來江川，將紳首六七十人賊害，以獻城池。岑馬釋之，授銀五百前來。岑與徐翼至雙龍，方欲約束（來）兩鄉，不知突有大石關殺賊之事陡起禍端。周均等即請到小營江鳳翔家議事，帶鄉練數十人行刺。到時商議，王恩溥等相從八九人見面，終屬桑梓情誼，不忍動手。叱所帶練丁下樓，使王恩溥等亦各回營。派練從賊，須臾亦去。意以爲籠中之雞。次早即爲賊圍，不待地方動作。夜半，報李錫帶練數十進前衛。頃刻又報余萬帶賊三百，將到周官營。〔使〕人請江鳳翔等商酌。云：『二公無用驚起。』應曰：『大難到時，片刻難留，何待明朝？』即時辭行。至樂家營，天尚未明，覓船而還。賊黎明即至小園來尋，言江川首事二人何在？知已回家。陳開雄、監生鄧肇南等四五人，爭傳鄉間排香案迎賊。兩鄉村寨悉滿，被賊搶擄一空，無所不爲，含羞難訴。惟招賊四五家不擾，給白旗爲號。漁村見其情狀，堵不容入，只請賊首數人進營。賊首約紳首結盟。李天章性雖恬靜，衆舉紅令後，見賊勢猖狂，不敢從場。惟從事祿充一次不利，今亦從場，與賊盟。賊使雙龍鄉練爲前鋒，進攻六鄉。紳耆尙抱桑梓之情，不同普妙鄉甘心從賊爲黨，竟不肯前。虛益鄉金品齊、楊從、二紳士由海門橋來爲賊說和，不行。又從雙龍來，出水晶頂帽以示。答之曰：『昔楊（楊）雄附莽，遺臭千古。蔡伯皆（曾）曠代逸才也，董偉（卓）促之以威，不得』

已而出。卓迎於堂下，攜手上坐，一日三遷其官，至今惜之。兄之得職，不遠古人，恐至名敗身辱，悔之晚矣！吾曾與汝同學，故直言之。」不聽。雙龍各紳士亦來勸和，辭。練首陳玉潤受賊計，至舊城，開善壇行刺。始以爲漁村不容賊入，不疑。繼聽其出言爲賊，且呼余至無人處，有言相議。余曰：「公事公議，有何私商？」目招徐奠與二三人隨之，遂至前殿。予曰：「可矣。」彼言：「余萬欲親來勸和，請公與二三紳士到雙龍無疑。」答曰：「彼來則來，去則不必行矣。汝無多言！」隔二日，又來，只楊宏甫在。日暮矣，潘興知之，使十數人來。陳知不能，亦去。賊住紫雙龍，知不能攻，十數日復退。河西紳首王與入見岑面，爲練催促：「出有話說。」上馬急去。此番賊紫雙龍，惟漁村河嘴不入。楊家嘴紫營堵賊，且有江練同住，故能保全。

十一月，使人至省，詣總督署，呈江川情事。制軍批云：「未至滇時，即聞江川紳士團練有法，認真堵賊，故能拒賊保境。該岑藩司與馬提軍辭行時，已囑令所過州縣，無得騷擾。何得至江川竟行燒殺！除另札斥究外，仰江川紳士照舊辦理，以防賊匪。」士民見制軍批，甚悅。

十二月除夕，出征小山。是村紳首龔銀、龔鎧糾合本村及鄰寨，附夷首，爲激賊屢次出力，敗官兵，侵江川，燒螺螄鋪、藍田、大麥地。衆紳士會議，發兵征勦，破其營。二賊首逃遁。村民求和，徹（撤）師還。

二年癸亥，春正月初十日，出征善妙鄉。是鄉自陷賊後，不能自立。庚申年來，賊首田使楊雙才統屬鄉民歸賊，衆即甘心爲賊出力。賊攻江川，不念桑梓之地，導以先路。叛逆背理，莫此爲甚。衆紳帶練至，破其鄉，紳民詣軍前祈和，帶以俱來，隨撤兵還。

十六日，賊首馬德馨、龔總督潘。馬德馨久蓄弑逆之謀，見制軍護衛稀少，暗調尋甸賊首馬榮，帶四五千

進省，假以助勦臨安，住五華書院。制軍使逐之，不聽。遂親身到書院，（以）大義責之。榮裹衣小帽見，全無畏懼。將行，目左右戕制軍於階前，巡捕官死之。小書院監院華岳，罵賊而亡。五華書院監院黃澍逃走。馬榮於是縱賊搜搶省城。官紳家聞制軍死，放火自焚其屋，殉難者三百餘家。兵部侍郎黃琮，蜘蛛至次日亦死。岑藩臺至臨安，戰不利。賊首裴德敗亡。先由婆兮繞宜良歸省，將所帶兵練，派紮藩署，以死拒賊，賊不敢逼。以血書趕馬現於臨安。（現）自圍攻臨安，屢戰屢敗。梁玉山自辛酉年攻楚雄回，賊撲進臨安城內，極力驅出。自是地方咸服，矢志勦賊。馬現素與爲仇，忌之，茲借總督勢，名爲撫臨，實則爲勦，以逞私忿。省書急追，因解圍。先使人會約岑彥卿，到即驅逐馬榮。書院藏書樓爲賊所焚，歷代書板典籍一火而盡。賊不能支，將所擄銀錢什物滿載而逃，無心於戰。婦女有姿色者，殺其父兄夫與子弟，擄三百餘而去。有志節者懼爲所辱，以火自焚，或煙毒，或自縊。城內之慘，幾等初次城外之劫。馬現未至省時，岑彥卿以血書至江川求救。江川與各地回匪仇深，兵練不能越境至省。制軍未遇難之時，曾暗調迤南練首田仲興，欲因賊黨出攻臨安，以清省垣之賊。未至而難作。田仲興至楚雄，聞之而還。馬德馨既戕制軍，出示數漢人殺回之罪，以爲是漢人應有之報。君子曰：「回匪造反，使雲南化爲一片焦土，竟至戕害制軍，猶文飾其辭，加罪漢人，是夫也，能過一紀乎！」於是悻悻自得，欲自立爲平滇王。傳諸賊頭會議，楊振鵬、田慶餘、張延齡等皆願。岑彥卿婉言曰：「大清封王，惟宗室方可。公驥稱王，恐滇民未服。不如權攝制軍之位，緩俟其時。」老賊久爲猶教宗主，衆猶尊爲老巴巴，不呼其名。至是，尙有馬如龍未至省，意欲俟之，再爲後議。於是數日之間，出入制軍署內，漢回官員，省城無恥大紳，兩邊扶轎，奔走不遑。馬如龍以爲奉之爲主，爲其所制。所謂同行生忌，兩不相下。且兵權在手，何甘受人轄制。遂去馬榮逆黨，仍

令老賊出制署，守其故態。省中紳民識卑才短，感稱馬如龍忠君愛民，歌頌不置。嗚呼！元世祖訪求江南人材，謝枋得答曰：「江南此時無人材。其所有者，皆寡廉鮮恥之輩。」正謂此也。

二月，議備鹽糧子藥。各鄉於舊歲秋收後，會議曰：「自馬如龍據省，迤東、迤南州縣俱爲回有，無敢異者。惟江川臨安府城與之抗衡。去冬攻臨，欲假道取江，不遂其謀。今臨安稍遠，江川離省僅百五十里，當迤南衝要。譬之臥榻之下，豈容鼯鼠也哉？不預爲積聚，誠恐大舉羣盜，四面圍攻，何以支持？」衆皆謂然。於是積糧八百石，子藥及鹽各萬斤。各鄉捐輸，派紳耆互相徵收。今春元宵之變，制軍受害，滇南無主。縱有漢官，惟賊所令，皆化爲賊耳。安得不深懼也！至二月間，所積皆備。糧則散聚各鄉，子藥積舊城六鄉公局內，鹽寄城內二千斤。自去歲十月，普妙鄉下九寨半鄉，舊已從賊。雙龍兩鄉意在附賊，外猶持正。周均、陳開雄、段雲鳳已附省賊。鄉中有志者，亦莫之抗，只游移觀望。上九寨與六鄉近，常從之。以山間瘠貧，未派糧數。故設公局於舊城隍廟。只六鄉周圍築牆垣，設營門。衆復舉楊議同掌紅令，王永安同徐奠掌黑令。以舊副紅令李天章素不從場，且與賊盟，舊副黑令段雲鳳已附省賊也。各鄉老幼紳首皆在。自去冬十月以前，七年兵務各項重大事，歸海西鄉彰善境辦。一切提調總理外事，歸孚。兵事歸徐裕安統帶，楊增榮、孫繩武隨之。內事一切，廩生侯增福辦理。人比之關中蕭河（何）。至設公局於舊城，乃分爲同辦，各鄉紳士輪班當職。孚與楊議，則各班皆在。老紳士則王沛、宋懷熙亦願常在。皆曰：「我等共事，不論時勢難易，總以盡忠堵賊爲主。」共立其額曰護國堂。

三月，出練征虛益三鄉。是鄉奸紳武生余萬、練首李錫素與賊通，暗助逆賊。屢次賊攻江川，皆有是鄉之人。自余萬帶練入雙龍，兩鄉受害。監生鄧肇南、同三鄉金品齊、楊從、奉賊命，紮瓦倉之東嶽廟，立公局。衆議首

惡余萬、李錫難恕。於是螺螄鋪王明帶練前行，李同、王永安、潘正昌及各練首，帶練千餘繼後。進至大街，紳民乞和。李錫、余萬逃匿。撤練遂還。三鄉各村，情願歸附。王明取金品濟殺之。鄧肇南、楊從逃赴省城。

寧州之路居鄉來聯和。去歲夷首錢發友、普發才、奉岑馬調，由路居進攻海門橋，紳士率路居與和。至今賊退，情願歸附江川。故紳首皆來聯和。監生張沛、武生楊天、李斌，皆至焉。鄉練應調無違。

縣令張啓宸調省。賊初委署，囑以除紳首主事者，以便圖取江川。時江川練首外路人張正鴻、冉春出境，燒擄夷寨。衆稟縣令，以軍法治之。答云：「如此練首，出境殺擄，殺之，吾肯爲也。至上司所囑吾所行，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紳士皆曰：「吾等爲皇家守土，有違省憲之意，宜其獲罪。但以大賊屢次攻江，尙不能殺，公又焉能殺吾等乎？但公尙知爲皇上之官，盡心於皇家，不盡忠於賊官，猶存涇渭之分也。」退皆笑曰：「公不殺人以媚賊，猶言此以市恩江邑，胡爲也？」

申元謨調從征西，不就。提督申元謨以札文及手書，溫語勸爭，從征西匪。孚答書云：「僕寡才能，辱明公賜書下召，恐毫無報効，有愧見知之雅，敢力辭焉。」初恆制軍命申元謨說和回匪，以爲有功。繼委臨元鎮，進攻館驛賊巢，大敗。各州縣練丁陣亡者甚多。復調陞提督，委梁士美署臨元鎮。行途之間，申訪問各地紳首有才能者，故以手書來召。大理自陷失後，本處有廩生董蘭成者，有智謀才幹，以計崩大理城。因洱海風阻，接應不至而退。又屢與張正泰約攻大理。張鎮（正）泰武夫寡謀，由練丁出身，頗恃剛勇，統攝鶴麗一帶兵練，多肆殺戮，且貪財利，屢負董生之約。以生性忌妬，不諳機宜，故董生以疾亡。張亦死練丁之手。儲軍門既歿，何子清說和省城，懼賊而去。申元謨至祿豐敗還，革職。岑藩司復事西征，進圍楚雄。雖受賊命，尙是假名官兵，百姓多

供運糧餉。賊勢又逼，民兩邊偷運。岑以爲有貳心，一經拿獲，盡將男人命倒栽倒埋以斃之。繼以不利，屢求馬如龍濟兵不至。遂還省城。

冬十一月，封還鈴記。初壬戌春正月，岑方伯以調江川兵練鈴記，使委員來命孚爲正總統，宋懷熙副之。力辭不得，暫爲封存。至此，激江人武官熊鸞來，因與宋懷熙商議封還，付書答之。曰：「明公前日不以孚等不肖，飭授鈴記。本宜奉令承教，以承付託之重。無如質性愚蠢，知守經不知達權，有負明公厚望。且江邑與回教異趨，不便從命。緣付委員代呈，祈爲見原是幸。」先是何子清因義父何有保殺鄧爾恆，繼復爲練所殺。子清見回匪聚省，不能勝，將子女玉帛捆載歸黔。進寇四川不利，還黔。奏革除之。滇南惟岑藩司與回共處。東川楊玉衡於道光二十二年馬二花之亂，征回敘功，準其住烏龍有數十里之地。迨省城有難，年老，亦遣兵來援。昭通回亂，其子楊盛宗征平，遂委署昭通鎮，而玉衡已死。離省較遠，岑馬外爲羈縻而已。岑寄書勸江邑紳首曰：「智者貴識時務，斯爲俊傑。江川紳首，何其拘執一格，不復圓融變通？若與回好，便可同赴西征，以除杜逆之顯悖國家者。」孚乃致書曰：「杜逆顯叛，固所當誅。而省內外之回，外假投誠，內實叵測。明公駕馭有方，善矣。設一朝噫臍，將若之何？縱保以大官，意謂皇恩寵榮，可使回心。不知此輩乃豺狼成性，其性終異，豈易馴服？江邑人民賦性梗直，倘紳士和回，以爲無虞，萬一爲回引誘，必難轉移。是以安其故常，不復變易。且通常達變，非士民所宜爲。大人行權，士民守經，古今之正理也。祈明公恕其愚昧之見，則衆等幸甚！」回見滇未遽平，不能力致，假束身朝廷，挾天子以事征討，如曹孟德、朱溫之故智，誰敢抗違？滇南郡縣幾削平矣。惟有江川、臨安梗隔，視爲心腹之疾。識者曰：「臨郡尙遠，江邑與省城未遙。賊既得省，必由近攻。此我輩盱眙之秋也。」

同治三年，甲子，秋七月十四日，猖匪大舉入寇。賊首馬如龍、馬德馨坐省謀畫，使昆陽逆賊楊振鵬自晉寧之六街來，使潞江之逆賊張延齡自東北尖山而來，使錢發友、普發才、夷首自東南路居鄉來，使新興之逆賊田慶餘自西南雙龍鄉來。將四路逆賊調省，數次會商，以黑井鹽課貳拾萬作軍需。岑彥卿、馬如龍會銜出告示，以不上省賊錢糧爲名，四路攻圍江川。調遣賊匪，西至楚雄以上，東至平彝，北至昭通，南至沙甸，輪流更換。各路萬餘之數。先使漁村漢奸陳玉潤爲江川汛。至雙龍，不敢遽入。使委員牛賓友二人來，至周官營，寄書誘和。我江邑各鄉紳首會議，孚曰：「以卑遜之詞，先將委員及陳玉潤誘至公局。賊到之日，將陳玉潤斬首祭讎，將委員禁錮。俟後安置，各路埋伏。先示以弱，相機行事。」楊謹曰：「不如閉關絕使，示之以強。來則必戰，且先用書挑戰，何事卑靡？縱卑靡，不能阻其不來。」衆不能做。謹先以書貽牛委員曰：「岑翼長舉省城而與賊和，名雖撫賊，實傷國體。賊既據省，漢官拱手聽命。所謂政由寧氏，祭則寡人，何以異？是今又附賊攻我江川。我等爲國家守土，非有謀反叛逆之行。來戰則戰，又何言焉！」牛得書，遂去。賊因屢年來攻敗輒，於是盡掃其力之可致者，合全勢以攻江邑。步步安營，圍而不攻。期以十年，不平不止。河西王正坤來書勸曰：「滇南地方，幾歸賊有矣。惟貴境一處，與賊抗衡，強弱之勢，既所不敵，衆寡之形，又已殊科。不如講和，使賊專向西征，自相攻擊。」答之曰：「講和之後，必須聽賊所調，使之征西，死於前敵，何敢不從？且江邑仇深，講和非易事耳。」潞江張延齡一股，直至牛摩豬神廟住紮。錢發友、普發才一股，進至路居，圍楊天於甸尾寺中，其餘皆降。惟張紹曾移家隔河。楊振鵬一股，進攻甸頭。六七日，賊死數百。營練退屯白家營。賊首住太平山。時疫癘盛行，余急派人紮萬家營及河邊鋪。已行矣，又派人紮竹園村之萬家頭，以顧寺內子營。謹曰：「人懼瘟疫，無人去。」余曰：

「練懼，賊不懼也。」仍遲疑焉。是日即爲賊據。祿充人文弱，無人當練。立昌、明興、老幼在家，丁壯調至牛廠當練。田慶餘統普妙賊首楊雙材，自雙龍兩鄉來。漁村奸紳傳坤元及段雲鳳，並鄉中陳開雄各紳士，至山中排香案迎接，至大廟。次日進攻石河，焚其屋，百姓死難者數十人。又燒阿豆村，僅留子營。焚香柏店舊村。進攻光山。我練防守，賊周圍布置營壘，晝夜逼攻不息。我練日日驅逐不開。螺螄鋪王明亦帶練五百來助戰，奮勇攻之。難拔。十八日，窺房接戰，爲賊所乘，陷於深箝者十三人。十九日黎明，賊攻破寺內，我練退紮營中。又二日，知難拒敵。初更後，滿天雷雨，趁機拔營，老少婦人皆出。練因迷路，死者二人。文生侯啓豐、武生侯鳳鳴、紮抵畝寺，懼不支，奔回。賊焚盡抵畝而去。戒衆賊曰：「吾以千里鏡視光山營練，皆小孩子，尙不易攻，聞皆海西鄉練也。此方不可與敵。不如從西北，與楊振鵬西合攻山鄉。得彼，攻城尤近，計之得耳。」乃從黑石山、雞蛋山、周家石缸山間，紮連營，與楊振鵬相接，進逼竹園村，紮楊家山頂、瓢山，以作接應焉。

秋八月朔，防守路居練還。賊攻路居，乞練同堵。分練一百五十名，助守張營甸尾。賊攻甸尾急，路居人不能支，給練首楊天和，因撤練還。先是青龍街監生豆向豆非。原批：非字誤，係人名，姑缺之。來和。普發才素疾二人不附己，給殺之。彼鄉人乞師報仇。我江邑紳首會商，聯和寧州紳士劉家達，同進兵討之。此癸亥年冬十一月事也。普發才踞山區，村中紳士逃之。張輝煌，文舉也，意其必喜克復，不失事機。爰以書約之。云：「公世居山區，爲山區田主。普發才，佃戶也，素供勞役，鞭笞使之，無敢不從。茲因世亂，附賊逞強，驅逐田主，以致公等失散他鄉。今又戕殺豆氏兄弟，亂心靡已。江川因豆氏曾來聯和，且唇齒之地，約會寧紳路居，同問罪狀。知公恢復先業，力除反奴，必所快心。」因致書云：「昔叔孫氏圍成，孫綝妻討賊，此春秋之所貴，綱目之所重也。甘讓家奴，

稱身遠地，公必不然。」詎知不從之外，反答書云：「大賊在省，如此山林小寇，何足介意？」君子曰：「斯人忘本。古人云：『寧其本必忘（亡）。』其將死於他鄉乎？」於是楊謹爲統帶，由南城門洞一路下紫龍街，山口地名猛空籠，秦德貴屯焉。潘興、王永安、徐奠、由茂地村一路進紮，與劉家達、吳鳳枝相會。豈知劉家達僅帶寧州城練二三十人來，空談進師。初夷首錢發友、普發才、普天章等進攻甯州，劉家達告急，楊謹、徐裕安、王永安約會王明往救，將賊一概掃開，欲再進兵。劉家達意主和賊，師還。至是同征山區，練既稀少，只慙慙江練進攻。我練進攻矣，白店破其棚，乘其屋，夷賊死守不出。潘德祥帶重傷而死。北路進攻，亦損數人。山高箐深，路窄巖險，又值冬寒雨雪，路居張紹曾助攻亦不利。於是撤師。至是，錢發友、普發才遂與路居和，住紫路居。知江川難攻，不肯進兵，觀望張延齡、楊振鵬、田慶餘三賊動靜，以爲行止焉。

初六日，臨沅鎮梁士美遣兵來救。梁士美既署鎮台，見滇南逆猖狂，惟江川顯與賊抗，素通和好，約以彼此相救，立心勦賊。至是賊合全力犯江，寄書求救。遣武官胡升爲正統領，毛顯坊副之。千總楊應綬、吳永安、爲先鋒，帶兵練千餘，軍需千兩，來援，住於城內。統領住署內，千總在文星閣。未至之前夕，潘正昌帶張綬、李萬福數人，將周家石缸賊營攻破，焚而平之。賊離半里許，另造木城守焉。

十二日，寧州拔貢吳桐帶練來救，次東嶽廟。初吳桐與兄文舉鎔、弟廩生焜，住新城，約會鄰村龍畝及各小寨，誓與賊拒。錢發友、普發才、夷首搬回匪攻圍，求救州城。劉家達觀望不前，往河西求救。王正坤遣兵破圍，賊潰。以爲甯州城不足恃，遂與江川聯好。至是書到求助，吳鳳崗甚喜，帶練三百來援焉。

九月中，攻營失利，陣亡者百五十人。千總王應綬自言善攻營，夜間帶部下四十人，將楊振鵬、紫湯家山

賊營五座中一座破開。與城內紳耆約曰：『我只認破，而不認守。』紳首許以江練守之，將城內及小莊大地練僅作接應，並飛傳吳鳳崗所帶練速赴之。江練與寧練首領皆曰：『人能破營，我等不能守營，非丈夫也！』於是二處共帶百五十人入守之。賊一失營，即飛報楊振鵬、田慶餘二賊，急時合數千來援，親身督隊。胡毛二總統帶臨兵接應。被賊悉精銳前攻，追奔下山，四面圍攻所得之營。天將曉，報到公局，且曰：『無煩顧慮，所得賊營，已派得力之練固守，臨兵盡作接應。頃刻將未得之營，亦將掃開，應獲全勝。』訊其緣由，始知我練札在賊營之中。孚愕然曰：『四座賊營未開，如何紮得此面面受敵也！』昨夜不知其由，已將西古二鄉練接戰周家石缸矣。速命派鄉間餘剩之練往援。那識日初出，臨兵敗回，西古練盡為楊宏甫帶上周家石缸，不能急（及）時救援。吳鳳崗長時亦到公局，言恐難支。賊攻不勝退去。楊賊部下馮得珠請令來攻，盡用衣服包火藥拋入營內。練首不肯退讓，盡為火藥燒死，無一存者。須臾報知，不盡（禁）傷慘欲絕也！吳鳳崗因陣亡八十人，練丁無心再敵，於是辭歸。

九月二十六日，臨沅（元）鎮梁士美復遣兵來援，住鍾秀書院。梁山開賊圍江川甚衆，又遣梁天順梁士口。原批：失名，姑闕之。帶兵千餘，復來援。每日同江練出隊湯家山，結陣相對，至晚歸營。臨兵惟王應綬所帶四十餘人，胡統領所帶得力者亦三十餘人，敢與賊對手交鋒。吳永安所帶夏練兵數人，同到東路紮首營。我兵練日日挑戰，夜夜攻賊。賊罵曰：『我輩掃平雲南，處處易攻。不有爾江川之人，盡則接戰，夜則偷營，使我等眼不能合，槍不能釋也。』日間派練五六處出戰，夜間派一二處偷營。火鍾起處，火光燭天。賊營千百座，槍砲皆響，山川震動。晝間面面交敵，老少男女趕街如常，並無驚慌之狀。外處人趕場，見曰：『江川四面交仗，而街場

往來，安常如故，從古罕聞。賊安能使之危殆也？」梁天順來時，楊宏甫急爲照應，速命貢生王沛同去。稍遲，而宏甫性又急，口角抵觸。楊宏甫於是立平西局於西山鄉張旗村，託故不入公局照應。各鄉紳士或帶練紮營，或派營書寫，又往來互查營盤，無有安閒之人。文童侯君聘、魏之伯、同文生秦鳳書、紮牛摩大營。王永安同周逢源紮下營。李泰，係河陽人，同羅口。原批：失名，姑闕。紮莊子。崔登桂、羅重喜、紮新營。秦德貴查照沿山各營，秦德洋往來公局會局。潘正昌防守西路各營，徐裕安、李必揚查照西南各村營。雙龍鄉紳民既迎田賊，不副六鄉，外猶顧桑梓之情。合賊奸紳數人，欲顯助賊，又爲名分所關。惟文童王恩溥見兩鄉迎賊，大呼曰：「名義至重，汝等身列膠庠，受國家厚恩，不思拒賊，轉屈於賊，使害江川。天豈佑汝等乎！我無容身之地，惟有赴江川而已。」兩鄉紳民亦有忠義爲心者。楊宏甫曰：「兩鄉惟王恩溥可信，其餘皆從賊之徒，不可用也。」余曰：「人有不齊，豈竟忠義之盡無？取其忠義者，調而用之，轉可以制助賊之輩，使不得肆。若反激之，是逼之添賊羽翼也。」於是湯成榮、顧有貴、鄧鎮南等數十人，皆來新興。下七寨練亦來，上九寨亦率子女奔赴。宏甫曰：「汝信人太深，必將受害。此等勿入吾鄉。惟香柏店近，吾可容之。」予曰：「疑人太深，人誰與我？孤掌難鳴，我江邑危矣！此輩卽在吾鄉，若有異心，吾先受咎，無庸慮耳。」安置湯成榮於東路，歸王永安統帶。其餘皆歸海西。鄧鎮南三人與賊戰死之。顧有貴帶傷，餘皆奮勇。下七寨練亦守規矩。雙龍漸次歸嚮。賊來之數日，田賊在石河。我練數百，由海道至周官營，從後路直取田賊。文生傅恩照送書田賊曰：「江川練到數百，進士公宜防之。」機泄，撤還。衆人唾之，以爲無恥之徒也。廩生黃茂在城，與縣令王他日相處。至公局述其意曰：「賊到之時，縣令能對賊說和退兵，只消江川上糧，斷不費力。今亦不遲。若戰不勝，先將汝與楊宏甫之頭獻與賊人。」予應之曰：

「汝之廩生雖小，亦皇家之所取也。賊掃平濱南，殆將盡矣。江邑歷年抗賊，賊恨不得一口鯨吞。縱稽首馬前，賊能恕乎？事若勝，汝爲無謀，且貽笑千載。事若不勝，我與楊宏甫之首將在軍中，汝安得而取獻也？」在局一日一夜，又言：「軍火必須盡在城中，假如楊三賊帶八百兵，從河西梗下，公局一掃而平。」武生趙寬曰：「汝何專以賊恐嚇我輩？即令汝從楊賊而來，我一人守之，汝必不能取也。楊賊豈能越漢人營壘，而冒入中間與汝歸矣！在公局內，無益有損也。」

十一月，拔竹園村營。楊田二賊並力圍攻白家營。竹園村營數百座，白家營尙有萬家營河邊鋪相爲犄角，急難得手。竹園村孤營，賊圍三四重，用普妙漢奸侯小老，周圍鑽地道進攻。拒之，又用草龍進逼。青穀草，火不能燃。內用地道取之，賊地窖將起。前一二夕，賊嘗呼曰：「汝地方素常講聖諭，知長幼，何可以使白髮白鬚老人貼牆也？汝老人槍法何其巧妙？屢屢雙槍齊出，使我難逃也！」時營內並無老人，衆知其爲神靈顯助。繼因臨練李培東殺黑犬食之，賊遂不呼。練首侯慶恩貪財逃出，勢愈急。賊將砲台攻站，卓白旗於上，危在喘息之間。因與楊議立軍令曰：「我二人各帶五百練，圍攻賊營，分兩路而進，拔出漢營，先退者死！」命練各帶火鍾，圍賊營三四重，攻之。由賊營縫中拔出之。賊營密布，僅離丈餘。至黎明拔完，陷賊只一老婦人，同二孫女死賊營旁。楊宏甫出涕曰：「事至如此，白家營亦必拔出。江邑危矣！」慰之曰：「昔武侯旣隕，費禕無憂懼之色，國中以安。首事人如此，衆人懼矣。」白家營羈住賊營千餘，拔之，則滿地皆賊，持守無奈更難。又再酌量，意遂定。紳首以爲軍令不嚴，何能支持？斬侯慶恩以正軍法。

十一月，東路莊子爲賊逼困。翻柴龍，堆平寺脊，厚二丈，長二十餘丈，危險之極！練首羅口、李泰全無憂懼。

之色。於是由寺內穿地道，包以火藥，架在柴龍之下，燃起。柴火威烈，寺牆俱開碎裂。忽然天降微雨，南風大起，賊不能近柴龍，用簡槽運水以灌火。又加一石辣子麵放入火中，賊皆嗆咳，避之。三日三夜，柴龍皆盡。賊曰：『吾計窮矣，數月之功，一旦化盡。』莊子圍解。賊挑選精銳，拚死而來，夜攻新營，火鍾千百拋進。崔登桂、羅重喜亦拚死拒敵，又矛皆為賊砍斷，只留得一半在手死敵（拒），賊力盡而退。倘新營有失，則牛摩與大擺路不能通。賊因捨命去敵。崔登桂者，東川人，入江川籍，歷年披堅執銳，進則在前，退則居後。耳微聾，練皆呼為崔老聾。其為人忠勇樸誠，與人不欺，故人皆依之。狃匪聞其名，嘗以數百金誘之而不去。愛兄弟，輕錢財，人樂為之用。江川練首第一人也。東路練首羅重喜、羅飛雲、賈開林，累年出力。牛摩張珍、覃汝襄等則新出者。年新春，袁老五亦然。海西鄉之奮勇者，蔡文藻、李熙其最著也。侯增齡則長於統屬，而皆歸徐裕安總領。李必揚則自為一隊。王永安、潘正昌，各帶其所屬。賊西南出仗，常分三股，由光山發審房一股，長嶺山一股，抵畝一股。賊看那股人少，則乘虛而來，日日至午末後方出。衆議謂余：『日間至仗火上照應，晚歸公局，庶內外不至疏忽。』每到頭隊之際，安置一番，多用埋伏，或假敗引誘，賊屢中計，不敢追。西北賊亦分三路出，一路出湯家山，一路出周家石缸，一路出官溝梗。西河（路）羅太村則紮營抵住。東路，壩心紮營抵對。賊每從牛摩洞山邊而出，亦分兩三處接應。東路王永安馭練嚴，不齊則罰，略有規矩。總之，只有守禦之勇，無破敵之長。賊存久攻之計，處處扎土木城。我兵由初冬後，亦方方扎土木城拒賊。每用一老成者，帶十餘練守營，將精壯者挑選，歸一股進攻，因是漸破賊營。東路張珍帶勁練三十餘，攻破包飯山及海邊營。西路攻圍瓢山營，燒賊幾盡，只三五賊不出。而練首羅口死之，韓鳳翔帶傷，遂退。南路攻審房甚迫。千總王應綬以身邊火藥誤傷，而退。十二月，賊又調曲

靖大賊首混名戮戮師者，帶五千賊，由白家營一路而來。每出隊之時，鑼鼓齊鳴，四山皆應。衣甲旗幟，五彩絢爛，威勢甚盛。一臨仗火之時，閃躲殆盡，只數十人出敵。每一交手即敗，無敢久戰者。十數日後，無功而去。四面晝夜接戰，羽書晝夜不停。加以子藥欠缺，糧餉銀錢不足。臨兵每月一人發煙漿二兩，需用四千兩芙蓉，既難供運，現派各村熬硝造藥。修書四鄰，招徠幫助。四鄰接書，喜甚，暗來相助，量力竭誠。故爾軍需浩繁，不至窘迫。日久不開，愁悶交集，夜間無合眼之時，日漸昏痛。羽書到時，聽之於耳，答之於口，書者手不停筆。余曰：「力不支矣！請假數日餘閒，以養目疾。」貢生宋懷熙、王澤潤曰：「楊護託身平西局不至。潘逢春、史聯芳、王再選、侯增福亦時來照查。其餘兩庠紳士輪流營營事務，人各有能有不能。鹽糧子藥諸事，我二人之所能，不得不力查其有無，以需急用。其餘不平事務，亦所不辭。至若派練攻營，挑練出隊，乃（及）上憲書稟，四鄰詞命，我二人不能也。事機所關，萬人性命所係，子其任之！簡兵合戰，固即死也。病未及死，汝其勉力，無以目疾懈也！」局內帶傷者，大殿耳房俱滿，醫生趙運以膏藥封其槍傷，以吃藥逐其宿血。輕者數日愈，重者半月愈。從胸腹內正穿過者，一日不死，即能活。四肢傷者，易痊。腦面傷者，過二日可醫。是以練丁站特醫藥，益肯出敵。嘗有帶傷三四次，隨好隨出仗者。趙生亦以爲神之功效，非盡歸乎藥力也。原批：今查趙生膏火方，依趙法熬出，試貼槍刀傷，迥不如前。前彈子入骨中，用趙生膏，竟將鉛拔出，在膏藥上，彬所親見。今無此效力，以爲神助，信矣。男維彬註。 僞江川汛陳玉潤封船數百隻，欲紮水營來攻。嘗練營一百六十兩，令王明、李世清以計誅之。十九日，圍普妙楊雙才於中村寺內，楊賊易衣而逃。執衣其服者，乃侯小老，斬之。賊傳各村人，邀截。梁天順練兵死者十七人，江邑練死者四五人，賊死者數十人。各處近賊營盤，惟白家營愈急。武生胡萬清、李嘉祥鎮守村內。武生白鳳鳴、頭目萬壽、張保合亦與同。

心。賊崩壞後殿，練紮廂房。崩廂房，退紮前殿。崩倒村內房屋，又紮一所房屋。賊以地道進攻，練亦以地道拒之。有時地道中對敵交鋒，不啻在陰曹接戰。火鍾拋入營中，夜輒數萬。火箭射入營內，亦不下數萬。每賊將放地砲之先，只罵：「爾地方以鬚髮盡白之老人，夜提燈籠，時時巡牆，槍斃我等無數，豈是講聖諭之地，老少不分者歟！」賊那知神靈顯助，仍是竹園村情事。繼請乩，聖帝君指示曰：「爾等忠義堵賊，感格天心，吾命黃將軍時現身顯助，爾等可無憂矣！」賊攻之無法，嘗曰：「我輩攻平滇南一省，不見有爾江川之難。」山幾打空，水又北繞，賊難爲力。但糧亦欠缺，送糧者繞山而入。賊放火燒山，查驗每有人跡之處，添人堵截，無方可運。外面賊營六七重，每送糧時，挑練千餘，將一路賊營圍攻。迨送糧轉回，始撤隊而還。牛馬皆食盡，村中婦人亦不願出。自古攻營，似此甚罕矣。

同治四年乙丑正月十七，破賊東路明興糧台。前月餘有羅先鋒者，送馬於王永安，願獻朱神廟。余曰：「無故獻馬，此必計也。既不獲已，須看砲台火起，聽賊聲亂否，以查虛實。亂則可進，不亂則不可進也。」是夜，砲台火光冲天，賊營靜寂無聲，練不敢進。查左右果有埋伏。至此月，賊將逼明興人載去潞江。賊之先鋒邱映紅與戴老五不睦，素與在江川者羅飛雲、袁老五相善，借以投誠，詐作內應。明興王天成等亦願內翻。予曰：「可矣。」連戰三日三夜，不退仗火。爰精選五百練，命袁老五、羅飛雲、王永麟、年新春，並調王明相助，由三百畝後山而下，樹白旗，擔柴與菜，從後路於卯時進糧台。賊練問之，答曰：「我等送柴菜什物耳。」邱映紅於天初曉時，將各賊營坐練掃出，言：「前面戰甚急，須盡數出救。」在營之賊已少，我練挑柴到棚門，卽解門不能關，練一齊擁入，將糧台賊首一概誅戮。奔海死者數百。先分一支奪回碧雲寺，復分股止村。賊死拒陳姓祠堂。

不出。旁有二三處子營，掃不開。賊回營，復竄入數百據之。我練來往由海道。賊船自路居來者，亦截取焉。張延齡聞糧台龍王廟失，帶賊首馬耀龍統千餘來奪。先分紮海邊，以堵船運。被練攻破。王萬青、李溪、張珍等連戰四五次，仗仗交手，賊始潰。張延齡自陳家松園紮營五六座，由坡頭而來，急難攻開。至第三夜，火鏑落處，賊營皆燃。須臾之間，一掃而空。次夜放生路一條，自牛摩大營至陳姓祠堂聯營三百餘座盡空，丟去器械無數。練丁追出祿充而還。即時練住祿充。村人曰：「我等與賊素知（和），賊必不害，不須爾等住守。」退紮立昌。賊次夕復踰祿充，隨將民房拆載入鎮海營，所存者僅寺及一二處民房耳。村人悔之，已不及矣。

二十一日，帶練進屯雙龍鄉。自東路破後，雙龍鄉奸紳數人猶合賊不悔。欲暗通普妙楊雙才進紮雙龍，期二十二日五更而來。即時將雙龍來江川助戰者，先使安插。原批：楊讓言兩鄉人不可用。若用楊讓之言，此時斷無此等快事。西南一路反多添強賊一股，更為棘手。男維彬註。衆紳會於周官營，乃直入周官，預分各練入前衛小營各寨，到處皆開營迎接。衆紳愕然，曰：「何不悉紮山邊，以禦逆匪？」然已無之何。楊賊知計已破，不敢徑來，暗遣人通賊邊。四外人張成、李貴生，命翻西河梗頭營，許其回籍。小營人已應就，不密，爲所害。李貴生二人逃匿盧益鄉。余萬代賊說和，拒之。雙龍練五千人，由光山攻賊營，見賊即潰，帶傷無數。賊乘得勝之勢，折頭攻江川長嶺山。此時惟鳳翔村美樂營練二十餘人。賊五六百，直去交手。殺普妙賊頭張口。原批：名開。等四五人，敗歸光山。白雉谷文生李如蘭來見，重責數年合賊之狀。答曰：「猶有言乎？」余曰：「汝亦何言？」復答曰：「賊勢所迫，亦不奈何。普妙鄭太平前日曾到舍內，情願反正，只在君容不容耳。」余曰：「若果如此，汝勸之來，無所不容。我一力承當。」至二月十三日，白家營益急，僅有十日之糧耳，不得不歸。雙龍諸事，臨安練盡移住焉。周逢源統爲照。

應。三月二十一日，攻破西路賊營。楊振鵬遁走。前於去年十月，命崔登桂、賈開林，由平壩進攻六街之大莊，並截楊振鵬。見賊五六騎，銳前直截，楊振鵬跳馬入林中，殺其餘四五騎，練不知爲楊賊也。於半月前，即備紮營，簾籠竹木等器，至此悉就。因會議破西河梗頭營，破開，固好不開，紮營圍之，往前直接白家營，以救顛危。楊譏曰：『須五百人。』余曰：『破營，三四十人可矣。諸賊接應兩路，必各路五百人。』遂立定賞號：攻破此營，賞一百六十金。張珍帶三十餘人進攻，外派一千人接應，二千人防守。賊營外鹿角茨半里餘，河中築隄，徧施荆棘，滿水皆是。釘板支遍周圍，濠溝盡用秧田，寬三丈餘，駕茨作藩。張珍等一鼓作氣，不顧性命，履釘板荆棘，如履平地。到牆，每人持短棒二三，插入砲台眼中，扳着直上。賊槍眼既寒，乍不隄防。強者來敵，被我練用手捆抱，弱者急奔，斬首十數人，遂得頭營。三十餘人，並無一傷人，皆以爲神助。原批：如此奮營，今古特色。非平日待之厚，臨事用之專，焉得有此奇效？三十餘人無一受傷，尤爲出奇。此營攻破順河而上，自家營不至被圍。西北路賊距城較近。此戰不勝，破城必矣。是以保全江邑，當歸功於此戰。另維彬註。須臾，賊悉衆來爭。兩路練丁奮力交手，連戰五六次始退。我練乘夜，順河梗紮連營五座，由張旗村上近段家營門首。楊田二賊魁各挑選五百兵，賞金一千，次夜紮兩營堵住，力攻不開。次三夜，袁朝用、張珍選勁練三百，火鍾拋進。賊砲台火起，趁勢翻牆而入，生擒賊數人，遂破賊新營。次夜，只期養息一番，又作攻取之計。那知賊膽愈虛。自失河梗營後，我江邑丈餘長槍數十節，左右向竹園村湯家山賊營放出。賊將前門砌圓，從後牆挖洞出入，上下山坡飛跑，以避長槍。紅旗一路，直穿河梗而上，如砍開瓜心，據其中間，皮盾早已毀爛。三更，練從竹園村後燃起草堆，火光燭天。白家村內見外邊火着，由內奮力殺出，將塘子邊路口要營先破。營中人人奮勇，莫不以一當百，遍將寺後賊營一掃而平。賊聲震天，數百座土木城空壁而逃。楊

賊棄大平山營亦逃。天初曉，見練丁不過千餘，復將大平山紮住。日日從背後紮營，前面亦日日進攻，賊不能支。至二十六日，如蛇退殼，逕至甸頭屯紮。田賊周家石缸一路木城皆破，退至光山始住。自李貴生事洩後，田賊懼軍中內變，不敢入營，徒使賊黨照應而已。

四月二十五日，克服（復）光山。二月間，普妙大村人鄭太平到雙龍，聞余既歸，遂至局祕語曰：「尖鋒營，普妙人守也。有回首二三人管攝，苦無嫌隙。惟早餐去光山營，乘機而入，可據也。」又數日，新興白某來，亦祕語曰：「窰房營，四山夷人守也。光山若破，夷即逃矣。公等進攻，囑夷人等裝槍不用子，無礙也。」二十四日，如其言，遂得尖鋒。是夜，並紮中峯及河邊兩營。黎明，渡河攻光山，敵不敢交手，棄營而逃，練追之。阿豆村賊亦逃。後山賊營猶對敵，殺其首領，悉潰。生擒十數人，斃死數十人而歸。各鄉紳首嘲曰：「當賊來紮光山時，衆以爲必攻海西。燒抵敵後，衆以爲戰不旋踵。豈料田賊之首將獻計曰：『海西難攻，不如由山中紮連營，與楊振鵬合攻，西山易得也。』遂置海西。週計江川十鄉，皆被賊入其境，焚其屋，獨爾海西毫無損傷。天豈獨厚爾鄉歟？」鄉中人笑應之曰：「皇天無親，豈有獨厚海西之理？抑竊計之，湯賊據城，欲先加害左衛，是村人乞援，首惡誅滅，蕭牆之禍以息。庚申年賊兩次攻據西山鄉，遠近調來兵練，不減五六千，供給糧費皆出海西，未嘗派出九鄉。或者天憫愚忱，不忍再降規運，竊以人情度之，天理當或若是。願敵鄉何德，幸而獲免，皆各鄉之力也。今賊合全力以攻江川，此番規運過，賊勢日衰，不能再來。我江川十鄉，較之七十二州縣盡爲焦土，尤（猶）爲此善與（於）彼。願力盡氣虧，路居夷賊亦退，甸頭、祿充兩處賊營尙在，更煩慮念，又安可置之度外也？」五月初五日，臨安兵練亦歸。於除歲間散去者多。至今言旋，僅滿千數。

夏五月，臨沅鎮梁士美遣人來賀。梁玉山聞賊既破，遣人持書來賀，且賫上諭。初賊圍江川之時，聞玉山遣委員到川撫憲林鴻年處，具稟賊攻江川實情。撫憲出奏，連稟上呈議政王。奉皇上諭，寄書答四川總督駱及雲南巡撫林云：『滇南變亂已久，據奏摺所言，楊盛宗與岑毓英、馬如龍，皆無忤逆。楊盛宗周旋二人之間，該巡撫飭知，無自貽誤。現回匪合衆，圍攻江川甚急，誠恐一縣難支。該撫須速令臨沅鎮帶兵救援，急籌餉數萬兩銀，助其軍需，以副江川士民向義之心。』原批：士民向義四字，出自欽皇帝諭旨，尤宜載入縣志，請地方官倡捐建坊，以垂不朽。維彬註。梁玉山於去年冬十月，復助軍需一千兩。當賊合攻江川，梁玉山趁賊有事，悉衆進攻沙店（甸），築隄障水，淹至賊營，賊漸次移於高處，隄崩復築，功費浩大。廣西州夷首黃文學救賊，攻敗官兵。玉山帶傷而還。

六月，藩憲岑毓英遣使來賀，並以書召子至曲靖，同辦軍務。初岑彥卿、馬如龍會銜出示攻圍江川。至八月，馬如龍令岑助攻。答云：『漢人不服，回教進攻，回子不服，漢人進攻。江川小縣，諒楊田等四面圍攻，早遲必開。今回教馬聯陞亦不服調，皆在必攻之例。我願統漢人以攻曲靖。』至數旬，馬聯陞足膝帶傷，使出說和。岑許之，授（誘）而誅之。馬如龍馳救不及。岑於是往曲靖，始有立錐之地。知賊將不容，囑其三弟岑毓寶守藩署而不歸省。至是以書來賀，且召。答云：『江川四境之外，皆賊所轄，無路可來。且祿充甸頭，尚有賊紮，軍務未清，亦不暇至。況明公此時未與賊絕，不便遽奉教也。』左右曰：『岑公屢次來召，不肯徑往。今滅馬聯陞得曲靖城，非同前日可比。』余曰：『岑公雖克回匪，未與回絕。果能奉命征討，與賊爲仇，方可相從。一日之間未與賊絕，從岑即從賊。能與賊絕，從岑即從正也。』於是林又卸事，勞制軍住黔年餘。曲靖開則北道通，制軍入省，不能自立，仍爲馬如龍所制。舊巡撫徐之銘酒色昏憤，裝瘋作顛，先死。簡命林鴻年，又去。勞制軍惑於邪謀，奏

命岑彥卿征朱拱籌（等）。自是省垣之事盡屬回匪，制軍拱手而已。

普妙鄉人復來，楊正邦、周培本等到局，訴賊逼壓之苦。置之不計。二月間，楊燮才霸奪民間子女，將於喜樂莊交聘銀。村人來報，言已約會河西練丁十數人，伏誅此賊，請發練數百以作接應。練到，楊賊首已取出。先是甲子春，王正坤借路上省，文生潘逢春曰：「人言嘖嘖，言江邑練首受賄賣道耳。聞省賊差委員來化落村接河西紳首，必有別情，不可許也。」乃傳知螺螄鋪王明，嚴爲防守，無使過界。楊聯發帶河西練自浪廣繞六街至省，回首不容進城。住商山寺月餘，命征新平煙瘴，死者七八。故二載之間，未通往來。楊賊既誅，復通焉。

冬十月，馮得珠來，誅之。得珠者，楊振鵬之第一首將也，素闇禍不軌，馬如龍行文拿辦。八百練圍之於民家，得珠踰牆而出，手執鐵叉，無敢近者。至是爲朱口給而來，以計誅之，取其首祭於麥地心，陣亡者百五十餘練墳之前，以快衆心焉。

十二月十七日，破甸頭營。楊振鵬退屯甸頭中，紮大營，周圍紮三四座子營，意在派昆陽、晉甯人搬運木料。方其初來之時，將甸頭左邊松山樹株砍盡，派木工取作材料，運至海口，建寺蓋房。未及運完，故紮此營，以便所行。且前在馬如龍前，與張延齡、田慶餘等立誓曰：「那股先退，軍費盡歸於先退者。」以故激江張賊敗，復進紮祿充至今。發練二千餘，六鄉各練首帶領以破之。

二十一日，破祿充營。張延齡進屯祿充半年餘，不敢交仗。祿充紳士初疑無害。至是，房屋盡拆，階石皆載鎮海營，另蓋賊房。紳士居月餘，悉逃。污辱婦女，爲翁姑者激而自縊者有之。至是練到，賊衆皆逃。四境由斯肅清焉。初賊起事之時，先燒四山外路人屋，搶奪牛馬財貨。只用長竿，安以利刃，不慣用槍。或糾合數十數百。江

川，如北山、關嶺、西山、茨塘子等處，屢被賊燒，牛馬趕盡。壩心村寨，見烽煙一起，搬家逃避，衣服貨財盡寄城內。自省垣勦賊，關路爲漢人嚴守，賊不能通行。路者甚至脫褲相驗，賊極窮窘。至申元謨說和漢回，郡縣紳管逃避，城池半爲賊有，賊趁勢燒殺。滇南夷人爲回引誘，以作爪牙。漢人無賴者，附回爲黨。漢官奸邪者降賊，忠義者死亡。全省地方盡成一片焦土。人民十分損七，不減數百萬之衆，傷慘極矣！豈造物盈虛消長，真有數在其？中歟？七十二州縣，賊不據城池者，寥寥無幾。迨庚申年，賊三次燒殺江川，各鄉人民前既隨平出救，岢峨、新平、新興、歷練戰場，繼復從余操演陣法，上場對敵，奇正埋伏，槍矛器具，膽壯力果，進退有法，多歷年所。斬將奪旗，屢戰屢勝。至甲子秋七月，全勢攻江之時，皆十數人，或三四十人，敵賊數百數千，轉能殺敵致果。此經百戰之餘，所以有勝無敗，卒能保全地方，不比別州縣盡成焦土。綜此番一年有六月，前後陣亡三百零三四人，賊死者萬千之數。雖曰天數，豈非人力哉？惟運值下元甲子，遭陽九六百之數，刀兵之際，間以瘟疫。江邑死以（於）兵戈者少，疫亡者多。合而計之，尙存十中之七，亦已慘矣。前年臘月間，城內合而計之，疫病亡者五百餘人，連陣亡七十在內。

同治五年丙寅，口月，出練救河西。先是通海吉耀龍與河西王正坤有隙，殺之。劉吉童三村搬回匪攻河西城，以復其仇。王永安曾與王正坤聯宗，帶練至通海城說和，不行。至是議救，皆曰：「鄰封救難，義之當然。若魏伐韓趙，二國求救於齊，謀諸孫臏。答曰：『今魏初興兵，二國未見戰鬪，我急救之，是我代二國受敵也。迨其兩敵，然後救之。直走魏之國都，則二國圍解。我乘其憊，而邀擊之，蔑不勝矣。』」齊王從之。於是敗魏於馬陵，擄其太子申，斬其將龐涓（涓）。今賊甫圍河西，我速救之，則異於齊之善謀矣，必代受傷。」不聽。僅羅飛雲、高鳳

儀、袁朝用、各帶所屬之練百餘往援。王明亦帶三百餘至。首攻賊營。賊設空營計，誘入其中。羅飛雲、高鳳儀死之。練同死者十九人。王明之練亡八十餘人。江練遂還。賊圍河西城半年餘始潰。

同治六年丁卯十月，出練擊海澱莊、甯州、盧益鄉、大街。王丹與海澱莊五村人有隙，來求代爲泄忿。王載選與之聯宗，許之。命王永安帶五百練擊之，破其莊。仇於王丹者，盡逃焉。

岑方伯遣使來。初方伯遣書召孚往曲靖共事，辭焉。茲聞江川、祿充、甸頭賊悉退，又遣書來召，欲同辦。（辦）朱拱箚（箚）賊巢。孚以日疾辭。制軍勞崇光於癸亥年奉命督滇，至川黔，一路逗留不進。至去歲始入滇。誤聽賊言，奉（方）命方伯征朱拱箚（箚）。制軍未來之先，皇上命雲南督甯人侍郎何彤雲至雲南辦理團練軍務，意不肯受。部官代爲之奏，言何彤雲礙於鄉里，不便辦事。皇上賜以上方劍，『有不從者，三品以上，準奏。三品以下，違卽以軍法從事。』至四川，託病不入，旋以疾故。撫院林鴻年亦遲延不至。岑方伯進攻朱拱箚（箚），不由正路口中而入，由高山紮營進攻。初至鎮雄，立營數十座，賊出盡潰。張保和至，復將賊攻開，紮起。方伯曰：『比之孫策小霸王之勇，不讓也。』人遂呼爲小霸王。將攻賊營，方伯命衆，不命保和。至臨時進兵，方命之。時方朝餐，兵練一齊擁進，賊倉猝不及持矛，遂破之。張保和後至，轉居人前。楊玉科亦奮勇爭先。斯箚（箚）爲川黔滇三省邊界之地，歷年爲賊所據，險僻而遠，辦者雖多，終少成功。至今巢穴一空。皇上以岑方伯有功，遂實授布政司職。奏凱歸曲靖焉。

同治七年戊辰二月，出練救省，攻晉甯。馬如龍自入省後，省紳屢書至京，尙書趙光處，言馬如龍好處。且言『三世忠良，』諂諛之至。趙光，昆明人，時得鄉書，乘間於侍皇上之時，語及雲南事，卽便呈御覽。是以皇上

不實知雲南真情。至馬榮戕潘制軍後，方知雲南回匪謀逆，然猶未知馬如龍爲何人也。馬如龍既署提督，不能不征迤西。正在統兵西征，行至祿豐縣，聞制軍病篤，速還。住大觀樓，日日演戲，而勞制軍已死，遂不復往。豈知回黨楊振鵬、田慶餘、張延齡等，早已暗通西匪，勾引入寇。杜文秀逆首自據大理府，蓄髮制明朝衣冠，命蔡僞將軍攻取永昌，上至騰越，並遣僞將軍等攻取迤西州縣，下至楚雄，待士恤民，外飾仁義，以故人樂爲之用。方欲掃平雲南，遂定計，命僞大司十八人悉衆攻滇。至楚雄，李維述求省援急，不應。遂不得已，暫降西匪。隨即以計求賊，委征景東。從之，並載老母而逃。路過江川，欲往曲靖。至呈貢，爲馬如龍邀至省。甫三日，而西匪盡至省壩。回首楊、田、張及馬渭、何重等皆降，惟馬忠不變。馬如龍揣其身不能統回，何況漢人。因將漢回統領交付李維述，以副衆望。疾以血書求岑方伯援省。人皆曰：「衆人皆投西匪，獨馬如龍不投，是馬如龍之忠也。」予笑曰：「昔曹操征江南，孫權詢於衆曰：『曹操此來何意？將遂從之乎？』」魯肅曰：「諸臣皆可降曹，惟殿下不可。諸臣降曹，皆獲富貴。殿下降曹，置身何地？」方今岑方伯在曲靖，賊不知李維述來省。賊既有省中內奸，所擒者只馬如龍一人而已。馬如龍之不可降，婦孺皆知，不待智者而後決也。」衆以爲然。於是我江邑發練攻晉甯。練發之後，岑方伯書亦到。言官兵從東路援省，江川可從南路取晉甯。時皇上簡命劉嶽昭爲雲南巡撫，至黔不來。今陞爲總督，令岑方伯爲巡撫，督辦軍務。旬餘，臨沅鎮梁玉山兵亦至江川，糧餉取資於江邑。於是另設十鄉公局於左衛五顯寺。楊議在六鄉局內。余與潘正昌帶練千餘，圍攻晉甯城，住小寨。臨沅鎮帶兵官楊萬才住石碑村，毛顯坊住小村，設糧台。勸以小村四面受敵，非屯糧之所。不聽。胡升後至，住五里鋪。旬餘，我練進紮新營三座，於西城脚。方期得手，可穿地道攻城，而晉甯人李和與毛顯坊、王明、連三、夜紮鳳凰橋，被

賊攻散。因之賊用內奸，趁白晝衆練上新街，先與漢奸勾結，伏於村中。村村起火，毛顯坊糧台在小村盡失。省委員亦死一人，毛顯坊身帶重傷。賊來追者，僅一人。與銀一封，賊推之入溝，以草覆其上。曹副爺名安，帶敗兵至小寨寺內。於是發練堵賊，將賊攻退入西城。楊萬才、胡升袖手不前。至初更，始來曰：「吾兄一文人耳，能極力督練，攻賊入城，難得極矣！城西大橋，我願以官兵一百住紮。」是夜三更，村人負毛顯坊至。次日，還江城。糧台既失，一壩皆賊。百姓當賊追殺之時，攜老扶幼，如蟻赴塗，不減數萬。幸賊敗進城內，盡獲全生。李和亦逃至小寨。賊晝夜攻小寨及三座新營、莊子、城西大橋。潘正昌還家，至三日方催練力堵。而城西大橋，官兵乍崩。胡升後面，南山各村火起。原來激江回匪，頭晚已來埋伏南山等村。胡升失於覺察，至此倉皇失措，不顧軍裝而走小寨。曹安帶練兵，踰牆先走。賊見兵亂，南路進營。余使王明前堵不住，遂與同事李毓榮、魏之相、韓際成、楊開科徒步而行。賊數十趕後，遲速相從，翻山踰溝，直過沔陽邑河，賊追始緩。我練五六十，前後相隨。練以馬授余，跨之而還。王明亦寸步不離。至大梨園坡，始前去同事文人十餘，亦遲速同行，不甚奔忙。楊萬才、胡升兩路，爲賊截殺數百人。武舉楊鍾秀顧什物而死。江練皆歸。誤由正路者損二人。

秋九月，江練克復晉甯。於五月間，臨兵與江練復圍晉寧。梁士偉所帶兵練，奮勇者僅四十餘人。田中興自迤南帶官兵，出攻新興。將官楊帶三百餘兵練，助攻晉甯，與江練屢獲勝仗。楊振鵬不時夾攻。其餘臨兵，少得力者。王永安自丙寅年委署甯州汛，所帶甯州、虛益三鄉練甚弱，又爲賊敗而還。至九月，韓鳳翔、蔡文藻、邱映紅、管映紅、馮汝祥、李楨，約會三百餘練，欲乘夜進攻，求余發接應二千。予使之到楊護處說明：「兵非出奇不勝。賊既得勝二次，必驕傲自滿，以爲不必防範。乘夜攻之，出其不意，必得晉甯城。」楊亦以爲然。次夜，黃昏

起程，五更至城下。蔡文藻踰濠樹梯，韓鳳翔與之先登，將城上守戍殺之，僅有九十餘人上城，接應遠在大梨園平壩。幸城內包穀叢深，賊不知虛實多少。見戰鬪未緊，死據北門當鋪。官兵練已得文昌宮、武廟、文廟等處，極力守住。岑方伯聞之，自省命官練助勦。江練輪流更替，與賊連戰三四月，賊始逃激江。十月間，何秀林、楊煥章、王正坤亦克復呈貢，省城南路遂通。冬十一月，岑方伯自響水紮行營，以壽來調。因偕周逢源、黃照恩同甯州劉仲鴻至行營。岑方伯已進省，遂赴省。時省闕未開，僅大東門可出入，城門皆回子看守。岑方伯一見，卽曰：『汝等以我合猶匪耶？勢處萬難，不得不身入其中以圖後復。昔狄梁公在唐，若早掛冠高隱，能復反周爲唐耶？我雖軍務紛紜，史書作枕，不敢忘古人之行也。今仍相見，可共商破賊之計。』他日語劉仲鴻曰：『吾聞張星堂善治兵，吾欲留與同辦。』告余，余囑以善爲辭謝。仲鴻曰：『此正可爲之時，君何爲辭也？』余曰：『功業者，身外之物。顧近年來，目疾不愈，再擾軍務，目將盲矣。余方欲涵養以遂晚年功名之事，力不及也。』劉言之。又數日，命楊護爲營官，與王永安各帶六百練立營，命楊護從王正坤征新興，命王永安從梁士偉守晉甯。岑復言曰：『汝等觀我軍營如何？』答曰：『江川小邑，區區軍務，何知一省之大？』岑曰：『穀鵠雖小，肝膽俱存，大小一理也。』余曰：『現在各處將官，機事皆由己心，鮮有謀臣策士爲之借箸，是以勝敗不一。若謀定後出，古人所以有勝無敗。今之書手卽昔之記室，而更無行軍司馬。是以軍中曲直不明，因小忿而失機宜。賊滿城下，清察內奸，所係匪輕。六城守戍，非親信人不可使之查照。西匪至此，氣虧力竭，尙復何能？假如由後襲取楚雄，則不戰自潰矣。』岑曰：『是皆然矣。惟今之將官，性氣使然，不受謀臣策士之言也。』時張保合進攻富民，旬日破之。楊玉科已破祿勸、武定，進取白井。至次年春，李維述又襲楚雄，破之，賊勢日蹙。何秀林自征楊林敗。

回，又命由新興遠至南安，賊內應無人。從西路至安甯州，賊潰。杜逆之婿蔡僞揚威將軍投誠，由嵩明率妻入省。僞大司、草店、八廟生等亦降。至省，戮之。張保合破富民歸，進攻昆陽，至城下，楊振鵬求和，許之。入於城中，誘之出，殺之。省城賊營，以次而破。只有土墩未下。劉嶽昭進省，住曲靖，攻甸（尋甸）以水淹城，陡潰，敗還。

皇上簡命宰相李鴻章來辦滇黔。至四川，將近雲南，陝西告急，復調還，使委員解開化（花）砲來。乃用砲攻土墩，破其壘。省城由是肅清。蔡僞將軍逃歸，馬如龍殺其妻。命馬忠說激江令投誠，從之。杜文秀年來自稱大元帥，其僞大司十八人征省城，僅一二人敗還。制軍劉嶽昭亦回省。惟新興州田賊未平，發兵圍之。王正坤在北，田中興在南。嵎峨武生李岱隨田中興，楊謹、潘正昌、王正坤攻難驛平。楊謹至省，求爲江川兩營總理，營官求與潘正昌移攻激江，事不如法。性急，隨得痢疾，於庚午六月死。田中興陣亡。馬如龍復圍之。王正坤、楊謹等先退，獨黨殺田賊，開城降於馬如龍。新興亦平。

同治八年己巳，出練攻激江，次尖山龍王廟。於去冬十二月進次尖山。激江自馬忠說和後，攜其妾往住城內。時杜文秀僞將軍姚殺守吏，據城攔守。岑中丞命何秀林爲統領，帶兵征討。令江川王永安偕衆將官由尖山龍王廟進攻，列營圍龍王廟。武官楊煥章由東路紮松子箐。至秋，何秀林失利，賊乘勢急攻，全軍皆奔散。惟楊煥章力守蒿子箐，王永安協同江練力守龍王廟。岑中丞聞官兵失營，急時馳至中關，調兵復圍。楊盛宗、吳永安陸續皆到。先是西匪未犯省垣之時，學院張旣去，梁檀浦復來。丁卯年考試省垣，楊振鵬之兄取拔貢，馬如龍之子尙在襁抱，取入學。賊又用計誘江川，請梁學台考激江，以功令所在，江川不能亢違。楊謹稟云：「激江與江川屢年兵戈，仇讐已深。江川之不能至激江，亦猶激江之不能至江川也。況賊以府署作中軍，以

文廟立糧台，以考院作主家，禍豈易熄？尙煩國家慮念。江川應考，扣人逼和，事所必至。是守之數年而不足，敗之一朝而有餘。容俟緩考，沾恩不朽。」學院已明實情，雙龍鄉及普妙鄉去人求考。學院曰：「江川有一鄉不至，我亦不能考，免致地方生嫌。」學官去而復歸。考畢，府學撥盡。每回匪入不著者，逼令學院三四次小榜補出，僅剩府學三名。河陽拔貢，逼取回首傅家傳。梁學院考訖，卽由宜良到東川，不復入省。迨省回匪勾結西匪，回首皆變。至延及二載餘兵戈，始掃清賊匪，而逆回之大奸至是始黑白分明。先是，岑中丞屢說江川執事紳首迂滯不達時務。嘗回復云：「逆回不久必露巨奸行爲，實畏不敢附，非執迷之深也。」至斯而驗。潞江因說和，兩次反覆。至此，因各地將官皆至，日夜進攻焉。

同治九年庚午，奉公文赴中關行營，採買軍糧。巡捕余仲康至十鄉公局，收解行營。岑中丞行文來調余，與周逢源赴中關往見，商辦採買，發銀使巡捕解局。甯州劉家遠、吳桐亦至。命江川之糧運龍王廟，甯州之糧由路居運東路。江練已得龍王廟賊營，中關官兵下攻西山。秋七月，破西山，焚其宅，僅留寺作練營。下左所投馬忠，其營獨存。賊逃出者，至晉甯又爲漢民截殺之。六月，調江川生童至省考試，補舊考七次，取文童一百四十四人，武童六十一人，歲貢十七人，拔貢一人。二十五日，岑中丞入鄉試闈監臨。十月，武闈畢。復至潞江，另起新營，駐西山。秋八月，王永安賺獲鎮海營，署潞江府黃紫詔同住之。東路官兵紮至城脚。楊煥章攻南門，死之。武官邵天桂不法，斬以殉。十一月，軍事暇豫。岑中丞邀將官吳永安、楊盛宗、文案王寶書、謝玉田等，至鎮海營。命江川網魚，盡舟作樂。江川紳士設席宴之。中丞曰：「張星堂，江川之文元帥也。王永安，江川之武元帥也。二人於江川甚竭力焉。不然，江川爲獮匪所據，猶須我輩盡心力以圖之。茲圍潞江年餘，尙未捷也。諸君勉力。」

焉！『盡歡而罷。』

同治十年辛未，春正月，二十二日，既得城西五靈廟，城中愈急。賊殺姚小七偽將軍求和，命馬忠先入，四面官兵乘夜進攻。賊有以藥毒者。賊首張延齡，前次命馬忠說和之時已死。後復叛，則姚小七之爲也。至今滿城賊舍，衆練與兵殺其男子，擄其婦女。賊逃亡數十人耳，激江遂平。中丞奏：『四山叛地改爲義塚，不準民居。』乃命署知府黃紫詔同鄉人潘文源住焉。至次年，奏設營務。以其近省，添設武官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把總四，裁江川汛以副之。賊未破時，城周圍濠溝三丈餘，截斷地脈。城內房屋雖在，皆爲開化（花）飛砲擊壞，窗板門戶拆燒無幾，只有空駕（架）。鄉寨亂歷已久，村舍皆平，慘傷極矣！

夏六月，大水。江川田穀近海者皆淹。水僅離海門橋眼尺餘。省城外盤龍江水沖倒大東門而進。城東民房皆漂，死者數十人。

秋七月二十六日，岑中丞征館驛，至江川。自省圍解後，杜文秀賊將殆盡，軍費空虛。楊玉科由征武定起手，漸次收復迤西州縣。民困杜逆暴政，見官兵到處便歸附，不肯常爲賊奴。然杜逆嚴刑重罰，因之戰場之間，勝負不一。自南路西征者，臨安人楊國發、李維述，由楚雄得克服後，帶兵西上，勝敗不一。三人屢於岑撫軍處求事西征。撫軍料西征難驟捷，因專意南征。是日到江川，見畢而出。至上燈時，遍處尋余，至言：『專俟汝夕餐，將與爾商酌軍事。』停軍一日，費糧若干？茲余欲令王永安、潘正昌帶千餘兵練，進取通海。何秀林明日帶大兵即到，以作接應。爾以爲何如？』答云：『梁士美命胡升駐守通海。胡升只知有梁玉山，不知有中丞也。重兵臨之，必先嬰城固守，閉關不納。梁士美復益兵助守，城小而固，攻之不克，說之不下，此必窮之道也。昔胡升遠來

救江，性情僻而野，與江紳不甚相得，然亦不忤。梁士美聯合八屬，並江川九屬，聲勢相借，不能分通河、甯、江而自立。若行文，先將河西王正坤、甯州劉家達、吳桐，並通海紳首，調至江川，使三州縣紳首同通海人空身進城，曉以大義，且言梁士美一面，三屬紳士一力承擔，不致爲胡升作難。彼必以爲有所借口，樂於相從，是兵不血刃，而城已到手矣。迨梁士美知時，事已不及，然後進圍館驛，賊必訝來之何速，而關隘已爲我先奪矣。『中丞曰：『善。』連夜行文，飛調河西、甯州、通海紳首至，囑以如此而行。命王正坤、王永安、劉家達，二十八日行。王正坤、王永安二人，隨帶十數人入通海城。次日，中丞即往宿甸苴關。又次早入城。梁玉山益兵助守，至已無望矣。江川出練三百，王永安、潘正昌帶之，以住防通海，隨蔡東道紮焉。命胡升分攻東山。何秀林亦至。數日，吳永安亦至。進攻館驛。五六日後，中丞進次沙壩，賊敗入館驛，死守土城。梁士偉已先奉士美命，紮館驛南城外，聯山坡營，後接香木橋、野馬川聯營。王永安分江練一百，與弟王永齡，從中丞作親兵，曰：『江川百姓素不與獍子往來。吾用江川人作親兵，毫無疑也。』梁士美以前數年岑中丞隨馬如龍攻臨安，心懷不平，不肯見面。西匪攻省，不肯親援。三四年間，屢書相勸，言『中丞今日已受皇上簡命，討回討賊，局面頓異，非前日之比。守經行權，事貴變通，不宜拘執一格。』不從。冬十一月，復以書至，約行營會商，爲其從弟士偉所隔。歷年辦理臨安防勦事宜，既多，捐掛鄉人米銀亦重，懷恨者多。游府沈朝輔，貌合心離。鄉人知中丞不容，以計誘而殺之。沈朝輔亦與焉。迤南一帶得梁士美保全，臨安爲一方之屏障。以平素重武士，輕文人，濫賞多費，不納善言，所用將士不擇賢否，心志曠大，遠結四川駱秉章，內官李鴻章，不以本省督撫在意，是其疏處。然忠義之志，實所難得。至死，有識者惜之。中丞命何秀林署臨沅鎮，王永安署遊擊。沈朝輔疑而叛，據西莊，何秀林往征之。撲其牆垣以

望，官兵一砲，帶傷而死，餘衆皆散。

冬十月，館驛未開。中丞聞張保和既征平竹園、田興、大莊等處，調征館驛。既至，遣兵進攻，入至十字街。吳永安、何秀林、姚其成功，不肯接應，兵練爲洋槍斃者五六十人，而退。館驛負固不服，所以久未平者，以馬如龍事未急時，暗助洋槍子藥。官兵對營相隔，不過丈餘，賊以重利買官兵子藥什物，故外邊市上有者，賊營內俱有。胡升圍攻東山，陣亡。江川練首蔡文藻，舊從梁士偉征曲江，圍東山。於兩邊正開仗之時，拋却竿矛，跑入賊營，說賊首混名三毛牛者出降。東山遂平。中丞賞以紅頂，命楊謙住東山，蔡文藻副之。當梁玉山未亡之時，中丞留余圍爐。夜靜三更，既歎梁玉山之執滯，復語諸將官之長短。笑言曰：「諸將官無一人不貪財貪色，求其免此者，實少。人人要錢，人人聚幾個娼女，然非此類妖孽，亦不能收諸將官之命。故諸將官爲財死者亦多，瘟疫報應者亦多，存者更有許多妖婦以收之耳。」因是言及「楊盛宗所強娶之婦，幾百餘；楊玉科不滅三四十，其餘將官皆不滅三四妻妾。俗情之累，與古名將遠甚。皆因世風之日下，天不盡生好人。」又曰：「我粵西人，至滇時，一縣丞耳。今官至二品，皆雲南人替我竭力，以至於此，我等（能）忘情於雲南乎？」中丞亦知張保和爲人所嫉，復命征甯州之婆兮。自去年中丞命馬龍人楊副將征婆兮，無功，以疾亡。及張保和至，由江直攻破鐵鎖橋，進取正街，回匪皆降焉。東北一股，夷首趙發、彌勒魏上達進攻，雖有小勝，亦未成功。馬如龍自取新興後，征東溝，紮營未定，爲回子所破。新興自田慶餘起禍以來，所號爲「八大頭子」，奉令往紮先鋒營，至今一網而盡。人以爲天之巧以收滅。馬如龍以爲東溝可不用力而來講和，得全其族類，不料與之對敵。先是王正坤攻東溝，築堤用水淹營，亦如梁玉山之攻沙甸。堤崩，堤下村房皆漂，無功而止。至斯，馬如龍圍年餘，甚窮。

迫。賊將老少婦女毒死。至斯不支，丁壯逃去，亦有降者。馬如龍迴省，見曲江久不開，欲來說和。中丞以書止之。

同治十一年壬申，秋八月，兵練國館驛二萬餘，用開花飛砲將城內房屋擊濫。賊用土漫樓，砲不能下。穿地窖，人藏其中。攻之街心，不見賊。洋槍皆從地中而出，死者無數。急難成功。又用地道崩開土城及賊房。賊崩倒一間，復退紮一間。所穿地窖，多爲賊抄截。於是用深地道，以火藥萬餘斤裝其內。地道太深，至十丈餘。放之，不能將地崩開，僅震倒十數間房宅而已。正在五六月，熱暑蒸騰，疫疾大作，兵練死者枕藉。年餘，陣亡者萬數。文案周力堂帶病回省，亦死。楊謙、李占鼐亦死。中丞亦病。乃不得已，調馬忠至館驛說和。中丞回通海養病。馬忠至館驛，賊從之。馬敏、金小五與馬忠至通海，誅之，平其城。令漢官同馬忠住館驛。飭令回子搬出金家莊麻栗園，支屋另坐，不準再居館驛。以楊玉科征大理將開，事屬迫切，故中丞急於說和，速上大理，以收成功也。

冬十一月，岑中丞西征。將至雲南縣，進住趙州。楊玉科遣兵由後面，從蒼山而下，住下關。僞將軍楊與楊玉科通，遂降。杜文秀知事已敗，服毒藥出見楊玉科。藥發，須臾死。其餘三十餘員僞官，賞以紅頂，出謝恩，伏兵悉誅之。命楊玉科署大理提督，遣兵分討圍埂及大理城。凡是回匪，無論老少男女，悉誅之。從征將官蔣秉堂、口口、何紹曾，皆以功優保。永昌、騰越各州縣皆平。論鄉人保土之功，騰越有楊副將與賊對敵，克服（復）州城，俱與竭力。永昌李氏弟兄，俗名「大二保甲」，以由保甲起事也。數年以來，征西統領楊玉科最出力，其餘皆其將官。馭兵嚴肅，使之出敵交鋒，諸將不敢退縮，以是卒能成功。李維述、楊國發不能及焉。迺西遂平，奏凱還。

同治十二年，癸酉冬，岑中丞命馬忠墮新興回子大營城。馬忠至，設席請回子頭人，皆來。卽於席上殺馬鳳、馬老五，抄其家具什物，以計誘馬德馨至其家。中丞使雲南府蘇及王永安，偕紳首二三人，至馬忠家，數其

罪誅之。繼分派各官將。在省回子，凡是遠地外屬者，給其路費，遣歸之。旬（等）旬城中，外處回子雜聚，命東道賈鐸辦理善後事宜。東道亦各地散遣焉。

庚辰冬，彬與維源兄隨侍先君於杞湖。源兄以先君辦軍務時，屢用奇門獲勝，如破西河梗賊營，只用三十六人，困寶巖則至死不行，均得奇門之力。因於侍坐時，常以奇門遁甲諸書相質問。先君云：「汝等讀書，當以身心性命爲主。次則敦孝友以表率一家，立品行以矜式鄉黨。至奇門用以決戰改守之勝敗吉凶；六壬用以查來去賊之方向形迹。予究心此道近十年，雖臨陣獲效，頗資得力。而雲南劫運已過，卽講求甚精，亦非目前之急務。甚不願汝等效我，空耗精力。」彬因從容請曰：「大人費十餘年心力，全江邑數萬生命，以一縣論，所係非輕。以大局論，江川爲省東南咽喉。當馬德馨、馬榮據省之時，鄰封遠近州縣盡和回匪，設江邑不保，臨郡不能獨存，省城立見破亡。」先君然之。因口說指畫，歷言十餘年軍事始末。然事非親歷，聽之殊難詳記。彬乃更端，請先君筆之於書，自咸豐六年丙辰起，至同治十二年癸酉止，共載十八年軍事。間有月日記不詳者，無處考校，姑闕之。閱月而稿成，授彬藏之，以備他年乘志之採擇云爾。光緒六年辛巳二月，男維彬謹記，并書。

從
軍
紀
略

『從軍紀略』二卷，楊玉科撰。這是楊玉科扼殺人民起義，殘害非武裝居民的無恥的供狀。但因為要誇耀自己的反動功勞，卻也暴露了某些戰役底具體情況，清軍紀底敗壞，義軍將士頑強的英勇和不惜犧牲的決心。

這裏發表的，是根據北京圖書館藏的光緒壬辰年刊本，加上標點、分了段。原本卷上正文前，有御賜碑文、諭祭文、特恩諭祭文、歸政諭祭文各一道，國史館列傳一篇，陳思霖等序文、奎俊序文、龍錫慶序文各一篇。卷下正文後，有楊汝翼跋一篇，武愍公討法夷死事節略一篇，馬駟良跋一篇，譚子復書後一篇。這些文章，我們都沒有收在這裏。書名，正文前是『從軍紀略』，封面上題的是『楊武愍公從軍紀略』，陳思霖等底序文裏寫作『平滇經略』，現在我們用的是正文前的名稱。

從軍紀略一（上）卷

余先世居楚之靖州。乾嘉間，大父純修公避教匪亂，遷於滇。以開礦積微貲，因家於麗江縣屬之山後里，遂爲麗江縣人。累贈建威將軍。妣田氏，累贈一品夫人。生吾父兄弟三人。伯考諱再高公，無嗣。妣贈建威將軍。妣李氏，贈一品夫人。叔考諱再華公，生子發科，以子顯，贈建威將軍。妣謝氏，贈一品夫人。考居次，諱再升公，有隱德，鄉鄰咸服。性善飲，每於酒後自言：「吾家嘗有興者。若吾歿後，墳隴前必有誥封亭、神道碑、翁仲、華標之類。」嘗吾鄉僻處邊鄙，無人知有飾終之典，以其言爲醉語，衆莫之奇。及余貴，累贈建威將軍，其言始驗。究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也。其亦如王氏植槐之意乎？妣趙氏，尤稱賢孝。家素不豐，食指日繁，仰事俯畜，每多不給。妣躬苦操作，無少間。又常攜兄姊歸寧。一二日回，必負粟米蔬菜以供甘旨，屢以爲常。妣外家，本劍陽世族也，家素封，亦樂周濟，尤愛憐焉。此吾家所以上而先大父母，下而吾兄弟姊妹，得以無凍餒遂生成者，皆妣氏之力也。累贈一品夫人，生兄玉麟公，及余。兄與余從征，同克鎮雄、豬拱箐、及六井、三姚等處。以勞績，歷保參將銜，補用游擊。因軍需赴東川府被害。余讀書未售，年將及冠，目擊時艱，嘗思自奮，欲與磊落奇偉之士結交，而同志者卒鮮。

咸豐六年丙辰，回首杜汶秀倡亂，逆酋蔡七二、藍平貴、馬興堂等，陷姚州城。提督文公，自大理率兵與戰，我師潰績。六月，杜汶秀遂乘間入踞大理府城，蓄髮僭號。雲南各府屬回民聞風響應，戕官撲城，全滇一時戒

嚴。巡撫舒興阿行文各集鄉團，極力自守。余因約同志者，得三百人，守劍川城，與麗江、鶴慶關首，互爲相應。七年丁巳十月，隨鶴慶中營游擊張正泰，率數萬人攻大理。至上關，一戰而潰。余曰：「勝負，軍家常耳。然法不立，令不行，將拙兵驕，難與共事。」因拂衣歸，仍操舊業，以待奉二親。時大理七屬先後均陷。

八年戊午二月，鶴麗劍三屬當事非人，亦均失守。寇氛日熾，鄉團促余出，且曰：「君不出，其奈地方蹂躪何！」當事者亦徵迫不已。時瞻依庭闈，不忍舍去。既而二親勗曰：「一移孝作忠，一古有明訓。爾出身報國，盡忠卽所以盡孝。其勉力，速行毋戀。」余遵親命，留兄在家侍奉，隨帶土練千餘人而出。

九年己未冬，與賊戰於鶴城外。賊被野而來，余身先士卒，交鋒數十，親手殺賊，割其耳，投囊中。撤隊，歸數之，得七十有四。後鏖戰數日，忽被砲傷左髀，猶忍痛從事。先後以軍功，受總督張公亮基七品六品服。

十年庚申春，賊遣兵趨永昌府騰越廳一帶。余卽帶兵赴援，遂伏兵於濶滄江橋側，殺賊數千，斬僞將軍陳斐。蒙署督撫張公亮基、徐公之銘敘功，以把總補用。既而孤軍深入，賊蹤愈熾，永昌府城亦於庚申夏失守。維時四面皆賊，無路可通。因爲賊首馬雙元所獲。雙元者，後克復永昌之役所降，繼保副將之職者也。時爲僞大將軍。余察其人尙可以言動也，因效魏武諷陳宮故智，勸其自拔。雙元曰：「素聞君乃豪傑，且仰君之忠義，倘得執鞭，固所欣慕。我等失身於此，亦非得已。」遂結腹心，囑他時得志，一相援手。於是餽金給憑，縱余歸。迨抵家，則雙親見背，兄營喪葬已畢。因不禁呼天大哭，慟不欲生。然已無可如何。竊思安居以待時清，乃僞大司衛姚得勝，占踞本鄉喇雞鳴鹽井。聞余還，懼謀規復，卽欲圖害。復有僞先鋒和萬邦慫恿之，交相謀害。暗率賊徒捕余於日欄村，遂爲所拘，挾曳而行。雖陽言解與姚賊，余揣其意，實欲暗害於溝壑中。行途傍晚，忽大風暴。

雨，人不能前。遂止溫登村。因謂和賊曰：「我等世處鄉鄰，今竟如此加害，恐將來承平，爲鄉里所不容。與其貽悔於日後，曷若慎思於當前。」和賊曰：「奉姚大將軍命，非我可能專主。」遂將賊憑出示。閱畢，猛吃一驚。陰念此番難逃虎口矣。急思設法脫逃。而是夜，賊衆圍火焙衣，將余環繞於中，防伺維嚴。幸更深，伺者少懈，余暗退足縛，卽猛由賊叢中躍出。勢處倉猝，手縛猶未脫也。時天昏黑，奔馳巖谷坎陷中。連越四五坎，皆數丈許。末跳一坎，約八九丈。至地，顛傷腰脊，痛不能起，昏倒於地。又兼大雪滿山，偃臥終宵。東方旣白，氣息奄奄。睜目一觀，見週圍大雪堆滿。回視身傍，獨無異之。然一時雖脫虎口，視偃臥處距大路不遠。若賊搜至，恐復遭其毒害，宜走避。覺腰痛若折，勢不可支。惟徐徐匍匐而行。越半里許，有叢林深邃，遂潛身兩晝夜。忽有相識里人過，囑其密報家中。晚間，兄來負歸，藏之密室。戢影匿跡，服藥調理，尙未全愈。而姚賊各處查拿甚急。適又有另股竊匪，蔓延入境。不得已，負疾逃生，痛苦難堪。正值大雨雪，透濕衣服，凍冷尤甚。傷痕復裂，寸步難移。賴兄負余，跋涉數十里，越山嶺，潛身一石壁中。竊匪追至，在該處烹牛羊，埋鍋造飯。約半晌許，余屏息目覩，該匪無一人見余者。及去後，余遂傍火而臥。時因痛極神昏，不自知覺。火忽將腰間衣燒穿，直透皮肉。陡然驚起，遍體反覺舒暢，傷痛若失。爰與兄及家人，奔赴紫竹廠小住。此庚申冬事也。回憶生平幾遭顛危，而竟免於害者，指不勝屈。茲特略舉其甚者，未免痛定思痛耳。

十一年辛酉夏，微服潛入賊境。自大理至永昌、騰越、順寧、雲州，迤西道所屬之地，游歷皆遍。曠覽地勢，暗訪賊情，均已洞悉。於時，迤西道屬地盡爲賊有。維西廳、中旬二屬，因有協戎和公耀曾招集夷目，軍民極力固守，未經破陷。

同治元年壬戌春，聞姚賊率匪萬餘，欲圖中維。余隨即召集舊識各帶義勇，約二千餘人，馳往和公駐紮之巨甸大營，幫同進剿。駐紮石鼓及金沙江一帶。賊勢猖獗，各營鄉勇悉被賊破。環攻我營。余於營中開挖地穴，死守鏖戰。奈糧盡援絕，孤軍難支，竟被賊破。余亦被執。時聞賊中令曰：「凡生擒者，即斬之，以頭獻。」余聆此言，自揣難逃。乃誑賊曰：「余曾於某處窖有金銀。若留吾生，當引以取。」賊欣然釋縛，引指窖所。賊擁擠爭先開挖。余即乘間而逸。

二年癸亥春，聞迤南、迤東道屬地，回匪蠢起，馬榮、馬連陞等占踞省城，戕殺督撫。十月，余因同和公由維西繞入省城。

三年甲子正月，甫抵東川，署昭通鎮楊公盛宗留余助剿馬紅夷匪。連戰皆捷，陣斬逆首多名。遂克之。旋奉護理雲南布政使岑公毓英檄余同攻曲靖府之賊。隨率所部馳往。身先各軍，抵紮城下，開挖地洞，轟破賊營數壘。屢戰屢勝，賊衆膽寒。遂生擒逆首馬連陞，克復曲靖府、霑益州、馬龍州等城池。蒙記功稟保。時東昭回匪甚張，署鎮楊公軍威大挫。復奉檄帶所部往援。破斃偽大王鎖朝升，生擒偽副王阮三等。東昭肅清，總督勞公崇光奏報東昭案內，余功未蒙彙保。

四年乙丑六月，蒙岑公詳請，護理維西協篆，兼辦迤西軍務。始蒙總督勞公檄委，先於曲靖府任事。於是擊賊之志愈勵，報國之心倍切。因將所部，繞道西蜀會川，進攻中維二城。時有新降賊首李祖裕者，擁衆數千，踞於維西，明與官軍助戰，暗與賊首李紹先、宋時盛等連爲一氣。余抵維後，乃設謀手刃之。遂撫其衆。又以計斬李紹先，乘勝進克維西廳城。旋奪石門關、石鼓寨，連破賊營數十，殺賊數千。沿江賊壘，一鼓盪平。遂驅兵渡

江，進紮九河。左右曰：「距此三十里，卽係劍城，可乘勝攻之。」余曰：「籌之熟矣。夫行軍必先悉山川形勢，關塞險要，稽之圖經，參之輿論。如鶴麗劍三城，形如鼎足，勢如唇齒，且居大理上游。欲圖大理，必先克此三城。然三城必須同日進兵，使彼首尾不及相救，方能有濟。若但攻其一，則雖得而必不能守。若三城俱得，然後戰守可圖耳。」遂定計，由九河行營命練目楊紹修、李榮華以土練二千取劍，夷目王廷詔、文生和廷選，率夷練二千取麗。因鶴城堅，余自取之。又恐劍城不遽拔，余擬取鶴後，易彼爲守，而自取之。期同日共舉。部署畢，十月初一日，余率兵三百餘，直趨鶴城。假賊旗幟，一日夜卽臨城下。城門未閉，余私慶曰：「事濟矣。」因出其不意，擁兵入城，直搗賊府。僞武烈將軍宋日晟、僞中郎將馬連元聞變，率衆巷戰，前兵稍卻。余直前手及日晟，連元亦爲從軍所戮，餘賊悉降。遂於初二日克復鶴城。而紹修等皆失期且退。逆賊大至，以十數萬衆，環攻鶴城。維時守城者，僅親兵數百，民勇千餘，隨方禦守。至五年丙寅春，力守三月。賊初憚余，不敢進逼。繼聞余左肩被礮傷重，不能親自督戰，兼值餉缺援絕，賊遂以地礮轟陷城垣。余負傷力戰，殺賊數十人。逆衆競進，余倉皇出。斯時數百里遍地是賊，料難驟脫。乃自示閒暇者，坐地上向城解履襪。賊有持矛將刺者，余叱曰：「汝輩耶！何誤也！」賊不顧而去。乃徐行出圍。迨賊悟追，則已遠矣。是役也，雖微天幸，從死復生，而全軍潰散，前功盡棄，憤欲自盡。適臨巨澤，將投於水。鄉人見之，以爲誤入歧途，急呼余轉，旋進食。食已，問途而行。夾路屢逢羣賊，皆以計解免。連夜戴雪以逃。爰繞道由麗江南山，暗渡石鼓賊營，退守維西，復秣馬厲兵，招集流散，再圖後舉。

五月，奉總督勞公檄，交卸維西協篆。遂率所部，繞道抵東川。聞岑公督兵鎮雄，因往附之。公以余轉戰八年之久，屢立奇功，不獲一薦，深爲不平。余曰：「蒙公如此知遇，雖死不恨。以期後效可耳。豈暇計及前功乎？願

公勿以菲葑見棄，則幸甚矣。」公壯之。十二月二十日，蒙總督勞公據實疏奏云：「楊玉科以孤軍深入，克鶴慶城，厥功甚偉。正擬保奏間，因距省三千餘里，餉盡援絕，救應無及，致城池得而復失，前功盡棄。核其情節，尚屬可原。惟該員前經迭次立功，尚未獲邀彙保。現僅五品軍功，尚無實官可參。邀請免其查辦。」

六年丁卯，春三月，奉巡撫劉公嶽昭行知，奉上諭：「五品軍功楊玉科，着免其查辦。欽此。」由是益加愧奮。隨進攻鎮雄，屢破賊巢，生擒首逆白金品，力復州城。蒙岑公保奏。五月二十九日奉上諭：「五品軍功楊玉科，着以守備補用，並加都司銜，賞戴藍翎。欽此。」

時又同攻猪拱箐。該地爲蜀滇黔三省交會之區，山水險惡。逆首陶三春自稱大元帥，蟻聚苗匪數十萬，蔓延三省，屢挫官軍。余率隊前進，遇賊以馬隊數百衝鋒而來，大隊繼後。余指揮諸軍，分布排列，一鼓作氣，槍礮齊發，遂大覆之。斬首千餘級，獲馬匹軍械無算。餘賊奔歸老巢。余訪之士人，知賊巢踞紫山頂，距此五六里。其東西兩面，均有大壑。山之週圍，約四十餘里。勢甚險峻，路甚崎嶇，惟西面稍平。余即立營於箐口，先由此路進兵，破其堅壘十餘處，直抵老巢。力戰三月，賊憚余威不敢出。因傍賊濠，擇地立營。既定，岑公親臨巡示，另派員增兵守營，調余所部由東面進攻。因此地勢較險，余即順箐進兵，且戰且紮營。半月之久，分紮周妥。乃踰箐西岸，直抵山麓，又紮一營。賊出巢拒敵。余身先士卒，手執悍酋李四包包於陣，賊乃退。一日，賊以大隊至。余立一營，不修濠柵，又遣兵伏於隘道。岑公讓余，余漫應之。賊至，余棄營走，賊逼追。伏起，余還夾擊，賊遂敗，斬首數千級。公曰：「素聞爾知兵，今觀之，名不虛傳也。」賊素畏我軍槍礮，適大雨，賊知槍礮難施，遂傾巢出撲，環攻諸營，悉被賊破。公憤甚，親自出營督戰，被困核心，諸將莫敢前。余冒雨進戰，衣裳盡濕，裹體難行。乃拔刀，割去

濕衣，殺入重圍，立斬數十人，始將公救出。復督諸軍，分投截殺，將賊擊退，復所失各營。公復遣諸將，直抵賊嶺半山立營。賊依險拒敵，用木石下攻。屢立屢覆，衆莫能當。余思欲立營山半，非木柵不可。乃請於公，命諸軍選健卒，至別嶺，採堅實木料，製就牝牡合口。命前隊黎明潛抵賊柵外濠，各帶鎗鋤，穴地藏身。堵紮定，後隊每人各帶琢就木料一柯，趨賊濠高阜處，隨到隨將木合口。一時架定爲營，彼木石不能擊覆。又請示各營，皆仿面行之。從此賊不敢出。余旋訪知賊巢中被脅士人，十有二三，以計誘之，令舉火內應。六月二十九日，大破賊巢，生擒僞大王陶三春，斬賊數萬級。豬拱箐平。

旋奉公委，接辦海馬姑軍務。緣此方賊素與豬拱箐匪相表裏，豬拱箐餘黨多奔聚於此。先是公委游擊張重慶、蔡標諸軍往勦，屢爲賊所敗，軍威大挫。余至，即與賊戰，殺賊數百，破其堅壘數處。徐觀地勢，見其老巢三面倚水，一面懸巖，石棧天梯，無路可越。且兵不滿千，實有衆寡不敵之勢。因據險固守，函請公增兵。公覆稱：『省垣喫緊，無兵可撥，仍須勉力設法攻勦。若稍不支，則大局有礙。』云云。余思援絕兵單，難以力取，當設謀以圖之。乃逼壓賊巢，四面巡視。見其後山地名豬扒巖，有線路可通，亦屬羊腸鳥道，極爲險峻。且賊立木柵於上，以遏抑行人。方定計進取，適游擊張保和率兵數百，奉撤回省，路經黑章鄉，相拒（距）數里。命人往約，借彼兵力二三日，助勦。張公慨諾。於是調二百人，用劉重慶、蔡標旗幟，由大路進，作誘敵計。余督部兵，由豬扒巖進攻，約五鼓共舉。適烟霧滿山，隱約莫辨。賊只見前路兵旗幟係劉蔡敗軍，遂傾巢迎戰。我軍詐退，賊追不已。余從後山抵賊守柵，賊猝不及防，遂奪其柵。乘勢驅兵，攀藤附葛而下。人人踴躍，越險踰垣，入斬賊首張項七及賊衆數百。餘匪見勢危急，舉火自焚。我乘勢，盡焚其巢。前路出追之賊，聞警反顧，復經我軍前後夾擊。賊衆

大清。又遣軍分投，截殺殆盡。

七月十六日，蜀滇黔交會邊境，一律肅清。蒙巡撫劉公，以三省邊境肅清，在事異常出力，保奏。八月十七日，奉上諭：『守備楊玉科，着免補都司，以游擊補用，並賞加副將銜。欽此。』是月，凱撤。旋奉省檄，駐防東川府。時大理杜逆縱其賊黨，蔓延三迤。未入賊者，惟省城與東昭曲靖四府。且敵數十萬衆，攻圍省城，甚急。

七年戊辰，春正月，公召余赴曲靖行營會商事宜。公曰：『滇省兵單餉缺，大勢難支。提軍馬如龍一籌莫展，猶且開門揖盜，致使省城危如累卵。各處堅城要隘，概被賊據。當今之事，欲易危爲安，計將安出？』余曰：『事已至此，別無良策。欲揚湯止沸，莫若釜底抽薪。兵則隨時招集，餉則因敵所資。玉科願由東川，取道會理州，進攻元馬、武祿，橫截賊後，使彼來者無可歸，救者不能繼，則省圍自解。公但坐守省城，以防內變，隨時遣兵出擊，以挫賊威，如此不出三四月，卽有明效矣。』公稱善。

余遂率所部，直趨會川。探知金江沿邊渡口爲賊所據，不能超渡。幸會川仁和交會之阿難魯渡，防守略鬆。又有仁和營目彭子祥，迫於勢，與賊通。賊委以此方防禦。其人尙知順逆，暗約余由此路進。而會川紳耆見余兵少，恐不敵，反貽禍於地方，屢來勸阻，請靜相機宜，或由他途進兵，不容冒險渡江。旣而彭子祥亦懷疑慮，遣人來言：『凶餓猖熾，姑勿進兵。且踞渡口，封禁船隻。』余思：凶餓愈熾，省城愈危。若按兵不進，猶牧人之立視其死耳。乃佯言先攻永北，密遣營員徐聯魁，暗奪渡口船隻，將全軍陸續渡江，抵仁和。聯魁襲取苴卻司賊營克之。余續至，卽令聯魁爲守。乃爲聲東擊西計，明取大姚，暗襲元謀及馬街，與衆潛行。

二月二十八日黎明，遂克馬街及賊巢張二村。詎知馬街卽元謀縣所駐。縣城已壞。賊離該處五六里，另

築土城一座，聚糧固守。城堅賊悍，時難遽拔。圍之，又苦兵單。正籌畫間，賊以大股由三姚來援。余命元馬營目吳際泰調集民勇數百，分兵禦守。賊至大已堡山半，余直前交鋒，大敗之。陣斬逆首馬福壽等。該股賊退。又有僞將軍楊榮芝聞余至，恐覆其巢，率賊衆來踞金江龍街，襲我後路。乃令吳際泰往禦之。復檄環州土司李壽坤來營謁見。責之曰：「汝世受國恩，何得甘心從逆？」諭以大義，授以機宜，遣之。壽坤果置酒邀榮芝。余急率兵抵州，擒之，並其黨丁躍龍等十餘人，戮從者數百。因思榮芝雖擒，而其巢穴未覆。訪之士人，云：「去此三十里，地名不固魯，卽明叛酋沙定州所踞處，是其穴也。」余微服往觀，但見高峯獨聳，峭壁四立，林樹陰翳，金江環焉。山中隱有雉堞，時懸飛橋以出沒。內有老少數千。榮芝母強悍善戰，聞余至，率精兵千餘人固守。從者恐地險難攻，請舍之。余聞此中軍糧豐足，正欲得之，藉以資軍需，豈肯畏難而自阻乎？因勉勵將士曰：「非力破堅巢，不足以塞賊膽。」然破此巢已在吾算中矣。揮軍進戰，縛榮芝、丁躍龍於前，使招其母降。母不納，且率兵死守。賊中頭目李巴子率其黨開柵納我軍，遂破其巢。誅榮芝及其母，並斬首從數十人。餘悉宥之。得其糧米軍械藥彈無算。軍威大振。時三月初一日也。榮芝兄仙芝來援，軍次高橋龍街。該地紳團乘余兵威，倒戈敗之。仙芝傷而遁。所得不固魯，更名護演營，用爲積糧募兵重地。部署妥，勒兵回攻元謀土城。遣人絕其水道。城將破，天忽大雨。賊得水，守益堅。余乃具牲醴禱於神。雨止，越二日，破之，殺千餘賊，斬僞大將軍閃天福、楊五駝子、張仲衡等，獲槍礮軍糧甚夥。

於是進攻武定州城，立營城西獅子山，選精壯直臨城下。觀其形勢，城內地廣人稀。賊於城北一二里許，築一土城，四面爲濠，牆高水深，堅固異常。賊之輜重，聚集其中。余計欲專力於此，恐難遽拔。欲取大城，兵力不

敷。乃派和愛增攻祿勸縣，牽制（擊）該處之賊。余則移駐近賊城之大西村，居中策應。命諸軍採草成束，用水浸濕，向西北隅堆積，節節翻逼賊濠，以便填濠攻城。名爲翻草龍，示欲攻土城意，誘大城賊出。暗伏兵城外。漏五下，大城賊果開門出應，伏兵截殺。賊亂竄，余乘勢奪東門而入。三月十一日，遂克武定州城土城。賊見大城失，亦驚潰。我軍分途截殺，斬首千餘。

武定既克，祿勸之賊喪膽自遁。卽於是日，收復祿勸縣。旋取武定屬之松朗山，招降僞仙主畢永泰等萬餘人。隨攻羅次縣城。賊於城外錯雜建碉樓，犄角相守。余揮軍連破賊營二十餘，仍令各軍齊翻草龍，乘夜攻城，奪其城樓，遂施槍礮入城。僞征南大將軍張遇泰知勢不敵，以城降。初遇泰兄正泰，與賊誓不兩立，殞於亂。余憫遇泰雖陷賊中，必能自悔，遂受其降。夏四月初一日，我軍入城，獲金銀銅木質僞印八十餘顆，軍械糧餉無算。

竊思元馬進兵以來，仰賴天威，一月三捷。洩旬內，連破四城。將西北圍省賊後路截斷，糧道悉得通行。且東南圍省之賊，勢孤援絕，岑公因得乘勢恢復晉寧、呈貢等州縣。巡撫劉公嶽昭，統湘軍坐鎮曲靖。於是西北與東南之軍，互相聲援，大局稍定。是時余正擬規富民縣，以通省會。聞僞大司衡楊榮守其地，其人十步九計，乃賊中之矯矯者也。張遇泰既降，余令蓄髮，率其部卒，用其旗幟，退歸富民，使作內應。復派兵繼之。詎意遇泰怙惡不悛，率兵屯城外，仍與楊榮勾合。迨余兵至，楊榮出城逆戰。張遇泰襲余後。我師因之失利，退保武定。而羅次遂爲所襲。余憤極往救，礮斃張遇泰於陣。反覆小人，果何益哉！旋奉護理總督宋公延春檄，署理維西協篆。卽於行營任事，方籌恢復羅次。

五月，杜逆遣僞大司衛姚得勝，僞大司平馬興堂，僞大都督金肇盛，僞大將軍陳定邦，自大理率賊數萬，由三姚出犯，以應省國。圍省賊僞大司閻馬旭，與富民賊僞大司衛楊榮，僞大司政劉仁，共賊十餘萬。復陷元馬，順道環攻我武定。余早慮及此，先於城外添築土城礮樓，扼險自衛。賊不能遠得志，乃於城外暗穿地道，安設地雷。余令人伏地探聽，聞有聲處，卽由城內穿地斷截。又遣兵於城外環城開坑，日夜輪守。聞聲，隨卽截之。賊不能肆。賊復取濕柴堆積西南隅，高於女牆，名曰柴樓。架槍礮於上，隨時進擊。紅丸雨注，厥勢難當。雖屢以火攻之，賊輒以水龍解救。因命人於西南隅城下穿地，通其柴樓，將濕柴潛撤，換入乾柴，雜以硝磺火藥，一舉焚之。烈焰燭天，賊莫能救，遂破之。於是對壘相持，屢戰數月之久。雖前後殲賊無算，然以數千疲憊之兵，當十萬強悍之寇，勢難持久。不得不乞援省城。而省城戒嚴，莫能兼顧。又被土酋僞大都督唐有忠襲破我後路龍街大營。延至九月，援盡糧絕。賊以地礮轟城，武定復陷。營員都司金滿堂陣亡於東城樓。民兵四散。祿勸縣相繼亦失。都司楊四代帶傷陣亡。折將損兵，軍勢甚蹙。余退保護濱營，再圖後舉。未幾，僞大司姚得勝、楊榮、馬興堂、馬旭等，與圍省之賊合。於是賊益益大，省圍益急。巡撫劉公嶽昭陞任總督，率湘軍進攻尋甸，被賊竄援，湘軍大潰。省城已危，而東昭亦有岌岌之勢。提督馬公如龍，意持兩端，依違從事。幸岑公在省，隨方駕馭，人心賴以稍安。余慮東昭一失，則餉道絕，而全滇不堪設想矣，乃令徐聯魁一軍留紮護濱營，授以恢復武祿之策。部署已定，卽兼程進省，力當賊鋒，以援省城。

八年己巳正月，抵宣威州屬之柯渡司，與賊力戰，克之。並克可郎。遂斷賊趨東昭之路。又奉檄添募兵勇赴援嵩尋。二月，接徐聯魁、吳際泰報云：「於正月內，已復元謀縣城、高橋、龍街等處，並與武祿兩屬紳董次第

收復武定縣、祿勸縣兩城，斬逆首唐有忠，匪黨數百人。『蒙巡撫岑公，以克復武、祿、羅次、富民、元馬、各州縣城池，異常出力，保奏。三月初一日，內閣奉上諭：『游擊楊玉科，着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補用，並賞給勵勇巴圖魯名號。欽此。』所部將士段、徐、蔣各員等，亦有升賞。遂由柯渡移駐邵甸，擬襲嵩明州。

時竄至迤東之賊，聞武、祿、富民並復，恐官軍截其後路，急欲返噬。僞大司楊榮、姚得勝，由尋甸寇楊林，官軍敗績，楊林失守。賊遂竄至省城東路之小板橋、十里鋪，聯絡在省諸賊，斷絕糧道。岑公檄余，赴省援勦。余思十里鋪、小板橋、楊林一帶，乃省城至京大道，爲糧餉必由之路。遂先攻小板橋，率士卒踰濠拔柵，賊槍礮如雨，余揮軍進戰，退後者斬之。力破小板橋，乘勝規復楊林。十里鋪，連破賊巢數十處，殺賊六千餘人。東路遂通。

嵩尋又告急。岑公檄余還邵甸，進規嵩明。余至，連日大小數十戰，皆捷，斬賊數百級，大挫賊鋒。時城中賊僞帥女蔡杜氏，僞大司平馬興堂，僞大司寇李芳園，三人共守。蔡杜氏知兵善戰，爲賊所推服。李芳園本革生，詭譎多智，見勢挫，芳園詐降，索銀數千爲質。余知其詐也，姑諾之。函請於岑公，公以其心叵測，恐齟盜糧，不聽。余自措數千金與之，令遣心腹一二人來取，余留以爲質。復約於某地交銀訖，申之盟誓，令刻期迎我師入城。及期，殊無音問。因全師臨城索戰。芳園恐，偕馬興堂出迎於郊。其語甚辯，而理究窮。余令將東城外之碉樓讓與我兵駐紮。彼邀余單騎入城，意欲劫爲質也。余佯諾焉。因召徐聯魁、段瑞梅各授機宜，率部卒數十人，同李馬二賊俱往。時蔡杜氏在城上，望見我兵已將扼要之碉占踞，又見李、馬帶徐、段等數十人來，心疑之，即閉門不納，列礮下擊。芳園帶傷情急，罔知所措。余購令芳園左右入城，以芳園令，密傳其部，『使在城內應，余當重賞。不然，余斬芳園首矣。』去後，余督軍攻撲。蔡杜氏內外受敵，勢不能支，猶欲衝逃尋甸。知余截其去路，該氏

途窮，倒戈乞降。五月，克復嵩明州城，歸誠者萬餘人，獲金銀銅木質偽印四百餘顆，軍械粟米無數。運入省垣，充濟軍需。前此之誣余者，反爲余所誣。是知行兵之道，不厭詐，而爲將在謀，不專在勇也。當卽乘勝進攻尋甸州城。此城爲東昭屏蔽，乃逕東道駐巡之所。時守城賊係芳園部下，遂令徐聯魁監芳園，至城下招之，衆開城迎降。嵩尋旣平，東昭始獲安堵，而驛道亦蕩平矣。

旋將蔡杜氏解省，時省城已爲賊踞其半。聞余節次恢復武祿、嵩尋、小板橋、楊林各州縣城，又將蔡杜氏招其夫僞揚威大都督蔡廷棟，並其黨僞大司疆段成功降。衆賊首聞風解散。岑公力督諸軍將省城餘賊一時轟擊出城，省圍頓解。蓋自武祿之捷，而賊之後路斷；有板橋、楊林之勝，而賊之勢衰；有嵩尋之降，而官軍之勢振矣。時尙有僞大司米映山、劉誠、楊振鵬、姚得勝等，分踞紅廟、土堆、新興、昆陽、河西等州縣迤南一帶地方，連接六井、三姚，負固不服。

六月，岑公奏請督辦三姚兼西路軍務，乃請公籌發西征軍費。余從前所部，均皆隨戰隨募，兵無定額，餉亦取資於敵，原無定章。今統歸誠之衆數萬人，數旣多，餉項不易。岑公始奏定章程，每月每人給鹽菜銀叁錢。雖未能按月頒發，究有此名，自足勵衆心。從此軍政愈肅，衆心愈奮。於是督師西上，斷賊歸路。遣徐聯魁攻定遠，段瑞梅、蔣宗漢攻大姚，余親攻六井。

七月二十一日，克復黑、白、元、永、阿、陋、草溪、鹽井六處，斬首二千餘級，生擒僞大司隸劉綱之子解省。岑公令押赴新興、昆陽，招降其黨。是處之賊聞知六井不守，後路已斷，賊情於是瓦解。岑公遂以規復兩城。臨安府屬之河西、通海一帶餘匪，公方得以盡力攻之。越明年，迤南道軍務始平。八月初七日，段蔣之軍克大姚縣城。

乘勝進克賓川州城。余移駐大姚，隨遣兵援定遠。九月初三日，徐聯魁亦克復定遠縣城，先後斬僞將軍都督二百餘名，匪黨八千餘級，獲僞印四百餘顆。岑公遣別軍招降晉寧、楚雄一帶之賊。

旋進兵姚州，其地勢甚平坦，城堅濠深，四圍皆有要隘。承平時，回民萃處，性素強梁。咸豐五年，回首蔡七、藍平貴、馬興堂等戕官倡亂，遂踞州城。提督文公由大理出兵勦之，官軍大潰，大理回逆因而踞城。杜逆乘機徑入，蓄髮僭號，釀成十八年巨寇，此滇省之禍本也。賊踞城最久，既悍且衆，未易措手。余思此城不下，則他城更難。命段瑞梅督魯國祥、周之楨進攻白塔街，賊築壘以拒。我軍力攻，克之。乘勝分兵，由大龍口兩路進兵，連破龍岡衛、長屯、黃屯等賊巢十餘處，斬首千餘級，要隘盡爲我有。遂逼姚城。余全師臨城下，立大營於龍岡衛，指揮諸軍開明溝，鑿地道，立營圍之。賊於附城密建碉樓死守以拒，相持數月，射火鴉、翻草龍之技已窮，均不能克。又晝夜迭攻，賊殊死戰。余亦染潮濕，偏體生瘡，舉動維艱。枯索計謀而不得，兵力已疲，忽報李總兵維述兵敗於鎮南，賊大股來援，城中賊分股出應。時雲南縣尙爲賊踞，若賊三面夾攻，余勢危矣。不得已，負疾督戰，擊退鎮南援賊，城中之賊亦敗還。余乘勢破其東南兩面碉樓二座。

九年庚午二月，接奉劉岑二公行知，以節次克復府廳州縣城池，力解省圍奏保。『正月初七日，內閣奉上諭：「副將楊玉科着記名。遇有雲南總兵缺出，請旨簡放。並賞換花翎。欽此。』恩命遙臨，士氣倍振。旋據報，僞大司衡楊榮欲勾合三角夷首僞大都督金肇盛，出擾白井，以襲我後。余令蔣宗漢率兵二千往禦，擊卻之。先是賊因東城外屋牆築一土城，環以濠溝，寬逾數丈，我軍難逼攻。余督軍穿地道，實以火藥，其附土城外之賊尙踞有碉樓，余先攻之。賊首僞大將軍楊清，強悍異常，率賊出援。余覲定，手槍斃之。隨即轟裂土城十餘丈，

督軍前進。賊忽亂擲火彈，余頭面手足盡被燒傷，烟毒薰心，昏迷仆地，左右救護還營。我兵仍退。余昏迷間，覺一白鬚老人，於蒟蘆中出藥敷傷處。及醒，便覺清爽。越二日，傷痕略痊。復用地雷轟擊，方破土城，斬首數百級。乘勢令於東北隅城下穴地洞，又用地雷轟之，我軍蜂擁而上。賊踞城樓，築內牆抵禦。我軍逼紮城邊，死力相持。余又令段瑞梅由北城下穴一地洞，將成，旋接警報云：李總兵維述攻鎮南兵又潰，賊將竄援。余謂：若果如此，則我軍腹背受敵，力不能支，不能不派兵往援，以截其來路。乃令都司朱士樞率兵一千，趨西山，伏古山寺中，一以斷鎮南賊之來援，一以截姚州賊之逃路。四月初一日，段瑞梅地雷轟陷北城及城樓，月城皆傾。我軍直入，賊據月城，抵死出撲，前軍不得還，復退。余時傷痕尚未全復，因憤甚，渾忘痛苦，持矛上城，揮軍進戰。見賊勢尚猖狂，余因直前交鋒，衆兵皆爭先奮戰。余急令餘軍取柴草及引火之物，堆積巷口，焚其房屋。諸軍見烈焰飛騰，奮身賊戰。三面圍城之軍，亦皆越城齊入，分股搜勦。生擒偽大司軍馬金保，偽大將軍藍平貴。其偽大將軍僕有明，自焚死。潰賊由西南隅突奔，經我軍內外擊殺大半，餘賊直奔鎮南。又經朱士樞要路截殺殆盡。城中賊或投水，或自焚，無一漏網者。斬勦約計三四萬人，獲偽印三百六十餘顆。是日姚州平，軍聲大振。西路所屬之關津要隘，響應者數十處。蓋姚州城與鎮南州城比肩聳峙，犄角相依，號大理屏藩，爲迤西門戶。官軍十餘年，屢攻屢北，歷有年矣。其根深蒂固，固不待言。而籌畫征戰，不知費盡幾許心力。鏖戰六月之久，一旦得償此願，非天心厭亂，能有此快事乎！此後迤西賊膽已寒，所向迎刃而解矣。

方余之攻姚也，議克城後，卽分兵固守，以遏亂萌。及在姚連戰皆捷，迤西各屬紳董聞風向慕，紛樹義旗，與賊對壘。請援者相繼。余因力攻姚城，恐軍單不能濟事，惟有抽撥數員先應之。因令都司馮長壽、錢大川，各

率勇一千往攻雲南縣城。都司王鑑祥率勇二千，往攻瀾渡司、蒙化廳、大園埂、小園埂等處。千總王寶率勇五百，幫同總兵李棠秀，往攻趙州。檄調都司張潤，招集義勇數千，由中維出攻鶴麗劍，藉以安撫民心，牽制賊勢。乃姚州未克，而王鑑祥陣亡於蒙化，王寶陣亡於趙州。兩軍一潰，人心惶惶。余又續委游擊劉重慶降目董飛龍、董雲慶、陳裕後等，各帶勇五百，助守瀾渡。既克姚州，惟雲瀾之守安堵如故，餘軍則或叛或亡，仍屬瓦解。因與各營將定議，令參將段瑞梅率兵三千，往取鄧川；參將蔣宗漢率兵三千，往取浪穹。且退鶴慶賊援，參將徐聯魁率親兵三千，往賓川州，爲鄧浪後應。朱士樞仍率兵往鎮南助勦。各軍既已分派，守姚者僅親兵千餘。余因重傷之故，擬養息數日，方圖進取。

五月初一日，據報董飛龍復叛，侵瀾渡，圍攻我軍，求救甚急。余計不救，非惟雲瀾之營必失，即攻鎮南之軍亦必潰。遂令千總吳萬元率兵五百先發。余統千餘人，負疾繼進。中途遇潰兵絡繹，始知瀾渡不守。余意不能救瀾，或可救雲。沿路收集潰兵前進。初五日，抵雲南縣界，郊內村落皆寂如無人，不覺駭異。及近雲南縣所屬之雲南驛里許，望見賊幟飄揚，始知雲南驛亦爲賊踞。回顧隨從之兵，參差不齊，因令於村中暫且安營。偵知攻雲南縣之軍均已敗潰，又不知吳萬元一軍先來駐紮何所。正使人偵探間，董雲慶忽至，報曰：「離此五六里，地名小橋，有一土城，王鑑祥所築，可以退守。現吳萬元與某俱屯其中。錢大川退紮大波朗營，去此二十餘里。」余聆言，即專人傳錢大川及地方紳董連夜而來，告以保守之意。初六日，移營小橋。余率董雲慶等直攻雲南驛。余首破賊鋒，飛騎衝入賊棚。軍士一擁而進，與賊巷戰。自辰至申，始將雲驛克復。擒斬六百餘匪。千總吳萬元陣亡。得此一捷，軍心稍固。賊猶以土城抗拒。初七日，余率兵攻土城。忽報僞大司衡楊榮率賊萬餘，

自瀾來撲。余令董雲慶等圍攻土城，自領親兵，由高官鋪一路堵截。賊又由小馬街抄出，攻我圍土城之軍。我軍退，賊遂竄入土城，並將附近小橋村寨占踞。及余歸營，日色暝矣，猶傳令來日排戰。不知沿路收集之兵，本驚弓之鳥，聞楊榮兵至，皆懼而逃。親兵亦爲所搖動，隨之過半。是夕余枕戈臥守於營門，不許一人出入。漏將盡，巡視營中，只餘文案營務數十人而已。始知余過於前，兵遁於後。正懊惱間，一土人報云：土城賊悉去矣。天明，余登高而望，見賊幟依然，疑報者非真，令人往探。不移時，果見賊瀾山漫谷而去。我軍未逸者，見賊披靡，跟擊略有斬擒。越三日，逃兵盡還，乘機恢復前鋒大川等所紮之原營，及紅巖、瀾渡一帶。轉危爲安，殆有天幸。

十一日，奉總督劉公委署鶴麗鎮總兵篆務，卽於小橋營次任事。十二日，又奉督撫劉岑二公會牘，奏委督辦迤西軍務。旋接朱士樸稟稱：已於月內克復鎮南州城，張潤稟稱率義勇克復麗江府劍川州城。其餘，中甸、維西、雲龍州、喇雞鳴井及津口要隘，歸誠者數十處。麗江府屬之地，俱皆平復。惟鶴慶尙未下。旋奉總督劉公委副將蔡標來姚易防。余恐遽易生手，必貽後患，將雲南縣軍務責成李棠秀。六月，旋姚布置善後訖。七月，約同蔡標往小橋，以資臂助。

時據報：『鄧浪兩城，得而復失。蔣宗漢、魯國祥均帶重傷，退歸劍川醫治。段瑞梅退守鶴慶屬之白土營，被圍。』又報：『大理賊分三路出援鶴慶，一出白牙，一出牛街，一出沙溪。』余念牛街與白土營相近，段瑞梅之軍足以當之。沙溪與劍川相近，蔣宗漢、魯國祥之軍足以當之。惟白牙一路，地當險要，若不要之，則南北隔絕，攻鶴之軍危矣。乃留李應舉和萬壽等，聽蔡標節制，駐防小橋。余率親兵二千，往白牙，取道賓川，繞雞鳴關、新城、姜營一帶，路皆蠶叢難行。白牙緊要之土城，已爲賊踞。新城、姜營一帶，爲賊所脅，已樹降旗。幸余驟至新

城撫之，分兵數百守新城。復率千餘人，掩旗息鼓，疾趨姜營，藏於寶慶寺。據營目李雙美報稱：「逆首薩萬年、沙映坪等，率黨三千有奇，欲擾鶴慶。儲軍火糧餉於土城，四面環立營礮，濠柵堅固，恐未易下。」余知賊意在久持，阻我援師，使沙溪白士營兩股賊得深入，以救鶴慶之急。是則彼利久持，我利速戰，事不可緩也。乃分兵爲三，令都司李維通、守備姜潤芝、和汝珍、邵洪順、石炳元，各率勇二百攻其外營，守備李福興、張有能、馬中級、楊大奇各率勇二百分攻礮樓。都司宋爲英、千總毛金榮、李七，各率勇二百，往來救應。余選健卒百餘名，各佩槍矛鐵鋤，由中路進，候臨陣指揮。兵皆捲旗銜枚。又先令雙美率鄉壯前驅，誘敵；周作祥、奚長青各率勇二百，繼其後。賊欺雙美兵寡弱，果出戰。正追北間，我軍三路突起，分攻營礮。余率健卒直抵賊巢，各以鐵鋤挖通土垣，槍礮齊施。賊內無所蔽，大潰。諸軍合勦，斬首二千餘級，生擒僞都督沙映坪，斬之。僞將軍薩萬年死於陣。我軍把總李尙才陣亡。時八月初二日也。

白牙既復，松桂亦下，隨即移營松桂。旋據報：沙溪一路被蔣宗漢擊退。初六日，進兵鶴慶，抵城之西南化龍村安營。時大雨連旬，平地水深數尺，不能用兵。正籌畫間，土人報曰：「前者官軍圍城，每爲賊破。但聞賊呼曰：『若得楊大人至，即開城迎降。』今大人已至，盍告之。若果降，何以戰爲？」因令軍中將白牙所斬賊首，並生擒之賊，示諸城下，告以余至。十六日，賊首馬淩榮果出降。余察其詞色，知有詐，命留於軍次。陽款而實拘之。令曰：「後三日，余親入城。」密令我軍各備柴草一束，填於城濠中，高與城齊。又令馬中級率健卒數百，易旗服混入城中。戒曰：「若有變，則開門踞城礮。」十九日，余率兵入城。前軍至城下，城上忽施槍礮以拒。余急揮軍奪礮，乘柴草堆以攻。城中軍亦應。賊多死。我軍入城，斬首逆僞右都大將軍馬有富、僞裕略大參軍李緯，餘皆免。

死。鶴慶再平。保全城中百姓回民，不下四五萬。僉曰：「公料敵何神也！古名將殆將不及。」余笑曰：「此亦天意使然耳。」

桑勝進攻永北廳城。九月初二日，一戰而賊盡潰，殲除賊匪萬餘。永北平。

段瑞梅被僞三元師楊銘率匪萬餘，困於白土營，求救書迭至。余率兵往援。既至，見賊壘四面環立，若星羅棋布，圍我軍於內。余思若不力救，不惟段瑞梅不免，即鶴麗劍三屬亦必難守。乃定計，先攻打銅村，以通糧路。方戰，賊槍傷余右臂，遂仆。衆負余還營。守備潘士奇力戰陣亡。因念賊勢如此猖獗，非以計攻不可。適訪知賊屯糧三營，距此十餘里。余遂令兵仍攻打銅村，而潛遣兵由僻路暗趨三營，截其後路，焚其糧草。賊首尾不及救，遂潰。我軍逐之，復營壘百餘處，斬首數千級，獲軍械糧餉無數。圍解而傷亦痊。

我軍直追至浪穹縣屬之甸頭。餘賊奔入浪城，相距只七里。余恐榆賊來救，浪城又險，東臨浪海，西倚羅平大山，左有九氣臺，右有峨墩，輔車相依，時難遽拔。因夜集諸將，授祕略。令蔣宗漢及守備李維通率兵二千，伏於城南；都司馬中級與降將馬淩榮率兵二千，伏於城西；段瑞梅率兵三千，襲九氣臺。余統諸將，取峨墩。寇懼不敢出。因示懈，以誘之。食畢，令後隊作前隊，若將退者。賊果出撲。城中及九氣臺之賊亦出。兩伏起，撲攻縣城。瑞梅克九氣臺，余還取峨墩。僞大司寇劉保壽，軍前請降。斬逆首丁在心、馬良五等千餘級，宥其脅從。十一日，浪穹縣平。余因計浪穹去鄧川州城僅數十里之遙，若不急取，彼聞警先備，又需時日矣。爰令段瑞梅率三千人，扮作潰賊，星夜馳往，出其不意攻之。及明，抵鄧川州城，賊果無備。十二日，遂下之，並收復村寨數十處。

旋奉劉岑二公行知，奏保克復姚州一案。六月二十日，內閣奉上諭：「總兵楊玉科力疾血戰，身受重

傷，克復姚州堅城，擒獲逆首，實屬異常出力。着賞加提督銜，並賞換瑚松額巴圖魯名號。欽此。」

時大理北路諸屬，以次平復。惟白米莊、鳳羽、喬后、鹽井賊尙屯聚。乃遣都司張潤以兵取鳳羽，克之。進規喬井。余親攻白米莊。賊聞風先遁，遂拔之。旋據張潤告急。蓋我軍復鄧浪後，大理杜逆遣其同母兄楊占鵬出下關，由漾鼻進守喬后井。又使僞大司直馬弗受、僞大都督龍其瑞、分踞麥地、長邑、鍊鐵諸地，連營二百餘里，拒我軍。余令段瑞梅堵紮上關外。又令別將駐防鳳羽、白米莊，斷賊救應。因與署鶴麗鎮中軍游擊蔣宗漢約，令率兵趨麥地。與期曰：「汝得麥地時，余亦取鍊鐵矣，可會於長邑。」十月初九日，余至鍊鐵，視賊西南立二壘，似覺險固。東面一壘，稍覺易與。因令軍中曰：「今夜但須盡力攻東壘。」密令二軍伏於西南二壘之外，戒之曰：「聞有聲，方起擊之。」余率兵連夜攻東壘。賊不支，直奔西南二壘。二壘賊疑官軍來襲，自相混殺。二伏聞聲起，擊之。余亦追擊，斬馬龍二逆於陣，並匪黨千餘。初十日，鍊鐵平。明日蔣宗漢亦復麥地，與余合軍，攻長邑。十二日，遂下之。掃平賊壘數十座。又令蔣宗漢搜勦沿江餘寇。余赴援喬井，甫至，督軍進攻，破其碉樓數十，連日接戰，斬擒無數。城仍未下。十七日，率兵夜戰，被賊槍斷右食指，或勸少休。余曰：「非不自惜也。願方得勝，少懈而寇得自備矣。願以身爲諸君先。」裹創再戰，明日克之。僞大元帥楊占鵬將自焚。我軍入，俘以獻。旋解省正法。斬首二千餘級。兵貴神速，信然。初余傷時，痛甚仆地，若有促余起者。及戰，精神百倍，渾忘所苦。真如孟子所謂：「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古人之言，誠不我欺也。

大理北路盡復，余因赴麗江閱師。小駐數日。雲南縣一軍告急，云：「賊已據普溯、沙橋、蕎禾、米甸、三川等處。我軍南北業已隔絕。」又飛報：「僞大司衡楊榮聞余在北，率其死黨，乘間復擾賓川。徐聯魁一軍孤立，勢

瀕於危。余念雲南縣李維述、李棠秀二總兵在彼，必能抵禦。徐聯魁則孤立無援，不可不救，因往救之。遂自麗江，倍道一晝夜行四百餘里，抵賓川。賊方張，逼城索戰，而未知余之至也。顧賊衆而整，左排戰而右設伏。因分部諸將，張兩翼而進。別選精兵，抄其伏。自督親軍，掩旗搗其中堅。圍合，賊伏先亂。余揮中軍驟出，賊見旗驚潰，遂破之。擒僞大司徒丁文星，及僞將軍僞都督二十餘人，斬首千餘級，圍乃解。遂分兵收復蕎禾、米甸、三川等處。

十一月，奉劉岑二公行知，保奏克復永北、鶴慶、鎮南一案。十月十三日，內閣奉上諭：總兵楊玉科，着賞給白玉搬指一箇，白玉翎管一支，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一對。欽此。欽遵。祇領在案。同日又奉迅拔大理府城之命。

十二日，進攻小橋，及大波朗賊壘，並克之。

十年辛未春正月，諜報逆首董飛龍陷永平之黃連鋪，進撲杉陽。余分軍往援，寇旋遁。

二月，接奉九年十二月初十日內閣奉上諭：「楊玉科襄創力戰，實屬奮勉可嘉。欽此。」同日奉上諭云：

「南開化鎮總兵員缺，着楊玉科補授。欽此。」

是月，賓川州屬之賓居，尙爲賊踞守。其地爲賓川饒足之區，介雲縣越州之間。週圍多竹橘，間以荆茨。陰翳蔽日，賊恃以設伏。且築土城於內，重門複道，礮繞濠深。攻勦數年，賊悍難拔。官軍屢挫，勢愈猖狂。余合諸軍往攻，力破其礮數處。賊附巢匿林間，施槍礮弩矢，我軍多有傷者。余揮軍使破竹，逕奪橘畦，穴地攻其垣。諜報賊二千餘，由趙州來援。余派兵遏隘，盡殲之。獲其衣甲旗幟，使我軍僞爲援者以赴。賊啓壘納之。我軍突入，地

雷亦發，賊驟自焚。我軍因縱火，盡蕪之，斃數千人。三月初六日，賓居平。此後，賓雲兩州縣無肘腋之患，南北聲勢得以聯絡。

旋奉督撫檄，暫息兵，俟秋成進討。乃飭諭各處要口，並大小營弁，一律嚴守。五月，余休兵於鶴慶城。略計兵將戰守者不下十餘萬人。所有克復各城善後事宜，及秋成進兵所需糧餉軍裝，因得一一籌備。各軍調遣兩牘公文，余均自行裁處，日不暇給。兵雖休，而余一身未得少休也。

六月，札飭參將李鳳祥、游擊李鳳呈兄弟，進攻永昌。又命蔣宗漢及副將劉重慶、都司李應舉、丁槐等，率兵一萬，往助。並解糧餉濟之。別遣一軍於永平界，截大理賊援。八月，據蔣宗漢、李鳳祥等稟稱：於七月二十三日，克復永昌府城，生擒偽大司馬楊德明，候余處分。余令宗漢立即斬之。下賊營壘村落數百處，斬匪首四千餘級，獲偽印六十餘顆。偽大將軍馬雙元降。都司王聯陞、王祖培、王誠、程和等，乘勢亦將龍陵縣城及施甸司恢復。永昌府一律肅清。夫永昌一府之地，迴環數百里，城郭完固，土地膏腴。瀾滄江環其前，瀾江繞其後。若賊倚險固守，亦可偏踞一隅。今得數月成功，將杜逆之老巢傾覆，謂非天意，不可也。

九月，隨調蔣宗漢等回攻永平縣城。永平回族多而散處，惟曲洞則聚族而居，約有數千戶。其地枕山面水，棚田濠寬，人最強悍。且盤踞最久，官軍往往皆不敢逼。宗漢等既至，先由龍街稻田一路進兵。力攻數旬，連破其牙口，奇屯、蘇屯、葉屯等處，而賊威猶盛。曲洞仍未下。冬十月，接奉劉岑二公行知，以克復麗江、永北、鶴慶、劍川、賓川、鎮南等處府廳縣城池案內，異常出力，保奏。九月十七日，內閣奉上諭：「總兵楊玉科，着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提督缺出，請旨簡放。欽此。」是月，余率全軍，親臨永平。先令馬雙元招降其首偽大司馬黑耀。

武而耀武尙自桀驁不馴，誓死不降。爰召諸軍各授方略，四面攻之。旋報大理杜逆，遣賊東援。余急令宗漢率兵遏之。屢戰數日，互有勝負。賊又分數千人扼漾江爲營，分我攻永平軍勢。余又令段瑞梅及弟發科率兵助勦。宗漢等與之對壘，幾及三月之久。十二月，賊糧盡力竭，遂大戰於哈暗左，破之。斬首千餘級。赴水死者無數。捷聞。余料逆賊經此番痛勦，以後必不敢來援矣。

從軍紀略下卷

同治十一年壬申春正月，蔣宗漢等將援永平之賊擊退後，余因檄段瑞梅及弟發科等，率兵往上關堵禦，以防大理賊竄。令蔣宗漢還兵永平。初三日，宗漢至。余督諸軍四面進攻，力戰二十餘日，斃賊數百，賊勢尙逞。我軍亦陣亡千總楊福順、千總銜把總楊郁文，戰士死者數十人。二十五日，李應舉、劉尙忠率兵攻其北，奪礮二，火其屋，督兵先登。張潤及永北營參將徐聯魁、黃河洲諸軍，分兩股攻其東南，破內牆，引軍入。都司馬士成、馬士龍、馬中級，攻其西南，截賊衝路。宗漢督千總龔連元，破其東門。逆首黑耀武以衆巷戰，一晝夜殲賊二千有奇。耀武逸，獲金印十二，銅木質印二百四十顆。永平曲礮一律克復，留軍防守。

二月，進攻漾鼻。初，余克喬井後，令張潤率兵攻漾，前後數十戰皆敗。都司姜廷相、守備楊鳳山，歿於陣。余方咎之，皆云：「地險人悍，極難攻取。」請余親臨督戰。及履視其地，前臨漾江，後枕蒼山，土城夾峙，堅礮數十，交錯其間。賊於壘外百餘里，將人戶盡行遷徙，作空野計。復聚精兵於金牛屯。又立營於牧馬廠，以通援兵。平坡、合江等處皆設守，若常山蛇勢，互爲響應。始信爲堅險之極。余念制飛鳥者必剪其翼，乃令蔣宗漢、守備周作祥各領三千人，先襲牧馬廠，破之。斬三百餘級，降五百餘人。連夜克金牛屯，斬賊五百餘。乘勢取平坡、合江。凡三晝夜，皆下之。遂集諸軍攻漾鼻。旋據楊總兵國發密報，逆首蔡廷棟率黨七八千人，由大理繞道撲我蛟起營，窺雲南驛，通小橋，以襲我後。余遣游擊朱士樞、徐聯魁分投截勦，五戰皆捷。蔡逆竄走，斬二千級。捷書至，

而漾猶未下也。

余升高阜，觀漾形勢，籌破敵之策。見賊所踞兩土城間，有上下街。兩城夾岸而立，雙橋浮浪，橫亘中流，互相救應，往來甚便，彷彿舟之雙纜。因謀取其橋，斷其往來。令軍中曰：『有能奪橋者，賞千金。』又令作浮梁，若將攻者，守橋賊來爭浮梁，張潤乘勢冒敵雨，督兵奪其西面橋頭之礮樓焚之，三日始燼。蔣宗漢從西浮筏而渡，背水爲營，環列五十棚。令段瑞梅、李應舉等，從東北兩面側擊之，以援宗漢。於是步步爲營，直逼賊壘。令各軍分穴地道，賊穿穴以迎我，皆無濟。後成一穴，實以火藥，轟裂其牆數丈。賊預於牆內立木棚以備。守備姜潤芝、艾紹南、楊崇興等，爭先奪棚，被槍陣亡。戰士死者數百，仍未能入。賊更築土垣，垣上立礮，以擊我軍。余令軍梯其東門以奪礮。賊於棚下鑿窟施槍礮，我軍不能近攻。相持間，偵報杜逆遣楊榮、蔡廷棟二賊出上關。一由花甸哨，白米莊，撲鄧浪。一由蒼山，出甘屯，襲我屯糧，以解漾圍。余令諸將力攻漾鼻，自率兵禦之。與賊遇於白米莊。適余所帶親兵只百餘人，方掩旗息鼓，籌所以禦之。遣諜三人，一爲賊獲。賊叩我軍情，聞余至此，皆遁還。他路亦如之。旋至漾，始知余出禦後，賊首僞大司徒丁文星、林兆鳳、黑耀武等從蒼山間道，竄入漾巢，守益固。念攻此巢，前後兩載，今集全軍之力，猶不能下。因謂諸將曰：『此巢不能克，諸君尙欲克大理乎？』今與諸君刻期勉力會攻。』旋破其附郭礮樓六。賊悉衆出撲。余令蔣宗漢、周作祥迎擊之。又令守備寇文通、千總馬兆春，攻其後，賊乃退。明日，破上下街，居中之龍王廟、大石橋。賊首尾不能相救。因令弟發科，偕同訓導劉尙中，率兵千餘，伏於蒼山間道，以備截捕。令蔣宗漢攻下街，余攻上街。是夜破其東、南、北三面垛牆。方攻西面，有數賊獻其礮降。我軍緣而登。段瑞梅率周之楨、和浩等，自東北入。張潤領黃河洲、木逢春、木占春等，自西北入。李應舉

與馬雙元、馬兆春、邵洪順等，自東入。周作祥率劉重慶、蘇開先等，自南入。諸軍夾攻，破其壘五六重。賊力盡，乃聚老弱資財，焚之，而後赴火死。其逸出者，爲劉尙中、弟發科、諸軍盡殲之，餘盡溺於河中。下街於是日亦克。宗漢來稱：「賊見上街賊潰，率衆突圍走。隨逐之，擒獲無算。溺於河者，不可勝計。」弟發科、劉尙中來稱：「寇至蒼山，突起擊之，盡皆殲斃。」千總沈朝富從牧馬廠來，該路逸賊爲彼要殺，無一漏網者。是役也，斬逆首僞大司陳榮清、馬映斗、丁文星、林兆鳳於陣，擒僞大司武黑耀武，及僞將軍邵督百餘人，殪匪黨以數萬計。我軍死者幾千人，陣亡勇將守備姜潤芝、楊崇興、艾紹南、楊鳳山四人。三月十四日，漾鼻始平。余討賊十六年，身經數百戰，未有心力俱瘁，糜軍餉之鉅，損將士之多，僅能如此得勝者。乃歎將不易爲，而戰之不可不慎也。

時總兵李維述之軍克鎮南後，來攻雲南縣。余屢爲之擊退賊援，渠亦不能克。至此，已三年矣。余因選勁卒四千，令徐聯魁帶往助勦，余繼其後。聯魁至鄧川州屬之海潮河，招降僞大將軍趙明經，厚遇之，使招撫洱海西岸水師。各賊目悉向化，獲大小戰艦二百餘。因濟師復雙朗、天生營。其地一山兀起水中，賊據守其上，杜逆恃爲海東之險。曾令董良知襲之不下。今得之，可進規沿海諸境，爲取大理水路進兵之基。余因馳入聯魁軍中，謀攻挖色。賊築石城，小而堅，與向陽城爲唇齒。力攻之，甚難，宜以計取。因謂聯魁曰：「明日君行，余取兩城矣。」遂密令兩軍傍挖色伏，兩軍傍向陽伏。黎明，聯魁移兵赴雲南縣，作奔馳狀。又令西南伏兵設僞旗，施槍礮，雜以鉦鼓聲。賊登陣望我軍不整，若將奔者，誤認爲外援至，傾巢出追。我伏兵突起，遂入挖色，並向陽城，擒千餘人。海東平安，輯居民，分兵扼守各要隘。事甫定，聯魁報云：「奉令助攻雲南縣，已逼城濠立營，功垂成矣。探聞楊蔡二賊以黨數千援雲。」乞余視師。余由間道趨趙州，與賊遇，連戰皆敗之。二逆退保趙州下關等

處。余留軍趙境，立營以遏賊。四月十八日，聯魁捷書至云：「已協同李楊二總鎮，於十七日攻克雲南縣城。」余喜，亦赴雲南縣，與李楊二公議曰：「海東已定，雲南縣又克，此破竹之勢也。機不可失，宜乘勝攻取蒙化廳。」趙州兩城，以剪大理屏蔽。二公以餉乏，欲屯兵籌餉，而籌餉必取諸百姓。余曰：「此地凋殘久矣，瘡痍滿目，撫之不暇，忍於皮骨僅存者，更剝其膚耶？」余願分軍餉四千以代輸。二公悅，乃定議。李公取蒙化，楊公駐雲爲後勁，余攻趙州。因札飭蔣宗漢由漾出合江，越斜陽峯，伏兵天生橋外，以窺下關。分兵取道蒙化之西山，攻小圍埂，以應李鎮。段瑞梅及署鶴麗鎮左營都司魯國祥、丁槐等逼上關。參將李應舉及都司和述廷出花甸哨，襲上關後。都司董良弼、守備段文升，於海東多備戰艦以待。札調周作祥來趙，同攻趙城。

傳檄已定，四月二十六日，余卽行至趙。立營未定，賊三面來攻，敗之。明日又敗之。周作祥軍至自向陽，克下莊，遂破飛來寺、白塔寺、新村等處，與余軍合，乃分兵立營環攻。蓋趙州乃係土城，爲賊踞甚久，且歷年修築，堅固異常。右有華藏寺老巢，賊數千居其中。寺外環立碉樓，係通蒙化大道。左有漢邑村，連接下關牆外，亦環立碉樓數十。兩處與城相犄角。漢邑村地勢極險，三面皆水，一面依山。回人聚族而居，賊悍糧足。欲攻州城，必先破此。方籌度間，僞總統兵馬大元帥杜文秀督其黨僞經略大都督蔡廷棟等數萬人，出下關，親援趙城中。賊亦出應。時余軍僅數千人，衆以初當渠帥，皆有懼色。余曰：「昨之戰，彼主而我客，猶且勝之。今乃反客爲主矣，擒王在此舉也。」以游擊周作祥、守備李福興、單玉林、蘇開先等，率兵三千爲左軍，以當其右；守備和萬壽、邵洪順、馬兆春、趙欽等，率兵三千爲右軍，以當其左。余督馬雙元、守備彭正剛、石炳元等千餘人，當其中。旣戰，余援枹親鼓，呼聲震天地。往來勝負數十合，自辰至申，始破之，逐北十餘里。杜逆墜馬而逸。生擒六百餘匪，斬

首四百餘級。時是月晦日也。

五月初二日，楊國發遣其將李飛龍、岑有富，以千餘兵至。李維述遣其將李維通、劉興亦至。都司魯國祥、安根，由賓鄧率二千五百兵亦至。遂於是夕，飭各軍環攻漢邑村，舉火焚之，斬擒無算。乘勢合圍州城。即令徐聯魁、朱士樞率兵攻其東門；董雲慶、楊發貴、魯國祥、安根等攻北門；周作祥和萬壽、李福興、邵洪順等，越飛鳳山，進攻西門；游驥、劉步龍守備段永盛、趙南山下伏。余與馬雙元、蘇開先、石炳元、單玉林爲諸路策應。飭李維通、劉興攻華藏寺。初三日，諸軍並舉，力克趙城，斬僞大司定貓街喜，並匪黨二千餘，華藏寺亦復。安民畢，初四日，隨督各軍進攻大理城之下關。檄飭水陸各路並進。飛檄，飭段瑞梅各軍攻上關。

二 料資義起民同

兩關爲大理往來通衢，地勢極險，真如函谷一夫守關，萬夫莫過之勢。南詔立國時，唐天寶間，楊國忠遣侍御史李宓伐之，獲師二十萬，卽下關也。洱水亦由關而出。上建有二橋，一名天生橋，一名清風橋。橋外卽外關，橋內卽內關。余至下關，立營於關外。方欲遣蔣宗漢攻其背，徐聯魁、周作祥等攻其前。旣而偵知守外關者係董正性，與天生橋守者魯達，皆非回部，可以勢喻，招其來降，約期內應。二人皆諾。時僞經略揚威大將軍蔡廷棟率黨踞守此關，防範極嚴，刻難成事。余乃退軍漢邑村，緩其攻。賊防懈，蔣宗漢因出合江，克其附關之青菜莊。魯達降，並奪天生橋後，軍由斜陽峯而下，抄入關後，截其歸路。賊情急反噬，拚力惡戰。先是宗漢出師前一日，遣人約余內外夾攻，以取關。持書人遇賊追逐，因繞道，稽遲數刻。至是日，嚮明方到，幾誤事機。余得信，急出令傳諸將，隨率親軍，飛騎奔下關。及至，回顧從者，止二三十人。遙見宗漢軍，越斜陽峯而退，勢已奔敗。余卽令軍士揚旗鳴鼓以應之。宗漢軍見余軍至，悉回旗返戈，與賊復戰，勇氣倍加。余後軍漸集，董正性獻關內應。

余驅軍入，乘勢奪清風橋，進內關，與賊巷戰。又令一軍由大關邑浮水而渡，登外陴以攻其左，並遏小關邑之援。三面夾擊，短兵相接。自寅至午，賊方潰，奔回大理。各軍追勦，斬僞壯武將軍蘇保、僞平南將軍倪萬春，生擒僞先鋒統制等數十。僞經略蔡廷棟、僞大司勳馬榮耀，負創逸去。逐北至五里橋，連克營寨三十餘處，斬首三千有奇。時五月初七日也。段瑞梅諸軍，是日亦克上關。初余之策兩關也，計上關易而下關難。故令魯國祥、李得勝、僞爲嚮導者，入上關爲內應。李應舉和述廷由花甸哨抄出上關後，攻其背。段瑞梅、雷耀龍、趙蒼山下攻其前。趙明經、段文升、李占魁以兵船二百艘，攻取工魚碕及沙村，守備木逢春、周漢彩攻魚塘坡，以備側擊。蓋欲先取上關，以孤下關之勢。不意得下關之速也。是日，段瑞梅等方合攻賊，遙見下關火起，知余已克關。賊懼，無心戀戰，遂破之。並克木馬邑、喜州、上下陽溪等處。

初八日，余督攻大關邑及小關邑兩處，均有土城，回民聚處甚多。見余至，請降。余念彼等悔罪自新，必無詐意，遂受其降。初九日，列隊於外，率親軍數十入小關邑禮拜寺中，欲遣散其衆。方入座，余心動。命移座於後，心動如故。命再移之，忽地雷轟裂，聲振山谷，瓦石俱飛。幸移座於後，咫尺之間，尙未震陷。四面伏賊盡起，刀矛攢刺。余格以劍斃二賊。和萬壽、李福興、黃天喜、馬雙元及從卒，皆抵死護余踰垣而出。四圍火起，烟霧迷空。外軍聞變，驚懼無主。及見余衆情乃安。方知賊詐降，將地雷安放點名處。俟余升堂，即便加害。賊之兇毒，至此極矣。爰命諸軍將小關邑圍住，一一收勦，盡皆殲之。此欲以害余者，適以自害耳。

方擬籌議各軍，合攻大理，而守蒙賊僞大都督馬永盛，使人潛來通款，要余親往，願獻門焉。余付李鎮維述全軍駐蒙，賊不就近輸款，而遠來迎余，豈以蒙城賊悍且衆，恐救應不力，不能成事耶？然余雖得下關，距蒙

未遠。此城不拔，腹背終恐受敵。卽囑諸將守關，余率親軍二千五百人，倍道至蒙。方約永盛舉事，適李鎮部將張士進、劉興等攻小圍埂之兵，潰於洪谷。余馳往救之，復其營。僞大司旅楊仁，驅賊衆出犯。李鎮軍前隊已卻。余縱兵橫衝其陣，賊潰，槍斃楊仁於陣。馬永盛夜啓西城門，納我師。余整隊入，請李軍爲繼。余方登城樓，賊分股猛撲。李軍遽退，喝之不住，盡皆奔出。余力督親軍，與賊巷戰，直衝入十字街。自十七日亥刻，戰至十八日卯刻。短兵相接，進退數十次，殺賊滿街，血凝鎗甲，鏖戰不休。後焚其火藥局，賊乃大潰。餘賊退入清真寺。余揮軍圍攻，四面積柴草，縱火焚之，頃刻而盡。生擒僞雄武都督馬映發、僕保、僞將軍沙金龍及匪首百餘人，訊明正法。臨陣斬匪，略計五千有奇。是日克復蒙化廳城。十九日，遣人迎李鎮入城。余方安撫百姓，分別良善。李軍入，只爭取財物。李鎮見我軍不取，怪而問之。軍中答曰：「主帥令嚴，取人財物者斬，是以不敢耳。」李鎮拊膺嘆曰：「夙聞楊公兵律，今見之，果然。張睢陽難獨擅美於前矣。且楊公之軍遇敵而不驚，兵當夜而不亂，吾屬誠不及。此所以百戰而不挫也。」余聞而愧謝之。乃請李鎮駐蒙爲守，仍旋師攻大理。計往返，纔十日耳。

六月，余由下關督諸將，分投進攻府城。令游擊陸純綱、董雲慶、楊發貴、劉玉、李福興、黃才廣、馬士成、馬士龍、馬兆春、高銳等，率兵一萬五千，攻東南郭外附甸賊壘。令蔣宗漢、統袁善、龔連元、周慶安、吳之竹、雷躍龍等兵一萬，攻其南城。外大路中所建之碉樓敵樓，並阻出城之賊。令徐聯魁、統孫毓、朱紳、許榮昌、高漸達、熊明、楊恩科、徐得勝、鄭開元等兵一萬，趨南五里橋及蒼山下，攻西南一路。令段瑞梅、統魯國祥、李得勝、董良弼、李占魁等兵一萬五千，攻城北之五里橋，及沿路賊壘。令張潤、統木逢春、段瑞龍、木占春、李春盛等兵一萬，攻其西北三塔寺一帶賊壘。令和述廷、統安根、和萬寶、喃良輔、何金、徐有才、趙明經、董正性等兵一萬，攻其東北海邊。

賊壘。余督楊鳳儀、趙汝驥、馬駒良、弟發科、馬雙元、石炳元、李應峯、和萬壽、邵洪順、劉洪玉、丁槐、趙欽、奚長青、黃天喜、大小文武，親軍數萬餘，力將大理四鄉之賊壘、碉樓、敵樓，北五里橋、龍佑、鹿角莊、上兌、下兌、三塔寺、東嶽廟等，一百餘賊壘，次第攻克，殺賊無算。至此，諸軍得以逼城立營。惟東門外之豐呈莊，西南角之一塔寺二處，尙爲賊踞，屢攻不下。余至豐呈莊，審視其地，踞城十里許，塹石爲壘，引海水作濠，環列碉樓，負嵎固守，城中賊互爲聲援。余督諸將攻之。杜逆驅賊數次出救。余分兵禦之。賊雖不得逞，我軍兩面抵禦，終難制勝。因令宗漢聯魁各當一面，督軍攻城，嚴防衝突。余乃專事豐呈莊，連環立營，步步而前。又令各軍運石刈草，拋擲濠內，將濠填滿，遂得架雲梯於西面牆垣。我軍緣梯而上，槍礮相接，傷者數百。余督諸軍，拚力殺入。賊聚巨室中，抵死相持。因踰牆登其屋，揮軍束草縱火焚之。忽被槍傷余指。余不顧，催令四圍火之。僞征東大將軍沙得全、僞果勇都督沙萬年，皆焚死。斬擒匪黨千餘人，豐呈莊乃拔。東南北城外賊壘盡平，始合兵圍城。

時濠水甚深，令軍士暗作深渠，以洩水。上用柴草填之。並穴地道，掘明槽，錯雜立營，抵其城下。逆首楊榮、馬榮耀、馬國璽、金大膊等，悉衆出戰。皆披髮塗面，執火器噴筒之具，分股猛撲，更番迭戰，與我軍抵死相搏者十餘晝夜。副將銜高銳戰沒，士卒捐軀者千餘。余令諸營深溝高壘，多設弓矢火器，穴地營，立木柵，以槍礮應之。賊焚我兩營，我軍仍堅壁以待，賊不能犯。杜逆復親督其黨，冒死衝突。余嚴督將士，并力禦之。時十月，天寒甚，與賊於城下鏖戰八晝夜，互有傷亡，賊仍不得逞。又隧地道，欲焚我壘之近濠者。余令於營外穿溝，橫截斷之。並令掘大窖數處，以槍礮迎之。賊隧道至窖所，即用大礮擊之，賊多死於隧道中。賊無奈，又於城內穿穴，至濠邊，立木籠營數十座，上覆以土，四旁周以石，暗通小穴，以施槍礮。我軍不能逼。余令決蒼山溪水灌之，木籠

營盡淹，賊死者不計其數。我軍遂踰壕，至城腳立營。賊復出爭。余令諸將扼其四城門，生擒偽大將軍沙萬才、偽勇威都督馬三等，斬首六百餘級。遂於城東南郭立木營二十有奇。並築礮臺數座，高出城表，架槍礮於上，擊守埤諸賊。又令人穴東南郭地道。適接奉督撫劉岑二公行知，以官軍攻克趙州、蒙化廳城池，並大理府之上下兩關。兩旬之間，克復堅城要隘，頗爲迅速。深堪嘉獎。楊玉科着賞穿黃馬褂，並賞給一品封典。欽此。欽遵。」在案。」

十一月，地道成，余密令軍士嚴裝以備。初五日，轟陷城垣數十丈，我軍擁入，賊抵死相拒。鏖戰多時，我軍傷亡甚多。都司劉玉力戰陣亡，我兵復退。賊仍將垣堵築。余於缺處升高而望，乃知其東南角校場內，賊築有土城，其東北蓮花池一帶，賊建有數礮，立木爲柵。余思如此形勢，驟難進攻，仍令東北城外開挖地道。自初十至二十日，地道成，復轟陷其東北城垣百餘丈。賊仍督衆死鬪。副將銜參將魯國祥、都司安根，皆戰歿。賊死者亦不下三四百人。余令軍士立木柵，堵於缺口。賊以木籠營禦之。余以開花大礮衝陷其營，斃賊三千餘名。賊始退守東城樓。余督兵入踞東南之校場，東北之蓮花池一帶，扼紮三十餘營。賊又隱其西北，以通一塔寺援。余命宗漢督兵拔之。賊情急迫，杜逆親驅賊衆，連日四面出戰。余督諸將力禦，又用大礮擊之，斬首六千餘級。逆酋楊榮、蔡廷棟，見勢將不支，乃遣人求降，願縛杜逆以獻。余付困獸猶鬪，致敵於死，自損亦多。賊情窮蹙，雖非真誠，不妨將計就計。若渠魁就擒，則脅從者易與耳。遂許之。是月二十七日，逆酋楊榮、蔡廷棟，將偽大元帥杜汶秀獻出，並大元帥金印一顆。余當即會同在營大小文武各官，將杜逆訊明屬實，知已服毒莫救，遂於軍

前正法。將逆首及僞帥印，並金銀銅木質僞印四千餘顆，解省焚其僞衣冠，及一切僞飾各物。其餘黨猶懷疑，無從出者。約計城中賊，尙有四五萬之多。余因善言慰之，以安其心。又令諸將嚴備以待。

十二月初三日，巡撫岑公由楚雄移節大理，次五里橋。余率諸將奔迎謁道左。岑公慰勞，且謂曰：「杜逆授首，黨與尙多。法不當宥，宜盡殲之。」余曰：「前此賊猶獻杜逆時，余已受其降。所以未卽區處者，專候公來一決耳。今欲盡法誅之，誠屬大快人心。願勿宣言，當密圖之。但城中漢回及老弱者，不止十萬口，宜加區別，請相機以策萬全。」公曰：「諾。」余令段瑞梅、楊福萃受計，率兵數百人先入。越三日，余率親兵三千人入駐內城，將杜逆子三人，女一人，飭送公營。又分別婦孺老弱遣還鄉里。諸酋尙懷疑貳，陰將要隘把守。其私宅各留悍匪防護。余皆誘其出城謁公，因執而誅之。又令諸將搜其強悍者，盡誅之。賊尙狂竄死鬪。搜勦連日，始將逆酋悍匪一律誅除。計斬僞經略蔡廷棟、僞大司衡楊榮、僞大司騎馬國才、僞大家宰馬仲山、僞龍騎將軍馬榮耀、僞驃騎將軍沙金龍、僞總理軍機大參軍馬上才、蘇明、僞英勇都督李賓、馬遇春、段惺國、楊彩九、撒登科、馬平川、馬芋等三十餘人。斬首萬餘級。散脅從者數萬人。我軍亦傷亡數百。初九日，大理全郡肅清。

按大理號滇劇郡，元假道於宋以滅金，卒并宋。杜逆盤踞者十八年，淪陷城邑百餘，毒徧全滇，延及川黔。與金陵洪逆、陝甘回匪自逆相應。兩關其門戶也。蒙、趙、賓、雲，其翼蔽也。元馬、三姚，其外藩也。五礦六井，其利藪也。騰、永、緬、順、鶴、麗、劍、中，維其後應也。故前後攻勦者皆無功。張正泰以鄉兵數十萬，潰於上關。提督褚公克昌以百戰百勝之師，亦有天馬峯之敗。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兵不知戰，見賊則紛然瓦解，賊遂盡逐漢民，非回人不許居城邑。迤西險要既失，城池盡爲賊巢。東南兩迤，奸民揭竿爭附，以致回人圍省垣而說和，馬榮踞省，藩

忠毅公被戕，遂至全滇鼎沸。而中原方有事，國家非無兵餉，宰臣別有深謀，勢難舍近畿而顧邊鄙。此滇亂所由久不靖也。

滇中義士，興一旅以擊賊者，雖不乏人，要皆張空拳，鮮實濟。余初亦募義勇，與張正泰、王裕文等，圖大理不克，遑遑無棲身地，數爲賊擊。虎口餘生，志未肯輟。聞岑公克楚雄，爰約同志，赴軍前投効。而岑公以孤軍當妖氛正盛時，潰師於鎮南，隨攻曲靖，小有建立。奉委以數百人取中甸、維西、麗江，用奇兵克鶴慶等城。自謂可守矣，奈孤軍深入，後無援兵，被困九月，僅以隻身脫重圍。繼而制軍勞公，羅掘軍糧，調集兵勇，同提督馬公西上，分道大舉，可謂竭力從事矣。仍一敗塗地。楚雄以下二十餘城，相繼淪陷。遂使賊長驅直進，省垣危在旦夕。幸余隨岑公克猪拱箐，以得勝之師，倍道來援。時則迤西無完區，東南州縣大半皆屬賊矣。事機岌岌，豪傑幾於束手。不得已，用釜底抽薪計，余由間道繞出賊後，克元謀、武定、羅次、祿勸等城，並下環州，據護滇營。相持八月，援絕糧空，依然敗績。迨克嵩明，降僞大司寇李芳園、僞大司平馬興堂等，得銳卒萬人，散其裹脅數萬，東道始通。省圍漸解，無東顧憂。遂專力西討，下三姚，復六井，取賓川，進兵雲南縣，再取鶴麗劍，克鄧浪、平喬井。聲援所至，復永昌，阻杉陽。滄江內外賊情，爲之斷絕。於是遏上關之援而焚賓居，用全師以掇曲硯，擄平漾鼻以制其脊，略定海東以塞其門，破趙州上下兩關以去其左右手，分軍取蒙化而後集兵榆城下，以數十萬得勝之軍，搗十八年窮兇極惡之寇。方謂犖庭掃穴，尅期可必，然猶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屍骸枕藉，血汗成渠，鏖戰八月之久，方克成功。噫嘻！兵事可輕言哉！

自滇省軍興以來，兵餉兩絀。余部勇常數萬，征戰十餘年，所領餉不及十萬。凡克一邑，取一城，大都因糧

於敵，未敢稍擾平民。義旗所指，士庶遠近，負糧相從，共忘其苦。豈非我國家二百餘年，深仁厚澤，有以固結乎？人心廟算，良謀決勝萬里，更得雄謀偉略，下已容人，如岑公者，故得展尺寸之長，而滅巨寇，斯又余之幸也！

大理既平，元惡授首。所未下者，猶有騰越、順寧、雲州三城。其餘則蒙地所屬之大小圍埂，尙爲賊踞。初杜逆倡亂，實由此地。回類既多，築城浚濠，負固不服。李鎮維述分兵攻之，久不下。余欲乘大理之銳師，併力取之。岑公曰：『君勞久矣，曷暫休息？大小圍埂，勢成孤立，吾當親往督師攻之，然後移兵雲州。此探囊取物，收功固易，何足深患乎？』乃奏以李鎮維述督攻圍埂，以總兵蔡標、覃修綱等取雲州，以總兵段瑞梅、蔣宗漢等取順寧。岑公親詣督戰，無如賊悍巢堅，攻之不下。連戰數日，皆不利。副將岑寬德歿於陣。時歲臘將盡，勢難取勝。公還大理，命余往代。余奉命，即令宗漢、耀曾及諸將拔隊先往。

十二月二十七日，行抵圍埂，環視賊巢，安營畢。十二年癸酉正月初一日，集諸將士，計議出令，各攻一方，限三日蕞事。初三日，游擊彭子祥、丁槐、守備孫毓從西入，破其碉。宗漢、耀曾繼進。岑有富及游擊覃修綱破其西南屋，寇抵死相鬪。因督軍力攻，下之。僞大司戎馬應昌、僞大司戎馬應超及僞大將軍馬維良皆焚死。單玉林及楊鎮國發兩軍，殲賊之逸者，無一得脫。斬首二千有奇。圍埂既復，因謂瑞梅曰：『今當直渡西牛江，次第取順寧。汝先往，余爲策應。』蔣宗漢和耀曾、李應舉及副將和述廷、丁槐、都司周之楨各統所部繼進。時順寧府鄉團聞余恢復大理，因建議擊賊。事無統攝，屢戰不利而潰。提督馬公如龍遣兩軍，亦退縮不前。寇驕甚。余檄瑞梅率都司許榮昌等先取順寧，破賊於橋頭山，斬八百餘級，並破其烽火臺三十有二。連克馬甲邑、平村、五寨，而賊勢尙張。宗漢、丁槐夜襲錫臘，焚其壘。共破朱家坡等六十餘寨，俘斬二千餘人。旋拔鳳山、虎山，僞大

司征馬得重出拒，相持於舊城街。適余遣李應舉軍至，逼城索戰，賊驚潰。象唐寺、三官閣、東山寺等處，皆克。諸軍合撲，踰濠登堞。馬得重奔北門樓以拒，積薪焚之，一炬而盡。二月二十五日，順寧府平。

報捷書至，岑公鼓掌謂余曰：「今祇雲州未復，吾前飭蔡標、覃修綱、和耀曾等部，想已渡江。再檄順寧得勝之兵助之，一鼓可下。唱凱在日矣。」余對曰：「雲州雖孤，攻之固貴速，而取之誠不易。」公曰：「何謂也？」余曰：「其地水土甚惡，盛夏酷熱如蒸，瘴癘難當。際此春際，尚可用兵。設過此時，士卒不耐暑瘴，且道遠阻於飛輓，必當退師。」（此）所謂貴速也。其城跨山阻河，糧米充足。江迤回逆，兇悍尤甚。各處漏網賊皆竄聚於此。情知無所逃生，必致死力。若非厚積勁旅，併力以圖，恐猝難收功。此所謂攻之不易也。願親往，集衆力以謀之。」公曰：「君解省圍，以迄於今，五年之久未嘗解甲。今渠魁授首，么麼僅存，何足勞君？」余曰：「用兵之道，貴在號令專一，人心始齊，衆力始奮，可冀成功。今諸將不相統攝，必至推諉觀望。昔人謂樂毅緩攻，卽墨爲失計。究其所以，實在燕君易將耳。唐肅宗九節度之役，戰於鄴城，以郭汾陽、李臨淮諸名將，師且大潰，況庸才乎？科不敏，仰荷國恩，寄以軍旅，敢不勉終厥職。」公曰：「善。」適接奉督撫劉岑二公行知，奏報克復大理府城，首逆伏誅，全郡肅清一案。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內閣奉上諭：「劉嶽昭、岑毓英等奏克復大理府城，首逆伏誅，全郡肅清一摺：『逆首杜汶秀盤踞大理府城，十有八載，地險城堅，負隅抗拒。上年五月間，官軍攻克上下兩關，賊勢漸蹙。雲南巡撫岑毓英先將近省及東南各郡，次第肅清，督兵前赴迤西，規取大理。十一月初十至二十等日，總兵楊玉科及各將弁開挖地道，轟陷大理東南城隅，乘勢擁入城內，晝夜鏖戰，共斃賊二千餘名。奪據蓮花池一帶賊壘，復約束各軍，四面合擊，自率親兵施放開花大礮，轟毀賊營礮樓木棚。逆首杜汶秀

見事勢危迫，於二十五日親率死黨萬餘接仗。楊玉科督軍兜勦，至二十六日，斃賊五六千名。該逆敗入僞城，情急服毒。其黨將杜逆獻解軍前正法。岑毓英軍始至五里橋地方，探知餘首楊榮、蔡廷棟等，仍形負固。會商楊玉科，先期密派將弁，暗入僞城，分投設伏。十二月初七日，楊玉科率同將弁，親至太和縣署內駐紮。初九日，潛入僞府，督令伏兵奪據該逆砲樓。賊衆驚亂。岑毓英復親率各軍，與楊玉科內外夾擊，連日血戰，殺賊萬餘。賊分股由東南北三門狂竄。我軍跟蹤追擊，生擒僞大家宰馬仲山、僞大司衡楊榮、僞大經略蔡廷棟等，盡法懲治，並殲除逆首悍匪三千餘名。搜獲杜逆子女杜宗揚等，分別收禁。餘黨悉並殲除。大理全郡肅清。一覽奏，實深欣慰。逆酋杜汶秀首級，卽着於犯事地方懸竿示衆，毋庸獻誠來京。其年未及歲之逆子杜宗揚、杜廣揚、杜城揚三名及幼女一人，着在該省嚴行監禁，並着刑部查明例案，咨行該督撫照例辦理。記名提督開化鎮總兵楊玉科，當兵餉絀之時，激勵衆心，親臨前敵，攻克堅城，渠魁授首，實屬謀勇兼裕，調度有方，深堪嘉尚。着賞給騎都尉世職，並賞給白玉翎管一支，白玉搬指一箇，白玉柄小刀一把，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兩箇。欽此。欽遵。一祇領在案。

二月初一日，分檄各軍拔營速進。雲州之賊亦大股出扼險要，立巢於草皮街四十餘壘。經段瑞梅、和耀曾、蔡標等以正兵當其前，蔣宗漢、和述廷、丁槐等以奇兵出其後，掃平草皮街一帶賊壘，斬僞大司驛馬標於陣。我軍聲勢始壯，遂跨河立營。

三月，接奉督撫劉岑二公行知，奏保克復大圍埂、小圍埂、蒙化肅清一案。『同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內閣奉上諭：「提督楊玉科着交部從優議敘。欽此。」嗣奉部議覆奏，請照三等軍功，從優議敘，例應給予軍

功加一級。奉旨：「依議。欽此。」

余親至雲境，督諸將分面立營，逼攻。賊火器甚利，軍多受傷，不能薄城。余觀城垣堅厚，三面據崖臨水，惟後山蜿蜒入城。至觀音寺，危峯獨聳，壁立千仞，城垣跨其上。賊多聚此處，設守甚嚴。余獎勵將士，穴地爲營，蟻附而上，破其外礮。令人潛鑿地道，戰守二十餘日，猶難制勝。四月初一日，適地道城壕陷，城垣數十丈，我軍奪觀音寺。賊致死來爭，諸軍有懼色。余親冒矢石，督軍鏖戰，用大礮，連環擊之，賊不能逞。蔣宗漢一軍破其東門，徐聯魁、彭子祥、許榮昌、孫毓、越南城而進，和耀曾、丁槐、許士坤、覃修綱等亦由北城而入。分投巷戰，斃賊無數。斬偽大司招馬過關，僞大司營馬雲驢及各逆首多名。其僞大司智馬安邦及僞大都督蔡七二之妻及其子蔡廷樑等，聚其黨於巨室，扼巷抵死相持，尙欲蹈隙衝逃。余結圍陣，緊圍之。初二日，天將暮，賊知不免，積火藥於地窖。余恐賊遁爲後患，督諸軍設法力攻，不肯旋營。和耀曾謂余曰：「公負重任，何可自輕？黑夜之間，恐有差池。」再四勸余還營。甫轉身，聞霹靂一聲，山谷皆震，木石亂飛。營中皆驚，不知何故。蓋賊衝突不能，乃燃火藥自焚，並欲傷害我軍也。計余旋營，方頃刻間，幸免於難。翌日入城，視昨駐所，牆屋無存，賊踞處成一巨窟，屍集如鱗，肢體分飛數里外。我軍亦傷亡甚多。賊之狠毒，從古罕見。雲州平。因檄和耀曾取小猛統，撫邊夷之反側者。檄委徐聯魁取騰越。余凱歌還榆。旋接奉巡撫岑公行知奏，委督辦順寧、雲州軍務。三月二十四日，內閣奉上諭：順雲軍務，着責成提督楊玉科督辦。欽此。」

五月，據和耀曾、丁槐報稱：四月十八日，攻克大小猛統，擒僞大將軍馬應紅等。又據徐聯魁報稱：於五月初三日，克復騰越廳城，及各賊巢。全滇一律肅清。於是撤兵歸農，辦理善後事宜。

六月，接奉督撫劉岑二公行知，以九十一年間，克復永昌府等五城，保奏。『同治十二年五月十三日，內閣奉上諭：提督楊玉科，着賞加一雲騎尉世職。欽此。』嗣又於八月，接奉督撫劉岑二公行知，奏報官軍攻克騰越廳城，並大小猛統各賊巢，全省肅清一案。『本年閏六月初十日，內閣奉上諭：滇省逆匪，自咸豐六年倡亂以來，攻陷城邑，荼毒生民，已十有八載。上年大理克復，巨憝伏誅，後其餘黨，猶敢分踞順雲等處，負隅死抗。此次經劉嶽昭、岑毓英、楊玉科等，分飭各軍，以次攻拔，各該將士同心敵愾，迅速蕲功，深堪嘉尚。雲南開化鎮總兵楊玉科，戰功卓著，前經賞給騎都尉世職，着加恩，改爲一等輕車都尉世職。欽此。』並又蒙准督撫劉岑二公奏咨，因歷年勦賊，屢受重傷，請免騎射。奉上諭：『雲南巡撫岑毓英，現在回省辦理監臨事務，即着暫留楊玉科，會同迤西道府，將應辦善後，妥爲經理，以資彈壓。一俟大理底定，該總兵無須留駐該郡，即着來京陛見。欽此。』當將迤西各屬善後事宜，於九十冬臘數月，一律辦竣。即於十三年甲戌二月初九日，交卸鶴麗鎮總兵事務。初十日，由大理起程入覲。於七月初八日，抵京，宮門請安。初九日，召見。蒙毅皇帝垂詢雲南軍情，俯視傷痕，賜克食。二十七日，請訓。又蒙召見，賞克食。面奉諭旨，回開化本任。廿八日，陛辭出京。

光緒元年，乙亥，春正月，抵滇。蒙署雲貴總督雲南巡撫岑公，奏請署理雲南提督印務。旋即於四月初四日，接印任事。又因前督辦迤西軍務歷十餘年，支銷餉項未領，折抵歸雲南增廣舉額學額外，所餘欠餉，自願報効。蒙署總督雲南巡撫岑公奏請，量予獎敘。奉旨：『給予正一品封典，隨帶加三級。欽此。』嗣因胞姪汝楫，仇殺撤任知府孔昭鈞一案，議以降三級。奉旨：『着准其抵銷。欽此。』旋奉光緒元年恩詔加一級。又蒙署總督雲南巡撫岑公，以勦辦烏索、賓川等處逆匪，奏請獎勵。『十一月內閣奉上諭：岑毓英奏請將籌措軍餉，勦

辦叛逆之總兵獎勵等語，署雲南提督開化鎮總兵楊玉科着賞給頭品頂戴，該部知道。欽此。」適騰越邊防因殺馬加里之案，告警。奉署總督雲南巡撫岑公奏請，辦理邊防駐防。三月，事竣回署。

冬十月，鄧川州夷匪作亂，自稱大明平化天子，部署宰輔百官，夜襲州城，縛州牧戴作舟去，屠聚山谷，乘間竄擾鄧川州、浪穹縣、鶴慶州各屬。余一面催辦鄉團堵禦，一面札調總兵張潤和、述廷、副將宋爲英、參將黃河洲、奚長青、黃天喜、龔連元、李福興、彭正揚、楊發貴、游擊木逢春、單玉林、李占魁、李春盛、和萬壽等，四面進剿。十二月二十二日，余督大隊破其巢，將戴作舟救出，生擒偽天子羅寬元，偽丞相羅啓泰及賊目項和等十餘人，解省正法。徙夷衆於平原，亂悉救。

旋准署總督雲南巡撫岑公咨開：「十一月初九日，准兵部咨：武選司案呈，據雲南開化鎮總兵楊玉科呈稱，嫡堂叔把總楊大奇攻雲龍州陣亡，千總楊福順、千總銜把總楊郁文，均於攻永平縣陣亡，給予雲騎尉世職。無嗣承襲，亦別無應襲之人，例應楊玉科一人承襲。楊玉科前因克復雲南府廳州縣城池，蒙恩賞給騎都尉世職，兼一雲騎尉世職。改加一等輕車都尉世職，請將各世職併爲二等男爵。當經行查吏部，據覆稱：應照例合併爲二等男爵，等因前來。除註冊外，相應行文飭取宗圖冊結，送部以備查核，等因。」准此，當經分別造具宗圖冊結，轉咨查核。旋奉兵部頒發，併襲二等男爵蔭襲九代勅旨一道，祇領在案。

旋准二年丙子，春正月十九日，內閣奉上諭：「廣西右江鎮總兵員缺，着楊玉科補授。欽此。」一時因舊傷舉發，督省就醫。並請雲貴總督劉公長佑，據情代爲奏請開缺，回籍調治。旋據報，督帶練軍補用游擊蘇開先，在騰越勾結游匪王妖僧，舉兵反，占踞騰越廳城署鎮。段瑞梅因事起倉猝，力戰不支，出屯城外。土棍李潮乘

間竊發，窺伺永昌。補用游擊胡占鰲等亦叛，聚匪黨，戕斃順寧府知府徐日良。順寧城陷，雲州亦爲賊有。迤西復戒嚴。總督劉公奏請督兵勦辦。余力疾回署，即飛檄飭令總兵蔣宗漢、副將丁槐帶兵馳往。余繼進。六月行抵永昌途次，據准總督劉公咨開：「光緒二年六月初三日，內閣奉上諭：署雲南提督調任廣西右江鎮總兵楊玉科，現因勦辦騰越滋事練勇，未能即赴調任。廣西右江鎮總兵員缺，不便久懸。楊玉科着即開缺，留雲南，即將騰越邊務責成該員辦理，以期迅速肅事。欽此。」時李瀚等業已撲滅，永昌已安。因飭蔣宗漢、丁槐等急趨騰越，會合署鎮段瑞梅，三面合攻。六月十六日，克復騰越廳城，生擒蘇開先，斬之。順雲兩城聞風瓦解。胡占鰲請罪受戮。兩城亦復。八月，接奉督撫劉岑二公行知，奏報騰越順雲肅清一案。『七月二十三日，內閣奉上諭：此次克復騰越、順寧、雲州，尙爲迅速。提督楊玉科着賞給白玉搬指一個，白玉翎管一枝，白玉柄小刀一把，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個。欽此。』

九月，提督胡公中和到省。余因公帶印赴省，即於十月初八日，交卸提篆。隨即旋麗江，回家省墓。二十餘年，重經昔日被難處，不禁黯然神傷。顧害我者骨肉銷化，從我者蟬玉榮叩。吉凶相去，奚啻天壤。班叔皮作王命論，而隗囂不知，聽王元九泥塞關之說，自取孥戮。甚哉逆賊之愚，古今一轍也！昔人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本人生之極快事。惟余則念伯氏無辜遭禍，孤姪痛父情深，剴及復仇，束身司敗，幸荷聖恩緩決，小臣亦寬訓教不嚴之罪。徘徊桑梓，風木銜悲，不知何日更尋遂初之賦矣。

十一月，蒙雲南巡撫潘公鼎新片奏：「廣西右江鎮總兵楊玉科，前因留滇辦事開缺。現在軍務大致肅清，楊玉科始終出力，未便沒其微勞。應如何錄用之處，出自天恩。」三年丁丑，正月初十日，內閣奉上諭：「楊

玉科着候旨簡放。欽此。」六月，咨請雲貴總督劉公，奏請由湖南靖州，改歸湖南長沙府善化縣籍。奉旨：「着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於是將自置大理、鶴慶、浪穹所屬之田廬各產，捐置作爲五府三廳書院，以培文風。名曰西雲。又將大理文武廟一律重修，以復舊制。當經咨請雲南巡撫潘公奏明，立案。奉旨：「戶部議奏。欽此。」十月，起程旋湘。十二月，途次，接奉總督劉公行知：「光緒三年九月初七日，內閣奉上諭：廣東高州鎮總兵員缺，着楊玉科補授。欽此。」當即咨請劉公，奏請陞見。四年戊寅二月，奉旨：「着來見。」四月，抵長沙善化縣籍，遵旨晉京。八月二十一日，宮門請安。是日即蒙召見，賜克食。九月初六日，請訓。又蒙召見，飭令速赴本任，以重職守。當經跪奏，乞假回籍省墓。面奉諭旨：「着回籍。欽此。」十一月，抵湘，呈請湖南巡撫鄧公亨豫代奏請假日期。十二月二十七日，奉旨：「楊玉科着賞假三個月。欽此。」五年四月二十三日，銷假抵粵。二十九日，准兩廣總督劉公坤一照會，速赴新任。六月初一日，抵高州，接印任事。六年庚辰二月二十日，奉准兩廣總督劉公奏，署陽江鎮總兵印務。二十七日，接印任事。旋於六月內，奉准兩廣總督張公樹聲奏，署廣東陸路提督。卽於是日，在省接印任事。十二月初九日，因前案被議，奉上諭：「楊玉科着照部議，降三級調用。欽此。」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交卸提篆。旋准兩廣總督張公咨開，會同廣東巡撫裕公片奏：「前楊玉科署提督時，報効外國馬的力快槍一千桿，碼子五十萬顆，雲者士十七響快槍四十桿，碼子四萬顆，共價洋銀三萬三千圓。請旨議敘。」並以所操營勇，實冠諸軍，保留。奉上諭：「楊玉科着開復原官，留於廣東差遣。該部知道。欽此。」

此余半生効力疆場之大略也。罷官旋里，追述生平，爰泐筆歷敘，以示子孫，俾知從軍艱苦。至言之無文，貽譏大雅，所不計也。